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貳拾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壹輯・貳拾壹册目錄

史評小品二十二卷〔明〕江用世輯　一
看鑑偶評五卷〔清〕尤侗撰　四二七
兩漢萃寶評林二卷〔明〕焦竑輯　李廷機注　李光縉彙評　四九五
明史斷畧四卷〔清〕彭而述撰　五七一
為可堂初集十卷〔清〕朱一是撰　六六九

〔明〕江用世輯

史評小品二十二卷

明末刻本

史評小品目録

卷一

帝紀

軒轅黃帝　帝顓頊

嚳妃　堯舜

許由　丹朱

四凶　鯀

禹商后稷母　女□

伏羲氏　倉帝頡

風后力牧

卷二

三代

夏后氏　伊尹

紂　西伯

武王　武庚

伯夷　穆天子

卷三

春秋列國上

平王　鄭桓公

寤生叔段　鄭莊

鄧曼　魯桓齊襄

齊桓公　管仲

梁丘據趙厥　越石父

齊姜　蔡姬

棠姜　杞梁妻

息嬀　驪姬

重耳　嬴氏

舅犯雍季　介子推

叔向母　叔向師曠

師慧　伯牙

程嬰　魏顆

子産　鄭公孫黑

宣姜　南子

夏姬　宋閔

宋襄　子魚

卷四

春秋列國中

孔子　孔孟

顏淵　子貢

宰予　原憲

閔子　南宮适

柳下惠　沮溺丈人

少正卯　桓魋

老子　莊子

列子　墨子

孟子　伯禽

曹子　曹劌

御孫　文伯母

里革

卷五

春秋列國下

費無極　伯嚭

楚莊王　楚靈王

申包胥 附南霽雲　屈建

季札　夫差

伍員　王孫駱

孫武　越勾踐

范少伯　西施

孟明　三良

卷六

戰國

智果　豫讓

趙簡子　史黯

蘇秦　張儀

淳于髡　聶政
荊軻　信陵
田光侯生　春申君附女環
虞卿　毛遂
孟嘗君　王蠋　王孫賈母
君王后　齊王建
魯仲連　鄒忌
韓昭侯　韓非子

屈原　宋玉
廉頗　藺相如
趙括　趙威后
商鞅　范雎
蔡澤

卷七

秦項
秦王　子嬰
呂不韋　秦太后
茅焦　李斯
蒙恬　徐福
陳涉　厮養卒
項王　虞美人　戚夫人
項伯　范增
田橫

卷八

西漢一
漢高帝　呂后
呂嬃　薄姬
蕭酇侯　曹平陽
韓淮陰　漂母
陳豨　張留侯
四皓　陳曲逆
黥布　魏豹彭越

樊舞陽　周絳侯
隋陸絳灌　張耳陳餘
酈食其　王陵
紀信　婁敬
陸賈　尉佗
叔孫通　魯朱家
漢文帝　宋昌
周條侯　周亞夫

劇孟　賈誼
張廷　袁盎
鼂錯　鄒陽
枚乘　申屠嘉
鄧通　倉公意
日者季主

卷九

西漢二

漢武　董仲舒
申公　終童
衛青　衛子夫楊妃
韓安國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汲長孺　司馬相如
卓文君　東方朔
李廣　程將軍

霍驃騎　中行說
公孫弘　主父偃
張騫　韓嫣李延年
桑弘羊　卜式
郅都　王溫舒
張湯　甯成
司馬子長　蘇子卿
李陵　田千秋

卷十

西漢三

漢宣帝　霍光
昌邑王　魏相
尹翁歸　趙充國
楊惲　嚴延年
蕭望之匡衡　匡衡　宋璟

劉向　陳湯
谷永　史丹
張禹　孔光
不疑廣德　明妃
成帝　董賢
朱博　王嘉
翟義　楊雄
王莽

卷十一

東漢一

光武　嚴子陵
鄧禹　寇恂
耿恭　馮異
馬援　宋弘
竇融　公孫述
梁松竇固　竇憲
不義侯　班固

班超　班妤范母
曹娥　漢和帝
中山靖王勝　漢章帝
杜密　仲長統鄭泉
楊伯起　皇甫規
趙壹　左雄
虞詡

卷十二

東漢二

漢桓帝　魏桓
馬融　鄭玄
陳蕃　蘇章
李膺范滂　范滂郭林宗申屠蟠
茅容　梁鴻
李文姬　張儉
張奐　胡廣
卓茂　王克
徐幹　蔡邕
蔡琰　華歆
管寧　皇甫嵩
孔融　趙苞
袁紹　高順
田疇　陳元龍

卷十三

三國

漢昭烈　諸葛武侯
龐統　關壯繆
張翼德　漢後主
馬謖　法正
姜維　曹孟德
曹子桓　曹子建
楊脩　禰衡
崔琰　荀彧
辛毗　孔琳　辛憲英
向雄　和洽
袁渙　虞翻
管輅　司馬懿
鍾會　鄧艾　孫伯符
孫仲謀　諸葛瑾
諸葛元遜　魯肅

虞翻　呂蒙
陸遜
卷十四
六朝上
司馬宣王　司馬景王
羊祜　杜預
王濬　魏舒、王湛
山濤　潘岳

王衍　王戎
樂廣　阮籍
嵇康　王祥　王覽
葛洪　李密
晉惠帝　陸機　陸雲
張華　石崇
綠珠　傅咸
荀勗　衛玠
羊后　胡貴嬪
王導　謝安
周顗　周處
郭璞　袁甫
陸玩　鄭袤　何曾
張軌　劉琨
祖逖　溫嶠
陶侃　庾亮

殷浩　郗超
王述　王羲之
王獻之　顧愷之
陶淵明　戴逵
卷十五
六朝下
劉穆之　袁粲
顏延之　謝瞻

謝靈運　謝惠連
謝脁　孔熙先
王彧　齊高祖
沈約　馮熙　高緯
昭明太子　任昉
何胤　江淹
鮑照　徐陵
庾信　馬樞

陶貞白　陳後主
隋煬帝　楊勇
楊素　劉淵
石勒　張賓
姚興　爾朱榮
崔浩　苻堅
王猛　慕容垂
慕容冲　慕容廆

慕容德　慕容盛
卷十六
唐上
唐高祖　唐太宗
劉德威　程名振
對盧　房玄齡
李勣　魏徵
馬周　許敬宗

宇文士及　王通
尉遲敬德　劉延祐　路巖
傅奕　張公藝
婁師德　李密
竇建德　李靖（附紅拂）
虞世南　王孝恭
高宗　武后
太子弘　長孫無忌

徐敬業　駱賓王
褚遂良　徐有功
狄仁傑　五王
中宗　姚崇
張說　張九齡
盧懷慎　倪若水
裴光庭
卷十七
唐中
玄宗　李林甫
盧杞　楊太眞
關播　楊國忠
肅宗　郭子儀
李光弼　楊綰
顏眞卿　李懷光　李朋
張巡　許遠　李白

杜甫　王維
王勣　司空圖
于頔　賀知章
孟浩然　王昌齡
代宗　李泌
常袞　元載
李晟　陸贄
劉晏　裴度
杜黃裳　韋執誼
李絳　王叔文
劉禹錫
卷十八
唐下
韓愈　李賀
陽城　孟郊
劉長卿　李翺

李愿　柳宗元
元稹　白居易
白敏中　吕温
王師旦　柳公權
憲宗　歐陽詹
牛僧孺　李德裕
六臣傳　鄭五
仇士良

卷十九
五代
晉莊宗　劉智遠
馮道　李愚
蒲禹卿　韓熙載
一行傳　花蕋夫人
冼夫人
卷二十
宋上
太祖　趙普
陶穀　曹彬
范質　歐陽迥
沈義倫　太宗
范杲　張齊賢
吳越王　李沆
曹瑋　寇準

王旦　丁謂
王欽若　呂夷簡
王曾　李垂
錢若水　陳堯咨
范仲淹　范純仁
邵雍　宋祁
韓琦　歐陽修
狄青　范鎮

神宗　司馬光
趙抃　王安石
哲宗　章惇
徽宗　陳禾
孟翊　蔡京
蔡攸　王安民

二十一卷

宋下

蘇洵　蘇軾
黃庭堅　秦觀
石曼卿　米芾
石昌言　參寥子
王定國　文與可
張師道　陳慥
錢公輔　梅聖俞
高宗　李綱

宗澤　岳飛
秦檜　洪皓
韓世忠　張浚
趙鼎　趙汝愚
吳璘　余玠
孟珙　虞允文
林子中　蔡崑　潘良貴
曾鞏　胡安國

程顥　朱熹
林逋　陳亮
呂祖儉　文天祥
張世傑　讀宋史

卷二十二

元

世祖　粘罕
許衡　趙孟頫

余左丞　劉須溪
耶律楚材　耶律休哥
廉希憲　脫脫
迭里特　懿德后
元掖庭記　謝枋得
劉因　羅貫中諸人

史評小品目錄終

史評小品卷之一

外史氏江用世纂輯
澹居士許國禎允寧甫同訂

帝紀

黃虞以前若存若亡史氏所謂存而不論者也許于何有然聽逵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聲則疑事疑情政亦可從一二不經誕語中討尋而出此亦掌故家不廢者因弁之于首

○軒轅黃帝

軒轅帝使風后召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真誥云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為之視火參爐鼎成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惟寶劍赤舄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

自軒轅帝飛出鼎湖而人始知有富貴神仙此秦皇漢武所以動天際真入想終其

泪於邯鄲桃孔中也詎謂非軒轅作俑哉王
充論衡有云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黄帝如
聖人不仙黄帝何爲獨仙此語實有至理

○帝顓頊

帝顓頊高陽者黄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
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
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後來承乾帝制者決無此大作用即後來廣
輿圖亦決無此濶步是真可與軒轅方駕者
且太史公摹寫數言實堪橐括三才經緯關
極開萬世文字之祖故銓次及之爲史氏剏
評云耳

○○嚳妃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
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
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
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
甚乎

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
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
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
狄姜嫄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
之母不如是也

○○堯舜　論衡一則

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
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旣得仲父甚易桓公
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
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
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孔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

之臞若腒若孔子栖栖席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傴仆道路乎

此議自新然無勞之奉富貴者所不能享故垂裳一席地原以堯競舜業保之非遂可看作逍遙遊也若謂委政禹契便可無為端拱則二世委政家令聞聲稱朕者可是唐虞家法乎

〇許由 論箕一則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殆非也洪荒天地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此時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不及粧點王宮富貴繁華氣象不惟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最天下之憂堯蹙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

〇又 疑燿一則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子雲亦云誇大者為之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為全無許由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由當堯之時尚不屑為九州長而楊雄當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也欲以自掩也

〇又 史餘一則

巢由洗耳以避堯夷齊甘餓而逃周冥鴻潛龍非乎曰若是則周公不宜稱祚孔子不宜赴佛肸公山矣

夫苟且赴功名者至謂爭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而許由獨以天下讓豈非奇人奇事則讚歎巢由者還是熱中時一味清涼散而借佛肸公山藉口恐尚非冷處鉗錘也

〇〇丹朱 玄宰一則

余嘗謂丹朱之傲不必如末世凶德當繇輕世肆志不肯以天下爲桎梏想當洗耳赴淵之流有此學術而濫觴于莊生橫决于嵇阮遂以風流放誕爲事迹于超而失之莫斯爲甚何則不謙故也

丹朱不肖至爲千秋指名疑不知如何敗類而及問所以垂戒者但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而已夫傲而慢遊爲後世公子公孫

奩尋常事而神堯遂不以嗣服蓋謂傲慢即是凶德耳不謙二字夫豈小出入哉

○四凶 史疑一則

四凶者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走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鯀 史疑一則

不獨禹明聖即鯀亦大有作用人群臣四嶽皆曰鯀可便知非漫無表見者特遇非其時竟以負命敗耳安知治水之功非鯀啓其端而禹底其績也使盡如瞽瞍凶頑在野不任事固安然天子之父也鯀之死才累之四嶽成之死猶能爲神豈生不能爲謀事之人鯀之遇不如瞽瞍

遠矣惟不材者終其天年信哉

鯀之殛責以治水無功彼亦有辭若責以方命圯族鯀無所逃罪矣按史記舜巡狩行視鯀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業獨怪爾時禹非呱呱襁褓中人何至坐視鯀父陸沉而不引救况乘車乘船乘橇乘樺之方畧具在乎與其徒傷先人功不成勞身焦思曷若父子戮力俾玄圭錫

及吾父不亦大愉快乎方今沉淵之豕化爲黃熊悲夫或曰方命圮族繇於君命尚且不尊何有於子此語堪爲禹解嘲

○○禹卨后稷母 論衡二則

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

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

卨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

○○女媧 唐喬潭一則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太阜險狹之口剛不潄之

爲黃壤泖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燃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

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洲况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况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其巋然獨存也固宜若夫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守耳于藏身之智何在

○○伏羲氏

文中子有負荅者說曰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竅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出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嗟乎此言似之而非也夫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伏羲氏之畫愚局也然巳伏一吉凶悔吝之端待文王周公孔

子洗發而愚者幾幾乎向于明矣故賢智者因之若揭日月而行可發抒其果敢英華之用則受明之之益愚不肖者因之亦將疑疑信信于晴中模索之間而且儡伏不敢動則亦受愚之之益是有伏羲氏而令天下無死地矣雖猶龍公知雄守雌勇于不敢似亦可以不卜而無患而膽識二字則拜下風多矣故祖混沌而祧文明則負荅者過也

○○倉帝頡

史載倉頡有慧性生而能書仰觀俯察而剏文字文字成天為兩粟鬼為夜哭此不必然之詞也彼其意謂倉頡開文字之祖而後來標奇炫詭皆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轆轤而出斲畫渾淪元氣則文字君可少也而文字果可少乎哉此固人聰明才辨日新之路而藉以遁居諸結道念者也故惟有文字而始可盪學人之胸極

才人之致即出風入雅而一生有餘遣矣如倉頡真所謂巧于化人者也化有用人為苞彩之鳳麟化無用人為間關之花鳥而朝廷亦收文章羈使之用甚矣其不可少也獨惟祖龍欲以一炬奪青藜之燄而詩書之禁等之劫殺迫其後揭竿起者乃在輟耕隴上不識字之人而壞天下更猛則信乎結倉頡翰墨緣者之為正而識倉頡者過也

○風后力牧　棨　補評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力攻者也垢去而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馬牛數萬群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天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於是有

風后兵法十三篇力牧兵法十五篇

黃帝阪泉之師先三代而揚白旄黃鉞之烈者也風后力牧之兵法先黃石素書而著六花八陣之奇者也夫世傳軒轅帝鼎湖飛舉儒登于天疑其御世時當垂裳畫象與民相安無事何乃蒐山林異才登之將相之位又驅吾民而殺之攻圍擊刺殺人之事得無爲後世殘忍偏端乎是不然帝王以輯寧爲主以發強爲用其御乃所以止戰也假使當時蚩尤命風召雨縱鷙于中州共工折柱傾維崩騰于海縣而吾猶萃一二不識干戈之將相與之商因壘鑄兵之略庸有濟乎于是黃帝爲之神道設教緣夢森以昭事應使風后力牧之名著而兵法之用顯是豈黃帝得已哉蓋欲平治萬世之天下不得不出此耳則黃帝一夢即非熊之夢帝賚良弼之夢夢之至靈者也迨後無所短長者相尋于

晝寢浸假爲蝴蝶夢爲蕉鹿夢爲槐國邯鄲夢是率天下而出于無用者與夢夢耳枉却黃帝占夢經多少

史評小品卷之一終

史評小品卷之二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三代

自揖讓降而世及世及降而征誅而改玉改步開已漸向文明一路於是高文典册儘可平章卽斷簡殘編亦堪商畧因摘一二不概見者著于篇

○夏后氏 補許二則

自夏啓嗣服而官家之名起因想當日大禹貽謀已具夏鼎而太山四維之矣盍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蓋有不得不避者朝覲謳歌訟獄亦有不得不之益而之啓者夏后氏殆鳴條牧野之先鞭乎追桀華除時日吾悔不殺湯于夏臺使至此噫其所由來豈自今日哉

禹之明德遠矣大柢事事皆宗尭其奇妙處則尤在尭修曆禹治水俱從淵源處不及營手不及措處做成一種奇奇恠恠事前無因襲後無滲漏直令億萬年開物成務月道莫之爲而爲不知其然而然此一帝一王之所以獨稱神也

○○伊尹 陳越石一則

尹於太甲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徐駕于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如月霧露

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有旨哉

抱太子而啼于朝猶足令權臣奪氣長君踐

祚雖失德可廢乎哉後無阿伊周無爲羿浞
羿浞借口

○○又弋說一則

割烹亦何足辯不過如張子房之借箸叔孫通之綿蕞馬伏波之聚米柳公權之筆諫蘇威弓夠頗閻馬喻之意云爾說命曰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而後人美相業亦曰調和鼎鼐卽以滋味說湯又何爲不可乎

伊尹固湯佐命元臣非僅僅調羹手段也故可翻從前未有之局因可剖千秋不白之疑孟氏曰聖之任蓋合鳴條桐宮二案特爲洗發矣於割烹又何有焉此段闡揚卽謂春秋史外傳心之法亦可

○○紂論衡二則

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軍帥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

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

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則必一非

○又弇州一則

血流漂杵非虛言也紂徒七十萬其輸而惡者百無一乎倒戈而攻明其有衆者也內亂而自爲敵衆訌而交相操能無漂鹵乎夫然後而知

語兵之難也

○○又 論衡一則

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釜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西伯 介州一則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赦西伯　宋儒曰西伯必不以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紂知之紂也嘗醢玖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俟罪乎以聖德請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艷妖色騁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傪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閎夭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天子而可以行賄聖人而尚須賂免何怪後來苞苴公行一毫事非金錢不能得志哉則行權兩字勿謂非偏端也

○武王 洪謨一則

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筐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殘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乃紂所比昵之罪

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

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爲詳辯之

○武庚 日纂一則

夫武王之代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擬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殉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于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

○伯夷 安石一則

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趍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

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叔齊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耶抑求西死于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太公哉

武王革命時伯夷老矣鴻毛一死諒亦無難豈其偷首陽視陰一息彼直欲暴叩馬心事於天下萬世於以見薇香而分捧鹿臺鉅橋者無味云爾更不必商畧仁不仁閑語

○○又 陳龍正一則

爲天下國之君死忠自伯夷叔齊始也開人臣處天下之道焉在二子之身可以無死在百世不可以無二子之一死其烈長矣故使亂臣賊子於忽忌特決而猶阻二子以身禁春秋以言禁

○又 史疑一則

創千古未創之局者武王也開千萬世不敢開之口者伯夷也君行權臣行意庶乎其兩得之矣他日式閭表墓使以首陽一席地爲夷齊湯沐則眞與朝緞典而武王慮不及此豈叩馬數語恥食周粟犯通朝之忌諱耶

從來眞節俠須從窮約中鍛出自汰修時消

磨今有能弼首陽片石採薇以老者方許商叩馬畜君事

○又 胡明瑞一則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易當言餓而死也夫孔子餓於陳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首陽之下夷齊獨死于餓也今粟採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

○○又 史懷一則

武王克商天下宗周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亦覺宇宙雷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

○○穆天子 明瑞三則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從焉非如秦漢之君千乘萬騎空國而出其見西王母登崑崙涉縣圃皆以盡其游觀之迹非如秦漢之君封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期之屬

來仙藥以冀長生也

○又

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鸛鶴飛八百里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傳載天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視山海之恠迥不相侔即如王會所記九尾之狐兩首之彘比翼之鳥亦總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恠誕哉

○又

夫穆天子駕八駿驂六龍飄然霞舉瘞靈檢乎大荒之外二酉云者蓋崑崙閬風縣圃屬耳而豈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

○○又 史疑一則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類如此

史評小品二卷終

史評小品卷之三

外史氏汪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春秋列國上

春秋囿平王鬻田宅之始列國則封之西谷允泥色之章華九閧矣於時王不成王而敝猶可以覇統下其統而閏位豈不乘權乎第秋氣轉多皇風適盡往往送難於急管繁絃而洗發自凄風若雨蓋爲可觀可感云爾

〇〇平王 戈說一則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于富家子孫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犬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分裂割據不爲篡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義士不動黍離之感與屋社之嗟矣此之謂不鬻田宅田宅自無者也西漢之末元成哀平未嘗鬻田宅也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原無定許視遷都者爲何如王耳

〇〇又 蘇文忠一則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

〇鄭桓公 史懷一則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夫以桓公之賢大不言伯小不言強而急急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不祥邪及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泰非子亦與焉逃死之難如此人不生亂世安知此語之真士大夫頌天下太平不獨爲國正以爲

身彼小人安危樂禍不顧國家之亂者不知逃死之難故也

○寤生叔段 史懷一則

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劒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娟子從臾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曰以殺段爲事

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根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巳欲一有所出之耳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葢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内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識失教公羊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夢然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共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慎之慎之

○鄭莊 史疑一則

叔段一賦詩飲酒走馬試劒之佳公子耳實未嘗有異志也鄭伯惡母欲立處心積慮以成于殺嗟乎寘姜城鄍則無毋射王中肩則無君莊實小人之雄一曹操也段之才不減陳思莊之惡過于曹丕矣

○鄧曼 史懷一則

楚鬬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

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接悟深思發此極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着乎告君諷可也聊不可也聊可也反不可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不入爲程耳我爲反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必之天又待一人從傍分疏焉危矣豈苦

君之道乎

○○又　史懐一則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滿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剡剡說出鬼神體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識也

○魯桓齊襄　史懐一則

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於齊侯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前齊姜一段公案寃對相覿巧矣哉

○齊桓公　韓非一則

齊桓公之時晋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韓非難曰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

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

○又　論衡一則

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說常

書者曰周公君搢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

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

〇管仲 序録一則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乎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爲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

〇〇又 弇州一則

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卵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于用晷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卻虜徐而置濂洛諸儒于庠序間雅步高

論藻飾其所不足邪

○又 明瑞一則

嗟乎夫學士無輕議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甚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圖彝烈哉世人往往以褊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褊小令與後世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

孔孟謂管晏卑卑無奇此平居抵掌可爾令身爲之何論匡合即群百夫麾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哉

○梁丘據趙厥 序録一則

齊臣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内旁晏嬰之諫也於外朝而景公親據然據佞而嬰忠也趙厥之諫簡子也簡子謂其必於無人之所尹鐸之諫也質於衆中必使其媿以爲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而不知厥囘而鐸直也

兩案並提忠佞囘直如列眉矣

○越石父 史懷一則

晏子解左驂以贖越石父載歸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絕不情甚矣然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却是千古交情盡頭之言處晏子地步甚高而分誼甚深所以報晏子者至矣知己而無禮不知在縲絏之中語極感憤又極眞至交友之道

不盡於一解驂相贖使淺者自失而人已之間補一禮字爲交道全局平仲善交久而敬之便是此種學問語語爲晏子非自爲也管晏一傳朋友三致意焉越石一段議論又似爲知我者鮑子下一註脚

○○齊妾 史懷一則

女媧補天女中皇也二女釐降女中帝也簡狄吞卵姜嫄履跡女中王也獨少者女中霸耳目

有焉晉文有齊姜謀行殺妾大有權略頗得譎
霸風

◯◯又 補評一則

姜固天所啓耳武王有邑姜爲亂臣而王業開文公有齊姜爲內主而霸統興異哉子圉有一懷嬴而爲人奉匜沃盥怒亦何爲也公子去志已决恐齊國知之故佯拒以不可姜曰行也二字冷甚極似夫婦口語已知公子之必行矣醒

以戈逐子犯蓋戲之也

晉獻有驪姬而國幾亡重耳遇齊姜而遂以霸參此兩重公案可作宮闈治鑑

◯蔡姬 史疑一則

蔡姬乘舟而蕩齊侯齊侯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公懼懼得無臏公怒怒得無趣敗千古風流之興或曰齊侯非蕩子蔡姬真蕩婦蕩字想見嬌頑

◯崇姜 史案 補評一則

齊崇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崇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辯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公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自讀魯論來便知有崔子弒齊君一事爲世所以致此者一棠姜耳夫愛世味而愁短築家基而須壽此常情也轉念及此于一婆婦何有哉乃值得以侯王未老之身輕向一擲乎故曰魚不可脫于淵若莊公而不知崔氏雖百崔杼可奈何

○○杞梁妻 論衡一則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

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又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言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

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

杞梁死而杞梁妻應相殉地下城崩杞梁妻故重也城不崩杞梁妻亦重也今所惜欠梁一死耳孟氏僅以善哭二字盡之噫微矣余昔有語云弔婆婦之魂血化九原之碧隕青閨之涕愁飛六月之霜亦足添予與註脚云

○息嬀　史懐一則

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歎息夫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楊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嬀哉

蔡侯止以一息嬀故至去南面王之位而東獲爲臣虜風節掃地盡矣夫姨也而調之始何其佻而後抑何萎薾無丈夫氣也則蔡侯

特一狎邪之靡靡者耳擇淫亂者而先征之故應以蔡爲首因評息嬀而併及之

○驪姬　史懐一則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奴黠動人全在一段廢立正論似不從姬妾口中出而機鋒險毒在數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陵逼之形隱然言外爲後來弒代牀伏一案及置藥胙中

之計得行驪姬又泣曰太子何忍也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載如生若只如戚夫人日夜涕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矣又賂二五使出太子申生于曲沃出重耳夷吾于蒲與屈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女子小人偏有此標本遠謨足以聳動雄主而民慢其政四字此管商經國語二五從何處拾來美女破舌利口覆邦豈

漫無所操而嘗試之乎

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則驪姬其工譖之最者已要亦以晉獻老而智昏貴夫人愛孺子故使得託于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巧售其詐若如漢高之于戚夫人則惟有楚歌楚舞付之太息耳安得搖其齒牙以爲間諜哉然想驪姬深心秘計畢竟高戚夫人一着賓王之檄武氏曰入宮見妬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

誅狐媚偏能惑主余于驪姬亦云

○又 史懷一則

郭偃論驪姬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益言其事之不成也自古亂賊變倖寇盜夷狄乘釁而起者不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爲亂有國者備其足以爲亂者而已豈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又 外卷一則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閒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漬鬼嶽祗愛其血食怨其滅亡故能爲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兵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

吾按驪姬事而切悁悁于前世之與亡也紂以天子之尊加之儇勇捷給固所謂狂而操利兵迷而乘良馬人中最貴最梟莫可誰何之者乃變一妲己而遂結千載荒亡之局至舉震天動地之烈焰不轉盻蕩爲鹿臺冷灰則殷事之鑑如此若周幽王則萬方而博褒氏一笑至爲裂繒傳烽無味之謔卒之烽火

不靈徵兵莫至遂飲亦驪戎山下矣周氏之鑑又如此人妖傾國往往如是而驪姬其後起者耳奈何以此爲鑑而尚有領袖昭陽之昵昵至落溫柔穽中者吁可畏哉

○重耳 史懷一則

重耳以亡人留齊五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其愛齊女毋去心當羈旅哀畏之際藏身觀勢其道似不得不出於此從者謀行桑上人知之以

告其主其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數語盖從戒心出正以堅齊女之意而防其泄破其忌耳及齊女謀醉而載之以行始得坦然脱於樊籠英雄一片深機苦志其可以告人乎

○又 七說一則

槪觀五覇惟晉文公絶少英雄之氣亡時衛文公曾不禮焉夫衛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騤

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已而受室于齊桓公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氏殺蠶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

○又 長卿一則

晉公子十七而得賢士五人四十三而出亡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妻狄女居十二年至齊娶齊女居五年至秦娶秦女凡十九年而始反國時年六十二所至如歸公子之亡也不亡矣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公子非直懷女德也日暮途遠其精力已消亡盡矣英雄氣少兒女情多公子之無壯志也久矣然則非齊姜即百咎犯固不能載之走也歸國九年祇了其一生恩怨之局五覇桓文爲盛吾必曰桓女而文妻云

夫重耳出亡十九年東西飄泊一落魄公子

耳何以齊姜輩遂能識之而秉言商畧若逆知其反國而得志也吾觀姜氏之言曰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如此痛棒喝非英雄決不輕以此言進至季隗則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雖然請待之是明謂公子終有蜚舉之日而以請待兩字要之耳若懷嬴則豈非先備嬪嬙于太子圉者乎圉挾以俱亡獨不肯而公子

使秦匜沃盥揮之不去何恐辱至是意重耳雖遊于房而必有一種不粘不滯之風雲氣飛揚于外故為女子覷破耳然則識英雄政在女子人至為女子所鄙夷如太子圉而亦已甚不才矣

○嬴氏 史懷一則

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

乎寡君之使婢子姺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鍾子曰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待趙衰二十五年不為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為不俠然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

○又 搏議一則

東萊議云異哉嬴氏之于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圉逃秦而歸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佻倖苟免之計此氏所以終不免于二變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于不可兩全耶

伯敬之論奇堪為二變解嘲然垂香奩炯鑑者畢竟以東萊之言為正

○舅犯雍季 史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舅犯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雍季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韓非難曰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介子推 幾亭一則

國武子以盡言受誅屈三閭以危辭見放君子猶曰不講于括囊之訓而輕汲汲也介子推從文公十九年曰主晋祀者君耳事而食其祿可也其及不必辭也其不及不必繫念也其君悔而求之不必從而逃逃而不反也且獨非人子乎不能徼一釜以養而與母俱槁道不無遺憾焉

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子推有焉若使矯情廢此尚有許多粘帶在

○○叔向母 史懷一則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若此母者所謂自爲謀則過其爲羊舌氏謀則忠矣固當取其識而置其妬

○叔向師曠 史案

晋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

必亡家地矣然後草木顛太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韓非難曰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

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師慧 史懷一則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

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其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

○伯牙 補評一則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鍾期非徒賞音也蓋有志焉一則曰志在高山再則曰志在流水兩人結契山水間逍遥廣漠相視莫逆隨它富貴幻作浮雲過眼而第以琴爲寄如嵇生之好鍛支遁之養馬云耳寄在則樂寄盡則悲悲樂關志非關琴也雖然伯牙亦奇矣終其身生鍾期于心而不以死死鍾期硜硜孤立行一意而不苟藐子曰放麑仁也推之可以託國余於伯牙亦云

感子期之見知而遂絕絃于旣死陋哉牙之志也夫知牙一人不知舉世則寡和知希政堪自賞使夫人皆能識牙而何名爲絕藝耶牙曷不以大虐爲知巳而流水高山泠泠獨奏則撫琴動操未必不令衆山谷響而奈何感慨于一人之生死乎此所謂有意人贊毀其工拙者文非至文藝亦决非絕藝也

○○程嬰弋說一則

杵臼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而死則杵臼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鏤之劍僅足以杏闔廬之恩猶少父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荆軻者事敗而誅徐夫人之七首不足以酬丹而及爲丹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殉者惟侯嬴爲當

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哉

○魏顆史懷一則

矜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鍾子曰必嫁是曰必以爲殉總是一情字徃來於彌留之際無可奈何顚倒至此魏顆用治亂二字替之分解甚妙破盡千古

臣子拘滯所謂發乎情斷以義也

○子產史懷一則

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心死狠甚快甚不狠不快不可爲除惡人之法

又史懷一則

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

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游戲人知其談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之

○又　史案韓非一則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俄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

韓非難曰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

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鄭公孫黑　史懷一則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於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於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斂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

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於亂予嘗謂治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於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宣姜　案　友夏一則

衛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詩以刺云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一章非以自宣公而歎宣姜耳宣姜子其稱字之夫而以妻為母其以母道臨伋之際能俯乎不能俯乎有靦面目有甚難為情者其為籧篨也不鮮矣籧篨不殄言其終身無可施面目處所謂視人罔極得此戚施嘆其張目以配若父而踟躕無所措躬難為仰面看也蓋詩人之婉于刺如此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南子　史案　補評二則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左氏此段描寫于當日夫人嬌惧光景及靈公匆遽情狀淋漓盡態真可為摹神手矣噫雖其摹之也肖則其警之也切讀者勿作艷異觀可也

南子固亦非掖庭中靡靡者彼其見夫子則知敬而珮聲璆然韻而有文實非敢燕惰者至其于蘧伯玉則聽車聲而蚤已識之抑何神而捷也其才情也如彼其識見也如此若以正用之宮中之事悉以諮焉必多裨益而惜乎靈公之不能也

○夏姬　案　補評一則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其言侃侃有理後乃爲自巳巧賺之地至竊之以逃殊可笑也不知夏姬何等妖艷老而

不衰令人蠱惑如是乃洗子弋之曰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豬巳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爲非他産所及甚可笑也即夏姬色果殊絕然歷年多矣而說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想頭可爲穎異子將丹弋曰㓜宰信世有鍊石補天竊藥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語更奇與是雋人口角無不可喜

○○宋閔　案　東萊一則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陸敬輿譏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

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遫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于法度之外爲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盧氣以析其驕嘲誚謔浪以盡其欵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于諸侯宋閔公未嘗以法度之

士氣之其斬傷之者豈非欲畧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于見弒何也厠踞棊虎必憑婦而後可怯夫試憑婦之術適足以斵虎牙耳古之嫚傷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嫚傷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降霜雹于炎蒸之時轟雷霆于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

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栫則爲公孫述縱則爲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

○宋襄　案　東萊二則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隳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論天下用兵之善者固無出于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鍾者黥髡相望而宋襄陳餘之流每爲天下笑抑又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于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于君子之名以僞君子對眞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

觀其料今事之踈鄙可見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必敗也或者又謂宋襄無帝

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于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旣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凛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見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摧鋒而與之爭一

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

○子魚 東萊 一則

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爲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眞知文王者也子魚誅宋襄伐曹曰文王因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于泓之戰誅宋襄之辭發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眞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史評小品卷之三 終

史評小品卷之四

外史氏江用世[illegible]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春秋列國中

○孔子 幾亭 一則

吾夫子一生不得志退而老于洙泗之上僩然取二百四十二年之天子諸侯公卿大夫而進之退之抑之揚之榮之辱之何尊也正如堯舜在位伯夷典三禮皋陶爲士師夔章斧鉞惟吾意之所指麾作史者按簡册尋故實新陳相因之積案鱗次羅列而創千載未有之金科奮萬夫莫摧之鐵筆其厭心滿志何以異此此史之文所繇緐亦史之權所由重也

○又 幾亭 一則

醴酒不設穆生去介士之知幾也以不戀寵榮膰肉不至孔子行聖人之知幾也以不戀事功

不戀寵榮易不戀事功難攝相三月魯國之民
有唐虞之色矣千載而下猶扼腕道廢焉而況
當日乎聖人飄然而逝不致惜於功之成廢介
於石方於矩不可則止故知幾其神無二道也
他日又云卷而懷之云舍之則藏蓋懷之藏之
不復有韞寶之嘆如未嘗抱痌瘝意焉如未嘗
負經濟才焉安然黙而處焉是故公山佛肸欲
往不往極于女樂當行即行不可則止之家法

如斯而已矣蓋英雄或宛轉以就功卒失義而
招禍聖人掌方掌介不佚終日如神龍之變化
顯微不可得而執故無死地蓋以方介遠害不
以圓融遠害也又非其持身之作用十百千萬
於英雄者與

〇〇又 荆公一則

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
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
道不從而大罵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
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〇〇又 史懷一則

孔子而王也不幾於臣魯乎哉愚所不敢言也
史遷世家之是用漢法侯之矣用漢法侯之其
亦可也曰猶愈於王也云爾

〇〇孔孟 自蘇一則

吾所名小人者非加之徇私謀利之徒也徇私

謀利之徒則謂之惡人豈小人哉吾所謂小人
者斤斤自守之人也自一身之外即爲胡越自
全一身名節之外即無學問獨認自首至足七
尺之骸以爲我而目爲其盡天盡地之物以爲
之閒滕守護竊竊焉避毀而遁譏是孟子之所
謂從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雖欲不謂之小人
不可得矣故當春秋之世則接輿沮溺爲小人
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爲大人當戰國之世則陳

傳子之徒爲小人而孟子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以應幣聘者爲大人然孔孟二大人固已當其身不免于季路彭更之疑而接輿陳仲子百世之後尚有好事者妝入高士傳甚矣大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有述也

○○顔淵 論衡一則

傳書或言顔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顔淵指以示之曰若

見吳閶門乎顔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顔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鏁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顔淵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顔淵處閶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顔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泰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顔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顔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

○子貢 史懷一則

貨殖之說昉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

舉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
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
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
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
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
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
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
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

○又 升菴一則

子貢之出欲紓魯患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彊
晉伯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墜鄰國賜而爲
之何足爲賜謂非賜所爲其辯說之辭雖儀秦
不及何物史臣能僞爲者此當缺疑家語孔子
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弊吳使
吳亡而越伯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辭哉

○宰予 論衡一則

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寢不卧安
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
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
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
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
知不明耳非行惡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
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

○原憲 明瑞一則

夫子與人多在安貧聖門貧莫如原憲觀其辭
九百與對子貢者而貧之自甘可知若聚斂貨
殖則不能安貧及稱高弟乃又在不能安貧者
而楮冠藜杖之原憲不與焉豈聖人取人貴其
才之可用不徒拘拘安貧一節爲耶譬如耆苕
雖清幽可賞無當于用千尺之楸而有寸朽何
妨棟梁

○閔子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亦或仕於諸國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三人皆不仕獨何與應者曰予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郎之浩汗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飆風濤而不僨觸蛟蚖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爲踄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

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漏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

三子既已負笈從夫子其非沮溺丈人一

可知豈其鐘鯨菀枯世局之外株守逢掖以老或者機緣適未湊耳若謂子貢冉有輩漏舟輕試而冉閔評作獨居男子何待十哲之淺也然意議自佳

○南宮适 日纂一則

南宮适以禹稷羿奡立案實足發潛德之光褫奸雄之魄堪令爲害者勸而夫子何以不置可

否蓋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人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佹倖圖非分之獲曾傭不若

○柳下惠學言一則

柳下惠爾我一視關壯繆始終爲主所不可及者自在風雨晦冥未暇及亂耽耽壯繆而鑄之

一室又誰敢哉坐傍秉燭其至細者耳

○沮溺丈人 學言一則

在下不援爲下不倍巍巍者我何有焉毋子方之驕公子也李白之咄嗟宮庭也其皆凡布熏灼與是不及也非賢智之過也沮溺丈人終其身不願與顯者親斯之謂賢智

○○少正卯 瑞家一則

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余竊疑之昔季康子問政欲殺無道就有道夫子觀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豈有已爲政未浹旬日卽誅一大夫者夫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久矣以四凶罪已著尭在位數十年不卽行誅猶以遺舜謂子七日而誅正卯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且卯爲魯聞人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奚至遽絶其遷善之路不教而殺斯爲虐矣卯亂魯政不止一卯歌雍舞佾抑又甚焉聖人爲司寇正刑明辟一釐父毋之邪請始自其甚者緩彼此兩觀之鬼不將有辭乎哉凡此皆涉於無理不足信子曰舉直錯諸枉無卯則已有則錯焉容以殺附會之耶

○○桓魋 東坡一則

燕子遊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與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齒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于椁乎況于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桓魋乎當以坡老爲知已

○○老子 幾亭一則

老子之學以不犯手爲主。衰周時未有不犯手之事業，故究竟不爲，即不得已而著書，未嘗及一古人名姓，上不稱堯禹，下不非桀跖，中不述時人，其立言亦不犯手。

○○莊子 弋說一則

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躇，無間可入，無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所云善刀而藏之，蓋自況也。學者豈眞以庖丁解牛爲養生而發哉。有間可入，雖一投筆之班超，能策勳絕域，封侯萬里，而綽有餘；無間可入，縱臥龍抱天民名世之器，歸吳魏之幺麼，以定三分之鼎，而猶不足。此即孟夫子乘勢待時之說，而取義于庖丁，即老氏治大邑若烹小鮮之旨也。會得入間二字，將千古英雄作用一眼看破，如此讀書，篇篇皆用世之書也。

莊生看得世間盡是四大不全、六根不具之人，如楞嚴經所說，日月燈光顯色，我目因之能視，則見性不存，雖有目與瞽無異。一切口耳鼻舌身意皆如目然，而人反不覺其虧欠，視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憐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即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類也。

○又 弇州一則

余讀莊子而歎曰：嗟乎，世固未有尊老子如莊子者也。莊子之所撰著，雖極而至於尊天，而無懷葛天之治，其究必宿於老子之謂無名無欲、無爲無言，以至無始之旨，挫銳守雌，和光同塵，絕聖智以應天下之法，展轉反覆于所不援引，或曲而暢之，或旁而通之，且詠言之，嗟歎之，必使老子之道高出于堯舜之上，其遺言下視乎六經而後已。嗟乎，莊子之尊老子，不亦至乎。抑

不特尊之而已也而且老子之忠臣夫忠臣者
揚主之善而諱其短
夫書不可以多著也多著而至於十餘萬言而
其言不過數百言而已是以雜而不可竟複而
使人厭書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之是
以誕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
又窺見孔子之眞爲聖而不可奪故閒以一二
格言寓之意若曰孔子之未見老子一格也其

得見老子而受教焉又一格也大意在尊老子
而抑孔子既抑之而又收之使爲老子徒
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齊宣王時人審爾奈
何不使與孟子見面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
夷之比也其闘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
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辯夫莊子敗則逃
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
敗則怒

○○又　眉公一則
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子之恐
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
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辯也
○又　幾亭一則
莊生文人之雄滑稽之祖風流之宗彼其胸中
亦能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幻視死生但識理不
深不實反淺視聖人其記堯二事一說遊乎汾

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彼只道帝堯少此瀟
灑一說華封人三祝彼只道帝堯少此分豁豈
知上聖尊爲天子形棲人世而其襟懷識度縹
緲高超遊乎萬方琛貢之外寄乎紫雲皓月之
上特代天理民心存日用不涉高致耳莊生疑
聖人所不足乃是聖人緒餘聖人眞正本原莊
生從未夢見以此欲粃糠堯舜而不自知其爲
粃糠也

◯◯又 眉公一則

莊雖稱道然要其所之文人之雄滑稽之覇哉如秋水篇實不出夫子川上之嘆與孟子觀海之旨然孔孟總二三言已盡莊乃設爲辯論若河伯海若不能窮其舌端後世文人演說叙致創爲詭辯構爲駭觀以入無窮無際則莊其嚆矢

◯◯又 學言一則

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愼之所以爲曾孟者流爽然生死之故從而恝之所以爲莊周者流恝以求樂也愼則何求然而樂莫大焉

◯ 列子 弇州一則

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凡列子之談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爲以幻破于膚膜之間而莊子則往往深入而探得其髓其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于揣摩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琢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

◯◯墨子 弇州一則

墨子之旨大槩激于一時王公大人之爲葬埋而矯之以薄亦何不可且夫驪山之藏不三載而焚掘殆盡即漢唐宋以還諸陵寢亡不發者王公大臣貴家亡得完骨者厚葬之爲失不唯損天下之有用以歸無用抑天下之有知以供無知其究至于暴其親之骸以委草莽餧鳥犬而横開天下椎埋刼殺之竅其罪加于薄葬者

何啻萬萬倍顧不之訾而徒墨子之訾何也且大墨子之道行則世主必不能安宮室之侈與聲音綵色狗馬田獵之奉卿大夫必不能安趙孟韓魏之富而説客游士必不能安華陽碭石之居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辭而闢之者益不止一孟子也吾故曰微孟子墨子固不能久且大也

○○孟子　介州一則

孟子聖之英者也於辭無所不達意於辯無所不破的其鉤摘聖人之心神辯論千古之學術精深痛切而至於是湯武薄君臣亦有吾夫子之所不忍言者不幸而不見用於齊梁然亦幸而不見用於齊梁也惠毋論已卽齊宣而用之其始必受掣於文忌騶髡之輩必不宠稍宠而受忌於秦楚燕趙之君兵交於臨淄之境冀其之

以章丑則必敗其勝之而先移二周之鼎天下之罪叢焉則又敗夫惟其不用也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

○又　論纂一則

孟學孔者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槩執孔子以裁亘古之聖人未免有權衡失準處矣葢其別一時詖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千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

○○又　眉公一則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之於禽獸幾於酷吏苛詞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後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惟鄉愿乎彼其逼

宦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楊墨眞而鄉愿僞試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腸卽墨子守宋一端已爲今古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卽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

○又　升菴一則

爲三王易爲五伯難而以誚無道桓文之事可憐葢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

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桀爲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於仲也

○又顏淵一則

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斯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斯也然而軻教

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大畧輒不宜至此者也

○伯禽 補評一則

以魯史所載十二公事則一部春秋藁本也而鐵筆所最不輕假者在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何不爲親者諱乎蓋周公之戒伯禽固曰無以國驕人大驕不可而僭于何有位在親藩而臚于郊祀周公所決不許也伯禽恬焉安之僭端開矣故以八佾歌雍炫剪桐之始遂以寶玉大弓結遜楊州之終而魯事參過半矣此亦大封同姓一鑑也

○○曹子

柯之盟莊謂生不如死氣遒盡矣獨曹子手劍從之遂隱然有濺血五步之意令桓仲懾不敢動迫要盟既定標劍去之而依然和雅鏘鏘矣

如此收放不粘不帶何等安詳是有非神勇荊軻所能望後塵者可爲奇絕迫後夾谷之會齊人鼓譟而起幾無魯矣孔子歷階數語頓令景公逡巡謝過至優施舞幕下而司馬行法則又何威于鈇鉞也蓋以正用之又賢于十萬師矣夫管以君霸晏以君顯千載猶有艷羨而奪氣于曹子心折于尼丘豈非魯史快事因表而出之

〇曹劌 東萊一則

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兩軍相望此爲何時而以聽訟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于事情耶是言也特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特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謀畧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〇蓋嘗論之古人論戰與後人之言戰不同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昔晉士蔿嘗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〇戰者閫外將軍事也曹劌問戰莊公不以閫外將軍自待故其對皆所以戰之事似腐而實奇

〇〇御孫

魯莊之丹桓宮楹刻其桷疑亦締造常事何故左氏斷之曰非禮而御孫遂諫曰侈惡之大也蓋春秋時尚無土木被文繡者自莊作俑而晉虒祁楚章華踵相接矣迨後務窮壯麗而一宮之費華玉華金一臺之成築愁築怨同念御孫惡大二字亦繁華跌蕩時一痛棒也大能敗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賞心樂事之典

〇〇文伯母 史懷一則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公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憤中諢語口角如生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雖怒責其子然小人哉睹父亦隱然見

於言外矣以一艷之故使母逐其子國去一大
夫舉朝紛紛請復不知睹父此時何以爲人吾
以爲善愧人者未有狠於文伯之母者也唐武
后有言招客亦須擇人又何其省也高識哉

○○里革 史懷一則

里革論泗淵一事虞衡月令本末犂然乃知春
秋士大夫進諫於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
詳確有據非自騁其辯慱正尊其所聞以明不

攺歟也實臣子恪慎之義爰居止魯東門展禽
以爲海將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臧文仲命
國人祭焉執政者有此舉動豈不乖張可笑此
不博之過也事君者安可以不學嘗誦子產之
論實沈駘臺刻子之論官史墨之論龍見舉遠
抉幽如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

史評小品卷之四 終

史評小品卷之五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春秋列國下

○費無極 史案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
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太

子建居于城父
初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取婦婦好來未至無
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
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
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疎外建也無忌又日夜
譏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
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
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

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
鍾子曰讀古今讒人之言未有不使人憤者豈費無極之言吞吐操縱讀之反使人笑况當時聽者乎此所以為讒人之雄也

○伯嬴 序録一則

左傳楚平王為太子建聘於秦費無極與逆王聽無極言遂自取之無極自知開罪於太子建矣無極之讒蓋自茲始然則太子建伍奢父子

之死之亾嬴氏其禍基也

烈女傳楚平王伯嬴者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嬴氏益非不明夫婦之道者而見懷於所聘之夫之父人倫亂焉以基無窮之大禍所以辱其生者甚矣闔閭當日若致問前事何辭以對嬴氏之言足以懲吳王持刀閉門足以自潔而不能誓死於入楚之時吾不知其何也

○楚莊王 史案一則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

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鍾子曰莊王大志有作用人也即位三年淫樂自晦被伍舉看破只得說出非因舉之言而始悟也雄謀隱衷千古讀者人容易瞞過

〇楚靈王 補評一則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此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如此舌焰頰如斷矣而卒以乾谿隕何不良死也大抵亡國之君盈而蕩矣衡口語言多成鬼話不勒不云乎石季龍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誰能難之猖狂幾與楚靈對而後竟何如哉故當兩君言脫于口人已舉爲咲柄不獨右尹子革誚其無成而支道人狎爲海鷗已也

〇申包胥 附南霽雲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從來請救之激烈慷慨未有如兩人之奇者至今追想其灑血秦庭斷指賀蘭前光景猶令人躍躍鼓動此眞是國步艱難龍戰玄黃之會的確有用人無論事之濟不濟總爲奇絕若但以成敗論人而謂申胥有餘烈霽雲有餘恨是爭蝸角中一絲一粟之效者耳狂卻錚錚男子多少俠槩

〇〇屈建 弇州一則

屈到之命薦芰亂也否也且夫芰與蔬簌等耳
非若邕之痂長孺之瓜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
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
老言之建領之撤一蔬可以易益一豆不爲多
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何所知
乎今以建之郤之又不能爲之諱而國人之媚
新令尹者以爲不違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
後世是揚先人之過者建之郤也不在薦也夫

不忍于一薦之小禮而棄忘其父之嗜好其不
孝小也急于揚巳之名而不諱其父之誤其不
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禮于盟
王之上卿棄諸侯之信而不之顧此夷狄也而
何有于小禮也 評曰魏顆不從治命實有道
理在建何理也亡亦謂鬼何知而薦芰小孝無
用耳噫舍此小孝更安覓生前一七一箸致吾
大孝哉不近情者鮮不奸惡建是耶

○○季札 七說一則

札爲春秋第一流人物非他賢所能彷彿即如
晏嬰納政與邑得免欒高之難札教之也夫晏
嬰智矣而不智于札若子產若蘧瑗若叔向皆
一時之傑而與札校契如生平札蓋有聖人之
風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聖之睿者也閱覽
博物聖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聖之信者也彼
肯葬子于嬴博之間而夫子往觀其禮素巳傾

嚮札矣李而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
之墓世豈有生前書名以貶而歿後碑墓以褒
者哉

○○又 論衡一則

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
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
者投鐮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
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

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旣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贊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

○又 史懐一則

季札古之篤於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爲念不識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出心肝忠告動人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當闔閭弑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又 史懐一則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其效至於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爲怨而所好者不以爲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無識也

○夫差 史懐一則

吳晉會於黃池越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區區猶欲與晉爭一歃之先其騃極矣然

夫差此時外對強敵內有大亂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亂辭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膽量亦自過人其失在忘越患而舍其國都以從齊晉於艾陵黃池之間所謂魚脫於淵不在戰之勝與不勝盟之先與不先也

○又 史疑一則

夫差赦越王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劉項成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昔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

春夏王城外旦食鯉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
于游臺與樂石城走大長洲此與孟德秋冬射
獵春夏讀書同意夫差臺榭陂池可謂繼武其
敗不在此余謂人傑地靈各有一番氣數姑蘇
臺沼奔蕩頹叠天下奇觀也姑蘇無夫差則不
快無西子則不妍美人雄劍相見後出風流至
性掩映千古國之興亡天爲之矣春秋七十二
君豈盡以好色亡國乎

昔人謂聲色迷人以爲破國亡家無不繇此
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
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
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郊無鴟夷之恨
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輿中名勝儘多須經風流文采一番與築點
綴方可拈成千秋佳話留得蘇臺名在吳王
猶爲不泯至論收束則麋鹿遊姑蘇鷓鴣飛
春殿同歸于盡耳

○○伍員史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
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
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
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
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又弋說一則

員與嚭則實非同讒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
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去宰嚭
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既固任讒賊之
嘗國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爲智吾不信也一失
于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嚭吳社稷已不血
食而斤斤屬子于齊鮑收以延奢一綫之傳員
則陋矣屬鏤賜劍鴟夷浮江爲天下萬世笑即
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越亦不過

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復舊物之
說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勾踐種蠡君臣之必爲
蠭蠆也

李卓吾曰伍員旣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
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死而員乃爲人所
死屈原决擇於死生之際唯死爲可故卒就死
以明已之生寘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
不知已之先亡吳猶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

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衡之雖
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絕
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貶是誠滅郤
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又 弇州三則

太史公稱吳以子胥謀西破疆楚北威齊晉南
服越人信哉獨所以疆吳之蹟備于吳越春秋
而其辭不雅馴使子胥之志明而材不盡顯以
此少泯泯耳或謂子胥之托子於鮑氏何居曰
彼蓋傷奢尚之緒絕而強延之以孝托也吾故
曰子胥者不悖孔子之道者也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
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迹卑
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

○○又 東坡一則

楊子雲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
不彊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夫三諫
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
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
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
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
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
皆哀而怨之雄獨非人子乎勾踐困於會稽乃

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不過一彊項之臣耳於國家成敗何益哉

○又 荆公一則

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

○王孫駱 序錄一則

楚得不亡而吳亡楚能誅無忌而吳不誅嚭之分也駱吳之宗室臣也處忠邪間蓋獨知之而替助擯斥之功不少槩見何哉伐齊之後前勝未期內敗已告而駱猶勸王前進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行事如此則亦嚭之類耳肉袒膝行請成于越不得涕泣而去吾謀人國者豈至是乎視司馬戍子常輩死有餘辱矣

○孫武 史懷一則

孫武用吳王寵姬二人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可見古人用法嚴明不貸皆從極簡極近極易知易從處示之易知而後可責以不知易從而後可責以不從不獨行兵凡立法皆然若以煩苛不可從之令示之前而以誅死不復貸之刑隨其後此自禍之道也

○又 弇州一則

太史公於穰苴則僅詳其斬莊賈于孫武僅詳其斬愛姬而已以爲用兵之道一賞罰盡之矣太史公又稱其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恐亦附會之過當其時武必先死矣不然而檇李之敗績會稽之許成舍腹心之越而從事于石田之齊武胡爲不諫救也太史公亦云能行之者未必

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着頗見微指云

〇〇越勾踐 史案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妾無罪兮

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飄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於華池集于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赦之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

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

夫備嘗辛苦如勾踐而當晉重耳出亡不啻逍遙遊矣重耳尚且克復舊物況勾踐而不安受吳燼乎所可異者勾踐夫人以國母之貴甘從患難終底于成則齊姜又不足言矣

故凡國之大興大廢必有奇女子參其間以一人亡者苧蘿美人足當之而以一人興者非石室君夫人而誰耶

勾踐君臣從纍囚石室中薪臥膽嘗豢眾光復事稍奇矣至中插入伍大夫激烈數語猶見怒濤拍天光景追於夫人歌哭江渚如怨如訴則又蕭蕭易水寒矣如此叙事直史氏搴神手也令人一覽一擊節即謂之奇評亦可

○范少伯

太史傳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則非在越服官日所産明甚以余億蠡之爲人匪汨然貨色之外者亡吳之後成名畏禍令其纍胥拼祿而載麗谷以適他邦固其[illegible]所必出也

○又史懷一則

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用財之人者家公也不公之妙不在用范生而在用少子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因在用長子則虗費私齋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伯諸侯得力在一范蠡而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爲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蠡之用財用人所以事越之道不出於此不然是例之一富人而已重於棄財

此今世俗富人所謂保家主也而其害至於殺其弟蘇子瞻嘗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此看出

○又東坡一則

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者范之貲豈聚斂積貨何至耕於海上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屢積此何爲者哉

卓吾子曰即子瞻此何爲者哉五字已是寬見

老范心中故矣然貨殖原非鄙賤事太公百餘
歲猶欲與周富齊也天下亦無鄙賤事子貢貨
殖乃為聖門高弟但看其人何如耳子貢之所
不足者非貨殖也不能會得夫子之一貫也使
其得一當與曾子並列矣敢以其貨殖而少之
哉然天下固有匹夫立致千金者其人决非庸
人明矣非庸人即是真奇人真神人矣而又何
疑于老范乎

○○又序錄一則

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
千金人以為賈豎小節耳不知此亦英雄長算
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肆終身而猶然寠人子
者非獻數奇亦或其智計淺矣

范蠡之計先而後孫武之書出至哉言乎巧婦
不能炊無米范大夫炊之苧蘿山下一著也於
是孫子祖之婦人女子皆可陣然陣已晚矣

曲逆祖之解匈奴之圍然圍已急矣古來能將
名將皆巧婦手也

箕子之衍五福先壽與富華封人亦云彼所稱
素封者豈天之私人乎何取精之多也不佞嘗
讀道言老子在黃帝時為廣成子在周為柱下
史在春秋為鴟夷子在戰國為鬼谷子在漢為
黃石公其說邈悠無所稽信頗范大夫之霸越
也翕張強弱之間可不得老氏之用哉彼曰既

已用之國又以施之家脫屣鄉相三致千金能
致之又能散之即衛生之經不問可知其合矣
何則盈則虧極則反天之道也計然之策雖未
業乎其執天之行與黃老家不殊奇可使羸促
可使延矣且夫百骸九竅外衛內營當其稱有
壯之用及其壯為衰之候豈非貴微賤賤微貴
之意耶

少伯去越載一西施子房去漢從一赤松可

昇莫雄濟及早抽身畢竟要結伴好若壁上
姍姍儘饒仙骨且有異人懶殘相告而循遁
廻肅代間則鄴侯猶似有兩塵之隔

○○西施　史懐一則

越絕書云西施下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長卿云吳亡之後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桴海以行如越絕所云則西施亦在載中矣不知范蠡自越適齊自齊居陶

再歸相印三致千金此時西施無恙乎否也夫婦人踪跡之怪莫過於西施王嬙而王嬙猶有黃昏青塚明妃于斷烱荒草間至西施者遂如雲中之龍令人覓其首尾不得鄙哉張麗華楊玉環之流也亦負傾國名哀哉

有䟦姚平仲傳後者云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斷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為白髮虎頭健兒化為鷄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未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長卿議論從此化出

○○又　史懐一則

吳其為沼乎誰沼之也浣紗之人沼之也擅千秋絕艷奇嬌從花開水流溪傍照影淘洗一縷縹緲何其媚也雖然媚則怯矣薄矣浣紗人獨

否淨其思厚其力堅其嚮以報越深其心潔其態圓其用以佐吳不有此一番淘洗彼楚畹之人誰來神賞哉故曰寄其情于浣紗者女子中真忠臣也盪脂粉借柔之青氣滌針線含羞之弱氣發苧羅積秀之光氣可以孤可以寡可以娥可以妃其更奇者可以貞可以淫可以冷然村妝新越溪之名為浣紗即可以嫣然宵黛變闔閭之溪為香水纔潢漾其色以播弄之

偏着眼落手固別露一種□□出塵履幻變于
廢興顛倒之变噫亦異哉獨是發端在浣紗而
浮踪在五湖今古恨事付□□流耳然則夢到
家山怕渡溪頭之曲應作憑吊浮湖以後語未
便是億盟時情緒也天姿之人夭之良足悲也

○○又 冶鑑

館娃宮 靈巖山上以西施名有賦館娃宮者
云觸物窮奢含情愈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

光銀燭熒煌郤城頭之曙色寫出得意時靡麗
光景逼似又云脩袖舞央朱唇唱隱瑆增而便
作泉壞玉礎而旋成蘚石恨留山鳥啼百卉之
春紅愁寄壠雲鑠四天之暮碧噫至此而英風
盡霸氣全銷得不令人弔吳宮而動興亡之
感乎

嗟乎自麋鹿遊姑蘇以來而龍舟水殿絃管
綺羅久埋沒于斜陽荒草間矣乃談及往事
猶令人低徊念之庶幾洛浦感甄一遇世固
有此一種無因之想有情之癡的的難破者
而于夫差乎何尤

○孟明 頛濱一則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
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
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
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

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央之士而
百里奚蹇叔予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
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
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
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
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

○三良 東坡一則

東坡秦穆公墓詩意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卓吾曰妙絕議論

史評小品卷之五 終

史評小品卷之六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戰國

自春秋降爲戰國而爭名於朝動以口舌得官於是盡向語言一路鬬捷譎而不正者多矣故可以抵掌至尊之前弋獲深宮之內有一種肉亦能飛眉亦能語之意此所以機警若神跌宕可喜務富貴功名而萬舉萬當也則謂戰國中人俱試不測之淵而探珠于驪龍頷下可也功名最怕很人殆謂是與

○

○智果 史懷一則

從古將與之國與將亡之國皆各有一種奇人生其間張孟談既約韓魏之君因朝智伯出而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而

談亦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轅門之外其視有
疑臣之心智氏有過趙有孟談其心目靈警真
是犯對孟談之言用則為襄子過之言不用則
為智伯臣能當其臣君不能當其君故成敗異
耳今謂興國之必有人而亡國之必無人豈不
誤哉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城且下郄疵謂智
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城
降有日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而

何智伯以告二君其庸淺已可笑矣二君趨而
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
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
趨疾神識徵驗一至於此而猶不能悟豈非亡
國之主禍來神昧乎
大都傾危之士一步一籌而加之眼快口爽
言下井井然歷歷然真有令驕漢點頭妬婦
不能開口者所謂乘瑕而堅者亦瑕此游說

中陰符兵法也非若覓一段神奇擒縱則何
以令人若驚令人若喜盡游其彀中而頫首
奪氣哉故如智果者大有舌底游龍在得伯
敬為之點睛尤覺鱗甲躍躍鼓動

○豫讓　弋說一則

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所云士為知己者死
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猶之女為悅己者容
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夫婦也衛之弘演齊

之王蠋不聞懿公湣王以國士遇之而納肝絕
脰視死如歸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哉

○趙簡子　史懷一則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
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
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
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
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

饑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奇想奇論
無聊之情自當求之言外賓犨借之成一段極
正之言所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憂生之感臣
子告君之道各不相悖也

英雄回首多思羽化簡子無端發歎豈謂其
子子孫孫計哉夫亦欲羽化而仙登于天耳
賓犨卻以目前人事商之併令得意人保世
承家一念淡如冰冷蓋善于托諷者其轉關
之捷藏鋒之巧妙如此

○史黯 史懷一則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
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
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
相其君使至於難又不能定而弃之則何良之
爲漢吳王濞反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
事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
用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其
言皆有至理使千古下國之臣死有餘愧然黯
之言正而盎之言諭言有正而實諭者意各有
在不可不察也

○蘇秦 史懷一則

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
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雖富貴之士閉門造
就皆有成算何曾一毫嘗試然其言曰夫士業

巳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可惜此一段若頹
力但以取尊榮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
死於富貴也不然其才辯豈出魯連輩下乎

○又 史懷一則

蘇秦說齊宣王之言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
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此爲齊伐燕
言之也然戰國之士沒於富貴而殺其身者正
坐此病魯連輩所以不食戰國之食者非不饑

也不敢食烏喙耳
○○又 聘尹一則
蘇子之合從也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衛人
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焉儀之
才誠贒易不引之相趙用心共濟而乃困之於
闔人辱之於堂下而陰使舍人資之入秦秦柄
得而函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爲計得能
弄儀掌上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

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保始終不
破吾之約是蘇子徒狃於一時目前之名欲以
顯榮於天下而不爲六國社稷久安慮是先自
敗也已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
崇陰符而能濟世者哉
謂季子不當激儀自敗其論誠辯但儀所以讐
全季子者以在其術中而不勝心折故也相趙
則感有什一而服無萬一能遂爲季子用否在
六國合六國固不若有人於秦以合之堅也一
季子亦足辦從又奚事贅之以儀而自犯兩雄
弁棲之戒乎
○又 史疑一則
大丈夫得志若龍飛不得志則蠖伏何至贏縢
履蹻負書擔囊遂有愧色一旦得志亦何至妻
驚嫂駭父母蹴踖遂視兒爲天上人也此其心
必不祥高明之人鬼瞰其戶如此氣象適足供

其一粲耳
○○又 序録一則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奮
一疋約價千金鄰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償
利極厚矣而鄰子不與鄰子知千金非秦所有
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世人殉目見其獨
一鄰子耶貧賤之士空言弗信於時方未遇如
蘇秦者不亦可哀也哉衛青少時其父使牧牛

奴畜之有一錯徒標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言不入信誠有識之者已亦不信其言矣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総不可不忘之也

看季子之失意處又看季子之得意處得意失意俱從富貴起見太史公摘寫一番直令人欲哭欲笑

○張儀　伯敬一則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皆富貴熱中人然儀有功於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荷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國故儀爲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秦爲六國從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於燕乞身之齊以事裂終儀見惡於秦乞身之梁竟得良死儀秦才

原缺第九葉

蹤而後數段刻情妙事妙文無意而凑字字入微千載而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聶政　弋説一則

夫千金壽母豢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其術中而捐軀以答不愚乎哉

荊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狼之秦爲燕冊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獵者之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爲聶政者慎之哉

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爲古今所共愚也

政自視其術輕而遽致仲子之千金感恩無已殺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不當報哉荊卿惟多躊躕既欲反地又欲生刼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剸刃仇人之胸與之俱靡則得矣

○又　附荊軻　楊子一則

政也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而爲姊實壯
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爲冊奉於期之
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
可謂之義也
政之死毋在重如泰山毋亡輕于鴻毛誠得
死所矣然非其姊嫈之哭幾與經溝瀆者等
故非獨政奇而其姊更奇
政以姊嫈之哭而雖死猶生原以女嬃之詈

而生不如死藉此兩女子寫出烈丈夫不平
心事尤奇

○荊軻 序錄一則

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荊軻乃欲爲曹沫
刼齊桓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
王嘗仇齊矣樂毅嘗爲燕用矣丹不知效法先
王之禮賢而軻非其人也函於期之首爲使秦
之資是燕仇未報而先爲秦報仇也軻之事成
不足賢也燕之患固在也夥事不成而累丹以
不義乃墜燕之社稷耶馬遷傳刺客五人軻其
至拙者或曰子房用狙擊事不成與軻何異子
房報君仇之大義則震動乎天下矣其不成天
也以秦之法令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竟不能
得良之智深矣博浪沙中祖龍無完魄矣他日
佐漢滅秦帷幄籌策皆沙中一擊之餘事耳軻
也何敢望良

○又蘇轍一則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
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
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盜書而不名
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
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
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
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

國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

○又 青螺一則

嗟乎荊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舞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舞陽得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圖咸陽之日正尺

尺縞素之候而舞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荊軻逐王王環柱走舞陽稍鷙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持也則太子促荊軻而輕用舞陽之誤也

嗟乎秦王亦大幸哉丹之急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髫齔而不能畢使于壯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匕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勾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李大生曰軻客不至祖龍不死琴聲送計天實爲之讀此而白虹不散易水猶寒

○又 卓吾一則

牛山謂荊軻豢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尚豢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豢也牛山之見醜矣且荊卿亦何曾識

燕丹哉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荊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

○信陵 史商一則

世言四公子以養士得其用予竊非之夫士何可養也四公子之中惟信陵知士有禮其待侯生毛公薛公至自爲執轡或徒步從之遊其所竪立出三君甚遠若平原孟嘗輩之於士則真

養之而已毛遂馮驩未嘗以三君爲知已其他益可知已

○又 史餘一則

春申益國者也孟嘗合秦而居宗國豈其有臣節者信陵使諸侯不敢加兵於魏凡十餘年固知三公子好士以自張也信陵以存國也忠也然信陵又知兵者也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南之卒戴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信陵僅有懦

將之衆又縱其父兄獨子歸者二萬人特內振其氣於八萬人之心而卒以存趙雄矣後信陵以二使致五國之師國五其將將五其師非可以項刻聯合者信陵率之大破秦軍走蒙驁皆其轉弱爲強者也知兵孰尚焉公子不死魏幾不亡惜哉魏王之爲秦亡魏也使公子飲酒近婦人以傷生而不并爲秦虜耳獨是魏齊走平原君秦要之而平原君必不出也以抵信陵信陵不敢見至使其怨而自刎則平原此義又似出信陵上然維城之賴吾必曰信陵矣

○又 史懐三則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君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者尊而禮下之也

若特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躄者之門何益哉

公子與客赴秦軍別侯生而無言復引車還問侯生疑得妙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信得又妙英雄對手光景甚微侯生到此不怕公子不拜公子到此不怕侯生不言

○又 明瑞一則

公子無忌脫見王忌心遂絕曰天下事難瑣[illegible]
與客飲酒而已斯豈可以輕議之哉厥後郭汾
陽之窮極奢欲曹樞密之欣慰多錢則公子其
先施乎

○又史疑一則

信陵不宜以戰將名仲連不應以策士名圖人
間飛兎也

○又弋說二則

雖然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豪傑之士能
得六七即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
此千古隻眼處惟六七也所以萬全惟萬全也
所以多蹶

○田光 侯生 學言一則

或問田光侯生之死均無謂曰此皆有豪傑之
氣弟未析義耳仁賢舍生取義此流舍生任氣
以故不同然旣有此氣令得聞聖賢之教即志

士仁人也豈可輕之然二人又各有辯田光可
以辭燕丹可以不薦荊軻則可以無死侯生久
受信陵厚遇旣獻奇詭之策救解目前雖欲不
死得乎符盜椎奮謀出何人魏王無奈信陵何
則侯生必有西市之行矣北向自刭義不受辱
烈士之深算豈草草哉王維云意氣兼將身命
酬七十老翁何所求知其烈未知其智也

○春申君 案附女環

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
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
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
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
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
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
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彼必有問
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

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邀道客者
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
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
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
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旣歸告女環曰吾辭於
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
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
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

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邪於
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
妾見下負於夫人爲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
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
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
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
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
之烈王中有好女中相可爲嗣者烈王曰諾即召
之烈王悅取之

○○補評一則

女環固絕世有心人也不出閨中一步地而算
春申考烈于掌握如合玉麟之符不爽分寸似
此料人料事耶鄭大賈叉拜下風矣然畢竟是
春申考烈有一種荒淫之氣逗漏于外故爲兒
女子所乞獲耳所謂木先腐而蟲入之也要亦
見明智女子胷中確有把捉有不發發必游其

彀中固非比心招目挑者見國艸而遂思以色
市幾幸悅已於萬一也

李園女弟一民間女子耳何緣挾相國于掌
中且復作君王后想疑其事落落難合而竟
取之如寄此氣亦手捕龍蛇者又不當以牝
狐目之矣

虞卿　史贊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昧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爲而不遂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即虞卿窮愁莫將此二字看太淺

○ 又 史餘一則

虞卿秉相印以殉其友人皆義之然卿國相也國相以國事爲存亡不在窮交也且趙王知已之德孰與魏齊重况魏齊自刎而卿獨生何賴此行哉朱亥不謝公子之數存也効命擊晉鄙當其不謝時須臾忘刎頸耶眞正爲義者也虞卿尤遜矣

他人口負義俠虞卿骨帶風期何容輕置褒彈

○ 毛遂 先臣一則

愚讀平原君傳至毛遂十九人歃血於庭下叱之曰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用是以報前日目笑之忿大史公於遂無貶辭故人多快之愚獨以遂此舉最足以僨趙大事特楚無人耳使其君得如璽王其臣如析父費無極輩肆其猜狠貪饕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神而狙詐狐疑睥睨時事識彼十九人者不足爲趙輕重重趙者惟毛遂一人殺遂劫制平原君一武士足矣

十九人蒿耳菅耳其何能爲隨以全楚之材齒之春申君之勇出趙不意直擣邯鄲之墟與秦分趙地是楚平於秦獲於趙趙尚未敗於秦而已先敗于楚矣斯時也就使無忌竊符朱亥效勇諸侯嚮義又奚濟哉愚故曰毛遂此舉最足以僨趙大事特楚無人耳

○ 孟嘗君 弋說

田文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夫與文等處
節也而三千客樊然無等此節軍廝師之法非
優賓養士之禮也亦釋門飯僧平等之法非佳
公子親師取友之禮也而顧以無所揀擇槪容
遇之爲得計薛且作逋逃藪矣即所食之客有
勝馮驩者衆人遇我何苦而國士自效乎
鷄鳴狗盜者但能脫巳于秦彈鋏焚券者但能
重巳于齊而社稷之安危鄰封之休戚無與焉

何貴于得士哉不然魯仲連王燭皆齊人也肯
予三千擾擾中備食客之數否

○○又　荆公一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
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
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
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可取鷄鳴狗盜之力
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荆公之斷極令孟嘗心服但食客三千無大
害而荆公之門槐柳爭列則皆惠卿等新法
煽禍一流也得無爲鷄鳴狗盜者大屨乎

王蠋　王孫賈母　史商一則

齊湣王之亡寧死不往燕人之召者畫邑人王
蠋也首倡市人殺淖齒求湣王子者王孫賈之
母也守孤城卒挫強敵者臨淄市掾田單也向
之立其廷與共富貴者不知何往而布衣小吏

婦女乃能自奮以急國難可感也夫

○君王后　史商一則

君王后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
受言君王后曰巳忘之矣后巳死建用后勝卒
亡齊按君王后以事秦爲得策四十年不與諸
侯合從迨五國亡則齊爲之續此勢之必然者
爾時雖有賢佐其若之何亡齊者君王后非建
也

君王后即與秦爲難未必救亡或速其亡耳
歸罪君王后猶是成敗後僞論

○又 蘇子一則

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幷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

○又 史餘一則

齊之君王后識法章於傭監中擁子建當國四十餘年不受秦兵亦力負有過人者武曌亦女

中之梟鏡也浸假爲男子定爲篡弑之雄乎丈夫無才畧骨幹而徒軟熟取容不媿此兩婦人哉鄒曼之戒屈瑕定姜之納孫林父又婦人而定國是矣

○齊王建 案 卓吾一則

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之人而可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况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繇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魯仲連 卓吾一則

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無使無魯連之談則終日談

游談之益於世也甚久

○又 弋説一則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之英得游世之術而箕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負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第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兎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客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横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耦矣

○又 子將一則

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末猶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客出毫頭已却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忽杳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

○又 史餘一則

戰國游談之客惟仲連爲高連蓋以儀秦之材

本之於道乎范蠡逐跡而智襲其混俗而巧皆不以富貴其害生者也連猶能見而能不見其用更奇

○又 弇州一則

魯仲連有儀秦之才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彼黄綺者豈其徒哉

○鄒忌 史懐一則

鄒忌衣冠窺鏡問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不知其妻之私已也問於妾則疑之矣其妾美之不知其妾之畏已也問於客則疑之矣其客又美之不知其客之有求於已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非惟疑之且信之矣暮寢而思之大有悟頭入朝而見王言其幾大有作用王曰善下令求言曰受上賞曰受中賞曰受下賞與私我畏我求我三段嘀嘀及應轉境甚妙千古臣諂

原缺第二十九、三十葉

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於文士而後肆毒爲非其本意也屈原寧死不與亦是一種文人氣習又孰謂忠義人不矜重文字哉

○又弋說一則　又二則

大抵事昏庸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即讒亦不足恃彼其中如濡水一任東西之央而漫無主全恃弄術以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蓋千古昏

庸之氣盡注于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人[illegible]哉

予謂屈原亦不得爲知人知懷王之不可與其爭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寅知頃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飄然遠引鴻冥鳳舉于層霄之上奚至爲讒賊所迷亂而自隕汨羅爲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嫺者辭令所抱者忠憤所不逮者在言強諫所無術以彌者讒賊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

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眼世界必死而後快者也鴻冥鳳舉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倫矣

○又　亭吾一則

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

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額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又史疑一則

讀離騷說其引宓妃女岐湘夫人及女媧有娀

高辛二姚僉山于篇蓋尊爲其姐女嬃而然非寓言也嗟嗟嬃之聶政身受其兇姐驪其義賢矣哉屈原之姐偏中中其黠余雖所遭不幸而心煩意亂之際何以堪之原耶即有百身應盡葬江魚之腹矣

○又 蹟評二則

汨羅江在長沙湘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此日以竹筒貯米作粽祭之當日靳尚之言耳如醴于蘭之氣醴于醒轉盼已蕩焉若稀而澧之浦湘之湄至今猶有思及蕙肴椒醑風期不忘薦馨者真可謂春蘭兮秋菊無絕兮終古靈均于是乎不亡矣

獨醒亭在湘陰登斯亭也猶若于汀邊浦上想見三閭大夫與漁父醒眼相對嗚嗚慰籍光景至于今王孫何處清湘滿樓公子不來碧草極目徒令人臨風憑吊耳

靈均之汨羅青蓮之采石千載而下一令人悲憤一令人憑吊

○宋玉 卓吾一則

玉自比巫陽而以上官子蘭等比掌夢之官以懷襄比天帝辭意隱矣其招之辭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處但道故國土地飲食宮室聲妓宴遊之樂宗族之美絕不言當日事可謂至妙至妙者哉招也痛哉招也樂哉招也

○又 友夏一則

嘗怪宋玉布言天下之美人莫如楚國楚國莫如臣里臣里莫如東家之子此言何其陋也彼美無涯艮媒獨難使有汲汲皇皇之懷捜幽剔寒者爲之褰脩吾知江皐之佩湘靈之瑟皆不國絕艷也何矜一東家之子乎

自三閭大夫於騷壇開草昧而後來[illegible]怪愈出愈奇宋玉導清源于前[illegible]錚錚

原缺第三十五葉

○○又 伯敬一則

豈有十五城易一璧者分明是豪奪局耳亦欺趙之無人也一相如持璧入秦而秦始畏相如并畏趙意不在璧矣

○○又 史賛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 趙括 柳州一則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敦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

○○又 明瑞一則

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輕躁寡謀

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類以括爲妄庸豎子則弗考之甚也何者四十餘萬之衆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支之困也使括也而果妄庸豎子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即潰曷能以其衆戰耶將伏發即殲曷能以其衆守耶以四十萬之兵脩必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而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

○趙威后　史懷一則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知本哉又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

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二問發端甚奇而心亦甚熱又問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此一問膽識尤自過人卽韓非所云太公誅華士者也名法家學問從何處得之君王后事秦四十年不被兵人以爲齊亡於此不知君王后內治視趙威后何如也

齊師之敗而歸也辟司徒之妻關焉曰君免乎銳司徒免乎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君子曰知所重爲重君父于大也齊王使使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君子曰知所重爲重歲民於君也從來原有此種大道理犖犖天壤間第無人拈出耳一經兩女子洗發便覺刻畫分明合成千秋佳話人皆曰予智可有此倉忙中暇豫淫淫渭渭銖兩配合者乎

噫奇矣奇矣

○商鞅　論纂一則

商君之初見孝公也說之以帝道不悅復說之以王道又不悅最後乃復進公以霸道君此者豈眞望其君以帝王之道哉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嘗焉使孝公之心厭而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輙合商君所以內託

其身而外於其[illegible]夫說者曰國王不成其
業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
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
○又 弁卷一則
司馬遷旣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
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開塞乃其第
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
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

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
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
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
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范雎 弋說一則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熟于人情者
范雎是也雎變姓名爲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雎
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illegible]

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
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雎眞以爲綈袍戀戀尚有故
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辱而
溺我者乎昔忍而今不忍賈豈兩截人歟
○又 論纂一則
范雎以亡囚而驅四貴蔡澤以羈旅而攫相位
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無

所激故澤之宣言曰雎者即雎之謬言無王也
三寸柔舌博金印如斗大所可畏哉雖然范雎
富貴已極及澤一說即日解印綬如擲屣傑澤
爲相亦不過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倜儻之
士其心能作能止眞有過人者黃東發猶有補
蟬之誚豈眞所謂耳食者與
范雎到底被須賈笑去前笑之以極若後笑
之以極耳線索終不脫須賈手

○蔡澤 論纂一則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擾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自武安僇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蠶營傷毫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税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蔡澤爲之代應侯其免矣是故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濟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非以蔡澤故耶

史評小品卷之六 終

史評小品卷之七

外史氏江用世纂輯
潛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秦項

昔夏禹立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戰國終而周疆鼎沸矣於是秦并六王國而離者合之項立六國後而合者離之離離合合之間與開闢後一大鼎革也使非此一帝一王搶攘一番崐崙使東注倒滄海使西流則畢世不見墮名城銷兵革之威靈亦不見咸陽一炬之烈焰而乾坤亦覺萎薾無氣此正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開拓出以供快讀

○秦王 案

秦王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

反覆呂不韋自度稍親恐誅乃飲酖而死
夫以太后之尊加之以仲父之重其植根深厚何可動搖而始皇去之如發蒙振落英主作用風飛雷厲若此差強人意若呂雉武曌在新君嗣服之初亦一毋后耳始或假垂簾故事而後遂蒞明堂朝群辟幾遷兩朝國祚乃僅僅幾幸于安劉之勃調護之梁公後以爲再造功真足嘉也于此足知祖龍威焰不

同而卓吾以爲千古一帝意想以此

○○又　史疑一則

秦始皇是千古大癡人生平作事盡如癡人作夢時而營建時而巡幸時而求僊時而滅胡攘幻顛倒自謂真人不死　酈山銅槨是始皇真夢場勝似湘山大風錢塘水波時時撼人肌骨夢中有奇趣須以始皇奇膽發之若二世則醉生夢死矣深居高拱盡以國事付趙高夫趙高

人中之閻夢中之魘也元陽已盡衆陰繁興何怪秦之諸公子及大臣将相無故蒙戮幻出無端妖夢哉
人世俱大夢也第古來帝王平平常常生而夢酣死而夢覺絕無蕉鹿光景掛人齒角獨秦皇窮極壯麗留許多奇蹟于人間似秦皇尚在夢境則諸人夢短始皇夢長較是輸他一着

○○又　眉公一則

博浪一椎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碗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侈靡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又　同甫一則

始皇并六國東遊會稽渡江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窺其傍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群雄定海内日夜伺咼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　無半伯之身而營千年之調愚痴往往如是

○○又　史餘一則

先王六經之道宇宙之氣造化也造化在吾身如何調燮造化在家國如何撑扶明裂之而爲贏政僞窃之而爲新莽造化熄矣

○又　明瑞一則

荊軻固是劍術不精始皇良自天命豈可殺也即無論生平只二三詔令非蓋世之雄能哉其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其置諸侯不便議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只數言宛轉曲折簡盡而當氣血吞天地古今彼之蕩掃群雄誣滅千百聖而自爲制有以也又如臨殁賜太子璽書與喪會咸陽而葬七字爾而辭旨肅盡讀之字字生風霜了無曹操分香賣履顧婢呼兒之態苐深味其音趣斬然肅殺之氣若無復孑遺于世者蓋乾坤暴烈之氣畢萃其身起而

横行以故一發便休

以傳記所載歷代帝王之區其經營規畫卒未有如秦皇帝之絶盛者也迄今過驪山而歷渭水追阿房長信之壯麗人猶能指其遺墟話其舊事且將陋迷樓爲規模窄狹而華清宮直小小亭榭耳猗與盛哉然即今惟有殘礎荒丘付之一犁一耒而於當時所謂複道行空輦來相屬者杳不可覩矣嗟乎秦皇

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縣石鑄鍾虡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而孰意春華秋落廢興如此速哉後有磨洗而認前朝者流覽興懷謂秦皇奢華第一帝可也卽謂荒亡第一監亦可也

鍾伯敬曰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豯恐懼生蒙蔽豯蒙蔽轉入游戲名法之用以游戲終而國從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此數言足爲亡秦定論

○子嬰

賈誼過秦論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未嘗滅也史記本紀引之班固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余觀魏世家太史公曰秦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然司馬遷知天之令秦平海內而不知秦無道爲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

○○呂不韋　史條一則

不韋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合明布置當耳旣盜國又盜經術彌工則得彌龐得彌龐則志彌侈而所取彌大大賈二字惟不韋可以當之然旣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期年生子政曰知有身曰自匿有身則就中委曲不韋與姬合謀定計久矣當子楚從不韋飲見姬說而請之不韋怒何其不情哉然操縱之妙在此眞賈人狡獪也

○又弇州一則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毋如呂不韋之穢且卑然亦無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策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

人乎亦其術有以攝之也欲之爲奸大類不啻
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史固稱其博學洽
聞覩所上秦皇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戀
而積慮處事若虺蜮然亡身滅家而不覺豈不
可悲也哉春申君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貴疏間
親與文信侯並而稱可也

不啻以大賈始以相國終雖死車裂宜得死
矣且子爲始皇帝毋爲邯鄲姬而尚可曰仲
父與秦何親乎不啻真竊國奇男子也然後
來畢竟等於竊鈎之誅賈人智計如此殆無
異剖腹之藏與

○又 論篆一則

呂不啻事譚者皆艷之不知不啻何奇之有天
厭秦德假手賈人子巧易其宗耳不然不啻自
謂智矣能反掌據千乘之國而不能奮身庇赤
族之誅能立覆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子

政於垂髫之日豈智於前而後乃愚耶天奪其
鑒矣

○○又 眉公一則

秦取天下於六國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啻謂
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旣解
其族又覊愁又耗其雄心異志如唐三教珠英
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
是術也未幾亡秦華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

目不識字之人即識字者獨圯橋孺子一卷素
書耳不省當時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額
挂姓名書中抱魯連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
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

○○又 升菴一則

懸金市門無能增損者蓋秦勢然耳楊雄乃云
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吾家子雲老不曉
事如此

○○秦太后 補評

人凡國家有一番搿沸革除之事則必自一二掖庭寵愛交搆其間始然使無游俠貴幸爲之呼應則運動不靈而局終不就故韓子曰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于妻以遂其私于是人主遂蹙朊淵之勢君不成君矣呂不韋卽智計殊絕倘非華陽夫人爲內應則金錢安所用之而奇貨畢世莫售夫人無不韋爲用命則色

衰愛渝以何因而貴得稱華陽太后也乃問祖龍不秦始末畢竟敗于邯鄲姬之手卒之贏祀殄而文信侯亦亡不旋踵傾國傾家無如邯鄲美人矣

○茅焦 史商一則

茅焦趨鼎以悟秦王使王毋子如初世或多其強諫余以爲謬於理而悖於事者莫焦若也爲一國之主至毋后通外人生二子縱子無絕毋之理然爲太后者尚靦顏宮中稱一國之毋則亦何以令國人乎當此之時惟有微詞動王使知子無絕毋之理迎之別宮無失人子之禮可耳至謂車裂假父囊撲二弟則尤爲悖謬如焦之言當時必尊毐爲太上王裂地以封二奸生之子而後可乎秦之爲國也蔑裂禮義去夷虜無幾故開此等語而不以爲怪使廷有知禮之臣則焦之誅當不旋踵而世以其能折暴主且

關係毋子賞其直而不非其謬亦未之思也已留此一段議論庶可儆後來垂簾聽政者

○李斯 史懷一則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卽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起念結想盡於倉鼠一嘆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廁鼠有間若其爲

憂豈止人犬之驚乎如斯之爲鼠不死於人犬
而死於貍者也亦可哀矣
○○又 史餘一則
觀韓非之書慘覈少恩何知書未成爲李斯所
殺斯以非死可得志於秦耳豈知竊非之言以
成秦帝受禍更慘於非果天道好還耶亦刑法
之用犯天地殺機耶不然斯一代才也大有功
於秦者也且物極則衰斯固先言之東門黃犬

之歎又何晚耶吾觀商鞅之走死吳起之車裂
鼂錯之東市郅都甯成之身受大戮盍知名法
爲不祥之器矣
華囊墮地來無有不在危局中者若復受富
貴牢籠更是騎虎不下彼嗟上蔡之犬而悔
華亭之鶴者抑何見之晚耶
○又 說苑一則
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
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制敵
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
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又 歐陽脩跋一則
天下之事固有出于不幸苟有可用於世不必
皆聖賢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
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之法出于李斯

斯之相秦焚棄典藉遂滅先王之法而至巳之
所作則爲萬世不朽之計何其愚哉
○又 周行巳一則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
書幾不疾唾而却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
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
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
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

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
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妄恣睢者乎使其璽
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恐觀之哉頗唐
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監歟
吁是何以監也

○又 青螺一則

韓非著孤憤五蠹之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
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遣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非自
殺司馬相如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曰朕
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狗監楊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相如相如請
爲天子游獵賦賦成以爲郎秦皇漢武於韓馬
之書篤好之矣比至韓死獄中馬止爲郎惡在
其同時而與游也弟相如之賦不用也韓非之
書未純王道用之猶可以强國稱伯也此文韓
馬之辨也若李斯謗非去狗監遠矣

○蒙恬 史贊

大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
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
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
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
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

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鍾伯敬曰輕百姓力易見也阿意興功難見也
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
史家眼力高處

○○徐福 補評

徐福是男兒良非虛語始皇一生顛倒人才胥
爲用命即蜚廉惡來而才無不假以風后力牧
之任此最用人有權畧者獨徐福不爲所用反

服[illegible]三神山之餌一棧而始皇全副精神俱爲所[illegible]線索已提之徐福手中矣夫用始皇者即是始皇以上人而可曰非秦時一男子乎始皇極聰明人加之氣魄大膽力堅故於從前不經見之事盡做得徹獨遊仙一事做不徹非不能徹也本無是事也試問神仙清虛府安所用振男女三千及百工貨物爲也是徐福明以海外爲桃源且令秦虛耗海內以供之爲剪桐之國用耳以此論之原非徐福之黠總是始皇之愚可以足秦評未備

○陳涉 案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又 史懷一則

全盛時草澤中有此一種悵恨之人爲憂不細魏武帝詩曰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怨歎戚戚多悲正指此一流人人之愛死生於身家一念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人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耳

○又 論纂一則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與王之榮說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吁亦悲矣天下若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憑之戍卒猶能爲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又 史疑一則

自盤古至秦從未有匹夫爲帝者陳涉發大難

之端墮上悲歌即欲以大名自居置書魚腹篝火鳴狐作事俱倉卒無師而一種癡懷莽氣亦能號召豪傑事雖不成君子壯其志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孫涉首事也豈非漢高之先驅乎爲置守冢三十家謚曰隱王首事之報亦何負于陳涉也哉

天下惟碌碌庸流未免顧影徘徊循途躑躅至成大事者固當從一段癡懷莽氣中憑空

出之耳

○○厮養卒 案

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可惜此養卒不載姓名卓吾子曰厮即姓養卒即名其姓名即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實與草木同腐者乎

大抵下說詞而能令睡漢點頭則萬舉萬中矣不謂厮養卒中有此妙才是信陵之客賣漿博徒一流人而與魯連子同是隱麟藏龍以輕世肆志爲高者也若而人者能富貴而又能不富貴視之口舌得官者踰數等矣

夫張耳陳餘世所謂奇矯莫測者而一腔心事至從厮養卒口中歷歷道破故有厮養而常山王成安君又幾拜下風矣大奇

〇〇項王 案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

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鍾子曰信陵竊符救趙破秦既已竊符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項羽殺宋義救趙破秦既殺宋義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何也無退步也害爲必勝若不留退步

〇又案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謂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鍾子曰可奈何奈若何眞深情眞不負心人妾與馬俱舍不得便是鴻門不能殺漢王之根

前案爲項王極得意處然震矜太過殊無左秉白旄右麾黃鉞雍容誓師之槩後案爲項王極不得意處然橫氣猶存尚能潰圍斬將令二十八騎皆殊死戰不作前途倒戈光景

此所謂成不爲王敗亦非虜真霸者局面耳
獨謂以拔山蓋世之雄宜矢志卷有天下而
龍戰方酣遂以衣繡蒲願則不待陷大澤時
而白帝子游魂已爲江東父老帳下美人攜
入矣老泉以爲慮之不長量之不大而怪其
死于垓下之晩豈不然哉

○又 史商一則

余讀史至鉅鹿之戰未嘗不抖擻欲奮急欲浮

大白不止也秦兵之雄於山東久矣開關一出
如山壓卵數十年來未有能與之抗者諸侯軍
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當時情狀可見矣非
喑嗚叱咤之項王其孰與挫此勁敵者乎自此
一戰而諸侯爵積惟怯之氣頓然一洗此亡秦
之大關鍵也蘇明允欲羽無救趙而直入關不
知章邯之兵氣未挫關中豈易入哉

項王千載稱雄止爲鉅鹿一戰不然而垓下
天亡一語幾爲咲柄

○○又 升菴一則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
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於孫吳司馬法哉吳
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
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
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
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

帝項羽數勝于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何等兵
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

○○又 眉公一則

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
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
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在天下不
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

○又 史疑一則

惟項羽我不知其所變化矣少而學書以爲書生也學劍以爲劍客也學萬人敵教籍兵法以爲大將材也部勒賓客觀秦皇以爲游俠也沉船破釜諸將皆從壁上觀呼聲震天莫敢仰視以爲天神武也迫於敗北天亡左虞姬右騅馬悲歌慷慨泣數行悲數闋以爲詩人也有情癡也舜目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我不知其所變化矣

○又　弇州二則

吾少時閱書至夜分而困欲寐輒取項羽傳誦之即灑然醒以爲非羽不能發太史公筆非太史公無以寫羽生氣羽之罪其大者在弒義帝坑秦卒二十萬人僇降王子嬰耳其惡不待言然彼皆有以致之義帝亦了了者第不免儒而腐擁空名于上欲以承平之君臣而御怏怏之悍霸倒授太阿之柄而觸其鋒能不立碎也

至楚漢之爲訟則羽之負漢者一而漢之負楚者三羽之負漢不王關中而王巴蜀而已當羽入關與沛公兄弟也又皆楚臣何必距而不納其負一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之巴蜀甫就國而兵東嚮其負二也然猶有可言者至太公甫就烹俎盟血未乾而反戈尾其後其負三也羽自得罪義帝耳不得罪高祖高祖死何以見羽地下哉余故友宗臣每酒間大呼吾寧不成而

爲羽不能成而爲高祖

○虞美人戚夫人論　纂一則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

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況其下者乎

○又 眉公一則

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爲眨乃心銷神枯終不忍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稍足破傴不然項乃倔強牛華龍準公一村亭長故態耳

○又 長卿一則

項籍喑啞叱咤排宕千古敗之日不釋一婦人曹孟德陰陽鬼蜮牢絡千古死之日亦不釋一婦人雖然千古而下謂虞美人者於銅雀臺上伎何如哉

虞姬戚夫人真可以爲薄命矣負傾國之姿當龍戰之會而又委身于葢世之英雄開基之毅王意必雲翔霧變宜何如以暢遂其志願乃爲笑爲啼直在目睫繁華夢抑何短也

噫觀于虞戚而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庸知非福乎

○項伯 補評

鴻門一會正楚漢成敗吃緊關頭試問當時誰爲漢漏言輸情誰爲漢當進解厄則皆肺腑貴戚一項伯耳如項伯者罪浮丁公眞可斬已獨惟亞父叅謀帷幄日夜仰視天而俯畫地尚使君側有二心之臣預聞秘計何以爲亞父哉雖

然王者不死是有數焉荊卿匕首不靈而靈于秦皇所負盧龍之劍項莊起舞不靈而靈于以身翼蔽之項伯則信乎劍術之難講也

○范增 白蘇一則

子瞻范增論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又謂其去當于羽殺宋義時余竊謂不然宋義承敝之策甚疎且很愎自用聽其所爲必至敗事項羽殺之未爲過也增曷以此去哉兩虎不俱

當義羽相待之時稍不殺義義必殺羽事在呼吸不容遲疑乃于立談之頃立斬上將如晴空轟雷掩耳不及諸將股悚毛豎不敢支吾當是時兵未至鉅鹿足未履秦關而已氣蓋天下矣增功名士遇此英傑得其主矣奈何言去救趙之役增爲末將安然殺義之謀非增教之耶觀鴻門示玦至于再三其決于殺沛公也固知其決于殺義也至于發疽以死則增實自取之非

羽之罪也安有爲人臣當主前拔劍撞斗大罵豎子而其主不艴然大怒者然羽竟不怒待之如初其知增信增何如在後之疑增則迫于平之奇謀詭策非羽本心也乃不勝匹夫之忿發疽以死何爲者哉況羽倚增爲謀主雖策不盡用不可謂非知己士爲知己者死即羽事不成何忍掉臂棄之乎瞻不惟取其去而又惜其去之不早何說乎大抵增一褊急之夫終非王佐之才不張良以黃石之柔道佐高帝之忍恥固能就帝業以增之好剛使氣佐羽之喑啞叱咤未有能濟者也而蘇子謂增不去項羽不亡亦過矣

○○又 弇州一則

夫卿子冠軍何人也以一言之偶中而懷王拜之爲上將軍其智勇未聞也夫鄴既破項梁而殺之楚人之膽奪矣移兵而渡河以大破趙人

趙人之膽奪矣趙舉而秦殭夫以已破之楚膽而當方張之秦勢且皆半菽之饑腹而氷霜不完之指唯有解甲而逆潰耳義遂子相齊蓋欲以爲遁穴而侁倖于目前之未戰乃佯爲大言以壓項籍籍不殺宋義趙必下楚必潰楚之潰在呼吸之間而無他術可以解爲籍計者何以不殺義也增于此時去籍則秦追僇于楚之末將而族之必也籍勝則恨增以爲宋義之黨而

羽去以爲三軍之望族之亦必也即兩俱免族
而當叛臣僨將之名爲增計者何以去也夫增
奇策士也豈惟不去而已當與籍謀而殺義不
然何殺義之後事事日取增計而尊之爲亞父
也

○又 史餘一則

史稱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大都挾權用數耳淮
陰仕楚時增已爲謀主視其去不以一言薦於

羽增識何如蕭何也項王入關坑秦卒二十萬
燒秦宮火三月不滅而增皆不諫高帝欲居秦
宮室欲都洛陽皆賴子房諫而止增何如子房
也增非有深識遠略猶然負氣之人耳縱令增
不去羽亦無成　卽以出處論昔方望爲隗囂
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曰范蠡收責勾
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
上望將從龍池之山廣求奇人願將軍勉之望

見機亂邦托迹方外范增視此更何如孰謂
增爲人傑也

○○又 史旋一則

總之沛公是無情木偶線索聽人操縱項王是
慈悲英雄生殺任人倒置張子房是識時務俊
傑眉亦能語肉亦能飛亞父是極無用腐儒有
氣無志有口無舌抚劍撞斗分明是童穉所爲
非眞有折衝之奇也或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

增誠有見于增之無奇耳

世界本寬惟爭先處強一途地步甚窄往往
有覆車僨轅之禍劉項分關政在忍辱不忍
辱間耳若必以子房爲識時俊傑亞父作無
用腐儒未免落觀場話本

○田橫 彥冲一則

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
祖驚以橫客皆賢也盡召之其徒五百人聞橫

人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史濫矣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聞橫死懼而逃散耳或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遂傳以爲皆死未可知也橫竄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能皆爲橫死則方其盛時擾三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能當之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兵戰矣未嘗一勝則獨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

士爲知己者死田橫從死之客是也彥冲臆斷爲惧而逃散幾枉却二子一死又枉却五百人一死至坡公而與三良殉穆公同看具隻眼矣弟惟田橫與漢非有君臣之素即矯詔不往非爲銜命漢亦未必能以強弩餘威及于海上縱進不能爲尉佗退不失作扶餘王何一召而遂踵接以死死覺無謂億死非一奇男子所難也橫謂反不成而寧死何如挾同心五百人刎頸見志以死此即向者田先生佚生之死死有餘烈者也倘殁而無稱則又何以死哉

史評小品卷之七終

史評小品卷之八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西漢

湯武征誅猶有慙德獨漢奪天下於祖龍之手於名爲順于統爲正以是烈風偃草磊砢英多一時侯王將相崛起沛澤中無不爲興朝之佐王明爺受其福非漢高孰當此受命

而王者乎傳至累朝代多人物有文章有節義又有事功學問衆夫史遷名山大業洗發不盡者竒事竒言往往逗靈光而透出亦圖書彝燒後不意見之竒特也即鉛槧次之于篇亦可

○○漢高帝　弁卷一則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群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是也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竒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

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又　日纂一則　內附唐太宗

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

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靜之謀似矣與其交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姦也　彼其崛起之初渺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靜之所能發哉

○又　婁亭一則

漢高之猛厲也以三章致王孔明之醇深也以申韓諭王寬如劉璋疑亦漢高遺意也而卒以

下何也漢高以濟秦孔明以濟蜀濟蜀者猶秦亡可踵璋而須也故不宜用而用雖寬策嚮無救于亡宜用而用雖威克無損于王爲漢高孔明則俱與爲始皇劉璋則俱亡識時與不識時之故而所存異也

○又　婁亭一則

以漢高之英雄肯棄百戰之天下於三歲小兒乎以子房之調護太子豈別無方畧而必假深山四老乎高帝知呂后鷙悍孝惠慈軟勢必及于亂矰繳安施之語逆折其萌耳子房見征黥布時帝已病甚請太子爲將監關中兵君根本重地或亦可以備倉卒不至如沙丘已事子房之羽翼或在此矣漢高疑於神者也子房善因機者也

○○又　戈說一則

子房有儒者氣象帝遜謝以爲不如叔孫通陸

賈大儒未嘗不甄收也帝所罵且溺者可以罵可以溺之儒也不然留侯四皓之策胡以若射覆然帝語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若主矣此寬慰兒女子之言非眞也夫帝何事不假丁公可斬雍齒可封太公將鬻烹泣變爲笑淮陰欲王齊頃變爲喜而傾執迷惑戀于戚夫人乎

紂醢伯邑考送羹於文王文王食之嚮一羽烹太公送羹於沛公沛公將何處此處示以實實示以虛此行兵之法畢竟不可行於父子間

○又 史疑一則

使劉季不遇項羽其剏歷艱難未必若是之險百敗而一勝垓下之戰固沛公之孤注也使劉季不遇呂雉其屠戮功臣未必若是之毒外徙

而內柔北軍之鬬固沛公之家索也總之沛公一生因人成事徼天爲功英雄之畧不足風流之度有餘

一亭長能虎鬬龍爭圖帝而帝此是何等雄畧尚有落魔女手中至絆内柔家索乎

○又 史懷一則

人主不與臣下爭智力而氣局自勝之良謂沛公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此倉皇中倔強也樊噲排眉入坐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及噲折項王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此驚怖中安詳也地步體面毫不自失一時應機鎭物發付之妙更不能剏季一語替之二王如此在楚欲勿爲項王在漢欲勿爲高祖其可得乎

○○又 史疑一則

高祖不獨負項王奉玉卮而權筭則負父記小

忿而頡羹則負兄羽翼成而人彘之禍始則負妻儲嗣搖而鬚眉之叟來則負子沛宮游子置酒復沛不復豐則負故鄉誅淮陰醢彭越長樂鐘鳴則負將請苑而下廷尉械繫數日徒跣以謝則負相斬丁公封雍齒恩怨倒置則負天下英雄總之高祖一生負心不獨負項王其不敢負者惟留侯留侯用帝者也其不欲負者惟呂后呂后負帝者也走狗烹而空思壯士牝雞索

而爲意安劉嗚呼沛公死何以見羽地下哉

宗方成曰吾寧不成爲項籍決不可成而爲高祖介州首肯其言此皆不隨人觀場於成敗與亡外別具隻眼者名人翻案往往如是

○呂后 史懷一則

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

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

○又 史商一則

呂太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是令帝妻其甥也霍光納其少女於宣帝爲后是令上官太后婦其姨也勢之所在不顧倫理雖謂之夷虜可也

○又 杜牧一則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法相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爲后凡二十餘年閒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閒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祖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閒壯老嬰兒

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人亦欲及其身貴耳亦欲當吾世見子女崢嶸耳彼所爲乞靈於地譚星相者安得合其

在之侯王將相而問滄桑不可知之氏族耶

○呂嬃 史懐一則

呂后病甚部署後事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仍誡曰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葬毋為人所制王意如此雖酈寄何為哉及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呂嬃聞之大怒曰若為將而弃軍呂氏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

毋為他人守也以此觀之呂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呂雉死後諸呂中有一人如嬃者漢危矣哉

○又 史餘一則　附敞夫人

當平勃之欲制諸呂也酈寄紿呂祿以兵屬太尉呂須怒祿等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悉出珠寶散之曰毋為他人守也當霍光之廢立也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敞驚懼不知所出敞夫人曰國之大事已議定而報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敞乃曰請奉大將軍教令當時使祿產有呂須才劉氏危矣使敞稍猶豫不決則丞相危矣呂須才敞夫人識者婦人之不數見者也

○薄姬 史懐一則

始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

河南成皐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而幸之兩美人妙於薦薄姬全在一笑之中可謂不負約矣古今丈夫處友者其於得失先後之際若此者幾人況入宮相妬之女子乎

○蕭酇侯 史兼一則

何為刀筆吏沛公亦以亭長起家偶爾萍逢契合非真識天子於塵埃中也幸而事成遂為開

國功臣蓋何之用人自用始終操一訟師之術
而以文無害全身者也

○又 非卷一則

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
生爭烈矣愼按贊體慨然末比閎夭散宜生或
譏其無謂不知太史斬蕭何正在此語不然何
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又 學言一則

鄧侯識漢高可帝識淮陰可將識曹參可相斷
斷無技知人其技與所知不多君相將三者而
已矣裴晉公似之知憲宗可與有爲相薦李德
裕將薦李光顏愬

○ 曹平陽案

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
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
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

之

○二程一則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留意於獄者
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不欲人爭利於市
自不欲人爭名於朝治齊以此稱賢亦以此

○ 又案

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
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
丞相史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
言參輒飲以醇酒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
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
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
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

○○伯敬一則

似頑鈍復似滑稽一段深心妙用古今善用黄

老之術無如曹參自留侯而外善於藏身者惟
參一人然使功臣至此亦苦矣
○又 陳傳良一則
天下不可以無忠厚之論天下而無忠厚之論
則曹平陽日飲醇酒一遵高帝之約束亦不免
於羲和之誅而布衣脫粟開閣延賢以侈武帝
之欲而釣名者其負漢賢相也哉
○○補評一則

管鮑稱相知應薦而不薦蕭曹稱不相能不應
薦而薦此正深心妙用處蓋事明察之主轉喉
觸諱膺得率其本懷引嫌而為後日地彼此各
有成約矣不然鮑子膺無後言而參何以趣治
裝也雖然參于此猶覺少鎮定聞何死而趣裝
全是折服膺意黃老清淨如是乎
○ 韓淮陰 卓吾一則
李生曰蒯通為信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信之
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信固無負於漢王
也方其設壇拜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恥雪
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囊沙垓
下推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武涉
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謗曰畏首
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
首以就功名况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
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為也嗚呼天地如

存三傑長在酇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
區區者猶抱冤痛於侯其餘幾之人哉
英雄萬古香還厲不聽蒯通作反人生忠義
蓋可忽乎哉
○又 弋說一則
昔人有言士為知己者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
己則未也然則感恩與知己固大不侔矣淮陰
侯聲信不聽蒯通言不過感高帝解推之恩不

恐背負其實高帝非信知巳也

○又 子由一則

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士誠此二計者淮陰鮮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若耶其必有以待之

○又 東坡一則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條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污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餽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袴下泊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巳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漢席卷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強楚滅并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以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湮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

讀子瞻敘列淮陰直令淮陰凜凜有生氣

○○又 青螺一則

韓淮陰信家貧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王益州濬少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男兒貧賤故當如是晏平仲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冦平仲有官居閒僻無地起樓臺一青帷二十年男兒富貴又當如是

古聖賢帝王不治生者惟孔孟與漢高帝耳
人傑而不治生則蘇秦韓信是也然秦與信微
時所遣每每動千古扼腕

○○又 明瑞一則

夫奪信齊而徙之雲夢猶置蛟龍於大澤而日
虞其騰也奪信楚而君之咸陽猶柙虎兕於高
堂而日虞其攫也蓋漢之縛信不待陳兵之覺
信被縛而陳平之謀已策矣

○○又 史餘一則

淮陰之神於兵也出孫吳上赤族於歷下真王
不在長樂飛語博陸之托孤也出乎勃上斬宗
於在背芒刺不在中宮毒鴆老子曰是謂盜誇
非道哉言以物誇炫於盜賊之耳目而不害藏
也兩公之謂也

○又 序錄一則

漢高欲殺雍齒以子房一言而遽侯之季布鍾
[illegible]若項氏亡將漢怨眛不如怨布之深也布
髡轉至魯朱家朱家能因滕公以言上而赦布
眛挾韓信眛素與信善者乃捕眛以自媚漢何
哉朱家之言豈信之智所不及信之力顧不勝
公輩若耶高帝能慨然許齒與布而信不能生
活眛於高帝耶眛罵信非長者且曰吾今死公
亦隨手亡矣信卒為蕭相國所給而死於女子
之手是固有天道哉

淮陰侯反亦死不反亦死鳥盡弓藏兔死狗
烹勢固使然毋足怪者不然大夫種未嘗反
何以亦死于長頸鳥喙也

○漂母 論纂一則

漂母異人也其謂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
報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才足以立功又
逆料其不能居功風旨大略與圯上老人同特
後世無有窺見其妙者

○○又 長卿一則

余過淮陰拜漂母祠題壁上云數椽依飛烏一甌豢毒龍或問若奈何以毒龍擬淮陰侯余曰毒龍亦龍也羣龍無首神龍見首不見尾毒龍則首尾俱見淮陰聲色氣焰摩頓千古英雄無用冷落水次必有一種徘徊倜倘之致見于眉目淮陰不習漂母漂母故習淮陰久矣一旦得志溢不自禁報一飯以千金易三齊以七尺吞

吐睛雨翻覆寘清觸者碎犯者焦俄而藏人俄而自藏侯真毒龍也哉故少年侮龍之失水也相國拾龍之鱗爪也齊魏趙楚攫龍之逆鱗也帝入壁而奪其軍探龍之睡也奪其齊且奪其身困龍之魚服也故曰淮陰龍也帝屠龍者也夫帝能殺之而不能馴也若毋則可謂豢龍者矣

○○補評一則

侯之識淮陰猶在都尉治粟後想才能見一斑矣至漂母哀王孫而進食則正其蟄綸蹣跚時也塵埃中物色英雄可爲奇絶然漂母非哀一饑王孫已也要使人知士方未遇時其落魄如王孫者政自不少則一壺飱而得士固當於騶卒澤畔間求之不應蘄厲鷙餘食也伯敬有云爲語飯多者貧士少飱之可謂得漂母微意漂母尚哀王孫而高后殺淮陰手辣且快何

也漂母憐信而高后忌信也

○陳豨 序鈦一則

陳豨爲鉅鹿守過辭韓信信辟左右與步於庭之所言者舍人弟上變之言也豨相代監邊擅兵數歲高帝用周昌言案豨客不法事豨恐始反前此信所與謀誰當聽聞其間乃爾甚悉又何以能久不泄如此信知豨乃帝信幸臣也而敢以逆謀言豨安能保豨及諸耳目之不然哉

以爲利司馬通鑑直録爲舍人弟上變之言謂其間不足信也信嘗羞絳灌等列眼中寧復有豨而謂信爲豨從中起信乃肯臣事豨以圖不可成之大事耶又謂信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詐赦發兵部署已定待豨報信之才乃當受人指揮者耶信誠有逆謀决不使人之豨所决不待豨報以取敗謂信待豨報未發而敗者兒婦口見誣事也雖陳豨事亦可結淮陰定案

○○張留侯 史懷三則

子房是何等英雄一圯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墮其履圯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着驚人子房已心折矣點化機鋒全在於此禪家所謂棒喝也豈待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光景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告外授受莫逆於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大驚乃云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如此子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

并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

前有黄石後有四皓皆天生此輩奇人爲子房用觀其血脉線索自是一路人使子房不出爲

韓報仇世亦安知有黄石有四皓且弁子房而爲黄石四皓矣子房出而後此輩助之黄石助子房報韓佐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黄石不約而來四皓呼之卽至如此行踪不謂之一路人可乎

○○又 史疑一則

凡有忠孝至性英雄其根蔕往往與神仙相近留侯始終報韓得滄海君一椎驚却秦王十日

黃石始來圯上納履正欲其脫屣侯王侯伯
無意人間矣特以韓侯一殺不得不請籍蕭
著腥楚猴几上之肉迨封留而時去時來此身
已縹緲在白雲鄉宜其辟穀道引棄人間事也
斯時赤松子已挾風雲燒崑崙火挈東海力士
笑秦鹿楚猴北邙山下尚無濟北穀城一片石
耳今而後桃源之渡可壓絳仙之杯可航天下
無不盡之英雄而有不死之神仙刀筆吏屠狗

兒安知我即在穀函隴蜀間乎

○○又　眉公一則

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
局者益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
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
效忠其君未有不貌恐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
抑且懼之矣宮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
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返國子
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
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
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於一
去者非獨爲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
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劉侯處肅代每事正而
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筭到
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
譎見猜

○又　卓吾一則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
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
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根已銷可以辟穀謝
世矣何用之藏與范蠡惟不勝好智之私故雖
以滅吳霸越成萬世之名而勾踐之疑從茲甚
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
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

[illegible]乃又去齊遷陶後後焉名利之場老死而
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
也
留侯人龍也固已矯矯天際陶朱公亦終無
元龍之悔豈屬泥蟠者乎

○又 學言一則

老父予書太史公猶信之非惟太史公也高帝先信之矣初子房一籌未展名聞未著倡爲黃石之說成功辟穀事胎於此矣其高舉之志久傳於人耳信於人心受小封從喬松適所素懷又何疑焉子房初遇沛公也知其可與成業難與全交使功遂而遠高舉縱封加誅之言其後於勾踐乎故特蚤伏其兆斯子房之藏也智亦於藏雖失其本而得其機

○又 月纂一則

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知

身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鬻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已來智而不賊身名俱全者惟張子房他皆不逮矣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少之

○○又 李重一則

道無所不有也天下之大敢者必起於大不敢子房之事不成於滄海之沙中而成於黃石之圯下也試徘徊四顧桓山之愚也泗水之誕也戲馬臺之縱也亞夫之癡也皆不善於敢者也雍門之彈也陵母之到也迷劉村之走也舞陽之排闥而九里之歌也皆善於不敢者也

神龍見首而不見尾子房之從赤松絕高正所謂我用我法者

○四皓 伯敬一則

四皓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忘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事孰有大於定太子者乎此四

商山之時也然使非子房招之必不肯出其
出爲子房非爲漢也說者云四皓本不可致盖
子房飾之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
可以傀儡人芙之乎非惟不知四皓併不知高
帝矣
留侯招四皓世疑飾爲四老人以動帝非真
秦時園綺也或曰民間碌碌龎眉之叟何敢
抵掌至尊之前是果帝之不得致而戚夫人

之奪氣於羽翼者也真秦時園綺也其說自
可兩存無害獨是毋愛者子抱從來易豎子
者多矣而定策之功卒未聞收之隱淪一輩
獨四老人鴻冥利見而翼戴青宮遂爲叔孫
通等口舌之上竒矣哉夫四皓之安劉也五
龍之夾日也皆史册之不經見者存之可耳
○又 龍川一則
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黄憲徐穉之流皆其

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
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
大汲汲然顛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
風俗豈不猶反手哉
○○隳曲逆 明瑞二則
曲逆侯出竒計者六而天下莫不多其智也寓
庸子曰此智盜也能陰而不陽竊人之有以爲
己有也何以明之彼棄魏而楚而漢以護軍爲

市而竊其金也滎陽之危以反間得脫然而黄
金四萬斤漢王與之而不問出入也則又以滎
陽爲市也漢王怒淮陰侯之請王也躡漢王而
卒許之又竊於是以爲功者也淮陰侯無反而
不足煩雲夢也誠反而以兵襲雲夢即召之不
來召之來無反明矣而因禽之則又竊淮陰侯
以爲功者也
蓋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平亦自擬

其智也大竊物者夜行而晝伏欺人所不見而負之以走乎之智類是乎然能愚天下之人竒其計與予夯爺稱而竊智名也故曰智盜也

○○又 史懐二則

對雄王其氣貴彊而情貴奥乎初見漢王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彊之極也諸將譁平受金平辭去曰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奥之極也氣不彊則以

爲庸人而自取其輕情不奥則以爲僞人而自取其疑彼雄王者何藉庸人僞人而留之哉

開國佐命明於取天下者常多而長於治天下者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覺有餘而事守成之君反若不足陳平不對決獄錢穀非無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辦耳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問得精明逼人縱平一段議論是以飾之而英主彊察不被臣下瞞過以守

之君駁開國之臣拳情觀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

○黥布 傅艮一則

世多言韓信黥布同功一體予觀布之歸漢一不如意則大恨一溢所望則大喜而信以寄食之貧袴下之辱連敖治粟之不過一擢而拜之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覗雍容暇豫决定漢之雌雄於談笑之間嗚呼布之所以止

於布而信之得與三傑之列者此也布豈信之匹彙儔伍耶

○魏豹彭越 升菴一則

魏豹彭越雖故賊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懐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因身被刑僇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知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因而不辭云愼按此贊曲

新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於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偹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樊舞陽 補評一則

鴻門一會人視沛公真机上肉耳其所以得還軍灞上則皆駿乘樊舞陽力也論者乃以爲項王自不欲殺沛公耳雖百樊噲其若之何則殆視舞陽爲怒螗當車之勇而還軍同尫汪之倖與非然也夫舞陽一往銳氣側盾裂眥真有濺血五步意已足懾木猴之氣而誚讓忼慨義正詞嚴絕不類戰士口吻即亞父在坐膠口不知置對而項羽能無心折哉則鴻門之舞陽侯即澠池之藺相如俱握敵國於掌中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人猶以摧鋒戰將視之而淮陰至羞與噲等伍是舞陽一寃也人且以椒房戚屬視

之呂戚之嫌高帝欲即軍中斬噲又舞陽一寃也夫舞陽爭若嬌虎臣即謂社稷臣可也倘以其十萬衆橫行匈奴其奇績必有可觀於以刷白登之恥吐椒房之氣不可知而惜乎齎志以殁也淮陰乃羞噲等伍失人哉失言哉

○周絳侯 補評一則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灞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此段貶駁太過夫高帝彌留之際不嘗屬意勃爲安劉人物耶勃又不嘗綰皇帝璽治北軍耶如此緩急有用人其爲血性男子無疑

豈其與波上下勝齒若是彼或者因從廷尉
望中與曾偏於獄吏之貴而今倦飛祈還騎
高方下用聊之道宜然爾僉謂最無能絳侯
未必心肯

○○隋陸絳灌 補評一則

夫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遂為千秋話本則隋陸
將為魯諸生者流而絳灌猶沿敗繒餘習耶非
然也隋何說九江王布布降陸賈說南越王佗

佗下三寸舌賢于十萬師豈與夫毛錐無用等至
絳灌而斷之安劉須命中非但一劍之任矣故
夫處則留滋在幄出則觸白在壇激昂雲臺之
上跌宕羽書之間可作綸扇爺帝觀亦可作飛
纓躍馬用者隋陸之家風也長劍倚天一絲繫
拼提戈殺敵實在人先正色立朝不在人後謖
謖有殿上風閃閃無蔑下氣者絳灌之家風也
謂之文武材可也

○○張耳陳餘 史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
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
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史公曰豈非以利哉趙厮養曰此各欲南

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正兩相呼應勘
透二人心事夫為卿為相尚可同朝比肩至
欲南面而王而一棲兩雄勢所必軋固不待張
黶陳澤之事早已料其參商矣史遷不以漢
廷諸臣比況而獨曰與延陵季子遠矣以見
人受富貴牢籠則雖名聲日高賓客日盛亦
危若耳故特借延陵季子為之爾庶可當藥
石云

○酈食其　案　伯敬一則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

長揖妙甚嫚罵之主正耐得此等人所以輟洗迎坐也沛公何嘗厭儒者解冠溲溺別是一種俗儒

○又　班固贊

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搢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旣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又　同前一則

酈生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勢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爲家以四海爲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

○王陵　案　同甫一則

王陵譏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

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

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爲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立心必欲劉氏之

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爲後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

○○紀信 弋說一則

微紀信誑楚焚身孤城之下漢王幾不得脫當時謀臣武甬之雄如良平信布等皆安在耶論功而旌死事之臣則信於漢家勳無兩矣竟置不錄說者以帝方混一區宇號令諸雄王醜其

事而掩之與斬丁公之意同予曰夫豈獨帝醜之良平亦醜之矣鴻門之燕良用柔而獲免白登之圍平奇計且六出至滎陽無一焉則夫丁公者帝醜所獨而紀信者帝與良平諸將相共以爲醜者也

○婁敬 棻

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

鍾伯敬曰非惟自處甚高對慢易大度之主正宜如此直率

○○又 眉公一則

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卽使與之並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

冷眼覷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卽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於干戈擾壤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於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

〇〇陸賈 史懷二則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艮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

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

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賈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衆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胷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籍不出杯杓筐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

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託其身者也

〇又 思白一則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

○○尉佗 補評

蠻荒不列禹貢三代所未隷也尉佗一旦走越於蠻烟瘴雨中闢成國土依然有臣妾有輿馬且有黃屋左纛所謂無佛處稱尊固一粤中天子矣無怪其震而矜之曰漢孰與我大也人乃以夜郎王笑之夫巳夜郎而王矣尚可笑乎沛公起自豐沛迄於攺玉猶然亭父面目至假叔孫通野外綿蕞僅成皇帝之貴漢亦不見其大

彼尉佗草昧開疆未至因人碌碌而嶺如礪海如帶刱非割職方之輿地以為附庸粤政不見其小可相唉乎雖然佗亦非草莽英雄比也其機警之靈撥之即轉未見賈大夫時崛強自負是一格既見賈大夫後聞所未聞華心斂向又是一格如尉佗者還是豸越以上人

南越王尉佗乘黃屋左纛咆哮於叢林箐箐偪強於瘴雨蠻烟一見文帝璽書便弭耳帖伏去帝制頓長為藩臣奉貢夫一佗耳漢稍不戢其桀驁則闌越西甌皆佗也皆佗則皆與漢爭帝者也文帝先以高皇帝側室一詔柔其心而平其猛悍之氣徐以歲時奉祀厚賜從昆弟尊官慰其夙昔屬望之懷佗至此果曰老夫故越吏漢皇帝賢天子而後佗死心蹋地稽顙闕下噫史稱帝仁厚中有神武信哉昔沛父老欲立沛公公曰吾非敢自愛

恐能薄不能完此大事更相推擇可者諸父老卒立沛公故文帝之服尉佗即是高帝之服沛父老也父子一轍創守並隆四百之祀有由來矣

○○叔孫通 弋說一則

漢高帝非惡儒也過魯而太牢祀孔子豈惡儒者惡夫迂而無用之豎儒耳即秦皇帝所坑者亦不過儒其服之儒而非真儒大儒也真儒大

值當天下無道之日隱矣二世去始皇不遠迺灕於所坑之外而還能博士於二世之廷棄秦歸楚棄楚歸漢泛乎若不繫之舟而竟以儀法自顯遍豈易及哉

○○又 伯敬一則

高祖胸中先有皇帝二字被叔孫窺破此漢儀之所以就也文帝不聽賈生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綿蕞之儀塞之

○魯朱家 案

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

鍾伯敬曰朱家心知是季布滕公心知朱家大俠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關處

自魯朱家之名顯而人爭以負氣輕生為節俠若謂頭顱一擲無難事不知士為知己死要自有謂若無謂而瀝血於不知何人者之前吾頭顱如此多乎身家性命如此輕乎所朱家心知是季布則布非相知明矣何苦而扞英主追亡之令幾幸於劘虎牙之萬一也亦覺無謂此終似以名俠者若義俠則不然楊德祖之事獨有魯國一男子忿然爭之明目伉慨肝膽照人此則何者魯朱家所不若也雖然緩急人所時有也士窮窘而得委命如名俠者豈可少哉

○又 序錄一則

班孟堅作史敘魯朱家者流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輸財助邊田畜為事當時聲名曾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迺歡入列傳焉豈非朱家者流止能擅義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嗟夫世之人賈處商行賤儲而貴市[illegible]儈其間錙銖之際羽毛之輕有郄容焉錐刀之

秦有倍筭焉龍斷而私秦人相視如是者可以
爲朱家者流也乎可以爲式也乎

○又 眉公一則

自世之有僞俠也小則鬬鷄走狗呼盧擊鞠詾
囂叫嘯爲市井白徒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塚焚
海鑄錢結游徼爲聲援倚巨室爲庇蔭亡命山
海流言犇轂刺姦司㐌莫可誰何而甚有士大
夫非狷非狂不夷不惠外若披胆内實負心以

此命俠乃郭解符朱家鬼所唾也

○漢文帝 史懷一則

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晁賈哉賈大夫
不難繫單于頭而抱火積薪之慮惟諸侯王爲
諄諄又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
安宗廟而尊天子令削六國無足事者帝心奇
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所能
者損萬乘之重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與將

乍者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脛大如腰指大
如股者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便者禁方
也而僚佚則醫也二子者試方者也試方者人
費試策者國費得國醫事幾矣藉令動六國之
兵而應以棘門霸上之將安在禍小乎故曰安
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明而孰於計
也

○又 序錄二則

賈誼上疏漢文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語竊意帝恭儉之主守常有遊樂事誼特假是
以發警耳及觀賈山所上至言云今方正之士
皆在朝廷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
毆射獵一日再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
於事也又云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
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
竊悼之然則文帝與後有是事矣而帝不失

漢守成之令主者帝能納二臣之言也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不相況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來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爰之功且不與況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罹跋扈將軍之禍

○宋昌 同甫一則

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條代來功宋昌旣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平時自結于君以覬非望者乎昔者王代而令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illegible]亦天下以狹邪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

○周條侯 史懷一則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熱腸蓋世亂收一士且不必計其爲吾用而先不以之資敵不爲我患卽爲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慮也

其父絳侯無此特達之識

○周亞夫 史餘二則

亞夫之下獄也說者謂始于不救梁是或然矣顧景之寃臣不止亞夫也大夫錯臨江王榮皆帝之股肱骨肉也而何其毫無顧惜且錯之死猶曰不死于[illegible]諸侯死于不同堂而語耳堅恐孰如亞夫[illegible]疏或曰踈豈其然乎抑以

亞夫遇文而顯遇景而敗君德使然乎不然細柳之勞他人將無坐折詔大不敬耶獨惜漢臣如亞夫者以將則持重決勝以相則侃侃識大體似猶在申屠嘉上猶在其父絳侯上而不得文而終事之悲哉

丞相條侯知趙禹文深不可居大府丞相公孫弘言甯成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可謂有相識矣人皆知之獨丞相石慶之醇謹也人謂居

卿善俗則可宰相殊非其據不知趙禹張湯迭進紛更鎮之以醋謹亦御躁之道深得相體者也特其剛直不屈遜申屠嘉多矣

○酈孟　卓吾一則

方亞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酈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酈孟吾知其無能爲矣一箇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眞將軍得之如得數十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酈孟而吳楚失之其亍侯可計日是謂眞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爲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即東嚮坐西嚮待師事之以此見眞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爲眞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眞知此輩之爲天下寶又眞知此輩之爲天下無價寶也

高陽酒徒鄺食其自道也卓吾生扭做博徒

一慶將酈孟來幾一段議論又以左車事點入亦見串揷不羈之妙

○賈誼　文忠一則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

泣至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

○又 弇州一則

帝非果于棄誼也諸王太傅在王相下與郡守等自大中大夫而出不爲左特以長沙卑濕且一異姓貧弱之王其跡似棄耳亡何而召見宣室自以爲弗如而徙傅梁梁大國也梁王愛子

也誼不死即入而九卿矣故曰帝非果于棄誼也誼亦非悲鬱侘傺而至死者弔屈之辭雖若以自擬而實譏其不能自引而高逝賦鵩之辭雖若以自弔而實歸之知命而不憂其所上治安策有可爲痛哭長太息者蓋在召對宣室與傳梁之後也所謂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者豈實錄哉

○又 君公一則

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鼎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

○又 明瑞一則

賈生非不抱長材習知古今治亂稱開美士弟才識英朗罷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躓步

○又 史商一則

賈誼上書有云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又云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又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按文帝崩時年四十六而去誼言尚十餘年人臣事明主言事不諱可耳至盛年天子而屢言其當早死此何說也長沙之謫由來漸矣

○又序錄二則

或問文帝好文之主誼不大用將非運也絳灌東陽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誼事邪史固云文帝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少實取之今觀其建白間所謂非愚則誣所謂猶爲國有人乎亡具甚矣大臣恬而不知怪俗吏不知大體盡斥在廷之臣旣以爲進言之不臧又以爲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毋恐得乎陳平見遇高祖時絳侯灌嬰等咸說乎今於誼奚郵而信其長者無毀誼事邪假令誼不死仕孝景世處鼂錯之間忌與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爲庸臣所害如史氏言誠未爲不遇也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揚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圍花凋草於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遍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夫人固不可以無年賈長沙以彼其材功名富貴所自有弟賭其身在耳何事以發硎新

鍔不善藏之致夭于中道鈌且折也前有汨羅後有長沙流恨何窮然文章固因此妙絶

沈子云筆墨妖罷也詞賦神物也不遇失足之英雄則奇麗秀傑之句不爲之用此言似亦可味

立談痛哭光景便覺黯慘鵬鳥賦大率結局在此彼不才多病之句流落終身文人慣犯此病

○張廷尉 史餘一則

王生使張廷尉結襪以重廷尉汲長孺揖大將軍以重大將軍老子所謂至尊至貴反在能卑能賤者也兩人深于道矣長卿有楊得意而標奇上林馬周有常何而獻策貞觀又汲引之次乎噫即此亦後實參如世何

○袁盎 史商一則

袁盎小人之托於正者也而其所遇亦多幸文

帝時時發讜言至於短絳侯因淮南王之死欲案誅張蒼馮敬已令人窺其微矣一遇景帝奮其佞舌殺任事之臣以快其私生平底裏不已大露乎其使吳也從反亦死不從亦死歸而策不效帝悟鄧公之言亦死乃幸而皆免後議梁事得罪於在王彼豈真能持正論哉特有帝在耳然卒被刺以死以諍言得生以正言得死盎雖死得死所矣是何小人之多幸也

○又 升菴一則

淮南王遷蜀死於雍上甚哀悔盎云陛下有高世之行此不足以毀名此盎蠱人主心術比于俳優解嘲

可與陛下家事之言相參利口媚君未嘗無對

○又 贊皇一則

袁盎世所稱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朋

王豈有是名哉夫俠者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無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格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

○鼂錯 去非一則

昔者鼂錯嘗忠于漢矣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

患錯也非以其智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枉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東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

旦而遂不爲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嚮而闘危闘中乃曰禍小者眞愚也

○又 瑩中一則

鼂錯爲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爲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爲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又 卓吾一則

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已之術數則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術數也二五帝伯有二五帝伯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

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眞實一定之術數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又以文帝爲不知學術而欲牽使從已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均平天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已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千載之下令人悲傷而不可已

○○鄒陽　補評

余覽鄒陽獄中書未嘗不歎其意之核詞之盡而竊咎其見之不蚤也夫仕宦危局也同朝娼軋之人其玄黃敵手也人惟長貧賤以沒世則已耳一齒朝貴定有覆雨翻雲之徑不免十步九蹶之虞鄒陽書中於古人窮通倚伏晰如指掌而必待下獄然後知何知之晚也葢鄒陽固熱中富貴人耳當其流落未遇時無端語以箕

子佯狂椄輿避世則必啞然笑矣又無端語以孫叔敖三去相於陵子仲辭三公則必拂然慍矣何者其一往銳氣固不肯愁苦而終窮也迨一旦委命獄吏之手乃始知忠無不報信不見疑爲虛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爲實事而欲褰裳去之嗟無及矣此獄中莫可告語之情景翻擲馳出使覽者可覩可感真獄中第一書也然以彼其時猶不肯脅于位勢之貴回面汚行求親近于左右差不失錚錚本色若蔡中郎被收時表則曰臣實愚戇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已知言者當必怨臣幾哀憐矣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則曰自爲擁腫之異木卒成踴躍之妖金幾怨艾矣此即後來辯揭粉本也然畢竟以沸止沸濟得甚事故因論鄒陽而及之

○○枚乘　補評

枚乘諫吳王一再上書辨論百折而實未嘗從君父起見脉脉挑其忠義此可爲諫法乎嗟乎是正枚乘所以妙於諫也彼謂吳王而既忿懟君父矣禁庭喋血其所甘心尚安知忠義爲何事斯時百相規而百不合激之怒耳堅之反耳故不如再若商之再若勸之若身在同舟而與圖共濟之利其庶有瘳乎於是始怵之以利害之勢而曰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以見鋒[illegible]

□□而斷不可反者一既又動之以富貴之然而曰珍惟不如山東之府轉粟不如海陵之倉上林不如長洲之苑以見據吳儘足以明得意而斷不必反者又一乘書之反覆詳盡如此而王且不縮是又安可與論諫法者乎蓋濞所謂盈而降之疾者怒螳臂以當車付桐封于一擲雞百枚乘其若之何

○申屠嘉 潁濱一則

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於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鄧通 史懷一則

㗖癰鄧通所以取寵於文帝鑄錢帝所以寵通也然景帝之怒藏于㗖癰而發于鑄錢則二事并饑死之根萌伏之間豈有定哉

○○倉公意 補評

倉公意醫擅國能扁鵲後一人也然人止知有扁鵲多不知有倉公倉公用晦故耳扁鵲惟收名炫價之念太重令岐黄家無處生活以此卒死于妬人之手倉公不被妬寧有死地哉太史公合為一傳至結之曰倉公可謂得之其大指可睹已抑諺有之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取禁方書嘗試禳校而輕人命如故紙其誤天下後

世不小倉公劃削名根其誤處必少故太史公三致意云

自緹縈以救父聞而倉公之名益顯此亦天之報施倉公處蓋緹縈一閨閣中少女子耳能伏闕上書為父訟冤奇矣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二語幾從來肆赦所未及因此并除肉刑其活人在在禁方書之上奇之奇矣上醫醫國緹縈謂耶倉公教之耶

日者季主 補評

日者傳固史氏寓言也彼實有一段刺譏特貴之念而又不敢端言指斥故特借日者口中發之耳蓋其視舉朝士大夫魚魚鹿鹿一無短長之効幾與土木被文繡等及其肆焉民上則又假狂而操利兵者而播惡在閭左豪右之上此史氏所謂君平簾肆中不若而借其言救而藥之也故其矜彼此送難猶若賈豎女子爭言迫

其後太傅履下卒折五鹿之角而心折去始有味乎日者之言多歷落道氣也是史氏明以懸君子待日者比于嚴門之荷蕢接輿之楚狂耦耕之長沮桀溺而賈誼宋忠比于停驂問渡之孔子季路也是豈非有成局于胸中而必欲以刺譏怒罵成文章者乎然其寄徑于太傅者何枉蓋惟太傅可以此言進亦惟太傅首肯此言若他人聞則曰下流訕上旋以笞掠隨之、不終抹殺此種議論乎是寓言不可廢者因評及之

史評小品卷之八 終

外史氏江用世……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名寧甫同訂

○漢武　史懐一則

武帝雄主耳心求仙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含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譚方術皆不出膚穢之語如夢如囈如譫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理明白

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眞數語是其胎骨中貪癡種子疑城柔海累刼難斷惟迂阿諛苟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睹矣意與颯然斷案悚然

○又　論纂一則

婦人好佛男子好仙而英雄帝王爲尤甚蓋所畏者惟死耳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明知三神山不可即不死之藥不可求而猶幾幾望之庶乎其一遇焉　荀中郎云雖未覩三山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余謂此正其緣淺耳卽賞窮五嶽游歷四瀆亦終于乾封而止耳史遷其效可覩一語冷而嚴深而刺眞諷諫之刀圭也

○又　孟旋一則

漢武帝敝屣萬乘之璽與其群臣咏歌蓬萊三

山之事自以飄然有凌雲之志李太白曠代逸才跆籍齊華清平奏賦狂醉人主之前顛倒淋漓以寓其放一當仙姥之流盻與雄主之睨笑有不禁其氣之欲者

○○又　史疑一則

吾謂漢時爲漢患者三人中行說衛律趙信皆教匈奴以誘罷漢兵者爲漢惜者二人前失一名將則李陵後失一名姬則王嬙千古所同悲

也爲漢幸者二人大將軍之武剛營霍驃騎之祁連山雖曰屬有天幸然非此兩人何以奪天驕之魄乎故曰秦皇漢武眞千古奇天子也

諸人錯綜相映帮於筆端鼓舞有情此文中比興法也

○又 史疑一則

漢孝武是公子皇帝封狼居胥山上單于臺作飙子歌作寶鼎天馬諸歌東封西禪文士武將

仙人盡以一身兼之眞秦始皇敵手

武帝橫衝直撞件件湊手件件做得即如求仙文成五利欒大等哄誘便信敗露便殺此手段非英明之主不能而封狼居胥之聲靈復挾有飄飄凌雲之逸韻是猶當軼秦皇上之而論者擬之公子皇帝屆與開元天子方駕誤矣

○又 論纂一則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隹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際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紺微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屛白香出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揣筆明遠累辭於

乎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董仲舒 史懷一則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春容不急急於粘切一事以說理爲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賈生之激無鼂錯之峭而氣運閎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芊芊發見於筆墨之間者也

○又 史餘一則

漢武極好儒董仲舒一代儒者擯而不用豈月擊不能斡邪及罷官遣使者及廷尉張湯問以朝廷大議又何相信之晚也雖然儼矣典刑在望此風渺矣

○又 卓吾一則

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所以欺

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

董廣川俎豆孔廡當是行所知尊所聞二語來令渠踐戎馬之場未知與韓彭又誰爲上下

文武異用俎豆戎馬原不相非第所推崇而寄之孔廡梟而附之麟閣無一可者耶

○申公 論纂一則

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終童 升菴一則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蒹葭之詩而告之

○衛青 史懐一則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子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illegible]

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敘
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
俱不出此

○又 牛希一則

史記以衛青為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
不招士青言自魏其武安招至賓客天子常切
齒夫選賢任能乃天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為哉
太史公亦矣其慎重予竊未然之魏其武安之

厚賓客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
侯為能以權傾州縣為重如是則天子安不切
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夷吾子
皮任子產知有益于國濟于時豈天子之能罪
哉

○又 序錄一則

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
稱焉名之所歸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
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矣必文章
藻飾為余讀史至兩人傳贊有感焉為標出之

○又 升菴一則

蘇建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
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
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
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

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太史公載
其語而結衛青傳曰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
此著其善保功名也

○又 史餘一則

大將軍青人以為奴虜貴幸也汲黯揖青青益
貴黯其謝客云人臣奉法修職何與薦士此有
為之言也淮南王欲刺殺大將軍丞相反不用
所知其品矣丞相公孫弘人以為曲學矯情

者也奏請置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而勸學右文之典遂爲後世所祖可知其功矣司馬相如人以爲文章之雄無所建樹者也畧定西夷邛筰冉駹之屬皆爲内臣只憑一檄擴地千里可知其奇矣人可以一律定哉但弘以開朔方忤主父及齊事敗弘贊帝必殺之相如病死遺上東封卒使天下虚耗吾故曰弘陰相如佞青猶武臣之斤斤者爾

○又 弇州一則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大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而已李廣盆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叙其材力慓果負誼槩饒仁䘏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倪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推房之妙使後人不得學也

○衛子夫 楊妃 序錄一則

漢武帝立衛子夫爲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

覇天下唐玄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爲國夫人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嗟夫女寵之禍何代無之

○韓安國 史商一則

韓安國一時名臣廷議田竇事而首鼠兩端爲田蚡所駡何其醜也蓋安國坐法失官蚡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以此得召廷議時不能不

依違其間蚡宜以安國爲掌握中人耳

○魏其侯 外卷一則

魏其爲臣能宜諫爲將不愛千金之賜盡與軍士可謂賢矣一旦失勢怏怏交使酒不遜之灌夫觸負貴好權之田蚡淪胥以滅可不悲哉與時消息之機勞謙終吉之理士大夫不可一日不服膺也

○武安侯 史餘一則

田蚡自言好音樂狗馬不如魏其等日與天下豪傑議論其奢侈自汚與何之買田宅同也雖日自全士節何如哉然霍氏有顯遂有子都梁氏有壽遂有秦宮又皆艷寵之過矣與其冀光也何如何蚡也

○○灌夫 史賛 鍾評一則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吴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灌夫視丞相太貴魏其反太賤與前所云貴戚在巳右必陵之意又相反田蚡小人也窺其微而益易之倨蹇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次其恭其倨爲巳爲人無一可者蓋

夫與魏其本以失勢相倚故聞丞相之來而喜與怒其不來而衆辱之總緣胸中有丞相二字耳

○汲長孺 伯敬二則

發粟事老成識慮人知黯之持正不知其能達權也武帝得人最盛所許社稷臣獨黯一人蓋不死霍光事當以屬黯使黯爲之大節不異黯文理差勝必無誤立昌邑王事

莊助言黯招不來麾不去黯一知巳也武帝稱社稷臣黯一知巳也大將軍數問國家朝廷所疑黯一知巳也淮南王反憚黯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又黯一知巳也黯幾於至誠動物矣

○司馬相如 史懷一則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千古文士第一知遇雖窮阨没世不怨也大人賦淺君人讀之展息武帝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不獨文章契合志氣相通自不可強相如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著書人皆爲感激今師友存亡之際能如此者幾人乎使所忠往而相如巳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語回翔繚繞無限深

情在複用數書字又說得甚矜重箸爲長卿作聲價

○案 補評

相如一生最得意處在使西南夷一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

嗟乎當鷫鸘裘貰酒文君當壚時謂一濫而無檢落魄丈夫耳豈意其驟致通顯至此遐想此時光景决與臨卭令日往朝相如一坐盡傾時稍異鬚眉男子還蔚有此騰驤變化故雖伏櫪老驥猶可騎斷轅下即耳食人尚有思于泥塗中物色天下士者不然而富貴者貿紫 奪睒幽奇者晈白日沈光則落魄二字便可送盡英雄矣

司馬相如蜀人中龍也勝者换俗逸韻于雲
有嘲風謔月之致而無麨邪氣有高文典冊
之用而無酸子氣有談兵說劍之畧而無夜
郎王氣遡流風于婉㺹幾凌千丈之虹摹絕
調于絲桐還作鈞天之響誰謂文士徒豪舉
哉

○○又 弇州一則

子長謂其與卓氏婚饒于財故其仕宦未嘗肯
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似未

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人也方其一出使而太
守郊迎縣令負弩婦翁央之易眦以為榮而又
成開土之功名於顛巳滿矣遂知武帝之易封
而亦易僇故避而吏隱于文園擁國色發揮文
詞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于西南夷
武帝固心羅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事而頗
通侯之印擁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王吾丘
買臣嚴助輩騎首于東市亦易也王子猷蓋知
之是故不取井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者
所謂智也

○○又 明瑞一則

謂長卿封禪貢諛信乎弗貢於生前而貢於死
日彼欲以奚冀焉謂子雲美新漁進信乎弗漁
於少日而漁於暮途彼欲以奚爲焉夫封禪見
謂名高而弗知聖王弗繇也夫美新見謂明哲

而弗知節士弗意也是二子之所蔽也夫漢俗
急功利躁而獲者夥矣獨二子恬然而宋人以
文士故加惡聲而弗原其衷論其世悲夫

○○又 思白一則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
時枚馬在庭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縱金
石抑何哉之趣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
賦多多許故相如心死倦遊不復走茂陵道其

以遠山之黛每與時徂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
彼宋玉陳王之賦摹豔質而遺修能未爲具眼
矣

○○又 史疑一則

長卿抱名世大才遇濟時英主而又有一慧眼熱腸之淑媛左提右挈故其文益雄肆浩博

吾故謂長卿之奇奇在窮而遇文君尤奇在既仕而通西南夷與博望侯同功不屑以文士自

終文君之奇奇在窮而識長卿尤奇在後一段爲長卿結局于生死存亡之際收存其文男子尚不能况女子乎

○○卓文君 長卿一則

文君之爲人放誕風流也女不俠不豪俠不放誕風流亦不豪放誕風流不眉色姣好如遠山臉際如芙蓉肌膚柔滑如脂亦不豪放誕風流不奔相如亦不豪奔相如不家徒四壁亦不豪放誕風流不當壚亦不豪當壚不相如親着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于市亦不豪放誕風流不得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亦不豪不得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卓王孫臨邛富人皆傴僂門下亦不豪此所以爲放誕風流也且也文君以身殉相如相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詠已足千古美人賦白頭吟不蛇足乎

○又 史懷一則

相如臨邛一事小小狡獪耳而臨邛令之深情文君之慧心各擅其奇有不可泯沒者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繆恭謹一段作用并惟爲相如擇婦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貧過臨邛臨邛令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一語兀然而止悽滄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暗中先安置一卓王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奏琴

辭謝爲鼓一再行使俗人爲之不知多少作態
可厭而以憐才篤友之心出之遂成千古妙事
文君心眼之毒識相如又在臨邛令之先此時
卓王孫富人也有臨邛令此番舉動其女不患
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邛令之故予女則亦
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
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於相如以自托
其身不落臨邛令彀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

譬女子作爲事事要占先看臨邛令之於文君
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
過也

文君奔相如分明是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光景乃伯敬無中生有幻造如許議論令
觀者眼迷五色不覺墮其雲霧中是若爲一
部傳奇打稿者文人筆端其可喜如此至取
書數語占對明婉更經拈出無異畫龍點

○東方朔 眉公一則

古稱吏隱者始於東方生生以歲星遊戲人間
偕與諸臣騎肩執戟浮沉俳優中卽日索侏儒
飽亦不可得雖然社肉猶堪劍割肉盡而事神
仙辟穀之術尙能却長安粟以老今輦轂下食
大官者無不挾金馬門爲吏隱地乃進賢冠風
塵不少矣如是觸途動攖鱗甲五斗雖貴不幾
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

○又 卓吾一則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
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
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爲是以莫肯爲歌
咏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
遺遇漢武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
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
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〇又 弇州一則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既弗能避又弗欲淺易不能躍鴻翥哉雖然哲於文舉叔夜矣故曳章莫如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東方曼倩蟬蛻功名遊方之外者也遂可海鷗人主而視朱門與蓬戶等是以隱囊紗帽儼然于殿廷上作富貴神仙而無所患苦至李供奉奏對沉香亭酒氣淋漓目無天子及

六宮貴人何等不覊而終有一分酸子氣在爲至尊覷破故終流落不偶以死一塵兩塵之分於此可以鑒別

〇又 史餘一則

東方朔饒仙術乎武帝日延方士朔無一言以進其所陳耕稼務本又皆中帝之侈心而反其志上林一諫識更淵微矣方朔殆得道之和依托以玩世者耶獨惜其不爲龍德而隱如

氏雖然嵇中散之[illegible]也不如阮嗣宗之涵步兵朔較之嵇又哲甚矣

〇李廣 存録一則

史記廣謂麾下之言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其論去病曰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

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流落不偶繇此驃騎日以親貴嗚呼人事未有不繇於天命者以功名之事而歸之天尚奚論哉

〇又 史疑一則

讀廣傳不知悲憤何從來也廣有子有孫世濟將略而廣又能收拾天下萬世人心盡爲扼腕盡爲撫髀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是文帝一寃巳也武帝陰誡青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恐不得所欲是武帝一知己也公孫昆邪至爲上泣是昆邪一知己也廣死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爲垂涕是士大夫百姓皆知己也匈奴畏其畧以爲飛將軍是匈奴亦知己也千載下讀者欲哭欲舞欲笑欲歌是後世血姓男子皆知己也數愈奇名聲愈震安在廣之不得侯也

○又 傅良一則

嘗見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矣獨天幸不至乏絶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惓惓于老死不侯之李廣何也亦嘗疑之矣蓋至於孟明秦穆之事然後喟然嘆曰嗟夫子長之意深矣世無秦穆不識孟明士之以有過棄者不獨一李廣也漢武不吝通侯之賞故衛霍得以成功然如李廣之數奇何也太史公豔衛霍而悲李廣其意自見

○又 明卿一則

余讀太史公傳淮陰侯酈及李將軍廣數奇何菲薄英雄甚淮陰沈毅能忍乃云未聞道且欲與故宜生鬨天爭烈不亦論世迂疎夫漢王之臣惟韓信可屬大事幾幾識人而又躡足附耳奚皇恐不丈夫李將軍束髮當虜斬虜首如縛

鷄飲虜血如啖蔗快心極矣何數之奇何侯不侯何假侯何負侯豈世多肉眼亦多肉筆筆肉於他人則可肉於司馬太史不可太史公之筆肉他人則可肉負將軍不可彼才氣無雙漢天子知人哉嗟乎丈夫亦爲君父一出耳不受人知

○又 玄宰一則

衛青牧豎也去病嫖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

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也

○○程將軍 補評

太史公因李將軍數奇落落至淋漓忼慨而敘之然卒與程不識同傳至使論者或優程于李

曰李之名將而不侯也天也李之多疎數困而不侯也非天也人也假令以飛將之驍果濟以長樂衛尉之謹嚴雖繫匈奴于北闕可矣奈何其到身絶域也嗟乎此爲李將軍求萬全可耳其實程衛尉烏能駕飛將軍上哉若謂程不敗則李亦未嘗以敗死謂李無功則李亦未嘗以功侯其安得謂兵必程是而李非也不寧惟是也武安侯席上使酒罵坐之灌夫至數程不識不值一錢而武安解之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借李以扶程程不如李多矣且試問程將軍武安起爲壽避席伏者何故魏其侯爲壽効女兒呫囁語何故若論席間刁斗此爲整齊否也程將軍何以處此可見程以其容於貴游之燕閒亦容李以其疎於權門之掖足亦疎不然東西兩衛尉程何獨與平津賓客齒而不聞李將軍在坐耶

此亦可定其優劣

○○霍驃騎 補評

衛霍齊名並以戰功顯者也然驃騎終有不如大將軍者史稱相如爲中郎將建節使蜀縣令負弩矢先驅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負弩矢先驅余論此事竊謂相如雖文人豪舉少醞藉猶有解者曰爲朝廷詔使其體重爲天子通西南夷其事備縣令承望風采

未盡非也至如霍驃騎者抑何倐然自雄而亡
大體甚也夫汲黯嘗揖大將軍大將軍愈益賢
黯聞者亦愈賢大將軍則其延攬折節名誠信
于士大夫也驃騎于河東太守過賓耳假令驃
騎不挾其閫外將軍之威重使人望而震焉則
河東太守何遽肯吏于縣令至望帥府之清塵
屬櫜鞬以從事也輕翰延而畢當世之士必自
驃騎始矣蓋平津之門櫻榔爭列者天子之所

切齒也驃騎知之延英之幕桃李成蹊者士大
夫所心許也驃騎曾不知之而太史公曰驃騎
亦做此意蓋倣則倣矣而於大將軍折節處臨
摹未善也

○中行說 史懷一則

中行說單于曰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疆
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
絮以馳草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從來中
國和戎資本被此賊奴看破說得索然語語中
的亦梟雄也漢使至匈奴與說屑屑然較漢虜
之輕重已失體辱國矣況說之言又辨而疆乎
至云匈奴之俗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
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
也此繇余屈秦繆公之言說從何處得之

○公孫弘 弋說一則

相臣有往來天下之精神亦有薌羶天下之氣
味其纖趍而來者初非欽其道德高其品望而
負以之為谿谷也特勢利所合耳勢盡利去則
灑幕公之灰羅翟門之雀者比比皆是而責以
建議策勳必不得之數也

○又 孟旋一則

武帝英明超踔前古一時賢俊之士奉其斧

而恐不及而不能出丞相弘㲄中蓋其年已艾而抑之亟且久熟參古今善敗得失之故以老其閲世之識數歷人世沉鬱宕澹之遭備嘗人心排下進上之變以鑱削其芒焉唯予莫適之氣故以英明葢世之主舉世所奔走不給者吾懸合之如響之應聲而無所迕者何也其才大而煉之深不以頴銳爲名也

○又序録一則

公孫弘嘗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故人知其詐而不知其所以飾節儉之言也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兹表出之以著弘罪

○主父偃 卓吾一則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横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暴施之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偃之門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主父知絶貧時賓客而不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張騫 史竅一則

俗儒拘方行在坐卧不離一室譬如虱處裩中語之以通國大都未有不蕩心駭耳者又安望大遐陬海而爲能探勝窮奇譜天庭王室手炯雲日月中也夫天下大矣欲于中國數千里外隔漢道而窮要領此實難矣乃騫則出烏孫入

康居越奄蔡屡安息游大夏涉大宛如歷井竈
閒盡取其蒲萄苜蓿汗血卭竹鳥卵眩人以歸
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亦可悲矣人之
所知莫若其所不知風雨可以燭幽夢寐亦能
通遠安以獨坐爲哉
古曰游仙游俠異人才人未有不喜遠游者
游則眼界開膽力大而胸中無腐氣矣騫眞
大奇

○韓嫣　李延年　史懐一則

佞倖至柔媚也韓嫣爲弓高侯孽孫自是將種
乃以善騎射習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
弓高之辱李延年至爲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
嬖倖手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爲謹身媚上之資
則亦何所不至者

○○桑弘羊　史懐一則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
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
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
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
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
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
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
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巳矣而又曰
選舉陵遲廉耻相冐月日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

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
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巳見而勢巳窮矣至
於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豈
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
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
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
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此卽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

○又 史商一則

自古無會議之說昭帝時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請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持不可於是始有鹽鐵之議然始於六年二月至七月卒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榷酤官弘羊當時猶貴用事然終不能絀新進之說一時大公之風猶然可想後世所謂會議者難言之矣

○○卜式 史懷一則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撓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敗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

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數中式之膻恐出弘上遠矣至巳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亨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郅都 史懷二則

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之死家產不過

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
則自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况才足以濟其
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郅都爲守都尉步入府甯成爲陵都出其上都
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酷吏臭味如此作惡事
亦須有羽翼成敢於陵都都望而知其爲同調
矣不以恩怨恭倨爲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
到也

○○王溫舒　史懷一則

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於中尉則心開所謂
一之至也在惛惛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
生酷吏造化劫運與生民殺氣私於一人之身
豈苟然而已乎日重足一迹曰郡中無聲寒氣
襲人

○○張湯　弇州一則

張湯之於安世父子也其才智強記同然而湯
刻而愉安世愼而其湯膽大安世小若是乎蕭
舊也然而有不可曉者湯廉而安世貪也劉向
之於歆父子也其才氣學問同然何爲劉氏而
攻王氏歆爲王氏而剏劉氏其忠逆異也他若
石碏之忠而厚逆也賈逵之忠而充逆也桓彝
之忠而溫逆也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寧獨堯之
丹朱瞽叟之舜舜之商均鯀之禹也雖然子可
以有不賢父父不可以有不賢子則子猶重哉

張湯杜周爲廷尉各隨上意欲罪欲釋者張
湯上下之酷吏希世取合皆如此而後卒不
良死則鍛人而還爲神所鍛也余嘗喜吾家
靖侯有云凡人心中必時時有一天地而後
功名富貴恒享其終不然縱具掀揭之才旋
轉之力而且機幻横生險忍百出究亦無所
用之如酷吏一流正所謂目無天地者其安
得有堅牢之功名富貴保其良死哉

○甯成　郈曼容　史餘一則

五就三黜視北山之文終南之徑何如也甯成
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郈
曼容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一何志趣懸殊乎
噫四時仕宦斷紬三公徒自斃耳安可得不猛
省

○○司馬子長　補評

司馬子長千秋之第一文人也千秋第一不得

意之文人第一得意之文人也其得意者龍門
落落孤行使人手不敢動口不敢開而才鋒仰
合處亦能結韻士一往深情供其把酒臨風磨
墨伸紙之用則千秋文人才子之得意皆子長
之得意也其不得意者遭時不偶一生如在凄
風苦雨中而迫其後欲比于窮愁著書之虞卿
而又有不如者則子長之不得意亦千秋文人
才子之共以爲不得意者也繇此觀之得意有
人欣賞而得意人一子長知已也不得意有人
感憤而不得意人亦子長知已也夫有一人知
已可以無恨而子長知已如此之多猶曰私恨
何窮此不免文人結習盍屈子之沉湘也曰寧
赴湘流葬江魚腹中耳此先子長而恨者也文
通之恨賦曰孤臣危涕孽子腐心千秋萬歲爲
恨難勝此後子長而恨者也文人結習往往如
是

○又　張輔一則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
以爲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
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
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戒人道之常中流小
事無取因循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
辭流麗亦足明其大才也

不如紀子長游者有云泛沅渡湘邪大夫之

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痕而不知魚腸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此數語歷落錚錚尤堪爲子長吐氣

○○蘇子卿 祝以爾一則

世之所爲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

非耶乃子卿所將以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怒喜悲愁一切可駭可愕之事舉飄風疾霆視之區區胡婦有無胡足深辯至爲千古不決之案也且子卿受詞衛律引佩刀自決單于萬衆旁睨股栗猶曰意氣激耳至於閒關河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耿然以百千萬里外如綫君臣之義寄之乎危疑之節旄顛獨一胡婦耳心哉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辯

○○又 史商一則

蘇子卿稱奇節于絶域及其歸不過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上官桀等代爲不平以爲大將軍光罪而子卿若不聞也桀敗坐免官宣帝時張安世薦之復起亦不過爲典屬國朔望稱祭酒而已以二十年不辱命之臣在昭宣兩朝一躓一起而終不踰故官豈武之才不任重歟抑當

時朝廷不重節義歟不重節義固漢之陋而子卿不以節義自張勝於後之所謂節義者萬萬矣

○○李陵 史懷一則

李陵願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計亦自奇然其機緣際遇節節相左蓋亦有奇數焉武帝時自請擊匈奴者雖一士之微必加勸勵陵雖云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

出萬全豈有以五千人委虜之理上曰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言出而難於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漫然壯而許之不爲之所使陵逺心恐氣畀死一往以塞其言已挫其鋒而孤其心竒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上書不進上不問博德以私惧國逗遛之罪反疑陵悔不出而教博德上書竒數二也與單于戰所射殺過當單于將引還諸當戶

君長止之曾敢降虜具言陵軍無後救爲之嚮導竒數三也三者皆可原獨其畏死降虜與庸人無異降虜無論矣又說蘇武降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分謗也說武不降見其至誠而後涕泣霑襟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良心不死矣

○又 史疑一則

陵一門數竒無時得洩故慼慨抑鬱激而降虜豈不能死哉不欲死不屑死耳觀其送別子卿起舞悲歌自是有血性人不得與衛律同日語也腐史極爲申救自知聖怒不測而交游中一種熱腸厚誼不惜以一死爲知己嗚冤此文士眞肝膽也

○又 孟旋一則

夫天下最患意至之言投于不急之耳聽者恬若不聞而不知言者之心甚苦誦論古今其增

人侘傺者蓋不少矣太史公之于任安其所汲汲自明在辯李陵一事耳陵之欲得當以報漢也遷心知之而言不見信有以死殉陵而已武之言固可信于時矣則夫出陵𩖍衷之域以上彰聖主使過之仁非武而誰望也乎一時不禁之情丈夫有難自克傾所爲心何如耳握節而狎胡婦孰與辮髮而圖報漢徼子無忌云云幾幸武之怨已相爲不謂其漫不加省也泣血相

明之倔矢之生平未接盃酒之人而絶意于十九年濡沫同病之好陵之終于異域謂武錮之可也

○田千秋　升菴一則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寃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又　史餘一則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至戾太子之事又人倫之極變也千秋言公卿之所不敢言更勝茅焦多矣茅焦爭千秋正茅焦誕千秋切

○又　序録一則

漢武帝拜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詆其非蠢爾外夷蓋中國所不齒也中國有失乃爲彼之所輕如此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千秋安石之才而有不免況其下者乎

史評小品卷之九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滃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漢宣帝 補評

孝宣爲史皇孫遭巫蠱事亦坐收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獄丙吉閉門不納孝宣得以亡恙則丙吉之保護功一也及吉奏記霍光頌大將軍早定策光遂迎曾孫即皇帝位則吉之定策功又一也如此社稷

功高而深厚不伐絕口不道前恩謙吉而保譽以終固其宜耳爾時光擅廢立爲孝宣驂乘孝宣固已芒刺在背矣光猶不寤乃儼然諸子昆弟姻戚貂冠盈座蟠據朝廷制斷國命權燄炙手則人滿而天概之亦族之殃光實有自取者而孰謂孝宣負少恩也

○霍光 史餘二則

昌邑王誠不肖矣如何不愼而輕立之光幾以御寵爲戲哉雖然居廢立而人不猜也光有尹之志乎

漢高不申法丁公人情哉霍氏誅無噍類宣帝幾於太忍雖麟閣圖畫極其尊稱晚矣

○又 思道一則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

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

○昌邑王 補評

說儲云漢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嗟乎昌邑王即不道矣以愉盈之人一旦假之以貴驕之勢則此二十七日於深宮中般樂怠敖且不足何暇於外廷署徵發如此之多此皆不必然之事也蓋放君之

詔出于權相之手大約與會討之檄文參劾之彈章相似非多其罪狀而暴揚其惡則不足以聲鐘鼓之靈抒白簡之氣故往往張小以爲大捕虛以爲實而真是非隱矣嗟乎因一時不白之寃蔽千古吠影之口者寧第一昌邑王已哉

○魏相 史餘二則

相之以大司農拜御史大夫博陸侯用之也博陸侯爲帝所疑憚趙廣漢窺見微指藉圖剪抑

而相修其郄博陸侯族矣論功博陸十世宥可也論私博陸侯之下揖繫獄賞用告賊殺不辜事法之非有他也况亦相之一知巳耶此而可忍孰有於趙廣漢哉朘漢元氣多矣故漢相盛舉丙魏不但人薰蕕也功亦陽爝也人臣覽青食福孰與刻削見功也

魏相爲賢相蕭望之爲名儒相以趙廣漢之見構也至于坐死望之忌韓延壽聲名也相無而

其東郡事乃不道論死當時京兆吏民守闕號泣渭城父老持車奏洒二公尚忍聞哉蓋錯死于學術嵇康死于箕踞而鍛較此兩能吏非亦自取者不周則恩怨之於人甚而相處之難於休容也誰曰盡爲宣帝之過

○尹翁歸 史傳一則

爲吏不受干請自詡風力不知人巳不請我又不受人哉問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是第二義晉釋道研有言使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緣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也

○趙充國 傳贊二則

竊古人之權謀而巧用之者天下之奇才也孫

吳之書用之桀黠變詐相傾之謀無出焉而其間豈無養威持重緘封而不泄以自固之道世之學其法者非能用其謀之爲難而能求其道深藏而時出之者難也漢家之將善用孫吳者趙充國一人而已矣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以之伺先零之敝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之定屯田之策大抵皆略其桀黠變詐之謀而取其養威持重之道學孫吳而如此亦奚惡乎孫吳也哉

漢之諸將山西之族居多然風聲氣習喜功名而乏器識優于勇敢而劣于涵養獨充國蘇武二子挺乎其中似非山西人物且論人于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于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蓋舉世皆有則有者不足貴俗之所無則絕無而僅有者斯可喜也自秦之興功利之說一開于商君之齒頰詩書禮樂之澤斬然于李斯之手士之雍容寬大之氣又摧敗喪折于始皇嚴朴之下其民安于戰鬥頡頏相高所欲奮角距而搏且噬者至漢猶未泯也賢如李廣以敢目之可也賢如傅子以銳目之可也賢如辛子以介目之可也其深沉渾厚何有哉數子之餘益不足道孰謂山西風聲氣習而有蘇趙二子者乎嗚呼豈惟山西雖漢之諸將孰有出于二人之右者乎爲將之

道不憂其無功而憂其貪功不貴其敢死而貴其能處死故夫徼危幸勝果于一決之怒非國家之福而養威持重忠于君而不携貳者眞愛國之將也孰謂山西之風聲氣習而有愛國之將如斯人也哉

○文　史懷一則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

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儀不公不明朦朧覰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貞心爲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患也

○楊惲 史商一則

楊惲受父財及後母財千萬皆以分施君官廉潔及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總是一片雄心銷磨不盡耳彼佐成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此其言甚妄而宣帝下其章附以私書要斬之真過矣以財自娛何害所恠多一番牢狂憤世愈斷遂不免千人所指即閭閻中私語俱可援入奏章矣楊惲宽死畢竟于邊腐字面體認不到

○嚴延年 史商一則

嚴延年爲吏貧弱雖陷法亦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内之此雖非中道猶可言也又曰衆人意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出者詭殺之此何爲者哉原其意不過欲使人不可測耳然其如法何後饋遺丞義本親厚之而義自恐中傷上書言延年十罪自殺以明不欺延年卒坐詠恚使人不測者其效乃如此乎

余毎見深情巧宦者往往小廉小惠以買民心而間或擊斷以明不畏强禦總爲功名驅使耳然鬼神難欺卒於買禍巧詐竟何益哉

○蕭望之匡衡 史商一則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爲蕭望之所沮陳湯甘延壽以矯制破郅支爲匡衡所沮二臣非惡矯制也嫉有功也延壽以不娶石顯姊爲所惡衡之意非徒嫉有功亦無以媚顯也望之所

衡以腐濟奸胥相品之最下者也

○匡衡宋璟 史餘一則

其陳斬郅支於萬里之外宋郝靈荃挈默啜之首以獻朝廷奇功也匡衡宋璟抑不開奇功之門獨不曰勸死事之臣耶甚哉治天下無用腐儒爲也

○○劉向 伯敬一則

予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亡

天下也暴主終身憒窒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矣而足以亡者疑爲之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殽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於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

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王世濟其庸以至於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

○又 補評

王介甫偶談及劉更生事以爲炎祚既衰更生猶然強聒近不識時坐間議者勞如韓子舉一

言辨之曰不然更生同姓之卿豈容默默就煞哉一坐歎服此從齊宣王問卿義疏來似屹不可動矣而猶未也夫人臣當板蕩之秋以身許國之際寧問同姓異姓哉故夫黍離麥秀之歌欲哭欲泣而不忍默者箕子所以悲宗國也同姓之臣也麋鹿姑蘇之慨且死猶以怒濤諫而不肯默者伍子所以傷故主也異姓之臣也豈必非貴戚而遂可默默已乎若異姓盡以識時

爲哲則孔光張禹輩俱無罪而美新劇秦之子雲當爲新朝文學侍從之臣矣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又竊怪介甫自負有經義名何至與更生牴牾若是蓋當新法誹議時介甫雅不喜強聒之口故特藉更生以導識時務者容容之福也嗟夫當吾世忌人之言弁不許異代人敢言是奪盡言官之氣者必介甫也更生有知寧不揶揄地下

○陳湯 少游一則

陳湯之功於漢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世僅一陳湯耳其不可常徼倖而立功也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且封之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

繼也如此則上足以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漢公卿屈湯者無論矣劉向雖能直湯而其說未盡故阻功之徒得乘間而議其後此英雄志士所以息機於事變之會也

○谷永 史商一則

谷永在成帝朝屢建讜言至于毛舉乘輿之疵明斥後宮之過彈射狐狸之奸可謂侃然敢言

矣獨其黨于王氏明明推戴謂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絕無廉恥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人臣昌言一有所以然雖有忠言至計不值一文矣可不愼哉

人臣頌言大臣德政不論當否總屬獻諛

○○又 學言一則

佞人或托於犯顏疑于正色亦辯其所諫說而已矣所諫說必非觸諱之事取漫緩者侃侃焉

君有隱私下有懷奸則更從而附會彌縫之是巧於逢君深於用佞者也漢有谷永極論天變而不及王氏專權

○史丹 史商一則

山陽王以撾鼓爲上所材史丹進曰若乃罷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此語以解上惑甚善若究而論之衡之相業可數而知也權在石顯則媚之權不在則劾之以名儒居相位而盜取封邑四百頃彼惠微者不知何許人使稍有血性恐不屑與伍也

權在則媚不在則劾占風望氣者慣有此副塗抹面孔尚何論于血性

○張禹 史商一則

問禹大奸近在肘腋乃自爲子孫計謬稱經義以爲不足慮舉劉氏二百年社稷拱手而授之王氏不在他日而在禹之一言矣噫自古以名

儒居大位而悞國長奸如張禹孔光者其罪可勝道哉

○孔光 史商一則

鮑宣上哀帝疏言群臣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嘿尸祿爲智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獨其所薦爲賢者而孔光與焉王嘉封還益封董賢詔書上書極諫可謂凜然大臣矣迨下廷尉而所指爲賢者光亦與焉蓋光名儒平居依附名義又

以忤傳太后免當時之人恨以爲賢有由然也
然而爲賢劾嘉者即光也嘉死而帝亦旋用光
遂極力媚賢不敢與抗禮亦自謂其名已成而
不預本相之盡露矣噫自古小人盜名欺世而
終自敗露如光者豈少哉

○○不疑廣德 史餘一則

士人立身自有法度不疑之償金錢于不情經
生之矯也人情諫若論其事體乘船小事廣德
欲血汚車輪外此何以處之經生之迂也

○ 明妃 案

漢元帝宮人旣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
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
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

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
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
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
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
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
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
于

○○又 長卿一則

夫古今美人非一而獨西施王嬙卿胥於兒婦
之口兩人皆輕身去故卿不惜惜其名之不傳
與面目之不經見於天下王嬙一去不返西施

返而不知所之此必非閭閻中物也人爲奇人
事爲奇事紫臺沙漠青冢黃昏生奇死亦奇耳
方昭君之行也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
竦動左右此即昭君圖也戎服乘馬提一琵琶
出塞而去此即昭君圖也延壽豈能圖昭君哉
延壽而能圖昭君即誤死昭君不請行矣使帝
見而強留也昭君無行乎曰否也生不貯金屋
死不入玉門去志也决矣

士有才而不得献賦甘泉與女有色而無寵
朝陽日影其恨同而一段欲割欲絕之情真
生不如死矣故憤懣之極至有願以青蠅爲
弔客者而卓吾亦曰生中國而不得半箇知
我之人固不如出塞行行死爲胡地之白骨
也此分明畫出昭君心事實是可觀可感然
昭君不出塞終亦老死長門耳千載而下誰
復知有抱琵琶斉事使人咨嗟無已哉

○成帝　附飛燕合德　有案

史賛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數爲臣言成帝
善修容儀臨朝淵嘿遵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
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
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
中起爲瀛州榭高四十八尺帝御流波文穀無
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
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
也但昭儀弱骨豊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
玉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又　補評

飛燕合德固掖庭中靡靡者也其所從來者微
其所意得者驟至其所結局者亦止博一妖冶
之名而成就一番樓結綵皴人織綃之景於漢
家無大害也不然一姊一娣雁次昭陽將有不

知何如雲鬟雨鬢者而上或並驅褒妲激有驪
戎烽火亦比於太眞馭致劍閣蒙塵之禍矣
寧令成帝以溫柔鄉老哉故知飛燕合德特掖
庭靡靡者耳非甚有與于興亡之數而似不煩
董狐特筆矣惟其寵冠椒房令天子有游冶名
令漢宮有狎邪氣此其爲官家累不小可無鑑
與

○董賢　史商二則

單于見上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起拜賀漢得賢臣噫使武宣二帝衞霍趙充國諸臣任其勞而哀帝董賢受其朝賀令人恨恨

董賢以安陵之姿得幸於上富貴之可矣賜以東園秘器珠襦玉匣令將作爲賢起冢內爲便房剛栢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何其不祥也嗟乎賢一呆豎子享天下之奉斂天下之怨寵

臣不敝軒此其時矣王嘉鄭崇一時熊羆之臣也曾不再計而死之是時天下之事有大于賢萬萬者千金俊鶻不以搏狡兔而以殉腐鼠真可惜也

〇〇朱博　史懷一則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今自有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傅太后求稱尊號公然希指排孔光傅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爲相猶嗜進不已力主趙玄奏免喜爲上所覺召問狀玄減死博自殺一念熱中枉心塗面身名俱敗千古快之爲傾險者之報此淺躁小人不學之過也

〇〇王嘉　史懷一則

息夫躬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胷

衆深穽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材躬首詆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析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俱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婧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爲寒心而王嘉謂其讇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

忍恚始終以爲不可用與大臣識微慮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翟義　史商一則

漢之翟義唐之徐敬業皆千古忠義士也方天下之人靡然無宗國之思獨奮身起而爲難事雖不成足以愧天下之事賊者宇宙間其可少此等人乎

○楊雄　綦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者使遭遇時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又　月纂一則

草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便是脆骨矣

○王莽　史商三則

奸人之將有爲也非一日而能其勢必將乍伸乍屈方其屈也使早爲之所則爲未蔓之莠不然則反爲既剪之枿王氏驕盛帝少而聞之已而王根王況罪狀暴著莽亦以議傅太后號不合罷去使當時大臣盡發其諸不法事誅其尤驕橫者而免其餘則莽一廢侯耳惜一時大臣

無知人之明如楊宣華方爲之訟寃而不知恥反使莽負天下之重望一出而惟其所爲卒遷天下雖莽之奸而當時大臣亦處之無術惜哉

自來篡逆奸雄定有一班佞舌爲之游揚煽亂此所謂前驅之韓盧也

王莽一生所爲無不依傍古聖賢而爲之後屬者亦必援引古聖賢以稱之殺其子則曰行管蔡之誅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則曰文王卻虞

莽治河則曰上繼禹功居攝踐祚則曰如周公故事翟義起兵則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亂作井田則曰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方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殺劉棻王尋丁隆則傳致其屍于幽州三危羽山漢兵且至則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其他九州則用禹貢五等則師周禮多作不義而強取古人之近似者

爲護身符六經語孟中不知有幾許護身符在也噫世之爲不善而托之古人者何以異于莽哉

人知東漢亡于黨人之禍不知西漢已有之矣王莽因呂寛之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敬武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而殺之何武鮑宣王商子安辛慶忌三子通遵茂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蓋莽挾一子以盡除諸人計亦巧矣自古起大獄驅除異議之人實此賊爲作俑自此而東漢唐宋遂爲奸人空國之要訣噫黨之一字士大夫其忍出諸口哉其忍出諸口哉

史評小品卷之十　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一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若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東漢

莽篡後之東漢始鎬京從後之東周乎將東漢與東周若是班乎余謂不然東漢非東周比也勝東周也然東漢非西漢比也不如西漢也其不如西漢云何西漢易姓受命東漢

一姓再興也受命者乘時以御天雲蒸霞變之畧顯再興者圖存于多難潛鱗戢翼之用隱也更攷兩朝時事漢高繇亭長起豐沛一隴上輟耕等耳何以五年成帝業武成如此速與是不幾亦手捕龍蛇者與光武起舂陵因人心思漢乃能收合散亡山河入掌驅駕則有炎燼在嘘之燃耳是其君不如也乃其臣亦不如矣三傑落落有風飈而雲埜將有垂翅者矣至其敵亦不如矣所與漢祖爭鋒皆大敵也至今觀楚漢戰場猶想見金戈鐵馬之錚錚光武時雖有弄潢池兵者草竊巳耳隗囂公孫述輩易與也赤眉盆成輩更易與也令高祖而在者析箠下之矣極而論之虎觀談經亦屬搏沙無用似不如新語篇篇稱善也鳴劍抵掌馳志伊吾終令玉門常閉似不如封狼居胥者有膺懲烈也秋風一線

桐江獨善可耳又不如商山紫芝有定策功也故曰不如也雖然不如何害上視開基不足下視纘服有餘吾謂東漢後決無兩光武也亦無兩雲臺兩釣磯也況夫危亂而見貞良之節有顧厨俊及諸君子在即謂東西漢合之雙美可矣若夫東周君者幾于盡削豊芑之色再賡麥秀之歌於東漢何有焉

○光武 去非一則

始伯升之結賓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蓋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〇〇又 陳亮二則

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

且吾又聞自古服群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行事有高帝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討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笑曰天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〇又 史餘一則

光武渡滹沱河俄頃氷合眞神助矣後帝命其

虜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堨以河氷泮爲神而號曰靈昌津去光武大度遠矣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卿此一事尙敢望後塵哉

○又 戈說一則

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此高帝之志也仕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此光武之志也石勒有

言吾遇漢高帝當北面事之遇光武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石勒亦人傑也其許高帝與光武也如是

○嚴子陵 學言一則

豪傑以知人爲王子陵其貞士乎非豪傑也少與光武同學不知其能及拂袖歸富春巳卿不屈獨無一賢可薦達乎知人之明益所短也故曰非豪傑也光武知之獨深不強以位小之則不屑處之賓師則不能大有爲適以損之一聘一歸之間其羽可儀而一代之淸風高節激發無窮所以用之者至足矣

○又 文忠一則

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軼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

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巳故子陵有以感發之

○又 季重一則

子陵誠高矣而必求其所以高在不仕則蟠溪之竿將伐竃下爨耶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子陵薄官許由薄皇帝人不咏許由而但咏子陵者則皇帝少而官多也身每在官中而言每在官外也夫蘭桂之味以淸口出之則芳以

芟氣出之則磯咄咄子陵生得七里明月之眼而死被萬人同堂之鬨子陵苦矣然則盡去其文乎曰山高水長存范仲淹一額可也

○又　戈說一則

世人肚腸齷齪看得功名富貴十分重故側聞子陵遺事不覺心折其實泉石徜徉簪纓纏縛苦樂大異子陵不過不貪富貴要自尋個快活去處而論者多溢美子陵有知恐掩耳不屑聽

也

○又　友夏一則

釣臺兩石相對高不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觔魚也嚴翁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睨人主不顧峻絕亦與石頭等矣

○鄧禹　弇州一則

鄧仲華有遠識蕭張流也然而非大將材也其心寄雖已篤而齒尚卑名位尚輕戰事尚未練一旦中分六師之半崇以三公之位而委之關中之大敵竊以爲光武誤也斯道也高祖蓋深知之故根本付之酇侯謀畫寄之良平而大將之印獨舒徐焉必待淮陰而後有所歸彼于料已料敵審也夫史稱光武諭河西其將吏皆臣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外雖然此一事耳吾以爲明不如高祖高祖以數萬衆授一釣者佐以羈旅之降王而不之制裂地以予未輸膽之大

盜而不之猜得一叛王以已之供供焉而不之疑若光武者猜龐萌抑隗囂薄彭寵而致其叛于呼吸成敗之際不爲明且遠也○英主駕馭人各有術數酇侯比鄧多下獄一事高祖不以貶度光武猜龐萌等何傷明遠乎

○○寇恂　案　國開一則

建武二年拜恂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

頴屏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為國也乃勑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寇恂論者以為有九善焉則誠九善也范曄獨

推尊賈復一事比之於夷齊雖然有商焉夫賈之非廉比明矣既不能自戢部將而更怒欲手刃恂復豈有人理哉過頴時或遂布告吏卒使無敢辭者恂之出其可反乎恂蓋料之矣曰復固令不嚴於偏裨者也為之設無人之饌以嘗之士而不醉則復進矣吾卒見之可也士而醉則猶之不戢部將之復而已吾得以朝廷之義服之卒之復欲追而無可追而恂直甑弄復於股掌之上矣復不自引咎至上前而怒猶未解復直武人哉非廉比明矣若恂者其猶聞相如而興起者乎

○耿恭　史贊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

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馮異　序録一則

齊桓公會飲群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效箴規於安樂之間勉強盛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戒焉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

武曰頗國家無忌河北之難小臣無忌巾車之恩君臣之間當如是矣

○馬援 史懷一則

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

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援似悔其所爲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意見於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鞌矍鑠自矢馬革裹尸薏苡炎方只緣胸中多却老當益壯四字耳

○又 史商一則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伏波自許語也不知一生受病亦在此夫時平主聖當崇揖讓之節功成名立應知止足之義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而不對其意可知矣高密膠東真可法也援獨以矍鑠技癢不休交趾之後請之匈奴匈奴之後請之武陵所謂畫蛇添足帝固已厭而疑之矣薏苡之謗援自開之

不盡帝之過也

○又 卓吾一則

李生曰援初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其言甚美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其爲書與嚴敦又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攺弃則此書信不爲無意矣范氏謂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此言非也夫伏波節俠也既自許

以馬革裹尸矣又何畏乎壬人何畏乎讒說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又 史贊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宋弘 國開一則

貴易交富易妻不知者以爲撡宋弘其知者以爲教宋弘而已宋弘生平止繁聲戒淫色頗有關雎之風焉光武觀其舉動心畏之久矣一旦因公主一言遂爲斯說此又非但教弘直欲引弘以爲分過之地者也公主一娶而郭后廢矣弘乃持侃侃之論令人凛然不敢出諸口斯言也其陰延國母之祚潛奪麗華之寵而黜以助嚴光之高節者乎後雖無所得於宮闈而猶能以桐江一絲繫綴九鼎人知嚴光之爲漢重孰知其得力於宋弘者遠也

○竇融 史贊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公孫述 史贊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

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梁松竇固 序録一則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末流之弊爲卿爲相寧死不肯出國門意豈不欲點綴畫遊光景總爲騎虎難下耳名利眞畏途哉

○○竇憲 史賛

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懐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不義侯 國開一則

子客之侯光也有慚德矣而不可盡非也第不可以爲訓耳光豈不知高之含淚斬丁公乎丁公之事往矣斬之以明大義無害於高一旦誅子客恐罷之衆未必降而先爲所仇後仇耳兵

法用詭用間雍齒之侯亦猶之詭道也何獨責於子客乎爵之以侯子客得矣銜之以不義子客能無赧乎天下後世能無畏乎光固曰帝王自有眞彼殺王者不義也而不知眞王者固自可殺也則其識眞王者又自可侯也世豈無有以腐儒之説誤天下事者龍門氏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天下盡侯也則天下盡義也趙盾賢而弑許世子孝而弑公子翬

明殺魯隱公而無惡名五季君臣父子弒逆者接踵而是一辭大寶而神聖之名歸之寧獨義哉秉白馬抱烝鼒而歸武王當早殺之矣

○班固 闔開一則

班固天下之史人天下之文人也而班固之史之文之人班固之福也鄭之命子產之功欸裨諶諸子之功欸固以命世之才抱絕世之學萬卷專城之暇其於制作亦優游矣而問所取法則子長也問所摭拾則一代之名篇偉績也問所相濟以成則父與妹也問相與左右其業則陳宗尹敏孟異之徒也問捧書授讀則雖以馬融之才不妨屈體從其女弟遊也八十萬言一出而天下群然歸矣於固固良幸哉而使在今日則難言之矣今日之文舉業之餘也譬之花朝榮而夕瘁矣操觚者不讀古文偶一爲之則剽六朝小說以爲蒼秀縱有文章其不堪采取一也黃口小兒擅人倫之譽輒好榜廢以與前人爭縱有作手無所容其取裁二也史無世學以石渠爲傳舍甚則父書而子不識字兄文而弟不通音其不能後先濟美三也見人文章恣意彈射簡帙一出先求其短以爲斷斷乎不及古人其不能相容四也雖有孟堅老死牖下一罹竇憲之綱詭之恐後矣誰爲之惜且念哉故曰文人首須有福

○班超 史商一則

班超以單車使萬里之外因人兵食攻服諸國隨機輒應三十餘年未嘗少假揚漢威德至於西海自古以來一人耳至其歸功郭恂遣還李邑幾乎學道君子矣如此勞臣雖十世宥之可也其孫殺一淫縱之公主誅之固已過矣并其同產皆棄市漢真少恩哉

朝廷少恩或亦天道夢夢

○班好范毋　序錄一則

趙飛燕譖班婕妤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理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曹娥　團開一則

事有不必令人慟者非其至者也天下有感曹娥之死而不欲絕者乎七日抱父屍出其言近於怪而使非七日抱父屍出幾於不傳矣女流至性絕行水不能濡如此吾將爲之檄楚靈均依以爲輔爲之檄湘君湘夫人偕以爲偶爲之檄津中之姤婦洛上之逵妃奉以爲師其或所遇有五湖上之香魂請粗服毀容再拜以謝其忠之詭

○漢和帝　史商一則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曰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虫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罷之觀此則知一騎紅塵不始于妃子矣按古稱荔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今自嶺南至洛陽不下萬

里雖置郵而傳之不能必其不變而勞生害馬爲毒滋甚東漢自和帝以前皆賢君也誰爲此厲民之事者乎

○中山靖王勝　史條一則

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借二王語互作

斷案妙甚然中山王是一種作藩王眞受用學問觀其聞樂一對甚有戒心安知非感於藩王侵削自晦於聲色爲全身寄憤之地乎明帝永平中法憲頗峻北海敬王睦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中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此即中山王之意也陳思王紛紛求自試正坐忌者之機蒸豆之悲誠有以自取也

○漢章帝　史商一則

章帝幸河内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輙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稅粟瓢飲耳又北巡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嗟嗟昔者王上之所禁乃今者臣下之所犯讀此亦可省矣

○杜密　史商一則

杜密去官歸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擧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按密所言誠善矣然士大夫居鄉爲僞杜密恐不如爲眞劉勝也

○○仲長統鄭泉　升菴一則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

威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鞭者也

○楊伯起 國開 一則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斯言一出而王密之魄奪矣論者或以不能先絕其來爲伯起咎是何責人之無已乎夫清固有不欲使人知者人盡知其清其清小矣大都常人之視金也重高人之

視金也輕視金重則貪者畏其不來潔者畏其不去視金輕則來也吾不屑逆爲拒去也吾不屑引爲高蓋其心未嘗有金在焉然則伯起之所不足奈何曰不足於學也伯起之不足於學奈何曰直拒之以義而已夫使天地神人俱不知可受乎哉

○皇甫規 史商 一則

皇甫規素悉羌事數自疏請效命追隴如云若訓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又云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单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此其前後語皆可味大率謀議當用老成驅馳當用少壯後世節鉞大臣皆六七十老人其不能有爲可知矣

○趙壹 史懷 一則

趙壹已受知司徒袁逄往見河南尹羊陟不得

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以託名者乃自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太守皇甫規不即見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書謝壹遂還書憤絕夫名之未立雖高臥而上堂強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還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以冥鴻貢高行徑不同其爲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擒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左雄 國閒一則

左雄請舉孝廉不得年四十以下者其所徵異才茂行則以顏淵子奇爲入選之格時孝廉徐淑年未四十雄詰之曰顏淵聞一知十子聞一知幾耶淑無以應遂罷之此一問千古可咲漢人理學未明如馬援無可無不可俱不足惜獨慮當雄之世雖有顏子無繇入彀耳必年四十而後舉顏子三十二而卒奈何

○○虞詡 補評

馬稜謂虞詡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乃在朝歌吾甚危之斯言誠不識詡亦豈謂能知儒者乎苟爲儒者必明吏術明吏術則必辦賊尹鐸只自任不爲繭絲耳不知其能滅智氏以爲氏爰不叛固然然自其二年之前而已知有沉城之事銅出其墻矣發于卒非卒忽然爲之也○妙在颯然而止不作了語而儒者神機鬼謀龍蛇起陸之用隱然見之言下此善於描神設色者也夫人第見學一先生之言規行矩步者緩急不見短長之効遂曰儒者無用今以朝歌令觀之儒者不惟有用且有大用且有神奇不測之用而尚可輕相天下士與嗟乎前有虞詡後有虞允文以一姓代興奇各儒而武功顯又奇一則蕩寇于飄忽之會一則殲虜于桀驁之餘不膠故常又奇可見儒患腐而無用耳假令有用

則雖在謨謀廟堂時而胸貯五兵目無堅敵覺夾谷墮墻儼然未散信夫馬稜之不識詡併不知儒也

史評小品卷之十一 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二

外史氏江用世編輯

潛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漢桓帝 史商一則

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五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此時昏主在上宦官用事然冀家財不入內帑苑囿不益內苑故猶然盛世事也

○魏桓 史贊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桓子可謂識去就之槩佚時而廢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識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馬融 案 史贊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

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又 明瑞一則

范蔚宗有言事苦則矜生之情薄生厚故安存

之慮深夫非有定志卓識其不能以理臣欲爾以奇樂終又何言乎若馬融固無足喙者也

○○鄭玄 史贊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

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毎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補評一則

不其山下有書帶草或曰康成靈氣所鍾也夫康成一代名儒其餘馨剩馥固宜散在人間獨惟其生時鼓吹風雅能令婢子具曉經義尤奇之奇也蓋樵青一輩占對尚是期期而胡爲乎泥中與薄言往愬二語引經謔浪機鋒湊合大有閨中秀出林下風香之致豈非大奇余謂康成之婢與香山之婢皆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者原是其靈姓超特故能爲文墨士入室芝蘭易受薰染則書帶草非必盡康成鍾也若以此等婢與蕭穎士之奴作配自是奇耦一快

○陳蕃 升菴一則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

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于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蘇章 序録一則

源懐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乎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李膺范滂 史贊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冊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穢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麞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嗟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殆所謂貞淑之毋剛正之士萃於一門者耶亦謂忠貞在性者耶

○○又 卓吾一則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亦何多也但西漢之直節應於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應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況亦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生或死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眈而虎自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

拆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干野之血玄然黃然赫赫可畏而遂縮也

○又 弇州一則

黨錮中當以李元禮爲第一陳仲舉次之竇游平擁后父之尊迎立嗣主此不過人臣之常節耳而身取大國一子二從皆封侯握兵縱遂能聲宦官罪而盡誅之何以服其心使無語邪元禮文武材也惜不善用之耳史稱其蘊義生風

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耻貴勢此三者誠有之夫豈惟非明哲保身之道郎所以樹臣節而全國體者亦未當也林宗雖回遜言危行終享時悔亦是繇早逝耳使得及陳竇之變恐亦不能免也諸君猶之可也張元節岑公孝不勝其剛腸肥腦隔府王于大辟而身殲亡命元節之所株累爲之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至數十百所嗟夫是不可爲范孟博乎縱不後愧諸死友獨不愧君超成瑨乎哉且也賢者不必皆黨錮黨錮亦不必皆賢劉景升不臣張邈胡毋班不擇比胡以終也蓋十餘年而欲挾匹夫之持論與朝宁相抗者吾不知所終矣

○范滂 郭林宗 申屠蟠 史餘一則

士預其任何如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范滂非所任也而橫爲高議聖賢之法安在夫冥鴻高視天宇應龍潛處遂淵郭林宗申屠蟠庶幾

矣故東漢黨錮西晉陸沉皆起於好名耳夫名安可競哉

○茅容 史疑一則

茅容殺雞飼毋自與客共草蔬人咸服其朴余謂畢竟是好名太過欲借此聳動林宗耳夫嘉賓在外毋必知之知之而毋食雞客食草蔬子則已矣毋能安之乎使容養毋而日殺一雞則偶以一日養親之需推而養客亦無不可若使

月或一鷄歲或一鷄何必擇客至之日乃修其肯之供乎且殺鷄養毋亦常事而必使客聞之此好名之人也

矯情而鷄黍餉毋草蔬薦客此止爲林宗名下士耳若他人到門未必爾爾小人心勞日拙郎林宗亦必冷眼看破竊哂其後矣

〇〇梁鴻　國開一則

梁伯鸞其殆有寬於道者乎惜其局之近於腐

也觀其所爲雖古高士不能過矣許由務光一身之士伯夷叔齊一家之士魯連嚴光名行之士然吾愛其腸之烈氣之激也何也三代以下故也堯舜之世爲天子憂乎樂乎湯武之世事征誅仁乎暴乎此何難於洗耳負石何取於帀馬也秦既帝則海不得不蹈中興之主知故人原不甚深此將可隱忍以圖腹之再加乎劃然而行飄然而舉不堪滋味之鴻弋人不慕而吾之氣業已籠蓋天地吾之節已獨申於千古之上矣問所去失悉豕以償非不明且潔也以爲少而居作非不厚也而使天下人皆習於此不幾因長者二字敗盡千古英雄學問乎故魯連嚴光氣意之錚錚者梁伯鸞道德之瑣瑣者

〇李文姬　案　補評

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賢而有智聞父危泣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弟燮項之郡收固

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入徐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比燮赦還文姬相對而慟因戒之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愼勿以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言聞者悲感

程嬰公孫杵臼之藏孤也猶曰男子節俠事至

李固女文姬一巾幗耳乃能豫謀藏弟燮卒致生還亡恙嗟乎文姬之謀尤非草草者觀其始告父門生語已直觸其肝膽血性繼乃變服入徐陰相往來却令人不可測識此尤其膽智之高處余思爾時父兄被收孱弱女子倉皇驚怖魂魄無主何暇謀及藏弟文姬神閒氣定若逆料王成之必能辦者藉手報命地下文姬之謀豈草草者哉較程杵鴻毛之擲尤爲過之追赦

歸又有爲漢忠臣數語以女子口吐出聖賢豪傑心事讀至此益令人可敬可畏可悲可涕云爾○長卿曰固生三子而後乃在雌祚焉得長然使姬非女且等敗何事之能爲天之以姬祚固也長矣

○張儉 史商一則

張儉之亡命也人重其名行破家容之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丈夫死則死耳何至以一人性命累及無辜乃爾及黨禁解徵爲衛尉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年八十四卒侯覽輩欲甘心於儉者皆已蕩爲灰燼儉獨能爲漢家碩果以全節終亦宇宙間不可無之人品也

儉亦賭其命長耳無他異也

○張奐 補評

張然明爲曹節所賣率五營士圍竇武武自殺

以此終身病之史稱其封還印綬自囚廷尉閉門不出皆奐一種欝勃孤憤牽無以自明而伯仁由我而死之狀牽無所藉口以謝地下嗟乎奐良苦矣卒之時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

無咎吝易曰知幾其神乎得其幾而善用之雖
然違引無咎無吝則爲申屠蟠郭林宗諸人不
得其幾而誤徇之受閹宦籠絡多咎多吝則爲
張奐一人而巳嗟乎奐眞苦矣
○胡廣 史餘二則
李固杜喬桓帝朝與廣同爲三公陳蕃竇武靈
帝朝與廣同爲三公四公皆相繼以死而廣無
恙也彼龍門僊舟品題自附猶皆爲名使哉廣

不顧名矣廣耶馮道耶司馬孚覗之較優彼猶
有耻心耳
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以鄉愿竊天位王莽也
二語極確
○卓茂 卓吾一則
逸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
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
內小可論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奈之何爲

民父母者不念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
不興惻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
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教乃大行則非久任
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調罷軟罷斥矣烏能澤及
密黎聲施後世乎
○王充 序錄一則
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氣合人偶自生
猶夫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氣合非當時欲

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且夫婦不故生
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生人於天地猶魚之
於淵蟣虱之於人因氣而生積類相產萬物生
天地之間一也充之立言如此自不肖者聞之
於報本返始之情薄矣而可爲訓乎孔融傳曹
操嫌忌融令路粹枉奏融前與禰衡跌蕩放言
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
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

矣書奏下獄棄市充之論與粹之誣融者無以異也君子於言可苟焉而已乎

以曹操忌文舉而僅以放言一端定爰書則口過而誅罰者幾滿天下矣恐非實錄

○徐幹 介州一則

徐偉長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其所著玄猿漏巵扇橘諸賦見推於曹子桓者今多不之見而獨中論十六篇即爲子桓所稱成一家言者東漢之

季其文氣最爲緩弱不流暢然頗樸而近于理如幹中論是也視學已自近裏法象猶足覩身然此二者非孟德之所急考僞一章所條爲名之弊凡數總而斥之曰盜夫斥之曰盜誠惡之也然而孟德倡之也孟德倡之而偉長斥之子桓以爲稱而不之覺嗚呼其眞不之覺耶抑不滿于孟德耶

○蔡邕

伯喈曠世逸才其文學瓌奇眞可與鄒陽枚乘等方駕而學畫當世之務如數一二則亦董賈一流也假使得時而駕乎津侯何足道哉乃卒皺入奸雄案尾不洗千秋筆墨羞是可慨也所以然者止爲功名念熱入林不深故不能脫于網羅之患耳覽德輝而下之于鳳鳥有遐思焉

○又 明瑞二則

嗟乎董卓挾震主之威處群疑之際志欲亟收

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爲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與荀彧之辟於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爲彧也豈所謂處死之難歟人之責邕者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蚤決斷是矣而槩以爲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自邕之不幸也

或曰文因人傳中郎行玷文何足述此又不然彼其際百六之厄丁陽九之窮或欲屈志淪汙

然爲推挽意將欲有爲也邕固非爲榮利者但以卓爲人豈可以我之正論微詞規諷而圖改錯者哉惟有被髮佯狂入山赴海避之庶乃身名全耳邕智不逮此李與騈首又胥言乎

○文弋説一則

悲夫世俗忌才而好雄收之以從人望其禮遇之隆有令人結念而不忘者新莽時詣闕上書之人以四十八萬計豈盡出于諛哉論者無以柯亭之笛爨下之琴爲篆碑册之技而掩其節義之高可也

○蔡琰　案補評二則

字文姬邕之女也天下喪亂姬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幣贖之重嫁陳留董祀

嗟乎文姬之不如昭君多矣當昭君戎服乘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至今猶可想其出瑶華下

長門豐容靚飾之景其去亦翕然生不貯金屋死亦不入玉門使人徒想像于紫臺沙漠黃昏青冢間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則亦已矣若文姬者伉儷出塞隻影歸來於左賢王不免有孌婦孤舟之戚於董祀不免有琵琶別船之恨於二子又不免有子東母西夜月猿啼之慘此其所以欲割欲絕一拍一訴而尚有不可告語之心事弟曰舊怨平兮新怨長也則生入玉門於文姬有餘憾焉李少卿有云丈夫不可以再辱吾於女子亦云

中郎之蒙禍也從受知於卓始蔡琰之深悲也自哀憐於操始是何恩多成怨一門兩世如此之合符也天耶人耶抑鬱而誰語耶竊又惟有女如琰無濟中郎分毫之事而追想爾時出塞入塞光景猶當令地下有生女不生男之恨乃何以曰伯道無兒中郎有女一若憐之一若幸

之也或者曰伯喈曠世逸才既以聲銷釆滅矣乃猶有柳絮才情之女子留十八拍於人間使人撫琴動操歎賞不能已已則謂之有女可也

○華歆 史餘 一則

鍾繇華歆王朗三人身事二姓名行掃地而歆也親弑伏后罪逆尤甚虺蛇之不如不知何以月龍首之稱也故嘗謂節而達也非聖人不能隱而通也乃貞士所羞士無爲聲名所餌即仕

即隱無落微溷汙渠中則幾矣

○管寧 文忠 一則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見輒中操意况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直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皇甫嵩 卓吾 一則

范曄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

甫公之扶危亂而終歸全其致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着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唯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進

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說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夫當功業烜赫之日封爵在前貴富在後獨能退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孫子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着者也夫古今天下唯貧而

隱者不昧此一着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着然此一着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乎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即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真者獨能知而讓之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

○孔融 史懷一則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瑶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踈耳踈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着然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磔綑張羅

其自理甚踈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踈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喻弄一勇夫於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吕奉先愼喜不得妙舌妙手也

○○又 文忠一則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

之雄者耳其勢必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惧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余讀公所作楊四公賛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賛曰晉有羿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羿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又 戈説一則

曹操忌楊彪慮其圖己因袁術僭亂誣彪大逆劾收下獄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操述機公之世德辭氣慷慨以去就爭之操不得已遂出彪説者曰操雖奸雄奪于文舉之正論而止予曰非也袁術與彪有婚姻而羅織其罪以爲將誅廢置則事關宗社操所執亦甚正融安得奪之即不然以廢置之誅發自孔融并逮融亦可也而操翻然易慮何耶融海內領袖人中龍也挾以拂衣而去則人望失而英雄且群起而

圖操矣去尚不可况誅之乎融自稱魯國男子此時操適爲兗州刺史東方士氣剛直可智籠不可威脇失一融而天下之爲融者胥解體焉此正操所欲彌縫處也旣不誅融自當釋彪此奸雄轉關換局之法而古今人盡不知也然操所陰忌而思剪者已不在彪而在融矣芳蘭當户不得不鋤他日以匿張儉故融闔門被戮受禍更慘嗚呼魯朱家能保全季布而孔文舉并

不保其身非智不若所處之時異也蘇長公有
言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勢不兩立此爲害良樹
械壯千古之色則可耳其實融安能誅操哉彪
釋之後融掛冠田里鴻飛冥冥操亦無如之何
矣范曄云夫嚴氣正性覆壓而已豈能委曲以
免其生哉予謂管幼安氣性亦屬嚴正而何獨
免焉則世之君子見幾之哲何可少也
讀坡公敘贊數語而孔北海稜稜風節至今

光彩猶新則不待與操比權絜力而氣固已
蓋之矣此實有殺操之理寧必其授首哉若
幼海則猶未免以成敗起見反似爲奸雄張
烈熖然幾先二字畢竟抹摋不倒若不量已
量人揆度事勢而輕一擲以爭梟盧則亦妄
庸人耳是又向者北海所羞也
○又 升菴二則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斂亂郡過于孔舉
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
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
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
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
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
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坐客常滿尊酒不空此孔北海語也然客如

曹瞞文舉何以浮白讀至覆巢完卵不覺淚
潸潸欲下
文舉固人中錚錚者生丼其時不欽則析飲
不飲恐終不免當門之鋤也試參之楊德祖
自見
○○趙苞 國開一則
王陵可爲也徐庶可爲也獨趙苞不可爲也天
下豈無射其妻而應絃以死者哉毋則不然矣

城存君存城亡君亡毋何耳計耶惟城亡而君未必亡則宜有所以處毋者賂而脫之可也求而避之以爲復攻之計可也見不出此而坐視其毋之糜爛於賊苞心何忍乎然而苞不足責也分羮一語高皇教之矣試當高之時而良之計失其爲不仁毋論卽使良之計得以父僥倖是何言歟苞猶受命於君高受命於誰哉故人君愼所以倡之者

○袁紹 史商一則

袁紹之在冀州此韓馥掌中物耳辛平等之說馥遜位侮弄愚夫不異小兒馥遂遣子送印綬與紹何其幸也大率功名爵土皆須費一番辛苦然後享之有味苟得之太易則失之亦不難紹之敗固巳肇於此矣

○高順 史商一則

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悞悞豈可數乎劉備謂劉表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味順之言令人愼事始味玄德之言令人期後效

○田疇 史商一則

賢矣哉田疇之爲人也帝拜爲騎都尉而不受袁紹授以將軍印而不受曹操授以侯印至再三而亦不受此其人非亂世樊籠之所能囿也

中間爲操畫策破烏桓爲本郡冠蓋報讐聊試其奇耳非操得而用之也三國之士管幼安其最矣其次則疇其人也

○陳元龍 弋說一則

陳元龍在淮海之間豪氣不除許汜遭亂過下邳見之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牀下以告劉玄德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

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則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玄德此言乃是英雄本色觀此則玄德之傲更甚于元龍矣他日草廬三顧以帝室之胄而下巖穴之布衣何謙光可掬也不抗節者不能折節世人槪以謙爲美德傲爲浮氣而不知其妙合之機有不容岐者

史評小品卷之十二　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三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三國

造化好奇生才每於亂離之代非必亂離而後需才才非是則不奇猶之山水非嶔崎蕩蕩則無以發兩間之光怪耳三分以後不得君子奇小人亦奇採其耳目以內之品又發其耳目以外之心而著之於編庶幾爲偶足

諸賢知己也已　國開

自三分後而玄黃龍戰遂與三國相終始於是鼎足諸君日迴環于勝敗安危中而龍爭之用亦迭變而不可測孟德有大勝亦有大敗而一往嘗勝之氣終不衰安處多危處不少而萬有一危之間終無懼此大挾飛龍之願而不免元龍之悔者也至玄德則爭先不

在人前處強每在人後然幸處往往轉敗爲
勝處危于安此其才亦可以雄矣而要之權
龍之用爲多若夫仲謀選勝于江東似處不
爭之地蒙安于建業別闢獨踞之天則又以
潛龍而妙見龍之用者也合而論之孟德殆
藉霸之奸雄乎以朝廷爲旗的顧天下有風
塵此有意窺漢鼎而移之者也謂爲罪魁可
也玄德殆不競之王風乎寔乃心于王室柰

運不祚于炎劉此有意扶漢鼎而不支者也
要不失爲功臣也仲謀殆附庸而閏位者乎
可以執鼎耳亦可以支鼎足爲叅之于功罪
外可也嗚呼此三國分爭奇人奇事之概也

○漢昭烈 龍正一則

昭烈雖崇信義要與伊孔心事稍殊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興復漢室昭烈爲之孔明亦贊
成之矣取璋不取琮皆因時勢非義重於琮而
見利於璋使其君臣復生當謂知己

○又 史餘三則

荊州半與吳共不成其爲國有蜀則可藉以討
賊而漢緒可延況昭烈之入璋迎之濟權以存
天下不勝於留其必不可守之地聽曹氏之蠶
食而狼貪耶有曰時孔明尚留守荊州不與其
事有曰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不知孔
明昭烈而出此也亦計之得也

帝王自有眞高祖納蕭到養民致賢之言光武
納鄧禹延攬英雄之策此三祖大畧也然高祖
局寬光武氣魄不足先主木強似高祖而才不
足宋藝煞似光武而文不足

董卓一麄蠢之人耳事若不成謂可守郿鄔金
自老何痴耶呂布一劍客之流耳操圍下邳布
聽妻言坐以待縛何無志耶以操用布遠出夏
侯許褚上玄德獨使操收之非忌布乃忌操也

眞識見卽操不能忝矣

○又 序錄一則

張松使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淸璋不從不二年備因遂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

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也若漢高帝之爲高帝眞英雄也哉

惟識英雄者乃能駕馭英雄張松等雄畧安在而欲遠攀玄德亦足以殺其軀矣

○○又 明卿三則

竊有慨於季漢之際也治統至季漢而始裂然人才至季漢而獨完君臣魚水兄弟友生之誼至西蜀而始全然事功至西蜀而獨闕自古人倫品槪垢之不濁風之不靡鏌鋣之不折至三義而始定然史編至三義而獨敘余謂敘之乃以定闕之乃以全裂之乃以完

古今不可以成敗論英雄者惟殷三仁漢三義耳

殷有三仁殷至今不忘漢有三義漢至今不忘故曰裂之乃以完昔人以昭烈君臣比之孔顏師生何計利敗故曰闕之乃以全

○諸葛武侯 弇州一則

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荆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強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旣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

爲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嚮應難矣凡蘇子之持論甚至而事甚美雖然吾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夫荊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荊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荊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荊州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荊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耳其契誼非

有君臣之分也表大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尚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勢也

○○又　國開一則

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斯言一出而天下疑之矣而吾謂壽非盡不知言也豈亮之所爲固有別解歟豈天歟雲長之死也以荊州千里出師而不置謀主豈亮固有所不及知歟昭烈爲雲長復仇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事不爲不大日不爲不久矣卒爲少年子陸遜所折僅得遁入白帝城以免豈亮固有所不及言歟帝敗之後乃始歎曰孝直若在

必能制主上東行豈帝固親正而疎亮歟是時正且死亮可付之無可奈何歟帝幸猶入白帝城使遂遇吳之害亮何以謝天下後世之口歟大臣之道諒非苟焉也者吾謂孔明胥失之矣

○絕妙議論孔明之稱千載無異詞也自負爲管樂則盡從而管樂之矣更推爲子牙則盡從而子牙之矣獨陳壽有將畧非長一語無惟論者之指爲私心曲筆也乃國開忽于無疑處生

決疑得有謂旋于有疑處生辨辨得有理覺孔明于此眞不無遺憾者可謂膽奇識奇雖然孔明豈無說而處此余竊聽爲評曰孔明疑于神者也後天而奉天者也以先主久在行間豈其不知兵家之所忌而憤然誓師有與吳俱靡之念者何故其空國轉鬭而翺翔久頓者何故連營七百里者又何故凡此皆敗道也而先主冒苟行之料亦孔明反覆之而不聽者也豈非天乎然孔明斷無因此遂委先主不預置成敗安危於度外之理於是必預揣師出之無功於是又筭定主者之不死於是且留蜀江八陣伏龍蛇起陸之用以遏敵於長驅而作乘輿之後勁至是而孔明之思愈苦矣獨夫先主之老謀而折辱于不著名之陸遜此則非所逆睹耳嗟夫謀事者人成事者天無論管樂雖子牙其若何

○又倪思正一則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伯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握國柄者苟不廉儉何以率下苟遍路遺是非必且顚倒何以服人又小人謗毀君子疑其營私今乃了無所營謗言何自入乎此孔明輔後主之第一法也

○又史餘一則

轉霸畧爲王業者唐太宗乎孔明王佐也以伯終矣孔明蓋踟躕冉四依羈旅之主以維如綫之漢緒忠誠心術伯仲伊呂奚疑故幼安以道存身獨節尤易孔明以身殉道出處關乎大節尤難

○又龍川一則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

雖而屢英雄之不幸也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覇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易爲其不然也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又 龍正三則

武侯尚節制即以極變化者遇之當無所施武侯收變化於節制非僅有其節制而不能變化也如王良千載神御止曰範我馳驅

黙足以容惟貴蚤退若猶在位必有萬不可黙之時晏子不討崔杼裴晋公不討陳弘志是乃遜行豈獨遜言皆哲人之大玷也諸葛公云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以彼其才諒無死地而直云云者知全身之道惟在隱居迫其迫而後起則盡瘁之志已決不死于錯誤定死于勤勞夫豈樂之義難辭也律以茲義則古來志在全身者正而蔡興宗謫而東方朔皆非盡善以其求達之念未忘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勲畧震世身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歎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頡唫哦郵筒往來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

○又 史旋一則

馬謖言過其實先主知之楊儀魏延牧豎小人孫權亦知之善用人者不獨本國必盡其才即他國一事一人了然胸中而成敗得失可以預定孔明料事如神寧獨不知只是時無全才不得不收牛溲馬渤之長以充用耳孔明到此心愈苦而時愈難矣

如能選方發藥卽牛溲馬渤堪作參苓之用
不然而尋常一莖草庸醫未必不以殺人上
醫醫國夫豈終借才於異代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生則結契千古然
孔明有子瞻烈有孫死則相殉地下此是眞
手足眞腹心

○龐統　案　補許一則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

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
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
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
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嗟乎此士元所以爲人中鳳也以士元奇謀秘
計可與卧龍共叅先主帷幄意其眼高氣橫宜
自負居百尺樓上而卧人於地下矣尚何肯輕
借齒牙爲時流延譽乎拔十得五之論恰是集
衆廣忠一副念頭此所謂我之大賢於人何所
不容者也政是英雄占步絕高處彼有聞人一
善如萬箭攢心者非關其忌刻之深實繇其才
具之淺

○關壯繆　同甫一則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
不痛恨于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

民負擔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
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
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
正之死天眞無意於漢哉

○○又　史餘二則

壯繆圍曹仁於樊城去許都數伯耳竟不能北
岳飛追兀朮於朱仙去汴京一舍耳竟不能達
絕快心之時又爲絕痛心之事人耶抑天耶

孔明隆中之策謂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甲以向宛洛是矣然委羽以與操角而無後繼也又不脩吳能有荊州乎假使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駐荊襄間爲雲長聲援脅操於前陰奪蒙遜狡謀于後可勝可退權在我矣此其跨制之機萬倍箕山斜谷何見之不蚤也

〇〇又

楚郡自荊而外無大長沙屬邑十二檀洞庭嶽

麓之勝而得於公兩臂之上維時諸將所下城盡啇屬而公與黄忠老手爲敵不啻斧齕其後黄魏奮降以爲異日兩川之用故公之功惟長沙爲大〇潭邑長沙上游也高華爽愷俯視清湘無卑濕之穢舞袖之過以此爲公棲神之所其誰曰不宜且他邑固有雲君帝子河伯山鬼之屬與公共割馨香而潭惟佛老玄聖之宮而巳祀事不乏則明信專其武馮風轢霆以渦我

可知也乃至僕僕焉視爲君平簾肆而朝夕以鬼謀相求吾知公之必怒矣夫公見可而進知難不退以成一生之忠義豈忍桉此首鼠輩而爲之詳兩可哉

禎祥妖孽神先告之此是先天不遠至理英英壯繆無之不在吉凶悔吝之變徃徃迴環二十八字之中自與占驗者巧相奏合原是不賞不怒何用疑鬼疑神

〇〇張翼德　案　補評一則

生獲顔飛呵顔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顔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顔應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曰大丈夫當交四海英雄奈何與兵子共語巴歸以飛爲武人耳今觀其義釋嚴顔一事而何巴待飛之淺也夫

巴蜀見飛摧鋒握槊雄入九軍一時熊羆之將風驅雲合卒無有當飛之横者則以爲飛一戰將而已一萬人敵而已而攻不知其智仁勇之相參有國士風也蓋當顏之不來吾則有以致之致之而來吾則有以禽之旣已來而禽之矣吾又有以釋之如此有操有縱之死之生節韓白在壇其收放不過如此而謂飛爲兵子乎哉且夫怒而執之伏而舍之猶是受降常事獨謂

飛以一往轟雷之氣而迴飇收電乃反在斷頭將軍強項立談之頃則是豈一勇者能乎吾是以知飛之爲智將爲戰將爲神武不殺之將而巴之夷然不屑爲不識飛也所有遺憾者能以折節名信于士大夫而諫哫于肘腋至不免于帳下及戈之手此則飛之以短取敗屢不能不爲三歎

○又　史餘一則

張飛當陽坂曹操不敢逼而道遥津甘寧凌統不能禦張遼則寧統之將畧下張飛遠甚矣

○漢後主　同甫一則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屢陰疑于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托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馬謖　弇州一則

馬謖之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雖太公孫武之爲法孰能過之然張郃一騎將耳以翼德之寡謀提之而有餘謖用孔明之成師一戰而沮壞不復振者此心戰之論豎儒之所傾聽而街亭之所繇敗也孔明未能盡離儒者是以輕信謖而大用之其後誅謖是也習鑿齒之論孔明得其誅而不得其所以誅

也魏延吳懿可用而不用其不平久矣苟惜謖不誅何以使之服自是而更有失律者何以獨行法獨行法則衆議紛然而蝟起不行法則軍氣厖解而不振謖清談士也寧可以得臣比乎荀林父赦而晉覇得臣誅而不害楚疆然則楚亦未可非也載考向朗傳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然則謖且逃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

誅何待

○○法正　案　禰評一則

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耶

夫報復之於人甚矣哉彼法孝直欲以虛譽收

許靖豈真為許靖作說客與夫亦其一段延攬虛懷誠有不從忮忿起見者耳乃及其身而分恩分怨如此屑屑何哉噫吾知之矣士方未遇時原有此一等炎冷小人往往目相天下士賈人傷心之怨此主父偃所以痛恨于途窮日暮而欲倒行逆施之也孝直殆猶是志耳然孔明何以不禁止也蓋孝直能翼先主於狼跋而若輩不能別孝直於塵埃此為無睫人之極者孔

既以嚴治蜀正當從此無義氣處夫始想其欲殺有甚于孝直如之何其禁之於此處正可勘透奇杰人雄飛心事

○姜維 補評一則

蜀之亡也論者以爲因維自負才武銳歲興師所致則蜀之亡維促之而維之用孔明實薦之則孔明應自悔其誤矣竊謂不然蓋漢賊兩立孔明所大恨也今歲不征明年不戰又孔明所

深非也至祁山空出而齎志以殞豈遂忘魏哉吾知其必以未了事付之伯約而伯約所以頻年大舉則皆武侯不肯坐以待亡一念庸問事之濟不濟乎此時孔明豈惟不悔當快之矣追綿竹戰敗而蜀中尚有臣死于君子死于父者視之松耶栢耶之齊王建猶有生氣則豈惟孔明不悔即北地王諶諸葛瞻要未嘗追恨于伯約也第難與脩降表如譙周輩言耳

○曹孟德 弌說二則

牀頭捉刀人眞英雄也魏武帝未嘗有言而一段魁岸之氣如帷燈室劍隱隱躍躍終不可掩也

操患頭風讀陳琳檄起曰是愈我疾是愈我疾武曌見駱賓王檄嘆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二事大相類皆奸雄釋懈欺世語蓋無解于清議不得不如此說而李溫陵

賞認以爲憐才誤矣姦雄憐才不過收之以爲名耳若琳與賓王檄皆罵賊之詞千古痛快恐操曌胸中未必如虛舩觸舟而毫無芥蔕也

○又 予錄二則

曹孟德求賢之令予讀之不能無駭有才無行此老瞞所自處者奈何示人而必以得是爲慊耶建安十五年令曰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覇世今天

下得無有釣於渭濱與盜嫂受金而未遇者十九年又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噫瞞之取才以定亂姑權於心如魏之用起燕之聽秦漢之不棄信乎可矣而可著之令爲天下人告耶若使不仁不孝負汙辱者而行其治國用兵之術又是何等時世民間至德有伊傅其人亦當老死蒿萊而已曹氏安能得其同堂而分治哉瞞自知身乃凶狡譎變之魁决不爲正士所與故汲汲於其所類者以濟其所欲爲耳奈之何其以令天下也

進跅弛而擯循謹此奸雄本色

○又 卓吾二則

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二年其一被弒其一見廢惟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若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已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奐在位七年虗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虗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仍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嬴秦之爲呂等耳未絕而先自絕矣

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醫之善用藥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難於有陳琳而獨難於有魏武設使呈陳琳之檄於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爲奸然未必遽皆能愈疾也惟愈疾然後見魏武之愛才最篤契慕獨深也故吾不喜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遇知己蓋知己其難雖琳亦不容不深知己之感矣

○○又 國關 一則

曹孟德其眞千古憐才之至者歟雲長之降降漢也而旣不有漢寧復有降蓋凡天下之所爲憐才也者人不能間之謂且心無所苦而禮無所殺之謂也奪其五關而斬其六將諸將之不平乃眞不平矣謂之無禮亦幾幾近之而操不爲動且日頒女華似之也觀其所爲庶幾導出軀先所徃之誼焉雲長之所以獲存大義者操

之力也使操當時微有怨忿之色雲長未必不困雲長困二嫂未必不辱至於辱及二嫂而漢家所失多矣余嘗題詩白下關曰錦袍着罷泣孤臣萬里重關一線塵涙說曹瞞瞞箇甚憐才瞞後更無人筆之以志歎

○○又 史餘 一則

魏武賞一敵國之陳琳而不能容共事之楊脩受一禰衡之孔璋而不能全狂言之禰衡心可

矣故以迹論則李廣夜行爲覇陵尉所止拜右北平召尉斬之度量若相越也然史稱李廣誠結于士大夫彼猶不失爲徑直而巳

奸雄一片殺機豈爲人輕易看破惟敵國醜詆者可縱舍而共事狂言殺無赦益見老瞞鱗甲難犯求以徑直眛却此老心事

曹孟德命世奸雄一生欺人以假人亦認假爲眞遂爲彼瞞過耳如本意爲王爲帝常頓

天下有風塵而乃曰吾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至題墓道曰將軍曹侯之墓此假言也如本意忌才欲殺楊主簿禰正平俱不得免焉而獨于陳琳一檄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亦假言也推之而至于七十二疑塚銅雀伎望西陵墓田無所不幻卽無所不假也何者生死事勘不透沾戀不能割者必天下愚無知如桓魋石槨中一流人耳而孟德豈愚無知

者哉總之其一副不情肺腸自有一副不情
面目因有一副不情說話令人若驚令人若
異而終不令人若疑此其所以爲奸雄也乃
論者猶紐定銅雀臺作題目至與臨春結綺
同類而共笑之豈不爲彼瞞過然侃曰假矣
而何足以鑑而鳩也葢一代廢興各有一番
驕盈業案而文人嬉笑怒罵非藉此無以粧
點文章描寫罪狀則不論是眞是假存而論

論而議焉可也

○○曹子桓 案 請評

子桓兄弟則文帝丕子建植也文帝典論自叙
有云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
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輙十里馳射常百
步日多體健心毋不厭 又曰埒有常徑的有
常所雖每發輙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
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

矣 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
京師爲善 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
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 余於他戲弄之事
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巧 少誦詩論及長而
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又以艷女驕繁欽吝書云今之妙舞莫巧于
絳樹清歌莫激于宋腊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
物漂悠風雲橫厲無友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

囀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
良日納之閒房
覩此則於人間世文武縱橫之畧旁及歌舞聲
色之能無不畢臻其妙而子桓之奇才多伎也
如此又植傳云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
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
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鍜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
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

云憤整義容與淳評説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

政如一本傳奇色色皆其神奇獨運而觀場者至于眼迷五色耳混繁聲則子建之多能擅長也又如此

夫卽曹氏兄矛爭勝好高沾沾自喜固非帝王家宏達箕裘然决非聲伎中帝子王孫所堪望屬車音塵者也葢彼自有一番籠絡駕馭之術數用人而不爲人用若他人學之則鮮不顛倒汩沒其中矣故一切娛心志悅耳目繁華汰侈之事在曹氏可而他有國有家者必不可

○又　史商一則

觀曹子扛與論自叙射獵擊劍彈碁之勝其人淺鄙無味亂一紈袴少年之有才致者耳曹公亂見其不堪負荷故每每抑之而欲立植而植亦輕佻不足與有爲倉舒夙慧又早夭不得已以丕爲嗣實大非公意也魏業之頹實自丕始噫老瞞有知能不切齒於地下

○曹子建　補評二則

從來以才高八斗爲文士絕世聰明乃遡其由則自謝靈運稱曹子建始夫靈運眼空一世每每高自標許獨推服子建曰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仆古及今用一斗此似過爲子建張聲價然其語實足鼓舞群心至今爲賞鑒口頭話則八斗之譽非屬過情可知獨才高數奇以俊異王孫至擢抑悒悒而死則亦太秀風摧才太高故耳讀其書令人三歎

子建自負文絕一世而又生于侯王富貴之家

卽當吾世抹月披風花揚風雅足矣乃必求自
試求通親親急欲憤發其雄一洗紈袴之陋且
不須以辭賦名家何不舍遵瑜至此今觀其與
楊德祖書云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
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列藩侯豈徒以翰墨
爲勛績辭賦爲君子哉此固已舍所長而示人
以璞矣能有濟乎則植之坎坷以沒不得全罪
數奇也至楊德祖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卒以賈

禍說者遂以爲操忌脩而實不然蓋非忌脩實
愛植耳譬如人家有佳子弟見其日與二三輕
佻年少仰視天而俯畫地放言不羈則將容之
乎抑絕之乎此所謂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耳若
孔文舉彌正平固德祖一流人也以木秀風摧
之質處於連棲共覆之地其安得不同時畢敗
故爲詮次于後

○又 明瑞一則

謂子建舉九州之八讓五官中郎展轉臨菑東
阿侯服生平戚戚無好懷晚得遷陳竟以憂死
死後作遮須王人差亦神王弟恐其間苦惱政
自不少卽上帝憐才不令飄轉要是地下夜郎
扶餘耳

○楊脩 紫 補評二則

操與楊太尉彪書云操自與足下同海內大義
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

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
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卽
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覺寬舒復卽宥
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
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
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
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
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

人弁遺足下貴室錯雜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韡
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
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又卞夫人與楊夫人許氏書云卞頓首貴門不
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
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實用無已方今騷擾
戎馬屡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
官立金鼓之節[illegible]命遺制明公性急忿然在
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
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
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疋房子官錦百
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
意望為承納
操俛殺脩而聞於伊父母宜數其罪狀如陳琳
賓王之二檄斧鉞凜然而何以冷淡至此此重
公案徒甚老瞞寫名耳

王弇州云操殺楊脩而慰藉其父母若此固奸
雄之常然爲壓者亦已危矣此言良是蓋操書
中明有賢子恃豪父之勢一語可令人害怕然
放言無忌中隱隱有一段忸怩消沮不能出口
光景而操此時固已氣奪矣

○禰衡 補評

從來有才而不奇君才未有如禰正平之甚者
也以倨傲爲揖讓以詈罵爲寒暄即常人或不
堪此況褊心之黃祖乎則操送之江夏而便已
送之死矣猶曰非操殺之也誰其覺之

○○附鍾伯敬擬曹操讓黃祖書

其山雞之猻文采可觀澤雉之性氣介堪重豈
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
恥之然衡書生接霸王之時少見孤寛容以爲
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群雄間以鍊之知足下
性頗干急使其就絳縱之上圖檻之中以調伏

其狂騃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畧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怨於衡卽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嘗有十百倍於衡者乎足下思之○黃祖殺禰衡所謂虎欲食人不避豪賢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瞞輩又當別論此文正寫出一段橫悶之氣其可恨又甚於殺衡不知者誤以爲爲奸雄出脫耳

○○崔琰 國開一則

曹瞞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知子者莫如父操之意非有所嗤也聰明仁孝頌帝王常語琰何所見以加之丕乎守腐儒之說而露版以答其君夫丕何人也使操而從則可操而不從而懷

狐疑以待其定吾恐金盒之陳夫人玄武門之建成元吉不難創見於魏之世也一言之出失之專失之訐失之刼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則亦失之愚其後吳質楊脩之事不致於大變者幸而免耳豈言公公言及羽翼已成之義哉

○荀彧 卓吾一則

粲常論其父彧不如從兄攸蓋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愼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卓吾曰荀彧旣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踹兩脚船專欲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彧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不足爲彧奇有之不足爲彧累烏用辨也

○文 史餘一則

荀文若機神明警豈不知魏武爲人初亦卜漢祚將終魏必代之幾以身爲良平也迨居中籌畫群雄刈定操固不能一日忘彧彧又悔以其身入彼樊中而不能攻圖計惟一决以自托于漢豈眞爲漢死哉誠爲漢死何不當勢窮數極之日使義執言以殉社稷也雖然荀攸後荀彧而死纔二歳耳彧以漢臣終攸不免爲魏尚書

令則彧差勝耳

○辛毗 孔琳 序録一則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璦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獨迕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

○○辛憲英 閾閒一則

三國多奇女子若辛毗之憲英其知道矣曹丕旣立抱毗之頸而喜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魏其不昌乎嗚呼此儒者之言大臣之言也況出於婦人女子乎其後

丕卽位有詔賜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蔣濟見之曰此亡國之言也夫作威作福書有明誡天子其可有戲言哉嗚呼夫然後知憲英之言至也夫然後愈知崔琰之所爲失也

○○向雄 史懐一則

鍾會以反誅雄爲收葬文帝將罪之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

今王誅戮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義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主以立於時辭令絕似左氏不獨氣㴑語正全以圓妙動人然執理苟直語亦不患不能圓妙且臨變而語能圓妙亦其氣之不屈也段灼之理鄧艾閻纘之瘞楊駿同一高誼纘之葬駿要駿主簿潘岳等共事岳畏罪推纘為主三子身名俱泰而岳竟凶終人亦何憚而不為義也

○和洽　史商一則

建安中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和洽言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夫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偽矣核史稱洽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然其言乃爾可謂中行之士矣後琰譖死玠亦被譖魏武盛怒洽再三申救乃得免意如洽者真不輕為異同者哉

○○袁渙　國開一則

善哉渙之咲而應布也夫言不患其不高而患其無用事不求其可愕而求其可成作書罵備是罵漢也不作書罵備而激以必死是孤漢也

渙之於布較洪之於紹大有間矣使數布而死誰敢病之而渙不然渙蓋有大臣之度焉若晏子之於景公狄梁公之於武曌是也布雖暴貪慚而止使其遇洪也又復為無益之死而已若布也者亦其所以能協謀而討卓者歟

○○虞毓　國開一則

夫名之不足取人也感憤之言也昔吾嘗詠時花矣以偶挍之意味召負獨立之聲施寵於東皇

之品第何補士之有名猶花之有價魏主叡疾
浮華之士而遂盡斥天下之名可乎夫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則無如虞尚書之論
也戰國之天下彈丸之士耳而孟子之名不噪
焉傳說非假之畫圖則人不識諸葛在隆中曾
不灌羣雄之耳使其知之則人人物色之矣故
最可以得人者名也一分實自有一分華也最
不可以得人者名也有十分實者又不肯有十

分華也斯論名之則也

〇〇管輅　　案　　史懷二則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
辰得入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
尚知時況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
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嘗謂忠孝信義人之
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
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乎且樂與季
子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為瑯琊卽丘長
太守單子春聞輅名因大會賓客欲以觀輅輅
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十五
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遂倡
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眾士論難鋒
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謂眾人曰此
子少盛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賦其

磊落雄壯英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
徒有言也

管公明不取何鄧策其必敗鬼幽鬼躁涉於輕
詆不知公明有極推重何鄧處而一片苦心惜
何鄧亦不知耳嘗云見何鄧二尚書使人神思
清發夜不假寐終日行世中所見皆白日欲寢
之人何鄧名理清言公明是何等精神二子在
其照映中久矣但憂其識不足耳孫登有言吾

子才高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公明之於何
鄧郎蘇門之於叔夜憂之惜之非訕之也老生
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二語欲哭恨不能身
代何鄧之危山公妻窺稽阮亦云君才致不如
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才識二字正與蘇門脗合
叔夜不免阮公令終其善敗亦分於此
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
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
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大列宿
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横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
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
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
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莊子天
籟而後又有此奇變詭激之文亦以洩其胸中
不平耳讀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

可懼數語想見飲清酒三升後與單子春旗鼓
相當精神

○司馬懿　卓吾一則

司馬懿於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懿
荅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子之於
漢比也既受其託敎而奪之以爲巳有既廢芳
立髦矣復弑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
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

之君臣如故也虐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
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家崇班重任盡爲盜柄
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墻之
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有國家者將奚託
哉是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又　鼎甫一則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
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

壁屡之爲適召戮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慰焉
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也
余爲之俺涕而魏書終焉

○○鍾會　鄧艾　史懷一則

瓘自以與會俱陷艾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
軍田續襲艾殺之初艾入江油以法欲斬續及
瓘遣續曰此可以報江油之辱矣詳其始末三
人機穽鱗甲互相銜持纏綿糾結而莫能先出

嘗聞蛇食蟾蜍蟾蜍食蜈蚣蜈蚣食蛇三毒同
時共處一罏之中先發者免非欲相食也自免
之道在於相食瓘於會艾有不得不殺之勢其
情形不幸類此但艾罪不至死在他人不足責
瓘爲此正杜元凱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者也瓘之死其罪豈在撫床數語哉

虎欲食人不避賢豪矧鄧艾傾危士乎吾竊
怖艾之自陰平破縣竹而猶恨瓘殺艾晚也

○孫伯符　案　補評

策美姿顏能笑語性濶達善用人堅死時年十
七慨然有復讐志到壽春見袁術術以堅餘兵
還策遂渡江轉鬪所向皆破於是威震江東

伯符英英玉立奇矯無前此孟德以上人也意
自負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觀成敗此其志不
小但賭其身在則騰驤鳴躍功烈可勝道哉
惜乎其不戢于垂堂之戒輕付隋珠于一擲耳

吾謂此非第漢家不幸即魏蜀俱不幸也假令
伯符而在亦可尊獎夾輔必不容曹操挾天子
令諸侯炎劉遽至煨燼伯符而在則曹操又決
不窺足江東有橫槊賦詩之得意而赤壁反可
無敗華容反可無走伯符而在則雄視上游不
煩犄角決不借玄德以荊州使有蛟龍雲雨之
際會而反可無壯繆之死反可無陸遜之折辱
故曰非第漢不幸而亦魏蜀之不幸也此與孟

德以上人也茀所恨者以伯符之才之品宜其磊磊犖犖較然不欺其意乃至以傳國璽一事角買豎之口輕詛嫚罵是豈所望于英雄人物者業未就而中道夭想有以夫

〇〇孫仲謀 同甫一則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久亦所以啓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仲謀於三分鼎足中固有餘於福得天幸爲多者也伯符蓋言之矣舉江東之衆决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則固自居于創業之艱矣予仲謀以守成之易矣夫爲其難者英雄馳騖而不足因其易者中材坐理而有餘此實有陰爲位置者矣乃不轉盻間而兄終弟及舉夫伯符百戰艱危開基刱造者盡爲仲謀入掌受用之物可不謂有餘于福乎且仲謀非孟德敵也疑亦非先主敵也乃前有公瑾摧孟德于赤壁後有伯言折先主于白帝城皆于背城借一國危累卵之際以白面書生收功于意外此豈

其旗鼓相當哉天贊之矣雖然以仲謀福根深厚加之以知人善任是實有一半在天一半在人者假令劉景升百輩雖與之以天下能一朝居乎

〇諸葛瑾 序錄一則

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自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春曰異哉史氏之言大夫禮無再娶純之不娶古人

所皆然者愛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胤嗣也有所生而可無舉乎瑾惡夫多子卽可毋有所愛今不忍絕其所愛而絕其所生重色欲而滅天姓悖亂莫甚焉以此爲篤愼我未之前聞也

○○諸葛元遜　弇州一則

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王則亦相幼王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朱

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李默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于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于祁山之捷最後頻兵堅城以疲退舍雖損失亦不至斜谷之敗也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胥壞者孔明寬元遜躁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遂而倨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

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達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于鍾會列元遜于孫峻孫綝不亦寃哉

○○周瑜　宋　園開一則

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

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遍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

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
武筭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大恐不久爲人臣
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後偭有疾病孤燒船
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
劉備咸疑譖之
甚哉知己之感之不能忘也則甚哉知己之事
之入人深也入人深而人不自覺其淺矣公瑾
一意攻曹臣主方得無亦有所不欲使人忌者

而乃感激而言之曰蘇張更生不可移也嗟夫
天下豈無岸首張儀之覆轍哉幸而權真知己
則吾猶操敵也使操而妬吾之知己則吾不幾
於權敵也哉至於權敵而天下事去矣然則非
瑜之淺權之入人深也

○○魯肅　棨　補評

瑜薦肅才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今
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
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
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
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
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
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
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
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
也

夫肅在當時其智計上不叅公瑾次似不敵子
布而何其有成畫于胷中至與孔明隆中之筭
相印合也夫孔明嘗言曹操誠難與爭鋒孫權
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
則霸業可成今肅言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惟有鼎足以覩天下之釁疑其言未必皆
如左劵而迨後策蜀蜀驗策吳吳亦驗夫以立
譚數語遂堪與卧龍方駕魯肅亦可謂名士矣

剗使儀秦再生抵掌華歷之下其曉暢不過如此然吾更有味于覩縈之言也大率好攻樂戰者往往以無數士馬喪之庸將之手又以無數金錢填之驕兵之腹大率坐浪戰耳故覩縈而動原是吳君臣師貞秘訣至魯肅而益覺暢言之尤爲紉紉之巧

○虞翻 史懐一則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

之故爲盡力深有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當爲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者是也遇吳大帝英主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島至爾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亡尚不知故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肚幽憤語語實境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追感於伯符云

○○呂蒙 國開一則

千古之漢賊千古之小人險人不肖人無行人其華歆呂蒙也乎是故董卓之罪小而曹操之罪大曹操之罪小而孫權之罪大則華歆呂蒙成之也湯武聖人不必於禪魏欲帝則帝詔何逼乎不仁極矣曹操倘沒蜀自難支卽及和親

之將而欲仇則仇矜何驚乎妬才極矣歆其無復名節蕩盡廉恥娼優之至賤者也蒙其含沙射影不敢見日光穿窬之至瑣者也故曰千古之漢賊千古之小人險人不肖人無行人也然則何以操之罪小而權之罪大曰譬之盜之入人家操盜也權詭衣家之人以藉盜者也

○○陸遜 介州一則

陸伯言一少年書生受服而據諸將之上揮塵

楊策破天下之所憚服以為英雄如昭烈者若拉枯朽然後杜比兵無南服國無亡鏃筭不遺籌其孔明之流亞歟而物議称不及者當緣經理內政收採羣情有所未足耳孫仲謀能信之于未試之初而疑之于旣成之後非伯言之有勤怠也仲謀有勤怠也幼節德不及羊叔子而才微勝之然能使孫皓綏亡者皆其力哉夫以權之智而不能容伯言以皓之昏而能容幼節者天也士衡縱橫六寸之管而假七尺之軀叨三世之將名不能逆自韜晦擁旄非分舉宗覆滅不亦哀哉道家之忌士衡固已知之而又犯之且伯言前後决勝頗以陰謀而幼節之平西陵坑僇無噍類又窮盡天也士龍前後爲守令皆著循吏聲然以區區小仁而欲爲顛覆之木難矣

史評小品卷之十三 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四

外史氏江用世[illegible]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六朝上

自典午以後抑何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卒無有景命攸歸之主應運而乘乾也蓋緣其得天下多以鼠竊不以龍爭以鴟張不以豹變雖名爲禪受而其毒與篡奪等是以王威不立朝政無章陽失位而陰乘權繇晉宋迄陳隋如一日矣特獨有劉寄奴卓犖慷慨差有赤帝子大度然要亦蛛隱金陵畫江而守終莫能觀兵洛汭宣暢王靈捍五胡雲擾而清其塵者况于下焉者乎則直寄生已耳閏位已耳當斯時也欲于銅駝禾黍中問朝廷幾無朝廷矣欲于風靡草偃中問人物幾無人物矣又欲于庭花玉樹風雲月露中問事功

學問幾無事功學問矣茀指而目之曰六朝
云爾因以卓吾之論弁其首
卓吾子曰劉裕以識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傳
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爲劉
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
裕之功德巍巍四海皈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
即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
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弒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

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弒二
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復爲傳亮所
弒子孫自相屠夷無孑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
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
稷志切故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
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弒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
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慮
者乃復弒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也

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發寶融
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摺之此
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
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時不自相屠至
蕭衍亦決不肯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
則泣以麪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
略無慚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弒其子
簡文求死不得竟什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弁其

太子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慘
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
報自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
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
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
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
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
畏又如此奈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司馬宣王 史懷一則

魏武狠其人却有情司馬宣王狠其人特無情非無情也自不欲有其情也魏武有熱處此老一味冷其一種陰鷙之性似絕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閨房之趣畧不以分其心以爲熱則生情有情則爲取天下之累故忍而逆斷之所以爲狠

○司馬景王 史懷一則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鎭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祕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此天所以鍊惡人而助殺運也曹爽鼠雀小試其牛刀之用耳三千人散在人間一朝而集調度紀律固有過人者作賊固自有别才也

○羊祜 史懷二則

祜以德往而陸抗以德應似窺祜之微者兩人雖善交亦勁對也布筭已定而委之杜預張華曰取吳不必臣自行自處何其高且遠也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祜杜預從容將相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覩祜伐吳一疏始終以戢兵和衆爲主無復功臣使倆其原委故自不同也

杜元凱有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石爲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其無聊異想悽然可憐預一生立功立言主意盡於此矣羊公峴山一歎哀樂異人共名根之重即沉碑哀木之意而以達識高韻出之深渾不露然元凱名心又動於墮淚一碑○末二語所謂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文情冷妙

○又 序録一則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人情未有不好名者徒好之耳名卒不可致也羔亦反而思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推祜之言祜亦是好名者

○○又 史論一則

晉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乎其有風飈者也

○杜預 序録一則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

○○王濬 案 史條一則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耳況濬乎觀杜元凱於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不露蓋爭競於事後所損已多調停於事前所全甚

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旣悉至於陵所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明辭事權而暗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濬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於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間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

○魏舒 王湛 序錄一則

晋魏舒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爲癡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歎服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問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爲人知也

○山濤 史懷一則

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沉於嵇阮之中奄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荀勗鍾會輩使不害已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無收受享無窮而作用不露間有一二持正匡時爲身名地者皆相機候隙不中不發占盡便宜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嘗鄙濤之爲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季倫人知其任誕耳不知其全其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覩時不

可爲而後聘於高陽之遊悲憤之感深矣居漢
洿不肯奏伎流涕數語與心畢露不失爲晉室
忠臣也

◯◯又 賛皇一則

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止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伏匿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匿曠名

重者蓋議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匿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醜貌于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恥不及豈蚩蚩負蟹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泰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 潘岳 史論一則

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銜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矣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枝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趍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 又 青螺一則

按太子遹之廢賈謐譖之賈后主之而實潘岳成之者也遹醉後不臣之語皆岳剏爲之其罪

可勝誅哉其君之死王者驪姬而集苑集枯之諷則優施扶蘇之殺主者趙高而不能闢地立功之疏則李斯岳蓋合優施斯高爲一人也孫秀之譖趙倫之誅天若假之手爲遹報者獨恨陳尸之時未及明正其罪耳◯岳母居常誚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若是則岳匪惟不忠且不孝矣然其閒居賦則曰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讀之者必謂

卽孔老不智於此矣肯信其有降車跪拜之事
乎又曰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壽觴舉慈顏和
卽曾參養志不是過矣肯信其有纖欲戮親之
事乎然則世之巾西山而身東陵者固多也又
安可以其今日持議過而信之爲彼終身覆醢
地乎

○又　史懷一則

嗜進之患在文士尤甚岳違毋敎貪躁不休仕

進一不如志作閒居賦以寄其熱中之意反引
毋爲名板輿一語至今遂爲佳話仕進則云爲
毋而出閒居則云爲毋而隱利與名身有之而
用毋以市千古仕宦人通套實自岳開之

○又　史餘一則

高貴鄉公好延儒臣以裴秀爲文林丈人王沈
爲文籍先生泄其討司馬之命而助逆封侯者
此二人也晉賈后欲廢太子飲之至醉草詔奏

原缺第十三葉

烈日之所炙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
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之倫淸談
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
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
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
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
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

夫援枹鼓立凶門之下卽掀髯戟指躍馬鳴
鞭猶恐不得當何處着得名流揮麈彼嘲賦
詩退虜者總是淸談作偏固知王夷甫惧國
不小

○又　史懷一則

衍千古勢利中僞人小才虛名足以牢籠一世
勢窮情見被石勒一老胡照膽看出和盤托出
快甚其悅衍處悅得有趣怒衍處怒得有識所
云行天下未嘗見如此人又云破壞天下正是

君罪勘衍短長始終與山濤年福纖毫不爽亦異事也

○王戎　史懷一則

戎田園水碓遍天下持籌未已或曰用以自晦耳此一語最爲貪鄙人藏身之地士大夫居亂世浮沈混迹猶不失爲保身之智若藉口王翦之請田蕭何之致產專利聚歛此取怨招禍之道也何保身之爲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貧得

免於難戎獨不聞之乎至竒籍七賢以自掩其貪濁而欲分其名計巳巧矣富貴巳極而黄壚數語強作清態尤爲可厭千古勢利中老奸大率如此

○樂廣　序録一則

晋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古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而巳乎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學而比於相如茲益陋矣

○阮籍　案　子瞻一則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

昔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豈謂沛公孺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

劉項也竪子者指魏晋間人耳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竪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間多故一放于酒耳何至以沛公爲竪子乎○議論卓絶勘透嗣宗千載心事

○又　史懷一則

讀嗣宗叔夜諸人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悲士生亂世全身若此之難也其一往變畏恐不能自

見之意郎于放誕中見之何者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無論廣武武牢山之難見其英雄本色所謂閉戶視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皆是用世人深心冷眼有此一種行徑及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蓋自傷其時之不可爲而志之不能酬也如醉卧鄰婦之側乞身步兵之廚聊以自遣其窮途之哭而已

○○又　并州一則

吾嘗讀晉書阮籍傳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者也自顧其瓌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羈之才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爲之用必死爲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耳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逃之醉一醉而連綿至六十日彼豈其情也哉皆以爲不死地也然猶慮司馬氏之譏之故其乞相東平草勸受九錫章示若爲之用者特不勝好酒之一念耳使司馬氏得而愛之愛而舍之以終保傭者巧也昔人謂澄公以石虎爲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爲海鷗鳥也嵇康畧知之矣而未能宛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修飾而時露其鋒距於土木之表至于獄而後悔晚矣○可謂快論

阮步兵嘗言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此固非絕意功名者但以身處轉喉觸諱之世有托而逃焉耳故其荅伏義書云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蟠天飛晨降宵升蓋明以自况也令得時而駕庸詎不如謝東山而論者至以神州陸沉爲竹林諸賢罪非不巳甚哉王弇州嘗有傳後數語實足爲嗣宗微闡云

晉室名流散散跡跡跳浪于酒籌塵拂之間

以清狂為韻致至日名教非為我輩設夫名教非為士人設而誰設哉此實阮步兵諸賢之過也然而文采牙慧點綴風雅差亦不俗猶愈于學一先生之言通身是腐使天下指而咲之曰竪儒竪儒也

○嵇康 史懐一則

叔夜有用世之才而無其志然其始亦豈菸然不知保身之哲而必自試於禍哉觀其問道於

蘇門著論於養生省躬於幽憤蓋亦欲終其性命之情而恐不可得者卒以才高識寡難免於世然則向子期劉伯倫何為皆以天年終也豈其識皆出叔夜上乎予謂才如金識如火鉄兩之微則洪爐一煅已為純鋼鈞石之多則車薪迭易未免鑛雜惟叔夜之才高所以益見其識寡故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而向劉之識以之用向劉之才有餘然其委蛇屈曲不知經幾許險途費幾許苦心而其結局收功不過日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又 貞父一則

天地間人懶者多矣而獨一嵇叔夜當之懶亦未易言真懶者外世而得身外身而得性性便神逸形骸不能束塵鞅不能紲故足尚也叔夜之懶見于絕山巨源一書鄙薄榮進遺棄世俗即肢體骨節非其所檢而于琴于鍛于往古高

士于當世之名流仙品欣然有合率爾天放此真懶者也

○○又 補評二則

夫以高材而涉哀世之末流如鶴骨之在鷄群芳蘭之當門戶世所側目者梟矣如中散一輩是也即虛已以委蛇猶懼不免何故悁悁幽憤怏怏絕交憎人而欲人愛之非人而欲人容之數可得乎孫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必不免真

確論也子瞻乃謂中散得免于死者吾知其樹
迹滅影于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釆薇散髮豈
其所難嗟乎此就事後論耳其實中散胡能埽
迹滅影釆薇散髮哉不然當景王之世而與鍾
會輩同朝何賦歸來之晚也
覩於養生家誡二篇而謂諳於衛生之經妙於
游世之術者宜莫如稽叔夜乃卒不免於奇死
者何故莊子固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

死倏然而來倏然而往而已矣叔夜何用如許
聰頴若死世又若憤世覺容身之地甚窄而胸
中亦巳不恬不愉甚矣夫不恬不愉而可以長
久者天下無之此所以卒中于人道之患多所
困苦夭其天年也噫可慨巳

○○王祥　王覽　國開一則

王祥之孝人皆知之不知祥之善事其母者其
孝小善事母而能感格其弟者其孝大以舜爲

原缺第二十二葉

因無緣宮中無人不如歸田武帝銜之竟以廢
殂於家則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之心至是畢露
矣陳情之語豈誠於孝邪

○又　學言一則

義不顧計計不出義晉李審云顧影無儔而不
惧者無彼此于人也繇此觀之樹黨愈多則彼
此愈分而可畏者愈衆學道而招搖詭隨得無
爲客所笑

○晉惠帝　史餘一則

晉惠帝官蛙私蛙之問及不食肉糜之言愚昧
何如蕩陰之敗兵人引稽紹斬之帝曰忠臣也
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其衣帝曰稽侍中
血無浣也又何英明乎幾前後兩截人矣

○陸機　陸雲　史論一則

古人云維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
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

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
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
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
連文則珠流壁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
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屬
吳祚傾基令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
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遊卒委湯池遂使穴碎
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遷骨修鱗凌雲

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
機雲兄弟文人者流只合簪筆承明石渠閒
商風雅事耳何事抵掌談兵噪一日之進彼
始以爲出匣吳鈎也而及其不妝乃與鉛刀
同敝處非其據者其無寃鶩也哉

○又 明瑞一則

二陸先生蚤歲以天才瞻逸見賞司空所操管
湧於犇泉爛于天星品識要自偉然或謂其周

旋昏亂之朝卒與禍會爲欠知幾之神夫黃鵠
遊於汙池祥鸞鎩于棘林蓋亦㝵有天命非繇
人事當其時若嵇叔夜龍性矯舉薄富貴若絛
龍而卒亦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乎原臨收白
帢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死生了
矣夫學至於了生死豈易及哉

○○又 青螺一則

二子既出世家又負才名而不得採西山之薇

沉汨羅之水中夜嚮思豈無幾希之萌不得已
乃作辯亡論二篇不知者以爲追悼故主纂述
先德予嘗反復讀之而知其意旨所在矣其曰
黔首瓦解皇家土崩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
奚救哉信斯言也萇弘之碧可以無埋弘演之
肝可以無納蘇卿之雪可以無嚙常山之舌可
以無斷李陵衞律彼皆通儒劇秦美新總是質
論卿晏景張悔皆可以死可以無死何其舛也

故辯吳之亡匪爲吳辯乃所以辯其兄弟之不亡爾予又討二子降晉之日以及孟玖之讒才廿四年耳倖廿四年之生博三族之誅抱千古之恨而又無以自列於古忠臣之林可謂上負乃祖

○又 史商一則

二陸之先吳之大臣也宗國覆敗爲之子孫者埋名不仕可也曾未幾何時而兄弟巳在洛視張子房陶元亮爲何如哉其保身之智姑不必論

○○又 玄宰一則

此非平原村乎此非機雲諸山乎吾嘗弔古懷賢臨村攄訪其遺蹤登群山想其標韻當日兩賢敝精銷蒐爲文章後裔亦幟馳英聲者皆就烟空惟河山寥闃壚落不移一一鶴聲唳江月耳

晉人氣習大率挑浪于舌鋒筆韻之間以放曠爲高有頑名檢營幹濟者爭迂腐唉之士衡兄弟雖才高辭贍舉體華美而各有志世用似可與士雅輩收一鞭一楫之功洗脫文人無用名乃卒蘭蕙摧殘舉宗覆滅華亭鶴唳至爲千古恨事是何報之酷也王弇州以爲士衡縱横六寸之管跌蕩七尺之軀不自韜晦擁旄非分其理或有然者若士龍前後爲守令著循吏聲而終不能爲支厦之木同時畢命寔可慨巳

○張華 明瑞一則

議者謂張司空華而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五焉用文爲若猶未也奈何麥口而詆天下巨麗之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寧獨辨海鳧龍鮓之屬稱神智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款誠信於幽冥通儒碩望

彬彬質有其文故可貴也

○○又 序錄一則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紫氣爲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書非問之束晳亦不知其爲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爲知量者哉

○ 石崇 史論一則

二百七十二百十七 初

石崇學乃多鬬情乖寡悔超四豪而驟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靃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鍾舞女流嵗忘歸至於金谷合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又 補評二則

季倫思歸引幾不異淵明歸去來辭然卒洽戀一官旅進旅退絶無急流寒裳之高致且後聲伎滿前誨淫招忌負有甚于流螢之嘗蹇飛蛾之赴焰矣鴻鵠飛翔者然乎哉史氏之論信而徵已

金谷序位置閑雅似與蘭亭風調相彷至其詡詡意得語多震矜則全是豪華氣息矣其何以一詠一觴寄托山陰兩廡右軍之欣人比況也夫亦見墨池涸轍風華不滅于富貴容文士差足以豪耳不然崇之諂事賈謐望塵伏謁此其

吳崇 百字臺

士品何如而右軍并比予于季倫哉然則不割一姬亦未遂爲不可奪之節要以見一生跌宕卒爲情死謂爲免俗焉可也

○○綠珠 長卿一則

石崇廁中婢尚能識大將軍之作賊而刻玉縈金者千餘人卒不免崇于死何哉雖然崇固可以死也方收兵之至也珠固無意死也石崇曰我今爲爾獲罪亦尚無意珠死也噫竟死矣崇

崇珠耶珠崇崇耶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為者綠珠死綠珠生矣旣知財為害何不早散之石崇生石崇死矣後涼時呂諂見弑所幸張美人年十四姿色壯麗請為沙門呂隆見而悅之欲汚逼焉美人歛袵曰欽樂至道誓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于是升樓自投而死此亦一綠珠也唐時喬知之有婢碧玉姝麗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為之不婚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

梳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寄之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三日不食投井而死承嗣于裙帶上得詩乃諷羅織人告之知之遂斬于市家破籍沒此又一綠珠也

嗟嘆古今豈少綠珠哉旣無石崇又無孫秀遂使七尺閨中多少醉生夢死悲夫

〇〇又 補評一則

昔人有以金谷況蘭亭者而右軍欣之夫右軍勝情拔俗清韻出塵顧豪華之慕乎哉仲昭氏評之曰天下之富人多矣率湮滅無稱其有稱者意不但風流文彩亦必有深情一往足以結一世之名人才士而訂千秋之勝季倫固寔足

令右軍慕也夫豈惟令右軍慕抑足令綠珠死蓋以季倫之奢豪跌蕩即百姬亡可百姬進何故綠珠之不割而自令見殺為嗟乎可殺而不可奪此效季倫所以成其為季倫而效死君前綠珠亦因此成其為綠珠矣迄今千載下猶令人喜譚墮珠樓風節而市國之褚淵歷姓之馮道不益恧人齒頰乎

〇 傳戚 史愫一則

傅咸有言酒色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繇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繇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安有悾悾爲忠益而常見疾乎此達生之言也認得眞忠直自不肯爲僞明哲從古持正人胸中須先具達識識若不定胆必不堅

○荀勗 史懐一則

荀勗爲覆邦小人無他罪狀止有擁立賈后保護惠帝而已然有此一節亦不必有他罪狀也考其平生如赴曹爽之死遺愛於安邑薦衛瓘山濤皆有名臣之風不知其氣誼文章議論經濟皆欲先自立脚根而後爲所欲爲從古小人脚根既定爲惡於安身立命之後開國承家其孰能堪之要其心勞計工正不出鄙夫患失一念覩賈充出則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去中書省則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其勢利炎寒之根不覺和盤託出平生不與惡畢用於此矣

○衛玠 史懐一則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玠之養也知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玠之得爲名士以此若如本傳前後所稱玠一美少年作態者耳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膚清二字是極俗人面目可憎者若如此乂之去玠又豈

止其間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

○羊后 史商一則

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爲后永嘉五年爲劉曜所納至太興二年曜立爲后距爲惠帝后之時凡二十年以十五歲計之至此亦三十五歲矣然史云曜甚寵之頗干與政事一年遂失節之婦不知曜何以寵之乃爾曜問曰我何如司

馬家兒羊氏曰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竊疑史家文飾以甚司馬氏之醜當時未必有是語也

尤物移人自有一種卄言快語弋獲人意中事者羊后安得無是語

○胡貴嬪　案史懷一則

胡貴嬪名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詞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輒家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

貴嬪可謂健婦妙在矯癡之中微帶膽骨然其娬媚却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辱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羈雄主耳士之遇於世者又豈皆軟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有言我見魏徵更覺娬媚即此意

○○王導　史餘二則

王導功矣而未純中宗因王導推翊取刁協劉隗以間導遂爲王氏所疾乃成王敦之禍所以敦之初舉導未聞諫止及王含再犯料其無成始訟言折之故曰茂弘未純也人臣寧識不足

耳豈有姦奸容惡而可稱大臣者蘇峻突入臺城俛首同事則又甚矣吾不能不媿江左夷吾也

妻師德不能正色立朝保身全節而兄弟相戒包容王茂弘挾敦爲重戕及良友而謂後人思我憒憒亦足羞矣或者曰渾厚含蓄培養元氣勿如慶曆流品大清激而爲洛蜀也則可然非二公以此效用之時也

○○謝安　史論一則

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違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

○○又　白蘇一則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棋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疵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辨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誰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于勇勇者矯之以至于怯拂之乃成順則罔功此類甚衆難

以悉數卽如荊軻韓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眨眼英雄哉然而匃賤怒叱則隱嘿逃去市人窘辱則匍伏胯下非所謂矯勇爲怯者耶若安石則眞能矯怯爲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也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借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爲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疵焉

○又 史懐一則

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石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苻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宄之氣淮淝之役從容以挫強虜之鋒安於此晦以用顯巽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機權雖欲不出於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慍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鎮物彼倒執手板賂壁失措者何人何不一

效安之矯乎

○○又 弇州一則

謝安石格量弘齊故是始興以上人然大畧能因事爲功矯情鎮物耳淝水之勝雖曰有天幸而玄之善用兵亦自有以制之苻氏滅國十餘擁百萬之衆平襄而後氣𠻳江左獨玄以北府偏師躑躅當鋒覆師斬將者至再三其膽力當何如哉苻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丕而戰慕容垂人皆咎爲失策吾以爲未爲失也枋頭之役慕容垂之威畧能使晉人亀奪丕勝垂丕可掩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蓋不得已與丕合牢之雖勇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因之豈非天哉

○○又 明卿一則

余又登東山見三儒人雄談浩歎手捋長髯繼酒歌呼自得也近之則晉代三謝衣冠風雨欲

來鬚眉皆動夫東山誰氏之東山而謝家父子兄弟以爲私且指昔年所攜之姬爲謝家姬也躡飛電之影爲謝公馬也指田間所畫之梅影琵琶爲謝公梅也與公姬所抱之琵琶也又有异者此亦一東山彼亦一東山贈者多受者少遂令此山終爲乃公一家常撮之物

○又 現聞一則

安石之破秦也當謝玄入問計弟曰已別有旨

則其遨遊山墅正如遊敵人之壘而徒以鎮定
稱安石不知安石者也平仲之禦契丹也當急
書五至曰了此不過五日則其傳塞歡飲不啻
飲胡兒之血而徒以整暇稱平仲不知平仲者
也吾嘗恨夫古人賭墅而其心怦怦然今人不
賭墅而其心泄泄然古人飲博而林焉常惺今
人不飲博而頹焉若醉

○○又　升菴一則

晉之清談成俗王謝之賢不能免臣子不共戴
天之仇此步豈容少退而可掣英雄之肘哉幸
而在上有陶侃卞壼中流之砥柱也在下有范
甯虞預衆醉之獨醒也

○　周顗　弇州一則

周伯仁吾所不解過江以後若使追喪亂之艱
難此身之非有或散髮巖阿或栖遲冗列用拙
挫名以酒蔽身可也既居九列參密議而縱飲
沉湎狂僻廢禮且夫密疏申救始興而不言德
困若長者夫以元老故交哀呼求救了不之盻
而顧左右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
肘寧能不使之飲恨橫發邪伯仁郎始興救之
久亦必殺但小緩耳伯仁死始興不能無罪檢
表而泣以情語諸子猶庶幾哉

○○周處　弇州一則

周子隱感奮時譏折節砥礪文武果亮為時所

儀抗忤權戚委命疆圉若無可憾者吾猶謂其
為晉所死六陌不若為吳而死無難督也亡國
之戚雖足以杜王渾口而吳魏均滅要之百步
五十步耳宣佩之勛猶不在子隱下而晚節不
固獨彥和首亂而存宜季從亂而旌晉於是乎
失刑賞哉議者謂子隱之子孫多愧其先烈吾
獨以為之兆也若筵者皎然為君子且有光矣

○　郭璞　史懷一則

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

郭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力不能救而又度不能免至自晦于文章不可自晦於仙術不可無已而託之嗜酒好色于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有本根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此信陵君飲醇酒近婦女及范文子使祝

宗祈死意也全是一片窮促悲憤所出潁川陳迹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甚哀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則璞之嗜酒好色其眞情畢見於此矣士生太平安得知之

○袁甫 史懷一則

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然則人事無關於災異乎曰非也事應之於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袁甫爲淮南大農人問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旦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盜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至旱從來未有以憂喜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卽成至理

喜怒哀樂中和位育實境可從此悟出然執憂喜以求水旱得乎此春秋所以不書事應也然其說自洪範來

○陸玩 鄭棨 升菴一則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唐鄭棨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何曾　史商一則

阮籍居喪飲酒何曾欲擯諸四裔可謂守禮之士矣然曾日食萬錢是何禮法也曾傳稱其生平無嬖幸與妻相見如嚴賓再拜上酒既畢便出一歲中如是者不過再三然何遵乃其庶出之子所謂禮法者乃作僞之藪耳此嗣宗所謂褌中虱也

（）張軌　史懷一則

自尉陀竇融生亂世之末上不能爲帝中不肯爲臣下不屑爲賊審機擇便於高光韓彭勝廣之外自成一局張軌華師其智利王室削弱力不能較而偏安一隅內自雄據而外脩臣節視陰倫息而王室亦時有利焉無事受其尊上之文有事或收其勤王之實彼豈眞有見於君臣之分而俛首心服哉託於恭順之名與義以爲安全自善之計耳軌傳代數四不敢稱王效職貢奉正朔如一日李玄盛才不減張軌而罷曁不如勢強氣盛改元稱號置官備儀表中朝虛名而已軌傳數世歷年七十玄盛及其子而失之順逆存亡固天道之常亦繇其遠其順供不轉於朝廷之紀綱而聽其託名與義以自爲計也然其效勝於唐之藩鎮遠矣謀國者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

（）劉琨　祖逖　史論一則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難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三后流亡六戎橫噬於是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

〇〇又　史懷一則

琨與遜雖同有恢復之志然琨浮而遜實琨躁而遜靜琨疎而遜細獨其收攬豪傑撫循人衆有相似者琨禮士而不能擇撫衆而不能馭則皆不能為我用而皆足為累方其困於劉喬父毋為虜借力王浚粗足生活而輒自縱逸有一令狐盛不能容而以徐潤之讒殺之驅其子泥為劉聰鄉導害及父毋琨之心碎而意隳矣表

猗盧為代郡王猗盧死其衆歸於琨新附之衆未得其情而輕用之試於方張之石勒一敗不可復振勢窮力屈結異類之段匹磾同盟討勒僥倖萬一即無段末波之納賄讒構其成敗已可逆睹矣若祖遜則進未規其成功退而圖所以自處琨無是也觀遜所位置經營事事有本末步步有節奏強敵劇賊首尾分應免於衝決雖不能遽討勒而恒為勒所畏黃河以南盡為晉土不若琨之見輕於劉聰也總之遜所苦心而圖者皆琨所盛氣而出者也琨似孔文舉遜似陳元龍然二子皆不利於王敦匹磾之殺琨敦則使之遜死而後敦得肆其逆權臣在內大將在外安危之計可不審哉

〇　温嶠史論一則

温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

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眞有毋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圖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匡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故予謂太眞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

憾矣
人當蹭蹬一第時汲汲乎有釜戔瓶罄之耻
當此之際有不棒檄色喜者乎若復驕語長
貧寧免室人交謫故太眞未可盡非而崔毋
則絕無僅有者耳
○又 史懷一則
溫太眞牖過王敦全在以譎取錢鳳始而結歡
於鳳然其精神瀟腹已得爲冊陽尹猶懼鳳爲

敍謀因敦餞別嶠故醉而辱鳳鳳譖嶠敦果不
聽嶠得還都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袁絲所謂
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行者是也顛倒之法
輕提圓妙蓋着着占一先手也○太眞以玉鏡
臺詭其姑之子亦可謂無所不用其譎者矣然
不免先爲此女覰破可謂時無英雄
○陶侃 史懷一則
蘇峻之難陶士行以不與顧命怏怏非溫太眞
義旗回指之言幾成傍觀鷸蚌之智矣近世王
弇州以爲非純臣因謂侃有異志緣天門折翼
之夢而止不知侃救時能臣原未嘗以純臣自
處漢以後代有天下之人孰非能臣有功於國
者家國喪破半屬他人吾取諸他人之手不以
還其主而自有之猶愈於攘諸其主而奪之者
劉裕而後皆是物也使侃居裕之時則亦爲裕
所爲耳豈以異志自諱哉然觀侃始終局量邊

幅終是人臣非裕比也劉琨輩忠過於侃而才
不如居亂世無才亦何貴於忠哉
○又 史餘一則
謂士行之忠勤似孔明乎處仲作逆何不聞與
譙王承卓之盟作犄後之討也蘇峻已犯京師
何自恨不預顧命宜待太眞動以義旗回指之
語而後勉強以倖一成也幸處仲蘇峻未得志
耳不然何以自裁焉潔於祖逖而武遜也治於

燕王爲節遜也斯爲士行而已矣故嘗謂𢁉叔
子有君子之德四其慈信廉讓乎然於晉謀畧
華之際不無中悳彼士行者亦治於疆場而可
耳於晉非純臣也

○庾亮 史論一則

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
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
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濁私之路

爰而知惡深愼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
津要塗山在夏廉與禹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
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氏元規參聞
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
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算

○殷浩 史懷一則

殷深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惟無其才也
亦無其志縱使不出爲世用自不失爲江左名
士其墓居十年屢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出
不效而喪其名也其自知也審而自處也當矣
當時王濛謝尚及簡文猶以管葛坐之因其不
出而擬其爲管葛者益堅所以致其不得不出
之道益急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
也

善哉乎桓溫之言曰淵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

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嗚呼當時
之善於處浩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未有如溫
者也浩固不欲出卽浩欲出其志亦不過爲令
僕而已然使浩果終令僕天下又必有以爲朝
廷用違其才者大抵世於虛名之士必待其用
之無效國被其害而後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論
往往如此可勝歎哉

○又 史商一則

或問殷浩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然觀浩被廢答桓温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此絕不類臭腐一官者何向者將論之易易也

○郄超 吏商一則

郄超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起屋宇作器服畜僮豎費百金而不吝然以父位在謝安下恒懷憤憤遂與謝氏不穆噫人之性行乃有自相矛盾如此者

功名一念爲中則迷旁觀則曉往往如是

○王述 吏懷一則

簡文帝謂王述才旣不長直以眞率敵人觀其遷散騎常侍其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述曰堪何復讓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以爲言述答曰足當自止皆可破千古僞人堪何復讓足當

止二語尤爲名通彼原不欲讓而自以爲堪終不知止而自以爲未足者又當別論也

○王羲之 升菴一則

王逸少之在東晉時蓋温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兒不許之手跡猶存爾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男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戾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

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末工，故後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甚之爲累大哉。

○又 史懷一則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做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

大者。其匡救調護亦復不少。○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鑑，爲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羲之正欲以此自掩也。○謝安、王羲之有龍德焉，安其躍而潛者乎？羲之其潛而躍者乎？

○○王敵之 明瑞一則

夏侯太初謂樂毅伐齊之兵，庶幾湯武。晉人迂蕩不情，迺爾，宜可壓卷。啓顏領右軍屢爲傳錄，豈好異哉？新名士例不免也。大令意氣錚錚，欲凌阿父，計會中群賢在其目睫者，不過數輩，而十數詆辭並出諸人下哉。固爾時情興，弗屬大都，詆世罰，能及以爲適耳。大初以樂生不拔二城，意未可量，余亦以大令不屬隻字，自未易窺也。須千載未有發其微者，聊爲拈出，配太初當

啓顏一則也。

○○顧愷之 紫 史懷一則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

[illegible]之人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珍之於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善調弄人者嘗委其身以供人之玩而已因以爲玩焉自非靜觀之士洞達其微群然隨俗而狎之未有不反爲其所調弄者也顧長康一代

名士猶有知者自識其非可供戲笑之人而自處呆鄙以求世之我玩彼少年中無所據而隨聲逐隊以相輕侮者固不足論謝瞻月下趍贊令挺腳人代已長康自力忘倦至於申旦瞻蓋爲長康所調弄而不自知也至於蟬葉自蔽以愺桓玄自全於猜恐多忌之際其癡處餙其黠處且癡黠相半正學道人生凶亂居身入世之善物或爲嗣宗之狂或爲長康之癡狂者露而癡者忘癡尤深於狂焉浮心盛氣之人烏得而知之彼謝瞻桓玄豈非世之所謂聰察人而皆爲其所瞞則長康以癡之一字納二子於蟬葉之中而爲其所蔽者也○以顧虎頭爲曼倩玩世晉化濟頗正是學道人慧眼

○○陶淵明　補評一則

歐陽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夫豈惟文章即晉宋人物亦當推靖節先

生第一先生之謂無所不可者也綰彭澤綬可結虎溪緣可避世武陵亦可或送錢酒家留連日夕而無高陽跌宕名或虆絲戕賦閑情風華掩映而無登徒佻舉名出處泠泠生平犖犖計不但一丘一壑所賞要當目爲六合人龍九霄威鳳可耳

○又　白蘇一則

日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

暑而啜肥甘者必月寒出入衝暑拜起之勞人
也何曰體二性相妨如此乎人固好逸亦復惡
饑未有厚于四肢而薄于口者淵明夷猶柳下
高卧窓前身則逸矣瓶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
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爲州祭酒再參建威軍
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祿仕以療饑吻者等耳
覩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爲三徑資及得公
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錄此觀之淵明豈以蔡

藿爲清惡肉食而逃之哉踈粗之骨不堪拜起
慵惰之性不耐簿書雖欲不歸而貧貧而餓不
可得也子瞻謂折歸去來辭爲啃遍首句云爲
口折腰因酒棄官口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嘗
如好色之人不幸稟受清癖一縱輒死欲無獨
賦亦不可得蓋命之急于色也淵明解印而歸
尚可執杖耘耔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
長爲縣令則犇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
未有不喪身失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
略緩急識重輕見事透徹去就瞥脫者耳

○又序錄三則

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
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
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
作未嘗不尚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
子房孔明也

陶淵明四八目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
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
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先其名夫操行
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
也靖節達士亦有意身後名乎季札之所見張
溫之所遇彼自恥以名告趙孟之柔中伍胥之
江上又有噤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
往往邂逅失之孟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

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死埋滅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惜哉嗚呼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而名有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强為善而已矣

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兵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戴逵 史叢一則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為高抗也○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閻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媿色也

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五

外史氏江用世[illegible]甫纂輯

濬君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六朝下

○劉穆之 序録一則

南史載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斷决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覧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覧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春觀隋書劉炫傳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

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柳級鑑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通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子瞻聞炫之事益必亦所疑者世容或有斯人焉吾未之遇爾何疑古之人穆之與炫哉

〇袁粲 史餘一則

當經世者以任欲避世者以清袁景倩身居宰

輔簡淡自處誠不無遺議然泰始之末以建安之勛親王景文之懿密不免湘東之枝矣作僕射領選而人若不知有我及遷爲令而我亦不改其澹然也粲之獲全於猜暴以是哉若雅之難出鎮東府萬死而不辭夫豈一味保全者閒步變解職不以上宰奪情也粲庶幾於人倫之閒矣

〇顔延之 史商一則

顔竣素不爲延之所喜如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嘗旻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繇今觀之竣亦何可盡非史稱延之性既褊急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試令自評爲恭敬乎爲驕傲乎延之高才而位不達胸中不平之氣借竣以發耳

自來文人習氣非攀同調即忌名高然攀同調以張游揚之聲價政忌名高以矜推挽之氣力耳遂令騷雅壇墠如標發弧以登而意不忘鉅鹿也以是下筆多飛才者其舌底每多雋語至尊之前往往輸攻無餘力而至以機鋒湊處爲譚資咲柄如江左顔謝是也吁可喜已亦可畏已

顔光祿自謂平生不喜見要人又作詩曰君

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又曰愚賤同埋滅尊貴誰獨聞如此言言作達似有撥志雲阿之意若可以不富貴者乃出爲始安太守亦非甚不得意而過湘潭吊三閭殊有長沙汨羅之感且云蘭蕙而權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則固明以自況而孤憤隱然言外矣不然而果真能流連酒德嘯歌琴緒如翔鴻之在寥廓則晉宋間名士吾必以延之爲巨

擘云

一謝晦序録一則

宋謝晦爲荆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須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爲勝秖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

○○謝靈運 史商一則

論者于謝靈運多目爲詩人而已此殆非也觀其仕宦所在托山水詩咏自娱其意絶不在一官此非無意者靈運謝玄之孫也易代之後當時人心已無思晉者既不能有所爲而靦顔仕宋又非其意其胸中有一段不可告語之事故其蹤跡似狂似放大類嵇阮之在魏晉間而本

傳以爲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此豈知靈運者文帝嘗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噫靈運何心肯作晉書耶靈運心事與陶靖節同而應跡大異世人知靖節而不知靈運人固不易知也哉英雄遁跡多借奇事奇蹤飛鴻冥冥靈運山水猖狂了非埋名剷跡之道固宜其蜚孥焚身多所困苦也

謝康樂才華門第哀然出其輩行固宜入踐清華晉參權要而何官之落拓也則吏不曰爲性褊激多愆禮度乎又不曰旣不見知常懷憤憤乎夫以褊衷而挾之以憤盈之氣無論人忌爲大官卽巳亦不耐官職矣所謂材不材之間似之而均非者此所以動而得悔十步九蹶與

○○謝惠連　補評一則

江左稱門第之高華子弟之俊爽者莫如王謝彼旣生而挾有勝情俠氣自譽自賞以爲固然絕不知人間世有一種辛苦艱難千煉萬鍛之事而卒亦脆而不堅華而不實坐令胸中無數才華蕩爲冷烟敗葉而一無所就此非盡得天者薄則亦矣先盡而承受之基剷也康樂而下惠連最以高麗見賞希逸甚有文聲乃或以年二十七或年三十六並理雙玉矣斯才也而如斯巳也能無留恨與

○謝朓　宋　補評

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出補宣城太守稍遷至尚書吏部郎無知衞尉事永元初江祏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爲党不從收下獄死

初朓嘗有言烟霞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宦遊而辦此者鮮矣及領宣城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

馬游歷殆盡風流文采颺厲一時

詩品曰謝朓詩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語雖帶有刺譏而意猶主玄賞至文中之論詩則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又曰謝莊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謝朓淺人也其文捷謝氏一門貶駁殆盡是殆有不必然者獨其曰皆古之不利人也一語豈惟晉宋

麗清談定評幾將千載以上千載以下文人坎坷一日道破矣讀此可淡人收名張價之念

人間世富貴功名一路若天所以眷英雄而實所以困英雄也往往一通宦籍如入飛刀枉矢中動憂悔吝其有無難無灾爲卿爲相者今古絕少謝宣城一生剔歷清華卒委命獄吏之手齎志以歿是不可謂非數奇也雖然令角鬬方酣之際而蚤謀遠引亦豈遂至此迫戀戀劇場

而終至於莫可誰何進不能望夔龍退且不能爲巢許則皆因邯鄲夢未蚤覺耳是實有一半在天一半在人者

○孔熙先 史商一則

孔熙先以反誅文帝使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噫大哉王言宜爲君也哉

武后見駱賓王檄歎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遇宰相之過也憐才一念恰堪相印

○王彧 序錄一則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已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

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塡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

○齊高祖 序錄一則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群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

光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夫君臣宴享具有典禮不聞將相之尊自執伶優之事齊德之不長於開業之君見之可勝歎哉儉之謂唯知誦書善矣然所誦乃昔人諛佞之文此爲不盡耳

○○沈約　補評二則

詩家聲律肇自休文于是啓秀謝華千秋等膾

引宮刻徵萬口爭芬而遂爲叶韻藻者之秘笈沈詩濤者之仙槎矣論者猶謂自拘聲病氣骨薾然是殆有不然者譬之繡鴛鴦留作後人花繡樣可耳惟能者紅腐入冶簇簇皆新不能者乃遂摩糊無色是庸可歸咎于音韻反切哉竹林詩評云沈約之作如闤闠𨁂鍾建章清漏不輟不舒有節有度彼固何嘗以聲律爲病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毎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沈休文藝林杕豔筆海蒐奇以爲六朝文士

止耳文士率多頰舌雌黃罕睹大體而次者或萍梟兩可統指無所短長今覩休文于王源彈文右華族而絀輿臺所以防閑風教者甚至則又何持議錚錚也夫文人而用乖節顯誰謂無行且無用哉且其文句脩字練卓爾不群

○馮熙　高緯　史商一則

熙伐高麗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無得先

登侯劉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高緯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緯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過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古來奇事未嘗無對

此等咲柄還自驪山烽火傳燈過來

○昭明太子　案　史餘一則

諱統字德施武帝長子也生而聰睿讀書數行

並下每遊宴祖道賦詩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寛和容衆接引才俊喜文章聚書至三萬餘卷著述甚多年三十一薨

江南好文之王至梁氏而盛然昭明一代才人小事被讒幽憂而死簡文孝元二王博學工文皆不得保首領以沒文之無益君德如此故有德而文唐文皇魏孝文乎反是則漢靈隋煬宋徽矣有才而文漢武魏武乎反是則李煜矣陳之臨春樂齊王緯之無愁曲又皆所謂亡國者也夫聲律之間亦何可不慎焉

○○又　明卿二則

予游名山所過題讀書處無不太子者或曰眞或曰贋予笑謂何地不讀書何方不昭明爲此紛紛者豈屑擲一夢嗚呼昔日太子不以富貴顯而以讀書顯今日太子亦不以富貴靈而以讀書靈何也今之傭隸固鈍鍋不敢顧虎豹不

能攫循良不忍殺者也一前代死昭明能殺之讀書靈且威至此哉

雖然太子讀而靈吾儕讀而不靈否則不難于殛二氏區區醜虜逋寇及遺宵旰憂世上有此讀書無用之人哉予亦不屑勸之矣無已而勸人焚筆硯乎則又恐太子之督過也豈太子所讀之書吾儕未經見耶

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云則流覽藝林咿唔吟賞亦學士家藉何無聊銷雄心而送君諸者之事也梁昭明生而富貴自城南面其所自有乃猶擁書萬卷日與鮑庾華結騷壇翰墨緣斯其意念遠矣然且言胸如霽眼明若鏡一代較讐能令千秋紙貴此不特公子公孫中所少即古來好文之主恐亦不多與方駕也惜年三十一死矣博塞以遊與挾筴讀書者一坯同盡能無令人

三歎

○任昉　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贍卹之劉孝標慨然爲著絕交論至比黔首以鷹鸇婉人倫於豹虎良有以也

夫天下皆爲勢利往來耳不見潘陸之門槐柳齊列而人間一毫事有非金錢可以行之者乎只勢交賄交四字便堪令人拍肩相隨倒而入其環中矣善哉孝標之論曰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非是族也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敢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循環翻覆迅彼波瀾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

掌頻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惟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任彥昇蚕綰銀黃辭章藻麗疑其意氣歷落不能厭服雌黃之口而卒無有間然者詩品

詶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仰文中子歷詆文人而獨曰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彼所以得此聲于玄賞家則亦其爾雅之品果足以收名定價也且迨其殁而子幼莫郵尚有爲慟輪慨嘆者此其素䌷亦可風矣夫求端人于齊梁之間如搴芙蓉于木末彥昇殆庶幾乎

○何胤　弇州一則

甚矣士之好名也天監之初何胤與謝朏並召不出則已何至示必出之勢以動謝朏而身獨隱以擅一代之高毋乃傷于巧哉世固有巧而競于進者未有巧而競于退者雖清濁異形其累自然一也雖然謂謝朏爲胤所賣則非也丈夫自有志安可以出處問人胤蓋已逆知之矣故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茲言也固朏之所樂聞也齊氏禪代朏僅能不爲褚彥回王仲寶耳孔子有言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朏所至以聚斂階何暇論晚節哉

○○江淹　案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爲宇環海爲池倮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堅坐崩岸偃臥深窟朝飡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寒逕絕賓杜墻不出僕非有輕車驃騎之略交河雲陰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間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口之隷去於饑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群公走

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 報袁叔明書

且僕生人之樂久已盡矣所愛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今所鑿處前峻山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雖無魚梁釣臺處處可坐而葉饒冬榮花有夏色茲亦縣之東南乎何其奇異也 草木頌

吾家文通一生跌宕文史令千秋紙貴而猶曰才盡則未知後有寸管不靈從木吐華生色者也一生激昂風雲沈潛印組之內而猶

曰所愛在兩株樹十莖草之間則未知後有躋蹬仕路十步九蹶者也嗟乎前江往矣豈惟後江莫繼即作者雲蒸霞起而終無以嬪步筆花抗揚風雅之盛文通殆齊梁矯矯者與

○鮑照 案 補評

鮑照一作昭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於樂府始謁臨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擢爲國侍郎遷秣陵令文帝選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繇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項鎭荊州以爲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子項敗遂遇害

鮑明遠文辭贍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義慶衛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

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

以明遠之才之文而一得當好文之主其必奮筆供奉無疑也此時筆陣長驅紙皆五色即螭頭餘瀋猶可翔雲蒸霧激昂制作之途乃適遇自負好高之文帝而空梁燕泥之惧日夕戰戰以是過自韜晦故爲鄙言累句祈免萬一良可哀也雖然人主至尊至貴而沾沾與臣下鬪

雕蟲之伎反覺中秘書黯然無色則似不如馬
上乃公聞新語而篇篇稱善差不失英明本色
也繇此觀之文人遭際固自有百六耶一吟一
詠亦原有百尺怒濤耶

○徐陵　案　史論一則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母臧氏嘗夢五色雲
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
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之寶誌
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旣長博涉史籍縱

横有口辯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禀天地之靈聰明
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
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
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庾信　案　魏鄭公一則

信幼而俊邁博覽群書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
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
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旣文並綺艷
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朝野僉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
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
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
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
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
聒耳而已

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一代滕趙二王雕章間發
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繇是朝廷之人閭
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韵聆精于末光猶丘陵
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
源于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
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
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

麗以澄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羿人也

○○又　屠長卿一則

屠長卿叙徐庾集云詩家者流率以靡嫚歸之梁陳以語於王褒江總葦締章繪句膺立者則可耳若徐僕射庾開府並誕瓊圃抽穎芝田徐固天上之麒麟庾亦人間之鸑鷟氣涵江漢名壓華嵩以童子之科居華貫之任陟鰲坡而視草游鶴禁以談經的皪若明珠之耀龍淵蔚葱

若翡翠之戲蘭阯娟倩若美女之舞交竿艷冶若名花之笑金谷朝所吟詠紙價爲之夕騰華所流傳鷄林爲之泣慕洵乎耦耕之玉璟允矣藍田之雙璧矣且古今文人專詣者多無工者少有韻之詩與緣情之文勢難兼擧而二公學該玉府之森藏筆捲銀河而亘上不但哀江南一賦彪炳無前與遵彥之書婉麗莫偶凡郊廟典章郵筒來往恍如覩燕許之手筆逢儋肸之簡談後有作者盡歸下風昔人讀君山書如積猗頓之富今披徐庾集有不入波斯之舫也哉故合而錄之爲藝苑之笙簧制作之粉黼夫誰不宜

○馬樞　卓吾一則

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三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

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

○陶貞白　策

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栖隱慕留侯之却粒○自稱隱居亦

葛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若軒轅之埜衣冠如子喬之藏劍焉

陶隱居是葛僊公同調人也彼道家者流說玄說妙蔟落悟眞參同窠臼中而揶揄文之燦色之鮮也蓋天上原無凡俗神仙有餐霞吸露之神者便有戛玉敲金之語吞則爲九還之丹嘔者吐卽爲五色之絲毫無兩用也以六朝名家而貞白雁次其間良有以夫

○陳後主 紫 補評

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于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罘罳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臼使麗華恒馴一白兎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插白通草蘇孕子靸玉華飛頭履時獨步于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樂呼麗華爲張嫦娥

玉樹後庭花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艷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惟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陳後主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于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當是時也君若臣脫去苛禮共遊羅綺隊中儘其才韻譜月嘲風樂亦樂矣然銷山河之壯氣留池館之凄凉者止爲此後庭花一曲耳止爲臨春結綺望仙諸閣耳止爲麗華張貴妃耳而猶曰春蘭秋菊一時之秀其亦可哀也

夫

○○又 朱敬則一則

長城公罷識古人承平嗣主覩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濫祀妖書鏤薄假物卽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冦臨邊南國斯蹙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夭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吐嚼宮徵花牋彩筆吟詠

燭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于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德問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丧楚恭王之結鄰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歇絕臨江離别之感赴洛鳴咽之悲五百里之管因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爲一人與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矣

〇〇隋煬帝　朱敬則一則

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爲天塹以長淮爲地險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闔樂入于廡前何不告我昔爲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皆得爲害鯨鯢出外螻蟻可以爲災忽乃棄崤函之奧區遠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異夷以避其地處宫闕以候聖人蓋爲大唐之驅除也

〇〇又　補評

古來亡國之君則皆以荒淫兆亂而隋煬其盈而蕩者也始以狐媚而圖大寶胠篋而竊神器固已逆取之矣及纘戎負扆暴雪臨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爲守豈特不順而已哉故鍜鍊其事儘有可以爲彈文爲獄詞者當

如李密之移郡縣一檄撮敘如左以作斷案

一數之曰蘭陵公主過幸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鷄于鳴詰旦雄雉恣其于飛衵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冐頊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一也〇荒湎於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酣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覯其面斷决

自爾不行數奏於是停輦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又一也○不遵古典不念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又一也

隋煬斗筲之器草竊之材一旦處非其據汰侈日甚如御邪日飾冠劍衣馬爲平康之遊脫淵不顧又如樗蒲拋家爲梟盧百萬之擲卽黃金斗齊亦立盡耳盈而降之罰無怪有江都妖孽之去也客一檄數其十罪狀鍛鍊幾盡而茲摘其切于荒亡者見一班耳

○又 真西山一則

按隋煬不道罪浮于紂而裴蘊裴矩虞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致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于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爲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獘日趨於亡矣其後盜

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日鼠竊狗偷行且盡殄于是帝感其言發怒于蘊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于元善達而賊益猖獗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邪

楊勇 真西山一則

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意則從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于諸人辯鬬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稱以為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乎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吁後

之人主其于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楊素 魏鄭公一則

楊素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股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于斗牛江漢無波檣駭騎于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夙險靖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繇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于奢侈謀廢冢嫡致國于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原寔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壠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災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又 并州一則

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

以按轡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為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五胡

論者於五胡亂華之際至追咎王夷甫諸人而坐以清談之罪余竊謂不然夫劉淵石勒若而人慕容鮮卑若而種不過一塞外胡雛耳何緣習有負笈從游事作學書學劍想何緣習有韓彭光武事作比肩並駕想乃知非常之人其來歷不同其驅駕自別即風塵未遇時先有一副成事業之本領有一種幹功

史評小品 〈卷十五〉 十二

名之氣魄又有一段神神奇奇徵應之詭本如劉淵等是也此一等人圖王可王圖霸可霸決不甘以塞上射鵰老而欲以一重門限禦其闌入難矣故如夷甫諸人以麈尾清言對之必敗即勝夷甫諸人者飛纓躍馬對之亦必敗何者彼原有磊磊落落之概爲六朝君若臣以上人也即與六朝相終始而實與六朝犯對因别叙之如左

按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三百年此五胡始末也

○劉淵　案　史懷一則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

史評小品 〈卷十五〉 十三

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繇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絶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

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

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然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淵

曰當爲崇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

漢高祖以公主妻匈奴結和親其後遂冒姓劉氏稱帝國號漢不復以夷自處矣劉之一字遂爲禍始亦胡亂華之兆也謀國者愼其微哉

夷狄得雜居中國未有不自有功始者漢永平中單于羌渠遣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遂以其衆留漢即劉淵祖也烏頭附子病急暫藉其效其毒處腹中不肯去待時而發醫見而反走矣可畏哉以夷攻夷之說用之不精其禍立至況以夷攻盜乎此深識遠慮皆不欲使之有功於中國也

淵入中國稱帝王智勇絕人固不足怪至於喜

經術工文章則異矣清言名理與中國名士雅人襟期契集師友相命則又異矣雖其所以成帝王之業者終藉智勇而能文好士或反坐漸失其故習而趨於弱然其所以一時使人親愛而能自容於中國者未嘗不繇此此孔恂楊珧識微之言所以終不能勝王袒王渾李熹之譽也若其猙獰腥臊之氣尚未去軆人豈不望而遠之乎

◯◯石勒　紀三則　史評一則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茌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

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

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

石勒以胡羯殘隸嘯起阜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擒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併呑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

惛然就縛遂無其國奄有中區羌氏咸服其才
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爲之資濟貪狡
之志賊雲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
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爲非天崩地陷
則抱子弄孫無後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
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
哉

○○又 史懷一則

王衍識石勒于塵埃中識鑒遠出王祖王渾樂
廣張華之上獨惟兵敗爲勒所獲獻說乞活卒
不免排墻之厄此是可咲處一代名流聰明絕
世當此時正少不得一匹夫匹婦之諒且王範
巳死衍將錢端亦死衍又何以能生也

○張賓 序録一則

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世方亂而在
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
隄潰何所不至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
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
乃提劍見石勒爲之謀主成勒之事皆出賓計
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苻堅
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昊有張元吳昊
輩皆我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姚興 史懷一則

西胡梁國兒於平凉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讌

飲酒酣升靈牀而歌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
唐司空表聖亦作壽冢引賓客讌嘯其中人稱
其達生誰知巳彼此老羌占一先着矣

○爾朱榮 介州一則

昔爾朱榮死而魏收爲之志受其子文略金而
比之韓彭後人咲而嗤之吾以爲韓信神於兵
者也固非榮之所可輕擬至以方彭越則榮方
且憤然而不受夫以榮挾虜性而肆爲恭戕宗

室宥王公掠妃主戲天子於股掌之上而不之顧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至於雄武伉桿有經世略則代項羽而後未見其比者也榮秀容一酋長耳地方不過三百里兵不滿萬騎然能收募天下之豪傑悉出其麾下其志遂欲掃群雄而制六合之命天下亦陜然而畏服之且其分之入洛不過五六千人耳而六師之乘萬雄之都拉然而土崩其破葛榮亦不過七千人耳而

百萬之衆一朝而潰敗雖武如元顥才若陳慶之而取之如拉朽然至於慶分大盜之速遷策關西之勝隱然阿瞞寄奴之風何言彭越

○崔浩　案　房錄一則

浩常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逸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說

浩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嘗謂浩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胷中所懷過於兵甲朕之征伐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河西入貢時又執浩手以示貢使宗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其極口於浩如此而後因刋布國史暴揚國惡一切刑之何其

酷也史稱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曰崔司徒可惜嗚呼晚矣

○苻堅　史懷二則

苻堅之敗不專在伐晉而在[illegible][illegible]慕容垂[illegible][illegible]長其羽毛剸刃堅之腹中而不知卒之乘瑕蹈釁于秦者在慕容而不在晉蓋亦有天道焉王猛死謂堅曰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羣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堅之謀伐晉

也言不便者十九平陽公融曰陛下寵育鮮卑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皆國之賊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由此觀之伐晉雖不敗鮮卑居中必有意外舉動特不如是之易且速耳而慕容垂獨勸堅伐晉可見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機而垂之所瞋目扼指翹首企足惟恐其行之

不决者也猛與融之所深憂正在於此以猛融之言合之垂言利害相形何其明白而堅卒不信衰至便驕禍來神昧蓋亦有天道焉六軍俱没垂一軍獨全召責以坐視不援之罪出其不意而斬之事固未晚雍容猶豫縱之歸巢反戈而攻鄴城矣

堅爲慕容冲所逼晞入見東堂陳謝如故一亡國之王弄雄主於掌股之上如傀儡然及謀伏兵誅堅事敗身死充復舊物晞陰有力焉死而不愧當與死社稷者同論過劉禪孫皓懷愍徽欽葦遠矣意孰謂籠繫中乃有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如此者然使堅雖敗於晉而內無鮮卑之患則亦與魏武赤壁之敗等耳何遂至不振以至於亡哉

○○王猛 補評

苻堅得王猛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又謂群臣

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夫景略神機鬼謀談鋒四射即叩囊底智猶足以決大疑辦大事雖謂孔明一流人亦可弟其筴機卅于談諧之內伏鱗甲于任誕之中覺譎處太多耳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夫說大人而脫畧于廉隅邊幅外故爲一種輕世肆志之態是即高陽酒徒衣褐褐見之故智而亦佛圖澄所以海鷗不季

龍者也是其譎易知也至溫叩以三秦豪傑何故不至則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此實溫膈膈闕敗事自知自省而猛一言弋獲罔不能不令溫俛首奪氣是其巧于扼要處正深心有用人擒人秘訣譎而不覺爲譎者也以後遇主行師無不收功在此則是豈開誠布公者光明心事乎雖然士生亂世第問事之得濟否耳詭

遇而可俾獲豪傑走之如鶩守正而敗乃事聖賢未必許也第可惜堅之於猛計從言聽卒不肯蚤除鮮卑慕容使借風雲而成養虎之患此是其譎不盡處想景畧地下猶有餘恨

○慕容垂　史懷一則

垂乘苻堅之敗聽其子寶及弟德之言殺堅反國原屬充復舊物不爲不義但殺堅于敗而歸國之時亦是亂賊舉動不惟負心亦難服人蓋殺堅之事在暐則可在垂則不可暐國亡於堅親受俘虜之恥垂以家難奔堅在燕亡之前受其恩遇自無手刃之理護堅歸國別作後圖取鄴於符丕之手而若不親索之於堅卒之亡秦者垂而堅之殺假手姚萇君臣故舊大義私恩之間心安言順覺有回顧體面節次可觀

○慕容冲　案　史商一則

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

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責冲曰爾輩群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即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垂與冲有梟健之資又故王公也堅以冲爲夫兒弁垂之夫人而私之此又何說也以其人豪

傑也而思與共功名至於亂其室則俱俘囚視之矣豈有以俘囚待人而得其豪傑之報者乎

○慕容廆　史懐一則

晉之群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於其子翰勸王一語成於魯昌說之勸進敎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恭讓内治其國而外能阨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助顕朝廷之威法令文

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仇雪耻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爲晉完人此何遜於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爲忠順者之勸不宜槩入載記也

○○又　史餘一則

晉之渡江也慕容廆在遼左張茂在凉州皆浮海越山向京正朔而段匹磾播越燕薊鬬死甘奉晉及爲石勒所執着朝服持晉節以至見殺三人皆忠臣也夫節義不見於士夫而見於夷狄不得之侯甸而得之遐荒何哉噫賈梁道爲魏忠臣而充也假手成濟李世勣開唐禍基而敬業申討僞周父不能傳之於子子不能献之於父其此忠孝乎

寧爲珠沉玉碎不作蕭敷艾榮彼以千秋節義而博轉瞬榮華豈非大愚

○○慕容德　升菴一則

慕容德乘高享燕頣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脩檐臨清沼恣非馬之雄辯奮談天之逸辯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墓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

○○慕容盛　史懐一則

盛於蘭汗父仇也銜膽栖冰手刃何辭而盛以

一片苦心宛轉深謀投身於汗之腹中而爲所欲爲提與雞汗之兄弟而慕容奇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眞盛之親昵也乘機用間使汗殺提與雞斷其手足而以旱等代之汗子穆勸汗殺盛不宜養腹心之疾不爲無識而自引李旱等爲腹心奇起兵於外旱等居中呼應轉接如轆轤然談笑而取汗父子於囊中眞古今復仇妙手○盛之智勇不在誅汗父子之時正在知汗

愚近馳進赴哀必展吾志一種堅忍沉鷙之力與能於虎穴中作生活者迨其遣奇外應搆殺蘭提兄弟沮兵汗誠獨夫耳何必踰墻一呼汗乃授首哉○三國孫翊妻徐氏討誅嬀覽其事畧同皆以堅忍濟事彼以一婦人足辦復仇事尤爲奇智

史評小品卷之十五 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六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唐上

書家云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蓋人之精神往往視其初發國勢亦然唐三百年間世受夷狄之害太宗啓之也至於閨門之慚德殆亦有自焉而其代獨能蔚起爲千古詞章之

祖則又不特一朝之運千古之運也文之統發於羲禹會於文王而十二國六國之人破碎之至秦之人而又斬絕之漢當其運會而遂居然有振古之文矣詩之脉統於毛詩暢於兩漢而三國六朝之人破碎之至隋之人而愈波靡之唐當其運會而遂居然有振古之詩矣此唐所以蔚起爲千古詞章之祖也至於名公碩輔後先相望郎式微之後而忠

議之彦往往有之豈非貞觀虛懷受諫所以扇其風而作其氣者遠耶故論開闢來高華開朗之天下若李唐者可謂有數之乾坤也

○唐高祖　史商一則

竇建德草澤一盗耳宇文化及在魏縣攻拔之先謁蕭后然後誅化及等召隋文武共臨斬之得隋宫人千數悉放去唐高祖隋之大臣也當其爲臣時巳私其晉陽宫人宇文士及來降而

引以爲親臣吾不敢謂建德非而高祖是也

唐祖作法如是宜其不再傳後遂有宫闈濁亂之事

○唐太宗　史商一則

大凡人之所長必有沾沾自喜之念自喜之極而至於氣盈則并其所長而喪之太宗欲征高麗不命諸將而自行是不欲以所長讓臣下也過鄴爲文祭魏太祖曰臨敵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不欲以所長讓古人也得高麗降人諭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推堅决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後敢與天子戰乎又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則氣盈之極矣一健兒耳此其所以卒不克勝也歟

○○又　國開一則

玄武門之禍神堯釀之元吉挑之建成逼之皆

暗於大義故也首建大謀削平海内伊誰之功神堯之有天下世民與之耳世民與之而不以還世民乃曰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夫嗣唐公之嗣耳豈天子之嗣乎建成安然而讓之元吉安然而奉之世世爲蜀王齊王不亦善乎而元吉乃曰當爲兄手刃之夫世民亦兄也至建成則且結納近侍以傳仁孝之名而因以傾其弟此偏何心世民雖甚不忍而於勢不容緩

矣其謂於兄弟無絲毫負負與無負也謂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讎與報讎也六載來化家爲國之業其可廢哉故爲人君者首識大義而可也

○劉德威 序錄一則

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允以爲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況凡人能無咎乎爲士師者尚其有警于斯

○程名振 國開一則

人所以能濟大事者非才也膽也度也膽之所向白刃可使無鋒度之所容驚濤可化止水太宗欲征高麗問程名振善用兵召而問之亦旣嘉許而勞勉之矣振乃失不拜謝於此時使暴王當之罪之矣使柔王當之恕之矣太宗乃佯怒以觀其變夫振豈果上之所不容哉而振不爲動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上乃歎曰眞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以擊高麗識者曰善乎名振之君臣相遇也夫不相忤者不相合使振當時而拜振之膽振之度何從而見之甚矣士非疏拙之患無知己之患也

英明如太宗決不懾人以威決不收人以諂

假令臨軒頓問口畫天下大事而陛楯下有

聲嘶汗下以頭搶地之臣成何太交氣象拈

出程名振一段公案猶覺貞觀時龍德景爍
師臣翕從相得和衷光景宛然如畫

○○對盧 國聞一則

天下不患無能言之人而患無聽言之主言之而聽盛王之所以興也言之而不聽後王之所以亡也安市之役高麗之存亡決於呼吸使其果堅壁不戰分兵以絕其運道待其糧食既盡欲戰不得欲歸不能而後擊之太宗能無殆哉

而對盧固已早言之矣而延壽若罔聞也卒之以十五萬之衆不當薛仁貴一呼之力以至於降爲延壽者將何面目以見對盧也哉若太宗者其亦以其身爲孤注者矣不幸而敗則爲延壽幸而不敗則爲世民斯二者天也而爲人主者其可輕身以事遠功也哉嘗見其爲文祭魏武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說者謂太宗自道也

○房玄齡 國聞一則

明妃之出千古以爲羞太宗何主欲與薛延陁爲婚姻乎失國體極矣爲民父母不惜一女是也獨不曰與戎狄爲親其不利於百姓有甚焉者乎太宗當突厥之來部廷臣議所以處之者一時如顏師古李百藥魏徵之言俱無可用唯溫彥博之議釆焉于是突厥之布列朝端者五品以上至百餘人入居長安者萬家林邑獻火

珠則受之雖詞之不順而不以介意太宗蓋夙與戎狄有因緣矣至是復妻以新興公主且謂始與之和親而撫之也嗟夫撫之云乎如是而不世受亂華之害者從來未有惜乎以玄齡之賢而濟其水也陳子昂詩曰那堪將鳳女還以嫁烏孫痛入心骨

○李勣 序錄三則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選將必訾其狀貌豐厚者

遣之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勳之謂薄命之人羸弱者也夫選將與卒異視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惟其體貌豐厚則遣之其有不爲劉景升之大牛者乎王莽嘗用巨無霸矣體貌非不豐厚也其足以成功名乎宋帝獻體貌素羸不能跨馬非勣所謂薄命之人乎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而槩定之於區區體貌間豈選將之道也

唐太宗之忠李世勣徒以其不負李密而信之耳初勣弟感陷於王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氣昆弟不能移也以立武事觀之所謂不負不能移者何在勣臨死謂弟弼曰我子孫付汝毋令後人猶吾笑房杜也我死斂加朝服庶着此奉見先帝勣欲何顏服唐朝服而見太宗也武后光宅元年勣子敬業起兵匡復爲李孝逸所敗后追削勣官爵發塚斲棺盡夷其族距勣死才十一年而有此覆宗之禍後人齒冷豈獨房杜之比而已哉天之報施於斯見矣

高宗以立昭儀事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玄宗以廢太子事謀之李林甫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自家事一言而王后蕭妃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遂不得其死矣嗟夫后乃天下之母太子君之貳也而奸臣一言而殺之天子以天下爲家天下之事孰非

天子家事家事之大有大於易后與太子者乎而爲之家相者此無所豫則何事可豫乎利口之覆邦家如此

○○又　弇州一則

高宗之欲廢王后而立武也褚遂良諫長孫無忌不諫然猶能持之李勣不諫又從而臾之武立而後易社移鼎誅鋤李氏之裔殆盡而天下之惡悉歸之勣吾謂未可以是深罪勣也夫勣

也智有餘者也以爲人主以愛欲易椒房吾必不能制制之而不得則禍隨之吾助臣也禍不至死不已彼見夫太尉之懿親且有翼戴功以畢辯竄荒裔而卒賜之死方自以爲得策而詎謂武氏之遂滑天也假令武氏前高宗死即後死而不臨朝不廢立不易社移鼎勣不過一具臣而已家事語亦不必傳也且夫勣故盜賊雄也爲父而事竇建德則失之君爲身而復事唐

則失之父特以其能善爲兵事曉便宜而已柰何以大臣之節望之夫呂后之王諸呂其安危大幾甚于易后王陵曰不可平勃曰可幸而爲平勃不幸而爲李勣不然何以異哉然是時呂后高宗之意定矣諫必不行不行則禍隨之爲大臣者取幾焉可也

○○魏徵 國朋一則

魏徵之爲人臣賢矣然而薄於識也是以人臣如魏徵者謂之名臣不謂之大臣世民與王勸建成殺之豈知人哉豈知天哉及其禮之愈隆而使之畏者亦愈甚至治之世明良喜起及其衰也亦猶有魚水之歡焉臣之於君也使其畏無寧使其喜此格心之術畏之而不敢動猶之乎民免而無耻耳魏徵能使鷂死不能使鷂之不生能使雋不幸南山不能使南山之不可幸故如丙吉如婁師德如狄仁傑者謂之大臣魏

徵直汲黯之流而已宜其後有阿黨之疑罷尚王而踣撰碑也或曰使徵而在世民未必疑曰不嘗欲殺田舍翁乎其心固已早忌之矣

○又 史商一則

讀魏鄭公傳其議論雖剴直然亦時有浮冗處爲後世泛常條陳蹊開一法門如馬周則無此病矣

○○馬周 補評

余覽馬周事而歎遇合之不可已也始周以曠邁不羈之才致流落不偶之因于是詬讓于刺史達奚恕折辱于浚儀令崔賢甚且鄙夷於新豐逆旅主人旋天下不祥人莫周若矣迨一逢愛才之主片言投契立致通顯此則岑文本所謂鳶有火色騰上必速者耶則馬周遭逢特達又似天幸爲多雖然士必有才華而始可希遇合當貞觀之始銳意求言而一時應詔條陳者

猶沿泥常之粉話已令聽者聞而厭矣獨馬周機辯明銳敷奏剴切絕不作模稜囁嚅態此流俗所群驚群咻其不遇在此而立談間簡在帝心其大遇亦全在此彼長貧賤以老者或毛羽不豐而搏風無力鱗甲尚薄而縱壑無能耳則又未可全罪數奇也獨怪常何以不學武人而能客周于幕府爲其魏無知此則天之巧于作合處

○許敬宗 案卓吾一則

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以爲口實敬宗銜之

敬宗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爲繼室子昂烝之敬宗怒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于朝有

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孝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乎執不改

李生曰世謂晉人多風致何曾日食萬錢風致尚矣曾嘗指諸孫曰爾輩必及于難懷愍二王首領不保何有于金谷園何有於石季倫潘安仁張茂先陸士衡諸名士等哉然則曾之智早矣予故稱之曰智君而改謚曰明作

○又 案朱長文一則

上自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于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晋已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研子敬研多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之書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朱長文曰此許圉師之諂辭也逸少猶謂之少研獻之猶謂之少力誣古人甚矣高宗之跡固不及皇象能望二王耶圉師姦諛蓋其發言皆

理如此

○宇文士及 國開一則

人之為小人也異其有濟於己也乃小人復何益哉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因而譽之不置口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當時不知佞人為誰意為汝也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大有慚色蓋士及嘗與段志玄分統士衆矣宮官夜至志玄不肯納而士及納之帝聞志玄之不納而歎曰真將軍也士及於此時可以已矣而猶思以一樹獻諛豈不羞哉昔梁太祖有移鼎之志一日與群臣會於柳樹下太祖曰好大柳樹衆亦曰好大柳樹太祖曰好作車頭衆亦曰好作車頭太祖怒曰豈有柳樹而可作車頭者哉因取言者盡撲殺之然則為士及者其猶幸不至於誅而已

○王通 弇州一則

立言之士自吾夫子諸高第顏閔參賜外要無若孟子自孟子而後則無若文中子矣夫析理性辨邪謁精微入玄洮快破的故瞠乎不敢望鄒人之藩若衡事隲古簡要精當河汾之間裕如也奈何以模擬少之苐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顯貴為貞觀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為疑若余不佞之所疑固不止是蓋夫子大聖人七十子之徒其齒莫重於

顏季二路。然未有長於夫子者。至攷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而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二年卒。壽僅二十三。今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廿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中子四歲也。它若淹若威若州達卿不

可攷。要之其齒皆不畢于房杜者。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爲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橐哉。將文中子之微言。固不止是。而好事後進。有勦入而亂其眞者耶。若以爲阮逸僞作。則斷乎非逸所能辦。聊志于此。以示傳疑。

○又　卓吾一則

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興禮樂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爲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乎也。況其徒乎。

○○尉遲敬德　國開一則

天下有用人之人。而足爲人用之人。胥屬之矣。

敬德何如人。其志乃在金哉。迫而降。降而因此時欲爲壽相而不可得。而世民一則曰。豈以小嫌介意。再則曰。必欲去。以此金相資。敬德何如人。乃忘此金哉。夫金非他。世民之所贍也。元吉不嘗賂之一車乎。而德不爲動。當此推誠而語之。體悉其所欲而大來聽之。而敬德不覺入其顛倒中矣。敬德何如人。乃肯去哉。使世民而稍動其聲色。累其行止。敬德知其非眞主矣。敬德

明知金之輕而不以爲輕而以爲重有所以重之也世民明知金之不足以縻敬德而不以縻其往而以縱其行縱之固所以縻之也夫能用人者君才也能爲人用者臣才也

○劉延祐　路巖　序録　一則

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勣於此可謂知言路巖劾佐崔鉉於

淮南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旣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然則早達亦豈其人之福也哉延祐他無聞而巖不克令終吾無足論也已

○傅奕　史商　一則

太史令傅奕不信佛法其請除佛法疏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奕所謂佛蓋齋公老嫗之佛耳而高祖用其言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此却是正理

○○又　國開　一則

佛書原無術數其所傳之咒無非爲是降魔以攝心已耳至玉泉之世而始有符學者不貴也况咒人使生咒人使死乎昔有老人見孫師邈曰弟子昆明池龍也胡僧利弟子腦將咒水涸

之而殺弟子孫師邈以術救之水不復乾夫此胡僧者行妖叛佛之僧也彼咒人生死者亦此類而已奕不識佛妄以此類當之不知弄奇矜巧正佛法所禁至謂以羚羊角擊金剛石爲佛齒可碎之語一何陋乎夫據奕所謂以角碎石則石已耳於齒何預以齒愚人者僧也猥人將以是爲奇貨可居耳於佛何預奕遂據以爲佛之謬豈足以服佛之心乎古人云人氣粉犀余

嘗屢試之不驗今試以羚羊角擊金剛石正恐未必應手碎耳韓歐學問文章爲千古冠冕只爲未嘗識佛而闢佛致不免爲後人所咲况傳奕乎天下非深於其古者不可與立言非窮於其變者不可與論事而輙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文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行於世無知妄作嗚呼媿矣

○○張公藝 龍正一則

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然其進說也以忍忍有拂於中堅含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爲至和之道自然爲至百拂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自棣此道耶使舉家之人意時時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發一世猶難其况九乎故公藝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強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析而自和

伍國開仟小人哉張公藝也忍者齊氏之小天地豈王者之大法界乎婦人女子之所以藏拙豈丈夫男子之所以宜家乎高宗之能忍也夫人知之也嘗其問所以同居之故乃書百忍字以進豈不悲哉高宗愈忍則武氏愈恣武氏愈恣則唐之宗社愈弊故忍之一字如高宗者不能一朝居也况九世乎公藝於是乎失言矣非公藝之失言公藝之見止於此也然則武氏之禍一決裂於上官儀再附會於張公藝其亦三

百年間不可逃之運會乎

嗟乎有忍乃有濟忍亦非大智大勇所諦第問其主意何若耳如鎮定者當煩囂之沸而不驚値群蜚之刺而不動此忍安可少也不然而一味囁嚅不吐脂韋不斷則亦天地間最無用一物耳此等人卽日以申韓刑名提耳警之濟得何事畢竟運會之說爲正

○婁師德 棠 補評

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史稱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撲忠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並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夫以婁師德之耐加之張公藝之忍則雖世路險于山谿決不墮其塹雖人情兇于豺虎當不犯其鋒此天下第一等討便宜之深心妙用人也然長此不已蹊逕必多靡靡者順而放之以同流合汙爲是鄉愿之術也稜稜者逆而承之以占風望氣爲能是朋黨之道也究將胥天下盡入于無諍之法門相引以勇于不敢之學問而國豈成國家豈成家哉故如二老者以藏身獨善可耳而正世善俗則未也

○○李密　案　補評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眄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閒耶密遂謝病去益自感勵讀書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畧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

誰惟龔早雋圖籙以寧兆庶密得書大喜曰唐
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後爲盛彥
師截擊熊耳山南斬密傳首京師
余觀唐李密之始末因知天下當豪傑蜂起玄
黃龍戰之際有一等有用之奸雄如曹孟德司
馬仲達其人者亦定有一等無用之奸雄如隗
囂公孫述李密竇建德輩也蓋凡成大事者須
先頓名義漢高起豐沛必首爲義帝發喪孟德

雄視漢魏間亦無非曰挾天子令諸侯耳李密
非晉陽臣子耶旣自謂盟主而殪商辛執子嬰
之詐何以傳檄而厭伏天下也密矜負其顧盼
不凡識之煬帝寵度殊絕推之越公則將自以
爲人中之龍人中之虎可以飛揚跋扈而有餘
而政不知其猖狂犯順人已視之爲井底蛙處
堂燕拒輪之螳臂而已矣寧俟傳首京師之日
而始卜其無成哉嗟夫識時務者爲俊傑如李

密者不但非唐文皇之敵吾以爲併非扶餘王
敵也蓋扶餘一見李公子於不衫不履之際遂
飄然航海卑自國於鷲濤危浪之中猶可夜郎
自大而李密遂欲以斗筲之子秉帝王之重此
固未知王命論者也或曰扶餘事屬子虛然進
不爲王退亦不爲虜此亦神龍見首不見尾之
意姑與李密事相提論之未必非對症藥也
夫密豪爽英英傲睨自負幾同于出匣青萍

倚天長劍直無前而舉無上者至其狼狽不
收卒與鉛刀同敝故論者目爲無用等之草
竊英雄而魏徵誌銘獨爲三致慨焉且文詞
爛然足稱極筆因節録於左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
猶走瞻烏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
負鼎之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
區寓志逸風飈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

八千以剗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繇其輕重懋功懋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攉鱗望天池而垂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隋文之際公見機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覇王之畧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壁立千仞宜上萬壽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

時人未許景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　公雖威未振王自爲謀蓋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漢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灌爲伍肩其智勇殊不自安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及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峰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既接修途巳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七　故吏徐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所恨亟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但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慙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横之客

夫李密反側有形天誅既加傳首之後宜列

在刑書傳檄布告當無爲訟冤者矣而感慨讚歎者乃出于從隆佐命之元臣不以爲譏則不惟見魏公生死交情而亦可見貞觀朝政之寬大

〇〇竇建德　史餘一則

以匹夫而王者陳勝耶以隋氏編民起而報讎者竇建德耶皆草昧英雄之冠也然建德之德義過之矣

史稱竇建德材力絕人重然諾喜節俠其人似
亦磊犖負奇者然智計曾女子之不若當秦王
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
妻曹氏謂建德曰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
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
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鼓而前
遂大潰曹氏所言乃圍魏救趙之計此出兵法
而建德乃曰非女子所知則其見遠出女子下

而何以成大事也吾以爲唐之李密竇建德即
漢之公孫述隗囂此皆爲培塿而不能爲崇岡
峻阜者適爲眞主驅除資耳

○○李靖　補評　附紅拂　長卿一則

從來興朝起手時雖謀勇如雲而其間定有第
一手焉獨專閫外鷹揚之任如漢之淮陰唐之
衛公是已然此第一手英雄偏不生富貴之家
偏歷盡窮愁之味者何故則天之所以歷鱗藏
甲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地耳故英雄未遇往
往落魄雖然衛公猶有奇逢而淮陰則眞不遇
矣蓋非謂衛公以功名終而淮陰飲恨于未央
宮也卽邇其半生遭際亦自有不同者淮陰以
七尺丈夫至窘不自振仰壺飧于絮媼之手而
甚且爲市少折辱也其風霜之氣安在迨間關
亡命而僅幾幸于蕭相國之辱收其亦不可告
語人矣而登壇以後且無論若衛公之未遇則

不然司空楊素威焰炙人凡賓客上謁皆踞床
而見獨衛公以布衣獻策能令素斂容折節猶
不失名士風然且攫佳麗于通侯甲第取雄貴
于虬髯大俠如豹變虹飛出之意外不遇中恰
有奇遇而平章以後又無論夫以韓王孫之如
此李藥師之如彼而福量相越豈不遠哉總之
衛公風華跌宕得春氣爲多而淮陰滅項雄風
幾于嚴冬肅殺矣侯王將相同而利不利之分

遂想以此

紅拂一見衛公卽目成夜卽奔去再見虬髯卽拜兄妹卒藉其貲佐文皇成大業紅拂之眼冷矣紅拂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又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伎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夫知楊之無成而又知其不甚逐也依依不去何爲乎使終身不見衛公將終焉乎然則紅拂之心更冷矣

大眼不冷心不冷而能作英雄者未之有也方紅拂之紫衣戴帽而來也又雄服乘馬排闥而去目中已無楊素矣及次旅舍突見一人教蹇直入敧枕卧視衛公已不堪乃熟視其面與映身搖止之急急斂袵結以兄妹不獨虬髯入其彀中其氣宇直超出衛公萬萬何楊素之能爲

夫人閱人而成世自少至老誰非閱人之日然一二應和相知團聚眷屬以外餘俱偶然而聚偶然而散如萍逢水泮相似而誰復有神情浹洽知其爲誰何人者吾以爲此皆無本領無韻致之人而非天下有心人也眞正有心人氣吐如虹目光如電一過而能得人者人亦一過而得之故雖不介而孚而益見奇男子之風期雖無媒而嫁而不傷女丈夫之貞俠則天實生虬髯公紅拂妓巧湊以供李衛公之驅駕而衛公之名益顯是李衛公固用人之人而虬髯紅拂終是爲人用之人

也此際提衛畢竟李衛公還他第一

○○虞世南 補評

世南越人上嘗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學士太宗每稱其有五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旣卒帝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夫以太宗之言觀之則世南當爲

絕世名流疑其含毫應制者必皆典冊高文而史不爲諱浪之朝抹月嘲風用矣然以顏師古所載隋朝舊事則又何脂帝甚也時洛陽獻合蒂迎輦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

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斯時也煬帝幾以近侍畜之今與宮娥貴嬪伍而泚泚如水中鳧者此世南也迨于有唐革命士後登瀛於劍佩千官中軒軒如朝霞舉者亦此世南也夫俛仰隨時而承寧闘捷此特風流意得之長樂老而和雅檢束之東方生耳有機權而復有遭際其視奎宿墮地而磨蝎乘之者不倍幸乎

○○王孝恭 國開一則

蕭銑能罷兵營農其人不可謂不賢矣且銑梁之子孫也擾荊楚以圖恢復志實傷隋之亡也豈得罪於唐哉其言曰天不祚梁奈何以吾一人塗炭百姓又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孝恭當大任統大兵因藥師之智力以成功而僅能送銑於長安以死當其入城也幾縱諸將以恣殺掠又欲藉梁將帥拒鬬死者之家以賞將卒自非岑文本李靖一言而生靈之死者衆矣

而王者之師之所[illegible]多矣豈不亦長君之惡者哉君子謂武德九年[illegible]天下不足多錄也

○○高宗 國開一則

武氏之爲尼高宗使之也高宗何爲使之入侍而悅之時固巳烝之也蓋高宗之愛武氏也甚暱其所以藏其踪者甚工五年之間即妻妾不以相告彼其心猶有所傾忌焉及其見之於寺則續鸞遇鏡之日矣故急納之而淫毒後宮之

禍成矣則皆入侍而悅之時早定之也王后陰
令長髮又毋爲之借齒頰於上前又憐而弄其
女而適以自殺其身愚矣哉
夫武氏忍心辣手固后宮潛伏之毒龍也所不
雲蒸變化者需時耳乃遼瞷高宗之陽明氣少
遂因以媚態攝合其游蒐又遼瞷王后之柔荏
情多遂因以小心伽織其漏綻而於是權落手
中不可復制矣則高宗實假之醲陰盛霧之勢

使成唐室玄黃之禍也其罪豈止濁亂宮闈而
巳哉固應繩之開元天子之上

○○武后　弋說一則

武曌置帝房州而不殺非愛之也憐其女何有
于子以爲昏庸之極不必殺也此曌之巧于用
中宗也曌豈不知姑侄毋子之說待仁傑之開
明也佯爲愚闇使賢豪忍辱以挽回而自居其
功則海內之才不致盡逸于草莽吾可以晏然

而無虞此曌之巧于收仁傑輩也曌以女主革
命坐鎭二十餘年而無奇禍其才固百倍于男
子亦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之力居多諸君子
可隱不隱皆欲效伊尹之五就桀柳下惠之不
羞汙君而不知曌非桀比桀者夏之裔曌者唐
之讐事讐而自附于行權無識甚矣當時賢豪
俱入其彀中而不悟此曌之所以不可及也曌
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曰今日別舊君

曌之歿也武三思矯制封魏元忠捧制感泣夫
姚魏固世儒所號名臣而狼狽若是則信乎唐
無人哉○或問姚之嗚咽與蔡邕座上之嘆是
同是異一褒一貶何耶予曰邕之就辟卓以赤
族脅之而姚則孰迫之使事女主乎卓篡未成
而身膏斧鑕昔之諂卓者轉而附允邕不覺有
炎涼之感曌篡已成而幸保首領中宗復辟名
正言順群心驩悅姚不宜有故主之思一褒一

貶豈漫無據耶
曌之巧于用中宗收仁傑輩是與論武氏當爲低首事仇而自附于行權無識甚矣是正論仁傑輩當爲汗顏

○又 卓吾一則

太高宗之惽其能制枕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屈心終爲人下乎諸臣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

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爲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雲婚而鼓之滔天也葢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繇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勣爲喪節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終始於濁亂之朝禍衰繼博日與淫奴爲伍是萬世之罪人矣
此段議論畢竟爲卓老破綻然姑存之爲奪理翻案之佐可耳

○又 史商一則

予讀史至武曌而恨是人之爲女子也其得罪於三綱自是古今第一罪人至于知人之明求才之切任使之當納諫之勇漢唐以來令主如之益亦少矣使其爲唐之子孫當使貞觀開元讓矣

○○太子弘 案 國開一則 附太子忠

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之幽于掖庭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于武后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繇是失愛遇酖薨
傷哉太子弘之死也弘不死于未見公主之前而死于旣降公主之後明爲武氏酖之也是太子未嘗失德亦未嘗失愛但數奏請忤旨耳第

惟武后負爲怒兩公主故則弗聽而長幽于液
世可矣既降于外而復遷怒焉何故則以兩公
主不足怒故怒在太子耳怒在太子則咈吉之
時尚以爲罪屬可緩請出兩公主則以爲爲蕭
妃後餘也當此紛亂之朝不知先自韜晦然則
太子之死死于好仁不好學者也可不戒哉
吾謂太子弘之死即衛太子仮壽之死晉太
子申生之死均爲不幸然仮壽死以宣姜申

生死以驪姬此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者獨弘以兩公主故攖毋后逆鱗而死
死覺無謂然殺身成仁不怨殺矣
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請於帝立
爲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
后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
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
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

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瑶
降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
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
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
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忠於是降封梁王強
詞奪理利口覆邦殆敬宗之謂乎余謂武后之
敬宗即驪姬之優施也天禍兩青宮故有此奸雄作對
○○長孫無忌 國開一則

吾讀書至罷玄齡配饗而歎玄齡生厄於悍婦
死厄於權臣玄齡負不幸哉勑無忌之諫立吳
王恪也謂其非所出耳太宗固已早識之矣而
竟以寬仁二字愛晉王治寬貞觀之意固未嘗
不在吳王恪也特爲大事不可數易一語壓倒
耳帝崩之後遂株連帝之子女之婿以死夫遺
愛之誅逼於公主法固不容誅玄齡何罪而罷
其配饗乎豈玄齡之功未足血食而遺愛之罪

玄齡教之乎文王之政罪人不孥無忌惡遺愛而及其父所謂私而刻者也

甚矣椒房戚之多不幸也彼以從龍將相自致通顯而及其鞸聯禁近則反時累餘殃如樊舞陽之將而高祖欲即軍中斬之者因呂戚之間也如房玄齡之相而罷配饗于後者因子遺愛尚主也晼屬往往如斯事多起于媒孽故大丈夫寧孤幹亭亭而不願爲五侯七貴枝葉扶疎者以此

○徐敬業 卓吾一則

先是敬業問計於軍師魏師温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縶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弁常潤爲霸基然后鼓行而北思温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君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温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敬業欲倂常潤爲霸基便不從君父起見如何不敗

○駱賓王 青螺一則

世之以成敗論人者曰裴行儉知人裴之黜駱

曰士先器識後文藝薄賓王文藝流耳起兵一檄疾風勁草板蕩忠臣豈譚天雕龍之士所能辨哉比之三仁二龔何多遜焉野史載二公解甲衣緇鴻冥鳳舉允若玆則大忠沉智又非夫人所能窺測萬一者當唐周改革之際薦紳聯袂屈膝簪珥廣陵之舉差強人意而徒以忠臣不幸之蹟成闇者知人之鑑則士必唯嚅脂韋而後稱良子孫必金張許史老死牖戶而後稱

孝也是夷齊非孤竹賢子而翟義直莽賊也故
行儉世勳之識未矣

○○又 明瑞一則

駱答裴書云義士期于壯夫忠臣出于孝子既不能推心奉毋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罷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彼方陳力牝朝詎相入哉○凡稱知人者知其人臧否邪正耳窮達修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罷

識短王楊四子徒以位遇邅塞爲驗則裴所見真姑布子平之術耳况勃等即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諂榮寵牝朝罷識何在裴之取捨如此其足以凋詞場欺達者哉

或傳賓王以僧遁得不死夫進旣以倡義敗足以全身勇與智俱非與縱其說謬亦當是時義士不欲死賓王而爲是說也可以覘公是矣

古來文章之士多羞貧賤遂鮮風節往往挾寸管爲長袖廻旋之用以傾動公卿間故苟可以媒遇合即跌蕩于平津之門與槐柳齊列所不靳矣誰復有挺勁草之節烈扶大誼於牝朝如賓王者耶賓王固曰所恥者沒而無稱所貴者存而不朽則其意固欲以扛鼎華力發抒其華衮鈇鉞之用而較之高文典册又高一格矣此其所以爲真文章真節義乎

時與王勃楊烱盧照隣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四傑夫以彼磊砢負奇誰曰富貴非吾白有而並皆夭于中道坎壈以死是非所謂有才無命者耶

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年未及冠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是時諸王鬭鷄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旣客劍南度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耳徒令憑而弔者想像於

落霞孤鶩長天秋水間其亦可哀也已
盧照鄰僅一調新都尉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獨廢著五悲文以自明自沉潁水是投湘之再見而長沙所深悲不已者豈不令英雄氣盡
楊子稍沉静似可以功名顯然亦縣令止耳以此有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之歎則其耻爲五斗折腰無聊不自得之况又可槩見矣

嗟乎有千秋炳爍穿天出月之才華而無一日峥嶸雲蒸霞起之際遇是何文人百六先後同符若此蓋才華但可爲致身之梯航不可爲陵人之鱗甲彼四傑者文太鮮名太噪而風雲意氣太蒲則其意不可一世而人亦忌才欲殺矣寧待裴行儉而始知其不免于蛾眉入宫之妬芳蘭當戶之鋤也哉故説者曰文人無用則真無用也生不能占玉階方尺地而徒留孤憤于人間雖才亦奚以爲也然如賓王者可謂無用哉楊炯但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而獨不及駱則固隱以殿後之賓王讓出一頭地矣故如賓王者當于罷識外另設一格以待之

○褚遂良 補評

遂良故是鐵骨稜稜者當牝晨烈熖中乃能明目張膽一則曰隹兒隹婦今以付卿再則曰經

事先帝衆所共知是令高宗語塞而武氏實[illegible]雖然亦觸武氏怒矣觸武氏怒不得不觸高宗怒觸高宗怒愈益快武氏憤而恣其辣手爲出柙虎爲放緣鷹專擅國柄而不可復制嗟乎高宗所畏顧者止有太尉元舅司空功臣耳遂良曷不正言責之同請廢廷犯顔力諍高宗未必不中止况事當且已之語高宗亦心怵名義而

邅迴未決者乎其奈何以一鳳孤鳴而潭州遂寘同于佚馬之斥則言官無氣究令武氏流毒縉紳擅政國殲殺唐子孫幾盡則國本益搖吾恐河南於此不無遺憾然當舉朝寒蟬結舌諫草不靈之際即梁公華且以依回需夾日之功而河南獨以昌言持國是以血誠報天子即非良臣也可不謂忠臣乎

○徐有功 卓吾一則

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鵷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狄仁傑 卓吾一則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于黃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醜裘當朝縱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怙恣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

○○又 弇州一則

諸凡爲壘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剝之餘若牟豕之垂咼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剝之餘裔也非身爲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臣其僕其祿之裔也朝而入朝其冕黻而居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其弁衫比肩而相揖遜者其女主之滛僞與淫少年也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爲之臣而不之恥何也其他魏元忠婁師

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皆爲之卿相宋儒之筆嚴如霜鉞斷斷焉訖散吏之楊雄與故僚之王魏而於是諸賢者畧不之及又何也

○又 史餘一則

上官儀勸高宗廢武后語泄伏誅自是大權歸中宮高宗益爲所制機事不容也魚保宗請武后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隨有投匭告保宗

附徐敬業者遂殺其身殺機不可開也然武后極密極慘刻一危言切諫如陳正等又能優容不問使其生爲男子庶幾漢武乎但其誅戮宗室及賢士大夫不啻屠剥又淫僭淫少年之狎處也而當時狄仁傑宋璟姚崇卑爲卿相何哉仁傑之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宜傑之慙而退矣

○五王 弇州一則

張柬之等五王合謀誅二張遷武氏反中宗之辟而復唐之宗社何其壯也未久而妖帝蠱于內諸武蠱于外而五王者厭厭不振以至于屠滅千載之後疇不痛之而又惜之且恨之胡寅仲以爲五王於是時當乘兵勢執武氏而聲其篡奪之罪以僇之可也張敬夫曰固也中宗子耳子可以弒母乎爲五王者廢中宗立宗室之賢者伸討賊之大義而僇武可也朱子曰固耳

宗室盡于武氏手矣其存者皆愚暗不可恃也愚謂五王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以中宗耳復中宗以思太宗耳宗室之僅有存者非直愚暗也又皆非太宗後即欲復唐之宗社而不稱中宗誰則應之廢中宗而立疎遠者誰則信之當是時乘兵勢而悉捕之武之族無少長皆僇之如呂氏例可也如是而武氏在上陽聞之當亦自不良死即良死可以無後患也若夫中宗之暴

昏而妖帝與其女之淫佚則天也五王固無如之何也已

○中宗 史商一則

中宗時毋要官之執政以次用其親吏常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曰吾輩誠負天下唐史載之以見神龍之亂然曰要官則散曹未必皆然曰執政則舉朝未必皆然再思自以爲負天下其心猶有不盡死者

蘇眉山論宋事曰舉天下固然之事所謂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俟請囑味斯言則所囑者不獨要官能囑者不獨執政而當時囑人者亦決不自以爲負天下然則謂宋神宗之朝弊甚於神龍可也一解不如一解恐後之視宋亦復如宋之視唐悲夫

○姚崇 史商一則

姚崇爲相無居第寓居罔極寺其清德不下於盧懷慎然其子彝弁頗受餽遺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胡人賂惜哉檢身易檢子弟門客難爲大臣者可不慎與

神道碑叙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晝爲九州尚也充亨鴻名播時百穀契也舜稱至德繇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

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統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舉高第歷佐濮鄭亟有聲績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遺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

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
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蕃衍
保祿位於終始矣
此張燕公特筆乃崇誡諸子具陳玩好重器
籠絡以得之者也夫身後尚有珍玩羅列乎
入燕公奢侈之目則其生平歆羨未其清獨
惟張之於姚積怨深怒久矣追一見所欲遂
忘舊憾而相國闕輕闕重奚錢之筆幾同于

一字一絹賣文之用朔何智并于欲得如此
也夫兩人嘶為有唐名相而遡其生死交情
總為利往耳以此知後代平津閣中決無晏
平仲也

○張說

說嘗謫岳州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
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瓌善說因為五君詠
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

送之使者近暮吊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覽詩
鳴咽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謇諤人望所
屬不宜淪滯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復遷荊州
長史○王冷然上燕公書云詩曰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
曰凄京丞相府餘慶在元城蘊公一聞此詩移
公於荊府積漸至相繇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
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

代然後為朔方之行冷然書又曰相公岳陽送
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今日忘往日
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乎
以此觀之說全以權謀用事復以貪慕榮懷
于蘇頲則忘其特達之知而於姚崇則為其
苞苴所啗此似相臣中最無義氣者賢良方
正第一者固如是乎

○張九齡　序錄一則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爲相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欵暱挺之素薄林甫竟不詣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爲挺之計耳九齡善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之餉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得爲之事哉

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愈甚旣不能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苟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又　出入商一則

劉禹錫謂張九齡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噫善地未必佳醜地未必惡自元和初至于會昌長安貴人不啻滄桑幾變彼武元衡王涯賈餗者豈瘴癘能殺之哉而唐天子服金石求長生生愈不長至此亦四易位矣獨再起再斥之禹錫猶然無恙於江湖之上禹錫之所得不知

與長安貴人孰多何必造爲是說恐喝佞人冀其援已也

撑地未必得福任運或反遠害屬有冥冥安排了非智計所測

○盧懷愼　卓吾一則

李生曰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

相踵也況公實未嘗無才者哉當事而讓姚崇
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覩之
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又序錄一則

盧懷愼爲相時以伴食目之中書政本之地其
可容伴食之人乎然坐鎭雅俗有如明皇之言
要不可無此人也史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
相尚通尚濬尚吏尚文尚儉尚直各具所長若

懷愼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者懷愼之卒家無
餘蓄清不族言其上表薦宋璟輩竝明時重器
以人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食嗤之乎

○倪若水史商一則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所遣宦官取鵁鶄鸂
鶒等所至煩擾若水疏諫上手勑褒荅可謂名
臣矣及覩其送班景倩入爲京朝官羨以爲登
仙恨不爲其騶僕何鄙也若水汴州一疏千古
猶芬而景倩無一事可稱若水未幾入爲戶部
侍郎亦不聞有一事登仙之慕竟何爲乎

○裴光庭史商一則

後魏崔亮爲停年格唐裴光庭爲循資格此雖
非良法亦一時救弊之策頑古之狥私干營者
格足以制之後之狥私干營者即在格之中雖
使二公復生不知能復出一策救之否後人事
事不如古獨狥私干營奇勝耳

史評小品卷之十七

外史氏江用世[illegible]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唐中

○玄宗 君實一則

唐明皇手平內難威福未移雖作偏宦官典兵猶謂操縱可在我也未知後世子孫身曾不出房闥之中心又狃於朝夕之便及至勢極圖之

而外廷又未必即有深心巨力之臣禍將有不可言者堅氷旣至之日有不追咎履霜之始者乎噫吾之力固能搏虎猶當防其或騰若徒坐孱子於窮山固未有不刪其牙者耳

○又 序錄二則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為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皇孫爭以手掬食貴富之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况於人乎

商紂為傾宮隋煬為迷樓曰傾曰迷天命之矣欲不亂亡得乎吳人自稱曰儂陳后主喜稱儂隋煬亦自稱儂昔人有自稱為瞞者非美名也

唐明皇自稱阿瞞亦近於言妖矣

○又 東萊一則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知而違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孰輕孰重也

玄宗非獨聲伎絶倫帝中第一即指韻而覔梨花之句未必不如珠王之隨風霏霏也以此木易才而徒以爲抹月批風賡酒頌色之用雖多亦奚以爲○其序舊宮詩曰一揮寶劍遽履瑶圖承曆數而順謳謡著天衣而御區夏嗟乎向將洸然駕四馬而朝京師今日逍遥乘六龍而問風俗爰因廵省途次舊居山川宛然人事無間周遊館宇觸目依然雖迹異漢皇而地如豊邑擊筑慷慨酌杯留連空想大風題茲短什數語斐亹可觀而一種震矜意得之景巳躍然言外矣○至其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此政龍脱淵而元悔日也乃猶爲經過行樂至憶虛度韶華其詩曰自從關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戲鞭公子途中方蹴蹋佳人馬上戲鞦韆夫漁陽鼓沸劍閣塵蒙如昨日事耳開元王氣方狼狽不收遑興

懷于鞦韆蹴蹋則雖復之以天下而决無能改于其舊其亡固可翹足待也

○李林甫　史商一則

李林甫之才智真不世出之雄也弄英主如小兒御奸雄如奴隷然觀其出則金吾静街居則重關複壁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其子岫嘗指役夫曰大人久處鈞軸讐怨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如此亦良苦矣平居引用爪牙以張其勢稍相軋則除之而獨無奈其所不足慮之陳希烈楊國忠且死流竄謂國忠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噫亦可憐矣身没未幾而以謀反告者即國忠也證成之者其婿楊齊宣也生平誤國之罪盡漏天誅而卒其所以敗者乃了無影響之反謀巳好枉人人亦以枉報之可畏哉可畏哉

○○又　卓吾一則

李生曰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罝而使之也如林甫者方自以才知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以秦皇之威魏武之狡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爲也一滅秦於先能使秦皇爲其子一滅

魏於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很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小人最多才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眞聰明之王能知也

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狥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耻繇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盧杞 序録二則

嘗惟奸人之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爲不根之言無對之謗以相醜詆聽者不能察受者猶得明而辯之惟夫陽托公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焉嗚呼此奸人

之術所以尤易行也杞之惡鑑也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眞卿也謂眞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李揆也謂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辭遠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爲之出何其易也噫非明君其誰能悟奸人之術德宗之愚愎弗之覺也無怪巳

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所以爲奸邪也若陛下知何肯用之穆宗

時宿州刺史李巵臣坐贓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巵臣事雖愆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爲才多者神宗嘗稱吕惠卿美才司馬光曰惠卿過於王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夫小人有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悞用之未有不貽家國禍者

○○楊太眞　案　序録一則

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琴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嫗媼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袨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嘆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後至馬嵬而妃子及于難時年三十八上于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繇也

貴妃生於蜀明皇爲之幸蜀褒姒育於戎幽王爲之死於戎女禍之應如此哉

自古才情濟勝風流意得者天子中無兩明皇也其嬌姿絕艷獨承恩幸者妃子中無兩太眞也作合之奇可爲完美無缺矣然旋且有凝碧管絃漁陽鼙鼓之事爲千秋遺恨是何代謝之速也盖事到極美處央有極不美以應之而華清宮固馬嵬驛之前路矣霓裳曲卽霖鈴歌之先聲矣驟近小喜而遠其大憂猶有薛王沉醉之餘酲也耶

○○關播 國開一則

關播論爲政之要在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德宗曰比巳下詔求賢矣播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而肯隨牒選舉者乎大哉宰相之言無容置喙矣及其後爲盧杞所薦一日上從容與之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柰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嗚呼此

豈播之本心哉欲固其位恐爲盧杞之所忌而巳其始也勸其君以求有道之賢其旣也人有多才藝好論兵踈傲而好大言者則愛之亦未嘗非豪傑本色也只爲顧惜祿位四字斷送一生夫男子頂天立地官之大小過眼浮雲耳卽不爲宰相何害乎一出否人之門終身設北面之席卽心志且攺而聽受之人主用一盧杞而天下之盧杞者進可不愼哉

○楊國忠 史商一則

楊國忠典選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輙笑於堂聲徹諸外不知當時選人中何以無卻克其人他日帝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豈有忠臣肯仕於此時者乎有蕭同叔子則必辱盟壇有國忠女兄弟則必玷銓席千載笑端未嘗不繇婦人始可鑒哉

○又 史餘一則

安祿山之反激于國忠哥舒翰之敗亦成於國忠國忠之擅王以貴妃也大戎犯蹕之馘歡萌舉燧馬嵬不返之魂洛兆華清尤物可畏哉伍國開日自國忠一决入蜀之計而楊氏之勢搖矣四隹人一日就盡而人主之心至是而懈而天下之公論至是而伸嗣君之位至是而保無虞義士之氣至是而不終餒是國忠爲身謀則拙而爲君謀則忠爲君謀則拙而所以成其

去邪反正之機緣者則甚忠也嗟乎國忠豈始念及此天牖之矣

○○肅宗 國朝二則

肅宗即位於靈武范氏以爲子叛父此腐儒之見也而胡氏亦云太子非負叛特爲諸人所移耳嗟夫此論一身一家之事非天下國家之大權也夫傳位則玄宗命之矣太上皇三字乃唐代家法玄宗身親爲之是太子之叛玄宗教之

也且靈武之時何時乎唐室之存亡危在呼吸太子不即位則人心無主而將士必離將士離而宗社必不保上皇有與各妃主皇孫俱盡耳斯時也太子當以尊其父者爲重乎當以不死其父及其祖宗者爲重乎不叛之而孝小叛之而孝大甚矣拘儒之不足與論事也

大率唐之代道學未明論人者且論其事可也若必按以春秋誅心之法則天下無人矣且論人者稍原其心可也若必按以春秋責備之義則天下愈無人矣肅宗即位之後未嘗有過舉也特張良娣一事耳韋見素上寶册而肅宗不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及群臣固請終不許乃始置之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儀夫肅宗而能爲此亦可謂賢主矣其心之天理固未嘗絕也後之君子乃痛置貶譏謂其建中宮册太子不知肅宗既爲皇

嗣則妃之爲后子之爲太孫亦其固有權則俱權何足瑣瑣人主方有爲善之意而偏使之無所容非君子之道也

○郭子儀 唐書贊一則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

原缺第十二葉

膺將帥之舉四權高第有聲前朝三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於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朔方衆圖高秀巖於雲中破史思明於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于靈武擊同羅於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回紇於扶風摧凶寇於汶水追餘孽於陝服長驅河洛翦戍層圍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函夏之未又安天下之

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哉

○○又 序録一則

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又 園開一則

子儀之杖其子曖也恐其獲罪於上也然能教之爲人臣不復能教之爲人夫矣公主既爲郭氏婦則應以婦道閑之豈容驕恣廢禮挾貴以凌其所天乎因之而入待罪誠未知上之意向何如耳及上有痴聾勿聽之言則正言以訴曖之罪弁以救主之失可矣何以又杖之數十乎大不杖非惜曖也爲天下惜夫也夫夫道郎君道郎父道也子有訴而杖父臣有訴而杖君此皆不可行之天下萬一上因主之言而罪曖則

徑殺曖以歸主而已萬一弁罪老臣則老臣唯所命而已豈有撻其夫以謝其妻者哉撻之而遣其妻父撻之也撻之而不遣其妻妻撻之也將令曖何以婦其婦乎夫曖固杰然有氣人也覩其所言殆不類尋常子矣郭令公不能善成其子如此

○又 弇州一則

中興之臣吾必推郭汾陽李西平然至戡定之

年俱且六十矣使其蚤已一邊鎮虜候而巳爾神策小將而已爾甚哉才之未易識也○總之人不可以無年

○又 史餘一則

郭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請盟張魏公視師江淮而兀朮退走國以人重也李顯忠執撒離喝於同州墮崖而返韓世忠諜兀朮於金山墜馬而復逃人無如天何也

○○李光弼 弇州一則

史思明亦悍胡也其材力遠出祿山上李臨淮之角之凡兩大勝一大敗其勝者皆用寡而敗者乃用衆用寡之勝皆乘險謀豫以恐而屈之野戰則敗郭汾陽之始能用衆而不能用寡郎用衆亦未必決勝也晚節之捍吐蕃回紇始乘險謀豫以恐而屈之故不敗而卒爲宗社之元臣惜哉臨淮之有功名而不善居之也凡臨淮之才畧心事與陶士行畧相當其治軍臨淮爲最治民士行爲最臨淮不幸而與河北之藩鎮近士行幸而與溫太眞合而見推挽不至作愧憤死噫嘻亦數哉

○又 張耒一則

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

使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而後知李郭之優劣盍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動則人伏其義光弼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勝獨爲尚父屈歟

今材官子弟有能舞劍弄槊腰箭橫鞭拜光

弼下風足矣令公赤手捕龍蛇亦自有降伏欄柄萬全無害者在固非可陽浮慕而曰吾安坐有餘也無威名而思駕馭其不狼狽笑端者幾何

○楊綰　史餘一則

楊綰請加京官俸不使乞貸於外以開請托是矣宰相自有常祿堂封出分外者常衮辭之而反加譏貶得無爲貪人藉口乎噫王戎之李核

祖珽之金叵羅惟其無是心耳

○顔眞卿　唐書贊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言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常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炎炎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又　序錄一則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脩玄宗曰朕不識顔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遇害德宗悼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佞容身於朝得亨其利而忠良往往擯棄偏方開地及其亂也忠良自挺當其害而容身取位者旣已鳥獸散矣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效節乃其所不識之人與所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

及也玄宗吾不論德宗特眞卿尚無憾也德宗惜秀實不及用而於眞卿復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

〇又 史餘一則

唐之中興也文臣爲天下重者惟顏魯公武臣爲天下重者惟郭汾陽然魯公位止列卿且爲元載盧杞所陷一旣不再用以死於賊矣汾陽旣復兩京急則用緩則置之且爲朝恩元振所

持幾不免矣魯公之忠不待言子儀擁兵方鎭奏除一官不報子儀曰近來方鎭跋扈朝廷委曲相從疑之耳儀奏事而人主置之是親厚也噫此其精忠豈武臣所及哉謂子儀武不如光弼善終令名則勝之其以是夫而獨惜人才之在當日識者固不易也

〇李懷光〇李日月 國開二則

懷光竟爲盧杞所賣蓋不識去小人之術而失之疎也及其引兵而去則不能無罪雖然懷光之罪固懷光所以爲功乎彼其至魯店也留二日而後行是蓋有苦心焉而德宗不悟也比数上表数盧杞之罪至衆論翕然以杞爲咎德宗乃不得已而貶之亦有惕於奉天之役糲米蕪菁之苦耳若懷光者所謂兵諫者也故吾於戮國忠深喜陳玄禮黜盧杞深喜李懷光皆曠世奇功也惜乎懷光之終叛耳

日月戰死於城下而毋不哭朱泚亦未聞有所以恤而待之彼高重捷者豈非朱泚之敵國乎死而德宗哭之盡哀僅得其身而束蒲爲首卽朱泚亦且哭之盡哀僅得其首而束蒲爲身葅道在人心不以亂賊而遂泯也日月生爲叛臣死爲餓鬼然則爲小人者亦何益哉

〇張巡 許遠 唐書贊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

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又 補評

睢陽之圍急矣孤城自守力竭而首攖賊鋒如

巡遠者亦既灑血九原一死報主矣乃雷將軍死南霽雲死并三十餘人俱死抑何忠義激發慷慨捐生者之多也不可謂非巡遠倡之也然巡遠死而千秋萬世完節之名誰畀之曰賀蘭進明畀之也假使睢陽告急賀蘭出一矢加遺或足殲令狐而馘子奇保完孤城不過人臣效守封疆祿祿亡奇事而何以令巡遠爲完節人迄今廟祀不絕哉如賀蘭者救巡遠之身而留巡遠之名則謂完節之付半成在天半成在人亦可然則進明殆得罪朝廷而不得罪巡遠者哉

○○李白 范傳正一則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厥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榻翼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即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受

五行之剛氣叔夜文高捷三蜀之雄才相如思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孫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和番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屬

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
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則
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度
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
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死也當
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
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
呼命歟

○又 升菴一則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
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
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而求息
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
釋羈韁鎖因肆性情放浪于宇宙間意欲耗壯
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任華
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

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爵成之間曾不
知才全者無爵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
德乎何有

○○又 文忠一則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于永王璘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
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
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
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

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
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
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
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
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

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
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又 倪太史二則

公于氣似魯連子于神似東方生于韵似謝太
傅于酒似阮步兵而于憂國嫉邪之志似屈左
徒今明皇故敝武人也晩迺甚於楚懷楊氏之
恣百鄭袞高氏之專十靳尚而胡羯之桀狄倍
秦二王者弄於女子小人之手而不籍也原與

公踈爲同負異材同剏被殊遇同旣放江南流
夜郎同沉而死同而微勝者原内持於姊嬃外
嘲於漁夫憔悴以從鼓咸而公老於山水觴妓
之間而又有學道者爲之伉儷公較愉矣○夫
捧硯脫韡人以爲狂公豈狂哉夫其氣固逆盖
之而憤焉欲黙有所摧蕣以跆抑禍水損斥大
璫感動左右而帝僅以方外客之可謂不知公
者今試讀公蜀道難枯魚過河泣諸篇幽人鬼

語參差悲壯穆然有離騷之旨焉直騷痌於潔
而公隱于放要其志並爭光乎日月矣

○○杜甫 東萊一則

嚴武嗜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睨視曰嚴挺之
乃生此兒高力士貴焰熾手李太白使脫靴帝
前儻二子胸中無有其能然耶房綰爲將相無
成子美排衆忌抗疏申救郭子儀嘗犯法并州
太白奇之解官以贖辠旁于讒謗之餘識郭于

縲絏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特以詩
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挈置名流之列至與韓
非同傳樊噲爲伍曾不知沈宋諂諛溫李淫艶
果若是班乎

○又 卓吾一則

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
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體勢
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

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往依嚴武不愛飛鳥之憐乃擬捋虎鬚如嚴武所云者噫武以虎自待武可知也甫乃氣

槩籠罩嚴武上武郎露爪牙亦欲剸亦甫腹中幸鈎簾而得脫虎口故少陵之兒視嚴武與太白之奴視力士其氣岸適邁略同至今稱為李杜云

○王維 唐書贊

維字摩詰為給事中遇祿山反賊平遷太子中允三遷尚書右丞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王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往取縉裒集數百篇上之表曰臣兄文辭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淨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乘興為文未嘗廢業詔答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詞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

於人口久鬱文房謌以國風宜登樂府賑朝之後乙夜將覩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栢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歎息良深

○又 史商一則

讀王摩詰集想見其人似不食人間煙火者獨小說載其因岐王着伶人衣見九公主彈琵琶公主為屬有司得領解此事甚穢今以唐書考

之維舉進士在開元初此時玄宗方檢制諸王
公主公主所稟至不辨車馬殊非得肆志之時
徧考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皆無殊寵非
有太平安樂其人不知所謂九公主者何人也
帝於諸弟厚不應岐王反乞恩於公主而臣下
交通之禁自嚴駙馬都尉裴虛巳私與岐王通
徙嶺表張說私造岐王亦坐貶當是時豈容王
與公主相比而昵一寒士有司亦誰肯聽其指

麾者乎惟舊史稱維以詩名開元天寶間諸王
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薛二王
待以師友此小說附會之本然攗文乃玄宗末
年摩詰名成諸貴人欲得為重客耳論者亦著
其世可矣吾友王永啓齋中列古人閒適有玄
者二十餘人獨不及摩詰曰吾惡其鑽公主也
余謂永啓如摩詰者不足當一解首耶人言可
盡信乎永啓大笑今日讀唐書書此他日以示永啓

○又　升菴一則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
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
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
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耶○震川云摩詰清思
逸韻出埃壒之外而不能引决于開元天寶之
際以濡猲胡之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
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有遺恨也

○王勣　自撰誌一則

王勣者有父毋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焉或
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已無功於時也不
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
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
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
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
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

臯世號東臯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曰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决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壠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司空圖 唐書贊

圖字表聖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

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版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籍甚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奈辱居士

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縶洛師于今十年方叅綸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

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趍朝叅此豈有意于相位耶○上特賜歸山其詔畧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任非顓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狥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裝

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于頔 徐應雷一則

吾讀新舊兩唐書于頔傳此酷吏之不臣者也比閱雲溪友議盛稱于襄陽曰歷覩國相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嘗返崔郊秀才之姉婢戎昱使君之歌姬至于損四十萬錢帷幌奩

匹繒帛之費不足道已鄭大穆刺史致書儆覥無郡吏之禮索錢一千貫絹一千匹罷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不訝各依來數與之半符載山人遣童子齎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此數事本屬賢豪而本傳謂其暴横已甚王彥威論其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此不足怪也貪財者亦能散財好色者亦能割愛殺人者亦能憐才此猛恐之

豪舉驁悍之大度也天下惟庸人必不能爲善而能爲惡而非有勢力則亦不能爲惡惟庸人必不能豪舉而能生事而一旦有事則束手不知所爲故庸人無纖毫之善而或盜長者之名庸人飽煖以終身則亦無兇惡不仁之事潛夫論有云竊位之人踈骨鯁而親便辟薄知友而親狗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此庸人也何足以辱

康節先生之指訶邪于襄陽矯矯非庸人也則本傳所載未必非實録而雲溪友議未必虛美瑕瑜不相掩可也然兩唐書具書其惡而并沒其善俾襄陽之豪泯泯焉而卒無以惕庸人甚矣作史之難也

○○賀知章 唐書

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

男曾子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州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書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册

○孟浩然 唐書

皮日休孟亭記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

商璠云余嘗謂禰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及觀襄陽孟浩然磬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

甚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悲夫予方知命矣

○王昌齡 唐書

予嘗覩昌齡齋心詩弔軹道賦謂其人孤潔恬澹與物無傷晚節謗議沸騰言行相背及淪落竄謫竟未減才名固知善毁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

○代宗 史商一則

李泌不爲元載所容上出泌爲江西判官載誅上召泌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泌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載非如中人輩之握兵也又非如河北諸鎭合從以抗上也帝欲誅則誅之耳安所俟八年哉此管敬仲之所以惡優與不敏也

○○李泌 弇州一則

自三代而後人臣出處之蹟未有如李鄴侯泌

之奇者也或伸而屈或屈而伸或先幾或忍詬其保身亦未有如鄴侯之巧者也七歲而以童子薦入禁中與宰相張九齡諸公善奇矣尋謝去游嵩華終南間求神仙不死之術又奇也久之復以獻議入翰林從太子諸王游太子善之又奇也爲詩以譏楊國忠安祿山斥置蘄春又奇也太子卽位靈武爲肅宗使人召致泌泌忽間關來謁又奇也立談而參帷幄體輔若一拜

右相辭俄又賜金紫爲侍謀軍國元帥行軍長
史亦將相任耳又奇也復兩京迎上皇除道清
宮泌皆任之甫功成而辭榮乞歸以避李輔國
又奇也嗣帝爲德宗避泚奉天復召泌而用之
則宜臣之而已又出而觀察陜虢鑿饟漕之道
翦淮西之逆又奇也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淮
貞元之際李西平馬北平其建勛克復若異代
然而皆保全于泌之手又奇也夫以輔國忌之

載忌之而不能傷袞忌之而不能終抑則泌之
巧所得于老氏者深矣○史又謂泌以所好譚
神仙爲世所譏雖然不可謂無得也晚而拜相
卒死縻劇將無自夭其天年也耶泌辟穀交成
亦辟穀乃卒不終辟者何也富貴之可愛甚于
死之可畏也

○○又 白蘇一則

留侯鄴侯智謀既埒卽一生踪跡亦多合者兩
侯俱儒者運籌帷幄料敵疑神此一合也留侯
學辟穀導引輕身鄴侯亦辟穀導引骨節珊然
人謂之鎖子骨此二合也漢易太子留侯安之
唐易太子鄴侯安之此三合也呂后強留侯食
代宗強鄴侯食肉爲娶妻此四合也留侯遇黃
石授記爲王者師而鄴侯遇懶殘曰勿多言領
取十年宰相此五合也兩公俱全身名以歿此
六合也兩公負難優劣也然而爲留侯易爲鄴

侯難何也留侯言聽計從而鄴侯憂讒畏譏故
也一厄於楊國忠而身全再厄于李輔國而身
全三厄于元載而身全四厄於常滚而身全非
有葢世之智其免乎要之兩公葢神仙遊戲人
世者也非濁骨能幾也

○○又 史餘一則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欲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
儀入河東以兩軍縶四將使安史委頓千里而

後專力范陽其所謂虜在目中惜促席之譚不惜庸主耳故庸懦之肅代與猜薄之德宗去漢高遠甚所遇既逆於子房況其時又屬君臣父子晻曖孽芽之間乎肅宗欲廢李林甫冢而諫恐上皇內懟欲立張良娣爲后而諫以宜待上皇命聖賢處之不過如此易儲之事又皆子房不能面得之高帝者也他如入陝號撫江南單騎片章批郤謀解在子房不可知孔明亦未必出其萬全矣故留侯之用神武侯之用正鄴侯之用尤玄也特其白衣入致巨後既已飄然遠引代宗在御召入禁中爲之娶妻賜第又乞爲郡署則不知與子房赤松之遊竟何如矣

〇又 史商一則

異哉李鄴侯之爲人所遇者亂世也所事者昏主也又猜主也所與比肩者逆豎也奸相也所當之事則劇賊悍帥與人主父子兄弟之間所不可調停之事也然而格言讜論宗社賴之賢者賴之不與人爲難而卒能以智自全古來智士無其匹也獨以神仙爲譏最爲無識

〇又 序録一則

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之世與肅宗爲布衣交靈武之會預謀軍國弘濟艱難厥功不細代宗自未爲太子時已深相倚藉矣衡山之起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爲刺史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因以泌爲澧州刺史夫人必先試者不知其才故也泌在先朝欲用爲相不可得今尚須試遠州邪而泌乃俛俛爲之常衮非薦賢者此殆不可曉也

〇又 國開一則

李泌之於唐肅猶嚴陵之於漢光何嚴陵之於漢光無用矣而有用也至泌之於唐肅有用矣

而反爲無用也夫泌將爲伯夷太公者乎爲舟
至先生綺季李者乎二老歸人之父而棄其子
固皓真人之子而避其父泌立大功於肅宗之
朝欲相之而不可終歸於衡山其風可謂山高
水長矣及其既乃仕代宗爲觀察判官委曲以
避元載之鋒屈首於魏少游之參佐猶未也又
因常袞一言出爲澧州刺史以異他日之知遇
爲泌者一何紆廻於仕路也哉夫伯夷太公誠

謂武不如文也漢之四皓誠謂高不如惠也皆
不終日而決何至歷事三朝始自明其不事肅
宗爲殺建寧之故夫辭右相辭行軍長史皆殺
建寧以前事將誰欺乎吾低廻於肅代之世而
不得其解則將進一言曰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冢云

○常袞弇州一則

常袞唐之賢宰相也獨其與崔祐甫忤而奏斥
之遠州爲過耳其所與忤之繇不過也夫寬詔
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祐甫乃固執以爲辭欲令
公卿大夫亦三日釋服者何也袞云禮臣爲君
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唐高以來皆
遵之至玄肅之喪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
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除在朝羣臣亦當如
之袞之言何其秉禮經正哉充祐甫者不獨倦
爲臣且導德宗倦爲子者也自元載王縉之執
政官以賄成袞思革其弊杜絶僥倖四方奏請

一切不予而不無壅真所謂人臣能任怨者祐
甫以逐客執大柄欲收一時之物情而矯之至
二百日而除官八百人豈能無容徇也宰相之
禄厚矣而又有堂封以供餐費堂封矣而又日
給内厨御饌可食十人此固元載王縉之所貪
飫而袞之所不一日安者辭月給當矣辭堂封
亦未爲過也當魚朝恩之領太學也袞時在散
僚獨以爲不可上用生日納諸道節度使金帛

珍寶犧馬宜二十四萬緡衮又以爲不可曰彼
諸道者豈能男耕女織不過横取之民歛怨求
媚耳此二者舉朝之所若喑而不敢言者也而
衮明言之自衮之相也與縮同一麻皆不爲載
縉黨明也旣貶之後不以故相自尊佚所涖皆
有聲績其觀察七閩教民陶瓦以易苫蓋無火
災誨子弟習經術通秘文易世之後彬彬比于
上國其功豈在李冰文翁下哉寡陋豎生槩以

苛碎目之過矣

○○元載 藏書一則 附王氏

陳氏曰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
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用
元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
載然則爲人王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
得是以難郭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王難遇
信也而况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

嗚呼非大聖人安能當九五之位與

元貪恡被誅上令王氏入宮歎曰二十年太原
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爲長信昭陽之
事死亦幸矣京兆笞斃

夫高明鬼瞰自世常理故震風凌雨之患郎
伏於丹楹刻桷之時元載之毀族淪門夫亦
盈而降之罰也然王氏臨殁數言朓盡巾幗
啼聲態還是磊犖女子蓋彼謂夢短夢長人
世總一夢耳業以海市之蜃鮫人之織驕矜

嬿婉於閨閤閒自謂豁舒其憤宜得一死矣
而猶欲以榮華始者仍不以零落終庸可得
乎

○李晟 史餘一則

李晟介泚懷光之間而孤軍不屈尤見才節不
但有克復之功已耳其對僚佐竊慕魏徵宜諫
而曰晟任兼將相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又

大臣之言矣以一女子之故修怨於張延賞要挾君上竄其相命則未免於淺中也

○○又 弇州一則

李西平渭橋之役以一旅弱師介于二鴟虜之間卒能勉強激勵以成補天浴日之烈此非特其忠志強恐殊也蓋亦有精思焉夫西平之一決喻于郭汾陽多矣然其量稍隘意稍滿故輕發於後貴之延賞而卒爲其所制延賞雖忮非

魚朝恩元載比也以爲西平之處延賞不若汾陽之處朝恩元載也馬比平材力亦陶士行李臨淮流亞也知有身不知有社稷是故與西平胥壤焉德宗之世有西平陸敬輿故不亡急而用之緩而棄之故不振嗚呼哉

○陸贄 卓吾一則

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詳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贄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故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澁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及輔政所言剴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稡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李生曰到此

又太謹愼矣胡不遑他卹乎

○○又 史餘一則

陸贄在奉天李泌在靈武借箸造膝極君臣之遇贄近達泌近玄也然二公旣相在泌則功不加於白衣在贄則遇反衰於內相乃知遭合有時亦不在當國政矣

○劉晏 唐書贊

贊曰主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

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裴度 案唐書贊

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

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凉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譁○薨年七十六自爲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成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議雄天子赫然拔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檢人腐夫乘釁鐫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譏云

○又 弋說一則

人臣挾不賞之功明主嘉之則爲忠勤譖夫搆之即爲罪戾度欲絕萋菲之端不得已而瞑然出自上裁光諸史冊使譖口無間可乘則身安而朝廷獲安天下舉安史譏其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非知度者矣度之心寧死賊而不死譖午橋臺榭綠野池堂龍驤蠖屈任運卷舒亦如魏公子無忌之飲酒近婦人與是求死不得而昧者作功成身退觀似痴人前說夢矣

○杜黃裳弋說一則

者伴食庸才仰月索傀遺于邊帥不屑畀也故欲古惟權相能薦擢天下賢相與凡相其門者羅雀莫辯

○韋執誼 史餘一則

帝執誼之得相也以初爲王叔文所引欲掩其迹凡事故爲異同復遣人謝曰正以相成李吉甫之拜相也令裴垍疏所知三十餘人選用略

盡及惡牛僧孺指摘而裴垍覆策不爲異同又擯逐之一以結納小人而前後變態者也一以剛愎自用而前後自背者也權勢之溺人甚矣哉

○李絳 史餘一則

李絳亟陸贄達贄奏用人而太愼宜乎精也及以失士李絳亦云不宜避嫌而棄材大公之心則同黃裳近疎裴度近密黃裳奏遣高崇文討無置監軍裴度一至淮蔡奏罷諸道監軍委將任人之心則同

○王叔文 弇州一則

嗟乎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謫以當權姦之首至與李訓韋齊稱抑何寃也叔文以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爲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之所注措如罷宮市斥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耆碩皆能尊德宗大敝之

政收已渙之人心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爲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不能全身亟貶而至砒死蓋其事之最要且正而禍之烈實由之即劉闢爲韋皐求三川而許以死相助金錢溢于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穿不爲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皐時已逆知叔文之失宦官心故敢抗疏亟言其失而亡所顧

且神策諸將尚爲啓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况裴均嚴綬輩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訓輩伍寧不寃也夫訓非叔文比也卽使幸而勝之失一仇士良而得一仇士良何益也

○○劉禹錫 唐書

禹錫晩年與白傳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

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争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毎制一篇先於視草視草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贈和答不覺滋多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永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曰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類眞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爲名流許與如此

禹錫叙董侹文集云詩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

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戸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以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禹錫往矣猶可從兎葵燕麥動揺春風之際想見前度劉郎隹咏後來賞花人有此風致否

終

史評小品卷之十八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宕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唐下

○韓愈 卓吾一則

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文序錄二則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下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葢爲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葢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

我身躋丘軻爵位不早綰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韓公此語葢卽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而又有不盡者跡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矣哉

○又 論纂二則

韓退之剥啄行剥剥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

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
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㬎
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
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
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
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
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
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

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剋己自下
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向者耶
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如
何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絶
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益知
韓公於此涉世深矣

韓昌黎表諫佛骨矣潮陽一貶至濵死不悔晚
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千墓志歷序以服食
敗者數人爲世戒晚年至親脂粉故事服食用
火靈車卒致絶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
鞭以追其後也儒者之無特操如此

○又　史商一則

韓退之上表欲燒佛骨天下聞而畏之旣至潮
以表謝自陳狂戇之罪與潮之遠惡其詞哀苦
因自言文章之美宜論述功德勸帝定樂意以
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顛奏薄技窮思畢
精以贖前過覺生平挺直之氣一朝頓盡吾未

見剛者孔子與不吾欺哉

退之三上書宰相原是急功名一流所以驟
而思起更不擇音殊令文人損價

○又　史餘一則

韓柳元白才相若也交相匹也然韓則一代斗
山而白猶然守正柳不免爲伎黨而元則士類
蛇虺元爲監軍崔潭峻所進事與相如之因楊

意同相如引疾托迹文園視元之青蝇詬辱爲朝論所鄙者何如文之不足以盡士見矣

○又 倪文節一則

儒者立論往往矯激多失之偏獨盤谷序論窮達二致其説曰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可謂平正不偏矣士大夫達則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窮則起居無時惟適之安何往而不可獨不可爲趦趄囁嚅之状伺侯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徒耳

○○李賀 補評

嘗謂人非久在世間之物何争夢短夢長獨夫風華美少年磊砢奇男子萼艶方吐而郎折入于二竪之手自不能令人無埋玉之恨如李長吉嗣叔寶是也叔寶以美姿容觀者如堵人謂看殺長吉才藻無雙則又謂上帝召賦白玉樓亦生二十七年死矣讀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之咏能無三歎

長吉有高軒過一篇乃受知于韓吏部皇甫祠部而作者其詞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摇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龎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又郭元振有古劍歌一篇乃録上天后而因以遇知者也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煉凡幾日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顔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緑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沉埋

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二詞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倏極詭人跌宕之致難可相其優劣然元振安邊境立功名雄視藩鎮間而長吉一苦吟措大終耳則何以軒輊如是蓋元振如天風海濤魄張力大而所共者燕許功名之士所擅者飛書傳檄之文則不待特達牝朝而知其豪華氣多矣若長吉奚囊所收拾者不過穿天心出月脇自咏自賞之句而所遇合者昌黎皇甫

磨礪之兩公未可謂大力者負之走也郎玉樓不召庸遽奪乎雖然元振劍光已隱而長吉鬼才猶能芬文士之齒名流垂世固有在彼不在此者耶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旣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陽城　國開一則

陽城曲謹小儒耳非大設施手也繇處士起爲諫官七年而後論陸贄裴延齡二事明激於退之之言也及貶道州治民如治家非不賢矣而判官方至自囚於獄又坐卧門扇上此何爲者乎君子所貴其大賦税不登則請而蠲之可也徒爲煦嫗之術以要譽爲矯激之行以明高國家何賴此一節之士爲且城固能言之而未必

能行者也當其爲司業斥諸生之不歸省者其持論正矣奈何兄弟三人而皆不娶以終身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陽城昧其大者而謹其小者眞細人也

陽城七載寒蟬業已享容容之福一朝鳴鳳又復收矯矯之名此似乎熱中富貴而併占風氣以博名高者其末後鑪錘全賴退之一激

○孟郊 唐書

李翱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闕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竆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

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劉長卿

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其名重如此

○○李翺 卓吾一則

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

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只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卓吾曰此千載不刊之言也

◯◯又 國開一則

讀李翺文猶之讀退之文也吾愛退之而得李翺焉夫翺退之門下士也其爲文大約得之退之者爲多唐三百年來韓柳之外文手如李翺者不可多得也歐陽子曰吾初讀復性書以爲中庸之義疏耳及讀幽懷賦乃始恨翺不生於今予不生於昔而與之上下其議論焉夫翺之爲人抱道而憂世之人也文章無他不詭於道

者謂之經謂之傳謂之大文卽藝而爲里巷之言其大文猶是也其不能不詭於道者謂之詞人之文謂之小說卽談皇帝而述神聖上下千載以爲傳縱橫萬里以爲奇其小說猶是也李翺師韓愈之道抗其說於學術旣湮之後尊其格於歷朝駢麗之餘太史公作史記於贊之始端首去其言之不雅馴者此雖因軒轅而發其實卽馬遷全史之大旨也孰是可以論李翺已 文

◯李愿 史爲一則

李愿初爲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武寧鳳翔又徙宣武性奢侈賞勞旣薄又峻威刑軍亂踰城走其家死焉貶隋州刺史後拜河中節度使荒侈如故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貴賂遺輙盡尋卒其生平如此無論非高隱且仕宦至死恐一生未嘗至盤谷也不知昌黎之文何以云然豈君子偕老之類乎

◯◯柳宗元 退之一則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以在遣中

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而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窮裔才不為世用而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

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又　弇州一則

柳子才秀于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瞠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敘述艱苦酸鼻之辭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掊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乖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死終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蚤歲多棄其日於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合下便超六季而上之而晚為富貴功名所分且多酬應蓋於益損各中半耳

○元稹 國朝一則

微之初奏河南尹房式為朝廷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者破驛門入擊微之傷微之在當時可謂風裁矯矯者矣迨穆宗之初遷為宦官崔潭峻所薦為祠部郎中致有瓜上青蠅之誚噫一微之也何其前後若出兩人哉夫士人之風節生之者天也培之者人主也微之文章意氣為世所推彼豈甘出宦官之門以圖富

貴者亦猶蔡中郎之於董卓非如王摩詰之於公主也使憲宗因破驛門一事宥其所失微臣感激能不撫心而主上曾無憐惜之意復引前過貶為江陵士曹微之何藉以為善哉一旦得一人焉出之糞土之中而坐之雲霄之上為微之者復安所顧忌耶雖然士不為困窮而改節微之前後兩截未免有熱中之過獨惜為人主者之自棄其才耳

○白居易 唐書贊

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又 玄宰一則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為衣冠巢許之助湛公之獨樂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

○○又 論纂一則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

積牛僧孺相厚善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隙而文饒終未嘗深害之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繇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故能安然於去就愛憎之際綽有餘裕也

○○又 說儲一則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墓側相傳過者必奠巵酒冢前方丈土

常成泥濘彼欲葬陶家側及燒缸地者何如作醉吟先生墓前方丈土

又樂天敘洛詩云寄懷於酒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閑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閑居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閑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觀樂天所言眞可謂從容于名教之場坐卧于羲皇之代矣非獨情閑亦其福勝此老終當以樂死

元稹以明經制策入仕其一篇自述曰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考試

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

二李黨事興樂天畏禍求退故詠懷云人間禍福愚難料世上風波老不禁萬一差池似前事又應追悔不抽簪

士人屈首受書定當希制科榮進而俛已名遂功成亦宜以安全退步無怍元稹之津津而樂天蚤爲抽簪計也然微之矜詡之過未

免爲輕薄子導師樂天但願爲無災無難之公卿已耳其風雲氣安在元輕白俗卽功名上亦可見一班

○○白敏中 唐書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意欲以第一人處敏中恨其與賀拔惎爲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親知述意俾與惎絶敏中欣然曰如所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

頃敏中躍出見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柰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以第一人處惎而敏中居三焉

士雖才華絶世而以平津阿世之術希遇合卽遇合何爲雖品題自負而於終南捷徑之中採聲望聲望僞耳故必如敏中之輕富貴乃有眞文章必如王起之重襟期乃有眞賞鑑

○呂温 史商一則

東坡嘗譏柳子厚爲呂温墓誌言温爲裴延齡壻豈有正人肯爲延齡壻者婚姻之家未必皆臭味相投崔無詖爲蕭至忠壻不害其爲忠義也坡公此論無乃作惡太甚乎

婦公氷淸女壻玉潤此等佳話千古無兩然擇壻尚可擇翁無乃厲乎

○○王師旦 國開一則

師旦自謂黜浮不自知其妬才之極者也昌齡公瑾誠不免輕佻之習而其才固可觀矣收而訓誨之可也卽明言黜之使改而後用之亦可也柰何必絶其登庸之路乎天之生人也猶其生馬也馬不踶跑者終非千里之才人不英宕者終乏非常之用天下國家之事豈繩趨尺步之人之所任哉貞觀之世未必無輕薄子如二

人者起家於朝屈蹟於野師旦能令其盡不用哉二子以有才見放師旦得而忌之有執國柄而後肆其輕薄者師旦且如何也歐陽柳劉幾而火山軍終入歐陽之彀况裴行儉乎周濂溪數絕王安石致有青苗之慘不惟不能汲引後學亦兼貽禍國家孰若魏公之愛二蘇爲之展期而待天下莫不服其憐才之意日後東坡數以言語得罪誰謂魏公當時取輕薄士哉

○柳公權 論纂一則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或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不知柳句正所以諷也葢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凉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憲宗 國關三則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李師道欲以私財贖出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勅有司以官錢贖還之憲宗因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此甚盛舉也顧世之爲魏徵者不少憲宗任宦官喜進獻使魏徵而在憲宗能用之否乎天下不患無魏徵而患無太宗且既禁其質賣將有所以濟其貧否乎無所以濟其貧而徒使之守其

壁立之廬舍亦烏在其贖而賜之也

憲宗暴崩於中和殿其爲陳弘志所弒者十之八九而今論者猶疑之不敢確以爲陳弘志也葢憲宗之服金丹躁渴日甚有暴死之理焉故疎柳泌而不用金丹之事絕矣一日暴卒陳弘志之罪其可逃哉人主嗜好不端致身弒而賊不能討以先授其柄也豈不悲夫

○歐陽詹 說儲一則

歐陽詹下和述云玉之與石猶菽此麥雖至愚者亦或辨之楚王寧愛玉人須臾之功不試琢磨于一石耶寔將抑奇珍剪奢靡欲其質桴土鼓上復羲軒象箸玉盃下懲殷受和足所爲刖也有味哉歐陽生之言乎時非投珠抵璧之朝何可無此議論

○牛僧儒 唐書

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收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

○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聽偏詞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直臣獄奏上云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非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其奏曰善○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其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前事仇軍容士良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伏人但過恡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力耳

於譏李直臣見其正直於待李太尉見其忠厚於韋執誼之褒收見文學之超衆于仇士

良之讚歎見清德之伏人奇章庶可爲完人矣

○○又 史餘一則

吐蕃入長安數蹂畿甸掩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禍憯矣請盟長慶也困於南詔摧於回鶻南北不支於力而然耳豈其眞有不可解之信當時要我以河西北庭中國數萬人使之歸我而我歸維州則信而不失其正也或再

告以天子澤及萬物不忍歸維州以使爾盡法誅夷投之不毛我無所利正而不失為信也歸之而悉誅之境上於情慘於國體弱以愚人主而阻德裕則得計矣以為國謀而阻將來之歸化者則禍方深也故僧儒者險心者耳

○李德裕 唐書三則

賛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

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際是引桀跖孔顏相鬬于前而以衆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播以快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皆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德裕頗為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上巳憶江南禊事云黃河西繞郡城流上巳應無祓禊遊為憶綠江春水色更隨宵夢向吳洲

德裕嘗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

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及譴責或作詩云內視具寮忘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之句又云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犯鳥歸千嵓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蓋恨之也

○又 明瑞一則

後世富貴家以營第過侈強奪民居侵逼官舍求方廣而獲罪詎可勝數梁徐勉戒其子曰吾

清明門宅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謂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極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貴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愴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勉矣可謂曠達矣至平泉莊一草一木李贊皇欲靳之身後而當吾世遂失之噫可鑑已

○又 序錄一則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水遞之號或諫水遞有損盛德德裕曰末俗安有不嗜不欲者其不求貨殖不邇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之謫水遞何在嗜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即弃其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又 史餘一則

李德裕神機上算李泌陸贄以來所不多見宜其削平僭亂也裴度之略或不如德裕度東於誠矣德裕忌白居易之進乃以白敏中代之復爲敏中所排私心之報耳其威震主者不畜又不待言也

○又 龍川一則

同甫與元晦書云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

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爲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夠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

○六臣傳 唐書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僞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

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録見文尉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

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繇是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又 弇州一則

凡爲君子而純者必不爲朋黨者也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日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凡爲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爲朋黨者也日見利則趨利盡則散而已其爲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日近名日好勝日快心士固有批鱗蹈死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爲可喜可

愕者入之而爲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厨八顧之類是也宋光宗之際賢者亦近之日好勝其人雖跡爲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以求伸爲徒者傳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朔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者亦似之日快心則忿小人之爲奸與其黨類之會橫甚至用酷吏之法而翦除之伏機及中其禍繇身而及國若黨錮諸賢於宦者是

也不純乎小人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巳如唐之八司馬者其與伾叔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華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行若德裕之政術僧孺之郤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人者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之然多不勝小人必無朋黨小人而不純者

有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君子而傾人之國然至于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于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

大抵朋黨之人多有位于朝自負爲關輕關重從國是起見者也迨其玄黄㪷結蜩螗鼎沸蹶而起起而復蹶遂以潔白淨洒之身同于泥中之鬬獸而不可復浣者何故蓋人惟從國是起見則見可知難進禮退義能自綽然耳彼黨人者未免以富貴利　念夾襍其中于是騎高難下撒手不能則不得不呼召黨與以佐鬬而岐中岐夢中夢有不可究詰者矣如奇章贊皇豈非唐之錚錚者哉而維州之鬨寃于國家無分毫之益而朋黨之名至爲千古詬厲亦獨何與不惟是也黨徑開而占風氣以呈身者進矣人臣至于獻媚呈身而尚復有人品有正論哉唐次叙元和

辨謗云正言勝則爲[illegible]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諫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恐其莠言之亂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鶗鴂彫亦薏苡惑珠者哉此則黨人之眞面目也可以足前論所未備

〇〇鄭五

黄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一伊尹
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
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
五之罪人也

佽士良 序録一則

佽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
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
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

親近儒士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
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之言閹寺傳心之秘
密藏也

史評小品卷之十八 終

五代

并州總論云歐陽公作五代史[illegible]自附于
春秋之筆削創立義例而其文辭頗爲世所
喜楊士奇稱之以爲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
書並而義例勝之予亟考其所謂義例者亦
不爲甚當如朱梁石晉郭周皆起于叛臣前
後李唐皆起于夷狄劉漢起于僭國之大鎮
不過因其繼唐室之統處中原之地其大者

尚不能半天下小者三分之一而延世不過
三紀年或僅四五六何必盡倣古帝王之例
而全予之李昇王建劉巖之類乘時崛峙去
全忠輩等耳又何必盡用僭竊之例而全削
之死節死事之人相去不甚遠而分爲二劉
旻之漢何不以附于知遠後而別爲國至於
文辭尤索寞腴不如范曄雅不如陳壽比之
兩晉六朝差有法耳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

撰碑誌而何以𦙶史漢哉一安重誨傳少欲
間以議論而痕跡宛然詞旨杳拖去伯夷屈
平胥漢矣

○○晉莊宗 歐陽永叔一則

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

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劉智遠 史餘一則

五代以來劉智遠其狡狡者乎契丹南下遠中立太原以覘時變召之御虜則不進虜入其境則必擊隱然有漁人之志焉及晉帝北行始乘

契丹之疲取有天下名義又甚正矣英略或李存勗可及也老成而有帝王之度五代諸君何能上之故詐如莽枝如溫帝王之盜而亂萬古之慝如敬塘雖得天下有餘耻焉

○○馮道 弇州一則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爲之臣子者抑何其不幸也諸方之僭竊無論巳爲唐而遇朱溫一死也爲溫而遇友珪一死也爲友貞而遇存勗一死

也爲存勗而遇嗣源一死也爲嗣源之子而遇從珂一死也爲從珂而遇敬塘一死也遇敬塘一死也爲敬塘之子而又遇契丹一死也爲知遠之子而遇郭威一死也爲郭威之子而遇匡胤一死也遠不及十年而死近不及三載而死內不免以帷幄死外不免以節鎮死徼而兵死野而盜死不知何以處死也馮道一椎骨十耳歷相十餘君而不死此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藩位三公爵眞王而卒以令終彼非能賄免也非阿腴取容也又非有布衣之故也彼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忮不畏不名不術推分任眞此六者莊老之所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爲鄉愿者也雖然寧獨一道哉如竇眞固李濤李昉李琪之流皆類之獨道以著得貶耳然則爲道而死者必擇以死之日而後可

○又 史傳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述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

從而知也

○又 卓吾一則

卓吾曰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爲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就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

取於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趣超絕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爲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迹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爲馮道

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真無所不可者也

○又　白蘇一則

盧懷慎奉身之具總一布囊以席蔽雨范蜀公與司馬公同遊各携茶行溫公以紙爲帖蜀公用小黑木盒子盛之溫公驚曰景純乃有茶具杜衍第室卑陋享客多用祿罷客有面稱嘆者衍命盡取白金燕具陳于前曰非乏雅自不好耳此三公皆天性儉朴非繇矯飾第五倫身爲二千石而其妻不免自爨王良身爲司徒而使其妻曳柴則我不能知矣若馮道居茅菴卧一束薪以憂歸里躬自樵爨清苦極矣若淡然無欲者然而事四姓奉十主恐不可恐之辱而不恐棄一官又何也

○○李愚　序錄一則

五代李愚爲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刱禮其朴

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闕爭勝倡于偃月堂格天閣獻妻納女與嬪御爭麗倡于石季倫燕帖木兒皆粥飯僧之罪人也

如懷慎之伴食李愚之粥飯其所請月俸自寬然有餘何用別通填壑之問

○蒲禹卿　序錄一則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

宗衍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歛雲危峰摔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馭豈可鳴鑾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瑰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部迴雪之舞呈八佾何必須于遠塞看彼荒山

○韓熙載七說一則

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奔江南穀送至正陽酒

酣臨決各言所志熙載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後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下淮南而熙載竟不得大用其言一驗一不驗識者惜之予曰非也熙載之不得大用乃熙載自不欲用世而非世棄之也彼居恒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嘗虎視于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觀此則熙載頗有自知之明何以誇示于李穀而欺知已耶南唐與周爲敵國大丈夫擇主而事雖父子兄弟立交戰之下不得不各爲其主況友生乎熙載不自揣而大言欲以壯江南之色落中原之膽正其可嘉處也

○又說儲一則

韓熙載謚文靖江南人因亦謂之韓文公二韓

之稱一淵而肖昌黎像者遂以熙載當之矣昌黎肥而寡髯彼小面而美髯者乃熙載也陽虎誤仲尼于生前熙載誤昌黎于死後未理之璞與未腊之鼠此豈可同類而共一璞名也耶

○○一行傳 歐陽文忠一則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

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恠
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
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
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
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
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
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
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
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
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
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
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
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
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
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滅矣於此之時能以
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
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
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
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花蕊夫人　眉公一則

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種植芙蓉幾
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
後昶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
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述多採良家女以充
後宮一切國事付之李蕪使王昭遠與其子玄
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
當宋師玄喆乳臭兒耳又輦愛姬伶人樂器守
劍門之口昶且與内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
鬥草採蓮魚龍競渡鸂鶒誦詩而宋兵已入菱

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昶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昶于下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於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强人意若使天下人嚙一劍以報昶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

○冼夫人　國開一則

論曰舊志以冼氏婦人也而不爲之立傳夫邑姜與旦奭並稱寡婦清與端木同傳而班氏表古今人物則子推之母子餘之妻聶政姊與焉

此其章明較著者也冼氏生長蠻夷之鄉驅馳戎馬之際而著忠貞之節垂竹帛之勳當陳隋之時而無冼氏也者高凉非中國有高凉而無冼氏也者則雕緒跣足之俗未必解辮髮而襲冠裳也觀其下孫暄于獄復誨後孚以忠偉然有烈丈夫之風其事奇其功大其人即不得侔于邑姜而賢于寡婦清華遠矣彼皆列于史冊此顧絀于稗乘何所見與古人異耶故特揭而傳之以爲世之輸忠者勸焉○國開曰五代馮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凡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稍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

史評小品卷之十九終

史評小品卷之二十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潛居士許國禎允寧甫同訂

宋上

殺戮之事非天下之所宜有也然開創而無殺戮之事使國勢積弱愈非天下之所宜有也陳橋兵變心則詭矣而一時帖然服其秋毫不犯豈不庶幾仁者事哉而於政術非也

英神之間欲求一人能爲盜者而不可得夫千古英雄之主而有無道之名者秦祖龍也千古英雄之覇而有天亡之根者楚項王也而秦之法至今賴之項籍所在人不敢有藝容其流風餘韻不亦可以振一時之懦而使之各有奮心乎乃若宋之靡弱則不然矣孤兒寡婦欺之有餘以爲天下在吾股掌中也遂偃然居仁者之名而與天下爭道統天下乍見此姑息之風亦遂偃然自以爲仁者之天下而與天下言道學道學之風行君子務之以殺其逡競之心小人因之以衰其飛揚之氣而靡靡不振之習成矣雖然宋未嘗無道學之報也宋之忠臣義士比歷代爲多其間如理學之有程朱功業之有富范文章氣節之有歐蘇死難之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窮迫之極而至於崖山更後有伍隆起猶

未也十萬浮南海之屍十萬從人皆死節之士也其所得於道學之報不已奢乎至於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受命煬降亦以丙子爲元虜以乙卯混一天下亦以乙卯絕於崖山其始也以孤兒寡婦得周之禪其後也亦以孤兒寡婦爲元所亡如是者則天也從來道學家不說因果而因果偏明於道學之世豈不奇哉 國開

○○太祖 史贊

贊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録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

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盍無讓焉烏虖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巳矣

從來匹夫而有天下無有如宋祖之幸者矣則無有如其危者矣非必其身危也其心危也其心危奈何以殿前點檢而一朝攻玉僅倚重于陳橋擁戴之將士能無神驚魄悸乎然神驚魄悸而於何知之則于其釋兵權于將而知之又于其用學究為相而益知之蓋在廷如熊如羆之將固非宋祖親角材而臣之也左而效之能間執其口乎故諸將益能而危懼益甚所以欲盡落其角距耳至趙普而世以學究目之易與可知惟易與也而相之容容之福坐受之矣此皆宋祖不可告語人之心事也夫將不成將相不成相而有何

立國規模宋失之弱蓋自徼幸始

○○趙普 國開一則

母后專政從古以為不祥而國有長君之說乃出自杜后遺詔夫婦人強作解事亦無足怪獨惜普之靦顏預命列也普當時只宜以理爭之不得則以亂命置之又不得則聽太祖自為商略乃遽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夫普非甚湧無可

吾者婆婦之口何足深信而一旦至此是明揭匡胤之天下以與光義也夫普之爲人大都好專恣嗜財賄當其事太祖也一味患失之心不得不市其寵於光義蓋德昭年少其意向未敢知光義則當所與肝膽者故急力成杜氏之說此其志在光義而已庸有意於光美德昭哉善乎周德恭之言曰如杜氏之說誠使太祖在位二十年光義如之光美亦如之德昭至是年巳

七十餘矣焉有墓木旣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乎愚哉太祖險哉太宗誤骨肉哉杜氏憸臣哉趙普千古以下言之痛心而諸儒之說乃有謂杜氏爲知社稷至計者有謂慈闈一語堯舜授受不過是者其贊普則曰金匱一言尤宗廟社稷之大計嗚呼持論若此一何不識六七也然則普也者其亦一馮道之流也哉

○○又弇州一則

趙韓王不讀書而片語鑿鑿破的如勸太祖收諸將兵權云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勸太宗破金匱之約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必多多許亦毋論本意若何令人那得不轉圜竊尋自古得天下之易未有如宋太祖者陳橋之變焉得諉非本謀蓋太宗與普謀之於外而太祖陽示無心於内此事獨普三人知之廷美當尚弱弗與也太祖之傳太宗約再傳而始及德昭

亦非本心也知德昭幼而太宗之不利孺子也太宗可以倍廷美而不可倍德昭當真宗之正東宮德昭雖物故尚有子而一時在廷諸臣未有一言及之者寇準窺微指之所在而請决焉此何足美而一時與後世之人亦未有訾之者何獨於應禪之景皇無責之于肅愍而過爲刻也故余每讀宋史至太宗令人思吳乞買至趙普令人思粘沒喝嗚呼虜亦有人心

○又史餘一則

昔成王幼周公長且聖武王不敢傳弟而傳子恐生亂也趙普當太后遺命之時宜以此義陳之知有奉德昭可也即不然宜言晉王有擁立之功先付長君以定大業廷美不必及亦可也捨此不言依違兩可致德昭自裁德芳夭折晉邸舊僚上告廷美陰謀普因請自備樞軸以察機變又剌骨盧多遜之釁已而思中傷以交通

於是廷美之身不保而太宗之眷結矣普爲一代宗臣之冠寧不媿死不特此也曹翰欲取幽周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普亦知翰能也娟嫉阻抑之適太祖承五代之弊畏難玩愒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遂喪社稷皆普一言兆之也罪不止渝盟而已

○○陶穀序録一則

陶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東軒筆録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吾聞宋之興也自五星聚奎兆之此固宋三百年理學文章事功節義之瑞應也獨可惜有半部論語之腐相參之以神冊献佞之詞臣如普如穀者令奎垣削色耳迫後真儒輩

出羽翼聖真宜令二炬破千年暗而爲吾道功臣者是乃瑞應之始然異同聚訟訓詁支離徒滋議論之叢無救國家之危者則真削色之終宋之所以爲宋如此而已矣雖然有濂洛諸君子開拓萬古之心胸有文信國椎倒一世之豪傑則宋時聚奎謂至今存可也故讀宋三百年事而令人有餘慨焉有餘慕焉

○范質 序録二則

范魯公質力學強記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言不學何以處之然則士人讀書祇爲將來有位故邪質所學之志謬矣質之蓋棺也太祖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可惜爾嗟夫質平生讀書蓋獨未曾識得一忠字也

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才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眞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當時欠此死者多矣而獨質爲可惜質何用此數年不死爲哉

○歐陽迥 序録一則

歐陽迥仕蜀爲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長笛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温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慙太祖於二

臣所以辱之以爲時之鑒戒者深矣○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臻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能及宰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家人皆大笑吉善屬文工草隸而重有此好乃至於此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其不宜乎○馮吉拾與歐陽迥郭從義可稱鼎足而立

〇沈義倫

義倫當西征時在全斌麾下偏裨任耳非有智謀勇功可爲諸將冠也第以清愼一節擢副中樞是將使受金之陳平不得效六出之奇而以尾生孝巳輩迂視濶步於軍事倥偬之日也是不然帝蓋厭苦諸將之嗜利而以義倫風也彼自五代來朘削士伍蕩掠黎元甚至市國賣降朝讐而暮君者皆利之爲也不此之祟奚以知

彼之可左乎斯意也國華見之矣故其論諸將也獨以義倫稱首他日平江南不拜使相頎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蓋以是見其欲之易足而恬于利也雖然帝之靳賞於彬也有市心焉而彬先見之彬亦善量主也哉

〇〇太宗　國開一則

燭影斧聲之事論者間爲太宗解此皆過爲忠厚之言也光義蓋嘗自負猷畧不在其兄下當其請令諸將禁戢捷奪已隱隱欲試帝王鋒穎矣深結趙普鼓簧牝鷄目中已無匡胤久矣孰不可忍況燭影斧聲哉人情即甚友愛何至外其妻子病將革矣妻子不得近而獨以後事屬其弟豈弟可聞而子不可聞歟德昭固非甚不肖者天下公器傳位公事德昭誠不足托國則聲其不肖而明置之未爲不可而故不欲使之聞歟觀宋后之言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

此中倉皇之狀蓋有不敢出諸口者也而光義則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味其言是明不以尊禮待其嫂矣所言只保富貴豈帝王之學術仁人之立心哉說者或以光義與唐世民比夫唐家寸土尺地皆世民所得李淵眛於大義建成元吉不識天命自取滅亡千古而下無不能諒世民者世民亦自知其心可以表白故令玄齡直書之光義有何功陰謀篡弑而謂可與先代督

王同日語乎人之爲君子也爲其傑即爲小人也亦爲其雄陰圖其利而牆奪之孰與陽負其功而明殺之誰無兄弟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存魯而弟不得以幾危社稷之建成元吉與燭戈分痛之趙匡胤同一轍耳以宋一代開創之初而决傳位於女流之手其不振有自來矣

○范杲序錄一則

范杲閥閱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笑之册兄晞性嗇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人何爲不笑其兄杲可憫不可笑晞不足笑者也魯公質在時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職太宗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竟用躁競攻官不得意而卒是則深可笑者

○張齊賢　案

初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有群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豚肩爪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餍群盜相視愕眙咨歎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

而返

齊賢受知太宗至一榜盡賜及第意必自愛其畏恥與俗子伍而何以破壞樊籬如是嗟乎此齊賢所以爲齊賢也蓋上可結九重之知者下即可懾盜俠之氣彼固自有一種軒軒霞舉亭亭玉立之風華文采無處不映發也此便是取功名富貴眞本領齊賢自信得過拿得定而故不妨游戲行之耳不然群盜

可輕與饒嘐作繆而至尊卑不可以他謬巧動
乎故知相人於規矩準繩外亦是進一步法
而宰相之目即群盜且隻眼矣若硜硜斗筲
之儒決不能如此奇中

○吳越王

王之將中原屢易姓矣而王長為南藩是事中
原耳非事中原之君也其旨趣與長樂老同明
古如歐陽公乃猶以不情之臣繇予王毋乃更

搶其雄畧長筭哉王之力足以搓群兇不能一
天下當將中原豪傑其才皆僅足以經畧中原
而不能服王王托藩貢之名以靖其國家和其
民人使足以置身而垂世令後世子孫有如高
光者可以藉基業定中原中原有高光則北面
而事之固其世尊中國之常非自立朝廷恥屈
滕者比雖有北地王慷慨之劍將無所用而其
淨將無所揮

○眞宗 史贊

贊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
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
見也及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
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
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
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
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

鴈鵯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
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
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
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脩本
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
山陵嗚呼賢哉○天書之事似襲跡于封禪而
誕妄過之不謂王文正寇萊公而有此逢君錯
着亦見名利所關不變塞之難如此

○李沆 房錄一則

李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謂弟維曰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佗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

○曹瑋 卓吾一則

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鬷謫虢州語人曰昔予奉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鬷至定瑋謂鬷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特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常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眞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鬷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況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能失官矣及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瑋以一豎子片語機鋒遂多方物色不肯輕易放過至預授方畧於鄆亭邂逅之人合若左券有才用者定有心計如此

○○寇準 國開一則

寇準才二十分英特膽亦非人可到獨不學無術四字判斷一生眞宗以爲好剛使氣信哉其言之也契丹之來也洺州敗矣德清破矣澶北之報書一夕而五至準不發而咲飲自如豈其

有素備者哉亦以氣勝之量鎮之而已氣勝之
量鎮之者侂侼之而已矣其所規畫總不過出
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二説而堅請駕幸
澶州蓋據寇準之才實可以不至於敗幸吳幸
蜀實不如幸澶第幸澶則必使之隻輪不返可
耳萬一帝有議和之志必使之稱臣奉朝貢而
後許之即不然亦同鑾之後彼以禮來吾以義
應量處金帛以爲賞賚可也蓋中國夷狄首辯

體統體統一失即百萬與三十萬無異故寧使
彼奢於求而我侈於賜不可使彼傲於受而我
諂於施準見不及此竟以幸兵取重一語許其
行成區區於毋過三十萬曾是爲廟廊之大計
當時之急務哉此所以歎於春秋城下之盟也
且當帝𠡠到南城衆請駐蹕準力請過河曰陛
下若不過河則人心益危其説似也而過河之
後不能禁契丹之數千騎不薄於城下所謂駕

若親征敵當自遁者此説似未必然所幸高瓊
迎擊而勝使不幸高瓊不勝敵又捲土而來決
命一戰可若之何則與所謂孤注者也此霍光
傳不可不讀也

○又弋説一則

宋金締行成爲得策寇準勉使者以許過三十
萬即斬之斬其所不必斬富弼争獻納二字争
其所不必争此孩童所竊笑者而二名臣斤斤

以此見長畏葸之病入於膏肓彌日以富強中
國日以貧弱○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幽
王即無道乎猶其子也竟爲犬戎所弑何歟曰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無犁庭擣穴之威以寒其
膽故再世而竊發而宋儒方深取之以爲去不
窮追禦夷之體夫周之宣王洵賢于漢唐之
辟矣謂禦戎得上策未也齊桓公救邢城衛
而霸秦襄公小戎西征而霸皆戰也非賂也

◯又史餘一則

◯寇準敏也而過於剛澶淵之執轡靮也剛以成其忠矣王旦雅也而過於弱澶淵之守社稷也宣準而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弱以濟其決矣富弼之果也而近於禍弼威望布在四夷而宦官宮妾不知姓名禍不及為正矣

◯王旦 國開一則

宋張師德中狀元嘗兩及王旦之門旦語人曰

張師德吾每於上前言其名家子有士行今乃兩及吾門殊為可惜狀元及第所為如此使無階而入者更當何如耶夫以狀元而僥兩至宰相之門在今日即為千分缺禮為宰相者不深罪之可矣况厭其多乎沂公可謂高絕若張師德者其有媿於古而不可得諸今者矣

◯又

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日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旦為遠大之器

◯丁謂 國開一則

丁謂竄朱崖路由湘潭一日於招提飯僧為文以自叙其畧曰補仲山之衮雖盡一心和傳說之羹難調衆口既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為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為小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自得所著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命集中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後將

有衡陽之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合取頭顱置之郊廟上乃中止當其在朱崖時家於洛陽為書叙致眞宗恩遇厚自刻責且勵家人不得輿怨遂寄洛守託達於其家洛守不敢私遽開奏之后與帝覽而感動因遂有雷州之命伍子曰幼主又入丁謂計中矣謂為人險絕巧絕彼自謂生平盡心補衮此已可咲至曰和傳說之羹難調衆口則其歸

志於已歸咎於人亦已甚矣崖雖海外往來中土者不謂無人屬洛陽守以致書又必伺其會條時而后達則已預爲人開奏之地矣其意書可侥倖御覽則爲矜憐赦宥之端即不然亦令愛憎之口無所得重其罪小樓焚香與書中厚自刻責同一故智也昔唐杜佑爲司徒嘗言曰我得致仕買小駟食飽騎之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因上

疏言三公不合入市杜笑曰在吾計中矣故丁謂一書眞玩弄仁宗於掌股之上仁宗竟爲所賣而改遷之宋人主之受人簸弄類如此雖傳仁厚之名而不知其愚甚矣終宋之世以不振失國洵有由然若丁謂者禍其君復禍其君之妻與子彼其釘豈止眼前已耶千載以下不能不致恨於憑拯

○又

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言覽畢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而人人釋然亦其才難也善談謔喜爲詩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既在貶所專事釋典及著詩作文家寓洛陽因爲書自責叙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衆時達之既達書守不敢隱即以聞帝見之爲感惻乃得徙雷州在朱崖月作爲一字題

寄歸又作天香傳叙江南諸香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光州居任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鬚髯無斑白者人亦服其量也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餡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爲異人焉

○王欽若　史餘一則

王欽若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

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久司爲蠲納司欽若此舉亦小人一得之慮特表之

○又 說儲一則

祥符元年王欽若初獻芝草八千餘本再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六年丁謂初獻芝草三萬七千本七年又獻九萬五千本夫芝英以不世爲奇豈其以多成瑞乎芝之生也信以千萬計則亦畦圃之瓠爾安足稱瑞哉野鳥可以爲鸞安知朝菌之不且名芝也

○呂夷簡 卓吾一則

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無不聽計無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仲淹經畧西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脩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周仁曰夷簡若過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

○王曾 序錄二則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大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蘇東坡試制科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軾之材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之

士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士論未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舘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蓋賢相進用人才之道如此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肖朱子嘗誦此前輩語以爲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

論乃稱此爲相業不過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邪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歎曰眞宰相也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以是觀之入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李喆序錄一則

趙宋李喆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喆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逐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喆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

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若喆者其辛孔之徒歟○如喆直節畢竟坎坷以老無惟決藩脂帛之多也

○錢若水弋說一則

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

當再來若水如期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已而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已而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已而同知樞密院事已而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知開封府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又廵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并代經

略使知并州事尋以足疾創潰血出假寐僧舍而薨享壽四十四贈戶部尚書繇斯以觀若水蓋未嘗急流勇退也老僧所謂急流勇退者蓋勳名進盛時倏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刹那間而非人世上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不然若水自通籍以來至于捐館一路功名到底何嘗拂衣泉石納履煙霞而老僧顧以勇退許哉惟功名心太熱纏縛于簪纓圭組而不能自割此陳希夷所以意未决而老僧所以云做不得也

○陳堯咨　史餘一則

陳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毋儀臣以此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轉移於譚笑間陳文惠公可謂一言興邦矣

○范仲淹　序録一則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堂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扃鑰爲常歲時惟厮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

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舘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巳而後爲樂耶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歎矣

○又 卓吾一則

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

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并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如尾生孝巳者豈少耶

○范純仁 藏書一則

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無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其愼邊事如此

○又 史餘一則

范純仁爲章惇所陷遠竄嶺表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今日假此爲言不可也劉摯爲章惇所謫但謫吾死無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如百姓何夫君子

不以一時之意見而負友以誑身又不以一身之將危而忘恤於世道反噬之犬對此何如

○李紘 王質 鮮于侁 史餘一則

范文正公以論刻呂相出知饒州朝士畏呂無出送者惟李紘王質出郊飲餞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蘇軾自湖被逮親朋皆與絕交鮮于侁知揚州獨往見之或勸其往來文字書簡悉焚弗留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

以思義分譴所自非矣而專相類皆篤友誼而
存古道者也士特不可浮慕一特之名結納賢
豪龍門仙舟互相標幟耳一派勁氣風節豈可
失此於文要也

○邵雍

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
請雍與惇會惇縱横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
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雍乃

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
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
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
伯溫云邢和叔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為開其端
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姑置是此先天學
未有許多言語謝顯道云堯夫之数邢七要學
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数學口中凛凛有氷
霜冽氣堯夫所以不可及

○○宋祁 補評

宋子京脩唐書燃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
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詔則使婢遶山摩墨
運筆措詞宛若畫升菴云此所謂托物起興伏
境生法也有謫僊人駿馬名姬之風無杜少陵
冷炙殘杯之態元龍太白一流人也又云天之
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雖戲
語亦有理此似善為子京解嘲者然士雖風流

絕世而要有大節凛然皎若氷霜處方為賢者
不可測則宋子京之妾媵夾侍文信國之聲伎
滿前畢竟有不可比而同者

○又 說儲一則

宋子京先一夕在晏元獻許飲酒極歡而罷次
日草詞罷晏公相遂加醜詆人以為子京揮毫
之際餘醒未解乃知戈矛伏于几席可畏也
卽此一事亦見子京筆端鱗甲

○韓琦 文忠二則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

乞身於強徒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

○又 史餘一則

英宗諒闇韓歐二公調護兩宮覩其同對太后危言激切聞者流汗陳平周勃得此于呂后之前產祿不封矣世勣無忌得此於顯慶之初武曌不立矣謂宋之大臣高出漢唐信哉○呂誨

韓琦於易簀之際定策禁中文彥博臨機制變有大臣才皆托孤寄命者也而有宋祖業亦似今尤首推乎夷簡狡趙普險吾無取焉

○○歐陽脩 李贄一則

先生謫茶陵時索史記不得讀深恨謙辭之非則其所以守滁者必不在陶然兀然之內也一進士左官定以爲遂舍其賢者詩酒於烟雲水石之前然叫罵怨咨耳熱之役終當介介先生

以館閣暫塵淡然忘所處若裂其家固然者此其得失物我之際襟度何似耶且夫譽其民以豐樂是見任官自立碑也州太守往來一禿是左道也醉翁亭乎扁墨初乾而浮躁至矣先生豈不能正名方號而頑樂之不無醉之不忌也崔文敏猶議及之以爲不教民蒔種而導之飲嗟呼先生有知豈不笑脫顛也哉

○又 序録一則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爲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王訶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寇忠愍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

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爲之動卒薦永叔入館春按歐陽歸田録云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黙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此則永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者也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爲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邪更相表遞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自負清流而語多譏刺吾于永叔亦云

〇狄青　訒儲二則

古之爲名將者每熟諳古兵法即如狄武襄一黥卒耳自春秋戰國及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諸掌則其屢立戰功非偶也晩近世徒創趙括之敗以爲書不必讀輒使不識一丁者當節鉞之任安望得武襄其人乎

狄武襄之破儂智高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死欲上聞武襄不可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可誣朝廷也後智高走南詔被殺劾

朝廷未知智高存亡故久不録邕州之績至是
乃命加賞將吏向令武襄輕自首功遽以殺賊
聞彼亡入南詔者何人哉即朝廷以冈上坐之
何説之辭乃知古名將不苟徼功其爲慮長也
今之九塞絶大漠虜名王者時有聞矣不識能
如武襄之不欺否

○又史餘一則

孫沔征儂智高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梁

適狎之曰無張皇沔曰原以無備至此尚欲示
鎮靜耶交趾請出兵助討儂智高余靖許之狄
青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萬一蠻夷貪得忘義
因而啓亂又何以御耶夫備之而不修貌爲鎮
靜亡道也足以爲矯玩之戒召兵聚寇因而啓
侮吐蕃回紇其亡徵也足以爲反噬之戒

○范鎮序録一則

道山清話黄庭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襟
端坐景仁言吾二十年胷中未嘗起一思慮二
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
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
學佛作家公不覺按李廌談記東坡曰范景仁
平生不好佛晩年清愼減節嗜欲一物不芥蔕
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爲謂景
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毁佛罵祖亦不害也

○○神宗國聞二則

夫赦者小人之福非君子之所樂也昔孔子論
爲宰而曰赦小過大過而赦即爲宰不可況君
天下哉神宗即位於治平四年之春正月去立
爲皇太子時僅一月耳此時因已大赦天下矣
及即位之後未嘗聞其居喪之善也亦未嘗聞
其憂勤之著也而且大赦何爲哉以爲十二月
之赦未盡乎大者何爲也以爲赦未盡且得罪
於群臣百姓乎是先朝得罪之人皆先朝失德

之案也夫人子之居喪也咒殘之身猶恐天之
不[illegible]取赦天下以求名爲此一事而爲人君
爲人子胥失之矣當時在廷已有引經獻替之
名臣而三年無改與春秋肆大青之文俱不一
言及何也
神宗未嘗有意於去小人吳奎進治說則曰堯
時四凶在朝奎乃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
明特以其未有顯過而包容之耳奎蓋逆知有

王安石矣蓋安石之姦知之者吳奎也奎之外
則李師中呂誨唐介孫固韓魏公也若韓維呂
公著兄弟則爲其所賣久矣神宗不逾月果遂
以韓維之言強安石使起欲以爲相雖以求去
之韓琦言之而不信卒使越次入對其心固有
所屬矣及安石高言以論天下事而帝心愈下
之只爲小人所蔽五字非其本旨乃復曰何代
無小人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四凶嗟夫以安石

之小人所謂以四凶誅四凶也吾知爲四凶者
之藏身密矣況先有休容之主乎無惑乎其受
青苗之慘也

〇司馬光　卓吾一則

李生曰善哉畢仲游之納忠於司馬也唐肅宗
之語房琯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
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遂不能對嗚呼光爲安
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誑

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以此謂桑弘羊欺
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
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
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
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於地者日
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不知凡幾也所貴
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且大
學之教明言生財有大道矣又言生之衆而爲

之疾不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皂綈之衣惜露臺之費而後可以有天下而爲天子也夫漢文之恭儉固有道之令主然古今有天下者亦何必如漢文而後可若必皆孝文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者反不如千金之匹大夫人亦何憚而不爲匹夫何羡而不必爲天子也邪固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顧而遏神宗大有爲之願也明道所謂當兩分其過者誠然哉

不謂半山有此解嘲知巳因可叅卓老羞貧之意

○又 論纂一則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又 國朝二則

臣不能爲四六豈眞不能耶正謂當時之爲是職者徒四六云耳神宗踐祚之初君實首爲此以鎮一時浮靡之習其見正與歐陽永叔同神宗不悟但曰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光于是知其不足與更始矣其後歐陽脩卒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而愈肆力於文章以必復古爲主此不得於朝而脩之野者也

新法之弊極矣神宗旣崩而進言者猶執三年無改於父之說甚矣腐儒之誤人國也自非光毅然爭之恐王安石呂惠卿之流更復乘之以得志矣至謂此太皇太后以毋改子非哲宗以子改父其殆貽其說以開陳俗學者乎羅氏以爲失言不知光之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旨也改之

當如救焚極溺而已此語豈尋常人之所辯哉

小人有萬分之惡而有一節之善其一節之善不可沒也如司馬君實之華崔後非也君子有萬分之善而有一節之惡其一節之惡不可赦也如張魏公之忌武穆是也

○趙抃 史餘一則

趙清獻苦矣而政務惠和包孝肅剛矣而與人極恕凡正直者立心必厚有陰慘必有陽舒天

地之定理也

○王安石 卓吾二則

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

惟學術之不究而自用焉以身試之是以知其決不可耳且夫聘其材智恣其胸臆狃于聞見驚于虛名縱幸而成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倖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彊之術而必欲富彊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為兒戲也矣

○又 升菴三則

人君之愚闇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

愎明察之君也辟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汴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怨真小人余曰子不覩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怨狐哉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皐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暢矣

王安石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然孟子何必曰利一語安石尚懵然爲得云讀書

安石嘗作春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盡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

○○又 論宋一則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鉏砭偉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泉矣

○又 弇州一則

介甫于文章頗能持論近道理而好以己勝至于語務簡而意務多欲以百餘言而中爲層疊宛曲其所長在是而其所病亦在是也誌傳之類亦刻削有矩度而好爲小巧於字句閒立法此所短也吾嘗謂介甫于字說其紕不無一二會心者遂欲字字而爲之說此其所以貽笑猶之治鄞非不足以阜財而得民遂欲行之天下

既其所以流毒使介甫而實其行虐其心祟其
智卑其禮則君實罔瞠乎後矣

○又 弋說二則

人不論年歲老少亦不由書史研究不由師友
講明別有一段聰明機警從毋腹中帶來
安石智辯踰人遇謭靈木偶之君則苦無所試
而遇好大喜功之神宗如魚得水

○又 史餘一則

史評小品 〈卷二十 四八 三百三十九〇一百十九 宰

子曰殷因夏周因殷大革之際無非因也聖人
之作用如此故萬民不驚管仲治齊因山因海
因國俗無非因也豪傑之作用如此故下令如
流水王安石純用革遂致天下囂然

○又 說儲一則

王荊公銳意行新法動與正士牴牾故不得不
用私人羽之以求快于一逞而一時奸黨始多
方諛媚以希合有乞以天下討專聽王安石處
置一切罷異議者有因其始封舒又倅舒遂于
舒州築傳嵓亭者有曾誠熙寧新法不可行忽
作巷議十篇盛言新法善者有請以殊禮待宰
相子雱爲樞密諸弟爲兩制京師賜第宅者諸
人献諛士風掃地毋足論矣可謂非執政啟之
乎吾不敢必荊公爲小人因諸媚荊公者并疑
荊公非君子也

○呂惠卿

史評小品 〈卷二十 四九 旻 三百四十九〇一百

唐坰力詆韓富爲安石所喜得爲御史坰不自
安而劾安石揩笏展疏大聲宣讀惠卿迎合安
石驟至執政忌安石復用逆閉其途安石再相
鄧綰復彌縫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劾呂罷去
小人之反面相負何啻賈豎優伶乎
朝堂一劇場也惟其忽哄忽啼且嘲且詈爲
優伶而徹者方可牽公卿線索唐坰者流巳
作觀場套本

○唐坰　國聞一則

吾觀唐坰之數王安石而得以小人攻小人之術也坰初附安石安石喜而薦之將以為諫官後頗疑其輕脫恐其將背己以立名也遂不除職而以本官同知諫院坰果怒其易己遂奏疏二十篇論時事皆留中不行坰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得升殿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稍遲坰卬訶之曰御前

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乃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要謂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之流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讀罷下殿

再拜而退此一事點綴如畫妙不可言當時在朝諸公言之者亦多矣未聞痛絕令人欲叫有如此者藉非坰因所忿而盡言之何繇得詳其罪狀使滿朝皆膽落乎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坰直可謂補過之君子矣乃神宗素與安石如出一人至是而能容坰神宗亦賢矣哉

○哲宗　國聞一則

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復用將不利於己乃結

內侍郝隨為助以媒孽宣仁指其常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嗚呼有臣如此蓋百倍於丁謂王安石即李林甫盧杞不如矣夫哲宗之天下設非宣仁之天下而有此哉惇下之欲廢宣仁為諸舊臣耳宣仁倘廢則舊臣必不可復用不知舊臣可不用而宣仁必不可廢也女中堯舜天地祖宗之靈實式憑之而哲宗不自感悟若非皇太后涕泣而道之證之以

天目危之以亡身而聖后幾爲君赦氏之鬼矣帝祗能焚其奏及其再請而祗以入英廟一節辭之嗚呼有君如此蓋百倍於幽厲即夏桀商受不如矣

○○章惇 國開一則

章惇之殺有餘矣其奸險之狀不特中國之人惡之即蠻貊之人無不惡之一日遼主方食聞中國黜章惇急放箸而起稱善者再及北使至

問人曰惇之惡如此何爲只一貶便了錄此觀之宋人姑息之弊即夷狄且譏之矣蓋宋人主之弊偏於太祖之好仁而不好學宋人臣之弊偏於趙普以戶奸而享令名故許將叙本朝之善以不殺大臣爲逵過漢唐之詆而哲宗深然之於是終宋之世即瀰天之惡無過一貶貶後又復用而天下國家之禍無窮期矣渾厚之過不足與有爲其弊類此

○○徽宗 弋說一則

佛老之教與儒術並傳士大夫素患難者每用爲消愁攄痛之物怡性葆壽之資而獨不宜于人主道君之號固已兆不祥者機矣

道君帝固天子中福薄數奇者也非决當以亡天下者也彼其一生汰侈止爲築艮嶽而艮嶽剏未若迷樓之甚也以丘壑勝情運之以洛陽名園之間架殊有出于五步一樓十

步一閣外者且金屋具而不聞貯阿嬌華清成而不聞挾霓裳僊子則固非靡靡荒亡者比矣第其才太纖藝太瑣即丹青絕世僅應解衣盤礴于山水間安可在廣廈之下細旃之上與劍珮千官商垂裳拱揖事也此但可謂得秋冬氣多非太平天子耳而遽報之以五國城播越一事使其備諸苦惱不已酷乎故日道君帝特福薄數奇者也非决當以亡

天下者也

○○又　圈開一則

宋之有徽欽論者幾不欲置齒頰不知徽初年之政殆非神哲之所敢望也孟后本無罪以與劉妃爭寵之故而遂廢之徽宗即位纔數月便慨然復其位號使還居禁中真可謂善成哲宗之感悟者而當時之論者乃曰叔無復嫂之禮以問諸伊川伊川亦不能決御伯溫乃曰向太

后於孟氏爲姑叔不可復嫂姑獨不復婦乎傷哉人之所見若此國家之大疑何時可定也宋室諸儒其弊總只是一個拘腐二字觀其論三年無改及哭則不歌及孝子徐積之類皆於聖賢之理大相悖夫天子爲天地神人之主曾是謂之嫂與叔而必姑乃可以復之乎其後小人竊柄孟后復廢當時議事者十七人皆貶遠州皆大義不明之弊也

○○欽宗　圈開一則

千古傷心之事其出於千古英雄之人者人惜之其出於千古喪氣之人者人恥之徽欽之北狩是也當時在朝諸臣如李綱种師道楊時宗澤輩使得殫其一議皆可以延社稷於不敗而欽宗皆外之至於促至金營易服受辱而道君皇帝又弃其骨肉以殉焉天生康王亦已投之不可測之地矣而始則姚平仲劫營而使金疑

繼則較射連中如將家子而金又疑至是即位於南京而中外之望歸之非康王之能繫人望也中原無主雖欲不繫康王不可得也而康王竟狃宴安諉父兄之仇而忘中國之恥天蓋僅不絕宋非興宋也

○○魏杞　圈開一則

魏杞使金議和言於金主曰宋帝神聖英武人才奮起各有恢復之心北朝用兵安能保其必

勝和則兩國受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反覆辨論甚晰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又用君臣之禮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拜其來使至是乃稱宋皇帝易君臣之禮爲叔姪之分改歲貢爲歲幣又減十萬之數地界則如紹興之時若杞者眞可謂能張國家之神氣者矣而余有說也允杞之所爲其關於國體亦不爲不大矣而比之復讎雪恥之誼不尚

小乎杞能摧強敵之鋒而不能成撥亂之略此繇其臣主未嘗有卧薪嘗膽之志也金亮之亡世宗未立河北之民引領而望眞主山東豪傑如響應聲當時在朝諸臣如虞允文李顯忠張浚王彥華皆可倚任使帝能慨然屏除史浩湯思退之流一以恢復爲念何事不可成討不出此而乃區區爭一敵國之體非大英雄之作用也

○○陳禾 國開一則

陳禾論童貫黃經臣之罪至於碎帝衣至謂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帝始變色領之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余謂陳禾此言卽茅焦朱雲不及也朝廷方以言爲諱天下誰復敢以佞懼易蹇諤也哉禾之爲此蓋諫官之正也後世不敢言不欲言而托之機宜之說以爲狄梁公反周爲唐李逢吉救崔發之罪

皆從容俟其必入而後言之嗚呼無可言之日矣

○孟翊 國開一則

孟翊獻所畫卦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因上書勸帝改年號易官名變庶事以厭之翊非徒於易象有解其一腔忠赤敢言之氣當是劉逵葉夢得一流人惜其所見止於年號官名等事則其學術之偏駁未嘗知義故也

〇蔡京 論纂一則

謫任倚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嗚呼以若人而擅合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牧也

〇又

章惇復變後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後遂

定差雇兩法惇光不同十年之間京再莅其事成如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而又知其才矣使有聖主因才而任之果何事不可為也而乃細責瑕疵摘其奸險以能發未萌之惡為先見數人不可當之罪適為盡忠其人旣無所容則不暇顧很須百計反噬而後為快亦自然之理矣常安民旣言京以侍從與中宮相交結矣陳瓘又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目力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也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瓘使荅之曰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

〇蔡攸 國聞一則

蔡攸京之愛子也及權勢與京相軋乃反忌京有浮薄者復間焉而父子遂各立門戶相為仇敵矣夫人也縱甚刻薄豈有忍於忌其父而敗

其官者哉此古弑父自立者之流之所為也然則京誤其君而子誤其父殆亦彼蒼報施之理然耶

〇〇王安民 國聞一則

元祐黨人之碑其立於端禮門者徽宗所書也徽宗遊心翰素每自矜其墨妙故蔡京得以中其所欲而請書之至是復命須所書刻於州縣亦蔡京之所為耳宋人以道學倡天下而天下

魯無有出一道學之言以犯蔡京之忌者獨一王安民區區石工耳無官可守無言可責乃獨求免鐫其名以貽羞千古壯哉安民一語之出日月星辰爲之生氣山川河岳爲之改觀天地鬼神爲之感泣此一言也覺魯之兩生猶屬無用安民殆宋室一大臣哉獨恨建隆之後代出蔡京而三百年間僅一安民令生將相大臣之易而石工之難也

史評小品卷之二十　終

史評小品卷之二十一

外史氏江用世[illegible]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宋下

○○蘇洵　弇州二則

明允子瞻俱善持論而明允尤雄勁有氣力獨其好勝而多駢不甚曉事體考故實而輕爲可愕可喜之談蓋自戰國中得之子瞻殊爽朗其論策沾溉後人甚多記叙之類順流而易竟不若歐陽之舒婉然中多警儁語騷賦非古而超然玄箸所以收名甚易吾嘗謂子瞻非淺于經術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則明允之餘習晩之所以不純則葱嶺之緒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晩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爲佳子弟也四家之文無論已其學則子瞻最博子厚次之退之又次之

永叔狹矣
明允晩而始嚮學且僻處西蜀無師友之淵源與琢劘之助以故于六經雞肋耳而其學僅戰國策史記班范諸書雖佛老莊列之言亦未之考索也夫以明允之雞肋六經則當冥而弗論可也而何至以其私臆而窺聖人之心又以勢之所不得已者而爲聖人之作用使六經之道下而與百家諸子等且有詆譏往古多深文而

不中情事其建白置措必權術而亡益治亂且大辨姦一論其驗介甫固若蓍蔡然亦介甫自有以驗之彼夫口孔老之言而身夷齊之行卽使造作語言私立名字衣臣虜食犬彘因首垢面而談詩書何以知其必用用之何以知其必爲天下患也雖然允明天下才也使其心術正而少得賢師友以經學琢劘之其雄勁不亦奪永叔而掩子瞻也哉

○○又
曾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唐陳黯云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不謂人之龍鳳乎由此言之則人之艶制科

而矜榮遇從來久矣而蘇明允獨少此一步是以議論每多感憤嘗有夷然不屑之意則亦一熱中之過也嘗言今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于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又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

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
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
不敢按此何爲者也此數語亦可謂勘透流
奬矣而自非升天墜淵兩念交戰于中何以
不平至此則謂明允非熱中富貴人不可

○○蘇軾 序録一則

坡公涉世多難如徐杭汝潁牧守之樂中書翰
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
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痺癘之鄉饑餓勞苦曾

不得名一廛託環堵爲終老地也故讀先生年
譜而于心有感焉爲之嘆曰天生斯才而困厄
之如是耶旣而曰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一
日安其身也他尚何道哉

凡人須於愁山苦海中涉歷一番乃有憂覺
邯鄲恬適之味若欲如啖蔗之直啣到底定
所不能

○又 詩評一則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
驟加奬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摠知有
人家任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靡不咨
嗟嘆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
覩其措意葢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養
成就之耳夫馬一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
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

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李端叔評東坡文
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滚滚到海無盡其
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行忽
止出入先後聳日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又 卓吾一則

李生曰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信然
否夫嬉笑怒罵旣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
話矣然則吹篪舞劍皆我畫笥雀噪蛙鳴全部

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鉢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為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為祥麟為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惋不與

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描出文士風流千秋下猶有生氣

○又

蘇長公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知生平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此語不特可驚僉小無可以驚文人

○○又弇州一則

蘇長公之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若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一轉首而不能無異議至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彼見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故獨于少陵氏而有合焉所以弗獲如少陵者才有餘而不能制其橫氣有餘而不能汰其濁角韻則險而不求妥鬬事則逞而不避粗所謂武庫中器利鈍森然誠有以切中其弊者然當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

有雷僭集序云宋室諸君子以讁而後先至海南北者多矣獨蘇家兄弟同時而至當其時相逢瘴霧中蕭然兩別駕各攜一幼子間關百罹狼狽萬狀顧乃以娛憂紓悲之言發洩於風晨月夕之下伯唱仲酬嘯歌自得若覩嚮者登大科步天衢兄弟優游於金馬玉堂間未必有此喜者異哉假非生平學道之深何以遇困窮不戚戚廼爾耶覽此猶想見

二公淸風颯然之致至今僊僊

○黃庭堅 序録一則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

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來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卽學佛爲可耻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

○秦觀 子瞻三則

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其子甚奇復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屬升而龜黽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

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閒部也

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鼂張有餘之資而鶩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

○石曼卿

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

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米芾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頴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荐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有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臣某實惜之頴明

天子去常格料理之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米芾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嘆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因奏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陳仲醇曰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帷倪元鎮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游戲殿庭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日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石昌言 老泉一則

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參寥子 子瞻一則

東坡居士白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于口外尪羸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王定國 子瞻一則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膏也若人

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文與可 子瞻二則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 悲夫

風梢兩籜上傲氷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張師道 子瞻一則

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觀書曰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

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俟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觴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陳慥 子瞻一則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

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迺遯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致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

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才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季常小有俠氣耳因子瞻用筆隱見出沒形容遂似大俠

惟能爲豪富而却而逃之所以爲奇爲俠若無聊而妄作山人面孔未免令隴頭騰咲

○錢公輔

足下雖多文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遂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詞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一篇清署擁笏垂魚板輿侍養此亦是人生

勞遐莫看得十分容易

○梅聖俞 歐文忠一則

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

不惜哉

○高宗

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又 史餘一則

高宗之忘親仇也世皆歸罪秦檜不謂之檜不可盡謂之檜亦不可檜旣死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請備金人高宗怒曰講和斷自朕志檜但贊朕巳耳肺腑見矣蓋帝以康王入而稱人主也初願不至此竊位自保人情也前不爲二帝之虜後不爲崖山之溺勢幾何哉此時偷免餘生即臣伏戎虜其心焉又一人情也然則何以必殺岳飛耶檜賊秉虜指來必有可以陰制高宗

使不敢不和者韓張與岳方擁兵於外將敗其謀巳與高宗相忤况苗劉之變將權重而叢疑矣韓張岳擁重兵帝能自安乎廢韓殺岳又一人情之必至也其不樂二帝之歸且不必論也吾所深恨者特巳岌岌乎而尚有人焉綱浚鼎治內飛世忠琦玠治外又兼完顏亶弱粘罕死兀朮撤離喝更非飛韓之敵也不以此時恢復更何待哉故賈似道之悞國可罪也謂宋尚可

以支元則非也高宗有其時無其志吾是以恨
擒尤恨高

〇又

金主決意南侵故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夫夷虜欲圖霸業尚爾策勵如斯宋之君臣晏然偷安於一丘一壑之閒中原固不可復湖山之樂翻成閻海之瓶矣又何重責於五國城頭之帝鬼乎

〇〇又 國聞一則

陽虎拘季孫二氏迭而食之季孫鍰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二氏若時而出焉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季孫謂之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不免我於死乎臨南因力出之夫南於桓子何人未嘗有父子兄弟之親也未嘗有頃托之重也桓子偶言之而南遂應之豈不亦天下有心人哉宋自上皇既渡河高宗未嘗有悲凉怨念之情也至是親書衣絹半臂與曹勳以歸其言曰便可即與來救父母邢夫人亦出金環授勳曰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相見也此事千古凄凉高宗既泣以示輔臣似亦心有動者而卒爲執政所難出勳於外遂寢其說夫臨南可以獨力出季氏而高宗不能以天下救其父兄富貴二字能令人自失其天性豈不悲夫豈不悲夫

〇李綱 史餘一則

幹離不之南下也天子至以宗社子女一旦欲委之虜綱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人心盡屬綱矣迨天下勤王師月至縱幹離不以歸不乘其卻而掩之其時命綱爲宣撫事則已去三鎮猶未盡下也抗詔而不出一飯師而求罷此何爲者乎故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綱也虜再入而綱在汴汴亦破也大率綱亦忠臣乎而失之愎必曰

足以濟中興吾不知之矣

○宗澤 史餘 一則

宗澤言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澶淵之役惟寇準毅然請征卒用成功故宗澤振臂一呼兩河響應亟請歸汴視趙鼎治兵江淮規晉川陝控扼荊襄則有異矣然澤當人心憤激之時趙處南北勢成之後各有攸宜耳

○○岳飛崆峒一則

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驕劫代毅矣代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

義也

○又

晉陵沈湛源纂武穆全書其序畧云嗟乎武穆王蓋千古人豪也哉靖康之季建炎之初宋淹淹無復生氣王起行間夷剷盜破黠虜如覆諸掌一時諸將摧蕩之鋒罕出王右金人喪膽徒弩北遁而奸檜張彌天之網以芉心王王始折八翼而纍纍死三字機穽夫檜安足道也余所

誅者非制使之俊而魏公之浚也浚于王亦既知其忠孝奇其能軍矣浚位侔將相宋高所倚以督護諸將軍彼其君臣造膝而密籌者舍王其誰推轂而忍聽王之爲奸檜刀俎也王繫獄對簿鍛鍊卒無可按此特而浚等顯告于朝請以百口殉王宋高未必不悟浚一倡而諸鎮將豈無扼腕竪髮而救同體也者獨奈何而僅一韓士世忠獄吏面詰之外無聞也王死而長淮

以北大江以南無復堅壘完城向微航海而乘
輿又朔漠矣浚詎唯不可謝王而且不可謝宋
高不可謝天下然則殺王非檜也俊也而實魏
公殺之也魏公位踞王上心嫉王能而徒以分
德瑣禁旅大開釁郄遂袖手塞兌而聽王幽囚
以中檜計嗚呼戡亂非一人任也况一人而爲
千萬人之人者耶大臣謀國如將車然轂輻銜
軫驂服苑輔注若血脉訓若聲呂乃可以馳峻

歷險千里無留行未聞恃轂者不顧其馬聽人
之紲縛之拉殺之而曰恃轂者因愛馬也吾不
信也古云得銳士千不如得良將一又曰重臣
持秉大將不威信夫余悲王之忠勇冠絕今古
爲虎爲熊敗于狐鼠而狐鼠之雄獨得以勳名
自托于世也爲之吐濺而訖卮此云

○又 國開一則

宋君臣每爲道學所誤慕不殺大臣之名而聽

其誤國君之誤也狄腐儒之說以議大典致使
是非淆亂爲害於國家臣之誤也中間得道學
之意而無道學之套者岳飛與蘇軾二人飛之
言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語一出而飛生平
得力之處有不拘之於陳言俗格者矣惜其於
進退之義鹵莽看過有盡忠報國之心而無機
宜濟事之術卒死於權臣之手而大事以去亦
何益於國家哉夫武臣不惜死得其所死可也

使當時稍能權其可爲則爲不可爲則吞聲忍
恥以待而後圖之或可以洗中原之恥於萬一
而奈何其犯姦邪之怒而殞其身也此又無道
學之套而失之者也

舍生取義便是道學真種子若更在成敗上
打算未免爲惜死武人藉口

○秦檜

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

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主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

章矣執政甫歸閤彈章副本已到其使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

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又

逸叟曰使秦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秦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檜之

所以竭力事金者與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為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愚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洪皓

皓自建炎己酉奉使至是凡十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

不憚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黄鍾大呂乃可○洪忠宣從國家大利大害起見故議論確不可動檜而檜乃規以保富貴功名患得患失之蹊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無怪其相枘鑿也

○韓世忠 弇州一則

韓蘄王一健鬬將也而忠志材氣有古大臣風

晚節優游物外以智藏身則庶幾留文侯而尉遲鄂公所不論已吾嘗謂宋高宗卽昏愚何以信奸檜至此卽議和之不浹歲而兀朮已敗盟矣然無纖芥之恨及檜者其畏諸將甚於畏金虜也蘄王得其幾矣故亦能借而自全允岳武穆之死所以成蘄王之生也蘄王生于是乎爲宋臣者皆有生樂而鮮死憤矣

○○又

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旣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蘄王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

罷伎規畫精絶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喜釋老自號清凉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莊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韓蘄王之所謂功成名遂身退者以黄石公之略濟以猶龍公之用名將如斯方無死地

○張浚　史餘一則

靖康之禍二帝蹕北轅河北河東猶爲宋守詔議割以畀金而民皆涕泣不奉命李綱乃設招撫經制司以綏懷之兩河不搖汴京自固綱去而汴京再蹂駕巳南矣綱固以張浚之譏而去也浚在樞密岳飛挾累勝之勢更圖大舉帝亦以中興委之自浚與飛議酈瓊王德不合又問張浚楊沂中飛皆不甚與可遂艴然卻飛竟用

德瓊以致亂而張浚御飛不已乃成大理之獄岳固以張浚釀而殺之也然則亡宋者浚其首惡汪黃猶其從耳若以新集之衆僥倖於富平之戰國五其將將五其兵臂指不應關隴盡陷士氣沮而和議興又喪師蹙國之餘矣故張浚趙鼎同相皆謂其同心爲國然江左之得爲江左此兩人江左之不得爲中原亦此兩人乃鼎也闇浚也躁鼎之過猶小浚過大矣

○又　龍川一則

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國于度外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

○趙鼎　弇州一則

吾嘗取宋南渡以後之才而合晉南渡以後之才比之大約謂宋略不如晉止是緣飾儒術可觀耳緣飾儒術其可觀者在此其沒世不振亦在此又謂趙元鎮可比吾家始興然不如始興巧而善收採物情其知平練事足相當弱亦稱是後讀朱子語録與吾評合李伯紀之忠志庶幾溫太眞然愎而過自信又不能堅忍寧如太

眞之權奇俶儻也張德遠僅賢于庾元規元規之
亦非不忠于晉者但忮忍好殺且好勝耳其銳
而喜事所至無成亦略如之岳鵬舉喑嗚跳盪
臨機决勝故在祖士雅上綏來塡撫之略恐不
如也韓良臣則又其下矣陳康伯不敢望謝安
石虞允文采石之戰故自偉然亦乘亮之未渡
而幸勝之又何可望康樂也陶士行未壞之桓
元子元子已壞之士行然其材亦非宋所比晉

之孼乃王處仲宋之孼乃秦檜韓侂胄史彌遠
賈似道是以無解璽而有銜璧嗚呼豈不幸哉

○趙汝愚 卓吾一則

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
有由竇尚書閤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嘷共
爲傳笑焉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
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
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
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恠也李生曰侂胄之得
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
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則侂胄已矣節度使
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
以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
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
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

○○吳璘

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
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
宿將之心怠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
蕃漢之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
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
遠尅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爲
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本是平平常常之紀律而一經名將調度遂

覺有扁豹當關常山率然之勢必如此等人方可云胸中有甲兵有武庫

○余玠

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羸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

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决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堪與虞允文作配

○孟珙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不如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是人有慈性亦有剛腸可度人亦可自度法海中透網金鱗如此超脫入道如箭射矣

○虞允文 論纂一則

虞允文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忌者猶曰適然夫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爲之乎丘瓊山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

壁尤奇且難周瑜王將而兼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兼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兼文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又 史餘一則

楊用修亦云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與張魏公相上下蓋中興以來未有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如兩人者彼不少媿焉又恐短毀之乎

錄用修此論則予之不足張魏公過巳到底苗

劉之亂浚功爲首西樞之寄浚策爲多浚與允文同一中興良佐特其果於自用闇於用人以至喪師辱國則浚終不能掩矣

○林子中 蔡嶷 序錄一則

王公四六話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譎二蘇告詞之語異矣陳了翁遺事蔡嶷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論守海陵嶷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次年嶷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於是媿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賛京黨出力尤甚噫蔡嶷之所爲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罪林子中乎

惟其口蜜所以腹劍一副毒腸政須從献諂時看破

○潘良貴 序錄一則

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

立朝仰日乞補外賢宰相如李沆決不肯以術
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亦決不爲人所牢籠
矣

○曾肇

神宗嘗問肇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
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
也曰所謂吝者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也帝然
之呂公著亦嘗告神宗以肇之爲人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肇是以不大用

○胡安國

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
而松柏挺然獨秀

○程顥 日篡一則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
揭地掀天的事業須向薄冰上履過明道先生
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
若將兩玉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物
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
動性忍性增益不能便道理出來烈火薄冰何
以異是○明是明道先生自繪行樂圖

○朱熹 卓吾一則

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
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
爲乏也

○又 論纂一則

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
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
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
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
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譏彈之盡椎擊
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

○朱熹 國開一則

朱熹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有要於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公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忍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顔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推而至於動靜語黙之間用人行政之際則惟陛下所欲爲矣此語豈不鑿鑿可聽而試

究論孝宗之朝是何等宇宙而爲此迂濶之談以誨人主人主且用之爲兵部郎夫敵國如金人者豈其畏正心誠意之人哉兵部郎豈其以正心誠意退虜者哉此乎居盡性之學問非一時恢復之急務也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當孝宗之朝而首論此此所以不免於王淮陳賈之譏也

○○林通 補評

晉司徒王珣及弟王珉俱宅于此（即虎丘）計此山始墓而宅宅而復寺陵谷不知幾變幾遷吳晉之宮室臺榭皆鞠爲蒼苔白草野垣斷梗與兒璘蕭蕭出沒其所謂酒城鴉市者亦不知其何許而和靖讀書臺獨巋然雲霄與此山相磨戛諺有言地以人勝信矣哉

○陳亮

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適雖與文公游文公

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歳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麄豪目亮悲夫士惟患不麄豪耳有麄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陳同甫有號是文中之龍文中之乕二語而明卿謂此正是其麄處於平章理學較細

○又 論纂一則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

晝界而立一似結壇晝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照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㬋翁頂門一針也

○呂祖儉

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

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嗟夫當世變矣意氣愈勵乃可嘉也何謂私哉卓吾子筆記

○○文天祥 補評一則

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間非夫也信公後來節烈又軼三公而上之矣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蓋自信公天性得來郎聲伎滿前時其鐵肝石膽自在是豈風華貴人所可夢見者哉

○○又 弇州一則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宋自朱僊之後朱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邠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娟弱息以與貪膏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

○○又

或曰以信公如是之才使在建炎隆興間李伯紀張德遠趙鼎臺輿耳余曰也做不得甚事公樂人之樂憂人之憂皆大丈夫事彼時朝士皆婦人也孤掌能獨拍乎或曰婦人之説胡氏有激云耳曰非也自家豈無眼珠偏隨要人爲妍醜清夜亦有良心偏占風色爲向背舌在自己口中不能言人所不敢言脊背自當竪起不能任

人所不敢任男子也而詎若是况入宮善嫉掩袂攻讒尚烈性女子所不爲夫女子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其氣每相感召天下安有巾幗充塞而鬚眉猶能建竪鬚髩猶知讋服者乎

占風望氣機警若神昔之所謂婦人今之所謂巧宦也孤掌獨拍者直送歸林下耳做得甚事

○又

天祥上表自劾有詔奬諭天祥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狥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

○又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

師孟釁鼓此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嫉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嫉之何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耶方其脫京口走眞揚脫眞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絶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

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踈闊譏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又

維公生鍾山川間氣出當宋祚將移麗藻雄文奪幖於羣英角逐之會弘猷壯節拜相於國事旣去之餘名寒韃裘之膽而不能障北風之勁

志切金戈之礪而不能挽落日之轡喪君立君九死不已失尺復尺百挫不摧迫於數天左袵子然巢燕北飛伯顏不能屈其節孛羅無所肆其威小樓三載忠所介石便殿一對義氣淋漓白刃非餐於柴市黃冠不返於鄉閭貫日精忠華夷同見凌霜勁節天地皆知讀正氣之歌髮衝背裂誦衣帶之贊淚湧涕泱

可謂信國確頌

○張世傑　李材一則

自昔論忠臣者必以盡其心爲極致一切利鈍成敗數關興亡雖忠有不得而逆覩之者曰天也宋及建炎國步艱矣馴致景炎祥興間人心益去天命難留當是時以中國誤中國者何獨賈似道以中國功夷狄者何獨張弘範迫擯踵于厓山事窮勢蹙稍識時機知其無可爲矣而張公世傑乃獨奮其武怒悉焚行朝草市結大

艕千艘碇海中誓博死戰義聲轟烈雖歷萬險不挫至于戰敗君喪猶籲天覔嗣爲存趙計事終弗集乃覆舟赴海以其身與國俱亡焉此可云人也耶抑天也耶世徒悲公之以忠受禍爲人臣委質不貳之義然使宗社竟淪塗炭衣冠卒變左袵殺身無益爲公惜之而不知此正公齋抱志也其存君與國之心扶天常而植人紀者固炳然曜千古也豈與彼計功謀利者同其

度豈哉昔魯仲連節俠士也當二周稱藩之辰三晉帝秦之日寧蹈東海不爲秦民諸葛武侯励勤末祚保其尺寸之壤以抗衡天下身殲志决不以宗社與魏繇此觀之忠臣烈士與國存亡之念大都皆然則公之齎志以殞者政其矢心而無憾者與

○○又　羅僑一則

夫先太傅而死者有陸丞相秀夫後太傅而死

者有文丞相天祥二丞相皆以文學科第之杰名震當時太傅獨以小較起家立功累遷守鄂當元兵勢迫奉三宮間關閩廣流離播越萬死不易心下庭說之降不降至磔其舌安甫說之降不降益拘之急張弘範使蝟韓招之凡三往不從且歷數古忠臣以荅弘範又令文丞相爲書招之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反教人叛父母乎嘗與文丞相合兵背城一戰頻危陸丞相乃於舟中奪幼帝投海死太傅忍死猶欲求宗室後俄而颶風大作舟人欲艤舟登岸太傅曰無以爲也取瓣香祝天曰吾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未死者庶幾彼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耳今若此天不欲吾復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嗚呼亦何其慷慨從容也哉天乎運也太傅之心蓋與陸文之心一也一者何也忠也仁也

○又　黃佐一則

嗚呼南渡之初志於復讐滅寇者岳公飛也中原父老日夕引冀岳家軍而丞相秦檜主和竟譖殺之宋室遂以不競時則如日之既食闇闇然光輪猶在也及其末造元酋張弘範將大軍迫臨安朝臣請遷都以避而背城借一志於滅虜者公與文丞相天祥也虜屯皐亭民亦引冀官軍而丞相陳宜中主和詔不許戰至是公乃

提兵入定海以伺二王而宜中遁去時則如日之暵暵然入于地中惟成長夜焉爾向使公遂其志則播遷必不至於閩廣弘範必不得肆於厓山而德祐其少康矣乎

○○讀宋史 王弇州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卽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且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衝也與遺王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臣猶有禪受之迹焉宋臣而銜璧輿櫬再辱王庭抑何其志紬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于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況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嗟夫自厓山之波一沸而宋統逝矣乃論者猶有藝祖貽謀之臧故以弇州足所未備終

外史氏江用世仲行甫纂輯
澹居士許國楨允寧甫同訂

元

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王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圍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識肉酪侏儒左衽者

爲暴而椎不省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齕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識肉酪侏儒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戢盜即無奈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至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弇州

○世祖　史餘二則

史稱世祖自在藩邸禮儒碩如劉秉忠許衡廉希憲姚樞竇默皆極親信之而能愛育黎元以垂大統然按其貶孔子爲中賢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尊事沙門之名爲帝師者專席座隅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帝后妃王皆受其戒

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用奸臣阿合馬盧桑歌輩頭會箕斂以取於民遣使括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於君道治道槩未有聞矣豈史皆溢稱耶不得祀於帝王廟而斷然去之宜也然元之滅南宋與金滅北宋不同北宋原無隙而金恃其強悍蹂踐中原逼之南渡元聽廉希憲之言遣郝經來使本以息兵請好意甚渥也宋人

搆因之自開釁端而元猶需三十餘年之後始加兵焉語稱伯顔爲王者之師或然乎其視粘沒喝幹離不諸人眞不啻冰炭矣夫元固不善於守國而善於取宋也

金之阿骨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授其弟其弟吳乞買有子十餘以位還其兄孫至於幹離不兀朮又皆阿骨打之子也太宗委以軍國會不猜疑二臣亦傾身致主無少避忌宋太宗之於

德昭德芳能無媿顔

○又 弇州一則

宋亡而薄海内外鮮有不爲元者顧其君臣日齗齗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爲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

○粘罕 史餘一則

金之初起女眞腹心之衆不過萬人益以渤海靺鞨雜部更五之巳耳時欲留兵守大梁分戍河南北而力不能徑以其地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者借我之逆臣爲彼之外蔽徐觀其勢而圖

之皆粘罕之爲也粘罕取燕下汴謀略不失鋒鏑建策立太祖之冢嫡而主不能辱使吳乞買且成其克讓焉此豈一將之勇巳哉罕不死高宗不得偷安南渡矣

○許衡 史餘一則

范質爲周宰相而復臣於宋故宋太祖亦以欠世宗一死薄之魯齋則不同矣生元之土而去宋巳遠將爲誰守節以事元爲不可哉然元人

王旭曾上書魯齋云昔孟子辭萬鍾於齊先生所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返蘇門之舊隱卧西山之白雲遠遡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脉旭也不敏請摳衣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旭蓋不與其仕元欲其爲伯夷也旭亦豪傑之士哉而元時有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者宋亡之後卧隱不出張孟浩高之有首陽餓夫甘一死之贈他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

胡余學慈谿之黄東發皆以中國遺人不屈犬羊魯齋雖戴天履土畢竟所臣事者犬羊矣視許由挂瓢巢父洗耳將無内遜乎臨終語其子曰平生虚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無請謚其不得已之情亦足悲哉然較之吳徵則何啻霄壤徵嘗舉進士登名仕版親見宗國之滅不能報也又委質焉不聞金將陳和尚爲元兵所執斫足折脛畫吻至耳噀血呼駡至死尚不屈乎嗚呼忠義乃在夷人哉在夷人之不事詩書者哉

○又 弇州一則

許文正衡之仕蒙古爲異論者不甚肯之以爲蒙古夷狄也不當爲臣此言謬也夫衡也姚樞也竇默也非女直氏之臣也民也女直之與蒙古皆夷狄也自蒙古入而天下之不爲禽獸幾希矣幸而有世祖者不甚嗜殺人而一竅之通

小有志于儒道於此而不自牖以啓之二帝三王之教其與存者幾何用夏變夷文正與樞默之績偉矣夫耶律楚材調鉄木眞之吻齒而柔之中國不盡爲牧苑而遺黎相煦以成蕃庶吾且心儀之以爲其功不在大禹下劉秉忠政服而殉世祖爲之定都邑立綱紀後世無譏焉何獨於衡而有所斷斷也

○趙孟頫 弇州一則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畫也，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沉，其離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絕同也。行押則趙於三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遜也。署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隸則文勝，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畫則趙之入唐

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在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一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袠，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獨趙集有述太傅承相伯顏德一章，中所云與地久已裂，車書當會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俯顓蒙。嗚呼！元誠而親王宋社，誠屋伯顏誠賢有功，豈而所宜言者？何有胄無心至此也！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余左丞 史贊

贊曰：於戲！闕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其心効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炯炯上貫霄漢，必㮣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

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蒼茫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劉須溪 序錄一則

先生進不能為健俠執鐵纏矟，退不能為逋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為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

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湏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待裂背痛哭云耳

○○耶律楚材　史餘一則

劉秉忠相而才也耶律楚材廉希憲相而仁也然楚材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之嘆在吾中國矣故蒙古之有楚材也猶吳之遜秦之猛燕之恪梁之徹周之朴也一代之興豈偶然哉

○耶律休哥　史餘一則

羊叔子世所謂仁人也然吾讀遼史以爲耶律休哥之塡燕勝叔子遠叔子之塡襄陽未嘗一日而忘取吳其所以勉而爲仁者老子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休哥悍虜也虜性貪而好殺以殺爲仁以戰尅爲德而休哥獨不然摧數十萬之衆席驟勝之威以壓宋而宋之諸將毋一能角材者顧獨曰保境息民而已使其下皆化之而不輕爲鹵掠嗚呼仁哉

○○廉希憲　弇州一則

吾嘗謂元有三仁焉楚材調乳虎而馴之使不盡血肉中國又能以死塞利孔其仁蔽天地矣伯顏之下宋室也肅而謐其居功也廉而約其處廢也恬而智其應世事也毅而裁古社稷臣哉乃廉希憲又有學力焉宰相之爲眞宰相也男子之爲眞男子也噫孰謂胡無人

○脫脫　史餘一則

脫脫元之賢相也原育於世父伯顏而爲之子伯顏有異謀脫脫謀於其父馬札兒台而伯顏死豈但保族功在社稷矣然子也而滅父又代其位何如李璀以死謝其父而吾心巳盡乎或曰僇子而不傷慈者石碏也則脫脫之廢父也何傷於孝雖然父之尊等於君於君父之間最

難處之變一死更無餘策

○又 說儲一則

元相脫脫云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乃奏以賈魯總治河防使發役夫十七萬築决堤使復故道凡八月工成治所難治魯可謂治河國手矣亦由當特能專任之也

○○迭里特 說儲一則

宗雄射麞馬蹶而控弦如故復獲其一麞迭里

特射鹿馬跌而弓猶不弛復獲其一鹿二子以顛蹶之餘不廢控弦命中非弟乃力兼絕亦可以占膽定

有脫脫之識而河渠書瓠子之歌可以洗發是剸繁手一奇也有里特之膽而飛將軍絕塞之功可以再見是衡鋒手又一奇也夷狄之有人視之土木被文綉者徑庭多矣拈出兩條以廣借材之路

○○懿德后

懿德皇后蕭氏幼能誦詩旁及經字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冊爲皇后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

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上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危此

游畋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
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神威所
届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
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
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
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鷄之晨而納之上雖
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
詞曰囘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也埽深

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
堦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
半邊知妾卧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
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
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
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
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
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

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
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
牀從來婦懽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
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
剔銀燈待君行爇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
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爐待君娛張鳴
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窻前風
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

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
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
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彈媿
耻拜服于時上常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
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直外別
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
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尚清子誣后與惟
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爲不足證

實更命他人作十香媱詞用爲誣案云青絲七
尺長挽出内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緑雲香紅
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
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甚比可似
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
應惹領邊香和羡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
口内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
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

桑歸來更携手纖纖春筍香鳳鞾抛合縫羅襪
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内消魂別有香咳唾千
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啖沉水生得滿身香乙
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雖外亶常得
見后后善書登紿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
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即爲手書一紙
紙尾復書巳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

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
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特出數與清子云老婢
媱案巳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脰
也乙辛巳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
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媱詞
爲證上覽奏大怒即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辯曰
妾托體國家巳造婦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
生孫兒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

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
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
且國家無親蚕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
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鞾亦非汝所着
爲宋國服邪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
殞即下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
之乙辛乃擊械惟一長命等訊鞫加以釘灼盪
錯等刑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

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
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
佌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
奸宄洗雪冤誣烹滅此事以報國家以正國體
奈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
聽遂具獄上之上猶未决指後懷古一詩曰此
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
正皇后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

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
包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决即日族誅惟一
併斬長命敕后自盡遂閉宮以白練自經
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冉觀
懿德之變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
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
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
以儒業起家心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救

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
上亦何慚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
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
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
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
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
得誣出后手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
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懿德后工容才藝一一皆妙此已有蜃樓結
綵鮫人織綃不牢不耐之意固宜其不爲國
妖而卒不免于其身也鑠香骨於銛牙送韶
華于短焰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謠
人交搆而至能激不風之波發無影之矢啼
哭若真俯仰如畫使聽者不覺入其環中則
舌端之第一可畏者也故覯于焚椒錄而知
色可升而即可退寵可固而即可移售奸之

路多端藏身之地甚偪此亦稗史中可覩可感者因備録之

○○元掖庭記

大內又有迎涼之所曰清林閣四面植喬松脩竹南風徐來林葉自鳴達勝絲竹旁立二亭東名松聲西名竹風又有溫室曰春熙堂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設鳥骨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舉杯相賞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發携尊對酌名曰澆紅之宴海棠謂之煖粧瑞香謂之撥寒牡丹謂之惜香至于落花之飲名爲戀春催花之設名爲奪秀其或繒樓幔閣清暑回陽佩蘭採蓮則隨其所事而名之也

熊嬪性耐寒嘗于月夜遊梨花亭露袒坐紫班石元帝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緜亭

麗嬪張阿玄性號機敏帝或視朝而退即與諸嬪嬉遊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于馳電能幾何哉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況其間疾病相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以虛度一生乎於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號曰遣光諸嬪貴妃百媚其前以求容悅阿玄爲帝製繡絲紋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以進御帝

服之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遨遊臺島間得與金仙羽客爲侶視棄天下如土塊耳內監梁行進曰陛下冠服不異神仙海池瓊島亦壺島之匹也即今逍遙百歲猶足爲樂何必遠有所慕哉帝于是自稱玉宸館佩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以玄爲太素仙妃一寧爲太眞仙妃就于萬歲山築垣狀如天台赤城亦號紫霓城建玉宸館疊石爲瓊花洞以居焉

帝于夏月嘗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
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
翔鷁旆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小船縛絲
爲柵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
帝爲英英起采芳館于瓊華島內設唐人滿花
之席重樓金線之衾浮香細鱗之帳六角雕羽
之扉
夫侈惡之大也其端則掖庭以爲階魯莊欲

誇示齊女遂不斲丹楹刻桷至漢武英武絕
世猶欲以金屋貯阿嬌固知此事不易消除
便不能節嗇而況于氊裘之長號爲天驕者
乎元氏戎狄猾夏神州陸沉腥風所煽誠有
不能一朝堪者天實盈而降之罰故令淫佚
驕奢至此所謂政欲其如是者也不如是其
何以還中原之所有而令聲名文物之天下
復還舊觀哉因集元氏掖庭記

○謝枋得
枋得字君直爲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
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
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
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是時伯顏兵入臨安進
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
山轉茶坂麻衣躡履人不識之已而又去賣卜
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枋

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
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
姓名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
年詔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
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
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
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
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

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大女直之待二帝亦滌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及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天祐怒強之北

行二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耶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劉因

劉因字夢吉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詔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

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嘗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為往聖繼絶學為來王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

自謝君直言之錚錚表節烈于黍離板蕩之秋明以一死殉之是儒者殺身成仁之概也

自劉夢吉言之耿耿矢風期于窮崖幽谷之

中隱以一病謝之是儒者進禮退義之用也
宋家養士之報二人之所扶不少卓吾謂此
人大用得誠然哉獨怪元制南人有十等一
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
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
者謂無益于國也嗟夫以儒而介乎娼之下
丐之上元卽夷狄乎而世祖實一代開基令
主也豈議論顛倒至此蓋實根如謝如劉者

不爲元用而有激言之爾則安知有益于元
者非儒者之大蠹而無益于元者之爲魯國
一人天下一人也若夫仕元而耳與辮髮之
臣伍是眞不啻倚市門之賤而乞墦間之辱
矣卽設此座以待之亦可
可以死可以無死原是聖賢經權妙用故枋
得日所欠惟一死而劉因則曰進退本非難
事占步絕高而亦令聞者低佪首肯

○○羅貫中王實甫諸人
嘗聞世治則陽明開而小人爲泥沙世亂則陰
濁濫而君子爲魚肉夫至君子有魚肉之惧而
尚可弄焦雉閒文墨以媒遇合乎若夫有元入
主而蒙古處上漢人處下亦胤陰盛陽微士風
糜爛矣生其時者卽才華絕世多不肯載筆立
交戟之下出入承明之廬雖君苗之硯可焚也
而其一副氣如虹舌如電筆如繡之才之學終

不能一無所寄善乎羅貫中關漢卿王實甫一
輩寄之傳奇小說而跌宕典冊之外淘寫咏歌
之間幻造此變風變雅一事也蓋其時胡人不
甚習文字而亦不甚妬漢人文字則空梁落燕
泥之患可以無惕而且家有蓄藏硯田不涸斯
亦幽人之際會也更佐以抹月嘲風歌嗚嗚而
敲檀板益屬才子之受用也元無文章爵此諸
大作手騷雅縱橫感憤而用壯鬱勃而情鍾便

是前無古後無來之眞文章其可觀可感又在月露風雲上也李卓吾云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許多欲語而莫可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磈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卓老眞勘透作者心事矣可見奇人不朽有在幸處有在不幸處幸者標景爍之名不幸者結爾雅之采故曰鳳乘于風

龍乘于雲君子亦乘乎時而已矣人至不能乘時而尚安有才華驅駕安有性情發越哉此貫中諸人所以爲不可及也以其用元而不爲元用耳迨其後又有倪迂雲林者於清泉白石間日受烟雲供養非第不慕金谷繁華併不圖衣冠人物意蓋謂元無人也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文誠有之畫亦宜然如此等藝林墨妙總是一代奇蹤千秋俠槩

○○元評書後

元自太祖肇基朔漠以迄于太宗世祖世濟其梟其所刈夷草昧而經畧中原者絶非南渡諸君所敢望且其臣如劉秉忠耶律楚材輩矯若神龍捷如變豹而史嵩之賈似道者方且於湖山間築愁築怨嫡盃而鳴堳塢之得意在元則事事俱雄而在宋則着着皆錯以此從事疆場正所謂驅病婦弱息與賁育鬭耳能有濟乎蘇

明允謂古者夷狄之勢大盛則侵小盛則掠今之夷狄求其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嗚呼此宋積弱之漸决至于亡而後已者乎宋亡而入主中夏者乃在桀驁新興之忽必烈胥衣冠而塗炭盡神州而陸沉豈非開闢來一至變者哉說者乃以歸之天數夫天豈祚元而欲令奪中原之天下耶蓋政於元之所以得志處令人惕然驚又于元之所以奪氣處令人憬然悟以見南

朝有燕虜之君臣則雖塞上胡兒皆可騰薦食

之餕而泗上有龍飛之真主則百年羶虜隨且

爲見晛之消借往事興亡之鑑盖當嚴後來内

外之防彼舍犁庭絕塞不言而腐而講款關之

詬愚而偷爨下之安則曷不以宋元明興之際

爲比事屬詞之槪也

史許小品卷之二十二終

〔清〕尤侗撰

看鑑偶評五卷

清康熙刻本

史家編年之體莫詳于涑水通鑑莫嚴于紫陽綱目二書相爲表裏雖有參差不可偏廢至金履祥增爲前編斷自唐虞而南軒復溯伏義以下多荒誕之辭其宋元續編綱目則明憲宗命史臣商輅等所修通鑑則以薛應旂所著爲備要其筆削亦少殺矣通鑑論斷羣推致堂胡氏而持議過刻未折其衷綱目則有尹起莘發明劉友益書法汪克寛考異王幼學集覽徐昭文考證陳濟正誤馮智舒質實餘子紛紛自鄶無譏而續編之張時泰廣義周禮發明尤其腐爛不足道者也今世所行者皆陳明卿批本觀其起例分注圈點塗抹多所不解

予少而涉獵未能卒業垂老多暇消夏及之間有一得輒標題簡端以示兒輩彙而錄之爲看鑑偶評若干卷語云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或有發覆補温文兩公所不及未可知也但辨駁諸儒不無矯枉豈無罪我者乎予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康熙庚午十月朔日長洲尤侗自序

看鑑偶評卷一

帝嚳元妃姜嫄生棄次妃簡狄生契三妃慶都生堯四妃常儀生摯若立嫡則宜棄立賢則宜堯何越次而立摯卒之尸位九年爲諸侯所廢然堯嗣位而契棄爲商周祖又何奇也○金仁山謂稷非帝嚳元子豈有帝子而見棄者周之郊也何祖稷而不祖嚳其祀姜嫄何舍祖而祀妣也索隱亦謂契母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則非帝嚳次妃可知且堯與稷契爲嫡兄弟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乎其說亦是存以闕疑

黃帝之子少昊少昊之姪顓頊顓頊之姪帝嚳嚳之子摯摯之弟堯皆世傳也至堯而始禪舜舜復禪禹則禪讓乃堯舜之創局前乎此者未有後乎此者不能也順而效之則爲噲之逆而效之則爲莽操矣自漢以下禪讓者紛紛焉何堯舜之多也

堯舜禹皆名也上古質直不諱故名之尚書曰格汝舜曰來禹名之也放勳重華文命乃稱其德耳史記通志曰堯姓伊耆名放勳舜姚姓名重華禹姒姓名文命皆非也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本一句斷之何以成文帝嚳姬姓本于黃帝堯何得改姓伊耆或謂育于母

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猶少昊邑于窮桑號
窮桑氏也。若舜生于姚墟、故姓以姚、乃世紀謂黃帝二
子、玄囂三傳而生堯、昌意七傳而生舜、則舜乃堯之族
玄孫也。兄弟二人、不應玄。囂。之。傳。如此。其速。昌意。之。傳。
如此。其久。且堯舜同族、則二。女。釐。降。竟娶。祖。姑。矣。可乎。
哉。歐陽氏謂司馬遷史記、于高祖之父曰太公、而不知
其名、母曰劉媼、而不知其氏、耳目所及尚如此。況五帝
之世。二千餘年。其能歷考無失乎。盍據世紀之文、未可
以爲信也。○國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
姓者二人、惟青陽與倉林、餘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巳滕
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姬巳各二人。外紀祁巳滕箴任荀嬉姞儇依二姬二酉稱異
其不得姓者尚有十一人。青陽卽玄囂。倉林卽昌
意。玄囂立爲少昊、或云玄囂之子、昌意之子顓頊、皆姬
姓。而外紀云少昊己姓。誤也。其未賜姓者、但有名、故書
曰平章百姓而已。舜既賜姓姚、則以姚之子娶姬之女、
惡得爲同姓乎。稷契兄弟、一姓姬、一姓子、魯之君何嘗
不娶于宋乎。
季文子稱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謂之八元。註謂八愷卽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
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然惟庭堅皐陶爲一人。伯虎
仲熊、名亦相似。餘皆未詳。蓋氏者、謂出其氏族、非必一
父所生、如周八士、荀氏八龍、號高陽里也。卽不才子檮
杌、豈必高陽所生乎。且史稱檮杌爲鯀矣、又云高陽子
駱明、姒姓生伯鯀、是一人而二世也。史書之不足據如
此。

書傳稱四岳卽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是四人也。
然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不知所謂汝者羲乎和乎仲乎叔乎、
止稱岳曰、又疑一人也。前編書封四岳于有呂、按伯夷
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則呂乃
四岳之一耳。左傳許太岳之胤也、則許亦四岳之後。蓋
四岳官名。人得爲之。堯時羲和爲四岳。舜時伯夷爲四
岳。未可知也。至夏有胤征、則羲和僅一國、不得爲四岳
矣。○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若四
岳四人、則百揆亦百人乎、後有五官中郎、四門博士、亦
其類也。
或問舜爲虞幕之後、固有國之嫡、而爲耕稼陶漁之事、
何也。孔子曰、耕稼陶漁、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爾、
予曰非也、據史記自窮蟬至舜、皆微爲庶人。故書曰明
明揚側陋。若瞍有虞國、則舜爲天子、象當嗣位于虞、不

復封之有庳矣然耕稼陶漁、乃聖人制作之事非賤業
也庖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是庖犧而漁也
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是神
農而耕稼也且神農嘗百草、製醫藥、豈非身爲醫人乎
大禹崇伯子胼手胝足以通轘轅之道、况有鯀在下而
不歷試諸艱乎不必曲爲之解
夫子稱舜大孝而不及禹、然致孝鬼神、隱然言外、至于
郊鯀則更顯矣、蓋禹幹父之蠱、孝之變也禹之郊鯀、世
或疑之、不知堯舜傳賢、禹傳子、舜之宗堯禹之宗舜理
之正也禹之子孫未有舍其祖而祀他人之祖者、故前

編以祀夏配天必自少康始予以謂自啓始亦無不宜
既云郊鯀而宗禹則非禹爲之明矣
啟征有扈、大戰于甘、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
不服、觀其誓詞、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其不奉正
朔可知又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則其以兵威服人與征苗氣象大不同矣觀射父之言
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
而不恭也然則有扈乃啓之兄弟狗義滅親與管蔡等
但商均不爲武庚耳周之伐奄、一小國耳、三年然後克
之其拒命固矣豈非頑民之首倡乎商周受命非新莽

武曌之比然推扈奄之心與翟義徐敬業一也豈可以
成敗論乎
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當其時、受辛未立、商未衰也
太王安得輒有異志不過子孫追原祖宗肇基王迹、亦
猶文王曰咨汝殷商、文王豈有是言、讀者以意逆志可
也而傳者遂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誣太王并誣
泰伯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太王避狄、國且不保、何
有天下、而乃云三以天下讓、其言三讓者、猶儀禮云三
遜、謂終遜也、路史乃謂泰伯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
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計其時武王尚未生也

泰伯何所見而遜之然則漢文帝即位、西向讓者三、亦
有三人否乎 或云翦作戩翩也亦未確
帝乙妾生微子啓及仲衍、已而爲后、生辛、乙以啓賢欲
立爲太子、太史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
夫妻在則妾不得匹嫡、固也若先爲妾後爲妻其爲母
則一也庶不可爲嫡則妾亦不可爲妻矣獨不曰子以
母貴乎太史之言非是○當帝乙立妃爲后時、紂未生
也既立后、即當立太子、何舍微子不立而遲遲以待紂
生乎史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必有以鍾
帝乙之愛者故欲立之太史特逢君之惡耳○史記稱

武王伐紂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孔傳辨之謂面縛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楊恒戲謂微子有四手乎予謂須再得兩手持其祭器也當是時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而微子乃率先迎降是國賊也武王旣復其位卽當裂土封之何微子之命直待三監之後耶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與箕子同列殷亡武王訪于箕子爲陳洪範封以朝鮮而不臣也其作麥秀之歌聞者流涕況微子同母兄弟親莫近焉曾孤竹二子之不如乎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其言去之者遜于荒也如屈原之放江濱曾謂微子而同蕭正德之爲乎果如太史公所云則帝乙之廢長亦宜

前編書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立爲師二十祀西伯昌薨壽九十七歲是西伯得呂尚在九十一歲也文王十五歲生武王則武王是年七十八歲也世傳太公八十遇文王而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離騷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是太公得曼倩減了八年得宋玉增了十歲也今姑以八十斷之則武王僅少二歲耳而乃以邑姜娶之豈非老夫得其女妻乎計成王卽位年十三歲則武王八十歲而生成王豈八十年前武王未娶乎抑無出乎文王十五歲生武王則生伯邑考時止十三四歲耳父子生子遲速不同若此不可解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齊桓尚興問罪之師穆王享國百年不加一矢于楚復仇之義安在可謂孝乎穆天子傳荒誕不經幾爲秦始漢武作俑或未可信但據子革之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以致諸侯叛而歸徐幸偃王不忍鬬其民走死彭城不然其爲太康距河者幾希矣當其時大司徒則君牙也太僕則冏伯也司寇則呂侯也不聞一言諫止獨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耳末年悔過獲歿祗宮不其幸乎

周幽王犬戎弒之也犬戎申侯致之也申侯宜臼主之也宜臼知母而不知父驪山之禍與于弒父與君矣平王旣立舉西周而棄之獨汲汲于戍申反不討賊又加德焉春秋弒君三十六平其首也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是但就詩言而未論當日之事乎（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〇幽王之難鄭伯友死之此周之忠臣然平王立命秦襄爲侯衛侯和爲公錫晉侯仇命錄擁戴之功而死事者不加恤則其仇父之心可知矣

平王三十二年晉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曲沃成師不克

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潘父伏誅。四十七年、晉曲沃鱓入翼、弑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郄、曲沃再弑晉君、而成師與鱓、再被逐、足見晉人之義。惜曲沃竟有晉國。而晉人之名。不載于史冊也。○僖王四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天子教人以簒也。其後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安王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諸侯、履霜堅冰。由來漸矣。然曲沃尚係一家。而韓趙魏齊則已易姓。何可長也。

史記衛武公有寵于釐公、多予之賂、以其賂賂士、攻其兄共伯殺之、而自立、然柏舟之詩、共姜自誓、詩序但云、

共伯早死、無奪嫡之文。淇澳之詩、稱美武公有睿聖之名。豈應有此。賓筵抑抑、後人以爲武公悔過自警之作。武公耄而好學。豈其少時不學、以晚蓋者耶。然武公爲王卿士、平王依鄭戎申、而武公無救正之功、睿聖之名、何足以當之。

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言繼室則非妾媵明矣、及再娶仲子生桓公、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則亦繼室耳、隱桓之母、皆不得爲夫人、而左氏乃云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天下豈有嬰兒初生、手有四字之文、此魯之子孫飾辭以證仲子之正、桓公之嫡耳。叔虞生而有文在手曰虞、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吾亦不信之。皆左氏之浮夸也。

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夫人子氏薨、仲子未死而歸賵、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妾也、而與惠公竝列、是天王正其爲夫人、桓之簒、平王成之也、至君氏卒、左氏以爲聲子、君氏之名杜撰無理、不稱姓謂辟正夫人、時仲子已薨、不必辟也。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春秋書葬我小君成風、曾隱公爲君而忍妾其母乎。故公羊以爲尹氏之誤、但以尹氏爲周大夫、則不必書、不勝書、說

者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而止焉、因之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書其卒、以報德也。此說近之。此說亦自無礙

隱公遇弑而書公薨、春秋爲尊者諱、亦因當時三桓尚盛、未敢斥言之也。夫子所以歎董狐爲良史。

魯取郜大鼎于宋、桓公不討宋亂、非但受賂、正以爲氏之弑事相類耳。羽父之不討、焉能討華氏。

桓王三年、鄭伯來朝、王不禮焉、王之不禮、固非。然莊公非有心尊王者。特欲復政權、且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五年又以齊人來朝、六年遂爲左卿士、以王命會齊

魯伐宋取郜取防以予魯蓋魯與鄭本仇也與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辭而不救宋鄭乃輸平今以二邑歸魯所以堅其親鄭而絕宋也不然既奉王命何不削其地以爲王土乎八年齊魯鄭入許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其不與齊魯者鄭志也莊公之巧詐如此傳者于宋之役謂不貪其土以勞王爵許之役謂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是爲所欺矣至十三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遂有繻葛之戰射王中肩二百年所僅見犯上無等而往日之本心畢露矣齊威王生而朝周死則叱之有而母婢也之辱如同一轍

厲王暴虐楚子熊渠畏其伐自去其所僭王號足以振下堂之恥是厲猶勝于幽也桓王時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王王不許楚已僭王矣何用請爵正如唐末藩鎭旌節吾所自有但須長安本色耳王室不許尚有辣氣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禮運又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外紀路史竝稱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止之然則魯之郊禘乎王止之而惠公自用之也豈出成王之賜乎祝鮀曰周公相王室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祝宗卜史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于王于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愾而獻其功于是賜之彤弓假如明堂位所言則祝鮀不應不及魯行天子之禮久矣何至隱公始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彤弓而魯人亦未聞稱成王之命以自解則郊禘之僭斷矣

上行下效又何怪三家之以雍徹季氏之舞八佾旅泰山乎○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王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公于畢臣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嗚呼君臣恩義兩得之矣晉文公請隧襄王尚以王章弗許況成王豈肯以非禮處周公周公而在必不敢受周公而沒其魂魄必有蹷然不安者而謂之康周公乎其後梁孝王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則禮記之言誤之也

衛宣公內亂乃生伋壽二子伋爲宣姜原夫死其宜也壽乃宣姜所生而殺身以殉其兄難矣朔子譖殺二子

而得立爲惠公豈有天道或天以此亂衞也○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公然姦生則秦太后與嫪毒亂而生二子匿之尚有恥也然衞亡而文公竟中興豈不異哉○晉獻公烝于齊姜而生申生與宣姜類是父是母皆生孝子亦不可解

彭生之禍羽父之報也連稱之亂彭生之報也鶉奔之醜新臺之報也賈君之烝齊姜之報也以淫報淫以殺報殺

莊王四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襄淫

其妹而王娶之魯桓弒其兄而王錫之莊公以殺父之仇而爲之主婚三綱絕矣王不稱天以示貶也○桓公之弒以文姜而莊公如齊納幣如齊逆女是娶殺父之仇尚有人心乎主婚又其次矣

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其他未有書生子者詩云展我甥兮或當時疑莊公爲齊侯之子也莊公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也孫字妙甚多少慚愧閔公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也魯有兩哀姜莊之哀姜通共仲以弒閔公齊人取而殺之無可哀者桓之文姜何以謂之文也詩云豈其娶妻必齊之姜

鄭人刺忽辭婚于齊失大國之援爲賦有女同車然使忽娶文姜則亦有車中之禍矣何利之有

吾甥也竟以亡鄧吾姨也亦以亡息當時小國兒戲若此安得不并入于楚也○鄧侯不殺楚文王自是厚道楚負之耳且殺之禍不更速乎楚子不殺重耳亦以其無罪也若項羽不殺沛公此婦人之仁明皇不殺安祿山則失刑矣豈可同論○楚子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然生二子不更勝于言乎其後子元欲烝文

夫人館于宮側而振萬焉既泣而拒之矣及歸自伐鄭遂處王宮息嬀其能免乎雖欲弗言不可得矣

五霸之名孔子不言孟子始言之然則春秋無五霸乎左傳賓媚人之言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在成公時已有之夫子不屑道耳其所言者止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秦楚夷也故斥之且秦誓以悔過得錄其後復興兵以與晉爭是貳過也漢陽諸姬楚寔盡之假伐戎以觀兵于周尤罪之大者莊繆不道安得稱霸乎哉至宋襄盟而被執戰而敗死抑其下矣夫子于晉文尚譏其譎則所予者獨一齊桓耳故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若闔廬勾踐互相侵伐更卑卑不足數者而荀卿以列五霸豈理也哉○桓公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王子帶以戎入寇襄王討之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夫以弟犯兄大逆也以戎亂華大害也桓不正名義而爲逋逃姑息云以全兄弟之愛獨不思子糾之殺何不相容乎齊晉匹也惠文之入桓若不聞而惟秦是聽亦強弩之末矣繆公因此遂霸西戎豈非桓之罪哉

君臣相獄元咺固失矣衞侯之殺叔武亦有罪焉宜廢而不宜誅晉既直元咺而執衞侯後又復衞侯而殺元

咺是非安在况以賂鸞乎

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鍼虎與焉坑儒之禍基于此矣以霸王而謚曰繆宜哉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曰成師師服以爲兆亂其後曲沃遂滅翼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遂以名宣伯其後得罪出奔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然僑如在魯通穆姜在齊通聲孟子奔衞亦𨳝于卿豈長狄之靈乎

宋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是甸之弒夫人使之夫人之使公子致之也因姦致死此之謂矣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討曰何故弒君仍立文公而還卽鮑也司馬昭猶殺成濟而晉人不能正甸師之誅何以爲盟主貶而稱人不亦宜乎

屠岸賈之事春秋不書三傳無文惟國語云下宮之難由屠岸賈趙姬匿公宮以免而太史公敷衍其事遂有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合傳劉向說苑因之至于趙宋遂爲二人立祠有無不可復辨矣○國語既云趙姬匿公宮以免而左傳又云趙姬譖趙同趙括殺之二說不同

前編遂載屠岸賈殺趙朔在定王十年趙姬譖殺同括在簡王三年各是一事按定十年卽宣公十二年經傳並無殺趙朔之文且相去越十五年未可以爲斷也

孔子攝魯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子雖爲司寇不請命于君豈敢專殺少正卯既爲聞人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無不交結三桓之事子何能驟誅之朱子疑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未可輕信大抵諸子之說寓言居多如以荀子爲眞則莊子盜跖之篇亦果有之耶

叔孫豹稱臧文仲既沒其言立以爲不朽夫子謂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未聞其立言也晉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是于辭命尚不能也又何立言之有夫立言不朽者惟孔孟當之

許止不嘗藥罪也然止之言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其心亦可諒矣夫弑君以利位也既不立乎其位而以身殉之又何與于弑乎坐以弑君終是深文

哀公十年吳延州來季子救陳札爲壽夢少子壽夢卒于襄公十二年至是七十七年季子讓國當在十五六

歲時迄今蓋九十餘歲矣而猶與于兵革之事何讓國而不能讓師也況夫差爲季札姪孫以姪孫而遣叔祖非養老之禮也何季子之不憚煩豈老將知而耄及之乎

楚莊王不誅孔寧儀行父勾踐不誅伯嚭皆爲霸業之累左傳曰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此而有禮孰不有禮○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止之煬帝欲納張麗華高熲斬之梁武欲納潘貴妃王茂諫而斬之三君好色略同而二女有幸有不幸焉豈雞皮三少夏姬果得道耶然則孔儀二子亦比于江總狎客而孔範又獨見誅

何哉

春秋人才當以子產爲第一叔向雖賢然晉大國也惟以小事大爲難平丘之會叔向語魯人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此非君子之言也子產爭班貢之禮自日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只此一會優劣見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沒也爲之出涕以爲古之遺愛而于叔向無一辭焉安得以僑肸並稱乎

春秋絕筆而有越絕書後漢趙曄繼爲吳越春秋皆異

書也然闔廬弑王僚卒死于越雖有入郢之功亦無取焉其死也使立夫差謂曰爾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可謂壯矣其後窮兵愎諫至于敝國自殺又何懲也勾踐棲于會稽身請爲臣妻請爲妾可謂辱矣其後於越入吳主盟中國天王賜胙諸侯畢賀又何橫哉以吾論之夫差敗越夫椒黃池爭長殆幾于霸既而內恣聲色外尋干戈蓋驕泰以失之非有桀紂之行故吳人憐之至今勾踐長頸烏喙蒙恥事仇沼吳之後遂殺功臣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是狡詐暴戾之人也焉得爲霸王乎史記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

而左傳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爲二說不同前編謂當以左氏爲正勾踐欲赦吳而范蠡奉滅之然則范蠡得西施也以色而勾踐用宰嚭也以財與或謂越王沉西施于江夫勾踐不肯殺宰嚭安肯殺西施稍遲則入越宮矣少伯之去殆竊妻以逃者與

晉之三卿韓始自厥能存趙氏魏始自畢萬至絳和戎趙始自衰歷盾武鞅至無恤世載其德以輔公室其得國也有自來矣非若操懿之輩起自孤生遂竊神器也

田乞行陰德于民得齊衆心故晏子謂齊其爲田氏但田常有弒君之罪而三卿無之也然常後宮百數使賓

客舍人入宮者不禁有七十餘男安知敬仲之後不以牛易馬乎

韓魏趙之時智氏獨強微三家則亡晉者必瑤也即三家危矣哉自三家分智伯之地而晉亡然晉亡而周之亡兆于此何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天下可以當秦者惟晉自文公定霸以來秦人弗敢抗也晉分爲三則晉弱而秦獨強韓魏當秦之衝令自喪師而明日割地二國疲于奔命燕趙亦承其敝齊楚雖大鞭長不及矣況立國之後韓魏趙自相攻伐安得不并吞于秦哉通鑑以初命韓魏趙爲諸侯始蓋亦知爲亡周之兆矣

趙簡子以毋恤爲賢廢伯魯而立之毋恤舍子不立而以伯魯之孫浣爲後此唐明皇宋太宗所不能爲也可不謂賢乎然簡子賢毋恤得寶符謂常山臨代代可取也其後襄子使廚人操銅枓擊殺代王興兵取代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何其忍哉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爲能忍詢簡子既有取代之志而先以女嫁之是毋恤之忍簡子教之也豈翟犬之妖夢是踐乎

魯昭公欲去季氏卒于乾侯哀公欲去三桓卒于有山氏事雖不成志亦可矜矣晉之衰也幽公反朝于韓趙魏有是禮乎叛王與諸侯約從攻秦志雖可取而自速

其亡終于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地其爲叛也不愈甚乎是以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山陽公生也

前編書法多可議者如堯之克明峻德七句舜之敗奏以言三句此稱功頌德之詞非史家紀事之文也虞舜孝養瞽瞍周世子昌孝養季歷周西伯有疾世子發與弟旦孝養此何必書詩書之言多矣而稱周公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王室衰微詩人作刺羣臣作詩刺譏因以諷王如此纍纍不一而足風雅頌可盡載乎又如畿內大夫久役于外如下民失所流離成何書法春秋之例但書崩薨卒而不書生止一子同生耳此有微意

孔子大聖特書宜也今書顏回生仲由生七十二子不一書有是例乎甚矣史學之難也

長洲尤侗纂

孔子所修魯之春秋非孔氏之書也公穀于襄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左氏于哀十六年書孔丘卒近于私矣孔子作春秋其生也孰書之然猶有傳無經至孔丘卒公然列之經矣獲麟而後公穀無文左氏造經以合傳何其誣也獲麟在敬王二十九年春秋于此絕筆涑水通鑑宜于二十九年書孔子作春秋爲始今始威烈二十三年不續經而續傳謂之何哉

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攻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赧

王于周是歲赧王崩時秦昭王五十一年也至五十二年周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君于𢠸狐之聚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討滅之遷東周君于陽人聚而後周亡此七年自當作周紀東周雖亡六王尚在秦未甞一統也但紀甲子于秦元年下分紀楚幾年齊幾年爲是始皇二十六年始稱皇帝秦紀當斷于此今通鑑遠于昭王五十二年立爲秦紀非也待綱目正之○朱子曰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

義。此因溫公不與蜀正統。綱目則無是矣。
西周亡而魯遷于莒。東周亡而魯滅矣。魯與周固相爲
命者也。
戰國之時。其勢不得不出于縱橫。假使滕行井田之政。
必爲天下笑而亡不旋踵矣。古今異宜。儒者王道固有
可言而不可行者。奈何執一先生之論哉。即如商君新
法。當時以爲變。後世襲之。遂爲常矣。什伍告姦。二男分
異。軍功受爵。私鬬被刑。本業耕織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以爲收孥。此有何不可行。惟名田一
項似爲病民。然董仲舒亦有限民名田之議。而安石方

田。似道公田。殆有甚焉者矣。
始蘇秦以連衡說秦不用。不得已而出于合從。一年而
從約解。于是張儀入秦。復爲連衡。即師秦故智耳。連衡
一也。何惠王前不用秦而後用儀。蓋衡人之行。有從人
爲之驅也。然從不及衡之久者。非秦之智不若儀。則爲
橫易爲從難也。所可怪者儀既仕秦。復出而相楚相魏。
二國甘受其欺而不悟。其後秦刺死而儀終以詐免。二
子之傾危雖同。而儀之惡加于秦一等矣。
楚懷王誘執于秦而死。國人憐之。然陷秦四年。其子頃
襄不發一兵不遣一使。其喪也不迎而秦歸之。是無父

也。亡何而迎婦于秦。忘親事仇。與魯莊公無異。不及吳
夫差遠矣。徽欽北狩。高宗猶以迎復兩宮爲辭。彼善于
此。
屈平忠而見放。至于沉身。太史公傳之。惘乎有餘悲焉。
司馬通鑑削而不書。朱子雖云志行或過于中庸。不可
爲法。然皆出于忠國愛國之誠心。乃綱目亦不紀其事。
何也。以勸忠乎。其注楚辭。乃爲趙汝愚而作。非中心好之
也。嗟乎。朱子所謂中庸者。豈必拘虛而後可乎。
秦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惠文君七
年與魏戰。斬首八萬。後七年敗韓趙之兵。斬首八萬二

千。十一年敗韓岸門。斬首萬。十三年擊楚于丹陽。斬首
八萬。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昭襄王十四年攻韓
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四十三年攻韓拔九城。斬首
五萬。四十七年破趙于長平。坑卒四十餘萬。五十年攻
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五十一年攻韓取
陽城。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合秦本紀
數之。凡斬首一百二十餘萬。而始皇并六國不與焉。自
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無道秦者也。二世而亡。不亦宜乎。
將之嗜殺者莫甚于白起。起坑趙卒四十萬。而項羽亦
坑秦卒二十萬。所以報也。

秦殺六國之人多矣至于二世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
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囚公子將閭于內宮仰而呼天拔
劒自殺公子高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足是時六國方
立後而秦人之族先滅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若秦則自殺之也豈非
天哉

樂羊烹子。吳起殺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故善戰者服
上刑。罪不容于死。

凡書盜者皆不知其人也。如盜殺楚君當、盜入建國門
之類、若盜竊寶玉大弓、孰不知爲陽虎、盜殺韓相俠累、

孰不知爲聶政、盜刼秦王、孰不知爲荊軻、而皆書盜者、
非爲之諱。正深著其罪也。然軻又當別論。秦之無道。刺
之亦宜。且軻又燕使也。宜書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
不克、死之、則得矣。○他若盜殺黃歇爲李園、盜殺費褘
爲郭循、盜殺李延孫爲長史、盜殺武元衡爲李師道、盜
殺王鐸爲樂從訓、皆悖逆之大者、所當大書特書以正
其罪。若姓名（書盜是已罰其罪矣）不著則姦人漏網矣。至彭大護之殺賈疋、
回紇護輸之殺王君㚟、以報仇也。蘭京之殺高澄、蕭宗
之殺李輔國、天下快之。奈何書爲盜乎。

秦滅義渠始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
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破東胡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築長城者非獨秦也天下之惡
歸焉

子爲天正丑爲地政寅爲人正亥爲何正乎况十二支
之末豈可爲首其不永祚宜矣○漢儒僞造易緯謂堯
以甲子爲部首、起十月朔、朱震又云連山首艮、風始不
周、實居西北、于辰爲亥、故顓頊首十月。皆附會之說。諂
祖龍耳。

始皇族嫪毐、殺假父也、黜呂不韋、殺眞父矣、其賜書云
君何親于秦、號稱仲父、抑何不顧名思義乎。

劉季之誅沛令、以其後悔也、若會稽守已將項梁、而復
用詐殺之、不過利其印綬耳。起手舉動。已不如矣。○同
觀秦皇帝也、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也。劉季曰、大丈夫當
如是也。二語便有王霸之别。

人有英雄氣。自有兒女情。秦皇帝游會稽、梁與籍俱
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高帝嘗出咸陽縱觀秦皇帝、
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豈非英雄所見
略同。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嘗幸從、有駿馬
名騅、嘗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

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留侯世家載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又何兒女情長也然兒女情中自有英雄氣英雄無情何以爲英雄哉高祖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劉項兩公成敗不同乃其結局總歸一泣此其所以爲英雄與此段幼時讀史記作附錄于此

范增說項梁立楚懷王此失策之甚者羽百戰而得天下能北面事義帝乎勢必逐且殺之遂冒不韙之名漢得而問其罪矣○梁所立者楚懷王孫心也而遂名爲楚懷王以孫而冒祖謚增之不學如此

漢王不顧太公豈顧義帝使漢得天下義帝尚在能安然爲之臣乎素服發喪有激于三老之言以此爲羽罪耳非出于中心之誠然也

張耳陳餘勸陳涉立六國後在當時自是至計酈生襲

而行之幾敗乃公事蓋涉在初起兵之時漢在已入關之後也○秦滅六國十五年而亡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自立爲楚王而景駒孫心項羽繼之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而趙歇張耳繼之九月田儋自立爲齊王而田市田安田都田假田榮田廣田橫繼之韓廣自立爲燕王而臧荼繼之周市立公子咎爲魏王而魏豹繼之二年楚立公子成爲韓王而申陽鄭昌太尉信繼之諸人雖爲漢驅除而六國之後絕而復起然則亡六國者秦亡秦者亦六國也漢有天下六國俱亡而韓王信獨存豈留侯之力耶○耳餘勸立六國范增勸立楚懷王獨無人請立周後者蓋戰國紛爭天下之忘共主久矣至漢復封周子南君以備三恪亦猶行古之道也

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武臣非趙後韓廣非燕後也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不可乃迎魏公子咎于陳立以爲王而相之可謂義矣此與張良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何異後人知有良而不知有市則以市敗死咎自殺也然章邯破魏而市死之可謂忠矣咎爲民約降而後焚死可謂仁矣後之君子宜表而出之

漢王敗于滎陽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

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勝于垓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如此舉動豈爲正大且以疑功臣之心萌于此矣然是時主將軍法又何疎也

沛公入關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賴樊噲張良諫而止及入彭城收項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則故態復發矣當時何無諫者豈二人不在行間與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可謂智矣然羽屠咸陽燒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何增默無一言咄咄亞父乃不及一武夫哉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于漢其爲德厚矣項

王東歸漢王欲西歸而良平阻之追至固陵遂滅楚雖得成功已失大信于天下矣漢嘗責羽負約此獨非負約乎程子謂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蓋猶沿戰國餘習而良爲韓報仇楚既殺韓王成則遂以滅秦之心移之滅項也

漢王敗于滎陽立子盈爲太子立太子者承平事也此時喪師宵遁身且不保何有于儲副正以太公呂后被擄萬一身爲楚殺則以太子入關尚足自王所以固其根本即唐靈武之計也○文帝即位元年有司請建太子不太早計乎蓋有懲于趙王少帝之禍至景帝武帝再易太子則高帝貽謀之不善也

灞上之諫樊噲先而張良繼之關中之議婁敬發而張良成之良豈見不及二人哉退後一著正留侯之學也

樊噲既諫灞上之留及帝枕宦者而臥噲復排闥直入流涕强諫可稱直臣且鴻門保護功爲第一淮陰安得羞與爲伍

漢高斬丁公而不問項伯封雍齒而不及紀信刑賞俱失○丁公吳公于公自公皆名也楚漢春秋曰丁公名固丁公餘以罪誅太史何以不名而稱公

陳平六出奇計皆平平耳白登厚遺閼氏最鄙陋可恥

而僞游雲夢尤失之大者不審告者之虛實遽因謁而擒之是殺信者平也漢封曲逆侯是曲是逆名稱其寔○高帝封兄子爲羹頡侯以報怨也平始封戶牖改爲曲逆始寓貶辭章帝已醜其名矣

呂后以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是等曲逆于辟陽也使台產將南北軍張辟疆發之而平成之封諸呂爲王王陵爭之而平勃順之殆哉岌岌乎平之幾亡漢也外有齊王內有朱虛陸賈說以交歡太尉乃得因敗爲功功不掩罪矣

漢高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則首宜尊太上皇矣乃先立

皇后立太子始追尊先媪而太公無稱焉後因家令之言太公擁篲迎門然後感悟方有是舉去卽位已十五月矣宜王生有侮慢君親之誚也

杜默哭項王哭得痛快王生笑沛公笑得痛快天下狂生未嘗無對○杜默落魄至烏江入項王廟抱泥神大言曰以大王之英雄不能取天下以杜默之文章不能成進士天下不平孰甚于此因放聲大哭仰視泥神皆爲下淚王生游沛醉入高祖廟笑而言曰持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安能威加海內哉歸寓纔寐

卒見數騎擒至廟廷漢祖按劍大怒曰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紀母劉氏媪注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也漢祖益怒曰朕泗上亭長碑記昭然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持酒喧于殿廷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傳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生遂厲聲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貶臣戲語于神廟豈期肆于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史冊豈載侮慢君親者試徵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王卽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曰有之旣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力孰與仲多有之乎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之不然必遭杯羹之譏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汙我刃令捽髮者摑之霎然而蘇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后曰皇后則母當曰皇太后乃止稱夫人僅免于烏老而已

高帝欲立如意是速戚姬之死也旣封趙王何不速遣之國令戚姬隨行如薄后之代例則可逃人彘之禍矣旣留如意于長安且與戚姬爲楚歌楚舞其能免呂雉之妒乎惜乎隆準粗疎而彊直如周昌者亦見不及此也

淮陰與陳豨數語乃呂后欲加之罪造此誣之耳信同事者彭越英布尚擁兵稱王不約衆起事而與豨未將謀乎觀其臨刑曰悔不用蒯徹之言則其無反狀可見且游雲夢信遽上謁平陳豨信卽入賀苟有逆謀不應坦率至此

韓彭之反冤也英布之反寃也蕭何不救韓彭而救布何以爲相國○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之叔孫通周昌諫之何以爲相國默無一言刀筆吏惡知大體哉

世稱蕭規曹隨以爲相業不知惠帝之時何時也君則淫樂不聽政相則飲酒不事事即無呂氏之亂漢亦殆矣○呂雉桧惡參之醉酒亦託以避禍即留侯辟穀意也

惠帝以張敖女爲后是以舅娶甥也魯元稱太后是以女借母也張敖諡魯元王是夫從妻諡也蕭何夫人爲酇侯是妻襲夫封也呂嬃爲臨光侯是女冒男爵也咄

咄怪事皆自野雞發之赤眉之辱不亦宜乎○去年殺韓信今年醢彭越老嫗辣手可恨且信之誅帝在軍中不請命而專殺上已赦越遷蜀后誘以俱來文致赤族是其目中已無隆準公矣自此手滑必至傾劉高帝早已知之故欲易太子者非惡孝惠也畏呂后耳不然何以臨沒有安劉之言乎

以高祖之豁達呂后之刪殺而生惠帝之仁弱固爲不類然帝天性孝友如趙王如意幾奪嫡矣帝不以爲嫌親迎霸上與入宮同起居飲食齊王來朝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酖之帝起舉卮爲壽后恐自起泛卮非親愛而能若是乎至見人彘遒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其云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亦可哀矣七年之中如舉民孝弟力田省法令妨民者除挾書律皆無失德史稱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獨不立孝惠本紀所以甚呂后之專制也漢惠制于其母晉惠制于其妻賢愚別矣可云二惠乎

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則居然人室而假夫矣淮南王殺之不但爲母報仇亦爲父洗恥也

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胡氏謂有如軍士皆右袒或參半則奈何王伯厚解

之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故大射及士喪禮皆袒左惟受刑者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注刑宜施于右是也勃誅呂氏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此論甚奇然吾觀齊湣王之亂王孫賈呼于市曰淖齒亂齊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賈與市人皆受刑與周勃厚重少文未必暗合古禮若此勃之左右袒猶伯州犁之上下其手也程子云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

文帝問陳平一歲決獄幾何一歲錢穀出入幾何而平諉之廷尉治粟內史其言非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周

公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無遙曰以萬民惟正之供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大司寇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豈細故哉勃之不知固非平之有主者亦飾詞也平謂勃曰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耶然則使文帝問南北軍幾何亦可答以不知有主者耶且平自謂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此變理寅亮之空言乎何足當此嘗笑丙吉逢羣鬬死傷不問而問牛喘其後以天變策免三公有自來矣惟魏相奏四方異聞逆賊災變殺父兄及夫者二百二十二人何嘗云責在廷尉乎奏發倉廩振乏餓詔書凡二十三事何嘗云責在治粟乎丙魏相業不同若此

班史以文景竝稱然文帝恭儉養民景襲其遺業故得苟安而天資刻薄刑政失理相去奚翅霄壤哉廢薄后殺太子及梁王七國之反不爲建文者倖也相如申屠嘉將如周亞夫皆不得其死用郅都甯成酷吏多殺人而天變亦應之十六年中日食雨雹地震熒惑歲星逆行日月皆赤日如紫月貫天廷長星出西方彗星出東北有星孛于西南北歲不勝書獲罪于天甚矣史遷作紀極言景帝之短豈爲過乎

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又用知囊爲家令卒召七國之亂賈生云早豫教與選左右可謂先見

賈誼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蓋預知七國之變也其言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鼂錯違之則亂主父偃行之則安有明驗矣其他制匈奴也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皆切時務者惜文帝不能用使王佐之才擯棄早殀也蘇子論曰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其不知道甚矣

文帝召賈生問宣室自以爲不及拜爲梁王太傅武帝三策董仲舒而善之使爲江都相所謂舉而不能先也

蓋文帝之時天下以爲已安已治而賈生痛哭流涕以進危言不獨絳灌之所惡亦非文帝之所喜也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豈非枘鑿不入者乎文帝親策賢良而得鼂錯武帝親策賢良而得公孫弘漢之用人盡于此矣

淮南王死袁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此何罪也七國反盎又曰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然錯誅而七國之兵未嘗罷盎特假公濟私非忠于謀國也盎既害錯使吳吳王欲殺之逃歸其言不驗而辱君命罪亦當誅錯死盎生景帝爲不公矣其後盎爲梁所殺後人詩云

匣劍未磨鼉錯血。巳鬪刺客殺袁絲。天之報小人豈爽
哉。
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以淫亂人族類、故不除之。然司
馬遷爲李陵游說、豈犯淫乎。甚矣武帝之暴也。
文帝十五年始郊見五帝、論者曰天一而已、而曰有五
帝焉、非古也、天五帝主五行。以氣化者也。然月令孟春
之月。其帝太皡。孟夏之月。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黃帝。
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則居然有五
帝矣。周禮亦有兆五帝之文、祀之固宜、泰祀四帝、高祖
曰待我而五也、

五以相勝爲義。秦爲水德、剋水者土、焉有以水濟水者
乎。張蒼以漢得水德、齊人公孫臣以爲當土德、其應黃
龍見、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始改焉、漢廷諸儒不學、使
大議出于草野之人、又必待天象而始驗。何其疎也。一
衞媼與鄭季私通而生大將軍。少兒與霍仲孺私通而
生驃騎將軍。兩公功名蓋世。皆姦生子也。芝草無根。醴
泉無源。○衞青爲平陽公主家奴。後遂尚主。青尚主時、
平陽矦曹壽在也。以惡疾廢。置假于外人、又何異哉。
武帝好方士、以釀巫蠱之禍、物以類聚也。江充治巫蠱
獄、使胡巫掘地捕蠱、以巫治巫、安得不誣。

太子捕充是也、但宜窮治其姦、使自首服、請于上而誅
之、不宜擅殺、又不宜擅發兵。若唐太子重俊之誅武三
思、中宗昏主、韋氏淫后、奏之無益、尊之可也。不可以成
敗論。○重俊得謚節愍、而宣帝謚祖爲戾、何其悖也。
劉屈氂爲相、不能正太子之冤、而舉兵相攻、其後亦以
禱祠呪詛要斬東市、揆之天道、宜其及也。然武帝之誅
大臣亦酷矣。
欒大尚衞長公主、烏孫昆莫娶細君公主、漢家得壻如
此、亦可醜也。
朝鮮之役、荀彘與楊僕兩將乖異、兵久不決、上使公孫

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與彘共執僕而并其軍、
還報、上誅遂、彘徵棄市、僕贖爲庶人、夫荀彘擅執楊僕、
固有罪矣。然擊朝鮮而降之。其功亦可贖也。僕之贖、有
何功乎。且遂既奉上命往正。則執僕還報。亦不爲過。假
使遂以便宜從事。軍法斬僕。其罪又何加焉。通鑑綱目
俱無貶辭、故吾以爲失刑。
輪臺之詔、俱悔用兵之失、至其求神仙營土木急稅斂
酷刑罰以及巫蠱之獄、未嘗言及、猶未免于諱過也。不
如德宗奉天之詔。
武帝欲立弗陵、先殺鉤弋夫人、此事慘刻不可爲訓。元

魏遂踵行之吾聞母以子貴未聞母以子戮也昭帝立追尊爲太后然武帝廟享宜配夫人何反配李夫人耶李夫人生昌邑王而得配昭帝之母反不得配乎霍光不學無術之過也

閫外得專況塞外乎前此傅介子封矣馮奉世誅莎車功甚奇名甚正蕭望之乃以擅制違命沮其封何耶其後匡衡之沮陳湯亦祖此語泰誓所謂娼嫉之臣也○大抵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于外者牛僧孺之殺悉怛謀非不知維州宜納直忌李德裕之功耳种諤受嵬名山之降得復綏州而陸詵劾其擅興之罪下吏貶官

安置隨州此功臣義士所爲負戟而長歎者也

趙廣漢之死以魏相韓延壽之死以蕭望之廣漢之脅丞相固非急之走險相亦有罪焉至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名出已上故忌害之直小人心事耳趙韓吏治當宥之十世徒失貴人之意使首領不保宣帝亦失刑矣

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

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然趙蓋韓楊之死皆出定國之手可謂不冤乎至甘露三年定國爲丞相及元帝永元已九年矣而恭顯弄權蕭望之周堪繫獄坐視不救焉用彼相爲哉

趙之死吏民數千守闕求代韓之死吏民數千遮送流涕帝豈不聞耶未有用刑而逆人心者○蓋寬饒之戇直楊惲之怨望亦其自取不可與韓趙同日而論

匈奴爲患久矣幸其來朝可雪白登之恥而望之建議乃欲讓而弗臣愚甚矣焉得剛

石顯竊權雖蕭望之師傅張猛大臣猶至自殺劉更生宗室下獄京房小臣也宴見極言又上封事與顯爲難其能免乎京學易者也易言君子待小人之道至矣房昧括囊之戒而蹈壯頄之凶豈知遠小人不惡而嚴見惡人以避咎乎朱晦菴欲參韓侂冑以筮決之得遯而止世傳京房明于占候吾以爲房之自處不占而已矣

杜欽谷永雖黨于王氏然因事納忠不無小補若欽之救馮野王永之訟陳湯梁王立尤爲得體不以人廢可也

自周勃繫獄賈誼以爲言自此文帝待大臣有禮將相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按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故皇帝使侍中持節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假此威逼何異今日獄囚遞病狀討氣絕者所爲可謂待大臣有禮乎熒惑守心翟方進賜死成帝隱其

誅而厚其葬欺天乎欺人乎禁賂朱景尚不忍移災于卿佐使以天變爲將相罪則禹皐受洪水之誅伊虺蒙桑林之戮矣至于大臣有罪服而自裁如其寃也何妨辨白以明心跡于天下惡有默然就死以不對理爲故事乎王嘉云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斯言亦可哀矣○東漢三公多不免死如光之韓歆歐陽歙戴涉明之虞延邢穆章之鄭弘宋由安之周章袁敞楊震桓之李固杜喬靈之段熲劉郃非自殺則下獄死雖有罪無罪不同然司徒太尉竟爲不祥之物矣漢亦寡恩哉

張禹曲護王氏一言喪邦孔光諂董賢媚新莽皆鄙夫之首也惡得爲經術士乎史稱孔光爲丞相上故使董賢私過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此一幅諂媚小人圖畫具此面目豈知世間有廉恥事後世乾兒義子光其首也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孔道輔有言吾豈姓張姓李者乎亦可爲孔門之羞矣○光劾王嘉罔上不道以至下獄死而嘉乃云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可謂不知人矣

自古奸雄竊國皆乘其敝獨莽當漢全盛九州富強四裔賓服拱手而取之無敢誰何者眞異事也然吏民上書請加賞于安漢公者至八千餘人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又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八十二人阿莽指而助攜共王母冢者十餘萬人世道人心皆喪盡矣天下安得不亡○武后簒唐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上表請改國號者九百餘人百官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上尊號者姚貞亮等數百人請封中嶽者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請立武承嗣爲太子者王慶之等數百人請加金輪尊號者五千人比新莽時殆有甚焉天道大變人心遂亡

莽之鼓惑人心者先以虛名欺之後以小惠誘之也及其敗也衆共誅之提擊其首切食其舌卽此稱功頌德之百姓耳一匈奴單于也改爲降奴服于又改爲恭奴善于彼貪其金帛亦曲聽之然寇盜如故以力服人猶且不可况以詐乎

元始三年安漢公莽殺其子宇因宇夜持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也天鳳五年莽孫宗自殺因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也地皇二年莽妻死太子臨自殺以通侍

者原碧謀殺莽事覺也莽旣殺二婦呂焉劉愔而孫女
王昉亦自殺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新市平林之兵未起
而莽之子孫已無噍類矣商臣元凶劭受亂臣賊子之
誅而史于臨等獨無貶辭老賊萬叚豈足惜乎
莽簒位時元成太后年八十餘矣天與其壽以厚莽毒
而移漢祚至涕泣投璽時不如速朽之爲愈矣○莽之
簒漢太后醜之請璽之時使頭與璧碎莽或知儆何惜
一死謝元帝于地下不如昭帝時一符璽郎乎
王莽簒位漢廷無一死節者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
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辭
嚴義正可愧中國

王莽徵龔勝絕食而死有老父哭之曰嗟乎薰以香自
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班史遂用此
語譏焉計勝死時年已七十九矣必待百歲方不爲夭
耶倘勝爲莽大夫雖百歲猶夭也蔡邕聞董卓族人之
言遂就徵卒爲王允所誅其爲壽幾何○莽徵薛方方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
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致雖婉辭免禍近于
諂矣方之生不如勝之死也
莽大夫楊雄死後人或爲之辨謂莽簒漢時雄已前死
然史書死在天鳳五年則已入新矣且雄媚莽在未簒
之前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又作劇秦
美新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班
固立傳備載其騷賦嘲難諸篇而不及劇秦美新豈爲
之諱與文選乃揭而著之在昭明選此文固爲無識而
雄之罪因此而彰矣
居攝二年初始一年俱宜紀孺子嬰而通鑑遽稱新莽
非也光武中興宜追謚立廟因爲更始擊殺遂成闕典
班史亦不列帝紀謬矣至以更始元年列光武之前則
綱目尊劉之過也○秦亡于子嬰漢亦亡于孺子嬰然
則失天下于小兒不特趙宋然也

安衆侯劉崇嚴鄉侯劉信皆起兵討莽實爲光武先聲
崇從者僅百餘人敗死固也信有翟義衆十餘萬三輔
豪傑又十餘萬何以不克豈劉氏當亡十六年劫運未
除耶○翟義舉兵爲漢傾宗光武中興竟無褒封之典
大是缺事唐之徐敬業亦同此恨
王莽信讖以令史王興賣餅王盛爲四將光武信讖以
野王令王梁將軍孫咸爲三公此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豈中興之美耶○光武信讖以劉秀作天子也然李姓
爲輔不驗矣

伯升之死朱鮪譖之也。光武不赦李軼、而于鮪封矦累世、豈兄弟之仇不反兵之道耶。鮪之降、如劉盆子待以不死可也。

光武不追尊南頓君、議禮之失也。此與宣帝哀帝事不同。宣帝本入繼昭帝後。戾太子得罪、武帝。故追尊之典。勢不可行。成帝預養哀帝于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定陶王追尊亦缺。若光武中興之主。漢祚之亡久矣。安得復嗣元帝。元帝有成帝為子。哀平為孫。又孺子嬰四傳而絕。然則以光武為繼嗣乎。繼統乎。乃朱浮張純猶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之說。何其謬也。至宋濮議

自與定陶同類。而明世宗之于興獻。則當以繼統不繼嗣之說為正。况母后在。獨不得比于丁傅乎。但去本生二字。與祔太廟。則已過矣。

麒麟閣畫博陸。首列雲臺功臣。伏波以椒房之親不與。非公也。閣耿弇而不及耿况。閣岑彭而不及來歙。猶為遺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此莽詐反之具。不過少而狹耳。一妄男子告變。有司奏大逆不道。章帝推親親之恩。廢而不誅。然英卒自殺。窮治楚獄。自京師親戚諸矦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千人。又收太守尹興及掾史五百餘人。幾于瓜蔓抄矣。當時大臣何不引淮南焚獄詞之事以救之也。燕廣以告變封折姦矦。遂開告密之門。淮陽王延之獄繼之矣。綱目書故楚王英自殺。不去其爵。誠冤之也。

明帝養老。尊桓榮以師禮。而榮祇以車馬印綬誇示弟子。以為稽古之力。此與蘇秦金玉錦繡驕其妻嫂者何異。當時明帝求佛法于天竺。楚淮之獄。濫及無辜。不聞榮一言諫正。師哉。師哉。何以謂之師也。

竇憲擅殺王子、其罪大矣、乃使擊匈奴自贖、不惟赦罪

反令邀功、當匈奴之衰、摧枯朽者易為力。幸而得勝贖罪足矣。何至封矦耶。憲再讓爵。尚為有恥。竇太后之曲庇。有愧光烈明德矣。

竇太后幸都鄉矦暢、又幸憲壻郭舉、穢行過于呂雉矣。既殺二宋貴人。又殺二梁貴人。何減人彘之禍。

明帝出于賈貴人、章帝出于梁貴人、然馬太后崩後、但加賈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宮人二百、雜帛金錢二千萬而已、竇太后崩後、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明德之賢。過于章德。梁氏之死。慘于賈氏。故厚薄有不同也。然與其薄也寧厚。〇順帝亦追尊母李氏為恭

恐皇后。而安帝尊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不得比于丁
傅。亦失之薄也。
東漢賢后。當以和熹爲第一。于其臨朝見之。明德雖賢
未與政事。故無所見長也。安帝卽位。史以猶臨朝爲譏
不知殤帝幼弱。預留清河于邸。旣見安帝失德。後徵濟
北河間以備不虞。此其先識遠矣。觀后崩之後。建光亂
政亟行。不如永初遠甚。若初立時卽歸政。則安帝之失
尚可救乎。
胡廣以建和六月罷太尉。七月封安樂侯。元嘉元年十
月司空致仕、十一月復位特進、領冀功德、永興二年九

月免、延熹元年七月復爲太尉、二年八月以冀黨免爲
庶人、九年四月又以太常爲司徒、患得患失。鄙夫哉廣
也。胡廣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桓帝褒崇梁冀。胡廣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黃瓊獨謂可
比鄧禹。有司遂議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賞賜比霍
光。冀乃致屆將軍兼比三公。已爲過矣。新莽安漢自比
周公。而廣以此比冀。是與于亂賊之黨也。豈特小人之
中庸乎。永樂時胡廣爲人佞巧媚似或投以詩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胡先大學名姓正相同
西漢亡于外戚。東漢亡于宦官。然宦官之禍。弘恭石顯

釀之也。東漢外戚、如竇如梁橫極矣。然鄭衆殺竇憲。孫
程等殺閻顯。單超等殺梁冀。如發蒙振落耳。乃陳蕃竇
武欲誅曹節王甫。何進欲誅張讓段珪。反爲所殺。何宦
官殺外戚如此其易。外戚殺宦官如此其難乎。蓋中人
城狐社鼠。有君爲主之。竇武何進。徒恃太后。猶豫未忍。
一則幾事不密。一則當斷不斷也。且擒賊先擒王。武舍
節甫而收管霸、蘇康。進舍讓珪而收蹇碩。捕狐狸而豺
狼乘其後。計亦拙矣。
太尉黃瓊卒。會葬者六七千人。太丘長陳寔卒。弔者至
三萬餘人。范滂放歸。迎之者車數千兩。當時名士招搖

太甚。取禍之道也。成瑨誅張汎宗族賓客二百餘人。張
儉破侯覽冢宅。籍沒貲財。黃浮收徐宣家屬。無少長皆
棄市。李膺破柱取張朔卽殺之。成瑨于赦後誅趙津。此
等舉動。未免疾之已甚。能無亂乎。
皇甫規恥不與黨。申屠蟠不入黨。史弼獨不舉黨。三人
不同。其致一也。觀夏馥之入山。袁閎之築土室。郭泰之
私慟。皆能自免。惟膺滂黨魁。無所逃耳。然舍生取義。亦
大丈夫事。張儉亡命。禍及萬家。殆爲下策。
袁隗累世卿族。而弘農之廢首。報如議解帝璽綬扶下
殿不忠之甚。有愧本初矣。其後卒爲卓害。豈若死于當

日之爲愈哉
陳倉之戰皇甫嵩旣折董卓有功矣及統其兵不從酈
言釋而弗討十常侍之亂何進不徵嵩而徵卓嵩亦弗
之止也山東兵起嵩自當與連衡聲罪討逆可以成禽
乃違蓋勳之謀甘就其徵迎拜車下何其辱耶朱儁亦
一時之傑陶謙與諸守相推爲太師欲同討李傕奉迎
天子儁乃不從反就傕徵爲太僕每況愈下矣
袁紹勸何進召外兵誅宦官曹操聞而笑曰當誅元惡
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卓在洛陽紹等畏其彊莫敢先
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及紹欲

立劉虞爲主操復爭曰諸君北面我自西向觀此三事
操之勝紹遠矣何待官渡
何進之召董卓董承之召曹操皆開門揖盜也操挾天
子以令諸侯遂據上流之勢魏之王業基于此矣然當
是時使操不來獻帝能自立乎韓暹張楊諸人豈足有
爲未可以後日之跋扈并棄其前功也晉文公定襄王
于郟春秋亦無貶辭
劉備旣受劉表託孤之命宜往荊州及琮降操備尚未
知何其疎也江陵有軍實備當以輕騎急據之而遣別
將率大軍以濟今日行百里爲操所追至當陽敗走既
失江陵而大衆亦潰矣此仁德之過不可與語兵機也
華歆爲豫章太守葛巾迎孫策何其怯也當殺伏后時
壞戶發壁又何勇也操自知犯不韙之名以歆名士故
假手焉實汚之也乃歆甘爲鷹犬而不辭操復何憚乎
三國皆功名之士田疇獨立功辭爵可謂鐵中錚錚者
也管寧不受魏徵高節邈然可以愧死華歆矣世稱歆
爲龍頭吾以爲狗尾耳
老瞞雖跋扈然以三女入宮大是折本蠢祖新莽故智
也然禪代之際曹節不及黃皇室主遠矣○曹丕受禪
獻帝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何相報之速也豈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耶

纂

陳壽猶作三國志。而涑水公然帝魏。[illegible]也。其意以晉承魏祚。故以正統予之。且據當塗高代漢之讖。此時勢然也。朱子揭大義于天下。故去魏尊蜀。可謂春秋之特書。張栻經世紀年。謂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迨後主亡國而後繫魏。與綱目正合。推此以論寒浞之四十年。新莽之十六年。皆宜闕而不書。漢少帝本他人子。止書呂太后臨朝。武周易代。必書帝在房州以合公在乾侯之例。皆不易之論也。

綱目書魏山陽公卒。非也。曹氏親臣獻帝。非劉禪孫皓之比。宜書漢山陽公卒于魏。下當注謚曰漢孝獻皇帝。其後晉魏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則得之矣。

魏主追尊曹騰爲高皇帝。夫人吳氏爲高皇后。謁者監何由有兒。大長秋乃復有婦耶。若是則司馬炎亦宜祖子長。而妣隨清娛矣。可發一噱。

劉備三顧草廬。亮始見之。非傲慢也。亦非時其亡也。孔明深思遠慮。籌所以處置玄德者。迨三分計定。然後可與共事。若玄德無容身之地。則孔明終于不出矣。中原既不可望。江東亦未易圖。舍荊益二州。別無可取者。其後建國不出所料。有志者事竟成也。

司馬懿之畏武侯。直是棋高一著。動手不得。使天假之年。則懿必受制于亮。而不得逞。又安能移魏祚哉。故武侯之亡。非獨漢之不幸。亦魏之不幸也。

武侯出師表稱將軍向寵與費董並列。而寵沒沒無聞何也。臨終薦蔣琬費禕。問其次而不答。亦知漢祚將終而蜀材盡于此矣。不薦姜維。殆有先見。

姜維伐魏。雖無成功。然其竭力討賊。猶武侯之志也。至蜀亡之後。猶施巧計。欲使社稷危而後安。卒之鄧艾鍾會。皆爲所殺。而身亦殉之。可謂忠矣。天不祚漢。奈之何

哉。譙周乃爲仇國論以譏之。然周首倡降魏。獨非仇國乎。

世稱莽操。然操事獻帝二十五年。而不改物。莽豈能之。或稱操懿。則可。操陽惡也。懿陰惡也。懿無操之大功。亦無操之大罪。然其心事不可告人。有甚于操者。若廢曹芳。殺曹髦。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〇魏之三祖。又有陳思。文采可觀。而懿師昭炎。乃無一字。更爲可鄙。

曹操殺漢伏后。而司馬師殺魏張后。天道不遠。亦操教之也。晉楊太后爲婦廢。賈后殺于趙王倫。羊后遂失身劉曜。天乎。

魏主叡數問甄后死狀于郭太后太后以憂卒及其身寵郭貴人而殺毛后使後人復問毛后死狀將何辭以對叡在位十三年大營土木而移金人露盤于洛陽尤罪之大者至奪士女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實納之掖庭則荒淫無道極矣臨終託孤司馬懿以亡其國何以謂之明乎乃制三祖爲不毀之廟未聞身在而自號烈祖也陳壽稱其沉毅斷識任心而行孫盛稱其天姿秀出有君人之量謬矣○操子蒼舒不婚邴原之女而叡女淑乃嫁甄后之孫只殯殤一事不及乃祖遠矣

揚州都督毌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揚州都督

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皆魏忠臣也惜乎志大而才疎三人合從事未可知而誕斬使拒儉一誤也文鴦劫營師驚駭目出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二誤也尹太目追至本欲聯結而欽不悟更怒罵射之三誤也文欽救誕誕與爭恨殺之驅其二子投魏自剪羽翼四誤也吳兵已出而不求救于蜀亦是失着誕面斥賈充詞嚴義正足褫老奸事敗就戮麾下數百人拱手爲列無一人降者亦田横義士也世謂魏得其狗此狗正不易得若賈充者狗之不如

鄧艾伐蜀諸葛瞻戰敗及子尚皆死之烈哉此真武侯子孫矣吳亡時又有諸葛靚逃竄不出武帝遍見之詔爲侍中靚流涕固辭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異哉諸葛氏復有此人○靚本誕幼子固宜爾爾毌丘甸善謀文鴦善戰三人皆有子矣獨鴦投魏失君子不適仇國之義

劉禪云此間樂不思蜀也晉武以爲大愚雖諸葛亮不能輔之况姜維乎獨楊升菴以爲佯狂自保得長爲安樂公此乃阿斗知己然孫皓作爾汝歌亦不至死晉武尚有大度豈如宋太宗以小樓昨夜又東風殺李後主乎

晉自武帝一傳惠帝顓騃愍懷枉殺懷愍被擄趙齊長沙成都河間東海南陽同室操戈自相夷滅至石勒破洛陽宗室四十八王一時同盡此三馬之報也以牛易馬彼惡知之

惠帝永康元年九月立羊后永興元年三月爲成都王穎所廢七月東海王復立之八月張方復廢永安元年十一月復立永興二年四月方復廢之皇甫昌復立之昌死復廢十一月周權復立之何喬殺權復廢之河間王顒欲賜死賴劉暾爭免光熙六月帝至洛陽復立之至懷帝永嘉五年洛陽破劉曜納焉凡后六廢六立卒

爲胡婦其媚曜之言鄙薄司馬家兒千古醜辱甚于靑衣行酒

賈后不肯以婦道事楊太后誣其父駿謀反誅之夷其族幽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其母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廢太后爲庶人以龐付廷尉行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后稱妾請全母命不從嗚呼世道至此天人之理滅矣五胡之亂寔基于此荀愷諸人固不足責張華柄政不能切諫依阿賊后罪不容死何待式乾之議乎○潘岳爲賈后書草以陷太子孫秀殺之死已晩矣茂先安仁並稱文人亦可羞也

賈充不臣天絶其嗣而二女南風與午皆有淫行一斃于金酒之中一困于枯木之下報之足矣

泰秀諡何曾曰醜謬諡賈充曰荒自見清議乃帝改何爲孝改賈爲武惡乎公○唐太宗諡蕭瑀曰貞褊可稱允當封倫之諡明則非矣許敬宗諡繆未盡其惡而高宗更爲恭不亦繆乎

司馬孚親爲懿弟高貴鄕公之死枕股而哭不聞一言責昭治賈充之罪不及陳泰遠矣至炎簒魏不能救正止于拜辭流涕自稱大魏純臣其誰信之晉封爲安平王亦未見其辭讓也計其爲人不若朱全昱之朴直溫公孚奮爲親者諱○孚自稱有魏貞士而綱目書晉安平王孚卒誅其詐矣

阮籍居喪飮酒食肉不孝也爲司馬昭勸進不忠也與嫂別不弟也叔夜死弗能救不友也雖有詠懷亦何足取○叔夜非薄湯武而嗣宗勸進司馬二人志趣不同如此絶交書宜先阮而後山也

王文成夢郭景純極言王導之姦敦之反導教之也今觀其遺王含書云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是一供狀矣又爲周札議諡云往年之事敦姦逆未萌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導之護敦又顯

然矣導之待罪云亂臣賊子近出臣族何言未悟耶其殺周顗以爲佞臣乎陶公蘇武節一語足爲冷齒○成帝時導稱疾不出上幸其第與羣臣宴于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奏以爲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導聞而惡之出坦爲廷尉賈似道以去要君宋度宗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以笏叩地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觀此則導乃似道不如矣顧榮周玘雖陷于陳敏而能詭甘卓討敏誅之是涅而不緇者綱目書陳敏將顧榮周玘而書法以失身貶之

近于刻矣甘卓檄討王敦見殺亦可以節恕其逆也
靳準之殺劉粲也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
二陵斬聰屍焚其廟此天假手以報懷愍之仇也冉閔
之殺石鑒也殺趙王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亦天假手
以報石虎之惡也準閔雖弑主叛臣而此舉自快人意
準以傳國璽送晉遣使上聞率衆扶持梓宮閔欲分割
諸郡各爲牧守奉迎天子還都洛陽皆有不忘本朝之
意惜晉方衰弱不能爲之應也
庾翼經略中原志自可取桓溫繼之遂能修復山陵河
北父老有再見官軍之感伐蜀一舉功績甚偉不可以

枋頭失利全貶之也殷浩一出便喪師徒人才相去豈
止上下牀之別哉○束之高閣庾翼固有先見如蒼生
何謝尚不無失言○劉惔王濛亦浩一流耳溫所云我
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
袁宏爲桓溫記室一言忤旨溫比之劉景升千斤大牛
欲殺以享軍及溫求九錫宏爲文甚美誠畏之耶如此
則牛不如也
彝忠而溫逆冲忠而玄逆父子兄弟不同如此然大將
軍故有英雄氣玄直一童騃耳
以麻秋之暴悍謝艾乘軺車踞胡牀談笑却之可謂名
士風流矣惜乎爲張祚所害何其無包身之防也
慕容垂不容于暐懼罪逃秦苻堅厚禮之後卽背堅攻
秦自稱燕王姚襄爲堅所殺弟萇來降堅用爲將有功
卒謀叛自立國號後秦論者謂二人之負恩同以予觀
之垂乃敵國亡人襄有兄弟之仇是垂之受恩固深于
萇也垂借出征奔還故土且淝水之役一軍獨全人勸
其殺堅而弗忍也萇則迫堅于險五將之擒新林之縊
躬行弑逆則萇之負恩過于垂矣然二人亡秦不在此
時方堅伐晉愛妻少子諫其必敗而垂與萇獨勸之行
二人之智豈不及陽平公哉所謂鮮卑羌寇國之仇讎

常思風塵以逞志特借此行以國予敵而堅不之悟也
苻堅不殺慕容垂不失爲大度不誅慕容評則失刑矣
王猛但嫉垂而不惡評殊爲憒憒至以詐殺慕容令豈
賢者所爲
王猛將斬徐成鄧羌請至再而不許及嚴鼓勒兵攻猛
而後許之是畏之也羌攻大將固爲無法而猛之軍令
爲下所制何以立威及戰羌求司隸校尉然後出陣猛
弗許羌亦弗應猛復馳就許之此尚有軍法乎羌之犯
上要君罪固當斬而猛之先執後弛全無駕馭崔鴻乃
謂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謬矣

毁夫人曾薦枕于苻堅。而其知識有大過人者。知慕容寶之不才而勸立隆農。又知慕容德之必復燕祚。非垂所及也。○農隆素有知略。而中山之圍。勸寶出走。致隆爲會殺。蘭汗之亂、農又潛赴其軍。旣失龍城。遂爲讒譖所害。語云禍來神昧。殆天奪之鑑矣。

蘭汗弒主。不忠大矣。盛妃保全其夫甚正。而史引雍姬事比之。非也。蘭妃孝事丁后。又能免盛于難。其功大矣。及盛誅汗。欲以妃從坐。何其悖也。賴丁后救免。然終不爲后。當日若無蘭妃。則丁后與盛皆死于汗手矣。

桓溫廢海西公、史云廢立旣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王彪之乃取霍光傳禮儀制度、定于須臾、不知司馬昭廢邵陵。自有家法。何用遠求漢家乎。彪之朝服當階。神采毅然。朝廷以此服之。彪之寔可醜也。豈可與田延年同日而語乎。

晉祚盡昌明始于武、終于武、亦無此謚法、宋劉裕謚武、孫駿又謚武、魏主名弘、謚文、子名宏謚孝文、明太祖諱文、子謚懿文、孫名允炆、年號建文、皆可怪也。豈文武之外、天下無名無謚乎。

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元魏乃陵後也。亦奇矣。

劉毅有功無罪。劉裕直以勢位相軋。故圖之。且不能聲罪致討。而行詭計以掩人不備。何以服衆乎。胡藩一言寔啓之也。二劉舉義正同。毅得雄。裕得盧。事之成敗。亦如博矣。○殺諸葛長民亦不以罪、且拉殺、是何法也。

王謐親解帝璽綬與桓玄、劉裕以舊恩保全之、宥其死罪、廢之可也、何得迎還復位。史書文恭亦謬。○殷仲文佐逆、亦不宜復職。裕用二人、欲其世修降表耳。

姚泓子佛念年十一、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不免、不如引決、自投而死。譙縱女亦云、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後泓與縱皆斬于市。兒女識見有過于丈夫者。

苻登后毛氏美而勇。姚萇兵至。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人。力屈被執。萇欲納之。后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呂纂爲呂超所弒。楊后有美色。超欲納之。令其父桓逼焉。后曰、大人賣女與羌。以圖富貴。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不意氐羌有此雙烈。宜表而出之。

桓溫取蜀而不能定。劉裕取秦而不能守。皆意在內篡不在外禦也。○以關中之險。付十二歲小兒。眞同兒戲。又陰命沈田子殺王鎭惡。自壞長城。何失計也。

劉裕使張偉酖晉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
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蕭道成使嚴龍酖義康。康不
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掩殺之。
天道不遠。吁可畏哉。
崔浩知略輻湊。魏主任之。雖子房孔明不過也。一旦以
國史事。門誅族滅。君臣之難保如此。高允云、直以觸犯
罪不至死。而處以極刑。魏主亦刻薄寡恩矣。崔浩一生
寔無大過。豈滅佛之報耶。會昌廢寺髮僧、衛公亦有崖
州之行、佛家因果未全無也、
蔡廓不肯爲徐干木署紙尾、而令傅亮保全營陽、又知

謝晦之不免、可謂卓然自異、竟陵之誅、蔡興宗獨不呼
萬歲、又收葬范義、廢帝時不附戴法興、而說沈慶之舉
事、眞蔡廓兒也、
袁淑直言諫元凶劭、賢于蕭斌矣、劭不殺淑。已出意外。
淑出省。繞牀行至四更而不告變。致文帝被弒而身亦
爲劭害。愚而不忠。何足惜也。
沈慶之以元功司空就第、車馬率素、可謂高矣。及子業
暴亂、慶之發顏柳之謀、拒興宗之議、以八十之年、百戰
之軀、死于豎子之手、雖抱忠而沒。其愚已甚。沈公不效
何公往而復返。乃其末節。顧反不如。○沈攸之以被掩
殺慶之、子弟如此何其悖、及起兵討蕭道成死之、則猶
賢于褚淵生也。
蕭道成欲引謝朏爲佐命、而朏終無言、及答石苞之問、
謂當終身北面、禪代之日、引枕登車、不肯解璽綬、可謂
宋室忠臣矣。旣廢在家、至明帝時、忽以侍中求出何也、
不云齊自有侍中耶。梁武屢徵不起。一旦輕舟詣闕受
司徒之官。如此舉動。成何出處。改柯易葉。盡喪生平。純
盜虛聲。正謂此輩。
宋之亡也、劉昶奔魏寇壽陽、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願
雪仇恥。齊之亡也、蕭保寅奔魏、伏于闕下、請兵伐梁、雖

暴風大雨。終不暫移。二子有申包胥之風矣。宋亡納昶。
齊亡納保寅。魏亦得繼絕之義。○西魏之納蕭詧、事雖
不同、然昶死保寅反、終于無成、而詧立爲梁帝、得延其
祚、亦鄰國之義也。
六朝禪代。惟劉裕有功晉室。恭帝所云桓玄之時晉氏
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固所甘
心。若蕭道成便無勛績。魏主所謂輔宋日淺、何故遽登
大位。蕭衍尤屬庸才。乘東昏之亂而取之耳。陳霸先亦
道成之比。至楊堅則奪其壻之天下。與莽何別。
竟陵王子良西邸八友、王融以倡亂誅、謝朓以告變死、

至蕭衍公然作賊矣范雲沈約甘爲衍之鷹犬壽光之議約先期而入雲徘徊門外但云咄咄既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一班小人醜態畢露可歎可笑也任昉文人復爲雲作讓表不幾奴中作奴乎○沈約夢爲齊明帝欲斷其舌亦章求辯復爲梁武所謫消沮閉藏則何益矣後世乃以八詠四聲傳爲佳話可羞之甚也

梁武見潘妃色美欲納之爲王茂諫止又納余妃迫于范雲之言卽以賚王茂又納吳淑媛生豫章王綜三妃皆東昏舊人無論君臣大義吾未見好佛如好色者也

衍須比丘後身色中餓鬼矣

蕭衍捨身佛寺非捨身乃捨國也其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恨豈佛氏所謂空諸所有者耶然以開國之主卽爲亡國之君果報又安在哉

佞佛不自梁武始也當時魏武親講佛書作永明寺千餘間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佛教可謂盛矣特捨身之事剏自吳老公耳然魏猶繼世而梁遂亡國豈非永平之政優于天監乎○梁武三捨其身卒致亡國陳霸先所親見也乃亦捨身于大莊嚴寺其與同泰相去幾何惑之甚矣

梁武納侯景貪其土地末大失也景既敗于紹宗失地喪師絕之未晚而復以爲豫州牧既而高澄設間求和欲以淵明易景梁復許之匹夫猶不食言豈有人主納之于前賣之于後景不反得乎臺城之圍援兵既集急擊可矣復信其詐而與之盟致有荷荷之辱是景非能亡梁梁自亡之也納景者朱异也與魏和者亦朱异也保景不反者又朱异也异之罪可斬也死而贈恤書官書卒皆非也

梁武子孫正德內叛湘東邵陵河東桂陽坐視不救貴與子巵復通于賊一家如此于人何尤忠而被難者獨一永安侯確耳

湘東無父之人何有于兄弟子姪既弑豫章復殺邵陵武陵河東江安之屬六門之內自極兵威殘忍不仁甚矣曾不旋踵國破身亡王偉一目之檄不爲過也

湘東讀萬卷書而不知國君死社稷之道束手出降卒爲魏人所殺吾不知所讀者何書也

王僧辨先立晉安王復立淵明以晉安爲太子陳霸先廢淵明而復辟晉安以淵明爲司徒朝爲君暮爲臣既子其君復臣其父事同兒戲國非其國矣

幽后之于文明太后可稱大馮君小馮君矣然文明幸

臣滿左右、至私及齊使。幽后止高菩薩而已。文明手酖獻文、幽后未嘗行弑、乃文明備尊養之隆。而后遂幽死。豈有幸不幸與。

魏制後宮生太子者、先賜死、故宮人祈祝、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惟胡后私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旣誕肅宗、宣武改令得免、在胡后可謂賢。在宣武可謂仁矣。然后臨朝、亂政宣淫。酖帝立女。李用亡魏。而身亦沉死。假使死于生太子時。豈不免秀容之禍耶。事變之來。固非人所逆料也。

高洋淫癡暴虐、亡國之君、不若是之甚也、乃爲開國之

主、在位十年、竟得善終。此何可解。婁太后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若洋者犬豕不如。

閨閫之亂、未有甚于高氏者、高澄先通高歡之妾。復蒸蠕蠕公主。又姦洋妻李氏。洋立、乃蒸澄妻元后以報之。高湛又蒸李后。因妳妳腹大之言。築殺其子汝南王。一門聚麀。人道絕矣。朱全忠金海陵亦其類也。

六代五胡、君之賢不肖不一矣、獨高齊三世七君。無一善狀。殆天之戾氣所鍾也。史稱高演孝友、太后心痛、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其諫高洋、涕泣不食、屢被毆撻。可謂忠矣。然洋死而遽奪其位、殺其子、文宣勿殺之言、太后有他之諭、棄之弗顧。忠孝安在哉。

高洋之死、以太子殷託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然演竟置濟南于死。及演傳位于長廣王湛、亦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乃百年卒不免。家法相傳。出反何速耶。楚靈王聞人殺其諸子、投于車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

文宣使馮文洛殺上黨王渙、郎以妃李氏賜之、此仇也、不止辱于人奴而已、杖之一百。未足雪一年枕席之恥。

南朝禪受、猶有忠臣、齊周代魏、竟無一人涕泣、何臣節之薄也。豈所云北朝無好臣。百歲一易主耶。

高歡宇文泰人才不相上下、邙山之戰、歡幾殺泰、泰亦幾殺歡、而皆獲免、天也。歡逐其君、泰弑其主、大惡相同。歡傳于洋、泰傳于覺、皆師曹瞞故智。而覺以十五受禪、十六被弑、尤爲怪事。

崔光于廣平王入臨、則引光武故事。胡太后攝祭、則引和熹故事。光之博學、以行其忠。亦濟其佞。祖珽殺舅、則引薄昭故事。殺弟則引管蔡故事。立陸令萱、又引保太后故事。盲人弄文可恨。更惡于崔光矣。○自古未有盲人作宰相者。旣能專主機衡。總知兵事。復能乘馬臨陣左右射。豈非天地閒怪物耶。其歌殺斛律明月、更爲可

恨惜盲老公未背負大斧也

瑯琊王儼年十四能誅和士開斛律光所云龍子所爲不似凡人豈滅隆基之平內難耶使得嗣位齊祚未可量也乃爲陸令萱譖死不其惜乎然武成淫虐豈應有此佳兒○宋彭城王義康魏彭城王勰皆以賢王無罪受戮吾欲爲之悲彭城矣

酋長遺辛毗金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天下之哭金者幾人哉人不哭金金哭之矣

六王畢有暴秦六代終有暴隋楊堅弒周靜帝盡滅宇文氏不臣誅戮功臣梁士彥宇文忻劉昉虞慶則王世

積史萬歲賀若弼高熲等不君廢太子勇及秦蜀二王不父殺滕王瓚不友廢太學及州縣學與焚書坑儒等突厥和親再娶公主雖築長城豈能却匈奴乎立儲之日天下地震天變昭矣祖龍猶沒沙丘而堅身嬰子禍煬之無道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者二世而亡與秦一轍政乎堅乎亥乎廣乎有以異乎

楊素廢太子而立晉王玄感以反誅徐世勣廢后而立則天敬業以反族莊子所云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世勣親見房杜平生勸誨子孫劉滅故曲意以媚女主然敬業覆宗與房遺愛杜荷相去幾何○太宗留李勣以屬高宗別無相業只立武后一事耳陛下家事一言喪邦其後斲棺削爵足誅無賴賊矣

楊氏奪宇文之天下盡滅其族然國亡于逆身弒于化及豈非天哉

曹瞞分香賣履骨肉未寒而銅雀美人皆入文帝之宮矣卞后見之罵爲狗豕不食汝餘子桓才人作此勾當阿麼蒸宣華夫人又何足怪

煬帝每巡幸令陳后沈婆華從駕其辱叔寶甚矣其後蕭后歸于宇文化及沒于竇建德遷于突厥辱更甚焉至貞觀中迎歸入宮而沈后猶在天靜寺爲尼此二后

者不如張麗華吳絳仙多矣

蘇威在隋頗稱矯矯既而拜宇文化及頌李密歸王世充復入唐爲太宗所鄙跡其行與馮道相似而不及道之榮貴若治亂不同也

徐文遠爲李密王世充之師密拜文遠而文遠乃拜世充人問之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然既知世充爲小人何不超然遠舉而復入東都甘心屈辱乎難乎其爲師矣

煬帝之亂成于虞世基世基之惡成于封德彝唐主不誅德彝猶爲漏網○世基之誅世南號泣而請代善心

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小人乃有令弟忠臣反生惡兒
竇建德擒宇文化及哭煬帝拜蕭后奉表皇泰行事甚
正豈得以盜目之誤在救鄭遂至差跌未可以成敗論
也及劉黑闥一呼山東響應皆建德舊將其恩義結人
深矣○建德得淮安王不殺待以客禮復遣同安公主
歸唐擒建德卽殺之報施之道薄矣且世充親弑皇泰
尚得不死建德爲隋復仇反不赦耶太宗以其深得人
心恐貽後患亦當日事勢然也
隋謚陳叔寶爲煬唐亦謚楊廣爲煬代王侑謚爲恭越
王侗亦謚爲恭其重出可笑如此

秦王年十六徐世勣年十七杜伏威年十六羅士信年
十四皆少年之雄也
高祖藉世民之力以得天下而猜嫌過甚幾有投杼之
惑使其處置得宜何至蹀血寢門乎好內漁色尹德妃
以下有十七人晉陽宮人爲之倡也劉文靜有建義功
爲裴寂譖死李靖以舊嫌兩次幾刑劉世讓反間受誅
盛彥師忠義被戮李密來歸僅授光祿朱粲噉人之賊
反封楚王王世充親弑恭帝赦爲庶人蕭銑薛仁杲已
降而斬于市宇文士及與于弑君者名爲上儀同封德
彝姦佞而數煬帝之罪亦爲內史侍郎賞罰如此勸懲

何在種種慚德非開刱之主○太宗玄宗躬平禍亂以
歸其父拱手而受之足矣卽位之日首定儲貳以繫人
心誰得而議之乃高祖仍立建成爲太子令秦王以天
策開府物莫能兩大是導之爭也睿宗亦欲立宋王成
器力辭正鑒前轍耳太上皇之名虛左以待久矣玄武
變而後從弘義宮太平誅而後居百福殿不已晚乎然
太宗玄宗之欲帝制自爲亦已亟矣
唐太宗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
以就死其囚及期皆自歸無後者遂赦之歐陽修論之
以爲不可爲法然縱囚非太宗始也予觀晉史曹攄調

臨淄令有死囚歲久攄行獄閔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
所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
得暫歸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期令還並無違者南
史何胤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
放囚還家依期而返梁王志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
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
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
婦孕吏民歎服北史蕭撝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
本至元中放獄中囚繫歸家聽三日後赴獄諸囚荷恩
並依限而至彼守令且然況人主乎偶閱元史王磐傳

世祖以天下獄囚滋多、勅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然則縱囚之事非偶一爲之者。但歐公未之見耳。○宋太宗嘗問近臣、朕何如唐太宗、或詠白樂天詩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失聲曰、吾不如也、然則縱囚豈易言哉。

契苾何力尚臨洮縣主。史阿那杜爾尚南陽公主。史阿那忠亦娶宗女。弘化公主、降吐谷渾慕容諾曷鉢。文成公主降吐蕃贊普弄。金城公主降吐蕃贊普。永樂公主適契丹李失活。燕郡公主適契丹李鬱焉。固安公主降

奚首領李大輔。東光公主降奚首領魯蘇。交河公主降突厥蘇魯。和義公主降寧國奉化王。靜樂公主降松漠懷順王。宜芳公主降饒樂懷信王。中國之女好外婣此。然則楊貴妃之愛安祿山不亦宜乎。○隋義成公主先歸突厥啓民。復嫁始畢處羅頡利。盍有四夫。王昭君不足言矣。○突厥小殺語唐使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和親至此。豈不哀哉。

新羅女子金善德立爲國王。其妹眞德繼之。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此皆以陰勝陽。武后之先兆也。○武后多幸臣、河內老尼亦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武后爲尼。楊妃爲女道士。一則父妾。一則子妻。衣鉢相傳。皆借二氏。爲三窟。○武后母楊氏、封榮國夫人、老矣。乃私其外孫賀蘭敏之。非是母不生是女。○武后姊韓國夫人、姪女魏國夫人、皆得幸于上。明皇之私秦虢。亦家法也。

尉遲敬德晩年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而終、武夫善于居功如此、房杜徐勣皆不及也。宋韓世忠亦師此意、跨蹇西湖、以保天年、不亦美乎。

太宗目魏徵爲娬媚、其評褚遂良曰如飛鳥依人、人自

憐之、以二臣之讜直而作此語、近于侮矣。然太宗之言非無謂、徵先爲道士、繼從李密、復爲竇建德起居舍人、及事建成、建成親爲太宗誅死、而徵屈節于秦王、謂之娬媚固宜。太宗畤飛雉數集宮中、以問遂良、遂良以陳寶爲對、夫陳寶非常雉也、得雄者王、得雌者霸、若野鳥入宮、本爲災異、何不引高宗鼎耳之訓乎、飛鳥依人、正似此耳。

張立素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深以爲恥、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于廣坐自陳、一無所隱、二人之優劣見矣。人貴材能。何論門戶。蕭曹不以刀筆吏起

乎○
王義方對仗叱李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
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唐坰彈王安石搢笏展疏
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之安
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帝屢止之坰慷慨
自若侍臣相顧失色二人雖行不同然此舉自快當時
臺諫風力若此後世豈有其事哉
李昭德言于太后曰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
者此論爲狄梁公先驅然昭德卒以誅死使人有曲突
徙薪之歎○昭德杖殺王慶之又杖殺侯思止可謂大

快乃爲懷義所撻惶懼請罪又何怯也
則天革命二武求爲太子唐室存亡繫在此時狄公一
言反正寔有再造之功賢于甲兵遠矣至二張不過弄
臣耳太后春秋高借以佐枕席之歡非有簒逆大志且
太后疾篤俟其晏駕可以一紙逐之何必張皇六師耶
乃釋諸武不誅以釀韋庶人之禍五王舉事如此宜其
及也不然平勃安劉何不含産祿而誅辟陽侯乎○帝
在東宮儲位已定誰敢擅絕五王舉事貪立功名耳明
朝英宗復辟徐石奪門正祖此智○張南軒謂中宗嘗
欲傳位后父得罪宗廟五王若正大義于唐家子孫中

公選一人何必中宗予謂睿宗亦曾建儲立賢可也則
韋后之禍免矣
唐乃李虎之後拓拔部落耳忽祖老子尊爲玄元皇帝
奇矣明皇又追尊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老子生于李
下不聞有父也又以皐陶作士謂之大理理卽李也復
尊皐陶爲德明皇帝豈非玄之又玄乎宋之始祖推趙
世家遂爲程嬰公孫杵臼立廟益奇矣眞宗夢玉皇之
命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翌日聖祖至云吾人皇九
人中一人也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說
鬼說夢荒誕極矣明太祖不肯祖朱晦菴殆不可及

開元中上夢玄元皇帝得其像于盩厔天寶中帝聞空
中神語曰聖壽延長太白山人李渾見神人言金星洞
有玉版石記命王鉷求獲之山人王元翼見玄元皇帝
言寶仙洞有妙寶眞符命張均求得之此祥符天書之
祖
高仙芝封常淸雖有敗軍之罪然其功足贖其才足效
也玄宗聽邊令誠之譖一朝誅死當此危急乃自壞長
城耶火拔歸仁謂哥舒翰曰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淸乎
翰遂降賊亦懈諸將之心矣
明皇棄天下而入蜀其勢已不能復制中原矣討賊之

事全在太子此時若不即位何以收拾人心而鼓忠臣義士之氣乎况傳位太子馬嵬已有成命遵而行之亦不爲僭宋儒乃以叛父罪之此迂腐不通變之論也明皇寵任祿山以至亡國假使兩京恢復亦何顏再見宗廟立臣民之上乎得稱太上皇已厚幸矣○在玄宗急宜遣使靈武傳以大位待使者至蜀始奉册寶則已遲矣在肅宗不再請而遽即眞則失之太速此裴冕諸人之過也至還京之後爲李輔國所間刼遷西内震驚成疾其異于主父者幾希矣使安慶緒史朝義有知豈不含笑地下乎○廣平長且有功即宜立爲太子乃封楚

王又改成王豈非張良娣沮之欲爲幼子地耶微李泌黃臺之諫則亦危矣

郭李之戰張許之守皆有功于唐室易地皆然有幸不幸耳○王明清揮麈雜説載軍人何兼貲路遇神兵中爲天蓬神西向者爲張巡東向者爲許遠下坐則雷萬春南霽雲也兼貲拜問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有之乎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于吾前故自刎許太王奴

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貲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疤因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實著六箭而五著兜鍪賊人相傳謂吾面著六箭不動吾亦當之蓋揚聲以威虜也此段可補正史之缺李翰作傳恨未見此

房琯書生非知兵者肅宗輕用之以喪師陳濤一敗罪自難追不待以董庭蘭坐其通賄也杜甫救之亦何異史公之于李陵乎○杜詩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讀二詩

則琯覆師之罪不可掩矣○肅宗已入賀蘭進明之譖而猶用之是以將予敵也琯出師使中人邢延恩監制之倉皇促戰既敗陳濤又敗青坂是以卒予敵也琯若不自知上亦不知琯

張良娣雖專權怙亂然既爲后天下母也李輔國以家奴逼而殺之并及二王其罪大矣且云以太子之命是以子弒母坐代宗以不孝也代宗不明正其辜及使盜竊其首且云以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是與于弒母矣然則申生竟可殺驪姬乎○女子小人合則禍大分則禍輕張后輔國幸其間隙自相戕賊然二者較之輔

國之惡更甚矣況后猶母也輔國乃家奴代宗縱奴弑
母號爲尚父而不名又封爲博陸王以趙高之例律之
代宗雖欲辭弑母之罪得乎其遣盜殺之是天子而盜
也

輔國誅而程元振進矣元振放而魚朝恩進矣前門拒
虎後門進狼代宗一曰無宦官則無與共天下者其誅
輔國也念其有殺張后功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其放元振也念其有保護功令歸田里其誅朝恩也賜
錢以葬不知又有何功可念乎夫以僕固懷恩之功而
謂其負朕實深獨此三宦念之不置代宗眞下愚不移
者矣

李泌爲肅宗平復兩京有功不居請歸衡山可謂高矣
代宗徵之入朝仍作白衣山人可也乃使之食酒肉有
室家受祿位已奪其志矣又以元載不容匿之魏少游
所使爲江西判官斯時泌奉身而退可也栖栖幕中何
爲乎又從路嗣恭乞爲虔州別駕可謂下喬入谷矣及
載誅後入都又聽常袞之言先試理人出爲澧州刺史
如泌之才經事兩朝尚待試而後用乎終代宗之世未
嘗用泌而泌猶徘徊不去豈以廣平舊恩望報不淺抑
因懶殘十年宰相之言未能忘情于仕宦耶雖代宗紉

薄寡恩而泌亦自貶其高矣○泌在肅代兩朝信任至
矣終不作相獨于德宗猜忌之主有以格其非心非有
大過人之才不能也其善處人骨肉之際言詞婉曲使
人感動雖不能救建寧之死而肅宗終于悔恨流涕其
保全太子豈留侯四皓之比乎李晟馬燧韓滉皆得其
一言以免疑謗尤有大臣度量平定陜虢淮西游兵及
和親回紇通雲南大食天竺具見經略挽回上意有濟
國家功業如此而溫公猶云好談神仙詭誕爲世所輕
然則留侯辟穀非耶○陸贄亦稱得君而相業不如泌
能避元載而贄不能免裴延齡之譖忠有餘而權不足
也泌贄同在德宗之朝泌不薦贄贄亦不薦泌兩賢豈
相厄哉

藩鎭之禍自廣德元年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
爲河北諸鎭節度使始自後將吏留後子孫承襲朝廷
姑息不能復制則僕固懷恩啓之也然有別焉懷恩方
戰一門死事四十六人再收兩京功莫與比而爲辛雲
京駱奉仙所搆陷朝廷處置失宜遂致怨叛代宗終身
不言其反亦內有愧于功臣也至河北諸將本無大功
公然作賊若李正已之逐侯希逸朱希彩之殺李懷仙
李希烈之逐李忠臣尤爲跋扈不法何得因而授之王

武俊殺李惟岳定成德之亂既惜節鉞又割二州分其糧馬報功當如是乎李懷光千里赴難解奉天之圍爲盧杞所排咫尺不得見天子何怪其怏怏不臣乎最可恨者朱滔朱泚非惟無功而受恩獨重滔奉命討叛無故而反泚宜從坐乃名之入朝厚賚以安其意泚既僭號滔與連兵而奉天之詔亦在赦例以爲路遠必不同謀何其昏也田承嗣貿爲戎首立安史四聖祠反加平章仍以永樂公主妻其子田華于朱無連坐之法于田無離婚之議國家刑賞如此然則河朔之亂非盡藩鎮之罪也使無元和再造則唐之亡不待天祐矣

宦官當極盛之勢遽欲誅之必遭其害陳蕃竇武是也若召外兵以靖內難兩敗俱傷何進是也除之之法惟令狐綯云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然是說也宋申錫先言之請漸除其偪不意王璠謀泄反受冤誣宰相貶死親王坐廢後雖悔之不可食已當時文宗若從諫官之言以獄事付外覆按決不至此鄭注李訓一介小人且皆由王守澄以進注又同陷申錫者奈何任爲腹心陰謀詭詐激成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舒元輿輩附勢固位自取族滅何足惜哉然使文宗赫然震怒開延英而問之訓注士良並就駢戮未嘗不快

乃以預謀之故惴惴不敢復言受制家奴亦可羞矣且文宗前此曾杖殺陳弘志酖殺王守澄獨于士良遂致紛紛揚復恭門生天子昭宗斥之有餘文宗顧反不如徒飲醇酒求醉不已悲乎

女主權相外戚藩鎮宦官相乘而起相迸而滅辟之人家端午蓄五毒于甕內互相吞齧祇存一物亦自裂腸潰腹而死乃呂武莽操朱溫皆能弒君簒國宦官獨無天子自爲者然而人主不覺其姦天下陰受其禍蓋宦者女子小人兼焉也

李牛朋黨互相攻擊然楊嗣復力排鄭覃及嗣復得罪

武宗欲誅之德裕涕泣諫免又引用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反噬與其黨搆陷甚力兩家心事黑白昭然崖州歿後見夢于令狐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乃歸其喪世謂贊皇作周秦行紀以誣太牢吾不信也

李宗閔李逢吉不足算矣牛僧孺歷相三主毫無表見而德裕相武宗經濟可觀其平劉稹楊弁二鎮功不在晉公下至悉怛謀維州事太牢以私怨害公當時已有尤其失策者乃溫公論爲宜守大信而忘小利且云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夫殺降何以爲義要盟不信況中國夷狄何小信之足拘苟利國家行權可

也豈晉人闔鼓之比乎○光武誅郭誼溫公以爲殺降
非信今于悉怛謀云云是自相矛盾也
郭太后賢母也穆宗大漸宦官欲請臨朝太后曰昔武
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
手裂之乃宣宗以憲宗之弒疑后與其謀苟行大事豈
有不願臨朝者乎且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
克致成甘露之變使穆宗果預陳弘志之謀文于穆父
子也豈有父爲商臣而子爲討賊者乎宣宗不過以母
鄭太后爲郭侍兒有宿怨乃逼其登樓自隕以至暴崩
復不使祔憲宗葬于景陵之側其刻薄寡恩甚矣○郭

太后之不得善終憲宗致之也憲宗在位十五年矣而
以郭妃宗門彊盛不立爲后終其世無正宮焉至穆宗
始立爲太后宣宗之不祔葬入廟其所由來者漸矣
史家紀事有體張伯儀平袁晁通鑑所書數語而已王
式平裘甫累紙不盡此據其家傳而言詳略失體又敘
其入越事曰于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
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黜矣此文人之筆非史體也
懿宗時有蔡京者嶺南節度使爲政慘酷設炮烙之刑
合境怨之爲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勅賜自
盡有此榜樣元長何襲其名豈有所慕乎兩王珪兩胡

廣人正相似至唐相王鐸高雞泊受禍最慘孟津相公
名與之同殊不可解○漢有兩張禹一成帝時爲丞相
封安昌侯一和帝時爲太傅封安鄉侯晉有兩劉毅一
武帝時爲尚書一與劉裕起義爲豫州刺史唐有兩李
光進皆蕃人一光弼之弟一光顏之兄漢有王褒而梁
有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漢有張衡而隋有爲廣弒帝
之張衡何子淵乎子之不幸耶
唐末制天下者內則宦官外則藩鎮若宰相猶几上肉
耳如張濬杜讓能韋昭度李谿崔昭緯王摶王鐸崔胤
柳璨之流駢首就戮身家俱喪而人猶貪進不已自蹈

危機此歟後鄭五猶賢乎已○張濬之討李克用自貽
伊戚也杜讓能之討李茂貞則出昭宗意非其罪矣若
二崔柳璨賣國與朱溫罪通于天死何足贖
唐祚之亡一失于僖宗之庇朱全忠再失于昭宗之赦
李茂貞皆不信沙陀之過也全忠汴州之圍克用破黃
巢而救之乃誘其醉歸攻之上源驛僅而得免其負心
甚矣克用奉表訴冤請帥本道兵討之而上遣使諭止
不但姑息不辨曲直而失此機會遂遺養虎之患及全
忠請討克用遽從張濬興無名之師自取敗績仍復官
爵亦可羞矣三鎮犯闕克用既誅王行瑜便當移師鳳

翔幷殲二豎乃疑沙陀太盛從中沮之其後茂貞再破長安華州之行復受制于韓建時雖告急河東亦如驪山烽火矣夫以藩鎮攻藩鎮朝廷之利也况有忠姦之分乎由辨之不早辨因茂貞之難全忠遂得乘而取之劫天子賊奪天子賊其罪相等至洛陽播遷有紇于山頭之痛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椒殿遇弒諸鎮褎如郎克用亦不聞正名問罪葢朝廷已失人心而當時君臣之義澌滅久矣

朱三碭山賊耳一朝簒唐旣弒昭帝弒何后又弒哀帝白馬淸流之禍與爾朱榮河陰相等窮兇極惡報以子

禍同于安史唐師入汴毀其宗廟廢爲庶人本欲斲棺焚屍爲張全義救免則誅惡尚未快也如此劇盜豈可以正統予之當昭宗時李克用與全忠並起封王即存勗稱帝亦在末帝三年豈必梁滅而後晉興予應以後唐繼唐如蜀漢例可也○唐亡之後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其奉梁正朔者寡矣作史者革開平而進同光可也

朱全忠亂張全義一家其子欲殺之而全義不可復請于唐王免其焚斲以德報怨老龜無恥極矣至劉后事全義爲父而拜之不過利其財耳莊宗許之亦有龜氣

○劉后之父上謁宮門笞而逐之舍眞父而事假父在路又與存渥私通如此惡婦寸斬可也

莊宗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非也二母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及太后至洛陽與太后別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而薨太后悲哀不食越兩日亦歿二母之賢如此而莊宗子道則失之矣金主亮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名正矣二母亦相得甚歡及大氏至燕常思念徒單后病篤謂金主曰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然海陵竟弒徒單氏則其不孝又莊宗不

若矣獨二太后之賢有相似者亦史書所僅見也

莊宗葢世英雄死于伶官郭從謙之手其禍起于殺郭崇韜也因崇韜而并殺睦王存乂李繼韜勳舊人不自保由是李紹琛反于蜀趙在禮反于鄴李嗣源親軍乘之作亂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皆因冤殺功臣激變致此且從謙以叔父事崇韜又爲存乂假子二人死從謙不自安謀反必矣王溫五人旣誅罷從謙于不問能無亂乎自古未有伶官立傳者莊宗旣好俳優知音度曲李之弒于門高焚以樂器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然則李天下眞鬬雞小兒耳

李嗣源討鄴爲軍士所刼涕泣諭之不從因欲束身詣闕南犇相州爲李紹榮間絕然後引兵向大梁自稱監國至莊宗被弑魏王自殺而後即位其心亦可諒矣歐陽五代史直書嗣源反似爲不公劉后唐家罪人殺之允當而尹氏譏其殺國母謂宜奉請臨朝以俟嗣君之至豈不謬乎至諸王之殺乃安重誨所爲嗣源聞而傷之綱目竟坐監國亦非

中國之事契丹自石敬塘始既稱臣矣且請以父禮事之既歲輸金帛三十萬矣復割十六州與之豈非萬世罪人乎然與晉者契丹亡晉者亦契丹也契丹于晃皇

帝止其稱臣于孫皇帝又怒其不稱臣其後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太后亦稱新婦李氏妾羞辱極矣以恒情論之則興晉者桑維翰之功亡晉者景延廣之罪然維翰引盜入室實爲禍階延廣志在洗恥以尊中國但十萬橫磨劍不利耳然其入寇也先有戚城棣州澶州之捷後有榆林店白團衞村之捷差足自振其存就滅亡者馮道馮玉亂之于內杜威李守貞叛之于外未可盡爲延廣咎也維翰爲張彥澤所殺延廣亦扼吭死二臣功罪相等若張彥澤杜威諸人則犬豕不食者也

石敬塘爲明宗愛壻竟滅唐而有之杜威以國輸契丹亦石氏壻也天之報施巧矣趙延壽爲石郎僚壻求爲中國主契丹令衣赭袍至晉營亦以赭袍衣威皆戲之耳二人之愚正出張邦昌劉豫下

五代得國李存勗最正爲唐復仇次則劉智遠乘契丹之去而取之猶不忘晉仍稱天福年號迎出帝而不及可諒其心非若朱全忠弑哀帝石敬塘逐潞王郭威篡隱帝不忠之甚也北漢復興至宋始絕天亦恕之矣

周世宗之父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胡氏以爲宜爲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若是則郭人滅郭也舜受堯禪瞽

瞍尚在不聞以堯之天下私其父也然官之爲光祿卿居之洛陽與十阿父遊以致殺人則世宗處之不得其道矣宜迎入宫中孝養終身而仍以別子繼柴氏之祀又何至瞽瞍殺人犯皐陶之法哉

馮道自敘長樂老廉恥喪盡矣小說載九龍廟中一妃傳是瀛王女（道封瀛王）時有詩云父既臣十主女亦妃九龍足以報老賊矣

十國世家惟高賴子行跡與馮道相類季興自梁降唐旋臣于吳從誨聘楚復歸于唐既而受官于晉奉表于漢吳楚南漢閩蜀所鄉稱臣利其賜予立遣使入貢于

契丹。又諸道入貢。假道荊南。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諸
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還之而無愧。所以有賴子
之名也。人不可以無恥。高氏與道之謂乎。惜乎以梁震
之前進士而甘爲入幕之賓也。

甚矣人之不可行詐也。宋齊丘爲徐知誥謀主。既奪嫡
復簒君。水亭屏語。鐵筯畫灰。可謂密矣。知誥專制。欲以
齊丘爲相。詐爲退讓。隱居九華。徵爲僕射。又詐致仕。既
拜平章、以傳禪事周宗、先已、詐爲手書切諫、由是見疎。
誥即位于金陵、詐不署表勸進。加大司徒、恚不受。既
無改命。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于他州、斥遠太

子璉、因求預政、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以親吏盜錢、稱
疾請罷、再知洪州、又詐表乞歸九華、治第青陽、服御將
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及景之世、命爲太傅、但奉朝
請、多樹朋黨。李徵古陳覺至請舉國授之、乃暴其罪、放
歸九華、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遂縊而死、謚曰醜繆。其
一生出處始終。詐而已矣。臨終乃曰、吾昔獻謀幽讓皇
于泰州。宜其及此。信乎行詐者未有不敗也。

後梁十六年而亡、後唐十四年、後晉十一年、後漢四年、
後周十年、五代十三君共五十三年、豈成正統乎。乃中
間竊據者、閩五十年。吳越八十四年。淮南三十六年。南
唐三十九年。湖南五十六年。荊南五十七年。西川二十
二年。後蜀四十年。廣南五十五年。河東二十九年。此十
一處四十一君歷年反久、是偏勝于正也。然十三君中
善終者六人。四十一君中善終者二十人。亦可哀矣。

神宗問王安石曰、卿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未細
看。但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歎也。孫宗鑑謂荊
公眞未細看也。五代時豈非事事可歎者乎。予謂荊公
并未讀尚書無逸之篇。凡用周公曰嗚呼者有六焉。豈
成周之時亦事事可歎者乎。

綱目書法之善、無如莽大夫楊雄死、晉處士陶潛卒、其

可議者、如大將軍竇憲、太師光、太傅胡廣、魯公賈充、司
空劉騰、南康公褚淵、中領軍朱异、鄭公士及、秦王李茂
貞、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俱宜削其官、以卒易死、至李
傕、郭汜、乃亂漢之賊、猶書大將軍開府爲三公、益不倫
矣、

司馬公資治通鑑。本爲十七史編年。與宋家朝局何涉。
乃薛昂林自奏毁其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
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毀矣。小人不識字。爲可
恨也。

長洲尤侗纂

杜太后以宋之天下兄傳弟弟傳姪非也左傳所謂宋之亂宣公爲之也一言而使太祖不得正其終太宗不得正其始光美德昭德芳不得保其後以光義爲賢乎豈不能爲周公以光義爲長乎由光義而傳光美由光美而傳德昭則已老矣且杜氏但知宋之興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而不知宋之亡帝㬎止四歲帝昺止八歲也伯顏曰汝家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尚何多言後人有詞云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豈非天哉

燭影斧聲之事實錄正史皆不能記但據李燾長編帝不豫豈無勳戚大臣同受顧命獨召晉王于禁中廷美德昭并不在也授受大事名正言順何至左右皆不得聞至引斧戳柱大聲曰好爲之並非彌留之狀何以駕崩如此之速故胡一桂楊維禎直加以簒弒之名而程敏政丘濬猶爲之辨吾則以後事斷之即位四年德昭自殺矣六年德芳暴亡矣七年勒廷美就第矣安置房州矣雍熙元年廷美憂悸死矣探太宗之心不奪兄之天下不已若宋后者以綱常論則君臣以名分言則兄嫂而易位之日即遷西宮其崩也羣臣不成服王禹偁以直言貶斥且母后成禮何關興廢而忍心至此宋后母子俱託官家之言幾同亡國稍有人心者當爲惻然而太宗悍然不顧非惟負太祖亦背杜太后之誓矣不孝不弟孰甚于此十一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二月更名又何忍乎至于楚王元佐乃其長子力救秦王而不得遂發狂疾廢爲庶人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襄王立爲太子人心喜躍帝即不懌語寇準曰將置我何地計其心惟大器是貪雖父子不顧而況弟與兄之子乎以春秋之法律之加以簒弒不爲過矣〇劉定之有言金酋粘罕生而腹下有瘢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入汴也

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雖野史未可盡信然高宗南渡一傳而絕孝宗繼立太祖子孫復有天下亦有天道焉

太祖建隆二年女真入貢于宋乾德五年韃靼入貢于宋韃靼即蒙古種也是開國之始即萌亡國之兆矣梁武帝生簡文帝羣臣入賀寶誌曰冤家亦生矣蓋與庚景同年也可不畏哉

趙普云吾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然考其行事金匱之誓知其一誤而不諫止是爲人謀而不忠也以再誤之言成太宗之簒奪是人而

無信不知其可也譖秦王而斥之至死是不知君子篤于親也其爲相多忌刻數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又以私怨誣馮瓚李美等以贓論死是不知不念舊惡也與盧多遜同列文致其罪竄死崖州是不知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受南唐銀五萬又受吳越瓜子金是不知見利思義也三入中書去必涕泣是未得之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也普之一部論語所謂雖多亦奚以爲綱目于其卒不具官誠惡之也

宋主名處士王昭素問治世養身之術答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可謂要言

不煩

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眼穿矣錢若水聞而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故其爲樞密年未四十即請罷陳華山所謂急流勇退人也其後眞宗拜向敏中爲樞密意其賀客必多使人覘之門庭閴然廚中亦無治具上歎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人主以爵祿豢下而人臣亦受其籠絡爲之役使是朝而市也善乎若水之言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榮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可爲吾輩箴銘

曹彬下江南兵不血刃而曹翰攻江州縱兵悉取貨財屠其民何仁暴之殊耶當破金陵時彬僞稱疾要諸將焚香說誓不殺一人及翰屠城則彬已班師矣忽必烈征雲南時馬上語姚樞曰汝昨夜言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吾能爲之此其徵也彬後子孫貴顯女爲賢后而翰子孫有乞丐者天道好生之應也翰謫汝州時以故衣質內侍錢十千得達于上視之乃六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之即召赴闕然攻城之功不足贖屠城之罪矣

契丹入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當時若

從其言則汴京之亡不待靖康矣澶淵之役雖出寇準獨斷然咸平二年帝嘗親征次于大名契丹宵遁斬獲甚多前此已有成效夫何憚而不爲準方畫策欲保百年無事帝自膽怯議和奈何恥城下之盟哉孤注之喻其讒易入亦因王旦十日不捷立太子之言有以怵其心也然準于此有二失欽若南遷之議罪可斬也不加遠竄使知天雄軍當此重鎭修齋誦經萬一寇來則開門迎降耳一失也功成之後宜追論前非放流無赦乃復授資政學士令在左右得進譖詞二失也至借朱能天書以求復用其于欽若尤而效之矣不學無術殆謂

是乎

自古可笑未有甚于真宗之天書者孫奭云天何言哉豈有書也請繼之曰吾誰欺欺天乎乃自欺耳祥符元年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又得天書于泰山五年聖祖降于延恩殿六年獻天書于朝元殿天禧三年得天書于乾佑山及其葬也以天書殉焉一生搗鬼至死不變迨徽宗而以天神降詔百官上玉帝徽號自冊爲教主道君一遵乃祖之風是靖康之禍祥符釀之也可惜者舉國若狂以王旦之賢受美珠之賂不敢異議寇準剛直亦復爲之至于滿朝大臣皆兼提舉宮觀使成何官制而當時並無諫止者惟王沂公不受會靈觀使豈非中

流一壺乎

祥符元年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王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勝紀十月封泰山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六年十二月獻天書于朝元殿丁謂獻芝草三萬六千本七年正月謁老子于太清宮丁謂獻芝九萬五千本豈有種芝法乎何叢生如是或者指鹿爲馬指鳥爲鸞以野草當靈芝耳漢武帝甘泉宮產芝九莖作芝房歌史書譏之安帝豫章芝草生唐檀以爲非瑞魏宣武芝生太極殿崔光以爲敗亡之象宋之芝如此之多吾知其妖也非祥矣

宋徵處士多矣合而論之當以邵雍爲第一處太平之時終身不仕眞有道之士也林逋次之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可想見其風槩魏野又次之上天辭富貴乎地作神仙使萊公知此豈有雷州之禍乎陳摶近于仙矣然再至京師何不憚煩不如鼾睡之爲穩也惟种放最下其先隱居養母非不高尚既而授官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明時有吳與弼者殆其流與〇孫復尹焞

皆已就職又當別論

濮王之議司馬未必是而歐陽未必非若改父爲伯于心未安今稱親者猶世俗稱本生父之意也然當時太后命尊濮王爲王夫人爲后英宗猶謙讓不敢當但稱親卽園立廟而已至明世宗于興獻則遂稱宗祔廟反稱孝宗爲伯則世宗之悛張桂之外也大禮一書使歐公見之必爲駭然然歟公竟以此得從祀孔廟亦可發一笑也〇稱伯之說起于魏敬宗尊彭城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遷神主于太廟以高祖爲伯考當時臨淮王彧李神儁皆以爲不可而弗聽也事出鮮卑亦何足

法
子産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爲人也蔡謨除司徒
三年不就職穆帝臨軒遣侍中黄門徵之謨陳疾篤自
旦至中使者十餘返太后乃詔罷朝公卿奏請送廷尉
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
大辟詔免爲庶人何前倨而後恭也且甫陳疾篤遽卽
詣闕其欺君甚矣王安石在仁宗朝自度支判官改同
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
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于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

八九乃受及除知制誥遂不復辭矣英宗卽位名之復
不至上曰安石歷先帝朝名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
至果病耶有所要耶予謂宜以蔡謨之法處之則矯情
飾行不攻自破矣
溫公云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斯言當矣然予謂介甫之
病在好勝也彼恃其才力視天下之人無可言天下之
事無不可爲者故務有以勝之而不知其不可勝也其
言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人可
勝也天可勝祖宗可勝乎此其所以好勝而卒至于敗
也新法之害人人以爲非而神宗始終信任不疑太后

言之而不聽岐王諫之而不從曾公亮謂上與介甫如
一人此乃天也然介甫之法一傳于呂惠卿再傳于章
惇三傳于蔡京而介甫之罪不可贖矣其父殺人其子
必行劫勢使然也時號韓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
善神予謂絳乃壞法耶又惠卿乃亂法羅刹耳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子瞻嘗力言之而溫公不以爲然
荆公聞罷免役法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
不可罷溫公執而不化是亦執拗耳宜坡公有司馬牛
之謔也
朱晦菴作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同

列二人言行一薰一蕕老子韓非同傳人且非之豈可
齊其驩于元愷乎汪玉山稱譽東坡考亭力詆其短有
學可取介甫之說又嘗倣青苗法作社倉記張南軒作
書規之晦菴之偏見如此若使作本朝綱目吾不知其
書法何如也○晦菴以孔明爲筞以岳武穆爲橫議其
直向前廝殺而賊檜之奸反稱其有骨力持論不公此
賢者之蔽　此老未該死該埋矣
宋史姦臣傳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蔡卞皆新法
之子孫也而安石獨入列傳是誅其黨赦其魁豈擒賊
擒王之義乎安得大筆起而正之

反元祐之政雖出于惇卞諸姦而哲宗寔主之如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豈不知之而貶奪紛紛者直以宣仁臨朝九年政由簾下一人不得自專故積怨深怒爲此更張之舉以快其夙心惇卞特逢君之惡耳自紹聖一壞傳至建中以後牢不可破而國運隨之故宋之亡哲宗爲之也○宣仁女中堯舜而惇卞自作詔書欲廢爲庶人賴向太后力言得免二賊目無天日而哲宗不孝之罪何以入英宗之廟焉得不亡

哲宗廢孟后既而悔之曰章惇壞我名節徽宗已復之矣又爲蔡京所廢哲宗以夫廢妻猶可也徽宗以叔廢

嫂不可且嗣位哲宗猶之母也以子廢母可乎宣仁嘗云斯人賢淑惜福薄耳再立再廢幾同羊后不亦傷乎然后以廢得免北遷及南渡尊爲隆祐太后是亦塞翁失馬也

蔡確姦邪罪不容誅乃以車蓋亭詩語涉譏訕欲寘于法則未當也前此李定舒亶之陷蘇軾亦摘其詩以爲誹謗今以此罪確何以服其心乎王珪舉軾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今指確用郝處俊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何以異是善乎曹太后之言曰裾至于詩

其過微矣而范純仁亦謂聖朝寬厚不可以語言曖昧竄誅大臣其知體乎

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競覩卽以相公呼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呵叱不退屋瓦皆碎樹枝亦裂及薨京之民罷市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導車注香于首以送葬者以千萬數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坡公詩云兒童識君寔走卒知司馬眞千載一人也然元祐黨人碑居然首列公名蔡京諸人喪心極矣安民之言豈不信哉蔡京南遷途中飲食之類皆不肯售至于詬罵無

所不至斯民直道尚存亦天之報施不爽也

寇準貶雷州丁謂陷之也謂貶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蒸羊逆之境上家僮謀欲報仇準杜門禁之乃止後謂亦徙雷州以死此一報也章惇用事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治及惇貶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此又一報也賈似道竄貶潛于循州使人毒殺之後似道放循州途中見寺壁有潛題字鄭虎臣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葉李黥配漳州放還遇似道于客邸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此又一

報也語云天節不遠五年復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元祐姦黨碑執政官二十七人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餘官一百七十七人後列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王珪章惇也馬純陶朱新錄載之甚詳然王珪與張商英李清臣皆附安石者至于大惇小惇大蔡小蔡皆同聲共氣之人而章惇乃厠其中豈故以此汚正人耶

宦官拜相自童貫始宦官中進士自梁師成始名器埽地矣爵莫尊于王李輔國封博陸郡王童貫封廣陽郡王咄咄怪事永建之十九侯延熹之五侯又何異哉

王安石爲舒王蔡確爲郡王褒姧臣于死後張邦昌爲楚帝劉豫爲齊帝尊亂臣于生前帝王之號乃至此乎四凶之罪相去幾何○秦檜封金陵郡王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史彌遠封會稽郡王南宋之王爵如此賈似道止封魏國公又其次矣

王安石之邪僻而有學蔡京之姧貪而有才秦檜之陰賊而有精可謂是父是子矣檜嘗問楊沂中外間議論如何對曰外人謂師相不學伊周而效令狐令狐綯執政其子滈號白衣宰相檜有慚色既而曰然則古人有之老夫何愧乎其護短如此語云知子莫若父而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知與不知之間賢不肖分矣

蔡京之爲楊戩董卓之徵蔡邕也楊時之應蔡京豈夫子之往佛肸乎失足之羞賢者不免立朝雖見風節而靖康之難猶欠一死晩年罷官乃提舉洞霄宮儒者固當爾耶○游楊二子爲程門高弟然定夫嘗稱秦檜之賢于胡安國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薦于張浚引之共政以成其姦是無知人之明也龜山之出由蔡京當時亦無大建明止有追奪荊公王爵一事耳胡文定云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不知蔡京父子濟惡龜山能救一二分否既不聽用何不引身而去是非出處之

正也諸儒護前未爲定論

宋之亡也張邦昌劉豫二豎僭號然有異焉邦昌金人所立豫則自欲爲之也邦昌雖受僞命未敢專制尊孟后曰宋太后垂簾聽政遣人詣康王勸進至應天伏地慟哭請死是猶心知有宋也豫則即位改元置丞相以下官尊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使其子麟猊分道入寇大逆不道罪通于天矣然邦昌賜死潭州而豫竟得善終似爲不平後之斷獄者宜差等焉

金人入汴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若水勸帝復幸金營遂致北狩若非以身殉之則與何㮚同

罪矣霍安國死懷州歐陽珣死深州劉韐自經于金軍吳革戰死于京門張叔夜過界河扼吭自殺南朝忠義未可謂無人也○帝在青城太學生徐揆上書二酋請車駕還闕二酋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可謂烈士高宗贈卹死節惟李若水霍安國劉韐三人而不及揆猶闕典也

徽之昏德公欽之重昏侯不足言矣高宗始惑于汪黃中制于苗劉末壞于秦檜李綱趙鼎忽名忽逐岳飛陳東孤忠冤死二勝之環撇在腦後南渡而後走爲上策三十六年無一善狀亦可謂之昏昏君也楊存中以美玉琢成雙勝交環名二勝環取二聖北還之兆上以示伶人伶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上爲之變色

紹興中和議成其誓表略云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云云閱之使人髮指眦裂拖腕氣塞夫國君死社稷理之正也必如懷愍被擄青衣行酒此亦無可奈何豈有儼然南面坐擁江山稱臣納幣甘心屈辱滿朝臣子皆同婦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尚何面目立萬民之上乎尤土地可棄祖宗園陵不可棄也高宗割地置

太祖太宗于漠外豈非千古罪人乎上嘗捫張燾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歲不可忘此賊上黯然不見太學生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

晉宋同一南渡然元帝畫江而守未嘗偷節劉氏高宗甚無恥如此其語孝宗曰楊萬里殿策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卽日逐之吾恐瑯琊有知且羞與同傳矣○成帝時石勒遣使修好詔焚其幣夫焚幣之與納幣相去豈不遠哉

藝祖立誓碑在太廟夾室門鑰封閉甚嚴凡新天子卽位詣碑前仰瞻默誦而出羣臣及內侍皆不知也靖康

之亂廟門洞開人得縱觀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北回徽宗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嗚呼高宗果未之見耶何陳東歐陽澈殺之不疑也

張浚忠有餘而識不足志在恢復而誤薦秦檜復參和議劾李綱排趙鼎擠岳飛殺曲端富平衍潰功亦喪焉殆亦乖崖所謂不學無術者朱儒以南軒之故曲爲護蔽吾甚惜之

世稱中興四將、張韓劉岳、後人以光世功不掩過。宜易以劉錡。當矣。獨予于張俊不能無議焉。俊之戰功初無可紀。其後媚事賊檜。首還兵柄。以贊和議。而其殺武穆也。王俊之狀。俊實授之。張憲之獄。俊實鍊之。罪不在万俟卨下矣。觀周密記高宗幸張府節略、驕奢淫佚、幾無人臣禮。惡得爲名將。無已、其吳玠吳璘乎。玠障蜀有功、獨誣曲端謀反。不能無過。後其孫曦亦以反誅。不若璘之有功無過也。岳飛之朱仙鎮。韓世忠之大儀。劉錡之順昌。吳璘之仙人關。皆奏奇捷。足使金人膽寒。弱宋吐氣。金人最畏者岳爺爺。次即劉錡。逆亮徧數宋諸將、至

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後以劉汜之敗。發怒嘔血而死。齎志不遂。良可惜也。景定四年以錡驅蝗有功封爲揚威侯猛將勅載怡菴雜錄

高宗既葬洪邁請廟號世祖尤文簡公諱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此議甚正。雖爲統緒而言。其實南渡偏安。並無南陽之業。何祖可稱。臣無貶君之文。然意在言外。可逆志而得之。

壽皇之事德壽、可謂孝矣。而乃生不孝之子。光宗受制悍婦。不肯過宮。故高宗之內禪是。孝宗之內禪非也。至光宗內禪。不由己出。而寧宗于壽康宮。亦僅一朝而已。天道好還。于宋家父子見之。

仁宗廢郭后。哲宗廢孟后。皆不以罪。光宗李后、奇妒不孝、既殺黃貴妃、斷宮人手、致郊祀天變不成禮、又阻絕兩宮、不朝重華、其罪大矣。壽皇戒飭。曾有廢汝之言。何不決然行之。徒歎恨于皇甫坦、誤我乎。

光宗屬疾寧宗未內禪外朝中禁勢相隔絕趙汝愚招韓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宗即位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何可言功但

遷防禦使侂胄大失望葉適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夫宗臣外戚有以定策功封侯王者何吝于節鉞且亡何而汝愚拜右丞相矣何以服侂胄之心乎衡州之行自貽伊慼侂胄弄權扇禍寔道學諸公激之也

侂胄用兵啓釁自有應得之罪何至函首送金貽敵國笑金人云韓侂胄忠于其國繆于其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祔葬魏公墓下可謂允當中朝處置大臣曾敵國之不如也

天下無恥未有甚于陳自強者彼以侂胄童子師驟躐

相位所謂負且乘也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曾先生而若是乎至程松獻妾名曰松壽是妾樞密也趙師睪南園作犬吠聲是犬侍郎也小人醜態無所不至可笑亦可歎也

寧宗已立竑爲皇子矣而史彌遠私令館師訪求宗室穆嬴所謂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也既得貴誠立爲沂王後上初無易儲意而彌留之際擅自更張逼楊太后爲之置若如奕彌遠之罪可勝誅乎潘壬起兵亦是義舉但力不逮耳濟王先匿水竇旋即聲討其心可諒而彌遠銜新恩之怨復縊殺之冤哉彌遠以擁立功爲相

二十六年無一人論其罪者以有嵩之爲繼也又使其子弟爲卿其壟斷之首乎

理宗以崇尚理學得謚爲理然在位四十一年所任用者史彌遠史嵩之丁大全賈似道四奸相繼竊柄誤國相如吳潛而遠竄帥如余玠而處死復何理之有哉雖其享國與仁宗同而慚德實甚說者謂理宗爲王四十一年殆謚于天矣

宋師北伐屢敗惟郭藥師獻涿易二州耳燕京之地寔金自取宋無功爲今以六州地來歸而歲幣四十萬外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是交易之道也以錢買地豈能恢復舊疆乎金強宋弱即此見矣○張㲄以平州來歸而納之與梁納侯景何異及金人來責遣函首界之使降將叛夲怨憤泣下則歸正之路絕矣郭藥師曰金人欲㲄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後日之叛宋自驅之也

金之伐遼元之伐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宋人助之不過乘其弱而下之石耳有何戰功而告廟行賞以示夸張耶且自撤藩籬引盜入室遼金既亡已即隨之此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伺其後也可不爲之大哀耶

李全剽盜然在宋不爲無功而當時閫帥如許國徐晞

稷輩全失駕御之術其青州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而朝廷無一矢之援至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盡而後投降是全非負宋宋實負全也其子李璮以山東來歸死守濟南六月而救兵不至手刃妻妾自投湖中爲嘗古所獲殺之賜廟顯忠可謂幹父之蠱矣呂文煥襄陽之圍已及六年每一巡城慟哭而下而賈似道如不聞也其降也范文虎高達諸人驅之使然未可獨爲叛臣罪也

張弘範張柔子也張世傑柔從子也弘範下江南立功于元國宜世傑爲趙氏立孤嘗與弘範戰于崖山蹈海

而死兄弟二人各爲其主亦一奇也然世傑爲烈矣○張柔爲元壓金弘範爲元覆宋父子濟惡皆中國之罪人也姚淶嘗極論之

元兵駐杭江潮不至宋兵入廣颶風大作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金之滅宋使斡離不押上皇太后等由滑州去粘沒喝押帝后太子等由鄭州去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每過一城掩面號泣自青城至燕山遷于霫郡拘于五國城迫辱備至及少帝降元世祖命宰相出通州迎接黃羅張幔先宴三宮于會同館然後十次開筵月支

糧萬石日支羊肉六千斤其待亡國不有禮乎金貶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而元封少帝爲瀛國公福王爲平原郡公名亦稍善矣其後金之亡也蒙古速不臺殺二王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更甚于徽欽之時而庚申君北歸全家無害明祖以其知天命謚爲順帝豈非天之報施不爽乎

文信國居獄四年畢命柴市視死如歸豈肯乞黃冠歸故鄉此元史飾詞或因世祖賜汪水雲爲黃冠師南還之誤也鄭所南心史已辨之其門人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文知其欠死決矣文山弟文溪仕宋爲惠州知州宋亡降元有譏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憐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溪名璧想衡山見此以字行也

汪水雲以善琴事宋主國亡隨三宮留燕甚久世祖賜爲黃冠師放歸少帝及諸臣餞其行賦詩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今湖山類稾所錄詩如王清惠陳眞淑黃慧眞何鳳儀周靜眞葉靜慧孔清眞鄭惠眞方妙靜翁懿淑章妙懿蔣懿順林順德袁正淑及長相思之章麗眞袁正眞望江南之金德淑十七人皆宮嬪也亡國之餘猶能把酒賦詩流連祖道繫是可憐水雲歸後少帝寄詩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亦酸楚不堪重讀

元世祖一統在至元十七年是年漳州民陳桂龍兵起與建寧黃華勢合二十年廣州民林桂芳象山民尤宗兵起二十五年廣州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廣西民黃聖訓相繼兵起成宗二年趙州民劉六十兵起雖或降或敗然皆元之頑民宋之多士也何可以盜目之故綱目書法與王莽時州郡兵起金源時山東兵起同例

世祖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十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惟日本招之不至征之不服喪師十萬還者三人終元之世崛強猶昔倭亦佼佼也哉

元之天下西僧壞之也世祖以楊璉眞加總攝釋敎發宋諸陵八思巴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大寶法王大元帝師西僧作佛事有殺主殺夫者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亡國之政不至于此此固伯顏弘範之所不能討許衡姚樞之所不能闢也其後武宗以敎尨斑爲翰林學士承旨文宗以輦眞吃剌史爲帝師大臣俯伏進觴家法相傳浸淫日甚至順帝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眞爲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十人供養行祕密法演揲兒法二法行而國亡矣然則西僧乃佛之罪人恨不以金剛杵擊殺之也〇許衡闢佛懷

孟化之禪僧德公散遣其徒還家英宗泥金寫經命吳澄作序澄謂福田利益彼敎不言况儒臣乎持不進然西僧之進二子弗能止也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語帝師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其言可謂徼而中矣蒙古有人不猶愈于中華哉

劉淵非漢之後然亡晉者劉也李存勗非唐之後然滅梁者李也若林兒山童本韓氏子詭稱宋裔與卜者王郎詐名成帝子輿何異故更始之號可奉麟鳳之號不可從也劉基斥之當矣然小明更爲大明國號猶爲仍舊

天下莫强于秦莫富于隋莫大于元然秦二主十五年隋四主三十九年元十主九十五年不及漢唐宋之久者以力不如以德也秦失之暴隋失之侈元失之荒

看鑑補評卷五

長洲尤侗纂

春秋絕筆在敬王三十九年通鑑起威烈王二十三年中歷元定考三王七十八年之事竟無史乎即去左傳知伯事已七十一年矣春秋書元書王書正所以履端于始今起二十三年似非春秋之義若以三晉初命垂戒後世則周亡于秦非亡于三晉也○既以威烈始矣後敘知宣子立瑤一段是追述定王十六年之事春秋亦無此書法

含胥立瑤而知滅舍伯魯立毋恤而趙興故知滅于宣子趙興于簡子也○紂之知勇足以亡天下瑤之五賢足以亡國故君子不欲多上人○簡子謂毋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不獨知人而先知晉國有難猶漢高安劉必勃之意

韓有段規魏有任章趙有張孟談知亦有豫讓當知伯求地灌城之時不聞讓一言以諫國亡而後以身殉之硜硜乎小丈夫也焉得爲國士

周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關朗以爲八百趙蕤注謂周以木德王木生數三成數八故卜之三十世八百年必有術也然周得世三十七得年八百六十過筭餘年

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今夫匹夫爲善尙能反妖爲壽況君相造命者乎故曰龜策不出聖謀

齊封自太公望田完敬仲傳至太公和而代齊國以太公繼太公豈有識哉

衛再貶號而後亡宋初稱王而速滅虛名無益亦謙盈之道也

魏惠王一段後書太史公曰云云非紀事之體○漢安帝紀書仲長統昌言曰亦非

唐人詩云未知肝胆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又云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而信陵君不見于詩何與太史公立四君傳獨于信陵君更稱魏公子好之至也詩不及史類此

嚴仲子刺韓俠累嚴遂刺韓傀并中哀侯本是一事戰國策可據史記韓世家紀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而韓嚴合爲一人年表亦同至刺客傳紀聶政刺俠累而不及哀侯何異同若此

溫公嘗以爲疑然通鑑竟兩書之是模棱也

燕昭王築宮養士士爭趣燕其最著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然毅一出而建伐齊之功而辛無所表見至王喜時辛已老矣將而伐趙兵敗爲龐煖所殺且辛趙

人而與龐煖善、一旦反顏、宜其及也。即郭隗亦沒沒無聞。黃金臺下。豈盡賢士哉。

司馬錯之論伐蜀也、曰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范蠡之拒王孫雄也、曰吾先君黿鼉魚鱉之與處、鼃黽之與同陼、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然則秦人之為豺狼、越人之為魚鱉、不獨人名之、即已亦不諱矣。

張耳陳餘、刎頸之交。而卒相仇殺者。以救趙之役也。餘非不欲前、度終不能救、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徒為張黶陳澤之續耳。而耳望之過淺。及餘脫印綬予耳。耳即佩之。收其麾下。則耳之負餘多矣。常山之封、耳遂代歇、泜

水之戰、耳實殺餘。世之以成敗論者、類賢耳而詘餘。豈得其平哉。太史公斷之以利。當矣。

項王鴻門不殺沛公、一誤也。及軍廣武、置太公俎上欲烹之、聞沛公分羹之言而止、是再誤也。漢所以勝楚者。以羽。殺。義。帝。負。弒。君。之。名。假使羽殺太公。以一杯羹餉漢。則劉。季。弒。父。之。罪。上。通。于。天。何能。為。天。下。主。乎。且太公與義帝孰親。羽不難身弒義帝。于太公何有。縱沛公為天下者不顧家。而羽為天下反顧讐乎。二事皆賴項伯以免。伯乃漢之功人。楚之國賊也。

太公在羽軍二年、陸賈說之不能歸、而侯公歸之、奇矣。高祖以其口舌遠之、終身不見、何哉。豈以太公之歸為非。必欲杯羹其父耶。侯公之說、史記不載、漢書亦未詳、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而未見也。東坡復擬為之。二公亦奇其為人矣。○太公呂后、棄置軍中、孝惠魯元推着車下、雖為天下者不顧家。天下。豈有。無。父。無。妻。子。之。人。主。哉。忍哉季也。

老蘇項籍論、謂羽不入關而救趙為失計、非也、羽怨秦破項梁軍、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僄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是沛公入關。奉懷王之命也。使羽不救趙而入關、是違懷王之命。而與沛

公爭先。有是理乎。且楚軍新破、賴鉅鹿一戰、大振旗鼓、章邯請盟、怵其威也。若羽隨沛公而西、秦守其內、邯攻其外、關之入不入。未可知也。攻魏救趙之計、凡為將者孰不知之、抑知事勢有不同乎。且羽之所患、不在入關、沛公已破咸陽、羽使當陽君擊關、遂入至于戲西、時沛公以兵十萬在霸上、莫敢誰何、度當日事勢、入關易而救趙難也。羽之失計。在。棄。秦。東。歸。耳。以三秦之地。委之沛公。為霸王之資。天予不取。反受其殃。羽之謂矣。

大蘇范增論、謂增之去、當在羽殺卿子冠軍時、亦非也。方懷王之救趙也、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

為末將三人者同功一體義至安陽留四十五日不進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此必敗之道也羽諫而不聽其能與之偕亡乎閫外得專誅之何害若必請命義帝緩不及待計羽必與增合謀而後行之不然何默無一言乎

予嘗謂退後一着為留侯之學及觀宋神宗與鄧綰論張良曰不唱綰未喻退取良傳考之自從沛公入秦至召四皓凡所運籌未嘗一事自其唱之其易所謂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者乎

嚴延年酷吏以不道弃市獨劾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

人臣禮大義凜然比于叩馬之諫

鳳鳥不至夫子已嘆之至漢宣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而黃霸潁川尤多得無指野鳥為鸞乎嚴延年河南治界中有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耶蓋疾之也及霸為相張敞舍中有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奏聞則故態畢露矣霸為相功名損于治郡既為敞所奏天子臨饗罰甚懲又薦史高為大尉帝以越職詰之霸免冠謝罪一愆不已而再愆乎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

張湯杜周皆酷吏也而其子安世延年卒為名臣易所謂幹父之蠱者與然湯周之名司馬遷著之酷吏傳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固乃諱而不書豈非曲筆

桓帝時有中常侍樊安碑靈帝時有小黃門譙敏碑夫以宦者立石頌德文章掃地矣東觀漢紀敘曹騰本系為曹叔振鐸後文人諂諛何所不至○當時中人惟呂強最賢而卒被禍同時有北海趙括以博學稱甘陵吳伉善風角托病不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稱為清忠又有李延與諸儒定五經刻石皆出乎其類者而正史不書

張溫以詔召董卓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

孫堅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不忍發惜哉使從文臺之言豈有後日之禍耶及關東兵起卓遣李傕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與乃和親耶諸將狐疑前却本初亦持兩端而堅獨敗卓軍進至洛陽掃除宗廟脩塞諸陵可謂一時之傑卓亦云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使堅不死則與孟德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況又繼以伯符乎

關東諸將欲立幽州牧劉虞為主上尊號虞正色叱拒

之至欲弃匈奴以自絶可謂漢之忠臣也及虞爲公孫瓚所殺北平田疇長安使還謁墓陳表哭泣而去入徐無山中掃地而盟曰君讎未報吾不可立于世可謂漢之義士也至爲魏軍鄉導平烏桓數辭尚固辭亭侯之封其言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又何高也三國名臣多矣若疇與管寧豈非鴻飛冥冥超然物表者乎

荀彧一人而一傳于後漢書一傳于魏志論者互有異同以愚斷之謂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者固非取其歸正殺身以成仁者亦未也彧從曹公以時無英雄非斯

人不足濟事然比肩事主非有君臣之分也其功畧第一在迎車駕都許不特名義甚正而魏氏之興基于此即漢室之存亦係于此當董卓李郭之亂炎劉不絶如綫若以天子付之張楊之手安能延三十一年之命乎彧之志本欲輔曹以扶漢及其羽翼已成騎虎不下時移勢迫進退兩難不得不以一死塞責世或訊其失身曹氏此不通變之論彧處亂世但不能如管寧田疇見幾而作耳豈可與董昭郭嘉輩同日而語哉至謂彧不白伏完書欲廢伏后以自解致蒙詰責憂懼自盡此雖庸人亦不出此而謂文若爲之乎二傳並不著其事而范史列之漢臣與孔融同傳亦諒其心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遜位于曹丕實在位三十年丕奉帝爲山陽公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黃初七年丕死叡立山陽公薨遜位後十四年矣叡變服率羣臣哭盡哀用漢天子禮儀葬禪陵謚孝獻皇帝後五年叡死芳立四年廢髦立五年死奐立山陽公夫人節薨王臨于華林園追謚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後四年陳留王禪位于晉是魏之奉漢帝后與其國相終始也司馬連廢二主陳留僅得善終遞此而降劉裕

之弑零陵蕭道成之弑蒼梧皆以弑爲禪矣以當塗高較之猶爲彼善于此

文中子云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邵伯溫遂著論謂武侯覇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興也康節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與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矣伯溫載之聞見錄予因駁張杉之言故幷錄之

吳之張昭最爲老誖可笑曹操東下昭欲迎降賴周瑜魯肅得成赤壁之功裴松之乃謂若從昭議可比竇融張魯謬矣權既即尊位會百官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

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此一舉也。若臣俱失。至公孫淵遣使、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于內以土封之、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因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扶昭出、權載還宮、習鑿齒謂昭于是乎不臣矣。追忿不用。歸罪于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王衍以弟澄爲荊州、敦爲青州、而自居中以爲三窟、但不知排墻之下、有窟否乎。敦既殺澄、身亦隨斃、三窟無一窟矣。

石勒之奇。王衍識之。王衍之奸。羊祜識之。祜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祜以軍法欲斬王戎。故二人皆憾之。時爲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抑知羊公之德。正在是乎。

晉之南渡、溫嶠功爲第一、王敦謀逆、嶠爲司馬、能以詭計自脫爲丹陽尹、遂至建康、盡討敦之謀、敦怒、欲自拔其舌、其志畧已足見矣。蘇峻之難、嶠首倡義、酒泣登舟、戡平禍亂、全得其力。其貽陶侃書。辭氣慷慨。情理曲至。卒能反敗爲功。獨怪侃坐擁八州。富强莫比。顧以不豫顧命爲恨。自諉彊埸外將。不敢越局。既遣龔登。旋復追還。及嶠貸糧。便欲西歸。委而去之。置君父于何地。是知侃非純臣也。若非嶠再三苦諫。則侃且與卞敦同罰。惡能享長沙之封乎。史稱其據上流握强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八翼之祥。自抑而止。得其心矣。

慕容垂犇秦、苻堅喜出望外、然亡燕者垂。亡秦者亦垂也。垂之來也、段夫人爲女戎。慕容沖爲男戎。堅安得不亡。然垂亦可羞矣。

自光武後莫不信讖、而苻堅絕之。王佩以讀讖見誅、可謂明矣。乃其後復信五將之讖、死于姚萇之手、又何愚哉。

顏竣爲武陵起兵。抱之于膝。後起爲丹陽尹。帝遣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贈以綵衣。遣主衣就衣之。寵之至矣。一朝失職。怨望。誣其謀反。收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沉其男口。罰之又何酷乎。竣雖薄德。駿亦寡恩。語云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有如此。

六朝諸君、骨肉相殘、習爲故事。然未有如蕭鸞之甚者。既殺鬱林海陵二王矣。又殺鄱陽王鏘。隨王子隆。晉安王子懋。安陸王子敬。晉熙王銶。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其後有疾。又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

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湖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高武子孫幾無噍類。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但以蕭滅蕭、推刃更酷耳。○蒼梧王賭跳、道成弒之。鬱林王賭跳、鸞殺之。徵之果報、當是後身。

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誤耳。綱目遂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氏乃爲之解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豈不誤之又誤乎。緯荒遊無道、從官尙且暍死、其他可知。

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滚文示貶哉。郭威弒二主、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弒、尹氏又爲之解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何論罪之有無。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若此。綱目誤書、後人不妨改正。而尹氏必曲爲之解、何其蔽也。

王晞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其言似乎高致、然晞以奉常山王演爲文宣所殺、迨濟南之立、晞復勸行周公故事、教人作篡、豈求退之道。此與王衍少無宦情徒虛語耳。

韋孝寬與尉遲迥戰鄴中、士民觀者數萬人、南軍稍却、宇文忻曰、事急矣、吾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因其擾而乘之、迥兵大敗。夫兩軍相攻、鋒鏑交加、救死不暇、有何可觀。而觀者至數萬人、豈非怪事。劉裕與孫恩戰、居民皆荷担而立、亦與相類。此與諸侯從壁上觀固不同也。

隋文帝時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更闢左藏院以受之。然是時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爲之流涕、不御酒肉。然不聞發藏賑濟、但令就食洛陽而已。倉廩實、府庫充、適爲煬帝奢淫之資耳。

翰林典故有五品不遜語、謂官至五品、不復與人遜讓也。此甚可笑。隋蘇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曰、管內並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如此。傳訛有由來矣。

武后時懷義得幸、王求禮上表、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此一快也。太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當時何不宰之。又一快也。一事不成

至今快怏。
隆基平內難、武氏宗屬、誅竄殆盡、然攸緒乎一超然事
外、而攸暨封爵依然在也。惠妃專寵、釀成殺三子之禍、
豈非斬草不除根乎。太平公主。兇如其母。先欲危太子。
後遂欲廢帝。蒲州安置。睿宗尚能割愛。而太子固請召
還。抑何小不忍乎。其不罹赤箭之毒者倖也。獨怪鑑湜
既通昭容、復侍公主、而其妻與二女皆得幸于太子、時
人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進艶婦于春宮。可羞甚矣。而
燕公乃羨其年不可及。荆州賜死。其年安在。
重俊之謚節愍當也、而韋湊上書訟其脅父廢母、坒于

亂臣賊子、宜革其謚從戾太子之例、上是其言、執政以
制命已行。不復追改。不知重俊之誅二武。猶中宗之誅
二張也。不聞武后以此罪太子。明皇之誅韋氏。事亦相
類。假使事若不成。則臨淄竟同重俊。劉幽求亦比李多
祚乎。奏言大謬。必桑條韋之族也。
安祿山反、河北風靡、獨平原死守、玄宗曰、朕不識顏眞
卿何狀能如是。朱泚僭號、段秀實以笏擊其首、死之、德
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二君之昏如此。其所用者楊
國忠盧杞耳。然國忠決祿山反、終于見殺。杞保泚不反、
信任如故。則德宗之昏更甚。〇文天祥不草賈似道制、

爲張志立劾罷、李芾以忤似道貶官家居、及元兵至、天
祥以江西提刑起兵勤王、芾以湖南提刑遣兵入援、當
時朝廷豈知有二人乎。忠義之士。固不待爵祿勸。而君
相失人如此。則國事可知。其後授芾潭州、天祥平江府、
急而求之、又何疏也。
李泌辭相、薦竇參董晉自代、而不及陸贄、然參爲人剛
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泌何闇于知人若
此。及參貶郴州、李巽奏其交結藩鎭、上欲殺之、贄申救
甚力、而柳珵上淸傳謂贄陷參于死誣矣。
陳仙奇毒殺李希烈、詔以仙奇爲淮西節度是也。吳少

誠復殺仙奇。自爲留後。是爲希烈報讐。因而授之。有是
理乎。陶侃有云、郭默殺方州。卽爲方州。若害宰相。卽爲
宰相乎。
藩鎭世襲。習爲常例。韋皐在蜀二十一年、不爲其子求
代。豈非超然出羣者乎。薛嵩卒、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
爲帥。平僞許之、夜奉父喪逃歸鄕里。令狐彰疾亟上書
請代、遣其子建歸東都、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此二
子者。尤人所難。
憲宗平劉闢李錡吳元濟李師道、武宗亦平楊弁劉稹、
功業相方、李德裕之獨任、不亞裴度。而禍福懸殊者。朋

黨害之也宣宗反會昌之政亦太過矣

自古平戎曰和親曰納幣曰割地止矣未有與之聯宗者武宗與黠戛斯書云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信乎高祖所云吳越一家自古未嘗有也然則沙陀子孫又何異乎

黃巢作亂六年有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崔堯封云本州牛山有黃巢谷金桶水今大寇名黃巢僞號金統必王氣在此堯封遂率萬工掘牛山崖崩十丈有石桶上一劍中有黃腰獸見人吻然數聲自撲死堯封繪圖上

聞僖宗大喜封爲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闖賊之亂米脂令邊大受發其祖墳火光熒然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胸後一穴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飛走許以口迎日色昨六七反而仍伏大受函顱骨并蛇腊之自成旋敗死九宮山大受爲賊所獲未殺乘間逃免述其事也二賊事極相類

通鑑紀徐敬業敗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駱賓王首來降而太平廣紀載宋之問至杭州遇駱賓王于靈隱寺吟詩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正德九年曹某鑿蔙池于海門城東忽得古冢題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然賓王既逃披緇落髮何衣冠以葬也綱目書尙讓敗黃巢于冢丘賊黨斬巢以降而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僧中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文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居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耶今金華祀駱賓王于鄉賢祠宜也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縣官遣人祀之則更怪矣予謂賓王之事眞黃巢之事僞則天時首功者妄報

邀賞耳巢之首時溥獻之豈有代爲紀信者耶亦說好奇之過也夷堅志南岳寺僧爲姚泓五季泛閒封禪寺僧守明爲澤州馬明兒贊寧續傳江州圓通寺客僧肯雕李重進三字合此觀之則僧祇大衆竟爲盜賊逋逃藪矣儂智高方臘皆逃外國不死臘本名朕童貢改之出貴耳錄

昭宗用韓偓爲學士朱全忠惡而欲殺之再貶榮懿尉天祐中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偓可謂見幾而作不然則裴樞陸扆之續耳然審知據福唐偓乃居南安未嘗依之也偓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銜稱前翰林學士承

有云云、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故官。此可比于陶潛義熙。豈止梁震前進士乎。宋祁脩唐史不列于司空圖之後、僅與畢崔劉陛同傳。豈爲香奩累耶。不知香奩集乃和凝作。既貴而嫁名于偓。後人遂以冬郎爲艷情之祖。豈不掩其忠節乎。

劉貢父問焦千之歐公五代史爲韓瞠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通鑑直紀其事、而綱目書曰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得矣。然前此有王皞著唐餘錄、列通忠義傳、于寶元中上之、歐豈未之考耶。且太祖禪位、首贈通爲中書令、仍詔以禮葬之、歐何憚而不爲表章也。宋史不爲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立傳。雖脫脫總裁。而歐陽玄亦有過焉。往纂明史總裁啓奏勝國死事諸臣應否立傳、

旨特允之。大哉

聖德。弗可及也已。

尊號始于漢哀陳聖劉太平皇帝至于唐宋加至十數字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不足言矣南唐徐誥獨曰尊號虛美且非古却不受此雖小國遠勝前人宋惟治平元豐不受尊號或言國家與契丹書信往來彼有尊號而我獨無爲耻司馬光答詔謂漢文帝時單于

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然則上尊號者祖匈奴而已

予前貶种放並援通鑑所書論之偶閱湘山野錄紀楊億以詩嘲放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祇叉雙手揖三公。眞宗聞之召億詰曰知卿有詩嘲种放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卓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十議也。曰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俾楊視之楊蹶踖奏曰臣當負荊謝之。又眞宗西祀、長安父老表乞臨幸、上召放決之、放力言不便者三、遂止。然則此老亦留心國是。非純盜虛聲者。但責其不能終隱可耳。以布衣而長揖中書。亦見風節。何得訕其傲乎。

王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愛呂惠卿而安國斥之、有此二弟。不能正新法之失也。豈不以和平易其介乎。安禮和甫安國平甫介甫之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布有兄鞏。與安石不合。有弟肇。移書規布而不從。兄弟之不同。亦如王氏矣。

元祐黨人碑安民以司馬相公不肯鐫名史傳之矣王明清揮麈錄紀九江有碑工李仲寧黃魯直題其居曰瑑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人姓名太守呼仲寧鑱之仲寧曰小人家素貧賴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

得飽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臣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傀以酒而免之比之安民可以爲次存之以補史闕

世言朱子深貶東坡以在祖程氏今觀晦菴諸跋其于東坡與林子中書稱爲仁人之言趙德麟字說善其發明神宗稽古立法之意孫介甫剛說以爲得爲仁之方老翁井詩嘆其用意之遠怨而不怒所藏墨蹟稱爲英風逸韻高視古人其服膺于瞻至矣此亦天理之昭然而公道不可泯滅者孰謂晦菴大儒狃于一偏之見哉

王明清揮塵錄載蘇過事靖康中倅眞定赴官次河北

道遇綠林脅使相從過曰汝知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得之趙表之云此事甚奇而史傳不載但云晚權判中山府既葬坡汝州遂家潁昌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則與赴官遇賊事不倖矣小說之言未可爲信

胡銓一疏千古稱快然主和議者賊檜也孫近不過附和王倫乃奔走之使耳今疏云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又曰孫近亦可斬也而賊檜無專責之辭非擒王之義也倫亦有言論江南其名不正後被拘河間金人欲授僞職遂慟哭自縊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人皆哀之大節矯然不愧文正子孫未可以狎邪小人言之也

南渡忠臣惟李綱宗澤澤不幸先死未遂渡河之志大也欽宗罷李綱以謝金人吏民伏闕號呼至數十萬人而耿南仲必欲出之自棄長城所以有北轅之禍也高宗既知而相之僅七十日爲張浚劾罷宣撫湖廣呂頤浩復譖而逐之顏岐奏云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嗚呼岐之言可斬也建炎君臣何金人所惡者少所喜者

多乎○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高宗曰朕北人將安歸此與荅頡語俱妙可見昏主未嘗無一隙之明惜乎不能充之終于茅塞也○綱沒後諸子延僧作佛事僧請懺悔之詞其門客許志仁取汪彥章所行謫辭與之僧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不一諸子憤怒詢知出許所爲詬而逐之此可笑也使汪黃耿呂輩聞之豈不拊掌稱快乎

陳亮詣闕上書豪傑自命孝宗奇其才而在廷交怒目爲狂怪屢遭大獄濱于死者數矣帝欲官之而弗就其後對策親擢第一未仕而沒良可惜也然亮氣魄有餘

而涵養不足使以亮之才加之以學問則張華崔廣雍公可與匹矣○亮上孝宗書云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而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仇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此言雖偏激然于濂洛諸儒實頂門一針也同甫自謂推倒一世之知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其抱負必有過人者惟辛幼安能知之耳

人固有立名不終者陳宜中太學生也以上書攻丁大全編管遠州號為六君子及其復用黨于賈似道劾程元鳳以逢其欲殺鄭虎臣以報其仇伯顏入平江宜中

為相先請遷都後請迎降議成而遁巳可唾矣航海之後復相端宗遂逃占城不返尚可以為人乎葉李臨安學生也以上書攻賈似道黥配漳州放還及元世祖召為右丞黨于桑哥舉為丞相桑哥敗李淦請斬李以謝天下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耶使宜中死于太學生李死于臨安學生則為千古奇人矣陳東歐陽澈未為不幸也

幸中之不幸不幸中之幸此理大耐思索

〔明〕焦竑輯　李廷機注　李光縉彙評

兩漢萃寶評林二卷

明萬曆二十年萬卷樓周對峰刻本

叙兩漢萃寶

文莫盛於兩漢以去古未遠三五醇風猶有存者故其辭气渾厚駢製俊偉迺子長逸駕劉子史百家而尚之也子長檃國語左傳孟堅檃史記子長如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

孟堅遊奇布置帶矣尺寸而若末非末若玉非玉類珊瑚海栢范氏紀後漢自謂體大思精筆力放縱蓋亦水晶玻瓈辟暑清塵時有的皪暉光太史公而下孟堅次之范氏又次之雖瑕瑜難掩要皆古文宗匠

後學準繩哉曩弱矦焦君精擅史記忱謂芊子長之寶仍錄班漢書要旨而後漢紀亦附焉庶閱帙一覽覩兩漢珎寶也盛譬之五都之帀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江之津舳艫千艘頓所羅者辛山珍海錯之奇也即持是書與史記方駕竝馳則焦君潤色之力矣

賜進士第出身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建極殿太學士
許國拜譔

两漢萃寶評林上集

殿試第一焦　竑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王錫爵曰：首三句絕好。豈特古之人乎，不交故也。古雖言之，重以士奚由進，讀之感動。
李廷机曰：好句法。
王明仁曰：讀此詔，具見一代開創之君，規模氣象自別。
李廷机曰：漢初去先秦未遠，故高祖詔雄而健，文帝詔温而雅，大非後世可比。至武帝以後，始尚華采，而古意寖微矣。

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猶也）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令頒行之次第也）。此詔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郡守自往勸勉，駕車造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言覺察則免其官也）。年老癃病，勿遣。

真德秀評　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罪己之言，故不錄。

曾　鞏評　高帝平時嫚娒學士大夫，至取儒冠溺之，所與共成功者，多販猪屠狗之徒。及天下既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

陳古迂評　高祖求賢亦有所觸而畏也。蓋自陳平多詐，迎合叔孫通變儒服謁見，而帝不知天下有不可臣之賢。自利幾、貫高竊謀，田叔、魏舒召見，而帝始知天下有奇遺之材。十一年詔下求賢，帝更變多而年益老矣。求賢之詔，畏心已甚；大風之歌，畏心愈深。或曰：武帝求跅弛之詔，既高如付白高帝以畏心求賢，故能安漢；武帝以侈心求賢，故幾亡漢。此所以不同。

又評　高帝定天下之後，尊賢樂道，極有可疑處。獨怪當時魯有兩生，楚有白生、穆生，齊有蓋公、伏生，趙有郎中田叔、孟舒十人代陳豨有從車千乘，高帝皆不得用。蓋吾能尊顯一語，帝直以爵禄驕天下士，宜賢士不為用也。

凌約言曰高皇帝側室之子非文帝誰肯自說出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

李廷机曰变文亦畧有輕重

陸坊曰以故誖暴數句要感動之又不可不說破

凌約言曰佗欲求親昆弟罷兩將軍今只罷將軍博陽侯独昆弟在真定者使人存問是二事各從其半蓋感

[illegible]盡之道也

樓昉曰既歸之吏又歸之高皇帝尤為得体

李廷机曰漸漸說入併去帝號意真令人潛消默奪而不自知也

曰朕不忍為曰仁者不為真仁人之言

文帝賜南粤王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变文法）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彼此共弃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出處初呂氏專柄五年而粤王佗反佗因略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賜之復使陸賈使南粤賜佗書云云賈至佗甚恐為書稱謝頓首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樓昉評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撥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体

陳仁子評服人之道以真實相向不必以浮虛相夸文帝以大漢專力攻一南粤此建瓴之埶也帝處此時再三開諭畧不較強弱初言側室之子抑何卑也繼称南粤為王抑何遜也他日南粤奉書稽顙称臣之不暇嗚呼文帝一念之直人自慴服其下何待粉飾大言劫以威而脅以埶者世之人主待臣妾亦烏虛言相誇哉

李廷機曰景帝恭儉之政自文帝來法中來此詔勤課農桑雖行漢家四百年基業

袁黃曰文景武詔令今分錄其一而約錄求賢方能題名之詔亦以見漢家事典可為世式故也

或詐偽為吏何直官到甚無謂也止正申其咎安在之意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紅讀為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為盜也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茅坤曰雄傑之氣

吳京曰詔雖借馬喻茂才其實當時將兵十萬之師直抵大宛不過為一善馬武帝好大喜功豈能踰于好馬和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言馬不良或奔或踶以道御之則致千里之塗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所輕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跅逐也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乃見斥逐也御用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唐順之評只寥寥數語而起伏得躰開闔有法漢室之詔此其尤工

馮小海評人君求才惟其適用使必賢良方正而不適於用國家奚賴焉觀此詔則知衛霍張騫輩所以多得柄用而漢世得人獨盛于武帝有以也

汪道昆曰讀西漢詔書共見帝王與群臣啓沃之際曰帝之責此詔乃追思人才壅于下而公卿蔽之于上也後世頗畧于不采之罪而特嚴于緣坐之罰此亦可以觀世矣

茅坤曰此詔典三代訓誥相上下

李廷機曰句法整健可愛膾炙人口

此語為不刊之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謂加惠於耆老也復謂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陳仁子評武帝刻於待民而厚於待士舉茂才舉孝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猥近周旅師書孝弟睦婣黨正書德行道藝遺意不專尚言語文辭者第為人上者恭其行於先故得其人於後帝多利欲何以率下又無成周教养之法自元光詔郡国各舉孝廉一人至元朔二十六年竟不舉一乃詔議罪帝亦可以自省矣後非得王吉路温舒輩自此選出則帝將何如噫舉孝廉濁如泥則責在上不專在下也帝待士以厚不能养士以厚惜哉

丘濬曰此叙大槩本秦楚月表潤色而成之者文極高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叙之冠

董份曰然後字乃字雖點其所以艱難處德力三句總結上三

按始皇許多心計至死而壯志不灰余讀馬班二表寧無慨其睨而奪其氣乎

茅坤曰猛敵句為下四句之綱下四句正狀其不虞之變也讀之凜然

舜治曰上半截論三代與秦得天下之難下半截論漢得天下之易到末一總收何等關鍵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古禪字)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古契字)稷修仁行義歷千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文公繆公獻公孝公昭王者)獻孝昭嚴(即莊襄)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古艱字)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與鉗同)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古越字)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讁字)戍強於五伯閭閻偪於戎(言偪秦甚於戎狄)狄嚮(古響字)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用也)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琢石也)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埶然矣

洪邁評　班固表謂十餘年間語成強於五霸閭閻偪於戎狄而不推本始余謂張子房俱擊始皇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開漢室之緒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陳吳楚沛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楼昉評　此表雖模倣子長另是一樣家數

汪道昆曰此叙本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而成之叙事而累幕議論大抵言周可為法秦可為監而漢以創封之過削之太甚所以有王莽之篡云

劉辰翁曰特叙周秦以起漢叙事之斡如此

凌約言曰周秦興亡氣象一覽具在此中言言中窾

頊克曰周自威烈而後地不大於諸滕氏不衆於邾莒而又介於二強燭之間尚綿綿延延祚年八百並秦以六合為家峙亡為宮竟貴亡於死合之戊此何以故也蓋處勢者利用患衆強而時自負其強而強用之耳故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真德秀曰叔上二段意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大武周公)聚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於魯衛以大師為垣牆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壞宗不可使單獨墮壞則畏懼斯至)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阸(狹也)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周赧王負責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被竊鈇之言(周室衰微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共以為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古詐字)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古訕字)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武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者也秦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謂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

按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

汪道昆曰余每讀史遷諸侯年表見其叙地勢偏詳披閱若展孟堅此表詳述分封之制亦參錯可悟蓋孟堅欲追踪于遷此亦窺見其一斑云

茅坤曰看他後面轉折得竹戶穿治曰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派堅之意蓋以

秦失之不分封漢失以後失之削弱為祖雖矯枉過正卒賴以折諸呂之謀成大宗之業亦未為失也安危之机豈不以封建哉

汪道昆曰典上大欲九国以下相反文執亦相照應

楊維楨曰復提景帝武帝方說入哀平是文章血脈他人又直接哀平說去便並不加此数語寧多添容

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為京師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亾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亾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時以古為尊故謂降秩為左迁仕諸侯為左官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

本朝短世国統三絕渭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

黃震曰王莽一生奸計一一道破仍以王莽傳贊參看更無余說

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亾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亾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劉辰翁評余讀孟堅諸侯王表輒喟然嘆曰諸侯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世狭以漆摶沙無時而解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世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訛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继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圣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亦不亡伯世諸侯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狭水之氷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狭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此周秦與漢之大畧也哉

洪邁曰首句提綱下文論漢興及論唐虞三代意思悉該括在此

按史遷表首論高祖之興處詳悉俱各臻其妙者

唐順之曰此篇全是敘事典雅可誦

列侯功籍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陳涉稱楚王時），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與纔同），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厲（言如衣帶如厲石國乃亡耳），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刑白馬歃其血以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生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法網）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綫縷）。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享共已之治。湯法三聖（堯舜禹），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古絕字），隆名之主安立亡國（以立亡国之後為安），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

小國旧五百戶今者至千而其貲財亦稍富厚名如戶口之多

孑孑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

至於耗盡也

庸賃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

唐順之曰以上次歷代功臣苗裔興替以下借杜業所論帝王盛事以況今之不然有无限感慨悲傷意且以是首二句

按武王入殷未

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虞舜之後於陳

国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功令有嗣續也

唐順之曰迹漢功臣以下復總括前意而覆論之

愍隸言為徒隸可哀愍也死不能葬故尸流轉在溝壑中

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寓謂封土所居），愛敬飭（與勅同）盡，備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欣欣，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遴難行也柬古簡字少也言今雖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此必布聞彰于天下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唐順之評　班孟堅三表當與司馬子長分曹而奏

虞舜治評　按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故班孟堅云夫豈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其庶幾春秋之旨

從尤功言封重者一人也

盧舜治曰此三句是為封功臣之後者畫策是一篇主意

弎

茅坤曰劉向封事蓋為災異並起而獻故篇中多言災異之事林希元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賈山告漢文借秦為喻劉向言漢成亦引周與春秋之事其言周之興衰而証以詩又引春秋所書災異文法皆自在比來又曰首段叙歆言之意且見互[illegible]至誠至[illegible]根止二[illegible]恩兼君臣之義柯維騏曰入題一篇以和字為骨先露出數个和字作張王王維楨曰自舜至幽厲以後皆含君子小人意在其中

劉向條災異封事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下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大見信任恭顯等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言災異而失常之徵乃為國家失道故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思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杼謂引而泄之也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部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眾賢。罔不肅和。雜遝積聚之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音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幽王見殺。為犬戎所攻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

茅坤曰以下歷言和之事引詩為証凡引諸書者當法此体董份曰道出周室盛時君臣相與民家從今往可想見其忠厚凡兩引詩處尤覺整可愛

茅坤曰以下歷言不和之事引詩為証

林希元曰詞雖繁雜然各有條理瑜讀而愈有味美其重厚博大徃有漢初氣象楊昉曰補叔有條首尾相應又須要看他所處之地位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悲惻之意與他人不同王維楨曰叙日月之薄蝕以及山川之易處霜雪之失時人君[illegible]誠[illegible]君子可畏特[illegible]已周袁如充耳[illegible]耳何[illegible]曰前叙周[illegible]以和致和後天助也一句結斷

此叔其養則以不和一句結斷按春秋隱公元年祭伯來左氏胡氏皆以為私來穀梁以為私人臣義無私交責之但次之說梁氏則可參也

河五泰曰春秋災異之徵叔行以然不一多大概執中言能如此陳述

蝝螽螟皆害苗之虫蠭午從雜沓也

茅坤曰當是時

以下歷言春秋禍應

離不和出奔於會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
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
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
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阤下頹也彗星三見夜
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
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
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蜮短尾狐也鷁水鳥也蜚負蠜也晝冥晦雨
木冰雨木冰皆氣著樹木結為冰也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八月殺菽菽謂豆也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
蝝螽螟蠭午並起蠭午從雜沓也螽即螟也螟虫之食苗心者也當是時禍
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柯維騏曰把前面和不和兩段總收在此然後說入時事正文章大開鍵只就分曰亂之世乃舉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堪意甚邪如蟻集而忠正如晨星良可恨也杜陵詩云新松恨不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貿戎地名也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
書晉人圍郊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
使隱十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
命而助逆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
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公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相與爭奪更
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為君遂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謂卑替也由此觀
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
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
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渾殽
雜亂也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糅和也章交公車

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悲夫

方逢志曰嘗觀呂惠卿表云九金眾粹共滿九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邪人指正人為邪往往如此況群朋陷正乎每讀封事至此輒為憤恨

乘權藉勢之人暗指史許恭顯筆

凌稚隆曰日月無光數語又是回顧上文非閑泛事

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
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膠戾乖剌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更
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
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
黨往往群朋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
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
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
弟鱗集於朝鱗集言其相次如魚鱗也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
輻湊言如車輻之湊於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讒人數譖之
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
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

林希元曰收拾前意而佈詩人之所刺一語更括盡前面許多說話

董份曰劉向封事全是論天人感應之理董仲舒而後此為再觀

茆震曰羅大經云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又相十八年故洪荒命詩云陰陽服燮理親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盖以為最久任也漢之不及唐宋

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
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
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
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
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還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
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
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
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

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管者蘇共工[illegible]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illegible]

毀也（迭互）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illegible]孔子與季

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illegible]至今

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illegible]也（叔孫通也）[illegible]

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illegible]而

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illegible]而

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

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

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

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也），流言

飛文，譁於民間（譁，讙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

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

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

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

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

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

然古人文字多此類

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

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四放，謂四凶也），

而孔子有兩觀之誅（以正卯為姦人之雄，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

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迹，謂尋其蹤迹而察之），覽否泰

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

魯之所消以為戒（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

險詖之聚（險詖，佞言也），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塞也），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

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肺附，謂肺腑相附著，猶言心膂也），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以，由也），不直宣

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胡寅評：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

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于后世，未易斷其

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

帝，前經恭、顯擅權，後值王鳳專國，殺戮忠

諫之時，上則正言說刺，懇懇納忠，下則宮

雖不迂，禍亦不及，豈非德行有爭周身無

闕。原則褊介倖直，捐捐然衆邪之中，既

忤君心又取衆疾昧不可則止之道怨刺
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
之作誠曰妙材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篤
論是與垂棄者乎質於今乎

真德秀評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
四可謂深切乃卒不能[illegible][illegible]主之惑不明
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已柄机至
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于獄殺之更
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貶捐
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
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
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佗如貢禹
匡衡稱號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
致位三公而更生卅心廢錮不肯少詘精
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
之真可媿死

陳仁子評人各以類交小人之交多固君子之交多
離甚矣主之者難也易之泰陰居君位者
也易之否陽居君位者也而泰否反不同
何也處泰之時君子之交皆合雖六五陰
柔之君亦足以集事處否之時小人之交
方合非九五陽明之君不足以休否劉向
以杜群枉開衆正勉元帝是欲合其交也
而帝非其主也帝性陰柔之陽剛知恭顯
之邪不能退知堪更生之賢不能用益或
可以處泰而未可以休否也

唐順之曰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是奇偉

茅坤曰西京第一書疏

林希元曰用堯舜禹湯發明前面賢聖之君與孔子論詩等意又用高祖定都一事發明前富貴無常意論山陵而先及此者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無益也

孫文[illegible]曰用漢文帝事漸入題

羅大經曰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寠人之家欲子足形還葬者何異景帝又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劉向諫起昌陵疏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書奏上甚感向言不能從其計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三統故存三代）明天命所授者博非
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
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
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
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
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
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
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
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
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
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露○出○題○意○）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

無葬處者，言不封不樹，後人不知其所葬之處也。

茅坤曰：此段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

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竆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遊行道不得專仕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illegible]）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原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為重惑。於戲！吾不為也。此書誠見道之言，可以參看。

林希元曰：周德既衰以下，復舉周魯奢儉之事。

發明之然已說矣，秦至此又舉周魯事，乃先後倒置，令人文便循序矣，不如此。凌稚隆曰：自吳王至此，歷舉吳秦，皆言暴露厚葬之害以為戒。陛下即位以下始入題。

余寅曰：詞甚痛切。

茅坤曰：以下總承上文一一結。

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惽，謂不憭於此事。）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

鹿

又曰上反言下匡言

林希元曰一篇文字逝〻接引許多典故末只以上數句收拾結果所謂片言有万斤之勢真宗匠手段

宗順之曰步〻有關鎖文字

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亾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撫謂規度墓地也

劉　勰評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

陳仁子評劉向惓惓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獨於事大者不從事小者又不能即從何也傳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事君法也向於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益小弁親親之義當时皆掣肘牽愛而不之行至若昌陵一役疲民大甚可以專自断制者向言之而一不之行從群臣皆曰不便而始詔曰罷之向亦未嘗有他志噫家國之念深而其辝若君臣之義大而其情安始不忘而終不怨忠矣哉

林希元評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存之理意易世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也用意深遠矣

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作以為勸言吳秦昏王暴君厚葬之害以為戒其言必旁喻遠引所以孚化人主使浹汪滋潤入其言而不堯也可謂善於立言善於告君矣人臣進言於君當以為法

李廷機曰當時大臣操權柄之何患一篇封事綱領

茅鹿門曰此篇言□上言□□秦□□□□□□□之言切矣

楊文熙曰借穰侯諸呂二外戚以起王氏抑殷鑒不遠之意閻如霖曰前言賴悟范雎之言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成帝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以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寗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迺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席猶因也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

而秦復存此言傾絳侯朱虛侯然後劉氏復安是謂成帝亦當賴向之言而後劉氏長安不失社稷也此二語取首意

後納言曰今王氏以下總八本題曲盡王氏所以爲漢之故詞極激切

張子□曰□□□之按漢爲人特歸罪於成帝以寵借王氏而階此既吾固以王莽之篡非成帝之罪實高祖致之也嘗觀班固外戚傳見高祖之封諸呂爲列侯吾固知其又有莽也夫外戚者當因女寵而益至權尤不可不防高祖之于呂氏恩之可也厚賜之可也豈可無故假之以列侯之重柄哉方高祖之月一瞑而產祿已據其權□□□□□□□□□之□□□□□□□□□□□□□成帝時然後見也自是子孫世被其害此故漢氏之於孝文上官之於孝昭霍禹之於孝宣積至成帝之時外

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魚鱗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寄託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借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周后宅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武安侯田蚡也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自起立下有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

戚之勢日炎而不可撲滅而不可限王氏之一日五侯黃霧四塞朱輪華轂二十餘人此其勢不得不然者亦何怪哉然則外戚之禍批把於成帝而萌芽於高祖癰疽於王氏而疴痒於呂氏豈可專罪成帝耶

凌約言曰孝宣以下是所以全安王氏之策此策不特為漢忠謀雖為王氏忠謀亦無以踰于向矣

外戚降為皁隷，皁隷之人也 皁賤 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援引也 謂升引而附近之也 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林希元評此與前篇所言意同，然前篇尚隱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為酸鼻者。使王氏能因其言而改其失，豈有后日篡宗之禍？漢成知禍而不知避，卒自取敗亡，尤為可恨。然則知更生者，劉氏王氏之忠臣也。

唐順之評此苛文字為忠誠第一

又評向諸疏皆善叙事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歆字子駿，向之子。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

唐順之曰先叙後學

樓昉曰雖攻擊亦覺峻切有力

林希元曰孔子既沒以下叙六經所由作及夫子沒以下叙經術所由廢

茅坤曰首以道字起議論便壓倒詞場

以古為是者則罪之故曰行是古之罪

林希元曰至孝文皇帝以下叙經行與起又因其王以不親經之所以稍完

凌稚隆曰方無崔春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萌牙言若草木之初生也 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

按魯共王乃景帝子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雄陸曰方說左氏

李廷機曰此篇大意只論秦漢經術不明之失并旨太常司仍殘缺之非詞嚴而義正

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称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三·廢·缺)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秘同)府伏而(四·廢·缺)未發孝成皇帝閔(根⑦)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失之簡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五·廢·缺)而未施此乃有識

林希元曰往者以下敘往時經生之弊今聖上以下責當時士君子

陳仁子曰善論經者求聖人之心故公而通不善論者尊師說之學故私而專夫三傳俱明春秋也當左氏行時以公羊為[illegible]公羊為墨守以左穀為膏肓以廢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illegible]偏缺不偏非一經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柔

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漏·扐·肝)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而閔學相貶)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

非明於所發二千之所及不以公而以私不以通而以專劉歆曰黨同門妬道真信口說背傳記其病在此皆未知春秋之趣也

李廷機曰先帝句應上孝成皇帝句以下今上句應上今聖上德通神明以下

弟坤曰禮失求之野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二句深論卓爾不群得前人遺意

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比合也冀得其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固(六·廢·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黨同師之李妬道家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林希元曰若又專己以下復申責之作結

刘勰評　刘歆之於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

真德秀評　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益不少也

林希元評　所叙經術廢與完缺之端歷歷可見文字典實峻潔無一句浮辭冗語三復誦玩方見趣味益治儒守經之士筆作自別不可以文人詞客視之也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淮南厲王高帝少子孝文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褏金椎椎殺之文帝赦之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六年以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廢死

柯維騏曰此書[illegible]諫美王書富諷議隱寓書詞俱痛切最後為淮南畫策一段尤有深意卒不能又其所者利令智昏故耳

李東陽曰連用數個甚厚字是奉文帝待淮南之厚正以甚淮南背漢之罪也故以甚過二字應之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不許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也（卒終）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懽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骫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也）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

閔如霖曰此後只翻守冢真定一事深明其不可蓋此一事為厲王所行之[illegible]

茅坤曰甚過二字斷截且應甚

厚字

柯維騏曰此更端以八事罪之俱是刺其守冢真定之非特幸臣有罪一事是伴說筆勢何等佚宕不羈

李廷机曰文字有鋒鋩

李廷机曰歷引古事最為詳体

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表異行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以高兄）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也（斷斬）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發矢言速也）

茅坤曰宜急改操易行六字最緊要急字與下文疾行字應

李東陽曰至此為淮南畫自全之策其當昭之忠亦熟矣行此一段使習一篇精神光彩此大家語眼處也

汪道昆曰利口覆邦家句一篇斷案

[illegible]曰讀古人文[illegible]識也六傳[illegible]如此賈不叔蒯伍典江息夫並却叙江息夫典下數之並是孟堅并巧手段

許孚曰排入詩書二句就[illegible]虛[illegible]且文就亦紛

徐

李廷机曰歷叙利口之類文勢[illegible]有法若健讀之[illegible][illegible]驟誰厭不見其贅

蒯伍江息夫傳贊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讎讀曰售謂被初忠于漢而不能終於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小雅青蠅之詩無信讒言），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欒書譖郤至于厲公公信之而滅三郤欒書因以反弒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牛譖仲叔孫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伯毀季，昭公逐（郈昭伯毀季平子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勸王自納之），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李園進妹于春申君使進妹于王後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屈平忠而有讒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詔誘懷王執以歸），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伊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宋誣殺伊戾坎血加盟書以証之公以殺痤），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李夢陽曰以上俯察形上

鄧宣曰江充以詎蠱殺哀太子而卒以誣蠱受誅息夫躬以祝詛誣東平王而卒坐祝詛以死所謂天道不好還

鄧守益評：此贊辭簡事悉，由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讀此自當知所警惧。

王世貞評：又可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詳核故寔，且紆餘典則，大不類漢人語，是孟堅贊中第一文字。

楊時曰漢之儒者若賈誼所力亦勤矣其失究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

張栻曰賈誼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陳循室曰誼疏有陳家太過處惟文帝受盡言

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倍好處誼不為無助

楊昉曰本末舛逆首尾衡決筆議論雖未免詭駁之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絕一力當為西漢第一

馮有翼曰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

又曰諸侯匈奴一言經弗句皆一一分從西事

楊昉曰壓以至孝至仁至明歆

賈誼陳政事疏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為逆誅。又有告丞相周勃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是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也），非甚有紀（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方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程式也），雖有愚幼

之亦人臣進規之体詞氣甚流動

真德秀曰懇切至此亦人臣所難言故此非難此字指上三者

治安策序止此

此段論諸侯王僭擬逾制可為痛哭者

茅坤曰然而以下提入情事之緊策處

不肖之嗣，從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今建立國泰大其埶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西約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

按司馬遷曰淮南衡山謀為畔逆亦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illegible]臣下[illegible]人[illegible]以上偏置私人皆非以私人為之[illegible]

茅坤曰以下歷數四事反覆說非諷文帝以百為[illegible]物宜曰天子而授以諸侯從世豈敢有如此者至漢去古未遠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操刀必割。」（熭，暴曬。日中盛者必暴熭也。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墮，毀也。抗，剄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曩，久也，謂昔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故人臣無忌諱加此

唐順之曰駁波濤之辯

又曰文字玅處全在此等冷語

馮叔吉曰按誼歷敘數事直以帝為不能此正文威逸說能密

沈津曰非親角材言無材以服其心應上高祖共諸公併起數句非身封王言無恩以結其心應上高祖割膏腴之地數句

茅坤曰又轉入一步說難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託也。尚可託言）

唐順之曰誼以文帝于流者佚可諉須合其親者蓋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者不以疏也攻擊挾淮令人無逃遁處有深呆行小斗英鋭之氣

柯維騏曰論王侯僭擬之志直洞見肺腑想天下大勢已瞭然在誼胸中當不假以便宜看他帝作何狀

[illegible]曰後來七國之亂果是知七[illegible]

[illegible]維祺曰吳王[illegible]見僭敬節制七國不救其軀遭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不論君臣之義，慮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黃屋，車蓋之天子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視，驚愕也。言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悍勇也）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

賈誼之言

茅是机曰總收上文親疏二段異姓指韓彭陳豨言同姓指淮南濟北言

馮秋吉曰證前言屠牛寓內之亂而抗到之無以理承之上世今乃以帝令亡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屠邪按斧斤即割地定制之說非謂割骨肉而抗到之也看下文自見

洪容齋嘗論文貴於達繁與簡各有當也如礼記檀弓石駘仲柩連用四沐浴佩玉字杜子美杜鵑行連用五杜鵑字若用皆文法似可裁減然只如此亦接此有古意此七連用則又反二字亦樸略可喜

茅坤曰極古今之論

馮有翼曰自樹國固又相疑之勢末許多議論皆是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句意以上但

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也）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也。孔子時人）而芒刃不頓者。（芒謂刃之利如豪芒也）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言其大骨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倚依也）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

未明言此方說出只言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四段是欲以衆建諸侯之效

汪道昆曰割地定制以下乃定為之處置正衆建諸侯之意

茅衛曰宗室一段乃天下之善謀使文帝早用其謀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矣其勢至於削弱已甚无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

按史遷論七国事而斷之曰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余謂仮哀誼之策者也特假過而誼不遇耳

王維楨曰病瘇一段之論蓋是指言其失今不治又為難除之患且令規者有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若干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者。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以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雖赤子在位猶不危也。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盭古戾字。脚掌曰蹠。盭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

不均之失。楊鐵崖曰賈生治安策其為文帝規画治体啚謀深遠大症害陳而利以見

此篇論可為流涕者二一言事蠻夷輕重倒置二言玩細娛不啚大患

樓昉曰以病喻蹐夷之失中言醫能治之隱然

董份曰篇中不無过激然陳其失英處如手足倒懸病辟病痱之喻俱有意見

宋祝其說射獵之娛而不啚大患正以歲帝之害獵也

林希元曰此數句狀邊郡士民之苦意切至而詞悽慘

曰為戎人諸侯曰困於一縣之衆曰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皆激怒文帝之詞

按新書以匈奴之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蓋以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实已諾可期十死一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天下。（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埶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慢字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亾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音璧）且病痱。（音肥 病辟不能行也 痱瘋病也）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無寇不得復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醫者誼自謂也）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亾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

生彼将一至此三表也賜之服乘壞其目賜之珍味壞其口賜之女樂壞其耳賜之倉庫奴婢壞其腹於來降者乃幸之親酌而手食之壞其心此五餌也

此篇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体經制不定

唐順之曰只奉而極小事而風俗之極奢極靡盡見

何孟春曰古者以奉三句摠束上二段意言奢僭之極天下財力不盡

又曰用且字一轉又接上意而申言之號文帝所自為節儉處

沈括

湯約言曰文帝節儉民而未知以之故其奢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怨莊之心尋以并兼為事是今日之容恭適以起異時決裂之禍也誼之言不見用惜哉

此二太息

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燕人也漢使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彊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如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標領者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音妾）以偏諸。（緁以偏諸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財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厚繒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亾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亾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亾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言天下安不可搖動此特為大語者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等也。至冒上也。（等尊卑之差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

高有望曰：借父數句，說盡世俗。

茅坤曰：描寫秦俗薄惡情狀，迄今讀之，猶令人慨然，矧自繫時事者乎。

又曰：讀誼此段，直令人有維風救弊之思。

王慎中曰：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一句亦甚有味。以下曰日甚，曰今其甚者，曰亡行義之尤至，又見益甚於前，以刺時事。

茅坤曰：上言商鞅遺禮義，棄仁恩，此言棄禮義，捐廉恥，日甚，俗漢詞甚激。

唐順之曰：今其甚者在此中，日甚之下，正字相顧。

又曰：按此時大夫為巫相於俗吏，故所知止此。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慈愛其子而貪耆財利，無幾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大賢謂高祖也。）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也。）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取之也。寢謂陵上之寢。）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白晝，白日也。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恬，安也。言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至於風俗大故，則安然不以為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以下正論禮義廉恥不可不定，道引管子之言，以伸己意，矯秦人捐廉棄恥者之意。

馮有翼曰：或謂誼推尊管子，見其大之不粹，是不然。管子此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況管子乎？或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管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植，建也。僵，偃也。）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幾讀曰冀。）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衆信其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持，執持也。循，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此三太息

此篇言訓儲之道，甚詳而悉，是治國家根本之要者。

江道昆曰：首提夏殷周秦享國久短之殊，作一提案。

瞿景淳曰：何字、故字自相呼應，以下正詳論其故。

王慎中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流傳之語，誼述之。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

如樂記然故程朱亦引之古今治乱皆判于此

茅坤曰教太子一節此則賈生參秦二世之意而所請尤三代以來所議

何孟春曰句法雖法孟子來却亦變化得好

黃震曰篇中所論三代輔翼之具如廟闕拜趨嚴其礼左右前後慎其選起居服食示其別東西南北備其學皆有關係世教若為後來論訓儲者之宗

茅坤曰引學礼一段亦是上行下效的大道理

樓昉曰曰迺生曰少長曰既冠見得頃刻不曾離教

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謂宴安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于旌下誹謗之木書惡事者於木敢諫之鼓欲諫者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何孟春曰按此乃古礼然亦見賈生才識高遠方有此等議論

柯維騏曰明有敬明有孝明有度明有仁議論術々有古風而詞采亦翩々乎動人

潘道泉曰此句結上三代之方將說入秦事具字應上迺生之教少長之教既冠之教

林希元曰五也字相次文法

董份曰論秦事

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過可恥媿之事也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於其初出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采齊樂詩名趨中肆夏肆夏亦樂詩名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

皆刺骨之談且曰豈惟胡亥之性惡云云自是確論

按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矣其并皆亡所故誼鄒々言之其援胡亥以誡宗為深切

歸有光曰總收論三代與秦所以興廢其上其效可知矣應

董份曰天下之命許語真名世之言

王德秀曰誼欲太子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乃使晁錯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菅茅也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惜已

此四太息

此篇論當審定取舍而証之以殷周秦事皆萬古不磨之見

董份曰先提礼法四句以下言先王雖礼法並用思竟礼是簡好物事能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非法所能及也至不自知也止

茅坤曰使民不自知正是礼之所為難知處

又曰為人主計以下言當舍刑罰而取礼其因本殷周秦事以申明之

何孟春曰此节大字一篇寫来不假安排布置知與紆馬蹄套踏不斷

茅坤曰此下言謹之於微礼象刑罰德教法令等字正申明上礼法二字意

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貴）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眇小也微細）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謂所擇用，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萌始生也極中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

可維楨曰又生一翻議論意思滾滾不竭

董份曰置器之喻賈生欲得其解

又曰湯武置於仁義礼樂而安秦王置於法令刑罰而危以此論周秦甚綜豪又作此於置器之說甚妥

李東陽曰到此復可嘆數語教人主以听言之準詞意懇惻

此五太息

此篇論優礼大臣為六太息

林希元曰誼所言皆三代秦漢之事先王典故可以既見真有補於治道先儒謂通達國体信矣看其詞氣多足矣口成言殊不費力晶其時去古未遠其文字與疏奏篇信剛徹上談游說之語相仿弗要不可以書生操觚綴文論也

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之長也）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罪字）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音促）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蹵蹋也）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

上。豫遠不敬也。(遠離也) 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禮貌謂加礼容而敬之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迫迫天子也)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藉也)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緤長繩係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漆其面所以易貌，吞炭所以變色)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音恥后) 集詬亡節。(集詬謂無志分也) 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粹純也，言其執志在群下) 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事也，軟弱也) 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音諱)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譴責也，呵問也) 聞譴呵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已有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廢也，自廢而死也) 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謂自殺也) 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按也)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憙喜好也，好為志氣也)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嬰加也，矜尚也)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董份曰：此二句結上生下，是文章大關鍵。今自以下至頓辱之哉，是說為上豫遠不敬，應前。

何良俊曰：三乎字為下句法洒然，意亦切至。

凌約言曰：矣字也字之字妝點有法。

林希元曰：此亦有激之言，未盡善。

李塗曰：賈生政事疏，是論天下有間架底，此篇於大体尤說得十分痛快之為。

閔魏浚憤。

王維楨曰：賈子以少年英銳之才，故其論事亦矯矯不受羈紲，如死即死耳賤人安得如此之句，千載後猶若有生氣。

□等以下至厲以廉之節也，是說體貌大臣而厲其節，應前。

林希元曰：此節犬馬彼錄之意。

董份曰：按誼此論特假此以警悟人主，令其優禮臣，若其實則非純臣盛節也，不可以訓。

□衡曰：此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古者大臣以下乃復舉此意而申明之，有許多轉折，許多波瀾。

李東陽曰：按此亦誼之膽見，然亦可想見古忠厚之遺。

真德秀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斬鼂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寧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束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明，而黙黙以死，故仲長統曰：貴寵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

為常會不知悟於千載矣然則誼所陳特漢云耳三代必不然也
董份曰此歷叙礼遇臣下之效文法参下錯落可誦
按左傳晏子之言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賈誼此段亦祖此法但用四故字文法

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其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夫猶彼也）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不御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何喪謂無所失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蘇軾評　此憂治世危明主也

呂祖謙評　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后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歇闕焉

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髖髀等数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唐仲友評　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為文帝後世慮

又評　治安策不回前席不敢陳

楊鐵崖評　賈生治安策凡五千七百有餘言讀之亹亹惟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其先後輕重成敗得失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日鼂董諸子言非事情迂而少迫也煩而寡要也豈不為西京策臣之冠乎其文氣笔力吾未暇論歎惜文帝有臣如誼而出在梁豈天未欲礼樂治漢天下邪

唐順之評　观漢此文則迥出左傳国語不類矣

又評　此篇文凡七節而起結变化節節不同

王世貞評　賈太傅有經国之才言言著龜也其辭藻而關鍵有致

凌稚隆曰起便奇

何孟春曰高帝造漢至文帝甫二傳而有漢法不得行之語非賈生不能為此言非文帝亦不敢以此言進

凌稚隆曰代北邊數語古來少有此識見就有此識見未必能寫之筆下明白

爽快如此

柯維騏曰人主之行異布衣數句真名言

茅坤曰引高帝立諸子事欵說入効立後意

唐順之曰又一段抽出淮南正為本淮南也以益淮陽句張本

柯維騏曰此段四立梁後之策扌以德梁郎治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文帝以代王參即位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代為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植立也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也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虫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屬漢而其吏民繇後徃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淂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揵取也揵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二世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淂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裁擇而幸從其言

安兼士分王子弟之意所以為漢謀耳

唐順之曰上云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故此以二世之利動之

樓迂齋云謂之曰二世利非誼本意

樓昉曰夫秦以下一節進一節

何孟春曰誼進此疏直要及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其深謀遠慮果有防微杜漸之意未可苟訾

樓昉評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之反而說始驗至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通達國体也

賈誼論積貯 見食貨志

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皆背本趨末誼故上疏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以勸百姓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屈尽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靡散也 蹶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常还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穰豐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衡擊謂橫擊也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廩廩危貌

刘勰曰自漢以来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礼温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鄒守益曰賈生文章如此篇者不惟通達國体曲盡民情而筆勢從横詞法高妙

爵子言賣爵級又賣子也阽危欲墜之意

李廷機曰一疏主意歸結在積貯一句上

或問致人之道伽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蝿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善乎賈子之言曰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真知言哉

唐順之評此與晁錯論貴粟二篇蘇家諸制策之宗祖也

陳古迂評積貯大事也傳曰国無三年之蓄則国非其国文帝躬行節儉以之儲峙豈不餘裕而誼猶廩廩然公私之積何也益文帝恭儉是節之之道也賈誼劝農是生之之術也節之者裁其所入而求之上生之者浚其所出而求之下二者交尽則儲其餘以備一朝不測之須噫世主皆若此庫有余帛庾有余粟雖桑孔𫂙鉄復生亦何待捷出巧詐為国家根本之傷

林希元曰一篇主意微見于此頗似論冒
董份曰大識見大議論至引堯禹在蓄積多而備先具尤包含大意
茅坤曰以堯禹形當時謂當時蓄積未及弊在不農因及不農之害
三未盡字文法亦頓挫

鼂錯論貴粟 見食貨志中

錯潁川人為人峭直深刻孝文時上此書文帝從之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讓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穆文熙曰深切民情之論亦石畫
後漢王符傳亦云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姦宄煩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民無聊上天降災而國危矣讀此數語尤衆
李廷机曰此下一段較珠玉五谷

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

李廷机曰此下一段較農人商賈
馮叔吉曰余讀梅聖俞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此詩與此段俱詳悉田夫辛勤之狀誦之惻然
茅瓚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

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許多勤苦）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比前又苦矣）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比前又苦矣）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

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斯貨殖傳之所以作也鼂錯云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於乎悲夫
李廷機曰王遵岩士習策却從此變化去
凌稚隆曰一篇主意全在此一句
李廷机曰從前至此始翻出使民務農一句些前未尽歸農句相應又說到貴粟又說到以粟為賞罰而後歸

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忤字）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

結在拜爵除罪二節上此一段收上起下
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
茅坤曰此言入粟尤勝于車騎之功以勸民務農之意
袁黃曰把爵字粟字双関收上甚有歸束
董份曰此是實言

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鄒守益評通篇絕無奇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覓意思詳盡而氣勢優暢尤漢文之難得者

趙雪航評鼂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穌軾評蘇秦之談說鼂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事情而文辭富贍体製新奇足為作文之法

林希元曰此篇首言用兵之急十云得地形一意添入將知兵兵擇將二意為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之長技歸結於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華夷虛實大畧亡遺又一一切當且文字有頓伏開闔鍵尺貴直有用之李經世之文
穌文與曰選擇良將是用兵第一義
凌稚隆曰此段又是一意一曰得地形三句是大綱兵法曰以下至兵之至要皆發此意
唐順之曰此文[illegible]又最古尚[illegible]
以上一節言得地形

鼂錯言兵事

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云云帝嘉之賜璽書寵荅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天子之稱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屬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葦也蕭蒿也草木蒙蘢枝葉茂接蒙蘢覆蔽之貌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

此節言卒服習

此節言器用利

李維楨曰兵法云將不知兵以主予敵兵今時之通弊也推原少文比比而是烏睹所謂金板六韜哉有故而推覈之何異敺市人而使之戰今法有幼卒師莊則文字耳

易推逢曰此段人只一意以蠻夷攻蠻夷是一篇主意智王之有真主賈平本

但出於萬全故發此

吾坤曰以蠻夷攻蠻夷兵法孫吳不見之言

唐順之曰論中國之長技與匈奴之長技深切利害之實不啻以文字觀之

又曰論匈奴長技純用弗與二字論中國長技則變文曰易撓亂曰弗能格曰弗能當曰弗能支曰弗能給讀之使匈奴而嚮晚已熟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

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金鼓所以止衆所以集衆）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亾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共制之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衝突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一射者言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其工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强為弱。在俛卬之間耳。（不言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强必弱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則悔之亾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衡即横字）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奴之所短致密精熟固非徼倖一試以要其功者

林希元曰雖然以下又轉一意言勝不可保必求萬全之策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機會變於斯須不可恃也

正是為處置降胡義渠而設

凌稚隆曰今降胡以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也至此方露出王意

又曰只兩軍相為表裡四句收拾上面許多意思

朱　熹評鼂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

真德秀評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鄭瀼泉評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鼂大夫鼂策就事為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鼂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李維楨曰秦之所為不道也賈誼過之揚雄劇之賈山借之以為前其抑揚於褒貶其嚴威於鈇鉞

林希元曰上文言士至秦則不然以下忽說人君初无所承古人文不計較如此

董份曰起咸陽一段言宮室之侈為馳道一段言馳道之侈死葬乎驪山一段言葬埋之侈凡三段用三箇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云云但以四字結文勢如貫珠

楊李翼軒嘗謂秦之罪在恣游无度草菅其民而不在郡縣在厚斂重役而不在阡陌在未央阿房驪山馳道之工作而不在長城在南首虜先法令令民以吏為師而不在焚私藏之書坑戮挾書之儒也讀

賈山至言

（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言多激切）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數屢也罷言疲於任役使也）赭衣半道群盜滿山（犯罪者衣赭衣行道之人半道赭衣言被罪者衆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橈屈也言殿之高敞衆騎馳驅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賈山此疏則信然矣

李汗机曰秦以六句收結上文

董份曰地之磽者到從善無不聽也止中分三段自此至善養士是一段雷霆之所擊至社稷危矣是一段古者聖王之制至無不所也是一段總是欲其君容言納諫故長喻曲引無所不至

唐順之曰賈山謂開道而求和顏而受士後不敢自盡真說得痛切

按高宗分說曰爾交修予罔予棄而衛武公年九十餘耄矣猶箴儆於国曰毋謂我耄而舍我是則所謂開道而和顏者也宜其敵令隆稱而中興流芳也抑

唐順之曰陸宣公官唐宗朝恃以改過補闕進規而取賈生聞过之論兩矣真異代同心

得逢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塊土生蓬者言蓬顆蔽冢也）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蒙冒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磽埆瘠薄也）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皋水邊淤地也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主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茅坤曰疾忙補入此數個也字文勢就竟紓徐

董份曰昔者秦政以下至引詩此之謂也中分四段自昔者至適其欲也是一段自昔者周蓋千八百國至弗知也是一段自秦皇帝東巡至宗廟滅絕矣是一段自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至此之謂也是一段皆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道厉民自恭而惡聞过所以致敗

楊叔古曰馳騁弋獵是暗指文帝而言

人與之為怨二句說得凜凜可畏所謂一身雖微天地猶隘正是此等光景

□縣石兩句在□人則□去之□二字與上同□任古人文字□散都近自然今人不免有斧鑿痕矣

而酳（音胤）進食曰餽酳者火火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祝餲（音噎字）在前祝鯁在後（哽噎）鯁食不下也以老人好噎故為俻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素云真至言哉）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縣石鑄鐘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鉄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美也虡獸名鐘鼓之拊飾為此獸）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以下皆與先王相反所以不聞過而取敗也與上古者聖王之制段相應

唐順之曰天下莫敢告也一句棹轉

真德秀曰山指秦之失專歸于此

文武繇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複也（複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與上不自知字相應）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音偷）合苟容（道讀曰導引主意於邪也）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

李廷機曰上引詩以結上意下引詩以起下意

董份曰自又曰濟濟多士至陛下所幸耳承上文言古之人君優礼臣下今本賢良方正於庭而與之馳騁射獵是為不敬未免有虧大業到此方見本旨

按衛献公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聞之死不釋服而往魯昭公有事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叔弓卒遂去樂卒事君

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

子曰礼也春秋時猶有古意如此

茅坤曰賈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也使其果賢必見禽荒有規惱深有戒豈其從人主驅馳之為便而倚於虞官猶卒之伍也又不然矣

董份曰自陛下即位至德化之成也歷叙文帝之美將以規其惡

李序机曰連下數個賜字粧點其德化處亦有法

何孟春曰斯民頌治之心至於斯少須臾無死具見太平景象

真德秀曰自此以下盡發規諫

歿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圖謀也 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精勵精白絜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 二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一篇精神血脈在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余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媟狎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見示也）顯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方道也）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一論數千言只以此六句結）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軌謂法度也）

本旨修先王之道是欲大帝行養老尊賢之政也但惟陛下所幸句非所以尊人主

惟無時不敬故不見其敬

董份曰古者大臣陋似更端然不過結上文之意

按宋時滕處厚貽書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壞於天子之庭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特已者其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詩淫意惡息喘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

真德秀評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賈始之豈非文帝廣開言路之故與

又評　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至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敺馳弋獵則佞幸進而修歆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陳古迂評　開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士敢諫

之凡者賈山也秦立妖言之禁高惠不及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蹈覆亡之轍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故山去而誼繼之誼亡而錯繼之諫章彬彬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者其源盖兆于此史謂山非醇儒夫山言券士尊老講李皆識王道大綱豈若章句儒呫呫守專門者雖不醇猶醇也他如言淮南王無罪及鑄錢之令言多激切上不加罰噫錯不可大用而用誼可大用而不用至山不加罰而全不見用受雖而用尤難扰

唐順之評此文去戰国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典梅福上書意格頗同

林希元評此後世人臣奏疏陳言之始其言矢口成章典唐宋人所作自別

吳海虞云按禹臯陳謨之後至伊周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日衆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麤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矣

李廷機曰此書全是隱語・茅坤曰首借秦為喻使含譏刺之意

唐順之曰着此二句含蓄下意盖欲恐懼吳王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駭神而亦無以為罪云

淩約言曰句法蒼練

汪道昆曰叙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

唐順之曰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兵遏越根漢折西河以輔大国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詞故謬言胡益進為大王患之以錯乱其語若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臣聞以下乃致其意焉

李廷机曰胡是趙隱語越是吳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敢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吳王不納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衡循称之衡也言其懸法度于其上)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從合從也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覆尽也言胡上射飛鳥下尽地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流行也)何則彊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鄭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国除遂歇後还浮河間也)六齊望於惠后。(高后劃齊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城陽頤於盧博(城阳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尽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其盧博濟北王治處也喜故頤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三淮南淮南厲王三子也思墓念其父見殺欲報怨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国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也不肯專救吳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青陽水名还舟聚舟也言明為趙雖越為吳雖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大国謂趙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隱語言漢皆有以待之是吳趙未足以為漢難也

唐順之曰往時雖淮南如此可鑿也而卒不悟宜其及矣

茅坤曰三不能字疊下詞氣凜烈足落奸邪之膽

底厲也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奸求也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至極也謂極言之也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全趙趙未分之時後分為三也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袨服大盛玄黃服也鼎士本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高帝子名友呂后殺之故曰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賁專諸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牟齊王嘉其首率兵誅諸呂倣春秋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小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濟北王興居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故曰小囚弟於雍者謂淮南王長徙死于雍也象新垣平等者言二国之敗以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之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今天子景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弗迎則不至吳計者從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為新垣過計於朝。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只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兵不

按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嘉其首與公盟故稱字

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

唐順之曰此即賈誼算吳楚之計所謂偏置私人者是已

茅坤曰末引高祖事以杜絕覬覦之念即班彪王命論毋貪不可幾句意

留行。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救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西楚項羽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国家不可庶幾有之也願大王孰察之。

劉

總評鄒陽之說吳梁諭巧而理至

唐順之評此篇全是戰国文而辭極微

郁離子集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々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於乎枚叔鄒生眷々然為吳王畫自全之策見及此矣

茅坤曰篇中長譬短喻凡十有五勢若沛江河聯若貫珠璧讀之亦能動人然文体少反矣
董份曰突出父子之道天性也一句似無下落然意在諷吳王謂君臣父子其理同也古人文章不拘、如此
自一縷之任至所大惑也是設喻以明其事之誰齊即前息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之喻

歐陽德曰安危難易四字條陳利害使自擇
人性畏景至救火也是設喻以言息禍不如勿為按畏景之說從莊子來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乘由基至持矢也是自言料事而中以明言之可信

枚乘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以父子喻君臣）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隱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微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盡也）敝無窮之樂，（究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趨也）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illegible]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百步故以養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基胎皆始也）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古綆字）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芽蘖）足可搔（抓也）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單盡也幹交木井上以為闌者言撒壞之綆常剝傷井上木欄也
福生有基至有時而亡言禍福起於細微戒於積漸以諷吳王
歐陽德曰禍福兩字比上安危字更痛切
真德秀曰此天下名言
臣願大王二句是總結上意不專指末一事

出處　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弘農都尉

唐順之評　一篇譬喻

林希元評　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諷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譬遠喻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

茅坤評　乘書雖不宜指吳王之叛而其辭情明切勝於鄒陽多矣

又評　文字極錯落

洪邁曰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上薄騷此蓋文章領袖

顏師古曰七發係以巧態極軸規模萬出漢晉之上

按自枚乘創為七發其後繼作者亦有及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大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去七發大遠矣

宋人從而唯七發是晉間用其体而別立新機杼乎青於藍者李士家只看七發一篇作有受用処不必過求

王世貞曰美奇闘妍之文或求其軌於正

舒芬曰七發之中凡悅耳目口鼻手足惧心意之物無不具備可謂多聞博識君子欲之以要

枚乘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少差曰間)太子曰。憊。謹謝客。(許)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言邪氣入內而為之其堅若結也轖車籍交革也)紛沌澹淡。噓唏煩醒。(紛沌澹淡憒瞀煩悶之貌噓唏病酒曰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聞人聲惡)精神越渫。(散)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聰明眩曜。(眩曜惑亂也)悅怒不平。(不)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廢止也去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耽安樂時有此疾)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禮記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韓子曰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溫淳謂味厚之酒也)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雜遝眾多也曼輕細也燂火熱也)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挺動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招蹷之機高誘曰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故曰務以自佚也枚乘引而為辭之謬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蹷逆寒疾也痿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辟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注曰老子云五味實口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醲厚之味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靡細也隨不勇也)血脈淫濯。手足墮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墮情也窳弱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醼。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扁鵲善醫巫咸善祝)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辭曰承間自察)常無離側。以為羽翼。(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言妙道処便簡短敘處無可人処可見於義理未深

郭子章曰命曰之体從呂氏春秋來此公滿腹錦繡其微言緒論追令後人借之以為文義齊沐蓋亦弘博之士哉特其行不於仁

馬理曰枚乘以發毒藥戲猛獸六字為眊女色之喻何等婉切朱文公自微詩云世上無如人欲險悠人到此誤平生陰之一字尤見頂門一針

先安頓此四個為下文張本

此發之以鼓琴

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奧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蓋龍門在河東之西界也

真德秀曰背秋涉冬蓋謂在秋末冬初之時然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扶疏四布也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澹淡之搖蕩之貌)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鳱鴠音寒旦爾雅曰鵹黃楚雀禮記曰仲冬鳱鴠不鳴鄭玄曰鳱鴠夜鳴求旦之鳥也似雞冬無毛晝夜鳴)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

背步丙字何等奇巧。茅坤曰此等文字大率探奇摘辭務牙屈曲以為工不可不讀亦不可耽之以為辭名世文字固不在詞勝也。

按韓詩外傳孔子學琴於師堂子京師堂子京蓋師襄云。呂楠曰不能去不能行不能前即蘇老坡所謂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是也蓋形容其琴音之精絕有悲歌感慨之意。

野繭之絲以為絃。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蠶之繭也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逵國語注曰鉤帶鉤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約亦的也不幸早喪夫獨與九子居珥珠在耳也約的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琴師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宋王笛賦曰麥秀蔪兮鳥華芟也向虛壑兮背槁槐。古槁字與槁通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蚑蟜蟲也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蛉蟜爾雅曰螻蛄也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此燕之以宋按郁離子九難云衆樂張華從容肆金尊澄芳醴炮羔豚芋烹磨捋麋騰玉兆膻比目膾曜端之鮒炙拆雲之鶉羹月窟之兎肺駝師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赦桂之英此數句與此段均是萬羅珍錯以為奇觀柂成一篇好文字

洪若水曰昔人稱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故叔子此篇奇怪萬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犓以芻草養國牛也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冒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山膚未詳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炊彫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摶飯說文曰啜嘗也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五味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熊蹯之臑勺藥之醬。熊掌也臑熟也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上林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切獸耆之肉而為炙也詩曰炰鱉鱠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蘇茹是菜之總名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分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山梁之餐謂雌雄也豢養也文穎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王杯象箸王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歠飲也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

狀人間亦未可覓浮

此發之以良馬

唐寅曰韓文公送石處士序云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句法此處脫化去師其意不襲其字恃人不究耳

按柳子厚晉問其論馬云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師師然然汰汰騰騰若旌旃旂幟之煌煌爾進爾止爾伏爾起爾奔爾騁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而山湧雲沸而不止觀其四散倘恍開合萬狀喜者鶴厲怒者人搏快然空躍千里相羅風驚霧亂排山扶壑寂寥遠游不夕而海其形狀馬之逸息處可以參看

此發之以燕樂

董份曰括盡臺陛之勝極目賞心當與杜牧之阿房賦齊名異代

之棄惡如湯之灌雪也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呂氏春秋曰岱故馬郡產馬齒至之車言以齒至之駿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有晨鳧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穱麥分而食馬故中躁而外煩也羈堅轡附易路。易平易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欲託車輿之安用六驥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徒無時及獸矣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忘死無有天下無有也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命名也離辭連類。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浮游覽觀乃下置酒于娛懷之宮。娛懷宮名連廊四注。四阿若今四注也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堂為隍隍城池也溷章

以上言鳥獸

田汝成曰富麗之詞推出許多光景縱若是徐一扁可以自多識可以酒柳處

茅坤曰點於五風消息陰陽之句可謂鑄形刻心矣奇哉奇哉以上言草木以下言燕樂

茅坤曰極力描寫燕樂一個

按滑稽傳淳于髡云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與此段同一流連光景然意却不同亦可參看

此發之以田獵

白鷺。孔雀鶤鵠。鳥名鵷鶵鵁鶄。翠鬣紫纓。鬣首毛纓頸毛螭龍德牧。邕邕群鳴。螭龍德牧並鳥名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此言魚鱗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潚漻薵蓼。言周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蓼二草也潚寂音義同蓼水草也苓古蓮字女桑河柳。素葉紫莖。女桑桑也河柳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言高也苗松苗山之松豫章木名造至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櫚椶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氏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迭開消息或為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練選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佚沉湎也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雜裾垂髾。髾音肖目窕心與。髾燕尾也窕挑也心招也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絜以杜若為芳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楚辭曰沐蘭澤含若芳嬿服而御。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君釋朝服襲燕服入御于君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馴擾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能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右夏服之勁箭。

康海曰胸襟豪邁故能寫景周詳讀之真令人沉府消釋

陸深曰始云逐狡獸集輕禽逐字集字猶轉用極字困字窮字恐字慴字旁字以發動之

屠應峻曰長歌短韻萬籟清音又曰看來此等光景非校獵于筆力寫不到別有一種奇思

陸深曰昔人謂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以為君人之信嗟乎中庸之主睥不聽心與馬極意驅馳判文侯不能師子思而區區一虞人之是信其梗概固可觀矣宜太子之見獵有喜色也夫

按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為次以為賓客射左髀達于右髃為下殺以充君庖故較弊云純粹牲犧獻之公門蓋本諸

左烏號之彫弓。古史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楚之林楚辭曰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掩息也青蘋似沙而大陶陽氣。蕩春心。陶暢也陽氣春也楚辭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王逸曰蕩滌也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恐虎豹。慴鷙鳥。慴恐也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之馬鳴驚於鑣魚跨跨度也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陵猶促迫也窘也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冥夜也薄至也兵車雷運。運轉也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塄也墨或為塵也說文曰圻地圻塄也純粹全犧。獻之公門。說文曰牷牛純色曰犧體完曰牷毛萇曰既獻于公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毛詩曰孔甚也毅果敢也毛萇曰袒裼身薄。袒裼肉袒也薄迫也白刃磑磑。矛戟交錯。六韜書刀鋸利磑磑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掌主也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掩覆也肆陳也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又曰炰鼈膾鯉鄭玄曰炰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

此馬理曰誠必不悔兩句看上下文似不相蒙然細味之只是借誠信二字言太子見此則病之樂亦必動心而就於從禹若其誠信然也方於文理貫通此發之以觀濤

劉基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群臣受言接詞靳不温温然一朝而怒莫敢攖其鋒其何以異於濤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死亡於楚徐若无限也其无亦知濤之樂而不知濤之可畏乎慎勿觀于呂梁見其觸石而晌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為昌是哉沒齒而不涉其貸於蹈濤者遠矣

字法奇崛

馬理曰澡漭洒練數字固奇而伸傴起躄駭聲披聾六字尤奇

絶以諾。言將獵歡宴志誠為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絶但以一諾不俟再三 貞信之色形乎金石。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哉 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斁厭也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十五日月相望日 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貌 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駕陵也軼突也擢抽也汩亂也温汾轉之貌也尔雅曰汔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也 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縷綫也 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聊慄恐懼之貌 忽兮慌兮。俶兮儻兮。俶儻卓異也 浩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秉執也 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莊子曰出於崖涘涘亦涯也 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無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内事云日者陽德之母 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汩疾貌也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而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 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地名 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夕至曙曙旦明也 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澡槩同義練猶洗也 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澹澉循洗滌也頮洗面也 揄棄恬怠。輸寫淟濁。揄棄也淟濁垢濁也 分決狐疑。發皇耳目。譯法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 當是之時。雖有淹病

分明欲喚醒一個病夫字字精巧

唐寅曰歷狀波濤淜湃之勢凡十有其喻井井有序始焉如白鷺之下翔少焉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如三軍之騰裝既焉如輕車之勒兵如軍行如勇壯之卒如雷行如奔馬如雷鼓而以決勝乃羅狀句終之江河奇觀瞭然盈眸

温仁和曰滂礴之勢奇怪之狀直与濤浪爭雄

董玘曰柳子厚晉問全祖此文而章法可宗武相似惟枚叔子有此筆力惟柳子厚追蹤枚叔

致

楊慎訓小艸云水之由海若也声藏于淵未始有声而亦未始无声也騄而至石鐘噌吰鞺鞳乃之作而一霹靂其奇焉夫然後人知水之有声也

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傴曲也躄跛不能行也 况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聲以疾雷而聞百里一也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江水逆流上朝二也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衍散也漂浮也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淋淋山下水淋淋也或為沜沜聲類曰沜漂也 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溰溰廣貌溰溰高白貌帷帳也 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霈霈雲亂也裝束也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龍之游雲霧鶩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純蜺濤也浩蜺即素蜺也言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也 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言其顒顒卬卬長也顒顒卬卬波高貌椐椐彊彊相隨貌莘莘將將 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隨貌華華多貌將將高貌沓合也太公陰符曰我勇力重壁并 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訇隱匈磕聲也行協韻也軋盤謂盤礴大貌涌裔行貌廣大貌軋盤无垠 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隈水曲也上林賦曰穹窮力激堆碕郭璞曰追沙堆也 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軫谷分。或圍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分也 迴翔青篾。銜枚檀桓。青篾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檀桓言並衡枚水也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史記曰吳王殺 似裂也軫之也无聲 弥節已見上文

此有如數千里卒不見石鍾還則亦卒於無聲止矣周訓水喻仕宦之患不遇大亦奇宕故錄之

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旦食䱛山書遊於胥毋疑骨毋字之誤也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地名篲掃竹也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日所浴之地誠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波相隨之貌混混庉庉。聲如雷鼓。混混庉庉波浪之聲發怒庢沓。音致清升踰跇。言初發怒庢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相踰跇也庢止也沓水沸出者跇越踰也候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陵陽侯之氾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盖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紛紛衆貌也翼翼壯健貌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為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瀄滵波瀄相楔也汩溶汩水流疾也潺湲流貌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沋沋湲湲魚鼈顛倒之貌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踣前覆也洄與回同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唐寅曰合戰字決勝字真奇巧

崔桐曰鳥不及飛數句蕩取南山數句狀其洶湧以光景絕似宋柳耆卿望海潮詞有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之句亦無一字不襯貼

汪應軫曰怪異詭觀四字下得停當括上許多說話

此發之以大道

唐寅曰金石琴瑟尚於至音系竹稗鼓迫下促節每讀到此輒令人有尾大不掉之恨

要言妙道四字庒上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方道也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皆知畧之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涊汗貌也莊子曰洮然汗出涊霍疾貌也

路溫舒傳

林希元曰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对證之藥其言深刻之弊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未之不失為英君也

胡時化曰首把桓文說已因及文宣以孝文起自仄室之子孝宣起自廢嫡之後皆天意也溫舒正欲啓之緩刑以應天意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及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此段說文帝能順天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此段說宣帝宜順天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熏氣烝也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

何孟春曰皇天所以開至聖句與上將以開聖人對首以應天意句與上以昭天命對看議論有序款帝之法孝文耳

茅坤曰自首至此且以聖人尊名未及尚德緩刑意秦有十失以下方入正意

盛服先王謂服先王之訓者

邵寶曰詞義[illegible]理[illegible]中[illegible]刑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

能以臻中興之美也惜哉

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古絕字）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

柯維騏曰深切痛快之辭過於賈生之太息至謂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尤說得悲傷

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

閔如霖曰上人情一節曲盡獄吏之弊

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

宋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令杖之吏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夫吏之侮強固非而乖崖之斬吏其溫舒所謂文致之罪者乎

孝坤曰唯陛下除之誹謗數句是上書正意且收束前面說話甚有照應關

吏治者利其然（當謂如此）。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而亡極。媮為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義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悳。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真德秀評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寔則諷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之貴也次言上下相敺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寔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寔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耶棰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於不对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姦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对況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伯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於世所譏而史官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詞名然而寔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哉

陳古迂評天下事不親則不知不履則不悟宣帝身嘗獄事故於刑獄為詳溫舒身為獄吏故於刑獄為悉夫刑獄末也德化本也知有刑之為重孰若以德化而无刑之為重文帝以德化民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繩人故謹刑而日繁溫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道帝於德化者尚畧故於神爵甘露之時无補也

兩漢萃寶上卷終

兩漢萃寶評林下集

殿試第一焦竑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明帝初行養老詔

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註：李廷機曰此詔見漢室中興隱然氣象。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撫之令其不哽噎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章帝改元詔

朕聞明君之德。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

和帝求直言詔

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諫。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

茅坤評漢去古未遠其頒del誥令亦彬彬有古風

然西京為首東京次之故其詔令特拔十之一取其利举子業者録之

焦竑曰：此序文字亦奇特，然詳訓詁，明措詞，典贍，并取其善可為當代之法，既可為當代之鑒云爾。

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御，謂進御于王也。古者后夫人又有女史彤管之法。

已上論其善可為法。

上自[illegible]下[illegible]又以[illegible]備[illegible]也[illegible]美人[illegible]八品[illegible]人良人八子七子[illegible]

已上論其惡可為鑒。

焦竑曰：按周禮[illegible]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夫人以下分居焉，光武知此制矣。

皇后紀（后之言後也，言在夫之後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禮天王；夫人（比三公）坐論婦禮；九嬪（比九卿）掌教四德；世婦（比二十七大夫）主喪祭賓客；女御（比八十一元士）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赤管筆也）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動有環佩（進退則鳴玉佩環）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illegible]）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illegible]）。漢興因循其號，而婚禮莫隆，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閫門限也）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

已上復論其善可為法，然猶有未盡善處。

李廷機曰：自古以下申結前意，把一篇意思收拾殆盡。

四帝，謂安、質、桓、靈。六后，謂竇太后、鄧太后、閻太后、梁太后、竇太后、何太后。

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故以霧露言之。靈帝時，竇太后節遷太后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字法），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淄黑也，蠹食木虫，以喻傾敗）。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昭王母）始攝政事，故穰侯（太后同母弟魏冉）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迎立幼君）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車轅）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帝王）。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

考實

窈窕　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窈窕，幽閑也。

康王　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

宣后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

齊桓　桓公多內寵，衛姬、鄭姬寺六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於是公子無虧等爭立，公子昭奔宋。

晉獻　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卒立以為妃，卒奚。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故曰遘屯，謂遇難也。

茅坤曰一起見大意中數句曲盡女色盛衰情狀見郭后能不以寵衰廢禮所以為賢

唐順之曰廢興之際雖美廢后能以善終者鮮矣惟郭后能處衰故綱目書云沛太后郭氏薨書薨者予之也范曄此贊不虛美也夫

郭后贊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帷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嬿私唯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懽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遺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於古乎

李廷機評 時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願備藩国及廢為東海王去就有禮彊之賢母后敎之也此贊云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此則尤人所難

陸可敎曰首言曆之所由作次言曆之所由盛衰故聖人寶焉又次言曆有聖人之德故君子咨焉末引月令一段即治曆明時之意

按治曆之官顓頊曰重黎唐虞曰羲和又夏商曰羲和又易曰湯武革命治曆明時

李坤曰此四句收結上盛衰二段以下仍發所以重曆之意

李廷機曰此段從孔子繫辭論易中變化出來大都曆法易法亦相表裏

又曰按月令豈可曰帝王時月正日則月令亦曆法中第一事是湯武以上所以興隆羲和以下所以衰滅者也故曰莫大乎月令

曆法志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景之長短而制術焉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順也)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及至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夫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沉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然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然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遺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敎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拘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竇武主傳贊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竇武王之破家享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彭岑以顯冢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茅坤曰志致蓋遠四字與志高慮遠四字應蓋其鼓動拔起以此禍發所忽亦以此也末畏字致字有斟酌
按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位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綰侯服以卒歲（封禹為高密侯），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褫音恥龍章袞龍之服也
李廷机曰道揮青意處只在此四句
又曰君子之致四字為前之死

鄧騭傳贊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嗣君），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後來宦者方欲援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又須除舊方得援新是地既害之

何哉外戚承後宦於先帝下結恩於後主故禍起在其身也為謀也其位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為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吳蓋陳臧傳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貫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會也），先志（乘勝之志）翫（習也）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焦竑曰此論大意謂創中興之業不以懷璽紆紱為功以能罷兵息民為尚故末歸美光武不甚取臧馬之徒貫其餘壯者
茅坤曰歸結在光武能閉關謝質所以為賢君蓋誠不欲如高帝之被圍平城且令黥布為流矢所中也

耿恭傳贊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藉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

焦竑曰起數語使奇崛為後人論史宗祖
舊識曰援蘇中郎事來比擬事亦相類
嘆息字與上喟然字相應洪湯漢恩之薄也詞甚悲咽

龍蛇之章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逐隱不見

按光武得融所讓囂書深嘉其志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懼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蒙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公讀此文情詞激切果足動人樓迂齋云云讀孔明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必非忠臣余于此文亦云

按淮南子云通不運於己而與數政數千里不閑於道者若決惑告以東西南北然後復迷惑矣故竇融有先路不反聞道猶迷之說以儆悟隗囂

按大熙曰此篇大率節節轉折詳玩其情意一一段末了又生一二段波瀾語一一節末了又增一句精采益以斃到之情益為哀痛故曰一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又不足又從而永歌嗟嘆之也

竇融責讓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伯春囂子恂之字）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子陽公孫述字 文伯盧芳字）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出處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囂反叛融乃書責讓之囂不納

陳仁子評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接絕則勢孤矣夫隗囂竇融皆附光武者也竇融本心向漢而隗囂終叛蓋融知天命之所屬而囂不知者也竇氏數世榮貴而囂僇身宜哉

性驗也烏偏何詣邊自放以黔內屬之二數級謂偏何斬首級受賞賜焦竑曰三十年之功棄以一眚曾不念其舊勳畏禁若何人乃元朝剛者何人乃遊爲貞於三[illegible]

竇融之[illegible]以命不[illegible]李廷機曰經國[illegible]

祭彤傳贊

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周亞夫、司馬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徼偏何）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眚（過也）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竇融傳贊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投合天之間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評林　下卷　十一

林希元曰文法頓挫氣雄勢壯漢武雄豪之氣溢於言外可謂能鋪敘獻呈者矣

高沖曰班六走敘事有典則又曰善張聲勢作此等文字不可無此等筆力

積文思曰前段紀其軍容次段敘其勝捷末段總紀其功所以作銘之意銘中文字七奇絕

柯維騏曰遂字然後字於是字皆是敘事[illegible]

鋪敘得法班馬文字只在此處

著精神

按高祖被冒頓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illegible]

麥維隆曰此銘與祭河文如出一日

班固封燕然山銘 見竇憲傳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寅敬也，亮信也，翼輔也），納於大麓（大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該備也），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高闕、雞鹿皆山名，磧石也，大漠沙漠也），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殫盡也），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冒頓、老上，匈奴君長也。區落，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處也）。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鑠美也），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敻遠也，亘竟也，嵑碑也，熙廣也）

出處

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客刺殺暢于[illegible]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固隨憲行遂作此銘

[illegible]太史曰本衛霍以其[illegible]而後大以下流句奇[illegible]竇將曰憲功不[illegible]以歸[illegible]罪

章冲曰只此一句便可倒竇霍又于故曰二三子以下另立一議以嘆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又不及二三子

諸葛緒曰失之雖復思一鳴

後吳萃責平林

竇憲傳贊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猶務未之勝後世尤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寡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閒非復搜揚仄陋選衆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㝡俾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支計也言何可計記多也

青病奴僕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

焦竑曰余讀東觀記曰章帝下詔云告平陵令丞縣人故中郎將馬援[illegible]以失[illegible]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illegible]書[illegible]有列士之尸許云無言不雖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並其一[illegible]忠誠之氣見於此書迄今讀足書疾可想見其為人云

閔如霖曰寧自知句說援忠誠處親切

李廷機曰八年以下敘援之功極悉

黃[illegible]曰讀至生訣無悔之言壯哉援也勃亦可謂知己矣

李廷機曰夫戰以下訟援之冤極痛切人情豈樂句作個斷案方轉入說援

朱勃訟馬援冤

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閒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必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

葛曦曰情狀可哀

二夫之言卽市虎成於三人之謂

李廷机曰夫明主以下歎帝之念其寃而録其功

葛曦曰此一段生出許多議論既引陳平孔父卻陽事又引詩及春秋礼記畏後感茶布向尤壯

礼曰聖王制祀之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国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辭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辭。家屬杜門。莖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鄧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竪儒之言。毋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寇)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考實彭越爲梁王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越以

誅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

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周武王表商容之閭荀悅以得卿爲築室而師事之

菁曲曰是正論且尽卓茂平生

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誤嘿解與之

卓茂傳贊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illegible]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illegible]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illegible]立館。伸異執。於是蘊憤歸道之賓。[illegible]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焦竑曰此句是個頂贊伏湛之風句

王申先謹案之意

伏侯宋傳贊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乱。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見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君子以之浮固督矣。以之失。亦浮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帝令桓譚鼓琴好其繁聲弘責之又弘不肯易妻事

杜林傳贊

夫威强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偽]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考實杜林不厲節於隗囂。囂強留之。及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林希元曰引莊王一段於上下文若无所謂細味之不合則國是無從定頗切國与諸大夫共定國是可知是上而輔佐失明則俊士充朝理合世務等緣[illegible]

此段言禁忿殺

桓譚陳時政所宜疏

譚字君山能文章尤好古學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法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illegible]于山伐木名曰雇山）如是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滅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茅坤曰韓退之[illegible]試蓋本諸此

此段言抑末利

[illegible]通患哉

此段言較律令即路溫舒所敘獄吏刻深之意

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陳仁子評光武非惡言之主也而朝臣以言不合者二　始也与桓譚論時政不合終也与韓歆證凶飢不合夫宋弘若譚拜議郎在即位二年也譚所言選輔佐更便宜禁沉殺抑末利較律令皆平易可行非如讖諱作所好者而帝皆不省後十五年歆指

天晝地証歳飢凶免歸田里詔責至自殺
葢譚特為諫郎歆為相而帝待宰相輕也
譚好古士也数従楊雄刘歆辯析疑異而
心術弁亥不合條時政論識讖而試論弁
君不合至譚鼓琴新声則又悅忤于言而
溺於声初尚若此何以劝来者乱

林希元評此篇主意是要論致事然必先之輔相故遂以輔相政事二事做題目夫有国之君俱欲興化建善至共定國是説輔相善政者視俗而施教至末是説政事所言三事俱切時弊先言更張政事一節尤深切事情細玩熟讀方見有味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illegible]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共

朱浮讓彭寵書

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厉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很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

葢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京城太叔鄭莊公弟共叔段也伯通以名字典郡寵字伯通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脅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兵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字與寵結謀同歸光武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

按寵為漁陽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
皆以首二句為[illegible]
篇中血脈

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埶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遂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反計謀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仇。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

章懷曰遼東豕兵塞孟津之諭可謂切至 唐順之曰說寵反自比六國亦說得是 自朝廷以下分四段不須思索 …… 愚見二句諭之 自代長比六國三愚內聽驕婦外信讒邪四愚 定海內以下方致其意 餘論因充此書數以理言篤之 然寵卒自高到末九篇二不受歸紐

梁商贊（冀之父女為皇后妹為貴人）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亢上極之名）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樞極喻權）。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埶。屬雕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況乃傾側孽臣（曹節）。傳寵凶嗣（梁冀）。以至破國傷家。而豈徒然哉

商為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任焉商府飢餓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及病薄葬遺勅子冀等今曹節為貴友

曹褒傳贊

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之遠略明懿美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言未備）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蒞異調。中都殊絕。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皋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 孫叢亦善為容 容或作宏 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馬 咸咸池黃帝樂莖六莖顓頊樂異調言古今不同也 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 殊絕猶斷絕 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陳仁祖曰夫三傳俱明春秋也而三家所奉何紛紛乎有均取其長若康成者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有均取其失若范甯者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有及廢三傳若文中子者曰三傳作而春秋散甚盧仝昔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皆未知春秋之趣也夫三傳不可偏廢左氏紀事詳悖有本末公穀詞簡而義精學者本左氏為按而核其事參公穀為證而求其心則一經之[illegible]

陳元乞立左氏傳士疏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襍。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遺庚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

舉孝宣好穀梁明不及初曰之意

又曰明者獨見數句即上文至言不合衆聽之意時發此以申結之

陳石廷曰一一回斷兜待甚緊

凌約言曰結處一段詞老而意到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武事略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洮汰 洗濯也

陳仁子許甚扎光武之好斈也 按范升以建武二年為博士遷議郎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常令升平說互相辯難退奏左氏不可錄凡三十一事陳元聞之詣闕上疏吾謂光武何銳於學也當時四方群盜猶未誅也僣竊猶未平也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忽忽兵戎擾攘間留心儒斈如此況時有伏湛卓茂佐之耶史言深略締文夫帝本好文學而深謀遠慮恢復天下之規皆自斈問得來侍帝也吾豈無益扎

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此疏
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中後高帝詔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漢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丞相故曰假以
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充死
李延壽曰元此疏詩教大臣之分是其言皆平木
体至患在自驕數語尤婉切

陳元諫督察三公疏

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傳贊

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辯矣。

孝仲曰此贊以讓字作眼目名以之一字又定丁鴻斷案

丁鴻傳贊

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己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此言樂之所貴者在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江劉周趙列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江革、劉般數公皆義養也，撰其行著于篇。

前漢鄭朋嘗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

焦竑曰首以周公褒美他求以非常之功勸之為下文存六子張本

李廷機曰其辭宏偉

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齊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

楊大瓢曰至此數句說出一篇主意

此節存司空掾桓梁

此節存京兆祭酒晉馮

此節存扶風掾李育

此節存京兆督郵郭基

班固奏記東平

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又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

此節存涼州從事王雍

楊文懿曰突出周公事應前文說得精

此節存弘農功曹史殷肅

以上六子皆當乘時徵納以山梁杞調

焦竑曰昔卞和以下只是反覆不可弃賢之意言當以卞和屈原為鑒

又曰末收掉尤落

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著紙之

焦竑曰此贊協後抑

又曰余聞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蓋其明其照察九歲能屬文

家傳皆知此

歸有光曰二段以責遷者責固亦何說之辭

第拙曰大二句歸結得好自謾之喻甚停妥

班固傳贊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忘也吾不遺

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韙
工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趙人之過是目論
也言班固訊遷被刑不知身自遇禍

陳仁子評古之修史多出家學司馬遷班固及姚思
廉李延壽皆父子論選數十年乃成盖講
明是非貫穿本末非一人一日之力遷史
必推司馬談固論必述司徒掾班彪尊家
學也雖然二家得失互有不同王充若書
既申班而屈馬張輔特論又劣固而優遷
今班氏說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
雄及傅玄貶固又云論國體則飾主缺而
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
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何也遷刑固亦死
訟何易哉

余有丁曰此篇反復剴辨曲盡人情足為人臣箴規尤足為貴臣永鑑
何洛文曰通篇以天立論而尊敬者天愛育者人幾語尤是提綱挈領之旨正見所以貴忠處篇中曰法天曰犯天曰不思順天曰天奪其鑒曰無功於天曰及戾天地等語皆是從不好處說所以其故大所愛者不可不安而利之也
董份曰此四句
是四千十六字御文
息夫躬董賢皆和為時元臣為誣害東平王事詔封兩人為侯不為賢報大口於北闕下
何良俊曰說在位之人天奪其鑒表其本心十分精切但狀其刺漢小見處論然
余有丁曰以嬰兒之飽喻貴臣之寵而愛子驕臣句亦敬人君當一生不是亦有見
趙將李牧為讒巫所譖賜死將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
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
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
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
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
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
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
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
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
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
知友而厚犬馬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
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
與嬰兒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
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
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
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盡其罰者乃有仆死
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

自誅背短不能及衛刀於柱以自殺

何良俊曰魚鳥數句曾子之文見大戴禮引之以証貴臣傷於寵之意

李維楨曰讀之凛凛可畏

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出處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窺見當時風政云

茅坤評取其不激不詭綏綏當實

劉勰曰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仕衷出末或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別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

真德秀曰王符仲長統二人之論皆有補當世然其文不及西都遠甚

[illegible]

王符潛夫論實貢篇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蘧瑗史魚公子荊之屬)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揆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按統作此論又作詩以見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此詩與此論並稱一時之絕

黃曉曰讀此論滿面出塵便令人有超然物外之興

後漢[illegible]

楊慎曰上載言養身之樂下載言養神之樂末以總數語詞氣飄逸且遒勁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殽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考實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顯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此論云云。

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

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麑裘夏日葛衣

絺葛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

左傳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次莫如猛及鄭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

漢平陽侯曹參為相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

仲長統傳贊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猶遠也）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救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始也），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遷也）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用濟其人也），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任非其才），則一豪（豪毛同）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與施）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質也）遞行，用明居晦，回沉（猶攜，互不齊也）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衛鞅黥太子之師公孫賈），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鄭鑄刑書於鼎）鼎，事有可詳；三章（漢約法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趙盾也）改冬日之和（左傳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道家），以席上（儒者有席上之珍）為腐議；束名實者（名家），以柱下（老子也）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政，宜流於長世。

嵇之篤論，將為救矣。如以舟無攄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葛屨履霜詩　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詩　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注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喻曹朝君臣皆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

崔駰達旨

駰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其辭曰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之天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貞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鋤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趍大澤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

林希元曰此祖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文矣雖不及其未失而[illegible]故士以下皆言各隨所履以志於退皆其志於進者对

若夫以下言君能求士則士從君之求

昔堯以下言士能立功得以自見

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綜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北人无擇聞舜之讓）而淵潛，或盥耳（許由）而山棲，或草耕（伯成子高）而僅飽，或木茹（伯夷）而長饑，或重聘（接輿）而不來，或屢黜（柳下惠）而不去，或冒詢（甯戚）以干進（伊尹），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傅說版築），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太公釣王）。若夫紛繷（[illegible]）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條蚤蠢蔓（[illegible]），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皋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周勃佐），結不解而陳平（陳平解白登之圍）

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晉魏顆退秦師其勳銘於景鍾
禹之趨時冠挂不顧
自今聖王至屑々而不已也言當時人材衆多雖取不盡故我惟用則行舍則藏不欲吁呼嗟嚮自畢以求妄也
厲威宿吳厲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陰事立冬之後也水宿北方之宿也大火心星也
莘中曰非不欲仕數句見一篇主意全此方露呈醒答譏其六處

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
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
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
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
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
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
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
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臧而俎豆布
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
牧之略尚父(太公望)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
茂木暢(不用木故暢)遠求止而良馬縶(不求遠物故馬无所用)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
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言人才衆多)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
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
稀蓺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
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
執圭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
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
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汙
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
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
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

先人有則以下明己之所守曰歷叙所以之所為己所以己志言合曰合敘二其孔子起夾谷借孔子以為重而文字亦參錯可喜
柯維騏曰此段文字全是六字解嘲不如解嘲之簡捷

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
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不奔馳也)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
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
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
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白首也)以悟
秦甘羅童牙(幼小也)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
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明仁
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
慕古人之所序

【考實】
晏嬰 崔杼弑莊公晏嬰枕莊公尸而哭
曹劌 魯與齊戰三北齊魯會於柯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 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鬪三獲甲首
范蠡 錯置也勢謂謀畧也越王句踐為吳所敗保於會稽其臣范蠡陳謀遂伐吳而滅之
伍員 伍員父誅於楚員遂于吳王闔閭為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
魯連 燕將守聊城齊田單攻之不下仲連遺書燕將燕將乃去
包胥 楚昭王為吳所敗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乃出軍敗吳復楚
唐且 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西說秦王王悟遽發兵救魏
甘羅 秦使張唐往相燕甘羅年十二為張唐先報趙趙王亦迎
原衰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衰為原大夫故曰原衰
宣孟 趙宣孟出見桑下有餓人上車下食而餔之
吳札 季札過徐徐君好札劍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係徐君冢樹而去
展季 柳下惠也煦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茅坤曰傳曰為政如張琴甚者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夫政亦以異矣寔古明聖馭寰內照知秦退喔知慈毋矣刑威耀那逞世非淳粹也政泥情矣俗媟褻矣今而歷上世之理煩昧而所需之君民何是故崔寔之目擊而洞之也是言主威殿焉嗟乎豈得已哉於古之論焉爾矣

汪道昆曰正論

茅坤曰第三段言俗士不知政治之變與今人異

楊千庵曰安危之關外家大權重灼攻臣此乾坤何等時和語有之譚話綏于刷戲之輒則結長講于千二六月之役則守矣移士官千千又之世則鑑夫故寔之論曰俗士拘文牽古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我有味乎其言之也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

茅坤曰第四段言漢元政治之弊由二漢興以來從刁意

陳止齋曰文帝功業不見於主而且作矣宜帝故文帝之由不及宣帝而行之宣帝之道德況在人吾如宣帝之不右刑罰而已反制以自拔其本根者荘之論蓋恃以救一時之陋俗於四夷人之主氣其傷害而劣文也有意哉

茅坤曰第五段言當通變之宜以拔俗士之見申上至人執權遭時一段意

陳止齋曰聖人之用[illegible]遠六仁於天下者哉以用刑者不仁於天下是用藥石不二於身其可千存而以治身不可屬於身制罰以治天下豈為腐天下哉煽炙則始戕馬之性然所以御馬之悍使先在乘者亦橫䘮如協之力也雖維青黃麟木之質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亦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鞴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柑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靳車轅鞬伏束也○鑾設於鑣和設於軾

然所以成本之
用使之安行者
亦雖好賞責之
功也刑以虐民
亦以厚民然而
言治者每本之
非言之難也所
之維也用之難
也用德而不至
不可以已其刑
刑而不宜則流
入於苛政矣昔
寔之論亦惟其
時之可而已於
于寔誠知務本
也歟

出處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
郡國舉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
車病不对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
論當世便事数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
言辯而确当世稱之
仲長統評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胡寅評崔寔之論出於子產曰太上能以德服民
其次莫若猛此盖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
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
思察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急目際前
之效爾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有道仲如对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
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
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然特不
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厉必至於
民無所措手足故聖王之治不聞其尚嚴
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
猛則民残残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
致慢残之弊又從而濟之者乎五经語孟
之訓未嘗有猛

兼水心評寔論政以為嚴之則理寬之則亂累千百
言皆教人主以深刑盖申商之所不忍言
者仲長統既以為當置人主之右而後世
果從而好之以諫論招实禍無酷於此東
漢自章帝而柄始分於外戚和帝誅竇氏
而柄始分於宦官其後宦官外戚迭相表
裏盖比卿順帝之與廢冲質威灵之更立
而政在外戚宦官十九矣當此之時寔勸
其君以嚴刑者将佃所用也用之於內乎
則所以收外戚宦官者有道而非果於殺
者之所能制用之於外乎則雖多殺長吏
貪姦者数十人豪強大姓之不法者数百
人平民緣此以坐死者数千人此佃損於
梁氏之權耶而謂其可以與漢乎漢法極
重故權臣因借以濟其惡李固杜喬累朝
傳相之尊也為梁相継陳尸於衢其他以
忤恨残滅者不知其幾宦官之横州郡輕
以人命資之者弗勝数焉寔曾不見天下
之孰而輕論天下之政佃耶

林希元曰天地與人相須而成帝王與人亦然此祖尚書陶蓋欲桓帝不輕忽其臣也為下著朱李張本
自此至輕上天之怒言桓帝處變泰然故忽天戒
此段叙高祖之創業責其不善守並攻桓帝可謂慈矣
指當時奄宦之謂意以虎豹豺狼為喻
林希元曰二句善名狀
指當時守令之貪橫以封豕長蛇為喻
李坤曰形容悲屠情態宛然
林希元曰此借秦之事以喻桓帝之將亡不出此數語按趙高為車府令其擅咸陽令閻樂誅殺胡亥
此段在皆才孟而以武丁高宗

劉陶陳時事疏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身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事方說入朱穆李膺
上齊七耀與上蔑三光之謬相反下鎮萬國與上彫敝諸夏蠶食天下相反
林希元曰說此數語有致令陶志意悲語直氣壯

出處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大學故上疏書奏不省

陳仁子評章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不容不言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凡宇宙間有一物不遂則吾心不慊焉婺緯有宗周之憂漆室有倚楹之嘆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府也位非九卿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始游大學乃歷詆政柄之不可假直諫之不可誣而又薦李膺朱穆以緇維國政雖瀕於死而不悔嗚呼其心伸超然度越世俗者觀其疏首言天地人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俗人言也陶之心不以分而以理其禹稷思天下之飢渴猶己也夫

林希元曰美辭沃論快心爽口深謀遠計若皇猷令人讀之不厭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也

高[illegible]曰此兩[illegible]鑄錢不論於論當今之憂在於民飢尤為識時務之論

閔[illegible]曰當今之憂二句正破當時貨輕錢薄之說是一篇大旨

[illegible]曰以食為民生正與貨字相形

汪道昆曰名理名言足垂不朽蘇東坡喜而序志云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可以為粟與劉生此論與[illegible]久人口

茅坤曰深究鼓鑄最是的確議論

按曹宜詩鐵錢云人云錢不立我民雜其來邦治錯收炭鑄錢日久語從富甚法錢不立不及劉陶止役禁奪之語更為有見

劉陶上孝桓皇帝鑄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甚悲，問之。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偏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

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慘也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漆室女曰：嗟！始吾以子為知人，反無識也。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馮叔吉曰詩寫怨托景以道愁直有感時溅淚恨別驚心之句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猒。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出處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因議之帝竟不鑄錢

陳古迂評 刘陶大錢之議桓帝從之而無[illegible]張氏謂陶遊太李宦官守無言責然則太李欲非公議從出之地乎陶之以諫得禍由斥宦寺始雖得禍不悔也

高 儀評 [illegible]計非激談

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圍，徒跣涕泣，從袁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遂陷。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哭日夜不絕聲，秦師乃出，故楚存。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初邕下獄，呂強愍邕無罪，請之，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會大赦放還。後王智又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
慶忌遇也，懷思也，荷恩遇者豈不思之乎。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

臧洪傳贊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洪竟為紹所殺）

蔡邕傳贊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殛（紀力反，背放也）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為程璜所陷）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追假之令不得從風塵），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既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三日之間位歷三臺），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故先哭），得北叟之後福（塞翁之子騎馬折股，人皆弔之，叟曰安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子以跛……），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不舉盛禮），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指王允）乃追子長謗書流后，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時宦官張讓等殺何進，迫脅太后，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數讓等，讓等懼，乃釋太后，又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盧植夜馳河上，隨帝，明日公卿乃奉迎天子還宮。
余有丁曰：此贊云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悲……夫蕃之忘良苦矣，所可恨者，勤不終而閹寺得志。人云亡而邦家殄瘁，卒莫救敗亡之禍耳。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著為高，蕃其罕聞此義乎。

盧植傳贊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蜂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冘人行貌，言遲疑不能自決也）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陳蕃傳贊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平也，言二人齊平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避也）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有君子之德），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焦竑評：蕃之死亦足悲矣。迄今讀陳蕃傳至從官騶蹋跋之言，深為念恨。然仲舉疏漏所不免爾。夫声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而曰頭出臣章宣示宮者，此何說也，宜其不免於曹節王甫之及哉。

焦竑曰首借孔子性習之論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然也下言任俠之方守文之徒去就之節婞直之風皆發明遷染之意按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又曰自是愛尚四句為下四段綱領亦文字血脉處

此段言漢祖杖劍故任俠之方成

此段言武帝崇儒故守文之徒盛

此段言王莽篡國故去就之節

此段言桓靈委閹故婞直之風行以至范張之徒以危激拂党號亦遷染使然

黨錮傳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狭行也）惡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王降而伯）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伯降而游說起）既衰狙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也焦竑曰上好句收上漢祖武帝二段矯枉句收上王莽桓靈二段若范滂數句乃收繳所以序党錮傳之意

沈容賢評方永壽延熹之際大將軍冀鉗士口蔽主聽而大尉廣司徒縯司空郎華喊喘拙要而莫敢誰何于時太尉夔稍稍持風裁維其閒而范孟博李元礼陳仲奉王叔茂岑公孝諸君子繩引而起画諾則節公卿之論議而不顧褒善糾違則戮合柱之閹孽而不恤模楷俊秀則尸巴宥之宫戚而不忌而顧厨俊及則结南北之部黨而不変大都以其悃悃款款之思濟其忿倍矯世之念卒以危言激論蹈显于世而重取禍此范生黨錮傳之所以作也其言曰匹夫抗憤處士横義若范滂張倹之徒清心忌悪終陷黨禍不其然乎嗚呼諒矣

董份曰李膺當日氣度昂昂如山岳此贊儼然行二句可謂得其梗槩矣

楊慎曰命字有惜之之意

焦竑曰把魏齊季布說起益以二子況張儉以虞卿朱家況當時之破家相容者深得比擬之佳

又曰范曄于膺則曰命于儉則曰不知量益痛有之死而醜儉之亡逃故也

沈容賢曰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諸君子者所謂秀于林出于岸者也林宗其猴出于汙泥之中而蛻于塵埃之外者乎此贊謂其能藏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然夫

焦竑曰此贊言進之死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

按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聽戰敗於泓

李膺傳賛　張儉傳賛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亾。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郭太傳賛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道。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竇武何進傳賛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埶。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穨。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

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弒齊君而盜其国左傳文景公坐於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礼可以已之

焦竑曰彧之從操非正也班生曲為之諱過矣生特拒九錫之命猶有足言者按

董昭等欲加操九錫或謂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后罰壽春飲藥卒

子貢不欲還仁義而致許但事不兼存耳言彧豈頓強曹氏令代漢祚事不得已也

閔如霖曰以上三段言理不可全詰功不可兼時不可並歸結在取其歸正一句義字與上義字喚應言非假義乃殺身成仁之義也

孔融傳賛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文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傳賛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已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皇甫嵩朱儁傳贊

長史梁衍謂皇甫嵩曰：天子未在洛陽，西以將軍之重，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群帥，袁氏迫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功也。嵩不從，遂廢，身幾不免。

皇甫嵩朱儁竝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戎有受脤，本社肉也）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illegible]）公投袂之幾，（子高[illegible]以誅白公）翟義鞠旅之日，（[illegible]）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

酷吏傳贊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雜屝，犯大辟者[illegible]。

古者敦厖，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

布衣無領[illegible]面也。黃霸政尚寬恕，[illegible]延平素[illegible]霸為人，及比郡為太守，褒賞交在己前，心內不服。卓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

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illegible]）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亾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劉梁辨和同論

重份曰：晏子嬰以和同著，於千百年來幾為絕響，惟此作能嗣徽音。

何孟春曰：篇首數語是綱領，考之以義句大指，盡一篇大指。

柯維騏曰：和羹琴瑟之喻，晏子直能發夫子所未發。

黃震曰：已上先述和同之辨，而以君子之行結之，已下申遣而浮道數句。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哉？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

黃洪憲曰：合天下萬世之心以成其公，則謂之理；合天下萬世之理以成其是，則謂之和。論理則不論迹，則放丹庫非忍，兵巢牧非[illegible]，築宛谷斯非殘，誅少正卯非戾，故有[illegible]而道順而詩，發而害，惡而美，和同之間，情理之判，匪君子莫能察也。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惡。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者，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疢疾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

茅坤曰：藥石美疢之論，古今以為美談者，未果是不易道理，所東坡屢到論，亦相斗意。

王維楨曰數句的確為下文引記張本
問如齋曰引證六個大法凡三處正中上考之以系論近似從多語而旋轉之具間鍊
又曰此篇只有也曰項脫飾處規矩繩墨元纖毫失作前人小心文字大率如此

而遠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而淨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為成傳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出處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著此論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考定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

晉寺人披献公使伐重耳斬其袪及歸國以吕郤之難告之言初逆文公後竟成之也

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獲傳瑕ヒ曰苟舍我請納子厲公赦之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瑕也

楚共王疾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礼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必速遣之

羅大經曰閹宦之禍豈獨為主心為國家患哉權執一盛士君子固有畜緣攀援梯進媒宠者然惟不主離疽癰環所以為孔子不礼臧仓王雖所以為社子耳炊米珩不兵内侍又語則皇疾加數兵杜侍不從監軍請選宫女入宫宗知其有宰相才閹宦之宜遠於從宋矣歐君也乎哉范純夫為讀宦東鄉宦官陳行因亭在焉行每至囿中不敢高声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微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宦官傳序

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謂若勃貂等）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乃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京房蕭望之周堪）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謂竇憲等）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

焦竑曰女主臨政又至閹宦用事閹宦用事又至專恣自恣專恣自恣又至廢立幼君廢立幼君又至誅鋤善類其流之弊蓋有不可勝言者始也天子以閹宦為私人既也閹宦以天子為門生嗚呼悟哉

茅坤曰形容閹宦煽熖之勢極力描寫无一字不似

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机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称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乱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数。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栖。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称善士。莫不離被灾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乗九服之嚻怨。協群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断。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茅坤曰自古閹寺之禍至大考鉤黨極矣嫉厭所无詭尸之乎自高祖置中常侍官光武置小黃門數十人矣桓亡漢之階故其流弊所又至者翻業垂統之君盡其慎哉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茅坤曰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定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弑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又以此終也又曰末一語可為永鑒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考實

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逼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礼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宠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刁即貂也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乱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

茅坤曰：首段敘儒學之盛。若乃經生以下一段，論世儒各習其師之非。然所談者以下一段，論世儒亦有補於世教。歸重只在斯豈非學之效乎一句，意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

此楊雄法言之文，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音盤。帨，佩巾也，音稅。

葛曦曰：已上特喚起下段意，是一抑一揚法。

儒林傳贊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為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擔也）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遷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很（易剝彖曰）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云云）

秋強之臣，謂闚忠功皇甫嵩令推去漢而自立，嵩不從。豪俊之夫，謂董卓欲六起兵，劉云上之卓從其言。昏主謂獻帝。札簡之折，因而召言不労屋令也。繩約，猶約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董份曰：此句一篇大意，從前許多議論到此歸結。

葛曦曰：起端數句便該括一篇大意。引易處言逸民之節，引堯武處言人君能全其節。以下皆申明此意。自茲以降一段，申上逸民之節所以不同。漢室中微一段，申上能全其節不愧堯武也。

言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

按范曄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余暇，寫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輙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孤竹長飢，羞食周粟。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狹不顧，況怨累之為哉。於乎，此薛方、逢萌所以聘而不肯至，嚴光、王伯所以至而不能屈也。

逸民傳序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七人矣），列之此篇。

下卷終

題兩漢萃寶後

李光縉曰往皆著述惟兩漢稱盛所從來矣若辭蔚然若氣蒼然若體裁堂堂正正然古雅奇偉有上世遺風翰苑鉅公咸寶爲彀率余珍重其文而從吾焦先生萃要領而批釋之多依古

疏且更參以特見竊謂此書猶商彝周鼎爲席珍者所重匪徒指擊缶之聲以爲金石琹瑟也謹命工鋟梓與同志共之曰方駕史記萃寶云

萬曆壬辰歲仲夏
萬卷樓周對峯刊

〔清〕彭而述撰

明史斷畧四卷

清康熙刻本

彭萬峯先生著

明史斷畧

本道藏板

明史斷畧自序

予讀明史紀事一書掩卷太息曰自古治天下之道盡是矣府事脩紀綱懋哉至于國本安危政府理亂或左右近

習而鬼物憑焉或頤厨相煽而大命以去究其始思其終未嘗不咨嗟留連于其際也若夫神武開天樞機獨運芟乂群雄臣妾海內尚巳一傳

而雄王嗣藩手拉同氣國有主矣謂天道何帝心厭亂蔚爲宣仁何啻文景物大而豊器習則敝斯有土木之事南內之舉亦云再慣而締造有

人少保諸公不可誣矣中璫擅權赤子弄兵洪支煽禍華除一機理数或違三代之令主皆数百年保天之祿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諒哉斯言

乎世廟繼之大禮議起紛紛聚訟得張丞相一言而定然而議禮諸臣因之起家者多矣要亦本朝典禮斯爲發明制作一時也江陵當國足掩

周召庚尹惕勵疆場克舉不世出之才也神宗晚年深宮日久平臺日少以致醸成三案宮府水火邊圉亦多故矣忠賢亂政海內寒心懷宗早

歲鋤大奸如摧枯菅抑何斷也而逢天殫怒周鼎用沉至于亡國者並埀識者嬈焉此無他中書無人絕璫視師臺諫無公忠之實而門戶成不

返之勢所以媒成甲申之變者豈偶然哉歷觀前代亡不一局或黨錮或外戚或中官或盜賊明亡乎自成是盜賊也而亦黨錮亦中官外戚不

與馬有一于此夫或不亡古
今有同歎乎要而論之吾論
靖難之師詳矣屠剝國良天
命不又其享國不逾其曆則
以靖難之故哉

康熙元年壬寅三月朔南陽
彭而述禹峯父題于
伏波山下

明史斷畧目錄

一卷

洪武起兵 洪武共二十則
平定東南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宋事始末
洪武平漢

洪武平吳
洪武平閩
平方國珍
平定兩廣
北定中原
故元遺兵
洪武平夏
畧下河東

戡定關中
洪武平滇
封賞功臣
褒顯忠烈
正位分藩
封國燕京

二卷

靖難師起 永樂共十三則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燕王起兵
壬午殉難
三征
開設貴州

開設交趾
平山東盜
河漕轉運
治水江南
太子監國 洪熙共一則
征漢庶人 宣德共一則
麓川之役 正統共三則
王振用事

土木之變
南內復辟 天順共三則
石亨之變
誅曹吉祥
平藤峽寇 成化共四則 三征附始成化至正德
汪直
平固原寇
開設鄖陽

三卷

平河北賊正德十一則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平江西寇

勦平蜀寇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平郴桂

討寧庶人

江彬之變

誅滅券猛

庚戌之變嘉靖共十二則

更定祀典

沿海倭亂

議復河套

俺答封貢

世宗崇道教

嚴嵩專權

再定大同

戡定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興復哈密永樂至嘉靖

四卷

江陵論上萬曆共九則

江陵論下

援朝鮮

平哱拜

平楊應龍

礦稅之弊

東林黨議萬曆至崇禎

爭國本
三案一梃擊 紅丸 泰昌 共二則
三移宮卷
平奢安 天啓 共三則
平徐鴻儒 附王好賢于弘志
魏忠賢亂政
崇禎治亂 崇禎 共八則
宦侍誤國
中原羣盜
鄭芝龍受撫
張獻忠之亂
李自成之亂
甲申之變
甲申殉難
辨中論一流寇

二南都
三閩廣

明史斷畧一卷

南陽彭而述禹峯著

洪武起兵 洪武

太祖起兵江北先借滁陽王爲潛龍奮飛之地既而總兵和陽以所得婦女還人此得天下之根本也雲從之彥既集渡江之策斯決用馮國用陶安之言而據金陵以爲形勝然後四望以爭天下兼恃大江爲險形格勢禁之道也至如

克太平而塟總管靳義克集慶而塟南臺御史福壽兵戈方始即褒死事之臣得鼓舞忠義之術矣乃若天生聖人禎異多端紅羅浮水雷風成墳以及紫衣護於道上黄雲覆於城頭視班彪王命論神爭徵應殆有進焉乘元之弊芟除羣雄與漢高同符矣按起兵在至元十二年此十六年也太祖此時用龍鳳紀年已黜元朔矣還婦女而得根本據金陵而爲形勝褒死事

而鼓忠義明祖有天下規模盡此数端而符瑞不與焉大儒之言可爲實録

平定東南 洪武

既據金陵已得形勢然後命將出師掃吳越定湘漢以及江介淮揚諸郡葢是時友諒雖殲士誠國珍尚在又元爲共主守臣尤力羣雄割據人思贍烏兵革方始創業艱難正在此時觀其臨軒遣帥平定東南首戒徐達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城下之日勿焚掠殺戮又取浙東諸郡戒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大哉王

言眞天地好生之仁矣其規模之大者立中書行省以爲出政之本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而得重農之義聘禮劉基等開講經筵以咨詢治道蠲太平建業諸路田租發倉賑濟貧民倉猝兵間開國遠猷于斯見焉宜其天命有歸崛起在位爲三百年華夏之主歟韓林兒死而始用吳年號勸進大位則又謙讓未遑如是者皆帝王氣象也自此以後長驅中原遂克元都金陵王氣實肇一統之業非小朝廷偏霸之可比矣此元至正二十七年也

揭出數大事不特見太祖得天下之由而三百年遠猷槪若列眉矣眞史才也

集師滁和　洪武

上之去濠而畧定遠也實爲趙均用彭早住所逼乃定遠諸寨或以義招或以計取輙数萬人爲我用誠天賛也于是取滁州爲根本立郭公爲滁王救六合于兎梁破元兵于滁淵又詐兵以取和陽得巢湖兵而渡大江眞勢如破竹東南王業基于此矣然則郭公之不死于趙彭之手機在上之去濠趙彭見上到定遠氣力已成

故不敢加害郭公實爲上也迨郭至滁而奉之爲王禀其節制報恩良厚二子背父而有圖上之謀其後一受小明王命死于元兵一竟無聞焉此明史之傳疑也嗚呼獨不可因父而庇其子乎

太祖起兵寔藉郭公故始終不敢負郭公即高祖之于義帝世祖之于更始意也結一語猶有微詞與然古今無不忠厚之帝王亦無不英斷之帝王

定鼎金陵 洪武

金陵東南一都會斯時元不以重兵守之而羣雄蜂起福通據潁亳天完擾荊楚士誠擅吳會俱含金陵不圖則天之所以資太祖也然太平取而也先不服破金陵而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國有人焉自此以後置江南行中書省根本強固北伐西討可以橫行矣太祖首據金陵良以元兵尚勁大江以北蟠結犄角而不可擅動先守而後可以戰計無如金陵者藉長江爲險形格勢禁之道也此圖維天下之規不止爲一時形勢然也史記以爲金陵之計首出馮國用然自是太祖意中事矣

漢關中之議發于婁敬明金陵之計出于馮國用然皆二祖意中事也特借二公發之而卽決耳聰明天授二祖同符羣雄中豈無馮國用其爲范增之疽死者多矣

宋事始末 洪武

太祖之崛起也蓋有兩藉在和陽則藉郭子興爲兵主在金陵則藉韓林兒爲紀年二人死後乃自爲之韓林兒自稱宋後僭元龍鳳劉福通王其事自至元辛卯以後江北之地山東幽薊秦晉中州俱爲福通所蹂躪元將家有名莫如察罕亦卒墮其手是時元兵爲福通所犄不暇有事江南太祖一力江南江北一帶則有福通爲之蔽此天之所以生福通諸太爲聖主驅除民思王者之師天眷神武之主所以不勞餘力而卒定中原也歟若夫福通既死林兒携至金陵初太祖欲以御座奉之得劉基叱罵一踢不果未幾遂殂噫此事非基爲之吾不信也然而物不兩大此不足爲太祖責也

元爲福通所犄不暇事江南江北有福通爲之蔽使太祖得以一力江南此讀史特識也

將所謂天授非人力者耶胡床一踢林兒死于青田矣亦不必辨其事之出于青田與否抱讀此又何疑于郭公二子

洪武平漢 洪武

友諒與太祖爭鋒凡兩大戰一則親犯建業有龍江之敗一則攻圍南昌有鄱陽之敗而身以殲國以亡其他池州之敗與慈湖采石之敗不與焉鄱陽之敗友諒雖殲然太祖舟泊淺沙得歸成緩師又難星過度得他舟相易瀕死者屢矣呼吸生死之間天意所屬于彼乎于此乎危乎危乎以古事推之龍江之敗與孟德之赤壁符堅之淝水無異鄱陽之敗則楚漢垓下之師也一戰而天下定矣然龍江之役詐降者康茂才主戰者劉基堅守南昌兩月不下者朱文正也三人之功尤著又嘗以時事揣之爾時張士誠據有吳會若使與友諒協謀勠力以偏師綴建業而各以大兵隨其後未審太祖何以待之且乘友諒狠攻南昌之日太祖往救之時士誠以一旅搗建業太祖能無內顧之憂乎又使浙

有方國珍閩有陳友定江北有韓林兒劉福通使諸渠俱乘兩主蟠蚌之勢合謀併力而殲之何有建業哉恐太祖自守不暇矣乃數人者齮齕自守無復遠志天生太祖爲中原主遂生友諒諸渠代爲驅除代爲割據在太祖一以爲誅賊一以爲舉事而江楚兩粤與夫浙閩中原之地俱得于諸渠之手若與元無與焉太祖名爲掃元而其實所得之土宇非元之版圖而諸渠

之職方也是漢高祖唐太宗諸人所不及也在當時爲太祖敵者友諒耳友諒起家漁子稱帝四年年甫四十有二太祖罹險而不死友諒流矢而夭亡成敗之機決矣追其後武昌旣下陳理來降猶封歸德侯而不殺尤人情所難哉

與太祖敵者惟友諒耳故不得不決戰友諒惟決戰在友諒卽不暇計及諸雄雖逆知諸人之無能爲然亦冒險而不暇計也

洪武平吳 洪武

士誠起家高郵據有江浙其地南至紹興北連山左與太祖相攻伐淮南浙西之間疆埸彼此歲無虛日友諒而下與太祖爭東南者此人也友諒旣平太祖命將規取先事淮陽蕩其巢穴旣三路取杭湖分其兵勢而平江旣下吳越底鮮揆厥所由說者謂士誠無遠畧以不能早取金陵及不能與陳氏共寇金陵爲失算夫圖金

陵者早亡而自守者獨得稍緩須臾天命有歸無強弱皆斃一也所不愧者其妻劉氏携妾媵自焚義烈與齊雲爭高士誠絕粒自盡至死不降是亦漢高之田橫歟

可見士誠之業其妻成之

洪武平閩 洪武

陳友定非賊也元之忠臣也初以福淸布衣議兵敢戰以巡檢積功爲中書省元之待之者厚矣乃陳張兵輿呉越路絶猶不避險阻海道入貢所以報元者亦厚矣至如郤友諒國珍之兵土地陷而復收明使者至則殺之飲血誓以不降兵克延平則飲藥抜劍終不偷生一則曰報元一則曰爲元死元之諸臣如友定者少矣究至雷兩復蘸舁至建業臨刑倨彊其言曰已矣勿多談抑何從容而就義也當其時八閩之守臣雖尚有人而王張運籌則友定一人太祖取閩水陸二道先之以胡廷美何文輝從陸繼之以湯和廖永忠從水宜其摧枯也歟然而友定父子始終爲元者也非寇也元之忠臣也此太祖洪武元年也

友定爲元忠臣千古公論友定非陳張比也

太祖無必殺之之志惟可以不死而必死此

所以爲元忠臣也

平方國珍 洪武

國珍賊中之小家也。觀其受元官爵。伺釁自固。藉我聲援。三郡夾歸。蓋游移兩可。竊據海隅。無遠志者也。迨湯和朱亮祖等提兵深入。國珍不能一矢相加。潛身出走。計窮而降。亦可羞矣。此無他。向來遨遊于元明之間。羈縻勿絕。恃有士誠為之蔽耳。吳克而國珍隨之。起事在壬辰。癸巳之間。猶在汝潁蘄黃舉兵未起之際。而成就

止此。既不能稱號問鼎。如陳張之兩雄。復不能納土早歸。煩天兵之斧至。志小而情悲矣。使當時元浙東當事能用都事劉基之言。方氏首亂。蚤為撲滅。則江淮觀望諸公。或者有所懲創。不至橫行耶。抑天命有歸。劉基之生。為明非為元也。

章邯能破陳涉。卒無救于秦之亡。即使劉基能滅方氏。能救元之不亡哉。然劉基事明則

功業炳然。章邯入漢。後獨無聞。何耶。豈其鋒巳試。則不可復用耶。

平定兩廣 洪武

兩廣爲元守時無舉事者皆元臣也太祖呉元年念漢呉越三方旣平乃命楊璟從陸路取廣西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已得首尾相援之勢又命贛州指揮陸仲亨出贛州犄角之其諭諸將諄諄以靖亂止暴宣布招安爲言又令其合兵進取廣西以故三路兵進廣東之師得元左丞何眞一降遂成唾手靖江之役兩

月不下必得東師奏集始克成功皆遵廟算而行者也是役也有二善焉先是廣西屬湖廣至是乃置中書省一善也土官世守旣已納印歸誠卽行宣慰以招遠人今兩江溪洞黄岑二姓勿生戎心二善也此洪武二年也是時已命徐常二公有事中原矣

序戰伐功須簡潔詳核一則嶺南露布文也筆法大類昌黎平淮西碑

北定中原 洪武

太祖起東南據金陵創大業漢呉浙閩旣平嶺南亦定十二年爲洪武元年乃遣大將徐達及副將軍常遇春北定中原葢十三年來之所圖維無非意在中原耳且中原去元都近元人所必爭非徐常二人不可以故由淮入河由山東及河南由河洛及潼關皆二人功多又先命鄧愈疑懷陽以爲聲援上移駕汴京以示彈壓而

後乃議及元都之事于是元都遂在掌中矣讀諭中原之檄勤勤以不殺爲念卽蒙古色目亦示聞宥大哉王言同天地矣天生聖人爲中國王豈偶然哉今迹其克中原之易者何耶先是劉福通藉宋後韓林兒之名山東河南幽薊一帶爲所破滅殘毀人民幾盡元之守臣竄者降者仗義死節者業已去其十之八九故太祖藉南方得勝之兵乘人心瓦解之勢自塔兒灣遇

春一撻元膽已破繼之以河西務郭英一戰元
主隨遁至于命湯和轉漕以繼軍需推誠降將
左君弼等得其死力皆帝畧之大者宜爲天之
所興歟

太祖二十年冒中勝算先生以数言勘出如
此方可談兵方可讀史

故元遺兵洪武

元都雖失元主在遁元臣擁兵各邊磨牙吮血
與我爲難未嘗斯須相忘太祖既得天下二十
年中與元兵相終始其功最著則徐達自西安
搗定西取王保保李文忠由居庸入沙漠追元
主徐達沈兒塔一撻保保僅以身免擒王公以
下不可勝数文忠應昌一撻元主先殂孽嫡孫
買的八喇並后妃諸王無算此洪武三年事也

二人權元之功于是首著繼此以後靡歲不戰
沐英和林之撻擒火脫赤全部以歸鄧愈招諭
吐蕃河洲以西卄朶烏思藏來降藍玉捕魚兒
海大撻又得王子公主平章劉益降而遼東始
爲我有太尉納哈出降而東方乃以無事逮年
用兵諸將之功偉焉獨是王保保終不臣服此
太祖所以歎息也元有人焉自是太寧福餘朶
顏及東勝大同各置衛所置都指揮等官勅徐

達馮勝等分布諸將屯種各鎮東至開鐵西至偏關設險守固二千餘里亭障屹然籌算邊防可謂盡善元子就擒不忍獻俘以唐太宗隋裔爲比聖人存心日月爭光矣

元守臣死者甚多最後猶有不臣之王保保元未嘗無人也元子就擒後猶念及祖父生長之恩不忍獻俘無亦有感于死事之諸臣而然與

洪武平夏 洪武

明玉珍以隨州布衣起兵元末初爲倪文俊鎮沔陽溯夔而上因得重慶于是慨然有自王之意得劉楨爲謀王稱王稱帝奄有西蜀年三十六卒子昇繼之報聘來貢修事大之禮無鈇我兵蕩關陝得與元兵端因起太祖遣傅廖等將吊伐之兩路進發傅以陸路由秦道陳倉襲階文二州楊璟以水師進瞿塘爲鐵鎖所梗不利會得廖永忠計取瞿塘然後二路合兵西川震動明王以降此洪武四年也當其時傅兵已至綿州漢州恐下流不知乃削木牌千餘書兵至日期以爲消息然後廖兵聞信鼓譟而進沿江守將解體人心遂成風鶴又有鄧愈駐襄陽運糧軍興不致乏絕安得不成功哉然則蜀負割據之區而眞主一統之外府也公孫而下不具論明之亡也張獻忠又其灼然者矣

論一代取蜀之功耳而三州之形勢千古之興亡俱見

畧下河東 洪武

河東元都之右臂旣下元都自當有事河東況此時擴廓帖木兒守太原驍勇敢戰患居肘腋則河東之役庸詎可已徐常等取道眞定直趨太行上又命馮宗異湯和等從河南一路會兵山西由澤潞以取平陽由絳州以取太原則擴廓在掌中矣澤東韓店一戰楊璟敗績幸有郭英保定之擣擴廓遁去太原遂下爲擴廓此時

計者若使奉元主之令直走燕京則達等師得太原無所用之惟是反兵而救太原已爲達所料定且燕京旣棄而太原復不可救遂致狼狽而入大同此元運之將終而非擴廓戰之罪也由是達等平定關陝而遇春殞命柳河命也此時元主之勢無如元都次則河東二方旣下大統已集遇春雖死無恨矣

元都太原旣下遇春死可無恨二方旣失元

雖有擴廓無可爲矣

戡定關中　洪武

徐達破吳北定中原克燕京皆勢如破竹兵不留行惟關中之役未免少郤多所蹉跌則以有擴廓帖木兒在焉故也李思齊張思道借擴廓爲聲援擴廓亦資二人爲羽翼故較他方獨難思齊來歸思道跳梁擴廓衝突于平凉其肅之間伺釁而動搆鬬無虗日蘭州之役解圍而退關陝以平厥後擴廓遂遠逝沙漠以終心亦良

若按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耳養子察罕爲元總帥恢復山東屢敗宋兵死于降將元封潁川郡王元運既徂元之兵力亦弱惟有擴廓自燕京敗衂後崎嶇于河東關陜之間與王師爲難氣屢折而弗靡心益困而彌銳至不得已而寧爲塞鬼耻爲華人國雖亡有人焉有是父有是子世篤忠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敘擴廓始終爲元處淋漓悲壯似河東段太

尉逸事篇

洪武平滇 洪武

滇國東接烏撒西連土蕃蘭倉金沙南北萬里西偏一都會也太祖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諸人討之命以三路進師一從永寧入烏撒一由辰沅抵普定然後進兵曲靖直搗雲南諸將從之白石一戰梁王自焚雲南底定藍沐二人秋毫不犯綏緝其民宜爲王者之師矣友德再定烏撒通川蜀之糧道沐英大破平緬神機衝其

象兵諸將崎嶇大理北勝東川平越之間百戰功高雲南雖下其所以收復雲南者力亦殫矣緬國車里八百媳婦皆請内附顧不偉哉其經畫之大者開屯田于營衛而軍興不匱置貴州都指揮司及雲南布政司而統軍治民有樞置鹽課司以足用改蜀道驛以避瘴所以策雲者何詳也其他定貢額均力役水利學校次第修舉沐英功在僻壤宜世守矣按此時貴州尚未

立布政統于滇也至永樂乃割四省地郡縣之
與滇分治矣

詳所以取滇之難正見守滇亦復不易末乃
歸功于沐國是作平滇碑手簡潔更覺過之

封賞功臣 洪武

外史曰皇明崛起翊運功臣徐常以下雲蒸霞
蔚鳳翥龍驤歷考前代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懋
功之典五等備矣追封之階進秩有差獨是因
胡惟庸一人誅黨數萬連及功臣五十餘人善
長伸救卒不免于死抑所謂殺運未除者歟踵
而繼之靖難之戈興矣抑帝性雄武多猜故借
此爲韓彭之舉如國運何所不足者此耳帝既
翦之于前成祖復伐于後忠義之魂上訴于天
觀崇禎甲申三月之事抗節死難者亦復寥寥
噫亦其驗也

靖難之戈踵于胡獄人主一念猜心未除而
殺運遂應之可不懼哉

褒顯忠烈 洪武

歷觀諸死事之臣惟鄱陽一戰爲多則當時太祖勁敵惟陳友諒爲最此漢高之項籍也不減睢水矣立功臣廟于康郎山食之長與彭蠡俱永諸臣不死矣至如韓成臨危代主其飽江魚之腹與紀信滎陽之事異世同符一火一水日月爭光高陽侯之封首冠諸臣祀典允[illegible]攻城斬將死于敵手俱得廟食配享不[illegible]亦[illegible]

矣至于崇尚風節旌[illegible]安福等猶是振起百世廉頑立懦矣

紀信韓成異世同符一水一火更爲千古奇事豈非天哉二臣亦不自知也

正位分藩 洪武

英雄舉事多有所資乘人心之憤爲創起之業太祖之與宋王韓林兒是也元得天下于宋宋中國人禮樂文章三百年人心思宋未嘗澌滅故元末劉福通等假其名以號召中原所向無堅城太祖起淮泗先資郭子興後資林兒借正統之苗裔悚華夏之人心此亦漢高奉義帝之心也克金陵稱吳王用龍鳳年號林兒殂乃即

皇帝位建元洪武是其心何嘗一日忘故主哉天生聖人螽降多男勇桐訓梓二十有四亦云奇矣獨怪高后所出四人太子燕王本屬同母靖難之兵以叔戕侄以臣伐君不少假借是何相剪之急也探之前代晉八王梁湘東與南北二齊同室操戈骨肉相殘未有不敗者獨至成祖一雪此言毋亦太祖救民塗炭再造區宇功最大故國本搖而不動社稷危而復安有出于

理數之外者仍歸太祖而不在成祖也同室相戕未有不敗獨成祖乃出于理數之外生古今多少奸雄覬覦之心得歸太祖而不在成祖一言危詞正論大有關係

封國燕京 洪武

太祖以太子仁柔幾欲易儲已逆知燕王之必帝千古之明主也劉三吾以秦晉爭之不果後遂有靖難之事甚矣經生之禍人國也漢高唐太宗初皆有易儲之心不卽行皆不免于流毒然則國家大事英主力行亦在乎斷而已矣太祖亦爲常見所拘况下此者乎說者又謂此際有天意焉燕王宮殿皆元舊制他王不以爲例

已生覬覦之心况有奸僧白帽之說逗其非常之想卽無齊黃諸人成祖亦不以燕王終矣獨怪靖難一舉而忠義種子盡矣前有胡藍之變後有靖難之師不三十年而大獄繁興誅伐互起屠剝國艮幾無遺類天地之生才有數斧斤之誅鉏靡已甲申事起而卒不得忠義之報天心厭之矣

靖難之成在太祖而不在成祖甲申之敗在

成祖而不在太祖理數然也有不盡然者吾欲問之天

一卷終

明史斷畧二卷

南陽彭而述著

靖難師起 永樂

成祖驍果善用兵太祖久欲易儲已逆知其必反當太祖之喪建文業已正位乃入臨稱病不拜其跋扈無君之心已見于此齊黃謀削奪藩封遷周執齊逼湘削岷諸國受禍皆因疑燕而起乃圖燕之謀未成而諸國已先受禍謂燕王

束手待斃此非人情為此時計者惟有齊泰先圖燕王一着耳乃惑于子澄之言先諸國而後燕所謂機事失于彀中天命有歸大物將攺矣迨張信之言一洩而張昺謝貴隨以就擒兵端起不可救矣向來開平臨青山海之兵徒虛設耳然齊黃建文之晁錯也舉事不成無害為忠成祖若敗則吳王淮南復見于後世矣建文一代之主也建文君之稱謂正史何則年號之嘗

復不待異世辨之矣
齊黃謀圖燕王自是忠臣何可以成敗論也
但紛更舊制致來口實獨不思建文豈創業
之主乎甚矣經生之迂而闇也

轉戰山東 永樂

外史曰靖難初舉革除建文年號已甘心于建文不兩立之勢矣建文以李景隆爲大將識者知其必敗不待渡江之日矣耿炳文眞定敗後景隆提師河間不進其罪當誅可以易將矣乃舉朝恬然不悟以致有北平之敗奔濟南迫至成祖攻大同而景隆來救復至道路相左是亦走也猶以提閫加官白溝之戰成祖幾危景隆

復以單騎走德州是時鐵鉉爲景隆督餉知事不成誓守濟南景隆棄德州走濟南布陣未定復以單騎走噫計自北平白溝德州濟南凡五走矣景何善走也人謂景隆原非將材非也蓋實欲成祖之速帝耳成祖一阨于濟南幾死鐵鉉之手一阨于東昌幸脫盛庸之擒自景隆爲將曾無一捷謂非幸建文之敗而樂燕王之成誰其信之痴哉建文使景隆將兵是開門而揖

盜也且囑諸將勿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甚
矣嗟乎此時若以鐵鉉爲大將燕噲手矣任用
非人自取其斃建文不足責齊黄輩肉可勝食
哉
建文不殺景隆是欲以孟明待景隆也齊黄
一書生耳豈足與謀大事若以鐵鉉爲齊黄
爲景隆俱無不可國之亡也所任非所用徃
徃如此

再出河北 永樂

靖難之師再出河北而未嘗不爲成祖危也爾
時盛庸在德州吳平等在眞定遼東守將楊文
剌永薊大同守將房昭在紫荆盛庸既有東昌
之捷身爲大帥則群將聽其約束若使聞成祖
未出兵之時四將合力直擣北平則成祖內顧
不暇何敢南驅唯是以孤軍單敵撓逗日久自
取敗衂滹沱之役德州眞定繼敗而楊文始剌

永薊房昭始出紫荆關計之晚矣成祖乘得勝
之師復克東西二敵回顧根本有餘裕矣惜乎
先發制人克師在和而南軍未之知也此時若
以鐵鉉爲大將必能辨此又此時內無強鄰外
無邊釁故燕王得以一意圖南耳計靖難之師
轉戰山東歸北平者二一苦于齊南之鉉一苦
于東昌之庸再出河北歸北平者一則防房昭
之議其後也可惜昭此舉不在滹沱以前而庸

等夾攻之又可惜楊文與昭不同心大舉直走北平而徒擾附近之郡縣以致成祖全師而歸天也人且如之何哉然則燕王上書解兵孝孺力主進兵非乎曰是也成祖臨喪不拜建文與夫起兵去建文年號不臣之心已見于天下南兵即欲止之而孰與止之所謂騎虎之勢必難中下此成祖緩兵之計而孝孺逆破其奸也然則縱反間于燕王世子俾高煦等自生其變孝

孺此擧疑非人所爲曰孝孺知兵處正在此也維時高煦雄武類成祖白溝東昌之役兩救其父于危若得以一紙書搆釁于父子兄弟之間贊子南兵十萬師矣若夫計之不成則又天也人臣出死力以捍國家之急惟此兩着孝孺滚中機宜在此耳

孝孺知兵善謀郎種蠡良平不是過非僅以忠節見者天寔爲之謂之何哉

長驅金陵 永樂

靖難之師南征者三歸北平者亦三其轉戰山東以東昌濟南之役歸北平再出河北以房昭出紫荆關歸北平此有二說一爲根本計一爲南方諸城未下恐留歸路不免內顧耳金陵之役屬第三舉直擣金陵何歟蓋南方所恃者盛庸平安二人在成祖之意以爲天下之勢在金陵與吾爲難者在建文金陵一日不克則建文

一日年號不去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則我擧兵謂何是我倒持其柄以來天下萬世之口且以身爲衆射之的也慮方大耳故此番之擧且置諸城不問必以金陵爲事以金陵爲事必先克平安盛庸二人爲患南方露此意者既有中官我軍同此意者又有朱能渦河之戰生擒平安去其一敵德州之役破庸將葛進乃進而渡淮而盛馬步戰艦列淮南岸竟以单舸乘進而渡

江而盛駐海艘上下二百里竟以單騎逃又去其一敵二敵盡矣是時也江淮之蔽既去則金陵入其掌中故斬送金陵者先李景隆而後則盛庸也竊以意斷之景隆之敗有心盛庸之敗無意然三軍之命懸于節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同歸于敗則二耳南方所用之將如此安得不亡乎獨怪齊黃此時踢貶燕州猶欲與太守俱逃發難端者何人乎孝孺不奉草詔轟烈而

死不愧建文臣矣答王首開金川門納兵是賊也宜與景隆盛庸等並誅可也

漢文帝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用為將蓋逆知吳濞之必反先留一亞夫以遺景帝也太祖雄才大畧已知燕王之必叛而不能遺一老將以授建文至使景隆盛庸輩開門揖盜建文齊黃不足責太祖之貽謀疎矣

入正大統 永樂

革除之際余恐言之設既已入正大統矣即不革除無害也革除者恨之也既已恨之則建文若在安得復為成王哉固辭帝位而不居者皆假也孝孺指斥景清犯駕罪及其身以為事君者勸不亦可乎碩乃連及九族累及鄰封坐死者數千百人慘矣胡藍之變太祖推功臣于前靖難之師成祖復摧諸賢于後世安得復食節

義之報乎然諸君子以此成名而成祖以是累德矣跡成祖行事大類唐太宗其親身臨陣亦類之然太宗之天下自為之其父李淵無與故六月四日之事不妨直書且建成元吉有得罪宮闈之舉大義滅親異世猶或非之在成祖靖難之師既云迫于不得已而起聊以避禍矣獨不可擇太祖之子兄弟之賢者而王之乎天下太祖之天下也與太宗不同也周王齊王皆可

也。何必身自為之。由是言之。不及太宗遠矣。一唐天下得于太宗之手。卽以天下傳太宗。不為過也。建成元吉旣不能為太伯仲雍。而又欲潛圖太宗。太宗取之正矣。成祖非太祖子也。太祖之賊也。革除建文年號。并洪武亦可革除矣。直逼于名義不可耳。又何待滅方景與不立周齊而後知其假哉。三百年國祚。寔天意之不可問也

燕王起兵 永樂

燕之舉兵。克捷在燕王自為將。而南兵之敗。在勿令朕有殺叔父名一語。燕王旣知此語。遇戰先登。瀕死者屢。竟脫去。則以帝詔勿殺在先。而軍中人欲生擒故也。然其舉兵克捷大端有四。起兵之始。掠薊遵懷來山後州縣。已無內顧之虞。一也。隨攻大寧。挾寧王取朶顏三衞兵分隷軍中。又有口外牽師來助。百戰百勝。半出邊騎。

二也。又高煦驍勇。屢出王危。督領精兵。催渡大江。三也。燒南兵之糧船。斷南兵之餉道。四也。南兵之所以敗者。亦有數端。耿炳文敗于滹沱而不治罪。李景隆敗于白溝而不治罪。三易盛庸。見二人敗兵如此。不治罪如此。安得不一走于淮。再走于江乎。江淮旣走。寇至門庭矣。軍令不嚴。大將屢易。欲不敗得乎。事起于齊黃。而法不行于將帥。此建文之所以亡也。然建文一入耳

諸王皆太祖之裔懿文同父產也遷周王于雲南削岷王爲庶人兵湘繫齊幽桂何獨忍于諸王而寬于燕王乎又何必作此姑息之語以虛名而受實禍乎臨陣且不欲殺況來朝乎機事失之轂中持其柄以示人齊黃等死不足以贖建文亦自取之辜矣

勿令朕有殺叔父名一語卽建文亦詐也何忍于諸王而獨寬燕王燕王早已識破矣兵不厭詐齊黃之謀詐而愚矣

壬午殉難 永樂

外史曰吾讀建文壬午遺事而致嘆于明祚之過曆也古來敵國之君得敵國之天下殺敵國忠義之臣未有滅宗斬祀血流海內蔓衍株連動以萬計如靖難之酷者也計洪武元年至壬午纔三十餘年耳而所培養砥礪已自如此豈天地忠厚節烈之氣天篤生之以昭一代之綱常而不關國運耶胡藍之獄連死者四萬餘人

猶曰謀逆也至遜國抗節諸臣引類而誅復數萬何以謝忠義之魂乎扶輿之苞孕竭矣李自成一出而洪支無噍類社以屋然猶遲之三百年之久彼成祖何以得此哉識者猶歸功于太祖及列宗云

忠義之氣至靖難而盡天地之心亦至靖難而酷諸臣不能與天爭也成祖應天心而生者也天祚之矣

三征 永樂

永樂北征凡三八年庚寅二月征元遺孽本雅失里戰斡難河乃元祖始興地失里遁去勒銘擒虎山十月還北京十二年甲午三月征馬哈木戰撒里怯兒地哈木遁去八月還北京二十年壬寅二月征阿魯台次鬬灤海收其孳畜班師九月還北京二十二年甲辰復征魯台不遇而還師至榆木川上崩嗟乎三數者阿魯台最

黠而征失里時阿魯台來戰靜虜鎮敗走矣其後則又納欵又遣使內附上封為和寧王未幾薩寇寧夏矣是以有甲辰之師罪浮于失里馬哈木二人矣三者皆親征也魯台之役以議糧不繼至誅兵部尚書方賓籍戶部尚書夏元吉可見魯台叛服不常上心惡之憤兵必敗宜有沙丘之事若使此三事者萃集于靖難之時恐成祖不能渡江矣乃天假閒時以生邊變成永樂神武之名且因北征日久而遂以燕京為都南京止稱留都誠子孫百世之利矣

北征之役似漢武帝唐太宗而北平建都遠識更過之

開設貴州 永樂

貴州羅施鬼國羅甸國王火濟之後歷唐宋皆以宣慰治之不設流官其地西接滇蜀東連荆粤皆四省地也洪武十四年雲南方開置貴州都指揮司未郡縣也洪武之世定亂者三思州及古州苗蠻亂湯和楊文繼平之馬燁以祼達奢香激變地方奢香叩閽馬燁伏誅乃闢赤水烏撒立龍場九驛周道千里以報朝廷女子立

功于蠻荒未有如奢香之著者也至永樂中思州思南涉坑相爭亂不止上密遣鎮遠侯顧成校士擒之乃定于是皇帝念曰郡縣不設土目作祟亂終未有以已乃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設三司等官六府四州十五衛屠然一都會矣此永樂十一年也于此見二祖遠畧誠有不可及者夫馬燁不誅則奢香之心不服且諸羅告變勢必窮兵二州相爭若張皇致討露師萬里

豈易得志二祖處置得宜不惜一將易千里之地不勞一師成底定之功誠亦奇矣其初鄉貢仍附雲南後乃分治與十五國等矣

為奢香而殺馬燁英主之畧誠有過人者然亦隱忍以成功矣

開設交阯 永樂

漢武帝平南越分交阯爲三郡唐宋以後羈縻之不設郡縣太祖因陳氏來貢仍之永樂在御黎季犛戕殺其王稱皇帝陳天平自老撾上變上使行人送之見殺然後令張輔沐晟征之諭以立陳氏後輔出廣西馮祥晟出雲南蒙自克其兩都罪人授首陳氏無後從國人之請裂爲郡縣三司用建流官用設居然省會矣未幾有

簡定之變稱日南王又擁立陳季擴指爲陳後稱皇帝二人以次就擒輔沐凡定交阯者三擒王者亦三夫以遠在蠻荒不奉正朔成祖以百戰得此一塊土豈可輕擲乃宣德厭亂楊士奇楊榮當國遂力主棄去且以朱崖爲比君臣賀爲盛德當時夏原吉蹇義力爭之奪于二楊不果嗟乎朱崖之棄始于賈捐之維州之棄始于牛僧孺俱在漢唐宋中葉非兵力強盛之時乃宣德去成祖未久大寶三傳割地數千里邊圖多壘小醜何釁端自二楊作之俑矣獨計當時交阯既開張輔黃福官其地前後且二十年俱以撫馭釀變當時若以一人引沐英故事世鎮其地則交阯亦雲南矣何遂不可治哉由是論之其失又不獨二楊而在成祖之世矣

交阯之棄失在二楊而釀亂至今誰爲今日之司馬唐蒙哉

平山東盜 永樂十八年

唐賽兒一妖女子耳。作亂于益都石寨。煽惑安莒諸郡邑封。遂成燎原之勢。柳升專征、失機遁賊、忌功釀亂、吳中發誅。深當其罪。唯是妖姬漏網。株連天下婦女幾萬人。其爲法也酷矣哉。究竟賽兒旣獲。兵刃莫施。解紐而去。竟羽化耶。他如劉忠戰死于石寨。衛青救安丘于垂危。王貴殺賊于諸城。其功最著。三人皆指揮也。可見當時

軍衛之設。亦自可用。後乃凌夷衰微矣。獨計是時柳升雖誅。三人不聞顯擢。賞罰激勸之典。毋亦尚有未盡歟。此永樂十八年也。

指揮中有此三人。則設衛自是可用。激勸不明。則凌夷矣。爲之一慨。

河漕轉運 永樂十三年

禹貢一書。九州之產。皆達于河。就天子都而言也。漢唐宋都長安汴京。漕皆因河。不勞餘力。元都燕京。距江淮數千餘里。河渠未通。創作海運。元亦奇矣。永樂都燕。因之。十三年乃變海運爲漕。漕在江淮之間。陳瑄力多。齊魯之間。宋禮功著。凡鑿清江浦。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及鑿呂梁二洪。築白塔、通大江及高郵諸堤。皆瑄也。

凡開會通河。汶泗爲源。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皆禮也。至同有事于河工者。衛河之開。本自軍士唐順。黃河甲灤分道入海。本自工部主事藺芳。由南而北。曰浙漕。曰江漕。曰出黃。曰入口。曰湖漕。凡五名。而入會通。由會通而上。曰天井閘。曰臨清。曰衛河。曰天津。曰白河。凡五名。而抵通州。江北漕運之大端也。若夫大江以南。張吳築姑蘇之堤。孫氏鑿丹徒之氣

黃池之役始自夫差皆上都轉運一統之資也

此亦河洛矣

如讀河渠書頭緒甚多絲理不亂

治水江南 永樂

天下財賦半出東南今蘇松常鎮四郡是也四郡居國下流枕江帶海杭湖宣歙萬山之水釀爲太湖由爲三江入海而止江路壅閼湖心夏漲尾閭不泄歸墟無地其魚之歎所由來乎考之先朝治水最著者永樂夏原吉宣德況鍾嘉靖則有李充嗣隆慶則有海瑞治吳淞浦港以濬太湖者原吉也況鍾充嗣皆踵而行之此即

禹貢所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聞王渡至宋家港饑民就食河工以竣海瑞之功尚焉至

如絲分縷晰曲折詳委或從劉家港即古婁江竟遏大海或從常熟白茆港入大江或從大黃浦范家濱水行不一因勢利導疏湖水以滙入于海一也東南免昏墊而財賦從此出焉此與漕河之賜相表裏者也

竟可作禹貢讀河渠書不能如此明晰治河

治湖不是兩事尤爲卓識

太子監國 洪熙

在外曰撫軍在內曰監國古太子禮也成祖南都二十年中北幸凡五出塞者三大政遠猷出自監國亨國之日雖短御極之日甚長也按洪熙仁孝天授日誦萬言先有解縉黃淮諸人薰言回天翊贊于青宮既有胡濙王瑜密疏上辨保全于末路然後君臣父子藹然如初而高煦雖有扈從之功不得覬覦中官雖有王射成之

陰謀劃然冰消天生聖主百靈呵護他如奉命北發諮詢民隱念鹽城遺骸而下獨租之令見鄒縣饑荒隨發倉廩以拯是眞堯舜爲心矣又如論文章正宗及大學衍義而知眞氏學術之正登滁州瑯琊論文字章疏而知歐陽事君之忠聖學治道幾致郅隆已著于監國之日矣

明之洪宣漢之文景也余嘗謂漢祚永于文景不在高祖于明亦然至洪熙治道著于監

國之日使予言益信矣

征漢廢人 宣德

靖難之師以叔戕侄千古之大痛也高煦爲成祖第二子恃靖難功久有窺儲之意成祖仁宗繼崩反意遂決時宣宗乃仁宗子高煦之侄也反形甫著彌月而擒以侄戕叔皆成祖作之俑也幸得楊士奇一言止彰德之師否則趙王且不免矣嗟哉成祖尋戈骨肉酷殲忠義禍不旋踵爰有子禍誰謂無天道哉

高煦亦燕王也幸楊士奇輩不似齊黃耳固有天道亦是家法

麓川之役 正統

太祖收雲南改平緬宣慰爲麓川麓川之名始見距金沙江千有餘里思任發作亂據孟養地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者滇王之號也中國訛爲發此則稱王犯順天誅不赦英宗在御勞師者屢沐晟招之沐昂敗焉都督方政死于上江出師萬里士馬相當古記之矣當其時大學士楊士奇侍讀劉球皆主罷兵英國張輔及太

監王振力主進兵于是王驥蔣貴三路進兵既縱火克其上江又乘勝馬戰山破其象陣斬馘無算爵封五等顧亦偉矣思任再遁役凡四出追奔鬼哭之山立石金沙之上天兵震疊于荒服渠魁函首于京師王驥等何減衛霍哉說者謂當時徵發吳楚川貴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僵尸流貨幾至頓武當以士奇之議爲正然國家有必不可止之役此是也當時逼近雲南如本邦車里八百緬甸皆視麓川爲動靜此之不戢亂畧方長雲南不守又一交趾矣故吾以爲王振之罪自在而此不害爲功楊公之相業亦自在而此未可據以爲善也此正統十三年也

雲南不守又一交趾矣王振不害爲功楊公未可爲善讀史人當平心公道方可論世隨聲附和者其舌可斬

王振用事 正統

宣皇旣崩、正統卽位、時方九齡、王振以青宮之舊因緣用事以騎射娛帝、爲張太皇后呵責、女官刃之時三楊同在相府一言去此輩如拔毛耳乃三楊旣不早爲之圖又三楊次第老且死振遂有幽戮朝貴之事李時勉薛瑄劉球等或以遠或以殺則養成王振之惡者三楊也然三楊豈不能去此哉亦由私欲未化而髦將及之

矣然跡王振已事罪固有之功亦宜然麓川之捷使王驥得布其四體勒銘金沙之外功何可没說者又追咎于土木之事吾嘗論之此亦湄淵也安可以成敗論哉况此時身在行閒雖爲樊忠搥之而斃猶之灑血戰場耳宜英宗復辟而爲之刺木招魂哉直瑄忠賢方之遠矣

麓川固爲王振功土木實足爲王振罪此謝生讀史公道處也英宗豈漢武唐宗比哉所謂樊噲可斬者此耳

土木之變 正統

也先入寇正統親征未可專罪王振也不幸英宗被陷耳宋真宗澶淵之役近者漢庶人之變皆親征人不以之責寇準楊榮何哉以其成功耳王振不幸不為寇準楊榮故紛紛罪之雖以為此殆天意非振之罪也況文皇自征尾[illegible]宗自將特邊豈前此皆非乎于謙舍憲宗而以郕王監國遵上初命且遵皇太后之命已明明

有棄英宗之心矣英宗幸而返國比之封疆之臣則社稷罪人矣焉得而不錮之英宗既廢應立憲宗乃奪門之役起于石亨貪功諸小人非其正也功在奪門者則罪在于謙豈顧問哉景帝奪廟號而英宗復辟謂經常何又何以責為人臣之陷身幕庭與墮落賊手者哉因英宗復辟之後繼世而有天下者皆其子孫恬焉不以為怪此明史之缺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也

先不殺英宗曰不足殺也歸之而得厚利殺之而受惡名也先之見自在劉聰金人之上既歸矣在景帝當明告英宗失國之故于天下以太上皇終其天年可也不必錮也楊善等語雖辯會其時耳人臣之義必以于謙為正奪門諸人不足數也所恨者景帝有疾即當詔示天下明以憲宗正儲君之位而不必議及外藩則兩得之矣

英宗當為上皇憲宗宜正儲位一朝之大經千古之定論也于忠肅何不力爭之于始以來奪門輩之口寔誠可惋惜

南内復辟 天順

奪門之舉始于石亨而成于有貞有貞反覆喜事善曉天文知英宗之復辟乃天意之有屬故毅然率石亨張軏等奪門而不辭也不殺于謙此舉無名徐有貞之言也實英宗之意也觀其貶景帝太后及帝后汪氏等可以見矣無他皇帝擅物人爭附之英宗歸外而景帝不讓則景帝有疾而英宗臨朝何知兄弟惟帝是視但為

有貞等計者與其立罪人英宗無寧立廢東宮沂王或以沂王名位不稱無如取上皇而立之為人所厭服有貞等計之審矣于謙之死究乎曰不究也使于景帝易儲時以死爭之曰其父亡國其子得國正也即犯景帝所諱寧必死乎又不然于景帝疾作之日曉然揭于天下以憲宗承統而南内之太上皇猶然太上其孰曰不然舍是不圖為有貞等所先謙之失算在此耳然而究矣獨怪英宗此時猶儼然為帝而不辭而不愧而並不一言以讓之子憲宗皇帝之迷人至此哉

外史曰徐有貞元功哉南内復辟策力皆出其手抑何備也于謙以立景帝有貞以立上皇二人者不兩立之勢也有貞立上皇功與謙埒若並不殺于謙則始終全人矣上皇既徇其意而殺之後得毋悔歟曰悔之所以不旋踵而有金

齒之謫也當時石亨曹吉祥等有貞以奴隸使之耳如有貞者可以言才矣

予責于謙處已詳前批閱此不禁鼓掌何所見之多同也但所恨者英宗不知讓位憲宗有貞不知不殺于謙定為富貴所迷耳良史驗識又何怪焉

石亨之變 天順

英宗北狩敵騎逼京唯有清風店一戰也先膽寒後來英宗得以返國者安知非實憚亨輩以爲國有人焉不可犯也奪門功成于寵怙功貴爲公侯尚復何望獨是譖殺于謙清議不赦遂以謙及二字下獄論死抑屈矣奪門之事雖出有貞向非石亨材武衛士力不至此英宗獨不可以奪門之功易一死乎總是盛滿難居造物

忌盈不殺亨無以雪謙之冤無以洩天下士大夫之憤故殺之當時令其削爵歸第解其兵柄如宋祖待功臣故事豈不可乎史又著之曰欲以猶子彪鎮大同擁臨青絕偏道及謂其黨有云陳橋之變數語遂以爲反證噫勿論亨無此心即有之非其黨又誰知之者且童先屢勸而不舉行又何待乎古來殺權臣無其名輒以此名歸之非一世矣獨至石亨而人不究所以甚殺謙之罪也必至于是而後見殺謙終非英宗之本意也

不殺石亨英宗無以謝天下且無以立國小人貪富貴至身卒不保何足惜哉漂萁亦非反者死與亨同矣

誅曹吉祥 天順

吉祥與石亨俱有奪門之功吉見亨誅心懷怨望理或有之論者以爲令其侄欽乘馬昂孫鏜征陝之日乘機作變乃鋼上大內而立東宮竊以爲此必不然之事也當時以奪門授官者千百餘人又各據顯要寵利逾涯其不與此事者心惡之雖李賢亦每以爲言以爲前謀若洩不知置陛下于何地且奪之一字豈可聞于後世則如恭順侯吳瑾與懷寧侯孫鏜同此心久矣若石亨尚在則吉祥尚可緩誅石亨既誅則吉祥必不可留且有侄欽及鉉鐸等皆手握兵柄一日可留于君側乎以故吳瑾夜半告變乘人主危疑之際事出倉卒執吉祥而磔之如封狐豚然迨欽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始知之夫果叔侄同謀則吉祥此夜豈應無備且欽等舉事正在出入不意武備不及簡料之時何反待

出師赴陝之日而乃以身嘗試之也東華門一戰孫鏜力多欽等就縛吳瑾不免李賢王翺命界毫髮間耳此與東漢竇武陳蕃之舉何以異哉是故石亨吉祥罪有可殺而不必以反也爲視二人者也

外史曰正統六年蔣貴麓川之役曹吉祥監督軍務此內官監軍之始景泰元年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

天順元年吉祥晉司禮監侄欽封昭武伯鐸鉉鐸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

曹吉祥可誅不必以反誅然一家既握兵權矣欲誅之不以反不可也

平藤峽寇 三征附始成化至正德

藤峽險惡亘六百里爲五嶺最猺獠犵獞生其地者非伊人類侯大狗據險煽亂攻墮郡邑已歷兩帝緣英宗北狩景帝繼統土木之禍未已而東南之患方滋不暇兼顧養成癰疽憲宗銳意南征又得兵部尚書王竑薦韓雍爲帥兵十七萬五道分進直搗巢穴大狗授首百粤底定以數十年之逋寇成擒于期年之間起成化元年以明年正月班師雍信林王尚書亦爲知人乃雍遂以是開府提督兩廣廕子錦衣竑獨無聞焉將進賢受上賞徒虛語耳以後事觀之韓公之破嶺賊亦易與耳緊彼羣蠻依山負箐不過如虺蛇猛獸乘間咀人嶺南兵脆間有屠陷守臣文弱莫支非真鐵騎精甲梟帥豨突有圖王定霸之舉也難滅者只是巖壑邃曲不便徵逐耳今以十七萬之師斬首二萬餘級以千鈞

壓卵擒獮草薙易爲力故耳同一戰也南方風氣濕毒人馬多死非戰之難而我兵入焉之難西北勁旅天下精兵處也斯戰之難故漢家出軍專意朔方伏波兩征南卒不得志誠地勢使然乎

外史曰藤峽在潯州界山谷險峻盤六百里粵南隩區國朝凡三定之天順中侯大狗之變韓雍征之全師直搗軍分左右道分南北火攻賊巢間道陟嶺用兵大畧也又能斬四指揮以肅軍令用新會丞陶魯以贊奇功勒銘紀歲此爲第一云正德中遺孽復熾都御史陳金改峽名爲永通就商舟入峽者榷魚鹽以養蠻乃日久釀變復肆剽奪王守仁乃以定田州之兵還定之先平斷峽繼平八寨繼韓而起功斯備焉此正德七年也又侯公丁之亂侍郎蔡經征之能用翁萬達計擒公丁誅之此正德十七年也計

自天順至正德三十年中變者三起不旋踵而撲滅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國有人焉故也南北地勢不同用兵之法亦異王守仁蔡經皆南人也故能成功今之海上亦當以南人征之可耳

汪直 成化

憲宗欲知外事特立西廠令汪直總之以刺東廠東廠者永樂以誅建文諸臣疑不自安故設之以刺姦由是言之廠豈盛世事哉自西廠既設韋瑛進用朝紳重足汪直威福日熾于是大獄數興錦衣權重而尚書卿貳皆拜下風矣當其時抗禮得罪者項忠馬文升也或削其籍或下于理以附會而得大官者陳鉞王越也或以

討海西而躐尚書或以征威寧而封伯爵本朝以太監監軍實自汪直始也幸大學士商輅力主罷廠孫鏜隨而攻之遂有南京御馬之行否則欲不劉曹不可得也所可取者奏設武科一如進士例一事耳按直藤峽猺種也以犢豎小旗當擒獮之餘既而刑餘得近天顏殺伐乃其本性所以好談邊事欲取交趾誠亦亂畧之材矣

汪直以猾獶得近天顏天性險狡自宜有釁禍至其議取交趾亦是素昔形勢知其易爲耳以猾攻猾寔有可用但在盛世邊釁原不可開

平固原寇 成化

土達滿四錢元部落把丹之孫高帝時把丹來歸授以平涼千戶倣古處匈奴于内地之意時以匿逋一事爲撫臣陳介持之急遂入石城爲亂前後殺官軍數千人一伯三指揮與焉陳介爲所敗固巳即項忠馬文升六路進兵猶不免于敗亦勁敵矣幸所據非地城内無水爲部下楊虎力所賣擒于東山下亂遂止若使不據石

城危北方爲陝患方大耳閣臣彭時商輅皆預測其必擒二公亦知兵矣不獨項馬諸將也立石紀歲月亦儒矣此成化丁亥中也

大儒無不知兵者又不獨彭商二公然也

開設鄖陽 成化

鄖陽開府之設三變而後置之為流民而設也饑饉薦臻流冗無所此中山谷阨塞綿結三省採掘草木而食魁傑因而為亂劉千斤之變尚書白圭定之在天順二年殺之而已李鬍子之變都御史項忠定之在天順七年剿撫互用又徙出山谷發還鄉及編成各有差皆流民也至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乃命都御史原傑

往任其事因于楚豫秦三省分置竹溪桐柏商南諸州縣處流民置鄖陽開府由是觀之三公之烈懋焉原公經畧猶在百世迨至崇禎末年巨寇屠陷三省郡縣無不碎者獨鄖陽未下與國始終亦可見原公方畧此金城矣雖然巨寇初亦流民也原公不可得耳

原公置一鄖陽而崇禎之流寇尚不能破此金城使原公而在豈至流毒若是讀此又不能無議于盧洪二公也孫楊輩不足言矣

二卷終

明史斷畧三卷

南陽彭而述禹峯著

平河北賊 正德

正德中宦用事海內騷然盜賊蜂起如安化之變江西之變皆不旋踵撲滅其屠掠城邑流毒最大無如劉六劉七等之烈者也當其時兵分兩路劉六兄弟寇河北劉惠趙鐩寇河南在河南者殺長史破州縣無算爲彭澤所追擊渡河及前後溺死者七千餘人趙鐩縛江夏惠不知所終南賊盡焉在河北者山東北直受禍獨酷陸元經畧之劉六等由南直走黃州溺死于團風鎮劉七奔敗于狼山亦溺水死北賊盡焉此正德七年也彭陸二公功固偉哉要其督轄守令亦有力焉如商城僉事郭詔湖廣參議白金李源桐柏知縣李聚泌陽知縣劉機擒斬百數十人不等皆一時之表表者而樂陵令許逵尤

稱將帥之材此時中官谷大用等弟侄皆封伯而彭陸二公獨吝五等之賞謂勸懲何勦賊固藉將帥然非得賢守令不能成功此新建所以用守令爲將帥也許逵死于寧藩之殿上固自可惜讀此則其才不在新建下矣

安化之變 正德

劉瑾柔亂朝政海內憤怨寧夏履畝加稅之舉守臣歛貲入賄瑾罪當誅寘鐇覬覦非分已非一日乘民之怨以誅瑾爲名其黨孫景文周昂等遂從臾之以國俛倖殺太監御史如縛孤雛全陝震動幸仇鉞以奪兵家居與楊英齊約不動聲色而擒諸庭戶之間功洵偉矣朝廷不幸有奸臣在側爲舉事所藉口鮮有成功者瞧漢

唐已事即功成而國祚必隨之瑾犯衆惡安化之舉差快人意雖然如正德何故君子奪之非常之事人臣不可居之功也

君側二字爲奸臣所藉口已非一代况出自宗藩尤爲祖訓中所許着惜寘鐇非其人耳靖難之名亦太祖之訓誤之也

劉瑾之變 正德

瑾以青宮閹豎與上卧起得與密議其後流毒縉紳擅作威福爲海內所側目致釀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楊一淸張永等即以安化之故帥師定寧夏乃二人至邊厥亂已定二人得以同事誅瑾之功雖一淸首謀而張永之功居多然此時正德能用永言不疑毅然行之其剛德不可及矣獨怪此時即以其事誅之何不可而

必以反名加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動人君之危而厭天下之心此誅奸臣之通例也至于時勢方張劉健謝遷繼去而東陽獨留保全正人尤多不知者猶或非之噫人盡潔身之爲高如朝廷何嗚呼此所以爲文正歟

外史曰劉瑾用事恣行威福擾亂天下強半依附爲之縉紳之禍非李東陽婉轉申救幾同白馬矣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王守仁疏救戴銑等

得罪竟得不死且以是成直節名一以文章顯一以事功顯成二公不朽之業者瑾有力焉若當時致之死卽拔毛耳然考當時諸君子以言得罪至貶除下理極矣未有致死者則亦法度猶存東陽得以行其說耳未若後世崔魏之極者也當時許進有言以爲行之過激恐有草露之變不幸言而驗則亦翁勢使然非諸君子之過也誅瑾之功成于楊一清而一清所借全恃

張永如永者豈非中官且八黨中人哉竟能首殲巨憝以謝天下則亦安可謂中官之盡無人也不獨永也先是王岳范亨諸人嘗已密助韓文將捕瑾矣乃以焦芳洩漏得免後來無窮之禍皆芳也彼王范二人不又中官乎

東陽之保全善類亦隱寓與慈意也使無東陽則諸君子盡矣亦安所成其誅瑾之功哉特不可爲焦芳輩藉口

平江西寇 正德二年

江西盜起時以寨名者四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磁寨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桃源洞寨凡此四寨互相聲援在贛州者執殺參政趙士賢華林者攻破瑞州府都御史陳金討之用大同邊兵及廣西狼兵卒平賊成功揆厥所由制勝有二而二兵不與焉一則能用降將黃奇一則用新民爲鄉導華林旣破斬首四千餘級則碼磁

東鄉膽落矣皆黃奇爲之携貳而新民爲之內應故也桃源洞雖以殺降激變流竄徽衢又得浙東夾攻餘黨遂散要之皆覩華林爲動聲者也乃更寨壘立東鄉萬年等縣此正德二年也噫正德何多寇也以賊殺賊寓剿于撫陳金之功誠偉矣

正德時內賊宗藩外賊流寇殆矣然以國有人馬卒不亡甲申之禍非無人也權自上制

不得成其功也正德亦非能用人也直以封疆付之諸人任其所為反得其力可知人至精明之害更甚于優悠

勦平蜀寇 正德

正德四年蜀寇之起者凡三藍廷瑞等起于保寧、曹輔方四等起于江津、麻六兒等起于內江、此時辦其事者則總制洪鍾川撫林俊功居多惟內江之賊彭澤起而收之鍾等合秦楚蜀陝之兵破廷瑞等于松樹埡擒斬幾盡任四等自蜀入黔披猖于思南石阡之間、鍾等復展轉窮追破之于思南境內前後俘馘凡萬有餘級至

于削平麻六兒之亂此時林洪二公既去澤以定中原之餘威蕩西川之殘寇直折箠力耳以上三寇起于正德四年而蕩定于九年說者謂林洪二公不合軍機多忤以故成功稍遲君子是以歎和衷之難也、

前段序事錯綜又是一史法筆之不可端倪如此

勦清平苗 正德

清平衞苗阿傍等據香爐山稱王黑苗阿茲等據龍頭都黎等山二寇互相聲援三省因而勦兵主其事者貴撫鄒文盛也此輩雖未屠辭城池然山箐雄長荼毒居民若使爲虺弗摧勢成燎原矣此正德十二年也抑正德何多盜也

正德撫臣多有將材故寇發旋滅知用督撫關係封疆不小

再平江西 正德

橫水桶岡浰頭南贛三大賊也王守仁成功其機有二一曰能用鄉兵爲鄉導一曰以守令爲將帥其破橫水左溪皆以鄉兵間道先距山巔然後官兵搗入賊驚自潰乘此兵銳隨破桶岡又以計擒浰頭諸寨而湖廣廣東江西三省之害除于兩月之間用鄉導則賊不意用守令則民不擾故曰其機有二又歷觀本朝平賊多用中貴監軍成功反遲濫及爵秩枉費金錢率皆由此南贛之役則守仁爲主帥無掣肘爲宜其易也此正德十二年也

以守令爲將帥在今日尤可行彼輩不特擾民且有縱賊以爲利挾賊以爲重者比比也若責之守令則未有不致力之念矣

平郴桂寇 正德

郴桂楚東南徼山谷險惡芊綿兩粵江右之間龔全福等分據烏春雕栗延袤千里爲數省患楚撫秦金平之皆以文臣監武軍當其時金駐郴州居中策應前後左右各哨夾攻以正德十二年十一月進兵至十二月終獻捷成功抑何速哉毋亦仍用文監武之效也此一役也永順宣慰彭世麟功爲最擒全福于癸馬山下窮其

根株皆彭力也要其功成之易因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守仁扼之于南贛而金乃蹙之于郴桂故賊無所逃其以文監武軍殆彷守仁而行之歟計正德中寇之大莫如中原流寇平用廣漠是處可以奔突又精兵強弩在馬故蹙之難然一蹴便無餘事惟夫山寇出沒溪箐邃谷兵至則獸駭兵去賊又鴟張何也地利不便故也野戰之難而絕之難如是則郴桂南贛及淸平

川貴諸寇非諸公蕩之安得以疥癬忽之哉

疥癬兩字誤國不少

討寧庶人 正德

中貴用事變起洪支且武宗無子致生希冀宸濠之變所由來也此時爲宸濠計者若先取南京定大位以長江爲限傳檄天下與江北爭衡勝負未可知也舍是不圖苦攻堅城之下即守仁不破南昌亦自必敗何也失其勢故也又即使守仁破南昌宸濠竟不內顧南昌雖陷無所用之故守仁之破南昌倖而成功非上策也爲

守仁計者仍是急擊勿失爲是耳守仁之功半出伍文定乃文定止以太守陞臬司而守仁止移撫江右何也曰正德欲親征而庶人已平又欲觀兵江右而守仁固止俾正德不得試雄心于一擊左右貂璫又以武功不出監軍宜其薄也古來立大功得封拜未有不藉中官力者李郭其著焉矣

待淺人正復渓一着不可蓋宸濠之敗不敗不在南昌之破不破也然破南昌則其敗乃速宸濠豈能取金陵之人哉若無內顧則出其兵力以嘗試一遇親征駕至與王振輩決勝負天下事未可知也

江彬之變 正德

彬庸豎子耳以邊將入衛蒙上寵幸以致人君浪遊無度威福由巳流毒縉紳凡武宗之所爲強半皆彬之爲也武宗南廵同鑾身死豹房而彬亦殲焉籍沒貨貝與逆瑾埒可知武宗之世銅山金穴俱歸若輩之手而國亂民貧盜賊蜂起所由來歟誅彬者楊廷和梁儲也實張太后也此時誅彬不誅彬無害也要其罪不可赦也

嗟乎武宗之世外賊如河南山東江西四川內賊如劉瑾八黨宗室之變如安化宸濠最後乃有江彬之事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然而危矣𠕅改革之一機也非帝星明于江漢則異姓起而收之矣

正德有亡國之道而不亡者國有人也崇禎無亡國之道而卒至于亡者國無人也然皆天也帝星一語消千古奸雄窺伺之心

誅滅岑猛 正德

岑猛世有田州南障交趾反狀未明不宜征討盛際期跳之于先而姚鏌疏之于後于是沈希儀趙臣輩希冀成功假手其婦翁岑璋之手以圖夷滅孰知天意不絕岑氏而次子邦相復爲土目盧蘇王受挾之以反乎王守仁旣招蘇受即以邦相爲田州判官不設流官計之上者也及邦相爲盧蘇所殺邦彥之子芝代立實由陶

諧不絕岑氏之後以安夷種不煩流官之設以固外藩君子謂是舉也與守仁同獨是盧蘇之罪未正國法漏網耳書曰賄陶諧波誅之也然邊羅之臣如守仁陶諧其正也盛姚二公啓邊釁醜夷禍者不足錄也又史稱岑爲東漢岑彭之後彭以名將佐中興征西川死刺客其後乃著于嶺南歷千年不絕抑忠烈之食報遠哉

未及岑彭一段史筆波瀾至爲陶諧力辨守

正左爲公論

庚戌之變 嘉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俺答入薊州塞黃榆溝由通州抵城下掠良鄉保定宣大逹山陵出古北亦危矣由今論之俺答此舉無意京城也有之則墮其掌中久矣斯時世宗靜攝武備久弛禁旅援兵竟無敢一矢相加遺者令之飽颺而去蓋仇鸞實嗾之鸞以賄嚴嵩起爲大同總兵二人此時皆可誅也二人漏網而止誅本兵丁汝

夔等非用法之平也大都世宗俱蒙蔽于嵩而不知也爾時俺答嫚書相貽要盟城下嵩既柄國其調度自應有在乃復委之曰此禮部事悞軍機而長寇讎端自此言始矣仇鸞既不能驅之于大同但賂之使由他口入而後以追援之師張皇其辭以紿帝帝受其愚而乃以總帥之權推之令諸軍皆奉約束凡帝所以寵鸞而授之鉞者皆嵩左右之也至于部下健兒餙爲遼

軍以作賊身遇敵騎則狼狽鼠竄而幸免凡此者世宗安得知之皆嵩有以庇之世未有賣國欺君如鸞者則世未有賣國欺君如嵩者矣若夫以御史而守通津飛章報警而耳泉有備者王忬也慷慨直言臨危而能斷大事者趙貞吉也噫前有巳巳後有庚戌岌岌乎殆哉

內無奸相僨帥不能蒙蔽于外一嵩一鸞一內一外若無忬與貞吉庚戌之事何異巳巳

更定祀典 嘉靖

明世宗固制作之主也纂修典禮折衷古今然後圜丘方澤宗廟社稷煌煌成一代之觀至于釐正先師之號萬古儒術知所歸宗毀胡佛之像浮圖邪說無所熒惑有功于治統道統非前代英君所可及者亦以由藩入繼意在獻陵自言禮諸臣由是鼎貴而天地祖宗之儀亦借是而次第以明故不便止議大禮而止也然而

前乎此者草創未暇後乎此者殷憂方啓太祖至世宗百六十年矣禮樂典于百年亶其然乎嗟乎此仍是議大禮之意也十七年九月祔獻皇帝加廟宗配祀上帝其議實出嚴嵩世宗之心盡矣言禮諸臣其言亦止矣向者紛紛如聚訟世宗不便明言動加嚴譴蓋爲此耳然而寵嵩禍嵩隨之矣

祀典因議禮而成則制作皆爲文具耳所謂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其世宗乎

沿海倭亂 嘉靖

倭即日本在大海中北自遼左山東南抵閩浙東粤外連琉球大洋經絡萬餘里元末張士誠及陳友定餘孽逋藪其中與島卉縮波而宅歷世爲患太祖之世貢獻不絕時通市舶逆庸爆亂伏兵貢艘成祖之世亂乃滋甚望海堝一捷總兵劉江差強人意世宗王忬普陀山一捷東南有所恃以無恐未幾而騎刼來代前功亦灰

張經王江涇復大破之又爲趙文華所阻胡宗憲招撫汪直旋即殺之雖非宗憲初意要之居其功者文華也此時逆嵩擅權文華附之宗憲不附文華又焉得成功哉督撫忽設而忽罷海舶議通而議罷淮揚吳越閩中蓋無歲不苦兵矣後得戚繼光俞大猷大創于平海衛及仙遊王倉坪而後倭患始平噫辨賊如二公者其亦可謂良將哉

南經北怦同時俱盡宗憲不附文華又安能
成功然亦幸有臧俞二公爲之用耳

議復河套 嘉靖

河套古朔方東接偏關西控寧夏南至邊墻北至黃河中可三四千里即秦河南地漢之定襄也地土肥饒中可畜牧套騎既脫即是巢穴明嗣元統元孽竄入連各部時出抄掠歷代皆然正統天順間毛里孩入據邊臣黃鑑議修城堡李文達當國主其議欲大創之亦坐于議貢旋止大事將成而邊籌未竟論者不無遺憾以致

元孽滿魯都及孛羅忽火篩囊吉俺答諸人相繼踞之數爲邊患而秦晉三輔內地時爲牧馬之塲矣王越紅鹽地之撻廬帳雖焚而亭障未列夏言曾銑廢幾瀚海之功又阻于奸嵩而身名俱敗河套之患終明之世無有議復者矣

河套之役非無人也黃鑑之邊籌未竟王越之亭障未列夏言曾銑復阻于嚴嵩則邊事遂與明終始矣失河套則旋失遼陽矣明之

亡兆于世宗養于神宗而發于懷宗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俺答封貢 嘉靖

俺答犯世宗八年犯塞至神宗九年乃殁爲邊患凡四十八年子黃台吉嗣台吉死孫扯力克嗣皆以順義王封貢終其身實三娘子忠順夫人之力也三娘子俺答外孫自俺答以爲妻雅慕華風勤戒部下更俺答台吉扯力克三夫歷世宗穆宗神宗三世邊臣稍得無事則一荒外女子所關匪淺矣漢史載昭君及烏孫公主事皆以一身妻三世從彼法中國視爲輕重未若三娘子厥績之茂者也俺答未娶惡邊無虞日周回井寧宣大薊遼凡數千里遭其荼毒庚戌之事尤爲寒心幸一麗媪出而解之當時將相借以成功亦奇矣顧不勝漢唐和親百倍哉

諸將祖藉一女子以成功頗奇矣然所傷國體亦自不小

世宗崇道教 嘉靖

秦始漢武皆好神仙至有宋諸君則飾之曰好道教道教者神仙之別名也神仙者長生之要術也國朝世宗亦然好道則必仇佛故宮中佛像盡行瘞除廣孝配享力行移撤然後好道之心專一好道則必尊道主故邵元節陶仲文位並公孤爵列五等空中翔白鶴地方獻靈芝皇嗣生而歸功于祝釐俺答欵而推本于法壇嚴

嵩以贊附玄修而肙竊國柄且二十年楊爵海瑞等以直諫犯顏立下詔獄本朝誣罔迷惑之君未有如世宗者先則議禮既而好道君子退而小人進朝無人焉可也

世宗尚玄而邵元節陶仲文皆列公孤猶武帝好仙而欒大至尚公主也至分宜附會贊玄且求爲邵陶不可得其人品更在二人下矣

嚴嵩專權 嘉靖

世宗四十五年終身所重者止有二事其先在于言禮其後在于好道其中隱情歸于諱言兵嚴嵩伺其間而投其好于世蕃揉其權而行其私以致一人尸居魁柄在手誅鋤善類以鉗制言官苞苴積若山丘越制擬于天府然後從輿論誅之以伸國法乾綱雖奮而臣節以隳然則自古奸臣悞國必君先有以悞奸臣非盡其臣

之罪也所云愛之者害之也世宗由藩入繼汲汲不遑者在于帝獻宗嵩見夏言張孚敬等以言禮驟貴則心艷之于是倡爲獻帝稱睿宗配上帝之說皇上之心于是大快究之嵩不過拾他人殘瀋非能自出己見也此嵩得志于君之所由來也維時世宗惻然念曰人至皇帝足矣然縱極四海之富貴而世無萬年之天子意猶未慊于是專意道教求長生其實好神仙乃諱

其名而曰好道其實求不死乃隱其意而曰長生深宮一意玄修冊封皆借道號以眞人爲公孤俾左道列五等夏言以法服見絀嵩乃以香冠殺嗇而又繕進鶴文夜覧青詞借左右爲彌縫以箕乩爲燮理此得志于帝者二也有此二事世宗信之不疑又世宗既已靜攝平居悪言兵事嵩于是挾私則動以封疆爲言井心則輙以邊釁藉口其殺夏言曾銑也則以言河套其

殺楊繼盛也則以諫馬市其殺王忬也則以灤河之役無一事不從封疆起見則無一事不當從斧鉞之誅在帝則曰嵩爲國家也豈爲一己之私在嵩則曰吾豈爲一己也實以紓國家之難于是殺諸人也不以爲罪反以爲功不曰竊權也而反曰忠主嵩亦何憚而不殺世蕃亦何憚而不佐嵩以殺也哉當其時東樓作二丞相票擬即是聖旨大憝在側兗闇薄海太阿倒持二十餘年幸天心厭亂發于應龍一擊乃神人共憤猶謂除悪大晚嗟乎庚戌之事賄出仇鸞而受鸞賄者嵩也邂逅不諱大事去矣誅百嵩奚益哉

世宗只是看得皇帝二字太重故初継統而喜出望外欲過榮所生以示誇既倦勤而憂深萬年欲希倖長生以固位張嚴俱已先窺破矣有是君即有是臣○張璁之議禮即嚴

嵩之贊玄也贊玄之害不過使術士濫廁公孤議禮之禍則能使正人盡空朝宁永嘉之罪浮于分宜

再定大同 嘉靖

天城潛濠之舉事在嘉靖癸巳與甲申五堡之舉皆以興土工禦邊騎變軍心殺主將相去十年耳爾時爲亂不過數人倮據大同代府無恙即此非大衆同反可知總制劉源清極力攻城雖以帝命臨之猶不止奚啻罷官哉可謂庸材貪功悞國之尤當顯戮者也張瓚繼之竟不血刃而渠魁就擒全城之功百倍用兵矣吉哉帝命以爲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眞睿謨哉亦將畧矣

戡定安南 嘉靖

安南國王黎利封之者宣宗歷正統天順弘治正德黎祀不絕自陳暠作亂酋目莫登庸利主內難逼寘清華先立黎後旣乃自爲僭元改號亂黎宗而篡其位者莫也黎寧告變中國發兵進討始于夏言而成于毛伯温伯温不立黎氏而竟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失興滅繼絕之義矣未幾國中復亂黎氏再興雲南廣西二路窮兵國家秋毫無利焉誤國者如唐胄可矣彼夏言伯温開釁喜事之臣不足爲也此嘉靖十九年也嗟乎裂安南爲郡縣者成祖也棄安南而不守者宣德也計成祖之世則以黎季犛而殺國王陳日焜正德之世則以陳暠而殺黎賙莫登庸因而取事然則主交南者陳黎二姓陳尤先焉矣國朝凡三定之矣

敘安南廢立獨詳而諸臣功罪自著眞良史也

平湖貴苗 嘉靖

蜡爾𡰪爾兩山界在湖貴四川之間諸苗逃租釀亂實藉兩山爲逃逋藪張鏜開府辰州初用土官田應朝爲巡檢陰相構亂久未成功後得苗魁龍許保用之乃就撫馬湖苗平事在嘉靖庚子未幾許保及吳黑苗復亂刦思州府陷印江縣得張岳主之亦開府辰州一力主討得應朝之叔田勉誅之又誅龍保等黔蜀以安事在

嘉靖壬子甫一週星耳亂者再起良由遺孽未盡借三省爲窟穴前此未大創故耳然則二撫此舉岳優于鏜乎曰亦有所懲耳治苗之法劉撫亙用可也嗚呼開府辰州雖一時權宜然三省苗徒不時蠢動提督軍務必不可少後來偏沅巡撫之設倣此事而行之者歟

因湖苗而及偏沅之設爲不可少見先生謀國大畧

追戮仇鸞 嘉靖

嘉靖庚戌之變敵由三衛入自古北岀薄都城寇三輔竟無一戰摧敵于陣者僅有白羊守將扼之不出然守將亦不聞顯擢仇鸞徒拜大將軍何益哉徒以寇踞京城鸞以大同兵先至爲首功耳凡此皆嚴嵩父子爲之地也夫敵之不由大同而東也鸞實使之此即通敵一節應磔鸞矣追至敵去矣復開馬市誅于死後其幸也

嗟乎庚戌之變亦危矣非天意有在京城在掌中矣仇鸞不足論而本兵丁汝夔及楊守謙等束手無策且下令勿捕大同兵近于木偶矣死何足惜哉乃嚴嵩父子此時尚稽誅謂國法何哉

仇鸞不誅于大同誅于馬市可見鸞之寵以嵩爲盛衰也畢竟是楊繼盛一疏之力

興復哈密 永樂至嘉靖

哈密嘉峪關之外即玉關西出路西域朝貢由于此元裔武威王居之永樂改爲忠順王封其地樹以七衛稱以屬國坐與土魯番相鄰隨封隨撅旋得旋失力窮屢代師興萬里未有此舉之無益者也忠順王初名安克帖木兒歷洪熈正統天順再傳爲孛羅帖木兒孛羅以無子見弑王毋金印遂爲魯番所奪把塔罕愼父子繼立俱爲土蕃阿黑麻所殺撅哈密白圭娭復未果馬文升復取元裔陝巴立之阿黑麻又殺之凡閱天順弘治連殺三王殘我與國彼焉啓疆未有如土番阿黑麻之甚者也當是時閉嘉峪之關絕西域之貢國家之爲哈密力亦盡矣而終無如土番何也彭澤金繒贖城貽笑荒㷊陳九疇兎剌一戰差强人意耳嘉靖中本兵胡世寧乃力主棄去且以大寧交趾爲比有見哉此

吾所云力窮屢代師興萬里未有如此舉之無益者也

外史曰哈密之立借元裔爲名耳實爲西域諸國貢道計也貴難得之貨開無益之疆與大明相終始而不悟白圭文升彭澤王瓊一淸諸人依樣葫蘆優柔不斷含曰欲之如老嫗然伊可笑也謀國者能取則如九疇不能取如胡世寧可也

能取則如九疇不能取則如世寧二語足見籌邊雄畧笑盡彭澤輩一兎庸人

三卷終

南陽彭而述禹峯著

江陵論上 萬曆

江陵不世出之才也得君行政殆不世出之遇也相業之大尤長于知人長于知兵用李戚為跡而半壁恃為長城郤成梁之金舉高皇帝為言此尤人情所難他如都蠻之亂羅旁之役或用舊帥以成功或授方畧以破敵皆能師出克捷拓疆数百餘里又測青把都之動靜王大臣語連繼光詭其說于新鄭潛消大變于俄頃之間明宰相知兵一人而已他如開設經筵林翰更番進講此啓沃作聖之功也進祖宗寶訓及歷代御扎省覽此無逸作所之義也至于嚴考成黜貪墨獨積逋折漕運緩郊祀圖纂宗藩例講大閱飭武備諫停刑黜匿盜止兩宮之役罷鑄錢之令大抵六曹尚書之事一身兼之光贊

皇猷嘉謨畢敷更僕難悉所以神宗初年庶績咸熙海内嚮風粟紅貫朽幾致郅隆皆江陵力也然才大而氣高權專而用果令行禁止怨謗亦隨遂有遼妃之事論者至與不肯同誅究矣江陵既沒申時行等進用而政日亂邊塵警矣浸尋至于啓禎之際廣微體仁以及周宜興楊武陵輩相繼為相數十年間門戶相爭臺省操權中書無人債帥成風而國遂至于不可救然則江陵而下求為江陵奴僕而不可得也則將焉用彼相哉故明朝之亡非亡于無君乃亡于無相耳

才大氣高八字是江陵一生實錄不特江陵之功名事業出其中即江陵之功罪毀譽亦出其内

江陵論下 萬曆

江陵相業光矣所不足者獨是附馮保逐新鄭
奪情貶黜言官諸事耳為此說者一則為江陵
恨一則為江陵惜而總未有為江陵原者吾嘗
折衷論之而知數者皆不足為江陵累也馮保
未可誅也新鄭以逐保一言效已見于前事且
保亦不必誅也江陵能用保所以能用三宮能
用三宮所以能行其志古人有行之者前此王

威寧諸君亦有行之者不獨江陵也欲并心于
新鄭自是保意非江陵調護又何以自全乎而
說者指王大臣一事以實之夫大臣語連繼光
江陵詭其辭于新鄭以中馮保之隱而定舉國
之心不如是繼光能束手就縛乎未審何以處
南北軍也如江陵有意殺新鄭一舉手之勞耳
惟欲殺者馮保不欲殺者江陵所以究竟不殺
也奪情一事江陵即家居又何減于奪情江陵

此時知奪情之請必不能得之于皇上得之于
兩宮而以墨縗居鼎鉉豈江陵之心乎今觀屢
疏陳情聲淚俱下而謂江陵獨無人心乎且寧
相丁艱亦顧其時何如耳此時戚李雖在北邊
而青把都之伺釁尚在朝廷幾務未裁春秋尚
幼揆以兵革弗避之義當亦人臣之所不敢出
也謂江陵之見果出臺省諸人下乎為此說者
為江陵計而未暇為朝廷計也然則貶黜言官

何以為江陵解乎曰是不然朝廷之上既不可
一日無江陵則攻江陵者自不可一日居于朝
廷之上謂江陵不能力救之則可而謂江陵從
中持之無是事也此吾所謂不足為江陵累而
可為江陵原者也惟遼王一事江陵不能辭責
難發于妃子而禍即隨之其遺憾在此耳

江陵相業惜有奪情一事不能為解然江陵
豈不知家居無減于奪情而其意寔以天下

爲已任若此時朝廷一日無我不可者此正其才大氣高權專用果處然已無解于天下後世之議矣至附馮保權也遠王之事一時之偏也人卽大聖賢亦不能無過徒以奪情滋口而諸過遂叢禍斯隨之矣可見人于立身大節處不可苟且

倭朝鮮 萬曆

朝鮮屬國東與倭鄰西僅鴨綠一江之隔唇齒蓟遼關白倭酋黠僕耳一旦陷朝鮮據王京逐王子神宗中葉兵力彊盛邊臣無警因其匍匐告急在我遣兵紓難此亦大國仗義震疊海外矣顧追論已事鴨綠江而西不聞有分布善後之師則朝鮮之救猶後而蓟遼此時殆亦岌岌矣其上不救可也其次救之亦自有道從未有

窮兵深入墮賊計中倖而脫歸冒功邀賞如斯役者也爲救朝鮮之計者止宜駐師境上以義聲檄關白還朝鮮境上歸朝鮮子弟以示中國兼容併包不棄朝鮮之意且以示聖明不得已用兵勿得以小國自相侵伐之意如是而止策行則復王京立朝鮮後興滅繼絕善矣匪是亦不至于喪師辱國也乃廟議失策邊臣用壯李如松貪平壤之捷致有碧蹄之敗麻貴尉山之

撻清正雖擒而阻于楊鎬割級之令三柵未拔
露師萬里禍結七年糜餉百萬士馬物故相當
亦云憊矣夫沈惟敬市井無賴之人耳始而請
金行間旣而講款議封貢其言卒無一應若非
關白自斃幸而濫昇封爵吾不知此師何名乎
文武邢玠劉綎麻貴陳璘等晉階有差此時遼
左之難未發也若以勁旅扼鴨綠遮西兵百萬
當無一騎見還者又使以一師扼鴨綠以一師

搗薊遼大兵盡東中國空虛又不知何策以應
之君子謂救朝鮮之舉止以無功而還上也雖
然亦其時爲之耳成祖之世三定交趾矣後來
三楊棄之神宗重熙累洽豊亨豫大宜有此舉
秦並咸陽而棄之安在朝鮮遂爲多事哉

朝鮮自不可不援至七年靡師則將帥之過
也神宗時久不用兵而廟廊閫外亦盡無知
兵之人遼左事遂見告矣失在無將帥不在

援朝鮮

平哱拜 萬曆

拜以酋種宣力中國積功至裨將年老在告閑洮州之亂自請殺賊其子承恩與俱撫臣黨馨嫌其自薦阻之哱拜怏怏會子又以他故笞二十此父子結怨黨馨之始也適因劉東暘請月糧之忿嗾之使亂馨見殺寧夏之變遂起拜既係宿將寧夏又是精兵處又與套騎相近三者皆爲亂之資也于是拜爲謀主東暘爲帥承恩

副之鈎連套部着力兔三千騎至演武場而嚮王父子食爲一家矣斯時也拜出城入套騎帳中時爲調度套騎又渡河深入抵寧夏城下爲之聲援分抄四出堡堞望風瓦解不止西河一帶震驚且有長驅潼關之想矣幸如松追奔套騎于賀蘭山奪駝馬無算又五路師進壅水灌城又縱李登爲間諜令東暘等自相誅夷承恩見執拜闔室自焚寧夏平此萬曆二十年也事起二月十八十一月捷聞文臣總督葉夢熊撫臣朱正色監軍梅國禎諸人武臣李如松蕭如薰麻貴功最著是役也得兩婦人焉一則承恩妻施氏見父子阻兵至翟禕苦諫不從一則如薰女楊氏脫簪珥貽餉誓不從賊如薰屢立戰功平拜無恙皆其激勸忠義如此男子有愧矣

哱拜父子激變于黨馨遂有長驅潼關之志非賀蘭山一挫其不爲劉聰者幾希矣其妙

用在縱間一着以拜性多疑惟有自相誅夷乃取敗云耳

平楊應龍 萬厯

應龍播州土司即今遵義地界川湖貴竹古牂牁郡也龍祖立功于唐納土于宋明因之因嘗資其兵力從征喇麻諸番亦捍衛之臣也事起妻妾之變爲仇家所攻當時撫按得人從其請俾之助餉出兵專征朝鮮即勝負不可知要亦外啟內釁兩盡之道也乃王繼光邢玠江東之等處置失宜勦撫無功以致九股煽動五司鈎連國家之禍不知所終幸後邊帥得人將臣用命誓師重慶而勤王之旅數省並集約期海龍囤而一日之間八道並至元兇灰滅獻俘闕下天威誕將哉要亦師武臣力也是役也應龍與劉綎有舊李化龍推心置腹以綎爲專帥而不疑劉綎誓死報國奉化龍約束而不敢後師出捷聞甫百十四日所以成功之速有由然歟按神宗中葉反者數起哱承恩以寧夏反關白以倭反楊應龍以播反三者皆不旋踵而滅惟朝鮮之役用兵七年國家哀端釀于此天命有歸遂有遼左之事矣

李化龍推誠劉綎誓死故能成功尚不如使之助征朝鮮以収蟠蚌之利兵力盡于楊勦則弱于朝鮮矣

礦稅之弊 萬曆

禹峯曰余讀神宗礦稅始末羨卷歎曰明亡伏于此矣自古好利之君其流弊也至于亡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不再傳之勢也人主者爲天地守財天地自然之利宜留有餘于天地否則亦公其利于民間而不得專擅之于官府桑孔進而鹽鐵起安石用而青苗興人主一時受其利而國家之元氣生民之膏血已浚削于此

時而不覺直須時耳何也惡其盡也神宗初年江陵當國罷江南織造歲省五六十萬曰地方多一事則民多一分之擾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自居正殁而言利之臣紛起矣于是僉宦民爲礦頭收礦盜爲開采盡燕趙齊魯秦晉吳越滇黔閩粵之地皆以中官爲礦使而激變者屢屢見告意在富國而中使借之止以貪民意在通商而中使挾之反以爲暴侵漁果貂璫之腹而奇羨乃充縣官溪壑滿蝨賊之慾而搜括半歸亡命究之天府不盈地脉空傷人心怨恫釀爲災眚削剝之極結成禍亂三十年中大變三起劉哱起寧夏應龍起播州倭亂起朝鮮至四十七年遂有三路之事皆因豐盈之極邊防久弛亂政之後覺察四起人苐見神宗享國獨久當國家全盛之日而不知晏安鴆毒已伏于日中月盈之際然則礦稅必不可行歟曰偶一

行之付之有司食租衣稅官山府海豈必一切報罷亦勢之必不可行者也礦稅之舉不爲盡失而以中官獨任之此礦稅之所以失也至于采木采珠榷關之使亦莫不皆然總之偏任中使之過也熹宗因之而不變而有忠賢之擅權懷宗因之而不變而有羣閹之領兵監軍致不可救非貽謀之不善歟是故爲此事解者曰有兩言曰天地之財不可盡中官之勢不可偏也

然則江陵而在吾知神宗必不爲此矣

愷切似陸宣公奏疏

東林黨議 萬曆至崇禎

東林之說起于神宗二十一年京察是時王錫爵秉國一時正人屏棄趙南星鄒元標孫丕揚顧憲成等在其中憲成講學于東林乃楊時書院舊址海內清流爭赴之遂立爲名高又得預聞朝政氣類廣遠此東林所自始也即如漢家黨錮一時李杜諸君子爭自濯磨互相標榜而小人從旁妒之遂至局面門戶各自豎立始則薰蕕不同氣繼則戈矛陰相操終則敵國之勢以成兩不相下黑白混淆而國家之敗亡隨之雖君子小人判然不同要之身名俱盡無救于社稷之亡則一耳其時東林之名既立仇東林者于是起而爲之說曰此道學也天下書院盡當毀諸所謂人其人火其書赭其衣冠不曾過之又起而爲之說曰止以道學目之止足棄此輩不足殺此輩故假封疆之說以周內之萬曆

三十年以前所爭在道學萬曆四十年以後所爭在封疆總之門戶之爲見也熊袁之獄既成楊左之禍遂烈又假移宮諸案以媒孽一時之正人君子與同文之獄廠元祐之黨所稱東林者幾無噍類熹懷嗣立鼎鼐虛位王雖神聖此風不息溫烏程隨事嫉人藏奸如林甫周宜興保遠囁喏模稜似味道文震孟以劉直見絀吳昌時以小人任用計萬曆之二十一年以至熹

宗之七年懷宗之十七年東林之名雖高東林之得禍偏慘攻東林者之居官獨美攻東林之遺孽不斷陰陽之理互相消長小大之機彼往此來自然之勢也漢家黨錮四十年至黃巾起而黨錮乃解然而無補東漢之亡明東林五十餘年李自成犯闕而門戶猶存則更無解于明社之屋然而東林爲用則有之矣崔魏竊逆不有楊左則巨君篡位猶高問鼎矣闖將濮血不

有倪元璐劉理順等則河岳蒙羞乾坤無色矣括而言之東林之名雖一東林之所爭不同五十年中有三變焉萬曆諦言立儲錫爵等依違而憲成議論與之相左天啓崔魏當權魏廣微比黨阿附而楊左諸君子必欲以摧奸爲事崇禎之季溫體仁周延儒容悅取媚覆餗貽譏而黃道周倪元璐以綱常名教自任此東林不合時宜之大端而五十餘年之定案也東林非亡

明之東林者亡之也

東林皆君子也附東林者不無小人然諸君子豈不知其附之者爲小人哉徒見攻東林者之多小人不得不植黨以自衛即有不暇擇人之咎矣雖曰附東林者亡明其寔仍是攻東林者亡明也

爭國本 萬曆

萬曆十年皇元子生十四年輔臣申時行卽以國本爲請時泰昌五歲矣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則以貴妃在內幾欲立福王不果故也福王鄭妃所生小太子五歲后既無出序當以長泰昌東宮豈顧問哉乃鄭妃寵冠後宮神宗意在如意廷臣爲言一鳴輒去以致蜚語達于宸聽妖書榜于中外作爲此者意在祖太子而且

幾于危太子窮此說者將欲洗鄭妃而亦未免疑鄭妃巫蠱之獄聿與黃臺之事可虞始則牽制筦箠終幾搖動社稷護青宮者充鬼薪之大國者如梁孝始終太子不動者二三逐臣之力也未幾卽有遼陽之事浸尋于閹黨流氛一再傳而國竟以亡甲申之後建號金陵者猶是弘農之裔豈神宗逆知大物將改而鄭妃所出爲天祿永終歟說者謂國家釀于神宗壞于熹宗至懷宗而乃不可救誠探本之論也

諸臣非僅爭國本也卽爭社稷之存亡也讀天祿永終數語知二三逐臣不爲無力

三案

一梃擊 萬曆

梃擊一案在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巳酉時福王業已之國泰昌尚在東宮突出此事駭人聽聞宮禁嚴肅妄男子何從闌入且擊仆閽宦衆力士何無可止時鄭妃之寵未衰爭國本之草猶在無慮東林諸君子疑有主使之人即通國之中亦難明曖昧之事劉廷元但主風顛則張差

一人案或易結王之宷陸大受等語侵外戚則張差之來意在國泰迨至國泰出揭自白鄭妃向太子申訴此時爲神宗者蓋有不便深求者焉有不便明言者焉必欲俾王之宷等之說儼然張差則福王鄭妃俱無置身之地何況國泰且治之而不驗則鄭妃福王心亦難安王之宷等其又何辭以對以故駕幸慈寧手執東宮慈孝藹然面諭百官可結此案此神宗之英爽獨斷大事不糊塗正在此也光宗之意與神宗同張差而外更不連涉一人此言宜爲人君矣所以處父子兄弟及鄭妃之間者皆寬然有餘矣然則東林攻外戚之說非乎曰防其漸也且前此太子之立遲之又久福王雖去未免有萬歲及汝之疑此其說可存而不可行也攻東林者如楊維垣之說是乎曰太甚矣東林諸君豈欲甘心于國泰何至于誣皇祖而負先帝乎此附

會外戚之言所以爲小人也東林爲論過激止欲成一巳君子之名而不暇計爲君父之地宜其自全者少而敗竄者相尋也

宮闈嚴肅四語尺定張差一案則張差可僅以風癲了結哉王之宷等不得不力攻以防微漸神宗光宗自不得不曲全以處骨肉斯君臣兩得之矣紛紛聚訟者豈知有國家哉

二紅丸　泰昌

光宗之死死于李可灼之紅丸而內官崔文昇之大黄也自大黄下而一夜三四十起遂不支矣此時律以庸醫殺人等而上之則誅此二人以謝天下足矣輔臣方從哲妄擬賞格于理不合于心難安處置失宜疑端滋起東林孫愼行鄭宗周鄒元標等所以起而攻之遂引張差以爲戒曰張差鄭國泰使之也張差雖死國泰無

恙遂復有今日之事從哲不加顯誅而頋賞奸必誅之然後快心與東林爲敵者則云輔臣不濮求李可灼等則有之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于是劉志選等更極力詆愼行以爲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且命宣付史館以致東林諸君子愛君討賊之大義反爲蟣汚君父之藉口君子小人所爭不同失乎則一耳然則必何如而後爲定案乎曰挺擊止誅張

差則進藥止誅李可灼崔文昇可也從哲不畧無術昧于大事所以來清流之指摘叢宮中之疑案皆從哲有以啓之也東林者執經者也彭禹峯曰國朝東林之起二三君子借爲名高大都有三攻曰攻宰相攻內變攻權奸事皆起于爭東宮攻宰相者頋憲成不合宰相王錫爵講學東林魁柄朝政先鋒也攻內變者王之寀等因張差追窮鄭國泰孫愼行因紅丸追窮方從

哲及鄭妃楊漣左光斗以移宮攻李選侍此中權變起于萬曆而延于泰昌者也攻權奸者熹宗立國七年崔魏煽禍虎豹九關諸君子執詞不化輕試其鋒遂至碎首屠腸而不可救此後勁也攻宰相攻內變不過黨逐而止攻權奸則殺隨之懷宗繼統力鋤巨奸爲正人吐氣逆黨銷魂晚節又爲温體仁周延儒等所蠱政以亂國以亡然則自古及今小人常多而君子常

少君子自命太高而待人每至于難堪小人陰伺其間煬竈借叢以故賢良方正不至于空群掃迹不止國亡矣彼小人無論已東林與有責焉此春秋責備之詞而東漢黨錮之鑑也

挺擊自當深求紅丸則止于誅崔李足矣諸君子未免多事然非從哲之賞格不至此

三移宮眷泰昌

泰昌之有李選侍即神宗之鄭妃也鄭妃有子福王選侍有女皇八妹邀內宮之寵雖一遍青宮之位則異東林諸君子既借挺擊紅丸兩案力誅鄭妃不能至此則借移宮一案與并心于李選侍此正人爲國深心而亦立名捷徑也先是選侍同光宗居乾清宮光宗晏駕熹宗年且十六計日御極不便復入東宮選侍之移宮豈

顧問哉楊漣左光斗等連章疾呼此其意猶恐挺擊紅丸之事再見于今日未免過激爲垂簾武后等語釀禍于後來熹宗內懷夙憾已鍾于氣凌聖母之日于是攻東林者謬爲譸張竟媒孽爲雉經入井之事斯言一出不止楊左難安無以爲選侍皇妹之地即熹宗自處何以慰光宗在天之靈嗟乎此東林賢者之過而攻東林者伐異之國也此時爲奸璫者方眈眈側目[illegible]

人而食然逆鱗未觸吞噬有待亡何而二十四
罪之疏出矣老拳奮怒乳虎難嬰東林之禍遂
從此起本三案以殺諸賢則三案竟成諸賢之
爰書作要典以錮三案則要典遂爲不刋之典
憲彼諸君子亦何意至此哉曩者攻宰相攻內
嬖其罪不過竄逐攻權奸不勝勢不至殺不止
且盡殺不止此無他三案者立名甚易殺身頗
難故諸君子嘗試之嘗試不已以捋虎鬚安得

不云爾哉然三案天下公論也要典魏氏私書
也懷宗因倪元璐之請而毅然焚之然後三案
常存天地間而君子小人判然矣榮辱雖在一
時芳臭昭然千古推諸君子三案之心日月爭
光可也彭禹峰曰事求其中可耳攻東林者有
三等非盡小人也止以與東林作敵則人盡目
之爲小人觀方從哲封還聖諭及賈繼春直陳
其揭之疏與夫黄克纘執奏末減四人之罪其

意大都爲光宗起見不欲顯言選侍之過而折
衷爲父母並重之詞固立法之平也要可以其
人不東林短之哉

三案惟有挺擊不可不攻而紅丸移宮皆不
便深求蓋挺擊之時光宗尚在東宮不無危
疑之慮即鄭國泰未必有主使之事亦不可
不窮究一番以寒姦戚之黨至紅丸則宜直
攻從哲擬賞之非殺崔李以謝天下此外不

容加揣摩一語也若李選侍止有皇妹又無
廢立之疑且東宮已定選侍以侁皇母之人
已危若朝露而加以垂簾豈平心之論耶雖
徑入井又顯然與熹宗爲難矣罪可勝誅哉

平奢安 天啓

藺賊奢崇明起永寧水西賊安邦彥起水西皆土司倮㑩遺種蜀黔比鄰天啓中二氏交變崇明變起于援遼其初亦屬義舉乃以蜀撫郭可求汰老弱餉不給激變可求遇害崇明乃阻兵圍成都十閱月辛朱燮元百計禦之得全安邦彥與奢世姻因奢氏亂陰有僭竊之志興兵圍貴州四十六馬頭九股苗仲應之幾一年得王

三善救之圍解此二役原其始皆因興事而起者也二亂互相首尾西南皆爲震動王三善墮計降將而隕身于陸廣邦彥之勢益而復合安效良起兵于烏撒以犄角于邦彥而藺賊之勢衰而復振總督楊述中雲撫閔洪學偏袒閔夢得三撫皆非定變之才以致三亂滋蔓凡六七年迨崇禎紀元燮元再起兩雄授首西南亂以衰止燮元上便宜九事皆爲報可大抵仍歸土官不設郡縣分水西之壤授渠長俾有功漢人世守此即孔明定南中不設兵遺意也于是上下六衛並清平偏橋六衛一千六百餘里道路復通而滇黔歸周道矣唐蒙常臯諸人曷以加焉

朱燮元師孔明遺意不設郡縣其功寔在唐常二公之上

平徐鴻儒 天啓 附王好賢于弘志

國家之患必内亂外訌交集而後亡無日明之流寇紛起莫過武宗而國卒不亡邊陲無警故也熹廟在御魏黨擅權海内鼎沸重足而立乃徐鴻儒以鉅野一夫白蓮煽亂灤州王好賢號聞香教景州于弘志以棒錘咸名三凶鼎峙計日與兵鴻儒攻陷鄒滕嶧二城舉事最先撫臣趙彥率都司廖棟楊國盛協力勦鄉連戰克捷通夏鎮之運道則杷總姚文慶登陴守禦殺賊甚衆則曲阜知州孔聞禮于是鴻儒出降滕城恢復趙彥撲滅賊渠不待燎原功爲偉矣景州于弘志艾山劉永明次第就擒僅以鴻儒見縛失其勢衰也而山東之亂止矣説者謂是時括遼餉矜貴至是徵兵無餉可給此天啓二年也又六年而崇禎繼統李自成起米脂耿如杞援遼叛兵復與之合洪盧二帥方辦賊移鎮薊

遼國事以去故曰禍亂之作以開聖人豈非天哉亡明之機已伏于此矣

鴻儒小醜耳而亡明之機即伏于此可不懼哉

魏忠賢亂政 天啓

明亡于中官者也○中官之禍○允數見○汪直王振劉瑾曹吉祥輩○大都招擁納賄○罔上行私而止○日中猶知有天子也○從未有生殺予奪○由其喜怒○內外宮府○恣睢橫行○以至縉紳喪氣○海內寒心○如魏忠賢之甚者也○明之天下○宜亡于此○而不亡者○應有待耳○熹宗仁柔○念其青宮之舊○初則暫借狗馬○旣而漸窺顰笑○假宮中妖狐○藏肘腋之奸○引外庭老魃○作威福之本○媚巳者立躋

膴仕○異巳者行付灰釘○于是緹騎相望○駕帖四出○功德祠宇○遍十三都會之間○襁褓公侯○濫一門乳臭之內○勇鋤善類○屏絕東林○初借門戶講學○移宮諸臣○恐不足以服其心○則指爲受賄廷獨○而揑入失陷封疆之案○旣作天鑒同志點將諸錄○惟恐不足以盡其類○尤時時密謀呈秀○而思爲一網打盡之謀○爲忠賢爪牙者○則顧秉謙

李魯生梁夢環曹欽程等諸人是也○發大難之端者○楊漣左光斗周宗建繆昌期等諸人是也○至于撲殺裕妃○斬艾東宮二十四大罪言之詳矣○奸璫之罪○上干天和○災異頻見○延安賊起而國因以亡矣○謂亡于熹宗之時可也○不幸劫運將至○百六遭逢○以英明求治如懷宗○而僅僅爲熹宗受禍也○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良以是哉○

明祚之亡在于熹宗千古定論

崇禎治亂 崇禎

懷宗非亡國者也其宰相亡之也溫體仁僉邪小人獨任八年以經筵觸忌而奏罷講官上論囚建極殿而一無所平反止知將順以取容難免庸奸以誤國此其一也周延儒再起秉鈞貪汚彌甚塘報章奏一涉邊疆盜賊匿不以聞但以摘發細事竊頻笑以藏奸此其二也楊嗣昌以墨衰居鼎鼐加練餉而竭四海之髓病民餉

以病國因星變而倡通市招撫之議欺君還以欺天此其三也文震孟骨鯁矣以忤溫罷歸錢士升蹇諤矣亦以逆溫斥去他如方岳貢學究之資魏藻德香若之器乃以之充樑棟資燮理幾何不敗公事乎然此時無宰相乎曰有之而不能用也如劉宗周倪元璐黃道周等學術人品屹若斗山爲海內所共見皆宰相之材也三人者皆以得罪宰相不在中書無惑乎求治急

而奏效緩有治法而竟無治人也三人者不能以其身見用一時結主知于前而次第以一死報國恩于後後世追論者不爲三人惜爲明朝惜矣然則國家安危洵在卜相哉

三人以一死報國悲矣寧爲良臣毋爲忠臣

果然

宦侍誤國 崇禎

崇禎除宦官者也罷宦官矣未幾而復用之豈初心哉曰此矯枉也念外臣既不足信則寄耳目于掃除盜賊既不衰息故推中官作長子一曰激之其實憤之故旋用而旋罷亦旋置而旋撤初借是以愧朝臣終因是以誤社稷于是追論明事者不咎將相而專咎宦官則亦先皇矯枉之偏遂成自愚之事也城守叙功則曹化淳

明史斷畧　四卷　三七

弟侄皆成金吾禁旅報績則劉元斌假子亦成千戶或署銜總督而大帥歸其指揮或覲冊分投而藩臬憚其威福因軍機逗撓豈不亦有國法不貸之時然而斧鉞之威終無救于蟒玉之濫又嘗屢下明詔禁止交通矣然而禍福之念怵于中黜陟之柄在其手處末世而欵清流之難入私門而覔呈身之易當其時宰相比和而不言臺省有言而輒去其奮身不顧敢與爲敵

者仍是東林諸人劉宗周以封疆嘗試爭袁繼咸以廉耻風俗爭倪元璐以邊臣之情歸命軍容爭皆可謂留心國計曲突徙薪之善謨也乃先帝此時朝臣門戶之念横踞于胸中而擊發中璫之奸竟厭薄爲積習故扞格而不入耳迨至自成入宣府而杜勳迎降入居庸而杜之秩稽首矣甲申三月二十九日之變先皇倉猝奪門內侍返戈相攻君王此始竟以此終悲夫謂

明史斷畧　四卷　三八

之亡明者常侍也又誰曰不然

禁止交通而權仍在掌握雖欲諸臣之不投身閹寺不可得矣天下何物豈可以矯激㮣之哉

中原羣盜 崇禎

禍患之作。以開聖人興王之資。後起者勝。明之亡于流寇也。以王嘉胤始。而李自成終。迺其殺賊之功帥臣盧象昇洪承疇最著。下此則孫傳庭楊嗣昌尤爲賊所憚。陳奇瑜丁啓睿熊文燦等不足爲也。其總兵殺賊始終無議者曹文詔黃得功二人。以威名始而以矯蹇終者左良玉也。若使盧洪二人不有改督之命。合力以辦中原。誅將帥之不用命者。肅軍令以壯敵愾。則二人辦賊有餘矣。何至亳社爲屋。而周鼎遂淪哉。兩帥既東。賊熾將悍。兵化爲賊。而國遂以亡矣。獨計一夫倡亂。千城瓦解。起于秦之西陲。而蔓于晉豫燕趙楚蜀數省之地。肇于懷宗首歲。而延于十七年升遐之日。天生亂賊。爲驅除資。漁陽之戍。秦鹿以丞。桂林之卒。唐祀忽諸。古今有同恨矣。

中原羣盜之失在于屢易帥而急成功盧洪二公固足辦賊即孫傳庭亦可用惜氣太高耳

鄭芝龍受撫 崇禎

芝龍閩之南安人島寇耳始招于蔡善繼叛去旣撫于熊文燦授遊擊以俘劉香老之功署總兵甲申以後擁立王孫定策海上自以爲有再造之功矣顧乃手握兵符心居奇貨父子行旣逕庭淸明兩無所受殆隗囂之罪人而李密之流亞歟

芝龍心服

張獻忠之亂 崇禎

獻忠之所憚者左良玉耳瑪瑙山之役獻忠精銳俱盡使此時良玉窮追不遺餘力則獻忠成擒矣良玉顧望次且懷恨嗣昌有奪印之舉以至臨事失機獻忠竄逸養成獻忠之驕者良玉也夫而後自當陽破襄陽自江北破武昌蹂躪湖湘攻擣袁吉以至長驅入蜀縱橫數千里大地喋血戰骨如莽計屠親藩殲洪支而楚

而吉而衡而蜀凡五見高帝子孫強半盡獻忠之手矣至于屠戮人民酷如蛟蜃自有賊以來未有如是之慘者也當時崇禎在目論者特下以獻忠專責良玉亦知良玉而外無可以敵獻忠者又獻忠所憚惟有良玉耳乃受平賊將軍印而坐視獻忠猖獗數省如入無人之地追至賊去以偏師隨其後曰今日恢某城明日復某郡詭其信之且是時獻忠焰張自成之勢尚小

乃獻忠瑪瑙山而前猶懼良玉、瑪瑙山而後不唯不懼良玉、且知良玉之意必不殺我、勢將借我以自重矣、所以一意恣睢勦陷而無所忌、在獻忠曰良玉其如我何、良玉亦曰獻忠而在朝廷又如我何、然則嗣昌處置失宜無罪歟、曰嗣昌自到而死無救于亡、人臣之正也、當時有奪印與賀人龍之心者、非朝廷之意而嗣昌之意也、嗣昌旣死則奪印之情可原、出死力以報朝

廷與獻忠並命不亦可爲乎、如是則天下後世諒之亦可曰、良玉之前此縱獻忠不殺蓋爲嗣昌也、彼嗣昌死而良玉用命如此、誅殺獻忠如此、卽使無救于明之亡、彼良玉者不亦始終無間純臣哉、夫非計不出此而不屑爲也、惟夫良玉先有不殺獻忠之心、而後麾下之降將叛卒亦自以不見獻忠爲快、良玉徒知擁獻忠以自重、獻忠亦借良玉以解勦、迨至獻忠據蜀闖將入關兩雄氣力已成、良玉尸居江夏、此時不能殺獻忠、則眞不能殺獻忠矣、此時不能殺闖將、則眞不能殺闖將矣、然則良玉果係明之存亡乎、曰吾論中原羣盜已著之矣、使盧洪二人不易帥、良玉安敢如此、爲此說者亦春秋責備之詞、猶之曰惜哉盧洪、惜哉良玉爾

良玉擁獻忠以爲重、始則不肯殺、終則不能殺、眞千古不刋罪案

李自成之亂 崇禎

懷宗元年李自成作賊十七年自成陷京師懷宗崩明之天下亡于懷宗懷宗之亡亡于自成自古一統之業亡于盜賊摧枯拉朽未有如是之易者也然跡自成所爲作賊以後或瀕于死而不死宜乎爲天之所生以禍明無足怪者按懷宗元年洪承疇破賊不粘泥等惟自成兎脫二年合耿如杞潰敗之兵即成萬餘稱闖將此

天煽焰于闖而穩其勢不至于戕明不止者也以故陳奇瑜敗之于漢中而票免回籍左光先敗之于富平而偷乘涇原洪承疇再窘之于興平而乞撫緩兵又值寧夏兵變餘燼復合凡此皆自成天亡之時而自成不亡則明亦安得不亡哉是故河南爲中原心腹之地有王紹禹之叛兵爲之鉤連而宗子用礮陳宋汴梁爲四戰之地而汪喬年楊文岳傅從龍等迎鋒輙碎左

良玉望塵先奔迨夫跨有襄鄧長驅邱洧盡江不守飲馬河洛此其志不渫血禁庭豈止哉郟縣之敗以郟兵居前示羸也潼關之戰統出背後用奇也孫傳庭剛愎似嗣昌而詭譎讓承疇伎倆在丁啓睿傅從龍之間非闖將敵矣安得不敗哉三邊既收壓手燕雲而九廟墮鐘簴移矣乎西伯與三桂奮身山海灑血復仇闖門一戰窮追井陘游魂狼狽授首江喬明雖亡無遺

恨焉今讀貽父襄書有云父既不得爲忠臣桂安得爲孝子與父永訣請自今月即置父鼎鑊桂不顧矣嗟乎明有是人而早以平賊托之令處良玉之地則殺賊自應無餘更令處嗣昌傳庭之地得以督師任掃蕩則天下之勢安得瘫潰糜爛而不可救而惜也僅有是人而置之關以外也迨知是人能辨賊而天下事已去矣或曰此時太子監國皇上南征或太子移陪都繫

天下之望文會各鎮兵于眞保之間行一于此可救不亡乎曰晚矣國君死社稷惟有此着耳先帝見之審矣

天生闖將以亡明卽置平西關外以興本朝皆非無故非人之所能爲也良玉若在東亦未必不可爲附鳳攀龍之人事至此國之不幸亦良玉之不幸也

甲申之變 崇禎

懷宗艱難創造之主也嗣服之日手摧大璫太阿獨操可謂英主大物將攺我生不辰非亡國之君而國因以亡天意于是不可知而後世讀明史者古今有同歎也夫流賊起于元年而二年卽有耿如杞之叛兵與之合此天助流賊作之勢矣迨夫洪承疇盧象昇二人殺賊將有成效矣又以東事移之薊遼則天意蓋可知矣原盗初起在秦西歷而晉而燕而豫而楚而蜀而吳而江右七省之間城無完堞流血成渠督臣自洪盧而後陳奇瑜熊文燦丁啓睿楊嗣昌孫傳庭最後則吳甡李建泰俞應桂撫臣則汪喬年楊文岳馬士英朱大典李仙鳳王鰲永袁繼咸等數年之間設帥如置戍非死于賊則死于法論戰功一無可恃帥臣則黃得功曹文詔左良玉白廣恩陳永福虎大威猛如虎或推賊手

關陝或拋賊于皖舒或創賊于南汝或死賊于嵩洛郟襄其後良玉驕恣廣恩降賊黃曹猛虎等靖節如秋葉晨星次第隕落而賢愚同歸于盡措餉則如罪己之詔所云輸芻輓粟加賦多無益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歲額四百萬後加至七百萬缺額尚百六十萬而究之金繒填溝壑之用泥沙飽健兒之腹而閭左之蕭條日甚夫是以恒星入月鳳陵夜哭天地祖宗災

異迭告而自成入關矣犯闕矣此時而議捐助議會兵議棄關外二城議太子太南都議考選科道晚矣晚矣而考選科道令人噴飯尤迂腐而無當者也然則明之亡也無救乎曰救亦亡不救亦亡者也所爭先後間耳既知二城可棄三桂可用王永吉可爲督師則不待今日而始議及之也然而事屢並至才難分身堂奧與藩籬互急肢體與腹心皆患明之亡真無日矣所

不愧者國君死社稷懷宗誠無忝斯義闖門一戰自成授首明雖亡千古無遺恨矣

諸議俱多可用皆至于晚而始及不可謂非懷宗剛愎人難盡言之過也

甲申殉難 崇禎

靖難之禍烈矣骨肉驅除酷及春類河岳正氣凝于剪伐殆盡甲申之事又何抗節取義損軀報國者如林聯璧合前推後輓則又何耶人至于死難言之毋論一家死數人死一身死死無低昂同歸于難人之難惟一身至于死又何多求焉人之難有不止于一身至于身死而又能妻妾子女俱死此則無所不難焉我觀甲申所

載殉難諸君抑何濟濟可選也如尚書則范景文倪元璐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卿凌義渠兵部右侍王家彥刑部右侍孟兆祥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太常卿吳麟徵右庶子周鳳翔簡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趙譔吏部員外許直太僕寺丞申佳胤兵部郎成德員外金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使姚成合人宋天顯中書滕之所阮文貴張應選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萊傭湯之瓊襄城伯李伯禎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太傅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指揮王國興李若珪高文采順天府知事陳貞達陽和經歷毛維張太監王承恩長洲生員許琰自大學士以下死者凡四十三人論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則萊傭之死亦屬分內論封疆之臣死于所事或一命之榮不忍偷生其爲可死者多矣惟衆

人不能盡死而四十三人之死乃傳惟四十三人能死而四十三人乃真不死至于七省屠陷郡縣以死事君者甚多或湮没不傳留心世教者所當致也

明死事諸臣寔多于前代湮没失傳者尚枚舉當以俟之

辨亡論一 流寇

明朝之亡亡于流寇流寇之倡倡于憨輔奸樞
温體仁楊嗣昌二人實戎首也當其時殺賊最
有名者無如洪承疇盧象昇二人體仁等忌二
公名迹相繼改督以熊文燦代之賊自此不能
平矣文燦老嫗耳專以招撫爲事張獻忠陽撫
于穀城良玉欲勦而百計護之令養鋭而去嗣
昌視師運文燦故智增勦練二餉三百餘萬良

玉不奉調度獻忠逸于瑪瑙以致襄藩尋破荆
州自縊嗣昌之罪抑又甚焉迨養寇力成丁啓
睿繼之合兵于朱仙鎮良玉大敗奔襄自此不
敢向中原一步矣潼關一戰傳庭一敗塗地自
成勢熾催戰使之也若依李永茂程源說持重
以待則潼關可保三秦無恙後事尚可爲也迨
至賊已渡河以親征爲南遷此議始于李明睿
千古之特見也阻于光時亨不果行先是薊督

王永吉欲以吳三桂寧遠之兵移關門以緩急
京師說者指爲棄地又不可三策既左大事以
去天歟人歟則悮天下蒼生者先在憨輔奸樞
然臺諫之力亦復不少矣揆厥所由裁驛站而
貧民亡賴子無所依以爲生以故晉秦盜起加
剿練二餉而閭左蕭然民盡驅而爲盜又有司
以催科爲上考朝廷以征輸爲功令抱薪救火
不亡何待故曰崇禎非亡國之君而有亡國之

臣體仁嗣昌其大著也然則行間將士功罪如
何曰畧舉其尤著者黄得功曹文詔曹變蛟湯
九州陳永福鄧紀諸人則有功而無罪者也否
則其力不及也其後得功殉國係南北尤重左
良玉則有功亦復有罪且罪大而功小究之同
于無功者也當其時良玉威名甚著受降將最
多計爾時可以殺賊者惟有良玉爲羣賊所憚
獻忠尤爲破膽乃瑪瑙山之役良玉既不窮追

武昌之破良玉擁兵九江而不進以致獻忠入西川建帝號則縱獻忠者良玉也自朱仙鎭而後賊至襄而良玉奔武昌賊至承而良玉奔安慶其後賊爲三桂及大兵所驅而良玉乃併武昌所守之土而棄之始力能殺賊而不肯殺留賊以自重後至于爲賊所逐而不能守且死借一戰于城下則養成自成之惡者亦良玉也此其禍皆始于楊督洪盧兩人皆可以爲良玉而良玉爲之用至于嗣昌文燦啓膺則爲良玉所弄之股掌之上者也他如撫臣玄默王家禎陳必謙常道立等碌碌無所表見不足數也復冀成功哉

辨亡論 二南都

南京草創冊立弘光未爲不善跡弘光所爲亦非頑劣無似如盆子昌邑之比猶是中材之流耳善惡皆不在人哉顧當時亂政多端國本不立定冊元老晏安鴆毒以人國爲僥倖誠未有士英之甚者也夫九廟旣灰六尺現在止宜監國而不宜卽位千古之大義也士英擁戴爲已功意以爲若不卽位此事何名此其心若利先帝之有今日者得罪于上天兩祖十二宗之靈且何以示普天率土飲血復仇鼓忠義之氣乎士英之不學無術置君若置戍長壞南渡之局失策首在此矣旣已卽位卽宜下罪己之詔用告四海臣民及江上下南北之師以見涼德菲躬承乏大統良非得已仍尋先帝之遺體而立之以爲神人主則人心不忘先德謳歌思漢必有翹而勸中興之事者此其一也其次莫若

親征次師于鳳泗以陵寢爲行在與行間士大
夫同甘苦夫漢武唐莊百戰而光復舊物非謂
戸居九重因鬼見帝遂拱手而得天下于盃酒
之理此其二也此二事在當時朝臣亦有言及
之者而無如以覘爲項何且夫四鎮何人也黄
得功左良玉猶曰先帝所封仍之可也至于高
傑係孫傳庭中軍也潼關不守致有燕京之變
與手刃先帝之李自成何異而亦封之與四鎮

等無論四鎮心灰何以示勸懲劉澤清左良玉
等之不用命姦有以使之矣且四鎮抑又何功
而封之間破潼關直抵燕京武昌淮安山東豈
不重兵在握有一人奮袂而起貫甲星行綴賊
之後擊其尾者乎先帝既厚以五等之爵而曾
不得一矢之報在今日亦當薄示其罰令諸君
戴罪以奏澄清俟賊蕩平再議封爵未晚矣而
頓封拜如此其急者何也曰士英總以自爲也

士英欲爲公孫則節鎮何可無侯伯且士英既
秉國成則侯伯非弘光之侯伯而士英之侯伯
也弘光之侯伯尚須闘賊既平以後士英之侯
伯爵在弘光擁戴之時如是又何不可侯伯之
有見此皆士英之自旌其功以四鎮爲私人而
樹之黨也非眞侯伯也然則用欽案之阮大鋮無
罪乎曰此不足爲士英罪也夫禁廷濮血先帝
身死人手此乾坤何等時也古之英雄核身幽

因之中流鴻樹駿不少其人即士英有言曰忠
賢之惡何如自成若大鋮果材即先帝而在亦
當起而用之士英此舉未爲大差而顧士英之
存心在樹黨大鋮之起用在報復自大鋮一人
驟躐樞部而士英之貪愈熾士英之膽愈横士
英之處置正人不留餘地士英之招納亡命䝴
賂公行而恬然不以爲怪皆大鋮教之也蓋士
英不過貨利小人起家外吏而不聞有門戸之

說大鋮進而乃翻三案復要典聚東林復社諸君子毛舉周內而又豢養鷹犬嗾而搏之怨後正人君子不能一刻立于朝廷之上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張慎言諸人不用其言而身以隨去王鐸倩位宰相用其身而復不用其言于是緝事詔獄廷杖並行宮女中官開採交訌深宮之中惟有聲色貨利政本之堂惟有恩蔭官爵海內安得不解體而強藩安得不生心哉況乎

先帝之體遺萬死南來滿朝之舊臣堅執不認權貴索于前星奮義旗于藩鎮士英此時稱誠救死無地矣移靖南于蕪湖以遏上流之勢止知防禍患于目前而江北置之不問且此時送王之明于寧南營中可以止戈而續朝復結吾而不敢言大兵猝至長江失險而靖南殉國士英南竄矣要而論之王之明一事介在真假之間爾時在朝臣皆以爲假而遠近臣民則皆以爲真然觀弘光逆旅之妻生子六歲獨無伉儷之情而弘光尚且不認竟置之死則之明可知又此時大兵一路從秦關來追闖甚急武昌東下本爲避闖而假其名王救太子所以張天下之公義而陰行一已逃竄之實也若救太子果真自應兵行有紀乃何以長江千里到處流血潯陽安慶盡付灰燼是太子未救士英未授首而江東郡縣巳半亡矣此又良玉之罪不減士

英者也然而士英實有以開其端明之再亡者士英也

辨亡論三則　虞

明之南渡弘光而下至于閩廣有五立焉鄭芝
龍立隆武于閩權出鄭氏衣冠狼籍爲士英之
續棄主而去撤兵來歸卽亡張國維立魯王于
浙稱監國不奉閩六兵渡江國維死之魯遁瞿
式耜李永茂立永曆于粵西何吾騶立紹武于
東粵靖江王自號監國其後靖江爲式耜所擒
東粵隨去維西粵歷時最久何騰蛟視師瞿式

耜留守皆能忠于所事永茂既同冊立堅守父
喪得出處之正矣其死王諸臣約畧可數者鄭
隆武之命而兵敗被戮者黃道周也官魯而自
盡者鄭宗周陳函輝王思任也守城不下者朱
大典也至馬士英阮大鋮自金陵既失偷生至
台始爲大兵所擒誅國賊于既往尤彌天道哉
以上數事土宇既蹙人心不一始而閩浙自王
有不相下之心究而兩粵互立有各自翊戴之
意魯衛敵國剩有同氣識者已知其不克終矣
而況一時所用之將強半南都奔竄之餘與夫
闖賊遺孽之黨類鷹眼未化所在抄畧征歛所
及煎人骨髓兵一至則土崩瓦解鳥獸散而
已雖曰立君實同兒戲宜其舉事無成而賢愚
共盡也

四卷終

爲可堂初集十卷

〔清〕朱一是撰

清順治十一年刻本

史論序

梅溪蒼有屠聖武先生云先生
博通經史而多衡斷其子昭仲
猶子闇伯皆與余善余登二子
之堂拜先生獲聞先生及二子
緒論往復質辯每爲願解故余

十年來聞見多得之屠氏老友
談遷時從寧邑過梅溪則又各
出其書相考証而武林陸講山
秀州俞右吉皆近時古文家爲
余所心折能起余者然二子不
時至至輒飲酒諧謔間出一論

余即記之惜余善忘記之而不
書於冊尋又忘也他人之學多
得於書余獨得於友他人用誦
讀余用談說性有所近不可强
爾歲在甲午學農鄉莊農隙無
事兒子願愚及甥林昉從見其

讀通鑑大抵拘牽舊說不能有
所發明余乃爲論列以開其未
逮曉之所論晚即成文凡十月
得六十餘篇即向之偶得於友
者轉告於吾兒吾甥也使吾兒
吾甥他日亦有若吾之友者聞

見不益廣乎且加以誦讀之功其學不益固而有本乎吾姑先別其端望吾兒吾甥之他日之起余也是冬撿行笈舊存復得三十篇共九十篇從游者集爲十卷授梓因述所得於友之本末弁於首以不忘其所自內二篇陸講山作余删數言并載之

欠菴朱一是自識

爲可堂初集目錄

梅里朱一是著　同學陸圻 屠爌 閱

卷一　論十首

虞舜論
象論
鯀論
稷契論
夏本紀論
伊尹論
箕子論
古公論
伯夷論
蜚廉論

卷二　論十一首

周武王論
武王論二
周宣王論
周平王論

魯隱公論
三桓論
荀息里克優劣論
五霸論
趙盾論
季札論
伍子胥論
卷三 論九首
豫讓論

商君論
燕泰論
樂毅論
趙武靈王論
藺相如論
范雎論
白起論
李斯論
卷四 論十一首

漢高帝論
劉項論
項籍論
范增論
韓信論
張良論
張良論二
張良論三
曹參論

蒯通論
田横論
卷五 論十首
漢武帝論
蘇武論
公孫弘論
霍光論
趙充國論
疏廣疏受論

陳湯論
孝元皇后論
王莽論
揚雄論
卷六 論九首
漢光武論
鄧禹論
嚴子陵論
班固論

蔡邕論
曹操論
魏延論
孔明眞可謂大丈夫論
孔明眞可謂大丈夫論二
卷七 論八首
諸葛亮論
晉武帝論
王猛論

崔浩論
梁武帝論
隋文帝論
王通論
李密論
卷八 論九首
魏徵論
駱賓王論
盧懷愼論

李白論
李白論二
李泌論
李德裕論
高駢論
趙普論
卷九 論十一首
宋太祖論
宋太宗論

寇準論
寇準論二
西夏論
王安石論
張浚論
胡銓論
秦檜論
秦檜論二
完顏亮有功於宋論

卷十　論辨八首
孟珙論
余玠論
方正學論
天地人所生辨
女媧非女主辨
商周不改月辨
周室卜年八百辨
封建井田辨

終

爲可堂初集卷之一

論

虞舜論

史記載唐堯虞舜其原皆出于黃帝黃帝正妃嫘祖二子其一曰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堯自黃帝及堯凡四世其二曰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黃帝及舜凡八世世數雖遠相傳之系釐然可考（分說明）（乃起論斷）

追別其序堯與敬康當爲昆弟是舜之高祖行也堯之二女舜蓋有尊稱矣以之作配畧高玄之等級結甥舅而講昏姻瀆倫不已甚乎聖人人倫之至也堯又敦叙九族以平章百姓者乃爲瀆倫之首而勿顧乎婚禮始于宓犧合二姓之好以殊于異類之無別其定制已久豈堯舜以天下爲重度越常禮人不得議其瀆乎閒嘗稽考載籍以意斷之知史記之誤虞舜殆不與堯同姓也（此是寔據出國語）蓋舜之先有名幕者開國于虞傳及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瞽瞍意瞍亦虞君歟故知制十五絃之瑟特不
能分別好惡名曰瞽耳非生而無目也舜實世
嫡當君虞者象謀殺舜曰謨蓋都君咸我績都
君貴稱也世儒惑于窮蟬以後微爲庶人之論
以都君謂舜之別字亦何據哉使舜而微爲庶
人何害于象亟亟乎謀殺之唯殺之則奪嫡而
奄有其國故後母與象咸欲甘心于舜而如勿
及舜之耕稼陶漁誠欲晦跡草野自食其力以
國讓弟也緊此論之舜爲虞國子明矣既爲虞

國之子則必爲君慕之亂既爲君慕之亂則不
爲黃帝之裔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蓋舉其國名也舜受禪定有天下之號曰虞仍
其祖之始封而不易也然則舜國虞而姓姚堯
國唐而姓祁一祖慕一祖黃帝爰通婚媾豈有
戾焉顧廼舍二典之明文据撫傳疑之史而紛
然議其同姓爲哉」或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
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巳滕葴任荀僖姞
嬛依是也既巳分姓則通婚可矣然夷考堯姓

伊祁而舜之姚氏則非十二姓所載也亦何爲
而謂同姓乎豈昌意之賢不得賜姓在十四人
之外乎」（此下辨晰更明）且三十爲世年命脩短不甚遠也黃帝
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自高及玄曾幾何時
世之相去以倍乎緊祖之子玄囂爲大宗之子
先育傳世較遠理之常也廼大宗四世而昌意
之小宗八世何修短之顧反乎」且非徒堯也據
史所紀棄契皆堯弟禹亦堯之從昆弟也堯猶
舜之所事年長于舜若三人者舜舉之而事舜

者舜百有十歲崩崩三年禹代位其年當不得
與舜齒矣禹與棄契皆幼而爲四世之尊行舜
長而爲八世之卑序誕誣不經莫此爲甚予故
備論之以俟世之善讀書者

堯舜至今不過三千年豈遂荒遠而謂同姓
締婚悖戾實甚皆緣秦人燔書太史公得書
不多故有此等謬誤然後世聖人必以堯舜
爲法悖戾如此安可不一辨之哉

象論

聖人人倫之至也不幸而變生同室親親之愛有所不能行則恐而行法聖人之不得已也若舜周公是已周公之于三叔畔周也或誅或放而舜咨象匹夫之前而亦放象于爲天子之後豈天子與匹夫異乎葢舜爲匹夫象惡行于匹夫止一身耳可諱也舜爲天子象惡行于天子即不行天子而禍及天子之天下不可諱也况象爲天子之弟則爲惡有力舜有天子之權則

制惡亦有法紬法以狥象天下尤而效之將因象而廢法故斷然放象有庳而不疑放之所以重法也然象亦于是乎全葢使象不得有爲于國其罪亦止于放也已矣孟子乃謂封之而非放此失實之論也夫封也何必有庳哉先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荒服者政教荒忽蠻夷流人所雜居也夷考有庳遠届西南在荒服之外以九州之大天子之貴弟所土錫田豈其無擇願于炎徼菁莽之區啟宇而列爵哉則非封也明矣吾觀舜之行法大都有所風示于天下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四裔也投四凶于此以禦魑魅當時象之惡不及苗鯀比于驩工放流之例置于有庳亦四裔類也俾荒裔之人知天子有不才弟置之法若此苟親不及弟而惡過于象者葢爲天子之不恕天下聞其風而懼且服當甚于四罪矣此尤放有庳意也或曰象之惡著于

家不著于國舜爲天子安知不可教而格之乎夫象之性傲其不能下人也固矣有作亂之才而憑父兄之勢其倡狂妄行將有不可制者鄭莊公成叔段之惡孟之京城大都多行不義卒（二証甚確）自斃君子以爲莊公有罪焉漢淮南厲王驕甚文帝勿禁及謀反事覺檻車送蜀道死遂爲文帝盛德之累惟象之不弟甚于叔段淮南王舜不忍爲鄭莊文帝而早爲之所放諸有庳以全其不才之天年殆親親之至曲行而無害者乎

故曰象于是乎全也且其放象非有所甚禍于象但不得有爲焉爾衣食租稅聽命于吏孟子固已知之而文其說曰封誠慮職兩人倫之薄因事以節詞也孟子七篇義主乎風世說近乎縱横其辜多有不可據者如瞽瞍殺人竊負而逃之類偶然之文非通論也即其證封象也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故源源而來常常而見（教語折倒孟子）夫舜都蒲坂去有庳若此其遠驅馳往還何啻萬里欲使荒服以外之弟不及貢而長接于舜前吾不信矣

辨論甚正非滑稽之筆

鯀論

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夫舜禹受堯舜之天下一宗堯一不宗舜舜禹之父皆不類瞽瞍不郊而鯀郊得非虞舜之公而夏后獨私其親乎朱子論之曰非私也聖人之制祀典也恊乎天理人情未嘗有意而爲之以求異也舜非不欲宗其父而瞽瞍不可宗則不敢狥私以廢天下之公禹非不欲宗于舜而鯀猶可郊

則亦不敢附公以矯一人之私（剝解）蓋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父才不才故甚遠也于何徵之徵之于書書曰父頑母嚚有鯀在下瞽瞍之惡聲已著聞于朝野世未有爲人父而欲殺其聖人之子者則舜之不能欺天下而歸善于親固已諒矣若鯀則書甚稱之當堯之時湯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堯以爲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于鯀者願帝試之于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于是廼更舉舜舜殛鯀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嗚呼以洪水之大害堯廷聖賢之多莫能任使而獨使鯀此豈尋常之士哉用之九年功不成而始殛意九年之前未必無功特未成耳舜之舉禹使續業不能棄鯀之前勞也禹貢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修者因鯀之功而修之也當是時鯀治水九年其規畫必有效而可循其材物必有備而可用其用人必有奔走諳練而可使此數者求其因襲而無更端非用禹不可禹

空中設解

傷父功之不成經營勞苦又十三載而克濟夫以禹之聖必十三載而克濟然後知治水之難前此之未成不可盡以方命爲鯀罪也鯀作而禹述父子相承玄圭帝錫用底太平是禹之功即鯀之功功禹而忘鯀是世俗成敗之論也大要鯀之爲人恃才而寡識思以其才抗水禹濟之以識因其勢而利導之故孟子以禹爲行所無事爾然鯀之心則苦而力則勞矣身爲神明之胤不貪逸樂之樂任天下之大難犯衆人之

寔是難得

其長孳孳九年身伏國刑名編凶族猶遺未竟之緒使仁孝之子丕成勛烈豈非幽明人鬼所共諒以之配天豈有讓哉夫典禮有常追崇莫並既已禘鯀不復宗舜夏后氏之子孫以爲固然而行之自不得議禹之異乎舜也夫舜之宜與堯同爲宗與堯之後宜與舜之後同爲恪一也乃周之分封封虞夏殷爲三恪不聞求唐之後而賓之是事也人亦以爲疑愚謂當時堯之子孫或無有其人堪備恪者聖人亦已之不以

聡類而論大疑倶破

成例必狥焉夫以爲成例而必狥者往往至于害事此古今之大患也

千古至言

夏后之祀典成千古疑案自有此文而豁然矣○北方尚有鯀異闉城郭亦始于鯀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此論要爲至當

稷契論

史稱帝嚳四妃元妃姜源生稷次妃簡狄生契三妃慶都生堯四妃常儀生摯摯母序最下摯以長故得先立此豈黃帝之家法歟黃帝以夵雖與子實與賢也故少昊舍蟜極而立昌意之子顓頊顓頊舍窮蟬而立蟜極之子帝嚳帝嚳有三子皆聖人顧勿之立而立不著之摯抑何說歟稷爲元妃之子比堯契又加貴焉殷人舍微子而立受比于其例則稷當嗣嚳者也乃微

獨不得嗣而稷與契在摯堯之世何泯然無表見乎摯在位九年而廢堯在位七十年舉舜爲相舜乃舉稷契用之使稷契爲嚳將崩時所生

數言已明不必再辨矣

子乎計其年亦八十老矣堯方倦于勤而稷契始奮于用何昆弟衰健之殊而登庸遲速相懸若是乎及堯之神聖無幽不察胤子朱在宮工驩鯀在朝皆知其不材而廢之臣工强任鯀治水績用勿成而明益著若有鯀之虞舜隱迹農畝已聞其聖于師錫前矣何至家有明德首出之兩弟年踰八十尚不知舉必俟相舜而後舉之乎自我論之稷契殆非帝嚳子也舜嘗舉顓頊才子八人曰八愷帝嚳才子八人曰八元元愷豈二帝子哉亦云其苗裔爾猶今之世族也若稷契或亦元愷之類其生當後于舜禹故堯未及知而舉用耳且夫信史不如其信經也稷契之所生載乎詩者甚詳皆不言帝嚳後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則契固娀國君之子與夫人簡狄所

于玄鳥至之日而得者也後人因其聖而神其生曰天命玄鳥降生焉耳娀國本微契以明倫功大受封于商故云方將是帝所立也若稷則備乎大雅生民之篇曰厥初生民時維姜源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夙載震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嫄固邰國君之女隨父母出祈高禖感天地之異氣未嫁而生稷者也使嫄爲元妃則有帝嚳在矣詩何以云居然生子乎居

解得妙

然者徒然也無人道也無人道而有子故怪[illegible]

多方棄之其後著異乃收之詩又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卽有邰家室意邰國無嗣稷其女（空中結構）出也有播穡功卽承其統而世祀美源不哀歟夫周人善頌其先苟有功德無不張詞說以美之而嚳寔賢主嫄爲之妃不畧見于篇什無是理也娀之所本不可考邰爲炎農之裔蓋姜姓也此與高辛氏何與必欲引不可據之說謂稷契父嚳而宗堯哉或曰商人禘嚳郊契周人禘嚳（有此證方無漏）郊稷非無徵也余謂禮經爲漢儒僞撰商周之禘嚳因四妃之說而襲其說也夫商之禘也祖契長發之頌是巳稷爲太祖周郊以配天太廟之制思文之詩班班可考又何嘗及嚳哉舜不出于黃帝必云黃帝稷契不出于帝嚳必云帝嚳世亦有神明之德間生而崛起者拘儒謂五帝三王相傳一姓嗚呼斯巳固矣

上古之事原不可憑然如此等太史公太傳誣矣引經析史故非妄撰

夏本紀論

從古中興之主如少康者蓋亦難矣自太康遊畋后羿距之于河歷仲康王相微弱不振羿遂王相篡位八年寒浞殺羿又二十年浞使其子澆弑相于帝丘篡位凡四十年合羿共四十八年王相以前毋論卽四十八年夏亡巳久矣三十年爲一世夏之臣民自父傳子巳不習有夏之號令卽禹啟德澤之深亦巳漸忽而少康顧以田一成衆一旅勃焉復興有虞發跡不讓南陽季杼繼美居然靈武實爲漢唐兩再造開先焉嗚呼顧不盛歟君子觀于此而深嘆（創解）羿浞之惡不如後世亂臣賊子之甚也羿之于太康距之而巳于王相逐之而巳浞遲至二十年而弑相當時相或圖復辟而見弑非必浞欲弑之欲弑不待二十年也弑之而有仍氏之女猶得腹少康而免于難少康生二十二年奔有虞亦不窮索得積漸經營而復興向使浞弑相于殺羿之初或追少康于奔有虞之後其法皆足以滅

夏而浞不爲豈非浞惡過于羿而待故君之子尚有餘地哉（此下餘文然寔作論木有）後世則不然竊人之國必滅其子孫殆盡夫揖讓盛德也征誅不得已也然湯放桀不殺桀子淳維得走于北狄武王伐紂封武庚于洛邑叛而誅之不叛不誅也後之亂臣賊子恥有征誅之名（此正可笑）往往內禪而飾行揖讓及其殘忍凶暴則不惟征誅之君不爲并篡弑之羿浞亦不爲者輒爲之而罔顧其報施亦環相應矣如曹氏司馬氏之後豈不然哉宋劉裕之

代晉臣民歸心已久恭帝欣然禪位避瑯琊第裕必使兵人踰垣而弑之齊蕭道成代宋弑汝陰王令宋室無少長皆死梁蕭衍代齊弑巴陵王以生金進加揩之夫晉宋齊之薄德必無可爲少康之人而踵事相效視爲固然若不可但已者其他不可勝數北朝諸君慘毒尤甚然皆六朝南北及五季短祚者所爲而漢唐宋則未嘗有漢代秦唐代隋皆得于群雄之手不誅秦隋之胤宋則立碑太廟令世世子孫毋殺柴氏後忠厚開基宜其後靈長也

亂臣賊子亦有升降可謂憤激矣然國祚長短報應實是如此可以著戒

伊尹論

舜放驩兜于崇山君放臣也湯放桀南巢代其位而放之放敵也非放君也放君昰始乎始伊尹桐宮之放然而伊尹非放也昰爲伊尹非放放桐宮也崇山則放南巢則放〻其地也桐宮非其地也湯墓也墓則有居廬之義焉太甲徂桐宮孝也孝昰爲疑放始葬則居廬湯之墓乆矣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爰及太孫後時而廬故疑放也疑放伊尹昰爲行之日仲壬初喪嗣王

當宅憂商之家法也高宗諒陰三年百官總巳以聽冢宰太甲先之矣伊尹以太甲行宅憂之禮、日仲壬不足法也宜法成湯則桐宮焉依寄遹先王其訓無俾世迷是禮也即權也大臣匡君之忠委曲以行之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作伊訓〻以先王也既而王不惠于阿衡處于桐宮亦訓以先王也始見廟繼居廬其義一也太甲有爲之君也有爲而不順懼其顛覆典刑以先王約束之王果悔寤曰不克厥初圖惟厥終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復歸于亳尹即致仕去矣信哉太甲有爲也尹早知之因而善處之善成之而世謂之放好事之言也商書有明文矣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厥德三祀而復辟宅憂禮終也使非宅憂而放也何以復辟不三祀前不三祀後也伊尹非放太甲漢之霍光則放王賀王賀非太甲比也太甲以序承王賀以外入立子以嫡不以長承湯之祀者宜太丁之子猶夫承武帝之

祀者宜衛太子之孫衛太子以冤死則曾孫宜立尤天道也故昭帝絕而燕王反開其先也于天道賀支庶也又惛材安得而不廢霍光徒以天道行廢立豈學伊尹哉光立賀即廢賀賀雖君未成乎君也未成乎君則放君猶可未滅焉當時杜延年輩正其罪而光不得辭則光爲法受惡也謂光爲放君之始可也尹非放君者也後世連稱曰伊霍光受尹不受也

天經大義非爲太甲辯誣

箕子論

殷有三仁比干之死以爲君也微子去之以爲祀也箕子封朝鮮奴于商而外于周何僇甚歟是其不死必有説君子讀易明夷之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喟然歎曰乃今而得所謂箕子矣上古混濛獉獉狉狉明幾息矣河出圖竒偶畫而道大明迨于洪波九載下土汨沉明又幾息矣（妙解）洛出書九疇叙而又大明是故洛書者河圖之變庖犧與大禹道相禪者也大禹既沒

歷千年唯箕子得其傳繼繼承承將垂統于萬禩焉然則箕子之身萬禩晦明攸係之箕子非紂之箕子也抑亦非商一代之箕子也非紂之箕子則君臣之義不得而死之非商一代之箕（復以客形主）子則鼎革之變亦不得而死之昔者商之季世斯道之大絕續也庖犧河圖之傳在文王而紂夷其明囚于羑里岌岌乎息矣而不息大禹洛書之傳在箕子而紂夷其明囚而爲奴岌岌乎息矣而又不息文王之處明夷也醢伯邑考獻美人以求脱焉箕子之處明夷也國朝鮮朝宗周而不侮焉（解頗之論）夫殺其手忍也獻美人佞也國朝鮮外之也朝宗周事讐不忠也文王箕子即欲愛身惜死亦何至傷恩滅理甘爲辱人賤行若斯極哉誠懼身死則明息明息則天地毁而人道底于絕矣當是時文王箕子皆不用明而用晦用晦所以全明也唯文王晦其明而不息而後得傳周公（周公文王又絕好主容）唯箕子晦其明而不息而後得傳武王武王者國之讐而道之親也箕子之明于

是乎托君子讀麥秀之歌未嘗不悲其詞哀其志亾國之泪有霍霍不能止者箕子卒不以國讐易道親與之陳洪範而不辭斯箕子所爲仁歟然則比干之死以爲君仁一人者也微子之去以爲祀仁一代者也箕子之奴以爲道仁萬禩者也非孔子其孰能知之

國讐道親千古快論大易明夷卦中絕好一段註疏

古公亶父論

古之大有爲者必明乎棄取之理惟有所棄也而後有所取然未有如古公亶父之至奇者方其事獯鬻也棄珠玉諸物而取土地又棄土地而取人民其棄取顯而人知之也及其廢長立幼也懷翦商之志棄家國而取天下其棄取隱而人不知也夫去邠遷岐獯鬻且不能禦而欲翦商國且不能自存而欲圖天下且商亾在數十年之後斯時紂尚未立何從知商之可翦其孫之必昌命名以期後驗嗚呼其事不甚怪其謀不甚深而遠哉越句踐之事吳也甘心于臣妾而不爲恥陳敬仲之奔齊也卜興于八世之後（古今人不相遠）古公以句踐之能忍事獯鬻復以陳敬仲之前知移商祚凡後世之辱人賤行與陰謀秘術不謂上古聖人兼而行之卒之因避而得興因興而致王如持劵取物纖毫而不爽我儀其人大約沉至而善持亦稚高而能斷後世文王得其沉至囚羑里而不悔古公避狄之智也武王

翦之才稱兵西嚮爲其所欲爲動搖周室豈苟焉而已耶使周無成王爲之君周公爲之相則武庚之所爲必成惜也君臣之間不爲流言所敗卒勝武庚而三叔或殺或放餘民分而遷之是天之祚周亾殷武庚遭逢之不幸也（可爲武庚吐氣）然其謀自老其氣自稚卽見商三宗于地下其心可以無媿矣武庚殁乃封微子于宋備三恪其後白馬來賓隱恐傷痛以存厥祀此惟微子能之而武庚不能也葢微子存仁聖之心武庚具英雄之畧仁聖達乎天命以自解英雄發乎人情有所不能制以存祀論則微子是而武庚非以復讐論則武庚所見者大所執者正欲其隱忍爲（千古人知己矣）微子大拂情而不願也嗚呼豈非人謀哉此微子所以列爲仁武庚不失其武歟

可破成敗論人之習見

伯夷論

武王伐商伯夷叩馬而諫忠于紂至矣其始並太公辟紂何歟懼紂之汙其身而去之此楊氏之爲我非聖人所爲清也聞文王作歸就養焉又近乎叩馬之鄙人矣豈伯夷之心哉聞嘗論之伯夷之心蓋終始一紂也其辟紂歸養與叩馬之諫忠紂同也當紂惡方稔餙非拒諫舉朝莫有攖其威臣救之者維時蒙難不死因禍爲福得紂懽心者獨有文王耳受命專征得行其

志怙冒西土漸及六州其勢足以自全其德化又足以感動人主紂之不善居下流而難返惟文王爲一時之砥柱伐頑諫而收携貳爲分之一冀紂悔禍以全末路此殷命絶續之關也故伯夷太公急乎辟此而歸彼托言養老非養老也欲佐文王以救紂也卒也紂惡不悛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雖文王臣節自靖而在文王左右贊勷之者得非伯夷太公共有力哉文王歿武王伐紂伯夷與太公始分途各行其事

伯夷固心痛之太公亦有所不得已也凡人圖功貴在及時太公歸文王已老矣佐武伐紂又遲十三年之後臣主俱白頭舉事使茍可隱忍以遂事殷之初心豈不快然無憾矣哉叩馬一諫太公日義士也扶而去之正其爲義士太公蓋傷已之不幸爲伯夷使天下後世猶賴伯夷之一言存君臣之義則與伯夷未大悖也故觀于義伯夷而太公之心耶然矣即武王之心亦耶然矣

不獨原伯夷尤爲太公出脫

蜚廉論

蜚廉紂之忠臣也史云蜚廉善走其子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泰山而報鳴呼紂既已亾矣不忘臣節爲壇報命此其心何心哉孟子云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史又云以華氏死遂葬霍泰山皇甫謐云去彘縣十五里有冢常祠飛廉意廉報命之後武王執戮于海隅時人哀廉之志歸骨霍泰山爲祠

祀之不衰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亾則亾之若是乎社稷爲重君爲輕其君獲罪于社稷者臣弗與死亾之禍鳴呼此誠哀世之言教天下爲人臣者不忠爾夫既委身事君俾君獲罪社稷亦臣之罪也况君死而臣獨生不又獲罪于君乎故古之純臣雖事暴主猶曰天王聖明雖國滅君死不敢苟免其禍事死如事生有命必報之且爲之壇不敢媟君威于艸莽也方商周鼎革皆紂之親臣若微子箕子之屬皆全身而受武王封爵飛廉還報紂命乃以死特聞豈非懷伯夷之恥與首陽比烈者哉季札奉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季札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夫札與徐君非有不解之誼也寶劍非有付託之重也而不以死故負之亦不敢自倍其心耳欒布爲彭越使于齊而越以謀反誅布從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布曰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

此下全用引證亦作文之法

蔡邕爲董卓所舉卓伏誅暴屍于市凡黨卓者罪不赦邕獨嘆卓爲王允所殺彭越董卓其人何足取耶不過爲欒蔡之友欒蔡激于知己之感不以存亾異心願爲之死忠節之士他如孔車之收主父偃云敞之收吳章高義比諸欒布賓客師弟若此類可勝道哉况乎君臣之義乎生而承命死而復之出則壁辭歸則壇報固其所也將焉避死蜚廉之心不忘紂授命游隅誠有見于此歟故曰紂之忠臣也蜚廉之後造父

餘論史法

爲繆王御長驅一日千里救徐偃王之亂有飛廉善走遺風焉及于秦仲誅西戎死王事襄公又戮力救周以兵送平王有大功世篤忠貞光啟秦室卒并天下趙之先季勝亦蜚廉之子其後小見之分晉大見之王矣嗚呼積厚者流澤長所從來遠矣

文境空越

爲可堂初集卷之二

論

周武王論

史稱武王既克紂紂燔于火而死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黃鉞斬其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嗚呼紂既已死矣何爲射而縣其頭且及其二女武王不太甚乎或曰秦人

燔書太史公取僞泰誓而作紀故其誣如此余謂即誠有之亦足見武王之行事坦直而無諱也石勒羯胡之雄也尚曰大丈夫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況武王聖人乎聖人所以異乎後人者其行事實不相遠惟其坦直而無諱使天下共見其弔民伐罪之至公耳後人狐媚者則多曲折掩護既爲其實猶匿其名于是人被以大惡（能令此輩汗下）而不敢辭以斯人而當紂之死必爲之撫屍而

哭或爲之歸罪于人而暇昧有不可名狀者矣
其心固甚虛其理固甚屈不足以堪此也武王
豈肯然哉以紂而無罪則不當伐也紂既有罪伐
之而克之矣則必三發射而擊且縣其頭焉無
猶情無假手以暴著其征誅之實此乃所以爲
一段論文王
武王也且夫文王之圖殷亦已久矣三分共二
而不取天下勢未可取耳後人曲爲之辭謂盡
忠于殷無取之之心然則何爲多征伐乎伐犬
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邘伐崇侯虎所以致有二

者非朝夕之故其受命也諸侯知之祖伊知之
即紂亦知之矣史稱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虞芮之訟則儼然改法度制正朔文王當時固
一段論太王
未嘗諱也豈惟文王太王亦然太王之時周之
國勢尚微殷雖衰而紂尚未立居然自擅制作
觀大雅瓜瓞諸詩可見矣泰伯虞仲之讓德則
舍之季歷之有爲則立之早屬意于文王謂其
必興故詩云實始翦商翦之爲言猶侵削也詩
人其有遺直哉夫廼知積功累仁者聖之德而
而規伯圖王者亦人之情也周自太王至武王
四世經營克濟其事覬覦天物不于其身于其
其然豈然
子孫行陰德乎民當無殊後世之小斗受大斗
予之類而論者過求聖人以爲皆有必然也是
豈聖人之實哉然湯武同功而湯之于桀則放
焉而不誅又自以爲有慙德豈湯繼虞夏禪讓
之後創爲征誅未敢堅信不及武王謀之數世
且有湯之前例而行之更爲勇決也歟

此文借論武王正深恨曹孟德司馬仲達一

輩耳

武王論其二

太史公惑于僞泰誓商周之間紀事失實如云
武王至紂死所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又
射紂二女斬以玄鉞縣小白之旗誕誣不經後
世紛紛議武王者皆此等開之也豈惟僞泰誓
孟子曰吾于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已壁經晚出
漢人不能訂其訛且所載多缺畧焉使武王伐
商之心跡湮沈終古而不能自白予論之武王（又無人道）
之伐商非本志欲代商也何以徵之即徵之于

書蓋武王之取天下也遠武王之為天子也遲（大旨已明）
書曰惟一月癸巳伐商戊午渡孟津癸亥陳商
郊甲子會牧野紂以七十萬人距武王前徒倒
戈紂即焚死國亡矣自癸巳至甲子凡三十有
二日皆逡行次師之期其伐紂決勝不過崇朝
耳易莫易于此矣斯時諸侯咸集天下大定萬
姓悅服武王即居殷之國代紂之位奚不可者
遷延至四月哉生明復自商歸豐退就伯位迨
庚戌冢君及百工咸來受命丁未祀廟又三日
庚戌始即位焉以日計之是年閏二月也自甲（精核）
子至庚戌凡百有七日之久何從容不迫如是
乎此百有七日中釋囚表墓散財發粟數日可
畢後此逡巡豈無一事疑其必勸進必固讓求（設想皆必有之事）
微子而不得立祿父而未定即訪道箕子或亦
有讓位之事箕子願為師不願為君乎泰火既
燬舊典遺忘武王百有七日之行事遂不盡傳
要其不急急為天子之心則于此乎大驗矣人
之老也日暮途遠多倒行而逆施者武王以七

十三嗣西伯又十三年伐紂白頭舉事更復何
待况以三分有二之舊服加之崇朝底定之新
勛受天籙膺大寶自其固有乃復歸周放馬歸
牛示不復用然後祀廟而正位豈非以征誅之
名行揖讓之實者乎夫周之臣子好譽君誇功
而不知大體詩書所載往往皆然即如泰誓曰
惟有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甫出師而改商祀為周年改伯為
王且以上伐下之征名歸之何其遽也甚不謂

文爲西伯卽改年稱王者他如太王之剪商泰伯之讓王文王之受命皆好奇者追論已甚之詞積重至于武王遂若與後世之貪得天下者無以異爲泰誓幷採之入史焉善論如蘓子亦謂武王非聖人嗚呼其亦勿考于卽位之日之需遲也已

其一是予少作讀書體認乃復有此聊贖妄議聖人之愆自記

周宣王論

夏少康漢世祖雖中興而實創業也中興之主全盛者周宣王唐肅宗偏安者晉元帝宋高宗此數人皆庸君而倖成者也宣王遭厲王之難其爲太子亦孔艱矣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又十四年而長于召公之家周召乃共立之此十四年之藏身苟免擔心慮患備極危苦宜其後之爲君謀老而守堅有大過人之行復文武成康之業及

觀其行事抑何悖也不藉千畝則農功棄矣敗績于姜氏之戎料民太原則武備虛矣殺杜伯左儒而非其罪則忠臣結舌矣晏起而姜氏待罪于永巷則又樂危而忘德矣卽如是皆危亡之道故後人以厲宣幽平俱貪天禍儕宣平于厲幽豈能中興哉而猶謂之興者大都其臣之力周公召公治于內方叔南仲仲山甫諸人治于外赫赫勳業遂令其君比迹于少康光武如唐肅宗之有李泌郭子儀李光弼諸臣亦能與

也然唐肅宗之爲庸君也闇闇則弱其後猶可長世周宣王之爲庸君也剛剛則好動而自用其後卽有幽王之禍幽王之不德唯廢嫡立庶以致身弑國亡吾謂其端亦自宣王開之也（從古無人道）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切諫不聽卒命魯立戲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戲而自立宣王復伐魯殺其君而更立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當時諸侯固已知宣王之非矣夫立子以嫡不

以庶周制然也諸侯背王制猶將伐而正之況宣王實導之使背落魯再世之亂使其弑逆相尋豈能爲訓服羣辟之共主乎君令則臣共父（透徹語）作則子述幽王習見其父之教魯廢括立戲以爲樹子之可易也遂舍宜臼而嬖伯服而不以爲意卒召驪山之難避戎而東遷周以不振王（定斷）業大去是宣王被興周之名而有亡周之實信矣哉貪禍同厲幽也

宣王中興惟詩人頌之耳周之詩人大都過譽其君此論較爲核實廢長立庶一段明確尤甚

周平王論

論者曰周室之衰失在遷洛舉豐鎬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富室子孫一敗而鬻田宅豈能自立哉余以為其說似是而非也殷嘗五遷矣不失舊物周之先世遷豳遷岐遷豐鎬爰遷而愈興後世之遷莫失策于晉宋委棄中原都天下之尾猶能帝制東南出令行政者百餘載不如周之全有天下僅亦守府一蹶不振以至于亾嗚呼周之衰其不為遷故也明矣然則如之何曰

日在德不在險夫周道親親此德之本也觀小弁之怨平王亦能親親者歟而其後乃知有母不知有父援申侯之力導犬戎弒幽王居然代天子之位其失德不已甚乎揆諸討賊之義申侯者平王之賈克戍齊也不唯不討之而戍之君子讀揚之水而知國人皆背離平王矣周之亾國曰幽厲繼統曰宣平然吾謂幽與厲同轍也宣與平不同轍也厲雖見逐于國人以死故宜王宜立其立也足以興幽之因太子之廢而

死是猶太子弒之也故平王不宜立其立也僅免于亾雖使居豐鎬之故都以形勢東臨諸侯爾將平王心不死亦實有隱疚焉而氣沮神喪諸侯實應且憎曰是固無父之君靦顏在上者豈能修文武成康之政哉自平而後諸侯自擅二百四十二年亂臣賊子相隨屬不絕亦平王有以開之也孔子惆焉曰周雖不亾已亾矣爰作春秋以天子之事予魯托始隱公以示救也蓋平王爭國者也隱公讓國者也隱公桓公皆

○荊○形○極○醒

非嫡子而隱加長宜立者隱而惠公之志不然

○知○此○夾○發○幾○透

惠之嬖仲子猶幽王嬖褒姒也欲立桓公猶幽王欲立伯服也隱公不恐為宜臼之爭居攝以待桓公成先君之志比諸伯夷泰伯豈有愧焉是宜為春秋之冠以風夫二百四十二年之為亂臣賊子者使當是時平王尚可有為柱下之書將取而筆削之矣何必魯史舍共主而宗侯服豈夫子尊王之意耶或曰隱公之攝春秋勿予也故元年不書即位不知此乃所以予隱公

也隱之心不有乎位者故不書即位猶夫吳使札來聘不書公子也以札心不有乎公子也豈貶詞也哉（此解亦創）桓公之書即位所以媿其不討賊而儼然爲君也隱不欲立不書立桓急欲立故書立從其實而著之褒貶自見矣三代以降有國者多至相爭故聖賢于讓德亟表之以風世史記繼春秋而作紀首五帝世家首泰伯傳首伯夷其亦夫子之志也夫（筆致切確）

此是正解

魯隱公論

隱公宜君魯者也曷爲宜君惠公嫡夫人無子繼室聲子生隱公禮諸侯不再娶亦無二嫡則嗣惠者舍隱公其誰哉隱公長爲娶宋仲子仲子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爲夫人生桓公（人亦未曾洗發）則惠公與衛宣公楚平王之事何以異斷之以禮仲子不得爲夫人桓公不得爲嫡子況奪隱公所娶以生子即以奪隱之嫡尤人倫之大變而謂隱當讓桓哉春秋以前惠公必媚周借王

命以成其立仲子之惡故仲子猶在而天王歸賵春秋深譏之隱公十一年書夫人子氏薨著（解經不窮）惠惡之終成也隱公誠賢君不幸而處此變由成父志則當爲泰伯伯夷之逃去以絜其身奈何憐桓公之少而復爲之攝攝豈國人之心乎吾疑是時隱公自爲攝國人之公論則欲其爲君也故公子翬因而進其說遂及鍾巫之難是隱之以讓蒙禍也（誠然）自古讓國自吳泰伯以外未有不致亂者季札之讓公子光以爭宋宣公之讓

華督以弑趙襄子之讓獻桓以逐殺若此類甚
多雖大賢之人最盛德之舉事乖其正禍必隨
之況隱承惠後溺情逆理悖謬已甚弑逆有所
必至哉易之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父子之
綱紀其原皆出乎夫婦于此而不慎其敝有不
可言者非一二世而已也故仲子以後桓有文
姜莊有哀姜二姜宣淫造亂爲申冓希有自隱
至閔四公三弑周公魯公之家法蕩然而一變

則皆惠公之貽謀失也文公之後柄移大夫定
哀而往魯如小侯卑于私室迄于頃公不復再
振則魯之亾于三家也久矣三家非桓公遺孽
哉始禍則實由仲子吾故備論之以爲嬖妾亂
嫡舍長立幼之戒

論得周到

從惠公娶仲子立論所謂探本得源也隱公
當立不當讓不辨而明

三桓論

魯桓公弑其君兄代之位身亦縱夫人姜氏而
被弑于齊兄弟夫婦之際爲人倫所羞稱此不
德之君也乃其後長子孫三桓之強又與公室
相終始豈天道哉季友有大功于國後之昌而
專政宜也彼慶父叔牙何爲者孟氏仲氏與季
氏居然並久昭公見逐于乾侯哀公被攻于陘
氏陽貨以惡人作亂而不勝孔子以聖人墮都
而不克凡有意于除三桓者未有不受其敗且

並舉大奇

逐春秋以後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矣然六
卿分晉田氏代齊三桓卒不簒魯歷三十四世
始滅于楚是豈三桓之強不如六卿田氏歟抑
豈魯之國勢猶勝齊晉歟君子曰是猶周公之
遺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即如是而魯
之爲臣豈有不世其家者哉是其爲國重于恩
而輕于法法輕則君令不行恩重則臣必不忌
其效可弱而不可亾周道親親而大封建亦周

公贊之也周公以其道大用之治周權移諸侯（周魯相類人不能道）周之共主僅亦守府小用之治魯權移大夫魯之公室卑于小侯而傳世之久亦正相等是豈當時諸侯之誠欲尊周大夫之誠欲存魯彼既後然富且强謂其君不足爲輕重則亦置而勿取此則忠厚之報然吾以爲周公行王道亦太（妙論）過矣三代以上王者之天下也三代以下王伯雜用之天下也王者之天下純乎道以治之王伯雜用之天下兼乎權以制之而彼所爲親與

大臣與故舊者豈可槩以優容之度宥之也哉禍之積也始乎微而至于大侯大故而棄則有不能棄者矣秦之得天下也反乎周而全用伯（秦宋漢分得奇）故尊君抑臣而速亾趙宋之得天下亦法乎周而全用王雖無分封世卿之禍然立碑太廟垂不殺大臣之戒柄臣誤國者世有之國亦久長而不振惟漢之制度承周秦之後鑒其弊而伯王雜用庶爲近之有天下者所當法也

從三桓推論古今議極宏肆後幅王霸一段大奇

荀息里克優劣論

荀息里克皆死晉亂春秋書法若美息而醜克焉朱子曰克之死賢于息葛也何言之人臣事君成君之美不成君之惡晉獻公殺太子立奚齊大惡也荀息探君之邪志而傳之以及于難匡救之義謂何殆非所以忠獻公也奚齊不立不見殺息不傳奚齊諸大臣不服亦不立傳而立立而殺亦非所以忠奚齊也且獻公所屬止奚齊耳立卓子何爲者得非以驪姬之弟所生

乎何息忠驪姬甚也成君之惡不可也成姬之惡尤不可也忠奚齊卓子非正也忠姬尤非正（好三引証）也漢高帝之欲廢太子而立趙王也周昌廷爭之强期期不奉詔及昌傳趙王王死于酖昌謝病不朝見而死死趙王者盡傳之節也諫高帝者忠君之義也荀息有周昌死趙王之節無周（妙悲）昌諫高帝之忠其死也不傷勇乎若息者謂之不食言之烈士可也聞道則未也」至里克之傳太子也與息傳奚齊也異太子死克應死克迹

不死將以有為也有為奈何曰為太子復讐也
為晉國平亂也為先君補過也彼夷齊者豈非
搖國本釀晉亂成先君之過者乎討而殺之義
之正也又何辭焉春秋書曰殺其君之子夷齊
是不予夷齊為君也不予夷齊為君是予克能
殺也或曰君未踰年則謂之子齊公子商人弒（此証亦確）
其君舍舍未踰年也而予為君則不予夷齊者
可知已乃于卓子則書弒其君何哉豈以克為
已甚乎抑果先君已葬卓子遂為克君乎援義

而斷克之心要未肯君卓子也子糾死而管仲
君桓公隱太子死而王珪魏徵君太宗君子猶
或非之里克誠志士立志有本末事君有終始（天地皆震動）
豈能低佪事讐為違心背義之所為哉然則已
甚為近是若曰春秋立天下萬世之防多責備
賢者故于克有厚誅焉然克為法受惡其心固
無可憾矣惠公之殺克曰殺其大夫里克以殺
之非罪也故官之官之而非討弒君之賊明矣（以下合論）
非討弒君之賊則其非弒也又明矣相提而論

息之所守小信也克之所執大義也守信則成
君之惡執義則明共太子之冤君之惡成晉日
亂太子之冤明長君遄立晉漸有主不有廢者
安有興者重耳之取威定霸誰實先為驅除難
哉則二子之功罪于國何如也雖然獻公承武
公遺業已君晉矣何讐群公子聽士蔿之謀盡
殺之其後諸子自賊殺雖息與克之忠貞無益
徒為亂耳報報之反天為之矣嗚呼豈偶然哉

是非與同參補四傳

五霸論

荀子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爲五霸漢諸侯王表注以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爲五霸孟子趙岐注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霸五霸固無定名隨舉彊大者以實之雖然王降而霸霸者春秋之綱領也維時之凌夷已極賴有霸主會盟征伐假王道以號令中原存共主如綫不絕之虛號君子猶有取焉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霸雖出

乎假然與堯舜湯武並提而論雖淵源不同而形似猶有相合者孟子謂五霸爲三王罪人以其名存而實去責備賢者之辭非其與王道絕遠也若然則霸名豈易當哉吳越強而春秋衰彼吳越非霸明矣惟春秋之盛始有霸則趙岐之言近是然宋襄之仁義祇以取辱爲天下笑秦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偶一與焉隨而不倡至于楚自擅稱王久爲中國所擯故入春秋後諱之爲荆自中原有霸主始正名楚子恐

乎外之且不服奈何以霸予莊王哉吾謂當時之能尊王者惟齊晉齊晉之尊王者惟桓文桓公創霸於前文公繼霸於後如召陵葵丘踐土城濮諸役誠足以奔走與國壓服携離而宗周之綱紀與列國之風俗人心皆因之一變如是乃可云霸故彝論爲孔子門人所述但言齊桓晉文及管仲之爲人而不及其他然則五霸云者戰國諸儒之附會春秋所予實止桓文無所謂五也直二霸已耳且霸者伯也王制十國爲

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征伐會盟天子有以命之故諸侯之修霸業者無不將天子之命齊之興也王使召康公賜太公命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葵丘之會襄王又使宰孔賜桓公胙形弓矢大路得專征伐此桓公所以能霸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踐土之會天子亦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形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二千人又作晉文侯命以寵之此文公所以能霸也若秦楚與宋何所

稟承居然稱霸霸之爲義豈其悖叛自尊以欺
世也哉或曰楚莊之非霸爲自王也若秦繆公
悔過善用人孔子深取之故詩無楚風有秦風
似秦非楚比而不知秦之無王更甚於楚也楚
之無王也有形秦之無王也無形有形者雄據
南服無形者駸駸乎有代周之勢何以徵之即
徵之於詩周禮天官惟天子有寺人車鄰何以
有寺人之令小戎車馬多革王制無衣三章皆
云王於興師則國人儼然稱王矣故春秋莊僖

以前書法顯防楚莊僖以後書法隱防秦其或
繼周雖百世可知孔子固已心傷而不以告人
惟以秦誓終書列秦於唐虞夏殷周之後易象
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西鄰果何指哉
昔季札觀樂至秦風亦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
其周之舊乎然則季札孔子蓋陰許秦之爲王
而未嘗予秦之爲霸也若霸則斷於桓文正五
爲二以尊春秋之綱領可也

桓文之外無可舉似改五爲二良非妄譔

趙盾論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亂臣賊
子豈復有慕義愛名之心區區以空言折之能
使之懼哉及觀于趙氏得禍而知空言洵可懼
也桃園之事趙穿爲之趙盾豈真弒君哉特以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董狐以深文罪盾盾辭之
而不克于是舉國之人審以爲盾弒君矣及盾
已死屠岸賈爲司寇治弒君之賊曰以臣弒君
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乃與諸將攻趙氏

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
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匿公宮必索其子而出
之乃巳當是時微獨賈也自韓厥以外諸將皆
治賊卽晉君亦治賊若以討弒君之大逆名義
當時人情何以如此
甚嚴且正夷其族而俾靡有遺雖公宮亦不能
庇遺腹之孤然則盾之弒君先之以空言卽隨
之以司寇之刑是非屠岸賈之族趙氏而實董
狐之族趙氏也史書不可懼哉所以然者當時
此後泛論史官
史官之書法不苟人奉之等爰書之重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儕之至也故崔杼弑君齊太史書弑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而少弟又書崔杼卒亦被禍以此見其事甚重書弑者寧死而必爭被書者專殺以滅口如人之相擊一彼一此生死以之豈其文字之虛加而忽駭也哉蔡邕之續漢書故未成也王允恐其刺訕借黨卓之名以殺之崔浩作史即彼慘禍甄收之魏書人以爲穢鄙之矣然不免于死後之棄骸猶以其書可懼故怨深也自唐以後史臣

但取記事鮮所褒刺無關勸懲即有之人亦不以其勸懲爲意遂使春秋之大義澌滅盡而不復著嗚呼國家之刑罰既未必得其平而史臣之筆削復不足生其懼後世之亂臣賊子所以更甚于上古而莫之遏也

讀此方知春秋之重

季札論

古之讓國者若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斯已賢矣伯夷之讓爲父命也叔齊之讓爲天倫也泰伯仲雍亦爲父命也若季札何以稱焉父壽夢欲立之而諸樊餘祭餘眛以次而之國季子其於天倫無可非者壽夢遺孤竹亶父之命諸樊以下同魯隱公之攝而季子終附曹子臧之義不幾虛父兄之惓惓而節近于固乎札不讓僚不立公子光不爭而夫差亡國之禍亦無矣亡吳

者夫差季子讓實開之然則札之讓其召爭而速亡矣乎胡安國以後議者多以此罪札朱子曰非也札非違父兄之命而固讓也其時殆有不得已而讓者凡人之于事也見其形唯喆人見未形之幾史稱季札見微知清濁觀歷代之樂百世而下猶識其盛衰況吳之父母國乎吳自泰伯傳十九世壽夢始通中國此吳之盛也而衰亦因之其國好勝而尚功楚越連兵屢世不解一時風俗人心能動不能靜此其勢必至

探微之

言

此論更精微

虛驕濆武爭雄中國不覆亡不止也以札之智豈不早見其徼乎且札之固讓一在諸樊之初一在餘昧之卒使札即嗣壽夢而立乎無以處夫諸樊餘祭餘昧矣天倫之謂何札與叔齊有同恥也迨數傳至餘昧而將有不同矣群公子若王僚闔廬夫槩春秋已冨皆爭國之徒也喜事樂釁結客弄兵其能帖然君札聽其仁心出治乎蓋有不讓而不可得者矣且札唯賢而能讓群公子服之非力能制之也觀王僚被弒札

日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于是哭僚墓復位以待噫札處此蓋亦苦矣不忍負死者之命不敢拂生者之心莫適爲主猶恐恐乎復位以待光命維光亦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則札之不能有爲而爲（至論）群公子之易視也明矣使非讓德素著而稍有猜忌當是時且不免于禍札殆借讓以全身者歟故日不得已而讓也吳之爲國泰伯以讓始季札以讓終讓同而所以讓异是故泰伯知與季札知亡泰伯不讓則昌無以受命而開八百年之治季札不讓則爭攘覆亡之禍將中于巳以是逃而去之以全其身而潔其志嗚呼此可以論季札矣

至當之論

伍子胥論　攺兒顧恩作

吳兵入郢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夫子胥楚人嘗北面事平王掘而鞭尸其已甚乎且子胥所爲復父讎也父忠于楚以死子乃讎之鞭父所忠之君此豈父之志哉嵇康爲晉司馬昭所殺子紹仕晉蕩陰之難紹忠晉以死以子胥律紹晉亦紹讎也不讎且仕仕且死紹誠有愧于子胥子胥與紹其是非果誰屬君子曰論人者先論世春秋戰國之世其君臣之分固甚輕而無一定也以其上有共主在諸侯皆無君而自王又地醜德齊並起者衆生其世者安得有一定之名不可解之分義以爲吾君也事而忠之其事而忠之者惟有知己之感志得道行然後盡心致命而不二故以孔子之聖孟軻之賢不拘一國不事一君轍迹遍天下若謂楚人必君楚雖去楚而猶爲楚臣則孔孟必沾沾于鄒魯而後可哉（解得好）居是邦也謂之父母之國以不忍背父母有加愛也如父母之國

殺吾父即爲父母之讎尚何愛之有豫讓烈士也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則以衆人報之孟軻亦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以君爲衆人以君爲寇讎因其所施以爲之報無不可者況子胥之讎楚以殺父哉身雖楚人久義絕于楚矣知有讎爾安知有王生而斬首死而鞭尸發乎至痛固其宜也（確論）然子胥深明恩怨他日何以死夫差余謂非死夫差死闔閭也闔閭固子胥之知己所云志得道行者也且賴其力以報父讎君臣之義已篤安得不始終之若夫差烏能死子胥哉夫差殺子胥猶平王殺伍奢也子胥之子不必從父死吳猶子胥不必從（剖解）父死楚也故屬其子于齊鮑牧使其子剛戾恐詢能爲子胥亦奚不可報吳之殺父哉雖然此但爲列國言之君無定名故臣無定忠若大一統之世則君父等重無逃于天地之間人臣惟一忠爾雖遇桀紂亦爲龍比曷嘗斤斤較施報（名教之言）哉獨是嵇康于司馬昭昭未成爲君也豈非康

讐晉雖混一天下亦非有道之朝紹之盡忠不無太過若紹者終身不仕傷蓼莪之詩庶其當也

戰國蘇張之徒輕于去就固不必論賢如樂毅魏無忌虞卿廉頗輩皆不仕一國如臣節何得此論知當時君臣之分甚輕積疑始釋

○此與豫讓同觀非輕君臣正重君臣也

為可堂初集卷之三

論

豫讓論

豫讓謂趙襄子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嗚呼夫委身臣事人必量其遇我何如而後圖報哉君子曰此朋友之言而非臣事人之言也朋友交相爲義者也彼以義來我以義往不來則不往也苟以卑事尊而

謂之臣則分嚴于無所逃情結于不可解君容有不恤臣之時臣無有不忠君之事而可望君之必國士遇我哉夫君父一也臣望君之必國士遇我則世有慈父始有孝子古之人若虞舜伯奇閔子騫之爲子（閔係名數之言）不得于父則亦不父其父矣有是理歟故子之孝者有不慈之父而其孝乃愈純臣之忠者有不恤之君而其忠乃愈摯故紂之爲君至不仁也比干不畏身死而方諫文王不怨身囚而曰天王聖明[illegible]

濟之濱未嘗有一日之知而甘首陽之餓以彼其死與囚與避荅已幾幾仇我矣豈特不國士遇我也哉而比干文王夷齊報之如此此乃所以爲人臣之極可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也若讓之所爲不二心于智伯已二心于范中行氏而必銜之曰誰衆人我誰國士我誰報以衆人誰報以國士是交易之事市人之行也市人以物之貴賤準價之輕重銖銖寸寸無纖毫之或爽君子鄙之曰此賤丈夫賤丈夫而可以之事

（快論）

君歟意者豫讓之時上有共主乃謂之君而范中行及智伯皆大夫讓猶以朋友之道事之歟朋友而能死其于智伯即不謂忠臣可不謂烈士歟夫讓而烈士則誠可風矣然吾聞是時有長貌魯者少事智伯見絕三年後亦死智伯之難是乃可以爲人臣之正然太史公舍魯而取讓何歟孟子之言臣道也亦與豫讓類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

（証得的確）

君如寇讐信斯言也教人爲不忠矣然則孟子非歟曰孟子對齊王或有激而然非正言也夫孟子固齊王之客卿也

其義凛然可與天地同不朽

商君論

古之治天下者皆出于道德仁義自五帝三王以來未有異焉者也即春秋五伯相尚以詐力猶假仁義以行之迄于戰國爰有刑名之學刑名何昉乎司馬遷以老莊申韓爲合傳葢老莊之徒祖尚清虛遺棄一切此道家者流非有意于及物也然其遺棄一切必有强力忍性不近人情學者奉此意以用世于是號刑名家其爲說也道德不講仁義不施斷斷乎賞明罰必而

先之以信戰國之初穰苴孫武吳起諸人得其術治兵有之未有以治國者治國實自商君始是時並商君起有韓相申不害世謂之申商然申不如商遠矣申子之相韓也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十五年國富兵强然效止于韓治而已若商君治秦能令秦强强不復弱雖效在一國遂有并天下之勢考其所爲大指在乎尊君抑臣强公弱私舉五帝三王以來之制度皆更張之其大者若廢井田爲阡陌并鄉聚

爲三十一縣改什一爲履畝賦稅之法本乎已之獨見而成其法之不易商君雖死秦用其術卒并天下豈唯秦也自秦以後治天下者阡陌郡縣賦稅數者皆奉行之歷百世無異制于是五帝三王諸聖人不能與天資刻薄之商君爭百世之是非而勝其說豈商君之學果有加于五帝三王諸聖人歟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亦言善因時爾葢五帝三王之治其不可治後世明矣古之風俗樸而人民愨純以道德仁義治

之其可也五伯之餘囂陵誇詐以强壓弱周天子號令不行民不知君臣之分列國各私威武民不知赴公之義不有以更新之則主權不振不有以懲創之則新令不行此古今分途天運與人事舍故圖新之會也雖使五帝三王復興君不得不尊臣不得不抑公不得不强私不得不弱井田不得不阡陌封建不得不郡縣什不得不稅畝然非有商君天資之刻薄濟以刑名之學振振乎賞徙木刑棄灰未見其能變也

譬諸人身上古之世如人初生康强無恙唯轉之以梁肉及乎季世則人病矣情慾伐其性沴戾毒其體必俟苦口之藥石攻之而后疾去而身安是故五帝三王以道德仁義爲梁肉商君以刑名爲藥石而自秦以後皆毒深疾錮之天下也則刑名尚焉漢初懲秦之弊而反之然叔孫通師秦尊君抑臣之意而制禮朝廷始重漢又嘗復封建初欲封六國後其後又封同姓異姓張良借箸而沮于前賈生痛哭而言于後亦

（其千古不易之論）

見乎封建不如郡縣長利也及王莽篡漢而行周官彷井田之遺制而天下大亂嗚呼叔孫通張良賈生通秦之説而佐王王莽復周官之制而取亾又豈周官不若暴秦哉因時不因時之（子瞻語）異也後世彷商君而變法莫如王安石維時宋（安石亦惡商君而卒不及此）之天下歴數世而晏然太平非如秦承周弊也則法無可變且商君豈安石所反哉商君才大而氣强變法皆本乎獨斷不恃人助而毁譽不動其心故有言令不便者有言令便者皆法所必治若安石則不然唯沾沾恃人助同己者任之異己者嫉之于是用一呂惠卿而爲其所制（安石心服矣）是有商君治令不便之法而無商君治令便之法此又分量之殊而治亂所由别也

説商君是應運之人覺商君關係更大自非後世變法者可輕擬

蘇秦論

世踐升而降數百年一變也昔周之衰王政不綱諸侯自擅篡亂崩析苟無人焉起而匡之不可以久其勢必趨于霸剏霸之議實自管子春秋之後會盟既弛惟務爭戰秦爲最强强而無以抗之亦不可久其勢又趨于合從定從之約實自蘇秦向使春秋而無管子齊桓不霸齊桓不霸天下之勢分周且速亾使戰國而無蘇秦六國不合從六國不合從天下之勢一秦且速

王周不速亾秦不速王雖期運固然捲其機而轉之者二人之爲也故管子以後霸者不一求諸侯以主中原其說皆本齊桓不則通齊桓之遺意而用之也是春秋以管子終始也蘇秦以後傾危之士不一合與國以抗秦其說皆宗從約不則破從約之說而爲連衡也是戰國以蘇秦終始也嗚呼蘇秦非管子以後一人哉惟蘇秦之才劣于管子管子之功成而令終蘇秦能發不能收及身而從約敗然其立說之始六國

震而矜之敬以國從秦且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皇皇乎求破其從而不得以爲其說行未可得志于關東諸侯也使關東諸侯堅守秦說而不變不入朝不割地秦攻一國五國救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卒同力西嚮雖虎狼之秦閉關自守之不暇安能蠶食并兼畢六王一四海哉六國不能卒用秦又不卒用秦之說以及于亾用秦者之罪非秦罪也秦始皇之幷天下之勢已在秦矣尉繚猶謂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

如郡縣之君但恐諸侯合從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亾也李斯亦曰諸侯復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幷吞此觀之則合從之爲秦畏亦甚矣况定從之始乎古之君子若伊尹太公方畧素定淮陰侯初見漢王數言而決楚漢之雄雌諸葛武侯隆中亦數言而定三分之形勢皆若揣摩素成出諸其懷而與之者秦雖傾危辨士非伊呂淮陰武侯之儔然其揣摩所爲六國從約以抗秦者自其閉室不

出居肯受書而識氣機之從來矣人為可以廢
學哉秦志在富貴居燕多穢行卒以反間死太
史公惜其獨蒙惡聲然則秦何足論耶蘇洵曰
蘇秦張儀取其術不取其心也

蘇秦是管子後一人舊有此言而無如此論

明斷

樂毅論

樂生乘勝之師下齊七十餘城獨難莒即墨哉
田單之守即墨也固矣莒守泯泯者馮孤城抗
彊敵歷五歲而不克其樂生易之不遂攻歟抑
愛之不忍攻歟論者以為樂生行王道之過比
諸宋襄之仁義嗚呼王道若是誤歟朱子曰不
題旨
然樂生蓋非行王道者也凡行王道者非一日
而行也亦積諸于素耳余觀樂生策燕攻齊合
秦楚趙魏韓之師此戰國捭闔之術也迨于臨

淄既下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
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寶鼎輸于磨室薊植
植于汶篁不務加德唯貨是聞雪恥復仇亢戾
已甚其愈于伍大夫之入楚無幾矣若斯所為
覇猶難之顧勉之王道哉使樂生而行王道則
必告太公之廟封王蠋之墓婦女財物毫無所
利賑乏宥罪哀齊人之憔悴而振撫之德洽譽
流舉國向化二城可立下也此之不為顧彼之
已甚敵乃生心當是時七十餘城雖亾其豪傑

忠智之士痛齊之憔憤激流涕皆走二城悉力固守有死無二豈獨田單哉而樂生功在垂成視二城若黑子之著面又毋乃有恃心語曰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衝風之衰不能起鴻毛朝氣銳而莫氣惰遲之五歲之後雖樂生無如何矣然則二城之不下或者不克攻歟非不遂攻不忍攻也以七十餘城則易以二城則難師老財匱事久釁生不爲養寇要君則爲觀變異志剏主少國疑瑕疵素積樂生之被間嘗謗削柄

窮身固其宜矣善始者不必善終樂生不窮始不盡善而厚惜其終則猶樂生之謬歟是故宋（復以宋襄樂生雙結挽合極緊）襄之失不在行仁義在不行仁義也觀用鄫子則知敗于泓矣樂生之失不在行王道在不行王道也觀下臨淄則知不下二城矣王道之感人猶寒之衣饑之食也未有與饑寒者衣食而固拒不受者余悲世人不察因樂生而疑王道之誤故論之如此

樂生忠而被讒爲千古同惜不可無此一論

趙武靈王論

自古英雄之君如趙武靈王者亦足尚已七國交爭皆縱橫游人及攻戰將士務强其國而其君則未有能雄武自將者也有之惟武靈王一人耳武靈王之始立也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夫稱王而求其實志固已雄矣厥後變胡服以招騎射無歲不戰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據燕東胡之境西極樓煩秦韓之邊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自又爲使者入秦察地形而觀昭王之爲人也斯其時秦亦危矣哉夫秦之强得以拒東諸侯以有函谷之險也如堂室之有戶鍵今從雲中九原以襲之則踰垣闖竇驟入其堂室而韓魏（是秦敵手）齊楚又叩關攻之趙躡其內諸侯抉其外秦必不支况秦備關東而不備西北雲中九原又兵之至奇而莫禦者乎爲將之勞孰與爲君之逸（太上皇亦是武靈創始）武靈王則棄逸而就勞傳位于其子而自爲主父身帥士大夫以用兵其事甚創其精智又甚

尚雄才大畧固秦皇漢武之流而無如內難之遽作也易曰𥨸大者失其居自古大有爲于外者必踈防于內不難成蓋世之功名而難弭家庭骨肉之釁如秦皇漢武皆不免亦何怪乎武靈王雖然武靈王之始禍則天爲之也錫孟姚于帝所趙簡子豫知七世之前王遊大陵又夢處女鼓琴而歌因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遂納其女娃嬴孟姚有寵生子爰有廢立之事相爭以作亂嗚呼天何爲誑趙而禍之歟且

此夢真不可解

前定七世其久歟故知天意之愛趙不如其愛秦也天意愛趙故生武靈以强趙之國天意尤愛秦故殺武靈以無害秦之王武靈始皇先後皆英雄武靈嫡庶之難發于生前則功不成始皇嫡庶之難見于死後則功成而後敗其死也皆在沙丘抑何其相類也然使武靈不留意于聲色孟姚豈得而惑哉叔孫豹之得豎牛武靈之得太子何皆始禍于夢似有冥數然君子言理不言數苟其理勝則數亦不得禍之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言不爲天制也

奇論妙論

果然巧合

武靈王戰國第一人巳是秦始皇樣子矣不可不表出

藺相如論

相如之在秦廷一匹夫耳方其擲璧睨柱之時秦王怒其廷謾執而誅之相如無幸矣卽首與璧殉予璧碎秦亦勿完趙矣何益且相如之言曰璧入秦秦勿予趙城曲在秦今秦王齋五日設九賓禮納璧而相如顧使從者懷璧徑道亾歸趙是秦王以禮（伺如心脈）而相如以詐也曲仍不在趙乎斯時秦王命一將提師壓邯鄲之境聲罪致討璧猶是秦璧也相如且爲兵端秦之負趙爲

有名矣故夫相如之歸璧倖也非完策也然以虎狼之秦桀驁之昭王爲相如所戲弄釋而勿誅且若增重于趙而勿敢復問璧者何也則以昭王之情窮而心折也昭王久以詐術欺關東諸侯關東諸侯受其詐而有求必應聦爲固然幾忘其用詐之非一旦有相如者于廣廷衆人（當時之情）之中探其不言之邪志而逆折之昭王醜巳之（想定如是）曲于理其氣遂爲相如所攝而不敢動盜之（喻）入人室也（可歎顛）究于暮夜而沮于白晝非力之有勇怯爲强直也彼白晝人旣知之則匿跡而勿能有爲矣是故秦之欺諸侯其甚于楚楚懷王憤然（升得痛快）無知乘其暮氣而陰中之趙則不然彼盜一而禦盜殊也彼處其夜此處其晝雖暴悖之秦能有加于坦然洞達不受詐之相如哉澠池之會趙王鼓瑟秦王擊缻相如用其故智秦卒不能勝趙者亦攝于完璧之餘威也嗚呼戰國之士若相如可謂善守氣者矣勇莫大乎氣奮而責育爲淺故均是秦廷也荆軻秦舞陽以匕首刼

之而不足相如以口舌刼之而有餘魯仲連齊（絕好相）國（伴）之布衣何與兵事義不帝秦秦兵爲却門下里此其舌不强于十萬之師哉戰國紛紛縱横之徒不足道也若相如仲連觀其所發類有氣者庶幾乎不受人屈焉

相如只是氣勝睨柱以歸時絕無轉念所以底得完璧之事此論探秦王心曲透快無比

范雎論

吾見人之相搏者矣（突吼）徒恃其孔武有力縱橫四擊則敵亦四至力分而搏不勝有善搏于此審勢按法發之有序斤斤然中敵之要害然後制寡以威衆而衆無不挫夫七國之戰人之相搏也秦最暴强搏之有力者也顧以昭王爲君魏冉白起爲將相所向辟易稱雄四十年久矣然且六國不烕天下不一者唯其縱横四擊而發之無序要害未得也秦處西偏欲出兵制關東之諸侯其要害在韓魏關東諸侯所恃爲藩蔽而禦秦者其要害亦在韓魏韓魏中國之處天下之樞也若齊楚絕遠于秦攻之必假道韓魏得其地不易守而國大力强又足以敵秦而敝其力故釋韓魏而戰齊楚非計之得也自孝公以來謀秦之忠莫若商鞅張儀而鞅儀之首謀必挫韓魏及于昭王富强益甚白起之善戰皆殺又仮古所僅有使斯時當攻韓魏而不開釁（當時大勢已尽）于齊楚齊楚畏秦必不先兵召禍且戰韓魏在

門庭之近有類穴鬭齊楚安從救之韓魏受兵如弱羊當餓虎必且夕不支韓魏不支而齊楚又接壤爲韓魏續矣昭王不知此而力大願奢所在加兵四十年間戰韓魏什三戰楚什七又與絕遠之齊争剛壽其失策莫甚焉自范雎入秦以遠交近攻之說進昭王欲釋齊楚而攻韓魏昭王心然之而聽用其計如發聾啟聵君臣相得固其宜哉蓋卽前席跽請之時大勢瞭然昭王目中已無六國矣于是所攻必近齊不被兵四十年楚亦休力不設備至王翦兵入乃亡進取先後循循有序功效之臻若操券取物應時不爽天下于以漸定然則取天下者豈不貴計謀哉余觀范雎相秦以後更無奇能異功寔禪于國特其初見立談遂定長策辟諸奕然昭王當局覃思竭算未遂所圖而雎旁觀指畫收全局之勢則一言已足又何必嘵嘵譁譁務多爲功哉或曰范雎既相又數十年六國始一則雎言猶未效也乃考其時雎使五大夫綰伐魏拔

懷又拔魏邢丘已又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絶之迫于拔野王而韓之勢已蹙矣會上黨絶而入趙趙召秦兵趙之力方强非韓魏比也相持日久而武安君又以讒死故六國得延歲月耳假令無上黨之釁以戰趙之力戰韓則韓旦暮入臣卽使戰趙而武安君尚在還軍韓魏韓魏豈有幸乎惜哉將相有隙武安一死遲秦數十年之帝雎之相秦善其策而去其將則功罪相等讀史者觀杜郵之事以爲林甫杞檜早見于秦廷也

亦千古恨事

明于論事始見茲篇爲戰國最關係人

白起論

秦昭王使武安君白起代王陵爲將攻邯鄲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爲信陵君所敗卽又彊起武安君曰君雖病爲寡人臥而將之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王怒不答而去于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王使使者賜之劒自裁嗚呼武安君已早知不爲王攻邯鄲必誅矣何不稍自遂其意而從王以武安君之老乎用兵攻久困之趙諸侯卽救趙秦不必勝然不必敗苟其無敗以塞秦王彊起之望而免于誅不亦可乎乃寧受誅而必不從王者何故君子悲其心以爲自古之好名者無若武安君甚也彼旣自以用兵百戰百勝

亦是中正

名於諸侯長平之役殺四十五萬人此從古僅見
之[illegible]一旦阿順王旨復攻邯鄲邯鄲必不可
臣已深料之矣無功于國祇自失其必勝也
與名失而身免誅寧身誅而名不失以故遷陰
密殺杜郵而不悔譬人之愛珠者剖其腹而藏
之非珠重于身愛之所鍾則見珠不見身也武
安君亦見其必勝之名而已（然亦愚矣）王翦之爲秦將也
亦百戰百勝伐楚請兵六十萬始皇謂其怯因
謝病歸老于頻陽及李信敗復使翦翦曰大王

為可堂初集　卷三　論　三十二

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遂空國
之甲士而與之翦請美田宅園池以釋始皇之
疑當是時翦蓋知楚之難克恐兵少而自失其
必勝之名故必請六十萬也夫天下豈有欲取
人國而空國以出者翦不已甚乎翦寧爲已甚
使其身退老使其君見疑不可使其用兵之有（對勘正從合傳悟來）
不勝猶之武安君寧爲已甚使其身遷貶[illegible]
身殺誅不可使其用兵之有不勝兩人或身屈
或無成幸不幸殊焉其彊恐而自愛其名則一

也此太史公以之同傳哉漢周亞夫討吳楚會
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求救亞夫守便宜而不
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
奉詔堅壁高臥梁孝王深怨之其後功成而殺
身也亦由此彼其討謀已定謂當以梁委吳救
梁則吳未必勝不救梁則吳必勝而獲逆天子
危親王之罪然寧獲罪身死而務徼必勝之功
古名將之能忍大都如是矣廉頗爲趙將秦攻
之度不能勝秦亦堅壁不肯戰趙王使之戰必

為可堂初集　卷三　論　三十三

不可乃退頗而用趙括趙遂以敗若頗者亦所
以全其名也（提結以收前之散）故爲將而能忍當其處強則爲自
起王翦周亞夫之必勝及其處弱亦爲廉頗之
免敗後世不知此往往好動兵而輕言戰既無
必勝之謀亦無免敗之畧宜其一試而國辱名
喪爲天下笑也

好名二字說盡千古英雄　起英雄而問之自
當心服

無

李斯論

余觀李斯秦之罪人也何言之秦之并天下始于商君富疆成于白起善戰而張儀散合從〻之謀范雎定兼并之畧數人皆有功于秦而斯無與且秦自昭王時得天下規模已定始皇特襲而成之耳李斯爲客卿惟教王遣謀士持金玉以離間諸侯之君臣不過游說之智斯所稱學帝王之術未嘗一試于秦而太史公謂斯爲秦功臣比周召吾不信也及天下已定斯由

廷尉爲丞相他無建明最著者惟請燔詩書一事豈非秦之所由亡哉夫詩書者律令之藥石也使秦以律令得天下變商君諸人富疆之素習進之以詩書之仁義則逆取順守可望久安而羸秦固矣斯乃并詩書盡焚之是猶燎原之火而助之燄滔天之水而揚之波且并其救火隄水之具一切屏除使救者皆失其恃則〻禍必至胥焚胥溺而后已由前而觀斯無帝秦之功由後而觀徒有亡秦之罪舉繆公孝公以來

數十世積重之器置之不以安而速務碎之其負秦實甚則當其上書禁私學之日（探本之論）即已釀二世趙高之毒召陳勝吳廣之亂豈待咸陽〻入而謂亡秦者劉項也哉且斯亦非所以自爲也既自以詩書起家而禁詩書使皆習律令則舉朝皆律令之吏與世以甚重而自據其輕故沙丘之役與謀皆宦者而斯勢甚孤逼斯以不得不從惟仰天而嘆垂淚太息以爲安所託命甚可悲也二世既立更無在帝左右之腹心爲斯

伺變而游說寬解者惟聽高上書觸二世之怒而坐致族滅其自取則已然矣嗚呼方斯議燔詩書豈誠以詩書爲不美乎彼實有忌心以爲已得詩書之學不欲人共有詩書燔之以成其秘故詩書必燔同學詩書之人必殺其用心之愚而刻一也昔蘇秦與張儀同學激儀而使之有成李斯與韓非同學忌非而致之身死〻誠何如人哉游人說士之不若而欲以輔帝業非其質矣然吾又有感焉斯殺非非欲自陳不得

見秦王後悔之而非已死其後李斯獄中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此與韓非欲自陳何異出爾反爾（真天道也）報報如影響此可謂負友者之戒孔子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有臣如斯明主所棄而論者徒咎二世之不察亦非也

殺韓非報應一段說得尤凜凜

爲可堂初集卷之四

論

漢高帝論

漢楚俱軍廣武項王欲烹太公高帝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一杯羹噫危矣哉何帝之言忍也夫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爲危身也身不可危況危親之身于死地乎幸而項王婦人之仁不烹太公使項王而烹太公是太公不死于項王死于分羹之一言也是帝自弒太公也諸侯聞之必懈心而背漢矣豈能有天下即有天下而無父之君負慝名敎天下萬世謂帝何如主哉（忠孝二義相對）初帝爲義帝發喪也所以彰項羽之不忠使項羽爲帝殺太公亦以彰帝之不孝（甚巧）發喪虛名也烹太公實條也帝不孝之罪將百倍于羽之不忠是羽之深于報帝而幸惑于項伯不烹焉此羽之愚而帝之倖也然斯時帝爲羽言亦計無如何矣獨憾其安太公不早耳成大事者必安其親而後動帝已王巴蜀即帝之家也

顧不早迎太公坐令遥隔于菰菰數千里之滸邑乎矧沛楚地也帝方欲與羽角戰爭天下二棄其父于寇讎不共之國則太公之危已不在寘身高祖之日矣帝不疏甚乎良平何不爲帝計萬全乎或者曰漢方初立謀事日不暇給未遑迎養太公也夫國事孰大乎安親者抑自楚漢分王以後諸侯就國鬪爭稍息不可謂不暇矣或又曰羽方疑漢甚故漢燒絶棧道示無東意帝之不移太公亦安羽心而絶其疑爾嗚呼、

棄親以饜敵豈人子之心哉且呂后孝惠魯元公主俱在沛羽心亦可以無疑矣何必太公從古敵國相爭有交質子者矣夫以子質人可也以父質人不可也爲天下者不顧家可也爲天下者不顧親不可也王陵趙苞爵孝以成忠萬世罪弑母不貰人臣且然况天子乎迨于侯公往說割鴻溝歸太公衆皆呼萬歲漢乃封侯公平國君帝亦知太公所係重歸太公不易故曾侯公寵甚也昔慕容超母歸于秦宇文護母歸

于齊陳方智母歸于周皆敵擄我重未有如太公高祖陷楚之至危者宋保安軍擄李繼遷母宰相呂端曰宜置延州招撫繼遷雖不即降可係其心而母生死之權在我矣繇此觀之使羽終不歸太公漢之順逆安危懸于羽手帝豈恐棄親克敵率諸侯會垓下爲所欲爲成帝業哉鴻門之會帝幾殺其身廣武之役帝幾殺其親之三役者皆處于至危之地處于至危而卒以脱免所爲天授非人力也雖然漢之歷世立廟

皆以孝謚高帝疏于安親不早爲計則開國之君其幾微先有闕矣

千古缺陷之事以漢高故無人指摘然正不可不指摘也

劉項論

善取天下者寬人之忌而反之雖虛名亦美不善取天下者犯人之惡而行之雖實武不功君子曰劉項之謂與蓋秦之亡也以暴民之欲亡秦也以暴不能堪高祖入關因民之欲約法三章雖曰惠乎施當其厄矣項羽舉咸陽而火之假反非秦之續哉仁不仁異斯時天下之民心何如也義帝項氏所立伐秦之共主也何爲而殺之諸侯必怒高祖逢人之怒爲之發喪以彰

其大義義不義異斯時天下諸侯之心又何如也夫高祖約法不必遂實德于元元元也發喪亦不必誠痛義帝之死也而天下之心就此離彼項羽雖強能勝高帝不能勝天下人之心高帝雖弱不能勝項羽以天下人心坐困羽而有餘（二語平情）焉與亡不較然哉要之摧暴秦者羽其功乃百（之論）倍高帝也而卒爲所制所謂以虛名紬實功也是故取天下猶濟川也仁義舟楫也高帝乘舟楫涉江河勢溢于水力借于風助之者衆雖有阻折時至而轉駛千里矣項羽碎舟棄楫暗啞叱咤徒恃武勇憑河求濟吾見其力愈重而沉溺以死也豈不痛哉三代以還仁義不聞雖孔孟言之陳陳然不足語耳及觀秦項亡而高帝興仁義果不誣歟高帝所爲類本儒術而嫚罵儒（罵得訣）生何歟嗚呼高帝之仁義非儒生所知也

以仁義立論似極平常然英快無比

項籍論

且夫天下大亂而欲反之於治遽以治道治之不治也必亂以攻亂先之暴悖嗜殺之人驅除大難王者乃起而收其功若項籍於高帝是也歷觀國之强暴未有如秦之甚者也周衰春秋諸侯取威定霸其後變爲六國無人不兵無地不鬬紛爭割裂雄不相下秦始皇乘昭襄白起之餘威收六國之疆力而一之於巳是故其暴日甚其强難弱雖以二世趙高之亂國本巳虛

而法重兵雄人勇公戰不易動搖也故勝廣之徒應時誅滅諸侯義旗望風瓦解斯時徒有谿逵大度之高帝以約法空懸之號令欲陷堅摧銳垂手而入咸陽豈可得乎維是項籍因秦敵也以彼拔山之力蓋世之氣九戰而勝鉅鹿秦威始挫又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秦兵之精銳畧盡自有戰伐以來坑降卒者獨白起與籍爾惟白起坑四十萬其威遂滅六國惟項藉坑二（奇論）十萬其勢遂拔秦益不如是則殺運不極人心不懼而亂不遽巳當是時秦之暴氣巳消亡矣豈待殺降王子嬰燒咸陽宮室而嬴社始墟哉然而能攻亂者其勢不能止亂而致治非獨才分固殊陰陽之理亦所不許也於是高帝乘籍之隙反其所爲以柔制剛爰興王業而有天下譬諸醫者之施藥人之有痼疾者膝理膠結腑（論甚快絕）臟流毒必用刀圭以割之惡草以攻之俟其排蕩泄瀉病既去然后滋之以參苓培輔其元氣故暴秦痼疾也項籍刀圭惡草也高帝參苓也

人徒謂參苓能巳疾而生人豈知刀圭惡草先以去其毒哉自古及今治日少而亂日多天心悔禍王者將興群雄先驅若出一轍但其人或不如項籍之强則其亂數十年而不巳惟項籍以拔山之力蓋世之氣摧殘震盪凡五年而漢遂定天下然則予漢以天下且使之速成功者皆籍力也良平信布之徒豈足功哉太史公深與夫項籍繫之本紀後秦而前漢居然帝王之列嗚呼意深遠矣　此論甚快要亦理之不易

范增論

范增初從項梁勸梁立義帝、當是時、秦之亾形成矣陳勝吳廣遷徙之徒奮臂而雲集響應況乎項氏世將薛之會兵力已強苟能鎮撫諸將收集人心亦足自王何必倉猝求楚後立民間牧羊之豎子哉其言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立義帝以從民望增誠楚人也知楚而已六國皆（確論）有豪傑立楚後而加列國之上又誰肯從約束而爲義帝之純臣乎周赧之降辱于負芻之虜

王城之覆甚于鄢郢之亾立楚後何如立周後耶立之不終而弑之以負義于天下開諸侯之兵端卒以亾滅增忠項氏歟誤項氏也且羽不足以有成雖中智宜知之矣夜襄城坑之又坑章邯降卒二十萬人關中不即定都扼天下之吭掠寶貨婦女而東歸身彭城乃篡義帝是數者求爲桀紂暴秦而不足者也增何爲不諫歟（層轉如疾風使塵）抑諫之而不從歟諫不從則宜去增而不去竊疑其未嘗諫也此之不諫而增拳拳者唯在鴻

門殺沛公耳夫沛公豈項羽所能殺哉殺人比（次論）奕者不教其攻守變化而教其害人之善奕導（子瞻讓敘）人較射者不導其省括中的而導其害人之善射已實不善而善者可盡去之乎嗚呼取天下者亦在乎仁與不仁而已仁不必不殺人不仁亦不必嘗殺人也要諸當機已耳項羽暴悖剛武所在嗜殺于鴻門則不忍高帝豁達大度未嘗妄殺于垓下則恐之嗜殺者其用心疎疎則（句句是名言）闇于大而反姑息不妄殺者其用心密密則當

機疾赴而嘗不可測故觀項王之坑降卒焚咸陽殺義帝而知其不能殺高帝矣雖其天資固然亦繇左右無人理不熟勢不明素所蓄積者汶汶也然則羽固非高帝敵增亦豈良平儔歟

痛快精確令人解頤

韓信論

人臣事君亦唯其誠而已誠者忠義所繇出結主知而居成功皆是物也如其誠功雖後而主眷淥如其不誠功雖大而主恩薄故曰一言贈人而人感之予人千金而不喜誠不誠異也且非徒恩之薄也功愈大疑愈重禍愈積唯唐郭子儀知之積誠以免禍同時之李光弼則不能矣況其他乎竊觀淮陰侯信之功漢偉矣卒不免于族或者誠不足歟高帝之臣皆豐沛並起

之患難交也良平雖踈出入帷幄在左右次君臣之情孚矣雖淮陰踈而在外自出陳倉以後獨握重兵遠隔行間其結主以自靖宜何如者而淮陰不然跡其所爲失計有四乎（先列四失）趙之後楚方圍漢王成皋信不之救高臥趙壁漢王至乃驚起其失一也（而後下斷語）酈生已說下齊信恥功不已出擊齊致烹生其失二也下齊請假王漢王方困滎陽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其失三也固陵之役期而不至要漢王分地自陳以東傳海與信乃進兵抑失四矣夫人臣公而忘私當奮不顧身圖國家之急而信眎其君泛泛若路人若與國無忠誠激切之情也雖漢有天下得信之力過半而信所以攻城掠地勞苦功高皆若自圖其私非專爲漢者譬諸虞人用健鷹狡狗得鳥獸若丘陵以歸其主而鷹狗之心本在乎得食也主雖收其利不德其功亦鷹狗畜之而已當其無用殺之可也彼信何以異是顧望漢之永保其功名乎且緩急人

所恃有也鍾離眜窮困歸我不難爲上明言之（此大根事我亦惡信）大故吠非其主耳生死之唯上命將眜未必死帝未必疑而欲斬眜上謁致眜自剄嗚呼均一亾國虜也季布投魯朱家則生眜投信則死故人之依不如行路名王之庇不如布衣信誠非長者人之無情乃至是乎（情實如此）君臣朋友體分雖殊揆情則一天下固有事不相蒙而相感者帝有以窺信之微矣後之論者皆辨信不反而不知信之死不在反也貫高非反耶以死明張敖之

寬帝竟赦之諒其誠也則信不赦可知矣

論得淮陰心服要簡不繁

張良論

今夫有蓋世之畧者必成蓋世之功然使徒以其畧則功之成也亦僅矣古之大人所以成功者獨有其用心之處發之也有爲成之也無憾不在乎區區之功其君不得以功畜之人亦不得以建功之士小之三代以下莫如子房子房之功漢與蕭何韓信比而爲三傑然吾不敢謂子房僅漢之功臣也夫子房所用心之處凡以爲韓報讐也大父父五世相韓韓破子房散家

財求客刺秦王博浪狙擊雖不中足以折始皇暴强之氣大索十日而天下皆震動者何哉其忠君孝親之大義固有以激發之與感憤騈職者異也秦滅韓子房借楚漢之力以報之楚滅韓王成子房之讐楚猶讐秦也又借漢之力以報之五年之間秦而楚楚而漢叵忽興勃俱若爲子房報讐而成其忠君孝親之志而子房之願畢矣若夫爵賞其餘事也于是辭三萬戸之封而托之乎病道引辟穀杜門不出嗟乎此

人未能道

豈蕭何韓信所得比其倫歟。蓋蕭何韓信之徒（并今蕭韓心服）志在乎居功者也志在乎居功故爭功而愈見其不足子房志不在乎居功者也志不在乎居功而在乎報讐故却功而愈見其有餘爭功而不足者功重則人輕帝得以高爵厚祿制其命稍有瑕釁即不免于禍却功而有餘者功輕則人重帝即欲爵祿之而超然不受也赤松黃石之與遊類神仙鬼物之不可測可得而禍之乎故當是時蕭何韓信之徒皆爲高帝用者也若

子房則用高帝者也高帝名爲用子房適以成子房之志子房實能用高帝而不居高帝之功五年之間所謂秦而楚楚而漢亡忽興勃者非子房之功漢漢之功子房也其量恢恢乎有餘于高帝矣且呂后悍婦人也高帝殺功臣后實爲之而獨于子房有加禮其辟穀也强之食雖以太子故德子房歟抑亦素所蓄積超然不受功者有以折后之心哉后世惟唐鄴侯得子房輕功之意以白衣事肅宗故張良娣亦不能害可謂善學子房歟若魏崔浩自比子房而卒至于殺身則所以居成者非矣

眞能爲子房寫照文筆迅利可喜

張良論二

子房遊俠之雄也遊俠者摧强扶弱借交報讐功成而不居其利跡子房生平所爲實類于此今夫虎狼之秦其威不可觸也子房求力士狙擊之厥後楚漢相爭楚爲最强項羽拔山之力蓋世之氣其勢足以傾漢子房必佐漢以滅楚所謂摧强扶弱者槩如是也大父父五世相韓秦滅韓借楚漢之力報之楚殺韓王成又借漢之力報之五年之間亾忽與勃適以慰子房感

憤睚眦之意所謂借交報讐者又如是也秦楚已滅子房之功于漢大矣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其入關也即托之乎病道引辟穀杜門不出辭三萬戶之封而受畱侯所謂功成而不居其利又如是也夫戰國以來言俠者有矣然以武犯禁爲儒者所羞稱自子房出之功名蓋世超然于周召畢散之上蕭曹而降難與同年道者何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俠之分近于狂苟進取之而聞道亦聖人之中行也子房其俠而聞道者歟苟其聞道（可作遊俠傳序）則始入乎俠者終出乎聖以彼子房博浪狙擊與荊軻聶政何異及其成功超然于周召畢散之上而不可及苟不聞道則始入乎俠者終出乎亂郭解季心袁絲灌夫之徒亦賢豪間者其究爲胥靡之輕生而不足取也凡人度量之相越可勝道哉余嘗讀太史公畱侯世家而喟然嘆曰非獨子房殊其交遊皆異人也據所稱學禮淮南東見倉海君得力士下

邳遇圯上老人從赤松子遊商山招四皓此其人抑何等耶非神仙鬼怪則高隱奇俠也即亾命之項伯亦何足道子房結之頗賴其力大有功于漢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不知其人視其與嗟乎異哉此可以得子房矣

論極扱然極確

張良論二

范少伯張子房皆功成而不居其功少伯逃去變姓名爲富人子房托于多病辟穀欲從赤松子遊其迹似泊然無意于人間然其中寔有所不得已也何言之少伯所畏者烏喙之一君耳子房之事高帝呂后皆猜深睹殺之主也呂后與戚夫人不相容太子與趙王不並立呂后旣忌開國之功臣爲高帝之心膂將奪其子之位而必盡殺之如韓信彭越之屬是也高帝又疑呂

氏之外戚爲太子之羽翼千秋以后不利于趙王而亦欲盡殺之如樊噲張敖之屬是也然則爲功臣而得免者不亦難哉漢五年以前患在秦楚秦楚之疆暴子房談笑摧滅之而有餘五年以後患在宮禁宮禁之猜嫌子房宛轉挽救之而不足于是不得不出于托病辟穀辭厚祿慕仙遊以自全而却禍當是時如曹參之飲醇酒蕭何之買田宅子房之托病其跡不同而用心之苦則一也蓋凡大賢奇傑之居人國不難

千古同嘆

成蓋世之功名而獨難于避婦人女子之讒譖故以李泌之賢佐唐肅宗于患難寵深而功竒張良娣娭之則辭爵以求去是亦子房之類也然呂后與良娣不同良娣作亂于方與呂后擅殺于已遂李泌與子房又不同泌布衣之友可歸于衡山子房三傑之班難隱于禁篽子房謝病辟穀其能超然于是非之外哉其後呂后

四皓爲子房替身

果使建成侯刼之畫計子房乃假手于四皓自四皓至而太子安太子安則呂后之心安而子

房之身亦安矣然帝擊黥布子房送至曲郵引疾脫歸居守爲太子少傅知子房晚節沾沾然唯托命于太子雖爲高帝安國本盡人臣之大節而慮禍防身其計從此愈周矣呂后深德子房彊之朝食然子房在惠帝之朝不建一言以還呂后之毒酸豈眞杜門學道引輕身之事乎惠帝崩太后哭不哀張辟彊年十五爲侍中畫安太后之策夫以子房之明哲及身恬退如此而聽其子十五侍太后其意或更有在歟

與曹參論參看當時情事大都如此

曹參論　删潘山作

史稱曹參與蕭何有郤郤何從生哉參微時與何善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是兩人相信能終始者也吏考其爲將相或內或外未常共事安得相與忮耶余推其故而不得竊謂兩人固未始有郤也未始有郤而有郤殆欲釋高帝之忌乎凡開剏之主無不忌功臣者尤忌微時並起之功臣微時並起或恩我矣不則患難左右我矣不則在等夷中嘗狎侮我矣及已貴人主嘗

惡見微時之醜人臣偏欲恃微時之舊相忤也卒相忌此與王業已成杖策從龍者異矣若高帝尤深于忌功者樊噲亦壚人尚欲殺之況何參之功與才倍噲什百乎哉一人功高可忌兩功相比尤可忌兩功分處于內外更可忌淮陰已失勢陳豨爲鉅鹿守內外遥應豨反而族淮陰淮南王布之反也楚令尹曰往年殺彭越而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是固

駭言條然矣

當反維時參與何有信豨內外分處之勢且有

信布彭越同體之功加之以夙昔相善之情而共事微時並起忌功之主不且立見嫌猜速取危殆哉于是兩人憂切計深繆爲有郤若不相能者以求全于高帝而高帝之心自此而安矣心安而後備之不容殺機不深然且何猶不免也蓋何之勞與參又异參不過淮陰禰將耳齊相國耳何根據關中且得人心則帝尤忌而欲殺焉故使使勞苦丞相則忌之何遣子弟從軍免置令辛都尉則忌之何又讓封以私財佐軍免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則忌之何又彊買民田

宅自汙免而卒不免于廷尉之械繫雖赦何乎帝終不擇何使何與參相善無郤以柄相交通外將報豨生隙加罪有辭何必族矣即參亦豈得晏然飲醇酒以自全哉當是時何朴忠恭謹而客最多與參搆郤殆亦鮑生召平王衛尉之徒教之使然歟且夫高帝之封功臣也首何次參英明剛斷一言而決耳乃故遲之歲餘不決使羣臣相爭帝固欲搆何參等之郤耶抑兩人

即迎帝意而有郤耶嗟乎甚哉兩人之用心苦矣逆且死始顯然舉參自代參代何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然後知兩人相信者深固未有郤也豈與廉藺相厄乎勃未懽同年而道哉夫人臣事君各有時會當高帝之時英主忌深將相（連引精確）不可無郤無郤則禍將及當惠帝之時外戚權重將相不可有郤有郤則諸不成觀于何參乎勃得大臣全身保國之善術也已

議既由新氣更精練

蒯通論

漢使酈生說下齊、齊通復說韓信擊齊、齊王以酈生賣己乃烹之是烹酈生者通也齊破其後田橫竄海島五百人皆死義是殺橫與五百義士者通也韓信下齊志乃驕請假王漢疑之卒乃瑕疵至夷族是誤信而族之者亦通也通舌不（篇綱領）毒矣哉然通之爲此說非止爲信亦自爲也欲（發揮明白）成信之隙于漢也成信之隙于漢如何曰當時爭天下者楚漢也楚困京索之閒遁西山不能

進漢王敗滎陽傷城皋走宛葉閒是楚漢兩困也兩困而存亡之權在信信方心乎漢也惟漢已下齊而擊之烹其使困而請王請王而信勢不能復爲人臣矣然後激之背漢自王通之說乃可進所謂成信之隙于漢者此也成信之隙于漢而以自爲又如何曰信用通計傾楚漢必功通其在于齊猶漢之蕭曹張陳也不在絳灌伍矣諺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通蓋欲求爲雞口者耶觀其告高帝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欲爲陛下所爲者何限則通之爲通或因勢乘便收卞莊刺虎之利自圖大業亦未可知矣殆于以相術說信信卒不聽則通計乃沮嗚呼信誤（透徹利害之言）矣蓋通之說可用可不用不可半用者也用則自王之勢成不用則人臣之義正信乃用其前說敢于釁漢不用其後說而不忍悖漢得半失半自甚危殆則弓藏狗烹不于參夷三族之後而在猶豫謝通之日矣通之計謀既不行又已泄其旨能發不能收逆知異日者信禽已亦不

能免自爲也適以自禍而氣沮神喪佯狂爲巫豈得已哉高祖謂通曰此范陽辯士也夫辯士之口摻人禍福能一言生范陽令一言烹酈生一言利武臣一言害韓信利害生殺皆關其舌有如影響然不能卒行其說于信而爲所欲爲則高祖得天下天命洵有定非人力所能傾也漢初承七國縱橫之後辯士亦多矣陸賈隨何酈食其武涉侯公之屬皆陰陽人主以取富貴惟蒯通爲長短說而不輕臣事人太史公曰通

善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然則不臣楚不事漢而浩浩說信通之志不可槩見耶安期生不得志卒托于仙蒯通不得志又托于巫仙與巫皆誕誣不經而兩人爲之嗚呼兩人其好奇務詭過高難成者歟則信雖卒聽通通即爲所欲爲吾疑其未必濟也

（仙巫相對確而巧）

蒯通最不安分滿腹有甲兵不止辯士須此文闡發

田横論

漢高帝已定天下使使海島中赦田横而召之横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自剄高帝賢之以王者葬横拜其二客爲都尉二客皆自剄從横高帝大驚更使使召五百人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嗚呼横縱能得士何至五百人皆從死乎自名忠烈未聞有若此也田氏兄弟王齊非有深仁厚澤倐與陳涉並起不過艸竊之徒倐死而田榮賴楚故圖存卒負楚并

三齊殺其所立之王而自王甚爲不義横繼榮起始而相齊卒亦自王相齊之時輕于聽酈生之說撤守納敵一敗不支横固無識而五百人者舉安在乎酈生即可聽而韓信已壓境雖有中智必且降且守以計萬全而横乃憒憒非漢能亡齊而亡齊者横也亦五百人共亡之也倐榮之無横累既如此横之至愚又如彼余故疑横非能感五百人共死之主而五百人者無一計謀救横之亡齊又豈能盡明大義而死横如

（此三句奇論）

是烈哉然則史何爲青五百人自殺也子長之愛愛奇也橫將至雒陽而自剄奉頭馳奏之帝其事巳奇二客穿橫冢孔以從其事又奇當時好事者固欲文其奇而子長從而信之以爲五百人殺海島中也夫海島中之生殺又孰從而驗之哉（近理之言）孔子曰聽遠者聞其舒不聞其疾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立乎泜以指茫茫不可知之海島當時巳屬流傳况乎七十餘年後之子長耶徐市誑秦皇求仙以五百男女入海不返後人謂市巧于避秦安知五百人非托言自殺巧避漢亦若此類也

五百人之死太奇須得此疑案

爲可堂初集卷之五

論

漢武帝論

武帝亦開創之君也高帝創業誅秦滅項力罷于戰爭海內疆土失秦之舊武帝起而振其威拓地二萬餘里視高帝倍之雄武古今莫並豈得但稱爲守成令辟哉且夫匈奴之爲患久矣周之東遷犬戎雜處中國故春秋以攘夷狄爲急七國之季燕趙魏分三國之力以抗之迄于秦始仍燕趙舊城廣築萬里蒙恬提雄師三十萬讐壓匈奴然未幾恬死矣以高帝定天下全盛之殊威受困白登幾于不免高后以還惟以和親奉絮繒爲事聽其嫚悖不敢較而冒頓老上之疆又亘古所未有也諸引弓之國兼并殆盡東胡破滅西域服從其勢足以並中國而爭雄此一時也以其積疆當中國不能較之積弱使繼文景之後僅得中主吾知匈奴必害中國（此等議論非見目）晉室永嘉之禍當早見于漢之元光元狩也（前者所駮）

當時形勢最
而有武帝之雄姿用衛霍之忠壯北築朔方復
悉
河南之故地西闢數千里置河西五郡使西域
不得通匈奴斷匈奴之右臂匈奴既罷于轉戰
又喪其應援自渾邪殺休屠以降其勢寖弱天
子自將兵待邊遠走亾匿于幕北寒苦之地自
有開闢以來中國之聖人有如是之威重者乎
管仲相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今匈奴之勢百倍于山戎武
帝之功奚啻如管仲明春秋之義正南北之防

存禮樂詩書于天地而不毀者謂非漢武帝之
功而誰功也論者類並稱曰秦皇漢武夫漢武
之致治與秦皇之基亂難以同年道也其英雄
則畧相似矣是故治天下者貴乎安內而懷外
安內則需仁聖懷外則賴英雄使以堯舜之仁
確論宋儒不能知
聖治秦漢之匈奴恐不如苗民之易格也必藉
始皇武帝之兵力以威懾之故仁聖與英雄不
奇矣然正確
偏廢而堯舜與始皇武帝有同功宣帝亦曰漢
家自有制度伯王雜用豈得高語唐虞之德化

哉汲黯謂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吾謂武帝
之仁義正緣多慾而能施耳此非黯之所知也
此下單論行幸
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未嘗專處深宮也後世
廢而不舉夏太康周穆王趙武靈王秦始皇隋
煬帝之徒遊幸者未有不亾國人主每以爲戒
武帝獨不然無歲不出行幸車轍馬跡歷天下
幾遍封泰山而登其顛者七斯可追烈虞舜比
勳大禹既非洛汭崑崙江都之荒淫并無秦趙
沙丘之禍變因巳度越尋常非粉飾太平者可

幾及矣其他治國之能世主猶能者不具論獨
論其拓地巡幸二端以爲天子之儀有雖高帝
猶難之謂之開創非誣也

秦皇漢武與堯舜同功宋儒見之咋舌矣然
吾謂其非夸試問千古以來兩君之外更有
並兩君而三者否

蘇武論

余讀書至蘇武傳未嘗不嘆漢法之嚴漢恩之薄也武使匈奴執節守死不辱命此與失軍前虜者不同乃武之兄爲奉車都尉從至雍棫陽宮被劾大不敬伏劍自刎武之弟爲騎都尉從祠河東后土詔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極于母死婦嫁兩女一男存亡未知武之家門零落蓋已甚矣漢天子不聞推恩于武未歸之前及武歸已老位不過典屬國踰年以上官桀之

獄武止一子元被誅武亦幾不免于逮捕使武無胡婦之子通國金帛贖歸則武不幾祀絕而杜陵蘇氏誰爲血食哉嗚呼武已無子而有子子出于胡婦而娶婦乃在十九年愁苦患難之中是天之巧于報武而續蘇氏非人之所得爲也蓋凡忠臣義士臨死如歸而計不反顧然未有不恤其家者特迫于勢無如何耳宋文丞相被獲二子遇害猶鰓鰓然望人之赦之其在燕都遺書立弟璧子爲嗣而集杜詩曰猶子是吾

近情之言

見是丞相未嘗不爲宗祀計也當武在北庭時已聞其家之零落恐一男之不存苟可以娶婦生子萬分之一以衍不絕如綫之祀雖在愁苦患難而必爲亦人之情也故觀武之圖衍祀愈徵其必無降心執節之堅爲旦夕授命之計若曰生子而吾事足矣時張騫經匈奴留十餘載持漢節不失亦與妻生子宋洪皓留金二十年亦娶東平之妾其用心之苦大約與武類乎獨是武在北庭其窮實甚史傳在大窖中不與飲

好聽引

食武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劉向新序又載武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終不屈是武極寒暑俱被困如此力豈能娶婦意者李陵降而且貴武困稍甦耶陵惡自賜武嘗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陵之妻即單于女牛羊且賜何不可賜婦卒也生子續祀于歸漢以后蘇李之交情固已深矣

他國續嗣一節事極奇不可無此論

公孫弘論

自古惟漢武帝善用人當時人才之多亦給其用然議者謂武帝有將而無相將如長平冠軍皆成葢世之功若政府秉鈞獨平津侯弘較著耳武帝用弘之後故深任之丞相封侯亦自弘始及考弘之相業鹿鹿進退惟曲學阿世逢主固寵無赫赫表見之烈（確論）豈不有愧於隆恩殊數乎雖然吾謂君如武帝其相必若弘者而後可也葢雄才大畧之主其氣勢足以讋服群臣則

群臣安隨不安激物剛者藉之用柔絃急者調之用緩使其君鼓動有爲矜才舞智而臣之事君又務抗之如博者之爭道翹翹求勝則探龍頷而履虎尾鮮有不摧折者而國事究亦無濟甚不取也當元光元朔時惟弘知此其爲公卿也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卒有以當武帝之意而因事挽回去其已甚者亦復不少如帝欲通西南夷東置滄海郡北築朔方郡使朱買臣發十策難弘弘不置辯惟循循自服其不能帝卒因弘言罷西南滄海而專奉朔方行一而罷二俾財力不敝民困稍甦繇此推之弘之有造于當時何如哉汲黯之面折庭爭望非不重節非不高也然不能久爲三公安身于禁闥拾遺補闕而臥理淮陽不竟厥用故論人臣之品則弘不及黯何嘗徑庭若揆之器量之廣狹事體之經權雖齊人多詐而遇巷納牖誠有道焉公孫季之委蛇未必不優于汲長孺之卞急也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

無成有終弘之爲相無成之義也武帝之深取弘者亦以此歟弘嘗有言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故奉祿之多皆推恤故人而自爲布被食不重肉豈真飾詐以釣名歟亦由其生平學問多本於能忍葢至六十明經猶安貧而牧豕海上精神知慮老而益堅窮而益固一出而取卿相輔有爲之主自能執柔守順不沾沾自見所長隨而不激爰得結主而曲折以行其志然則牧豕布被與食不重肉皆其恬澹朴儉態

忍之大端而功名事業殆從此出也歟

龍逢比干大非俊物武帝所以相弘不相黯也能忍二字看弘甚微

霍光論

霍光社稷臣也以光之賢婦顯弑許后而不能制積漸成大逆光死而難作宗族爲戮豈不悲哉君子曰是誠光有罪也何言之今夫人君尊無二上者也匹君唯后故弑后之罪與弑君等語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又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大臣不幸而處此斯討不反顧雖至親不容假借者也故周公之聖誅管叔石碏之賢誅石厚父子兄弟皆然則夫婦可知

矣方顯弑后時爲光者既已不可柰何當入告天子討顯罪而誅之然后闔門囚繫自正不能制顯之罪請誅于上上念厥功而詔赦免庶幾乎善處變故者矣何居乎聞顯言欲發舉而不忍耶夫顯既言之是光與聞乎弑也與聞而不發舉是光成顯逆也且內其女入宮猶弑君而代君位也是愈逆也并行弑之淳于衍寬之是爲司馬昭而寬成濟爲朱晃而寬李振蔣玄暉也討賊之義謂何昔趙盾不討趙穿被之弑君

之名不敢辭使斯時有良史若董狐者執筆漢廷直書曰大將軍光弑皇后許氏光將何辭以解免哉惜乎光有伊尹放君之大功而亦蹈曹操弑后之大惡則病于不學闇而怙權大過也初宣帝之立后也公卿皆心擬光女卽光亦自擬之矣帝詔求故劍大臣知指乃自立許后光以后父廣漢爲刑人不宜君國歲餘始封昌成君豈非光不欲立許后之驗耶然則顯之敢于弑后而無忌者亦積漸使然光有以貽之也貽

之于始復成之于終光之罪豈止曰不討賊已耶謂光爲弑抑豈曰責備賢者已耶夫功臣之保終蓋亦難矣寵忌過極炎炎者滅物之理也斯時禹及雲山諸婿外孫皆根據朝廷光慄慄危懼厚自挹損之不遑復欲貴其少女弑許后而代之位豈爲居成之善道耶光與上官桀金日磾同受顧命初武帝欲內日磾女後宮也日磾不肯帝益重之其後世稱忠孝七世內侍爲西京門地最上官桀子安女爲昭帝后呼帝爲婿倡狂矣行以叛逆伏誅兩家之行事此光所親見乃必欲貴其少女違日磾篤慎之節蹈上官覆亾之規而溺情遂惡縱妻行弑卒也弑后不已極于謀反夷其族而后亦廢斯必至之勢帝雖欲保全之而不可得矣司馬光以霍光盡忠漢室不庇其宗謂漢宣用法之過嗚呼豈誠過歟夫反謀猶未成也而弑逆則前此矣弑逆而族非過也光不忍發顯而卒至夷族所謂禍延而愈大也或曰霍光之禍始于驂乘夫宣帝

亦明主也豈以嚴憚霍光之故罪及身後哉吾謂霍光之禍端在弑后許后固宣帝貧賤交也所與共患難者苟富貴無相忘忍令死于非命國賊未討國法未正帝豈能須臾忘霍氏以光功大望尊而禍不及其身遲之六年之後斯誠宣帝之寬厚也已

自是正論

趙充國論

兵法貴謀而賤戰然古之爲將未有不戰而能勝者也黃帝以後如師尚父孫吳之徒皆然矣漢興諸功臣以戰得天下然戰勝于內不能戰勝于外是以有平城之困迄于武帝衛青霍去病始能揚威絕塞得志于匈奴此可謂勝外者也語戰功者至衛霍而難加矣有人于此謂其爲將趣量有餘于衛霍吾必不信及觀于趙充國不爲衛霍所爲亦能成功然後知人之材分

每進而愈勝無有窮已也蓋衛霍以戰爲功者也充國以不戰爲功者也戰爲功者其功在一時不戰爲功者其功在久遠國家之有邊患猶身之有毒也不得已而用兵毒之用藥也有二醫者出焉或攻之以金石泄瀉則毒去而身之元氣亦傷或則不用攻而用養養之者積日累月其始無速效久之身彊而毒亦去則攻之者良乎養之者良乎（優劣不待辨矣）衛霍之戰勝中醫之攻毒也充國之不以戰勝良醫之養身也故衛霍戰勝于外而武帝財窮于內其後不能無悔于輪臺充國屯田以待羌之敝振旅而還終漢之世邊境之爲患日以寡此其度量豈不相越哉故吾謂古之爲大將者惟充國爲最善兵法貴謀而（結首句）賤戰亦惟充國足當之也其後賤戰者再見于晉羊祜羊祜平吳之功首也襄陽之兵力不弱于金誠東吳之可圖不難于羌衆然終徐徐以待之不急急以圖之澹然若無意于成功而功卒縣之以成而國家不見用兵之苦此其人何

人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唯其無忮是以無求充國讓功于辛武賢諸人而不畏明詔之讓羊祜舉杜預以自代而不必及身早試其智（此亦難得）畧當是時充國老矣祜病矣使充國壽無上筭豈及振旅而還羊祜病作于咸寧之前安能決平吳之策二子不皆泯泯乎然吾知其無悔也終不肯速已之功而使國事之不十全矣宋張浚欲北伐史浩曰誠欲建功立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浚曰丞

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夫以爲老而急用兵創行逆施致有脊離之敗其視羊趙何如矣

顛令衛霍減色

疏廣疏受論

漢宣帝時疏廣爲太子太傅疏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卽日父子俱移病告歸鄉里享賜金而歿世賢哉二大夫誠知足知止者乎（具識）余則謂二大夫之去更有深意焉非特爲知足知止也彼見夫宣帝之圖治嚴厲已甚矣固難爲之繼而太子闇弱不振天性又然以二疏之智周旋五歲

其久豈有不窺其微者乎久于位而不能移太子之氣質則爲傅無狀且以闇弱者當于春秋必親小人而遠師傅而師傅之嚴憚恒見嫉于小人俟禍之將及然後奉身以退則勢有所不能故二疏及時而决去之爾（自是切証）昔申公穆生之仕楚也王戊驕慢穆生懼禍而見幾于醴酒之不設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其後申公留楚諫王得禍果市辱如穆生言然則二疏之移病去國亦穆生之智也况當帝與太子賜金隆眷之

時情不替于醴酒禍未兆于市鉗論語孝經之
旣通而告成身退職盡而責寬名全而禮得斯
易稱知幾其神不俟終日者矣厥後蕭望之周
堪非猶太子傅乎受先帝之顧命佐高權重剛
正不阿而恭顯讒之並罹囚辱望之卒飲鴆自
殺使二疏不去亦望之之屬而望之能去于未
（文互愈明）
受顧命之先亦何讓二疏哉人臣不可不忠亦
嘗審乎可以盡忠之主先後爲一傳而禍福殊焉
余旣喜二疏之類穆生而深悲望之爲申公也

以蕭太傅捐形便知二疏不止于知止看古
人深一步

陳湯論

自古塞外之功無有奇于陳湯者其先則傅介
子然介子之入樓蘭也持黃金錦繡誘王刺之
耳若湯于郅支發重兵蹈康居居五城寨斂侯
之旗斬單于之首及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一十八級生擄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并
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萬里振旅百
蠻慴伏此何如功耶乃丞相匡衡等惡湯矯制
劉向爭之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何報湯薄
也夫匡衡經術儒也豈真以矯制爲湯罪乎春
（先揚而後抑）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
可也跡湯所爲揚威剛耻非安社稷之至計乎
且甘延壽之功湯之功也人皆知之矣延壽雖
爲石顯所怒猶封義成侯而湯止爵關內又事
後索瘢免官不已復下獄當死已又徙邊還長
安而死則刑賞之失平實甚君子讀湯傳未嘗
不廢書而流涕也雖然湯蓋有以自取之矣傳
云湯少時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舉茂

材待遷長安父死不奔喪其克郅支歸也貪所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後入王鳳幕府多受人金錢作章奏利
賜田宅倡作昌陵上書乞封王莽爲新都侯乞
封苟伋受金五十斤又爲張匡訟罪許謝錢二
百萬合數者而觀之湯又爲人貪而無行何如
哉其功大其望輕廷議之臣既已心薄之敢爲
苛刻之文隨其后抑功而賞不蒙論罪而究莫
白屢歷屢起卒以不振豈不哀哉夫大功在人（此千古）

（論人之準）譬猶重器亦在乎人之克荷焉而已古之名將
必有過人之操建非常之功而不疑受非常之
賞而無媿衛霍之起家微矣及其功成士大夫
莫及史稱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又稱驃騎將
軍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
以家爲此二人者豈嘗學問乎乃恂恂合道如
是陳子公素稱好讀書博達善屬文其行事反
近乎貪鄙無賴雖有奇功不稱其器矣何怪乎
僨敗者之紛紛哉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正以小人雖有功而國家之封爵宜慎
也湯誠小人非耶當時之薄其封也固宜乃匡
衡等之爲說則大異何愛于郅支而曰方春掩
骼埋胔之時勿宜懸首又曰郅支本逃亡失國
竊號絶域非眞單于背理失實一至于此雖三
尺豎子皆知其蔽賢嫉能湯豈能心服乎湯誠
異才料會宗之必解決策萬里如在目前援以
使貪之格故宜重用以威絶域坐令廢死英雄
沮氣衡等誠有罪焉其後湯死數年王莽追念

舊恩謚湯破胡壯侯封子馮破胡侯湯功始白
然封功出于王莽湯所以爲湯益增讀史者之
嘆恨也已

大將與偏將不同偏將唯尚勇力不妨使貪
使詐若大將自有過人之操過人之識若衛
霍一輩似極有學問人以例陳湯可得其
受病處矣此文全用實事勘量亦不覺其煩
重自是運筆之妙

孝元皇后論

西漢之禍在外戚，猶東漢之禍在宦官。積重以至亾國，君子之所深嘆也。始高帝微時，呂公識帝，帝念呂氏之舊德，不忍制呂后，蓋自開創而外戚已基禍矣。再傳遂有產祿危劉之難。文帝以薄太后起家微，故得入正大位。然景武間竇氏田氏進用，田蚡之橫，至于執灌夫、害竇嬰。武帝知其非，屈于母命而不能正其獄。殆後立昭帝，恐殺鉤弋夫人，先絕其患，已為元魏立子殺

母之開端，其慮禍不至客哉。迺三傳而及孝元，許史丁傳紛然繼起，以元皇后用王氏秉政，及莽篡奪。是西漢歷世與外戚之禍相終始也。始之以呂后，終之以王政君。（兩峰相對）呂后臨朝稱制，產祿之禍發也速，人皆備之，故呂不代漢；政君不臨朝稱制，王莽之禍發也遲，人皆忽之，故漢遂移新。君子曰：炎運之中絕，似有天意焉，非人所得為也。（此段論天意）王政君以年十八入掖庭為良家子。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病死，悲恚發病。宣帝令

皇后擇後宮五人可以侍太子者，政君與焉。皇后乃見五人于太子，太子殊無意于五人，重違后意，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旁，御卽以為是，送太子宮，得幸，生成帝。自後希復進見。繇此觀之，政君蓋以無意蒙幸者也。無意蒙幸，卒繇之成篡，而漢室十二帝之宗祀，卽在太子彊應一語時丘墟矣。自古大亂之萌蘖于意之所不及，大抵如此。（此段論元后）然而政君固賢后也。凡婦人之情，常偏溺外室，故呂后欲王呂，武則

天欲王武。當王莽時，莽媚元后，可謂至矣。平帝既崩，元帝更無後嗣，卽擇立劉氏，與元后親盡。若莽則后之猶子也，后乃深怒。莽篡，曰：狗豬不食其餘。又曰：是人慢神，不能久。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酒食。觀后之拒莽如此，則漢雖繇后而亾，后之心故未嘗亾漢也。其罪豈與呂武類乎。（差等得當）非獨元后也，王莽女為平帝后，篡日肆罵，抵璽于地，莽欲嫁之，怒不從。曹操女為獻帝后，篡日求璽，怒不與，涕泗橫流。楊堅女為周（三后引證作結）

宣帝后堅有異志頗不平篡後欲奪其志誓不許此三后者節概畧同皆所遭之不幸父子善惡之不類如是不知亂臣賊子何以對其女也

元后爲亡漢之本何可無論原情速頗斟酌得中又不使元后受誣此斷事之準也

王莽論

王莽雖奸人而實愚人也惟其愚故始終沾沾而好古觀莽之得天下非盡以奸得之也王鳳以來四世專政莽自成帝時朝中進用勤勞謙恭垂三十年天下知有王氏不知有漢矣以積累之勞加之以勤勞謙恭之譽移天下之人心于不覺故一時臣民同風嚮化頌莽功德者多至四十八萬人豈家要而戶誘哉雖有劉崇翟義劉信之徒稱兵討逆應時敗滅則人心之歸莽實有以致之也使莽儼然奄有漢之天下亦奚不可獨怪其必法古人而曰我周公也（可笑）行居攝之事抱孺子以泣已復據其位而奪之夫世豈有周公而篡奪者哉今而後人乃其奸使莽不學周公人不知其奸也及莽既得天下也苟仍漢之舊與民休息則天下固已帖服雖盜賊何自竊發王者何自倔興將新祚久長（更可笑）而澤流子孫矣莽又法古人曰我黃帝也我虞舜也舉自古書傳所載封建井田諸制作一時

兼行法令煩碎耳目眩搖應接不暇
賣田宅奴婢而不得海內于是乎大亂矣
有黃帝虞舜諸聖人而亂天下者哉今
惡其好而其誅之使莽不學黃帝虞舜諸
天下不亂身亦不誅也」其始也天下可以取
天下以周公而莽失取天下之名其後也
可以守守天下以黃帝虞舜諸聖人而莽
天下之實名與實之俱敗好古之害一
哉夫古今事殊今天下不可以古治治

暑之異候衣寒以葛衣暑以（此正論也發人未發）
矣故漢之代秦大都皆
秦虐以政也而漢寬　之以其世近
也莽亦何爲必法黃帝虞舜諸聖人哉（奇喻）
好學古人猶其好符命鬼神也古人與
神皆虛渺而無裨于人用祇見其愚而
矣」且夫黃帝虞舜諸聖人與周公何如人
以無忌憚之小人竊其所行而行之
殃于造物敗名之理則禍亦速至故

輕比古人比晉武于桓靈猶可失劉棠之（加奇）
宋神于堯舜即爲始亂之君王安石非
而學古者哉其愚而僻焉亦莽類也後之
黃帝虞舜諸聖人者少矣而與　者
儀令籍政之名行其篡奪之實
倒亂臣賊子紛紛而
慧心敏筆能起人

原缺

爲可堂初集卷之六

論

漢光武論

自古帝王取天下者一天下而已惟光武取二（音論）
天下焉何言乎二天下也方王莽之强劉聖公
新立進圍宛城未下王業尚未有基莽使王尋
王邑會兵救宛漢兵微之于陽關斯時漢力至
微弱如螳之當車卵之壓山亾在漏刻光武獨
能圖畫成敗鼓勵諸將守昆陽以十三騎出城

收兵三千人擊尋邑百萬之衆殲滅之殆盡莽
遂不能復振不數月伏誅更始垂手而都洛陽
是漢之天下莽竊之而取以還漢此光武之一
天下也及更始政亂四方背叛王郎詐立河北
赤眉殘虐長安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王巴蜀
李憲王淮南秦豐王楚黎張步起瑯琊董憲起
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諸賊如銅馬
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
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不可勝數衆合各

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維時之亂更甚于新莽漢
尚有尺土哉惟蕭王身經百戰次第削平光復（總文勢便伏蕩）
炎祚應一姓再興之讖是漢之天下羣盜分據之
而取以還漢此光武之又一天下也夫天下之
大有天下之難以一人精神知力之有限摧暴
新之彊收羣盜之多一取再取無弱而不振偏
而不全之患又享世長久建武中元之化行俗
美治道隆臻而莫並雖五帝三王之神聖豈有
比光武之功德者哉抑更有異焉自古能大戰

取天下者亦不數見如黃帝之涿鹿武王之牧
野斯已難已後世唯鉅鹿之戰秦昆陽之戰新
畧相等葢秦與新其勢均也秦强而弱于鉅鹿
新强而弱于昆陽一歷皆不復起其勢又均也
然鉅鹿之戰項羽爲之功昆陽之戰光武自爲
功是高祖借力于人光武奮功于身人知光武（真奇文）
能爲高祖而不知其身爲項羽之尤奇也且王
尋王邑嚴尤陳茂之合力過于章邯之勇長人
巨無霸及諸猛獸虎豹犀象助將兵百萬之威

逾于秦兵之暴而救漢之危迫于救趙漢兵之弱倍于鉅鹿諸侯則光武所遇之敵與所憑之勢又不及項羽遠甚卒能以少擊衆而成功即此已爲至難又何必論其再取天下之雄武而始嘆爲莫及乎高祖因人之力（人皆未道）得一天下而成事在暮年光武用已之力得二天下成事在壯歲即以漢之二祖比論其開創分量又似不同乃東漢之祚明章而後日以衰微不及西漢文景武宣之久昌艮以初造者氣稚再闢者脉薄

以終始分衰旺非光武之不能過高祖也夫有君必有臣二祖從龍之士豐沛南陽亦相類然從高祖者皆由並起從光武者多在河北之後故昆陽邯鄲二大功雲臺諸將十無二三與焉則高祖之善將將不如光武之自爲將也明矣（波擛不窮）自漢以後力戰取天下者莫如唐太宗然取一天下而已當時李密據洛曰實爲太宗之□項（絶頂痛快）羽太宗乃畢力于西北是太宗能爲河北以後之光武不能爲更始以前之光武且昆陽之戰兵少而功倍古今之希覯雖太宗亦未之有也

奇議出人意表

鄧禹論

鄧禹以年少起徒步輔成漢業爲中興元侯豈維時雲臺諸將若寇馮耿賈之屬無足當禹歟夫禹方面之勳僅見征西及敗走高陵懸于受任而功不遂以饑卒徼戰爲赤眉所挫衆皆死散獨禹二十四騎還詣宜陽是禹之戰功未見其無敵也乃天下既定大封功臣必爲推首而後世尚論將才亦無有少禹者何故然後知古之大將佐取天下固貴乎有過人之識足以秉

時致身配德明聖而臨敵之知勇不與焉夫禹過人之識安在也方其杖策北渡追光武于鄴即進說曰明公建藩輔之功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此數言者（上語看得清）何其明決哉韓信登壇策滅項之機諸葛亮出隆中定三分之計先闢氣運之人審時觀勢其方畧必蓄積有素一遇其主出諸其懷而與之禹之投鄴王業百未得一即已如是光武曰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比諸孔子有回而門人日親誠不敢以將帥蓄禹矣此禹識之能定大計者一也且禹延攬英雄非虛語也光武之渡河從龍之士落落未多自禹薦寇恂吳漢賈復諸人而人材輻輳所嚮輒克是寇恂吳漢賈復諸人之功皆禹之功以布衣之從軍同宰相之納士終建武之世用其才而不匱此禹識之善知人者一也雲臺將帥從光武遲速不齊或仕莽或仕更始或起羣盜皆中道回心希光日

月惟禹十三游學與光武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更始立多薦禹禹不肯從乃從光武于河北識天子于塵埃之內守身却仕不汙亂朝此其識之善擇主者又一也如是三識得一已足命世而况兼之且又在年少之日豈非英靈間出天生光武以戡亂即生禹以佐命一君一臣如器用之相配一定而不可移非折衝奔走之士所得同年而語以之謚元侯配廟享豈有愧焉（後文更勁）然議者謂宜陽報命之後不復專征勞

亦少見豈禹一蹶而才遂竭歟當時赤眉未降羣盜及隴蜀未夷紛紛日用兵禹以方剛之膂力優游富貴奉朝請而遠名勢者幾三十載人皆惜禹未盡其用而不知用盡者之為物忌也古之人主善用人者不必竭人之力而人之見用于明主者亦不必求竭其力以邀不賞之功惟力之不竭則下有餘用上有餘恩有餘則不驕有餘恩則不忌君與臣綽綽然相存以有餘而相懽若不足乃得常保其功名而無不克

喻○得○警○快

令終之患如飲酒者適可而止不至盡其量而沉湎失度負重者使其身猶可加則弛負易而無虞于顛蹶不勝彼禹之功限于征西身閒于壯齒亦此類也哉豈獨禹然吾觀耿弇削平齊地功比韓信即歛鋒不試寇恂堅拒河内績侔鄧侯辛寄之以郡守之治賈復衝鋒陷敵而未嘗不征此數雄皆用有未盡且使鄧寇等為相豈下蕭曹徒以列侯歸第即高密與固始膠東參議國事而寵不委之執政大任光武之深心遠計誠過于高祖而列侯寵利居成無鳥盡弓藏之禍亦賴此也

不○易○之○論

讀此知高密之人品大光武之用意深

嚴子陵論

君子之隱見于時也得時之宜而已故宜見而見不以爲急功時隱而隱不以爲矯節堯舜與巢由相遭禹稷與顏回易地各揆其宜以行其志譬飲食者適于饑飽不必有意于擇之棄之也二漢初興士之奇者莫如四皓嚴子陵然而無奇也夫四皓秦人也始皇在上何容不避擇地而避何容不入山採芝及乎漢興可以出矣而高帝實輕儒嫚罵必待張良之招太子之危

急以爲非我莫能安社稷乃出羽翼之使不羽翼太子則不出也子陵之避新猶四皓之避秦也乃四皓輔太子子陵終不佐光武何故則以光武雖無輕儒嫚罵之風而社稷非有安危攸係之故也且其時天下已定雲臺功業爛焉子陵即出豈能加功于馮鄧耿寇諸臣乎亾其偷安散佚而嘿嘿尸位也加功則不能尸位又可恥不如退而自全陶陶然披羊裘釣魚以樂吾生而終吾事是非以其君爲不屑仕也亦非罔

其身以爲不可仕也揆之以時量之以分則唯子陵所處爲得宜耳且夫才之濟世猶器之給用也建武之多才猶富家之備器也器之既備有用者有餘而不用者不用者不必用也若以器之有餘不必用而求盡用用之拂其宜則不唯無以見長或至顛仆壞墮者有之不更可惜乎故當時光武布衣之友有人矣如牛牢朱岑皆屢徵不出蓋亦猶子陵之意以有餘之器自藏也而論者不察過高子陵謂布衣之友不肯

爲帝屈傲慢拒帝近乎拂情絶俗者之所爲且神其說以子陵爲客星足加帝腹致太史有客星犯帝座之占此好奇之論亦不達乎客星之應矣夫客星凶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星曰溫星周伯主喪者也老子主饑者也王蓬絮主兵者也國星主疾者也溫星主暴骸者也皆天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躔二尺許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輿鬼東北

六尺所臧凡見百十有二日輿鬼尸星主衆匹客星居之後二年光武崩此亦豈子陵所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兵或主喪晉劉聰時客星入紫微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其他客星之見不可勝記總之驗無子陵之類而當時以爲爲子陵見者或太史忌諱不明言本事徵應又適値加腹之後帝以爲然後人信之謂子陵爲客星不知子陵矣余惡其說之訛并表而出之如此

說得子陵極尋常如此論事方是聖賢中庸本領子陵愈覺可貴

班固論

宋鄭樵曰班固浮華之士也無學術而專剽竊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竊遷書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于賈逵劉歆而不以爲恥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惟古今人表耳且云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遷作史記厠于秦項者非是于是斷漢爲書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樵之言如此嗚呼固既以漢名書矣則爲一代之史何必如遷記三千年而後爲會通無間隔乎

其二云越秦項而紹堯此人臣尊王之諛詞言雖無稽不足咎固也至謂專事剽竊樵言亦過夫自古作史未有一人能成者貴乎博採舊聞廣籍群力如構大廈庀材豐而選工優所爲大匠者坐而指麾之爾及其告成則歸之大匠之能而他不與焉故司馬遷之史多本于父談又雜考周秦諸書至西如僞秦誓亦採入爲紀議者猶很其承秦火之後博雅不足然則作史者何患剽竊少乎其又何訾于固乎孔子作春秋因

魯史舊文筆削之未嘗無據而作也然則孔子亦剽竊歟獨是固嘗傷恐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廼身被竇憲之難亦繫死獄中附權門而垂明哲爲君子所譏然吾謂固之禍亦有所難避也苟爲良史之才必當世所側目而權貴者尤嫉之故傷雄之仕王莽蔡邕之仕董卓皆出于不得已雄懼而投閣邕卒見殺于王允不及續成漢史（千古共服）司馬遷之被極刑豈真爲李陵遊說乎或亦忌才者不能容耳（創解在人情之內）雖謂班固能逃引

不附竇憲哉且憲尤固知已也雖將肅宗尚輕固而憲獨重之故肅宗語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如是固安得不爲憲用又安得不爲之死固死于竇憲遷刑于李陵事會所激慮何可避要之皆非其罪以區區之書定百代之是非自宜中陰陽之忌而禍必隨之凡作史者皆如是若范曄反逆受誅之類則誠自取也

曹操論

漢室傾頽群雄割據曹操削平天下三分有二是漢室重爲曹氏所延厥功烈矣乃論者不烈其功務深其罪以爲奸雄之尤痛心切齒萬舌一辭何哉夫古今以來簒國竊位者多矣或取他人手不以還其主而自有之或欺侮孤寡攘而奪之其所爲類甚於操而世之痛心切齒於簒竊者反不如操之甚使操及身更簒竊其罪操又寧有加等哉朱子曰操惟不簒且竊其罪

乃甚於簒竊也何則操之見怒於人心者非以偪天子耶弑伏后貴妃耶操而簒且竊也君且廢而代之何有於偪又何有於君之后若妃耶然自古無不亡之國以強代弱極其惡操不過一司馬炎劉裕輩已爾其事直其心顯天下萬世之公論雖憤而不極惟是操猶人臣也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乃挾天子令以偪天子敢於弑后妃而不顧則事逆而志僭盜之殺人天下恆有之事也爲人奴而弑主不恒有之事也其

服刑有加等操巹終其身耻居篡竊之名不知其所爲求比于篡竊抑不可得也且人之度量相越固甚遠矣或德高仁聖或才近英雄庸人不能窺英雄猶英雄不能窺仁聖也余觀操之用兵出奇亦漢季英雄者流歟乃操自許則曰吾其爲周文王矣夫文王何可當也文王陰行善者也操陰行惡者也爲善宜陰爲惡宜陽善陰則積厚惡陽則罪輕操欲修文王服事之文中心之陰賊很戾勃發而不能制卒自墮於大

奸奇克并英雄之質失之矣擬之愈高者形之愈醜比瑜瑾於碔砆方綺繡乎縞苧適以招指摘而露敗劣也故孔明退比于管樂而望益隆曹操進比於文王而惡益著人之材分審處又烏可以不慎哉自古奸惡爲婦人童子所共怒者無過操莽自我論之操之蒙惡聲文王誤之也（可爲解頤）莽之取大僇周公誤之也操自謂文王其心愈險罪乃甚于高澄宇文泰莽自爲周公其毒愈張同以外戚盜國不得爲隋楊堅同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不得爲宋藝祖或亡其身或僇其子孫亦足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而人品心術誠不可僞爲也已

快論

魏延論　改錫徐林助作

建興六年諸葛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襃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用從坦道西取隴右後卒無成功議者惜亮之失誠如是亮之用兵知正而不知奇毋乃類宋襄公之仁成安君之復乎閒嘗論之而知

亮蓋未嘗失也夫發謀制勝者必先觀其人而後論其事延之驕蹇叵測而難爲用亮已知之矣其必怏怏然嘗以爲不得盡其才特壓于亮而不敢動亮亦以驅策無人借延爲用非其臂指之相使腹心之足托也然亦時爲之備偏裨使之不當大將之任一旦聽其計授之兵隔數千里之遥使取長安毋論長安未必可取即取之以悍將頓兵要地舉足重輕長安豈必爲蜀有延豈必終爲亮用亮之爲憂更大矣夫亮用延如善騎者馭駁馬也操縱在手故行止惟人苟其釋轡解韁聽其踶蹶于曠野歧途將奔風逐電不知所往豈肯返其主復就槽櫪升斗之莝食哉是故亮深慮焉而拒延不用而托言危計非危計之不可用正危用計之非人也使斯時麗士元關張諸人尚在或爲此謀知亮欣然從之矣取長安而有功固可喜無功亦無患何必孤軍獨出祁山哉或者謂亮長于料魏延短于料馬謖致街亭之敗而不知寧有街亭之敗

不可有長安之勝其利害所伏正難與淺人道也

一喻明快

中情達理之言

孔明眞可爲大丈夫論

孔明遺表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先儒胡文定曰眞可謂大丈夫矣朱子曰不然此孔明之廉也孔明三代以後一人爾美不勝書廉特美之餘也今夫擔夫市子營營汲汲得一金以嗇之亦復然有餘矣若富厚者宮銅山而藏金穴以視一金其細已甚爾浩浩然以無餘帛無贏財丈夫視孔明焉是何異乎以一金槩富厚之稱哉古之君子立身行己蓋

不一端有匈奴未滅無以家爲者矣亦有美田宅選聲妓以爲適者矣苟是其人雖後不害其功苟非其人雖儉反以爲矯後者居功之常矯（此中庸之論也）者人情之變則是有餘帛有贏財未必皆不肖無餘帛無贏財未必皆賢也世患無孔明世而有孔明雖持王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美不勝書焉即使內府外庫盈財帛如丘岳亦豈遂爲孔明累哉而慕孔明者無孔明維持王室之心與其功而徒砥礪苦節無餘帛無贏財以爲孔明孔明則未也彼其所爲特好修之士爾惡得爲大丈夫哉然則廉者臣子小節孔明不足多也顧遺表懃懃謂何誠慮後主材之中下者孔明旣歿奸人若黃皓之徒或欲更張法度姝孽其短伏波薏苡之謗興焉則國病而子孫累故特表而出之以明不負陛下冀哀憐以善其後嗚呼此孔明之不得已也

雖翻案文定其論實至當不易

孔明眞可爲大丈夫論二

余謂無餘帛無贏財孔明餘美也旣而思之明然嘆曰嗟乎此誠孔明所難夫人臣之不能爲國以有其身人臣之不能致身以有其私私者身之賊也帛財者私之蘗也帛以曳體必有餘帛財以給用必有贏財餘帛積篚篚贏財積筦庫其累乃積于心心之徑圍方寸耳蘗篚篚筦庫之私累其內心之所餘幾何矣以此立身身敗以此事君君負以此治國國亂以此治兵三軍解體極天下英雄俊傑道遠任重者其究不過爲餘帛贏財之人可哀也大丈夫豈易言哉

（毒罵）

若孔明所遇又人臣之窮也西蜀地隘而勢弱不當中原十之三不當吳十之五區區者豈足國乎主又闇弱其臣無足共大計者舉國之安危皆係于孔明之一身與一心孔明以區區之一身與一心遏强吳窺中原冀以一絲繫四百年垂絕之鼎此非特大才智謀而筋力强也亦非特大財賦充而甲兵繕也唯其始終之無私足以上結主知下慰人望內固軍心外生敵懼其于餘帛贏財也泊然有所不顧愀然有所不忍純純懇懇至于將死而瞿然有以自明嗚呼不誠大丈夫哉故夫渡瀘出祁治國用兵非一端而人嘆爲難者非孔明所難孔明所難乃在于無私不以餘帛贏財累其鞠躬盡瘁之心也譬樹藝者餘皆華也無私其根也譬疏流者餘皆委也無私其源也滋根濬源孔明之風操砥礪蓋已久矣至于是而明其不負此將死之音孔明自誌之實也夫古今忠良之臣蓋亦有矣

（此正不可解）

孔明功不必成志不必伸而尚論者獨無訾議推爲三代以後之一人雖婦人孺子萬舌一稱豈非無私有以感之哉彼夫國破羅危偏安之業未就而後然富且貴者又何謂也

自翻前篇之案又確然不易眞丈人筆務有

蘇張

論

諸葛亮論

諸葛亮佐蜀用兵論者或少之一曰勸先主取劉璋爲不義而失人心一日不阻先主伐吳致有喪師之禍一曰不用魏延由子午谷取長安而用馬謖致街亭之敗是數者果足爲亮罪歟而非也劉璋據益州漢之賊也初劉焉聽董扶之計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求牧益州窺竊神

器而再世守險豈復知有朝廷哉先主之取劉璋得義之正也（探原之論）伐吳之役爲關羽復仇先主誼切而情迫勢在必行亮雖諫之無益天下之事即明知其敗而有不得不然者此類是也子午谷非萬全之計魏延非素信之人棄危途而由坦道亮誠有深意焉寧用馬謖而敗街亭毋任魏延而得長安其利害所伏非淺人能辨也然則亮誠無可議哉獨是委荊州于關羽而不益人爲之助使吳得乘其隙而取羽豈羽固虎將剛氣自用不便人助歟抑亮筭誠不出此歟君子讀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成敗之有天也蓋荊州者天下之上游也爲全蜀之門戶爲恢復中原之樞機向使益州巳平九郡無恙曹操謝世之後丕植內疑之時以亮之智謀據其地利由荊州提重兵壓魏境命別將出隴右偪長安奇正相生首尾連應雖有司馬懿郭淮諸人其孰能分禦之將中原可得炎漢尚可復興也（用兵之正道）無如運會未來事機先舛吳爲與國媒孽遂生而

大事以去蓋天欲亾漢必不令復中原欲無復中原必不令有荊襄欲無荊襄必令吳殺羽欲吳殺羽必不令亮早爲備是羽之殺不殺荊襄之存不存高祖世祖四百年國命之依關非人力所能救也自荊襄失而蜀之爲蜀如坐守之穴雖屢出祁山如搏人者不扼吭撫胷中其要害（透快）但從肘腋之旁施拳擊挺知不能制人之命矣嗚呼自亮未出南陽巳知天下大勢斷于三分其又柰之何哉或曰亮既知三分而厥後拜

表出師則文何故蓋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揆諸人臣之義不共之仇自難束手如父母之有疾雖知其不起不得不求醫以藥之也晉之祖逖劉琨宋之宗澤李綱慷慨誓師皆此意焉張浚相宋出師輒敗未嘗有功而人皆以爲賢秦檜相宋主和休息未始無功人皆以爲奸故知中原之難恢而偏安爲志士所耻也是則諸葛亮之心也

不特爲孔明解嘲兼爲孔明吐氣

晉武帝論

周公治魯魯之子孫以弱太公治齊齊之子孫以彊彊與弱沿流數十世之後而卽于二公之治國知之故凡國祚之或長或短未有不自創業之主開之者也創業之主以其精神定其規模因以效其福澤譬諸樹藝植根之深者其幹儵然其葉森然其華燁然歷百千年芳榮不衰苟其根撥凋折必速此自然之勢也」唐虞以前勿論已三代之盛禹湯文武忠敬質文相嬗而

成治歷世皆久遠而周之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卽卜于有天下之始故其後雖夌夷衰微僅亦守府而改玉改步則未也後世統天下而一之能久長者有三漢唐宋是已統天下而一之再世亡者亦有三秦晉隋是已夫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宋之太祖英偉仁義之君也秦之始皇晉之武帝隋之文帝剛暴昏闇之主也讀史者何必更論其後日治亂子孫之賢不肖卽就此六七開創者並列而衡之其氣量之廣狹計慮之

相形得妙

遠近種德之厚薄蘊然不同若庭之與徑典亡
之必至亦何疑哉」然秦始隋文雖貽謀不臧而
及身之氣燄猶足以讋攝一世而晁下者莫若
晉武泰始之初猶矯飾恭儉平吳以後怠于政
事耽樂遊宴務極奢侈后宮殆將萬人此外無
一足稱矣何曾有云毎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
惟說平生常事緊此觀之帝誠季世之庸流也（其論甚明）
而以此爲開創如人之年少而齒落髮華卽乘
之以衰慵之暮氣不祥莫大焉斯人也吾知其

不永故當時有識者憂之羊祜曰平吳以後當
勞聖慮山濤曰外寧必有內憂當釋吳以爲外
懼衛瓘撫床曰此座可惜豈非見微知著而忠
智之臣不能爲之救歟」所以然者自古創業必
有積累之功德而晉獨有積累之篡弑懿及師
昭濟奸繼惡亘古無匹剝喪已久至炎四傳奸
惡之餘氣彊弩之末鋭也統一二三十餘年時無（條波不揚）
英雄倖得焉爾」帝之不易太子也義之正也周
幽王舍宜臼立伯服失義之正而取亡帝乙舍
微子立紂得義之正而亦亡天欲速亡人國必
假手于內難隨其得失皆足以基禍而成亂故
秦始隋文之殺太子晉武之不易太子其法皆
不能久長豈獨其子之罪歟三君固有自致之
矣

論晉武亦無奇突然上下古今錯綜援引自
然融洽有倫有理非小儒無學識者能作

王猛論

兵法云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夫仁智信勇而必終之以嚴故法令重焉古之善用兵者推孫武穰苴吳王闔閭謂孫武曰兵法可教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女三千孫子分爲二隊寵姬二人爲隊長鼓之使左使右婦人大笑孫子斬二隊長吳王救之不可用其次爲隊長于是前後左右皆中規矩穰苴爲齊王將兵請貴臣莊賈監軍與賈日午爲期賈恃貴日暮方來苴問法

于軍正軍正曰後期當斬遂斬賈二人之嚴如是而後世有事于攻戰大約祖是法以取勝否則無紀而必潰惟秦之王猛獨不然猛伐燕遣將軍徐成探燕軍失期猛怒將斬成鄧羌請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又請曰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不許羌怒還營勵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是事也揆于兵法有三失焉後期不斬一失也狥情而宥二失也兵刼主將三失也鄧羌徐成卒能用命伐燕而成猛之功名是猛之用兵舉孫武穰苴相傳以來之兵法蕩然而一變豈斬愛姬貴臣固是而赦徐成亦未爲非歟君子觀于此而深嘆王猛之奇然亦唯猛而能奇也夫猛固以重法治國管仲子產之流也史稱其爲相流放尸素無罪不刑其生平學術蓋無不出于嚴即其伐燕能令逺近帖然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斯號令之精明固不待斬徐成而始信之矣猛之爲猛馭將之量寬然有餘（說得透徹）

于諸將故可以殺成亦可以赦成可以拒羌之請亦可以從羌之刼羌與成皆在猛之掌握遊戲于兵法之外而終不越兵法之範圍人知猛用兵與古人之相悖也豈知猛學古人之深且久而神明變化以出之哉（設微文不衰莫）夫習兵猶習禮也乎日正衣冠尊瞻眂三揖百拜進退折旋倫乎節文之美或有時與會所適脫畧豪宕雖箕踞科頭不杖不屨人亦不以爲慢如但執其箕踞科頭不杖不屨以爲禮而行之其不流爲狂悖而

有此餘波文氣更足

見侮也幾希矣豈惟馭將爲將亦然李廣稱飛將軍無部五行陣不擊刁斗自衛士卒樂其簡易當其畫地爲軍陳射濶狹以飲素習于士卒固有法也岳飛好野戰而不習古陣圖然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則所以訓練而節制者亦已嚴矣嗚呼世之人不能爲殺愛姬貴臣之孫武穰苴而郎欲爲赦徐成之王猛亦大惑矣哉

結得起

善于回護王猛

崔浩論

古之爲史惟取直筆而孔子作春秋則未嘗無諱也所見三世所聞四世所傳聞五世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有周身之防而不逞明哲之戒使孔子執筆齊廷身見崔杼之弑君必有微辭正其罪而避其禍豈如齊太史之以直受誅乎司馬遷作史于腐刑之後畏刑尤甚但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似未欲令當世見也班固以私改國史詔收京兆獄賴弟超上書獲免蔡邕

漢史未續先爲王允所誅陳壽雖蜀人蜀亡乃成三國志姚思廉陳人陳亡乃作陳書故後之作史者皆處後代追論勝國始得直行其意而無忌然去世未遠而祖宗姻戚猶必徇私魏收魏史已不免穢史之譏死後猶棄骨焉嗚呼崔浩獨何人哉德不及孔子才不及司馬遷班固諸人身在魏朝即撰魏史暴揚國惡列石通衢使往來之人皆以爲恨全失春秋之旨有過齊太史之訐求其免于誅族豈可得乎浩嘗自比

與子房對勘得失自見

子房矣迹其料事决敵百不失一雖子房弗過然子房用才不欲盡其才用智不欲盡其智滅秦誅楚功成之後即托病引退以全其末路而浩不然也建功三朝掃除二寇言聽計行功名亦已蓋世更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犯舉國之忌薦引五州之士起家郡守與太子晃爭勝神麚真君間浩年已老汲汲唯恐不及益即無撰史之事識者早知其不免矣或者謂浩說帝盡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死時備極僇辱殆佛法

冥道之報夫君子讀聖賢之書除沙門豈盡非哉浩獨行之已甚耳且釋道皆異學浩之奉道極其崇去釋極其慘以道而攻釋是猶操曲尺而繩木之直畜偷兒而禁人之竊何其僻而惑也子房不欲從赤松子遊乎習辟穀輕身惟自保其性命以明無事于人間而浩則後張其事勸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功費萬計經年不成是子房之學道求無事浩之學道求多事學道無事以全身學道多事

與梁武相反

以殺身此又學子房之誤非子房不可學而所以學之者非也

崔浩恃才好動以賈禍正與子房辟封杜門相反以其自比者攻之不必造意費力

梁武帝論

嘗讀史而深嘆梁武帝之好學也武帝以名士得天下雖萬幾多事卷不輟手然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又二百餘卷是自古人主文章之富未有如梁武者也晚乃溺信浮屠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三捨身同泰寺釋御服持法衣

親爲講經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是自古人主好佛之篤亦未有如梁武者也其所爲如是此外未聞失德卒身被侯景之弑其子孫再世皆好文義有武帝之風而即以亡國豈文章與佛果亡國之具同酒色禽獸之荒淫而不可復救哉君子斷之曰文章與佛非能亡國而亡國之禍則由此而出也（正意瞭然）蓋人主之治天下從務實政愛民而已勤勞以先之恭儉以臨之教養以保之唐虞三代之聖君孳孳講求日不暇給使天下之民皆富厚安樂其風俗皆樸僿淳茂故國祚以長而人主之祿筭以遠今也不然勤勤然事于文章又勤勤然事于佛事文章則競尚風華事佛則爭談玄渺風華與玄渺其流弊各有不同而空虛而不關于實政則一也（此是至言）所工在此所棄必在彼故末世善文章如陳叔寶楊廣信佛如北魏宋齊陳諸國未有不亡而梁武兼之當時之民必有深受其害者矣侯景遺臺城中士民書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

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由此以觀梁之朝廷法紀風俗人心大略可睹即無侯景已國非其國豈真一叛亡之奴稱兵犯闕能令土崩瓦解如此速哉然則文章與佛有位者當深絕之歟曰文爲國華粉飾太平不可廢也但不當棄其他而耑此耳至于佛亦先王神道設教之意敬而遠之聽其興廢可

也彼梁武捨身同泰與魏太武欲盡誅沙門皆
非處佛之道而有害于正經何怪乎身之皆蒙
弑哉況佛與道異端一也梁武以昭明太子厭
地脈之故悉誅道士而希事于佛太武則以寇
謙之獻書起天師道場于平城又作靜輪宮極
崇道士而獨惡夫佛是皆性之偏而愚未嘗有
定見也夫性偏而愚者又惡可以治天下哉

文章與佛同爲亾國之具驟聽駭人然事實
如此其論佛亦甚中正遠勝昌黎諸人

隋文帝論

歷觀秦隋之興亾何其相類也周之東遷自春
秋以歷戰國篡弑攻殺相尋無已爲亂最久莫（亂日多治）
能兼并始皇起而兼并之天下大定矣而卒不（日火然周漢之後爲共）
定再世而亾漢高祖承其弊以秦爲戒始久安
而長治漢之不祚三國分據五胡雜擾南北朝
之割裂爭雄爲亂又最久莫能混一隋文帝起
而混一之天下亦大定矣而卒不定再世而亾
唐太宗承其弊以隋爲戒又久安而長治其再

世亾也皆由廢太子而立無道之君成其惡者
李斯與楊素皆秦隋佐命之臣也君臣相與開
創得天下而及身共速亾之先後若同轍雖人
事之外要之有天意焉天蓋于秦隋之前深憫
數百年蒼生之困急欲得仁聖之主以底定艱
虞而仁聖不易得也物之至貴者常在其後而（諺云久旱無驟雨）
麤糲者先見之且禍亂數百年而仁聖與一旦
則化理亦未能遽浹如以膏梁救危疾以禮法
束狂邪之人必有所不受惟是以亂攻亂假手

予若始皇若文帝者爲之驅除難而隨以二世煬帝喪敗之殺伐既極頑梗盡去海內蕭條翹翹望治若饑渴得飲食漢唐之受命爰不勞而永固雖然使始皇文帝稍得爲君之道天意亦未亡之也何以徵之徵之以扶蘇及勇二太子雖過于仁柔要亦守成令質天既生之在世且序長以爲儲貳亦屬意□觀望何嘗遂棄秦隋哉而無如二主求亡若不足也三代以下得天下者不必皆以道而既得之後則非道不可善乎

說漢高者曰以馬上得天下將以馬上治之乎是故善守成者往往反其得天下所爲以出治武王以征誅受命而放牛歸馬銷兵不用又繼之以周公之禮樂而後太同秦治焉後世創業者皆然大要先嚴而後寬先兵革而後行仁義興禮樂所謂逆取而順守也惟文帝與秦始二主則用其生平所長而不變既自以嚴刑苛法猜忌任智獲大位乃復日甚一日始皇之惡極于焚書坑儒而文帝文法自矜明察臨下甚至私使人遺錢帛于令史誘而斬之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法令之重莫甚此時其無道如是烏能不爲秦續乎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再世而民盜不堪無足怪也

秦隋雖相類然始皇有英雄之槩文帝特猜刻小器耳人材優劣有別二主奢儉亦不同

王通論

王通汲汲功名之士也終其身不一遇方其年十五即以元經擬易七制擬尚書中說擬論語自托六經以隋初重經術開獻書之路故也始冠即西遊長安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天以生賜朕下其議于公卿公卿多不說而文帝亦已衰矣乃棄歸及乎大業煬帝尚浮華非能崇經術王胄薛道衡諸人工詩尚不相容而通敢赴徵召乎迨于隋唐之交天下將定而

通又死通之生在開皇初而死于大業末年止三十餘耳聞道太早未及强仕即以彫喪其亦顏子淵之流歟向使通生在隋前獻書于開皇盛時死于唐後佐理于開元初曆規模宏遠必有可觀即煬帝稍爲中主應辟而出亦足匡救萬一而惜乎皆不遇君子謂通誠大儒生之不辰年之不永其殆道有餘而命不足者歟雖然天若有善于用通通有善于用世者而不必其身爲之也通爲功名之士即以乘時取功名敎

更難在得李靖

其弟子當時如李靖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之徒紛紛皆唐室名臣羅列將相功施竹帛循流遡源實河汾壇宇光寵誰謂通死而其道不見用哉即通不死而及身見用其功名能加（此評有識者應共斷之）于李靖房魏諸人之上哉自古理道之儒固有坐論則甚高而施之難被于實事者彼唐太宗之治亦已隆矣而必責房魏不能興禮樂且禮樂升降于世亦各成一代之制耳而必拘拘以周公之禮樂律百王且謂井田封建肉刑爲後

世之必當復泥古不太甚乎恐當時用通未必無弊通之早世未必非通之善藏如神魚之不測首尾也

王通爲大儒而年最少房魏諸人受業應在通弱冠時唐興諸人旣進用功名已赫然斯時通未死何以佐置通哉正須爲通斟酌

李密論

自古帝王之創業必有人焉爲之開先而驅除難斯帝王收其功而不勞如漢高之有項羽唐太宗之有李密是已秦隋之强古未嘗有也秦將章邯提師東出所過無不摧㓕者項羽獨敗之于鉅鹿當其北面而漢高乃得乘隙西入咸陽降子嬰而王業爰定隋之鋭旅盡在東都而江都又有行幸之甲士故王世充宇文化及皆最勁之敵也李密獨拒之于洛口當其東面而

唐太宗乃得專力于西北王業亦定是漢代秦而有天下未嘗與秦戰唐代隋有天下未嘗與隋戰而戰秦戰隋者皆羽密之功二人卒無成而國亾身㓕豈先驅者每徒勞而後起者始收績歟（復以兩人分低昂）然項羽爲西楚霸王割鴻溝而據之猶與漢爭天下者五年李密一挫于王世充歷不復起棄國歸唐盛彥師輕騎襲之而即死嗚呼垓下之戰熊耳山之走雖事同喪敗而勢殊勇怯君子惜之謂密不如羽也遠甚方密之敗東都也徐世勣尚據黎陽張善相猶據襄城洛北山東江淮諸地莫非密境使密于此時鼓勵將士收整携離進圖王業收桑榆之效策之上也即不然據其境土遣一介之使通欵關中獻所有以取重于唐則上可以爲項羽之爭雄下不失（此正不可解）竇融之歸命何居乎一戰潰師喪其魂魄疾走投人此不過一亾命之匹夫耳拜官光祿夫復何望而又中悔自取誅夷不亦愚甚乎吾觀自古及今用兵而不善處敗未有若密之甚者也

其次則秦苻堅淝水之戰晉未嘗敗堅堅自敗之也猶夫東都之戰隋未嘗敗密密自敗之也其敗也皆倉皇失智覆亾之不暇遽失其平時之幹畧其病在乎不能忍爾古之有天下而能忍者莫如漢高帝有一國而忍者莫如越句踐高帝與項羽相距成皋廣武之間百戰百敗未嘗以爲怯句踐棲于會稽身請爲臣妻請爲妾（反勘自明）未嘗以爲辱向使高帝方爲項羽所敗即窮蹙亾命句踐當臣妾之時復不能一朝安異逃而

去之吾知其喪亡立至而覇王之業不成矣李
密前敗于王世充不能爲高帝後屈于唐不能
爲越句踐器淺而守脆倒行逆施豈足爲英雄
哉」夫密始從楊玄感而敗蓋嘗數困矣托平原
而不見收走淮楊而捕逐依雍丘而爲吏所跡
艱難百折豈其不困心衡慮及于得志勝則心
驕敗卽氣沮與勃亾忽與陳涉王郎之徒無以
（爲千古讀書人惜也）
異吾不知其掛牛角而行且讀者何書也

深貶密者深惜密也魯公魏公俱是英雄但

魯公英雄到底魏公末路可笑耳唐太宗比
漢高帝省事多矣

爲可堂初集卷之八

論

魏徵論

徵初事隱太子太子敗徵不能死後事太宗盡
忠極諫稱直臣語有之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
日安望仗節死義徵乃反是不能仗節死義而
輒犯顏敢諫論者愛其終而惜其始以爲有愧
于齊召忽晉荀息焉而不知徵與召忽荀息固
不同也子糾小白出亾之公子皆可爲君忽傳
子糾而不濟宜死然管仲不死孔子巳諒之矣

奚齊卓子巳爲晉君息又受先君之命亦宜死
若徵則何如哉」唐之有天下太宗有之也卽高
祖猶擁拱而享其成况隱巢之兄弟乎高祖卽
有立長之命隱太子當有立賢之讓且中外臣
民又誰肯君隱太子者揆諸事理必有轉移不
待六月四日以後始知天命之有歸也徵爲隱
太子洗馬忠諫不行未嘗有知遇也以不死之
身遇應立之主君臣相得而有爲以竟其未展

之志當此之時生賢于死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觀乎晏子與魏徵則人臣所以致其命者固有道矣（以下竟闢論）夫死者人之所難然往往有死而不合于道者欲爲伯夷叔齊之義入于（良然）匹夫匹婦之諒而不覺如刺客游俠之徒其天性皆忠臣義士也偶依一人感激私恩輒輕生而一擲無關乎綱常名教之大徒以賊其身而已孔子曰殺身以成仁未聞殺身以成賊也是

故倡狂妄行爲悖叛之事者其人皆有死黨其（王莽忠臣正須表揚一番）黨豈不可惜乎漢兵圍王莽莽將王邑晝夜戰罷極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及覺悼王悉俱戰死兵上漸臺王揖趙博唐尊王盛苗訢中常侍王參等皆死時楊州牧李聖已降而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夫莽之兇窮惡極神人共怒矣當時死者尚有多人未聞死莽者之爲忠臣也

偶與愚見論魏徵事見謂徵可不死余辯其意而廣之然揆諸大義管仲魏徵畢竟宜死若以爲死非其主當時何難事之以爲留其身以有用而不死安見死者之皆無用哉　自記

不沾沾論本題本題之意自見

駱賓王論

（李白作客）

自古文人有忠義之節如唐駱賓王李白其著者已賓王從徐敬業討武氏李白從永王璘討祿山其名正其心苦其事敗而無成世之闇于識者第以成敗論之皆蒙之以惡聲豈不冤哉夫永王璘之討賊維時天下已裂義旗紛起東巡之師猶謂可有可無若賓王佐敬業討武于全盛之日唐之爲周陰移其祚而人不覺自敬業大聲一呼令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而武氏

簒逆之罪始定所謂一言繫九鼎之重而高祖太宗三百年之國命實由之再造不絶也夫自古女主幾覆人國者並稱呂武然武與呂不同（呂氏作客）漢惠帝已崩呂氏無子不得已而欲王呂易劉耳若武氏則自殺其子摘瓜抱蔓復甘心于廬陵出之房州而將不免盡自永徽以來狐媚篇政即包藏禍心思代唐祚而奪之位真操戈入室之介敵歟是故武氏者唐之賊也猶夫王莽者漢之賊也王莽居攝既久人心已愚居然遂

更新室當時頒符命者上有孔光劉歆之徒下有四十八萬人之衆誰知莽之爲簒而舉東郡之兵者獨有丞相翟方進之子義（翟義作客）武氏稱制既久人心已愚居然遂立武廟當時狄婁姚宋諸賢在位皆委蛇而不能救止又誰知武之爲簒而舉揚州之兵者獨有英公徐勣之子敬業然則有義而漢猶爲漢不即爲新有敬業而唐猶爲唐不即爲周其後白水既興賞雲臺之功臣而不郵平陵之義士廬陵復辟爵張東之等五

王而不錄英公之後此皆賞之失其平而忠義之氣千古閼塞未伸也昔趙盾弑君太史直書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夫太史孔子不過口誅筆（太史孔子作客）伐猶以虛文存綱常于不毁況如義與敬業顯張義旆討莽誅武見義即爲事不旋踵其視太史孔子春秋之義更烈而著不既昭昭乎若日星哉駱賓王之檄武氏見之日有才如此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則武氏固已氣奪于賓王矣逡巡二十一年不殺廬陵卒于反周爲唐

未必非此檄之力人皆歸功于狄仁傑而不知（狄仁傑作客）
賓王之功尤大也曹操欲篡漢而憚孔融在位
故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文章之士有功人
國大都如此裴行儉號稱知人以賓王爲有才
藝而無器識不能致遠夫助敬業舉義誅武氏
此其識不遠且大哉獨是徐勣阿高宗立武后
而討武后者乃勣之孫克蓋厥祖之愆敬業不
獨忠臣亦孝子也房杜之子孫皆不肖而勣之（房杜許敬宗作客）
後有敬業許敬宗之後有許遠皆天道之不可
問矣

通篇以客形主紛然夾發警快無比

盧懷慎論

嘗讀書至秦誓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彥聖皆爲己有其心休休而如有容未嘗不嘆秦繆霸主而得帝王論相之道也帝王論相有如所稱一个臣當時六官百執事皆爲一人包容矣豈有朋黨之禍哉夫治天下必以才一才既慮其偏任多才又恐其相軋天下之（探朋黨之原）事惟斷以理而求其是而已是與非易辨也是與是不易辨也兩人各以爲是兩是不能並用

則必各務伸其說分于幾微之小遂成水火之大一人倡之群人附之求勝不已必至紛紜顛倒并忘其始焉所執之是而胥遂于非朝政由此壞國運亦隨之矣唐之牛李宋之洛蜀皆是物也同類爲朋分朋爲黨朋黨之名非君子與小人相對而成乃君子與君子偏執所致也善乎哉盧懷慎之爲相與姚崇並位自以才不及崇事皆推崇時皆謂伴食宰相而不以爲耻及後奉身以退推宋璟自代開元賢相姚宋並稱

而懷慎曾不居焉將終執朱璟盧從愿之手知玄宗倦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若預知天寶之亂者其識如是其才豈誠不能有爲者哉彼以爲姚宋苟足以辦事吾無所劾其短長也矣然則姚宋以有功爲功懷慎以無功爲功無功之功其功更大而難誓所稱一个臣者非歟」昔者（以下借○客○陪○主）漢之相業首推蕭曹魏丙而曹參之爲相也遵何之約束丙吉代魏相爲相一守魏之規曹參丙吉豈無才哉參能百戰以佐漢得天下吉起

家獄吏積功勞以至公卿獨爲相粥粥若無能問其行事惟飲醇酒而已問牛喘而已近乎荒怠迂濶不近人情所爲天下固已大治則兩人不自有其功以蕭何魏相之功爲功也」蔣琬繼諸葛亮爲蜀相督農楊敏常毀之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房玄齡杜如晦貞觀間共筦朝政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未嘗自見其長呂端與寇準同相太宗不與準抗太宗怒責端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與抗慮傷國體天下不以議端之伴食」蓋同寅協恭之義惟在乎事之克濟與否而不必謀自己出也謀不已出則同寅之際無自而開憸佞之徒無從而附不偏不陂蕩蕩平平而朋黨之漸消亾無有矣」嗚呼若盧懷慎者其曹參丙吉蔣琬杜如晦呂端之類歟諺（一段論其○清）曰水清不容魚人清不容物史稱懷慎清儉太過奉身之具止一布囊客候疾惟見敝簀單籍

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蔬柸而已以彼之清豈公孫弘王安石之矯情飾詐可比歟伯夷聖人也清而不免于隘孟子猶譏之而懷慎獨寬大優容而畧無忮懻讓才姚宋尤爲大難非學問蓄養之深厚能如是乎或曰清人無後奕爲克肖之子不保乎首領杞爲不令之孫遂隕其家聲陰陽之忌容亦有之不足累懷慎矣

此與蘇黨論更爲酣暢

李白論

從古文士不幸生亂世類多不免若太白亦足悲已祿山之變永王璘謀逆事連太白坐讁夜郎曩史傳聞葢綦詳矣蘇軾獨曰白之從璘當繇迫脅夫白才氣豪逸議貴妃折高力士必非受人迫脅者即使迫脅而永王東巡歌十篇何不稍示諷刺如王維之詠凝碧而頌揚不置乎闇嘗以意推之而知自葢未嘗從逆也永王璘者玄宗之子郭順儀所生也少失母聰敏好學

玄宗幸蜀詔領山南諸鎮副以少府監竇昭聞關新命豈不以討賊之義詔璘者耶璘之江陵募兵數萬補署郎御史當是時安史濁亂區夏車駕蒙塵嗣皇播越中原懸隔消息不聞凡屬同讐咸張義旆璘親明皇子據富強之地而但優悠江表恭位守職置國難若罔聞非人情也（皆情理必至）幸而天祐唐祚踰年恢復耳設或王師久頓殃禍未夷兩京終陷神州難問江淮天險亦足偏安進明討賊之義退繕圖存之策璘于此日爲晉室之安東自且爲安東之茂弘矣矧白學本縱橫素以氣節自任秉茲攖擾能無擊楫攬轡之思乎宣州謁見誠欲依璘以立功名其非迫脅明甚然永王山南之命非肅宗意也天寶十五載十月甲子肅宗即位改元至德丁卯上皇制璘領鎮十一月璘至江陵肅宗聞之詔覲蜀十二月甲辰璘行師東巡上皇制降庶人爰及于禍由此觀之璘殆奉上皇之命寔見疑于肅（當時事執寔然）宗歟抑上皇慰肅宗之意而速禍于璘歟兩地

各制詭語繁興不以爲自擅則以爲觀望而璘募兵置官皆成罪狀無以自解于背逆矣要之禍亂之亟事異乎時本支之親情殊疏屬承制而動倡義舉兵跡璘所爲與漢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同自文興聖皇帝裔孫休戚情殷慷慨扶義猶朱虛侯章也繩以重辜不加原貰將漢廷旣法齊王爲戎首而朱虛亦亂俘乎或曰璘果舉義何不北向京輔而東保金陵倘亦勢未克耶夫李郭協力踰年乃復東京而遽以此望璘

耶自肅宗詔覲以後猜深禍迫璘或有異心白之始事從軍要非佐逆也故其繫潯陽也宣慰使崔渙中丞宋若思並爲清雪出獄三載重理舊汙乃坐流貶豈白之才氣素凌柄要李輔國之徒固有以忌之乎方至德之初肅宗雖平外難內行殊慙父子兄弟之間多有不可諱者永王璘既死妻子送蜀上皇哀悼久之觀上皇之哀悼知璘之未必逆從璘之太白更可原矣

千古確論太白心跡自明從前回護者皆非

李白論二

天寶之亂唐亦危矣安史相繼爲逆雖有李郭之忠勤而肅宗故唐王也不數年而光復還天下之全盛一無所缺此豈故哉自今論之明皇之區畫則誠善矣朔方天下之勁兵處也冊肅宗即位于靈武率勁兵收復兩京又以永王爲江南節度潁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藩以震攝遐地故奸人無乘亂割據之心及安史既殲海內遂大定而無他變然

則諸王之分領實有益于肅宗也其議創自房琯時安祿山聞之固大驚賀蘭進明即以此譖琯肅宗罷琯機務出爲節度用違其長以致喪敗當時肅宗之惡琯即忌諸王之本意也忌之而遂坐永王璘以反因誣從永王之李白以逆璘且不能自明何有于白哉嗚呼均爲明皇之子均戮力于社稷李泌從肅宗則爲戡亂之名佐李白從永王則爲黨逆之纍臣忠智之士幸不幸殊焉要之房琯李白其設謀與從事皆盡

定評　論可謂至　平

心王室而得其正不可以成敗論之也語云綆之短不可汲深鞭之長不能及遠艱危之際雖有皇儲而親王夾輔又烏容已李德裕處籓鎮外重之時追懲前失嘗言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鼎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繇此觀之當時之論猶以親王不廣封爲慽而永王之反信乎其未嘗有也（廣論更融洽）周祚以封同姓長秦祚

以不封同姓蹙漢有吳楚之變尚賴梁之遏其衝晉之諸馬渡江安東爰再造宋康王走臨安而偏安更過于晉曆是故唐與晉宋皆中世值喪亂唐有肅宗之興則以支庶收天下之全晉宋無肅宗之興亦以支庶存半壁之偏善傳者（妙喻）不爲孤注必留餘貲以防敗故進則可勝退亦不至于亡親王其防敗之餘貲乎謀國者所宜深講也

廣封建論一則

李泌論

李泌佐肅宗遇太早功太奇歷四世而事德宗相業又爲唐稱首可謂善始善終人臣之極則矣然泌當時憂讒畏譏若不能一日安其身而求退者何語曰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二者相比搆宮庭骨肉之變而深嫉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嘗束手結舌而不敢救故人主治天下有大患而寇賊兵荒之事不與焉譬人之有病寇賊（可謂切喻）兵荒病在表者也骨肉之變病在裏者也正人

君子治病之良醫也病在表者風濕食飲之爲虐爲之驅邪蘇蒸效即以奏病在裏者其毒發于肺臟腠理攻之既不能順之又不可且有女子小人爲二豎根據于膏肓之內雖良醫望之而却走矣是故李泌不難于定至德之亂佐貞元之治而獨難于爭廣平建寧順宗之蒙諳卒也建寧不可救而廣平順宗尚賴保全國本摇而復定國勢危而復安是泌之于唐智過扁淳功同續命也然而處此蓋亦危矣肅宗與泌奮

衣交也泌事德宗三世之勳臣也二宗皆其事于忠難交莫親于布衣望莫隆于三世勳臣義莫切于其事忠難何嫌何疑宜無不盡言者然泌不敢言建寧也身將去而始言廣平日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既辦殺臣臣安得言其爭太子舒王事也德宗日卿違朕意何不自愛家族耶泌亦以家族保太子歸謂子弟日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然則泌爭人主之骨肉蓋已幾乎殺身亡家而始克

濟也夫人臣事主而幾乎殺身亡家則凡守明哲之戒有全軀保妻子之念者必不出此矣國事尚可爲哉漢高英主也張良心腹之臣也高帝欲易太子叔孫通周昌爭之而不得張良爭之而僅得然必借援于四皓婉轉措置乃回高帝之意其用心之苦正與泌等吾觀古之學神仙黃老者惟良與泌皇皇然身嘗求退而輕富貴焉惟輕富貴斯人主見諒而女子小人之忌也亦不深故言人之所不言獲免于禍是良之

良○正○巧○于○泌

餘波亦好

杜門辟穀泌之結廬衡山乃避禍之秘窟也豈真神仙黃老希出世也哉後之人主無張良李泌之臣輕用女子小人致有骨肉之變如周幽王晉獻公隋文帝之屬紛紛而莫救亦可悲矣

善全人主之骨肉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選兩大題目郭侯作兩大文章絕不犯手自是千古一人當時論功更出李郭晟燧之上此文之論郭侯正論其平生難處事亦其得意事也

李德裕論

唐季以牛李分黨宋蘇轍諸人謂牛以德度勝李以才氣勝並有瑕瑜焉自我觀之其相去也（先出斷語）遠甚蓋僧孺者無識之庸流德裕者經世之名佐也僧孺之黨若李宗閔李逢吉之徒皆憸險嫉娼大病于國而德裕之黨若裴晉公則國之勳臣社稷恃以安危者也僧孺之行事如策幽州則勸安撫策維州則主却地惟托于鎮靜以無事爲安而德裕則果敢有爲出爲方鎮入爲

宰相經營措置皆足以彊主而振國也唐之衰也衰于藩鎮之驕不奉天子命令當是時使無裴度李德裕父子爲之相以奮威增重于朝廷則積漸而往其不爲東周之守府也幾希矣君臣相得自古難之武宗之任德裕雖齊桓相管仲不是過也德裕亦以管仲之術教武宗其引仲言曰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惟知人不能舉舉而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于是武宗信之專任之重言從計行討澤潞及圍

鶻六年之內王室幾中興使天祚唐季假武宗以年而德裕前不小用于節使後不摧折于貶竄并一生之精神才智盡攻于政府區畫將藩鎮盡革外攘內安不難復貞觀開元之盛豈至德以後可幾及哉無如小人進讒不竟其用六年奏治如隙目之光陰霾即蔽使不重用人之云亾唐以殄瘁深可悼也當文宗之朝牛李之（此下單論維州）爭者莫大于維州夫維州唐故土也代宗時陷入吐蕃韋皋盡銳攻之而不能返及德裕扼險

制勝西南二邊寢懼悉怛謀始歸命以城降此百世之偉功豈納叛哉僧孺必欲以我故土予吐蕃是割肉飼禽獸而自以爲仁也且納叛與（此須明辨）復土其義有別春秋邾庶其以漆閭丘歸魯莒牟夷以牟婁防茲歸魯則並書其來奔不予納叛也讙闡則書歸鄆讙龜陰則書來歸予復土也然則維州之歸其爲春秋所予也明矣議者乃謂却維州以後吐蕃不爲邊患者終唐世以（確見）是予僧孺夫漢唐戎狄之盛衰嘗與中國相終

始漢武帝以前中國全盛匈奴亦强元成之季漸以微矣唐之邊患自高祖太宗迄于憲文無代無之而厥後亦不復振蓋盛衰氣運固然謂區區一却悉怛謀叛服不常之吐蕃遂能永世而守信此嬰兒婦人之見黨人借以爲餙罪君子不之信也

維州一案司馬君實亦不取衛公當時王安石方有事于西夏迎蒐名山以取綏州國財内竭故有激而然如蘓子瞻之不取商君亦

爲爭新法也論古人者大都因事感觸非盡得乎要之唐世維州斷不可棄李衛公之相業唐季一人而已

高駢論

寇盜之禍劇于唐季若黃巢以山東鄙生振臂一呼躪吳越蕩交廣翦楚豫據闗稱制期月有餘而唐之鎮將或保境或叛降莫有攖其鋒者獨高駢挫之于前劉巨容敗之于後皆力遏其方張之勢論者不察至以禍始歸高駢抑知駢固能辦巢者巢禍之裂不善用駢者爲之也方駢之分道破巢于浙也幾于疾風振籜矣潰入七閩七閩非駢所制也若使嶺南兵柄假駢便

宜既扼其前又蹙其後巢不授首乎權不一統坐令奔逸此一失也及其徧筏渡湘直指東都鋒銳百倍于昔矣駢建議三道搏賊而莫或省也論者亦良其策抑知駢尚有欲言而未敢者駢勲望頗隆朝議不欲借以重柄三道出師駢與張璘當其北與東耳誰爲西勁者夫不有再敗巢兵如荆門劉巨容其人乎駢所擬與共事巨容也即曰難兼領也不有專制四道如安西王忠嗣之故事乎駢以淮南都統兼節度鹽

門而以巨容觀察爲之爾譬之猷騎室之巨容擠之張璘踣之豈復有完猷哉且巨容亦素知有高太尉樂與共事者然非駢所敢言也秉國者亦竟無與窺其指而假事權以集事此二失也嗟乎以巢勢之重之烈猶未始無可制之機與能制之才矧其不逮于巢者然則天下無不可制之態而難制者才非制態之才之難而能盡制態之才之用者難也知此者其可與論相故莫闇于晉惠而得以臧齊萬年莫儒于宋

高而得以挫完顏亮有張華不患無孟觀有陳康伯不患無虞允文盧攜當國王鐸平章吹笙得仙聽聞彌駭如駢者才屈于短馭而智厭于愁望幾何不縱態以滋禍也予故曰高駢之不終秉國者爲之也雖然予尤有惜者羅昭諫君子也廣陵妖亂志駢之才不應愚惑至是或遂疑其以不禮之故致有誣蔑則又非昭諫之生平也夫昭諫托身錢氏發奸正色忌之者衆矣吳山越地之什豈昭諫所難而且以詭竊騰謗妖亂一書誣昭諫并以誣駢也昭諫不以不遇之故而憾唐豈其遽以失禮而誣駢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善讀稗史者

崇禎季年毎有此慨欠巷其有爲而發歟

趙普論

從古人臣而負主恩未有如趙普之甚者也普
以學究遭逢太祖附青雲而爲佐命之臣遇不
可謂不奇矣普爲宰相參政但奉行制書不敢
與普並任不可謂不專矣風雪叩門重裀坐地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呼爲嫂儼然家人之歡
寵不可謂不深矣受吳越之金强市人第宅多
聚賄帝反以爲社稷臣而曲宥之恩不可謂不
厚矣昭憲之命由太宗秦王遞屬而傳太祖之

爲可堂初集　卷八　論　廿四

子惟普與聞之付託不可謂不重矣何居乎太
祖既崩太宗繼祚但知阿附新主不思克踐前
盟昭芳既不令終廷美又以憂死一則曰願備
禁軸以察變一則曰陛下豈容再誤一則曰廷
美居西京非便種種奸謀惡而且酷雖太宗天
資刻薄原無魯隱攝位之心而普私意逢君實（引經斷獄）
同公子翬奪桓之計魯隱不用公子翬而自殺
其身太宗用普而廷美昭芳俱蒙其毒翬耶普
耶千古奇兇罪猶一轍也夫普亦何爲無人心

如此極哉論語曰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朱
子謂鄙夫爲庸惡陋劣夫庸陋劣鄙類也惡非（妙註解）
鄙類也然主乎庸陋劣者其行事必出于惡蓋
至無所不至亦何惡不爲也哉普之事太祖也
專而且久出鎭河陽曾有表自愬安知當時不（此普阿）
果議皇弟則太宗之疑普久矣而慮多遜又譖（諛病深）
之謂普無立太宗意則太平興國之初普勢不
能復保富貴于是乎探君之邪心以爲排殺廷（此是定）

爲可堂初集　卷八　論　廿五

美昭芳不足以結歡而固寵敢于肆其毒謀辣（普心盡）
手陷君不義而不顧嗚呼此眞患失之鄙夫也
普自以能讀論語半部佐太祖半部佐太宗不
聞其法聖師賢致君堯舜文武但成其身爲患
失之鄙夫斯亦大可哀也已漢之張禹亦讀論（妙比類）
語者也禹從琅琊王陽膠東庸生讀論語李以
論語爲天子師傳封列侯富貴已極不知休止
永始元延間日蝕地震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
應譏切王氏黨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車駕至禹

第問王氏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周陽侯不平恐爲所害乃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禹由此不疑王氏王氏寖以難制此亦患失之誤也夫張禹以鄙夫養王氏之禍致莽篡漢趙普亦以鄙夫逢太宗之惡致負深恩而昭憲藝祖盟寒于死以一時患失富貴之私心成萬世篡弑喪亾之大逆豈非無所不至之明驗哉吾不意讀論語之人其禍皆如是也論語又曰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明乎以道事君之義必不□患失而蹈張禹趙普之奸矣然則張禹趙普豈眞讀論語者哉

同護論語

趙普自是才相特心術不端耳論語一[illegible]

爲痛快

爲可堂初集卷之九

論

宋太祖論

太祖用趙普之計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然爲天子大難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汝曹雖無心麾下之人欲富貴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

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嗚呼太祖之誠功臣何切直而無隱哉夫功臣社稷所依造天子之故人也同時並起而等夷相狎及君臣之分已定天子恐其不肯下己亦欲如我所爲也嘗備之至審其臣類武人又不喻天子之意未免持功而驕悍觸忌以其所觸投其所備如機之伏而猝發不可止焉故功臣鮮有得全此其弊在君臣格于形迹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太祖以爲

危殺

此吾故人不妨以故人之道處之舉其腑之所疑明白相告若家庭之無文朋友之無匿乎是其臣皆聳然引分以遠權其君亦漁然不疑以相保豈非仁人之用心英雄駕馭之善術哉（引証漢、唐）三代以下得天下長久者唯漢唐宋唐太宗之天下身自取之羣臣智勇皆不及其君是功專君也禁網亦疎焉漢高祖雖善將將而攻城掠地多諸將之力是君臣功半也若宋太祖陳橋之役非意所及北征將士冊太尉爲天子則功不在上而專臣矣賴其功也大則防其變也愈深然而漢宋殊軌二祖同疑以秦滅項之確皆抱兎死狗烹之痛而黃袍翊戴之士獨享田宅歌舞之安（無限感慨）豈韓彭英布與石守信王審琦等祿命有差哉唯君之疑臣一明言一不明言也」光武令列侯就第讀書郎太祖杯酒釋兵類也（引証光武）光武默示之以意太祖重申之以言示意者今日君臣之體申言者平生故人之情體以分肅情以誠感俱克令終吾以爲太祖處得焉」德宗處之

（又証李泌）猜主也李泌同李晟馬燧入見泌曰願陛下弗害功臣晟燧有大功于國富貴已足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有事則出征伐無事則奉朝請何樂如之臣對二臣言之欲其不自疑耳當是時猜主改容二臣泣謝同戮力于王室晟燧忠順不墮懷光之覆轍豈非泌之明言有以善其後哉」嗚呼功臣亦良苦矣當其鼓勁拔起托附青雲亦欲名垂竹帛施及子孫而帶河礪山誓多不踐安得大臣若李泌趙普（應轉趙普）婉轉君臣之間矜全其末路也

讀此益爲本朝李馮傳諸公三嘆

宋太宗論

陳橋之事非盡藝祖意也光義實成之唐神堯得天下傳太宗相王得天下傳明皇不以序而以功宋之兄及弟循唐之爻傳子不得不然者也豈必奉昭憲太后之命哉然人情莫不愛子承承衍祚藝祖能無意于昭芳乎金匱之盟藝祖既蹈宋宣讓穌之風太宗應盡穆公奉與夷之誼異終待札姬必傳呂父子兄弟永世克保顧不休歟惜乎太宗之卒負也戰功請賞昭實

無罪迫令自裁芳亦繼實不念藝祖灼艾分痛之情乎不有君兄之子何有異母之弟秦王廷美畀命房州帝意實欲殺之不待趙普柴禹錫之逢惡也負母不孝負兄不弟負秦王不兄負武功與元不慈家庭骨月之間慙德闕行未有如太宗已甚者昔吳壽夢之欲立札也諸樊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餘祭夷眛復然雖秦伯伯夷何讓焉南唐李璟約序立景遂景達終傳子煜匈奴呼韓邪單于以顓渠

閼氏之子且莫車年少立雕陶莫皐又立且糜胥以致之是皆執義守信勿替前盟太宗以正統致治之明辟方欲較德唐虞絜功湯武顧乃遠忝諸樊近羞李璟至不得比外夷之篤遜雖其承五季救風逐富貴棄名義漸漬使然亦其貪殘刻薄天資固大異乎人也北宋之亡也金亡之夷考金太祖阿骨打有八子不立而立弟太宗晟太宗有八子不立而立太祖嫡孫熙宗亶蓋世有讓德焉夫宋之太祖與阿骨打頗相

類而太宗則甚異乎晟矣爭者亡而讓者興著代相形雖太宗九原之下能不俯首媿服乎後世論者惡太宗之負案其罪而連類責之曰改（二段究之而愈嚴）元急也又曰開寶皇后不成服也夫年內改元唐亦有之一見于睿宗之景雲再見德宗之貞元在太宗則謂是誠欲死其兄而速爲君爾開寶皇后太祖第三后也立于開寶崩于至道帝設次發哀不降詔成服以入立時不降詔也論者又謂是誠欲死其兄不以爲后爾極憤深尤

稗官野冊甚乃致疑于斧聲燭影若藝祖不得正其終者嗚呼太宗篡耶不必有之事若或有之亦足見慙德招誹寒盟集咎下流難居而衆心可畏也夫百年有盡貪位無窮骨肉猜嫌所生亦幾不免故冢嗣元佐既遭廢斥太子廟見還宮人心喜躍帝反不懌太子且然何況先君之子及異母弟哉藝祖愛弟視爲太平天子太宗嫉子則曰置我何地資性厚薄不啻徑庭功德優劣從可辨已然藝祖襲位孤寡致厥嗣短

折而義讓可風仍克昌于六世之後寔報所符又顯顯不忒者耶

反覆比勘文如雲霞之叠涌

寇準論

寇萊公準以十九舉進士遭逢太宗爲宰執張詠謂仕太早用太速以不及學爲準惜其後準之功勳著于國特以性過剛直縱酒疎防爲小人所忌卒于貶所大醇而小疵不學之效可睹矣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雖然學以益人智也凡天下之事理非學不明然事理明則利害生利害生則趨避出趨避出而低徊審顧儘有（通儒皆然）見義不爲闘難沮色者矣而不學之人往往朴

摯壯決直任性真趣乎忠孝之節能定天下國家之變是學未必得而不學未必失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日未學吾必謂之學事關君父曷嘗拘文牽義飾于學而後爲能哉然則寇萊公之能有爲非用其學正善用其不學也（妙論）且夫兵危道也契丹驕敵也真宗非雄武之君又狃于太祖太宗承平之久急書一夕五至舉朝俱欲遷都準獨勸親征北幸（此事原可駭）澶淵趣駕過河而壓敵夫天下豈有強敵在前

援師未至而先以君父遺賊者哉漢高祖開基稚主身當强敵猶圍平城况區區弱宋使有學者處此必爲老成之謀規萬全之計其慮彌長其功未必速奏準惟少年早仕才氣縱橫胸無成案目空全虜但與楊億飲博諠歌譁呼固已睥睨提覽而獲其醜契丹果請盟矣此如嬰兒之狎虎狼醉人之禦鬼物中無恇怯雖虎狼鬼物未如之何古之大人君子天全而人缺已大而物小浩然廓然無所沮忌大都皆嬰兒醉人類也張詠嘗教準讀霍光傳夫霍光誠何如人（千古確論）哉光惟不學無術不知君之不可易廢立如反手國之大計由以定準惟不學無術不知君之不可出摧敵于俄頃國之大難由以夷苟加之以學學必有術術必盤旋曲折以行之安能成功如霍寇爲亘古之偉人哉漢高嫚罵儒生見儒冠者取而溺之迺不勒不識字使人讀書至酈生勸高祖封六國後日此法不當得天下英雄豁達成事類非儒生所知而儒生之學但可

規條繩尺粉飾太平而非常之才故不屑屑乎此也王欽若日澶淵之役城下之盟也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欽若引春秋其有學術者歟其遇事但能修齋誦經已爾議者乃謂宰相須用讀（立論本旨）書人余每見讀書之士之誤國而深思霍光寇準表而出之以爲用人者告也

此論大奇然非勸人不學正勸人善學耳

寇準論二

凡人應非常之變成非常之功必有素定之計計不素定變至而始應之其功必不成澶淵之役寇準豈真以君爲孤注哉蓋契丹之寇宋非一日矣方其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固曰此狃我也舉朝以爲尋常無事而準眎之旣若大敵之壓境而早爲備當是時命將練師簡驍鋭據要害準之精思至計無一日不在乎契丹又令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

繼隆石保吉分處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諸師絡繹布置備不時之援應如獵者施羅于中林漁者設罟于巨壑盼盼然俟禽魚之投即遏絶追逐以快其意已而契丹果大衆入寇急書一夕五至準以爲出其意中眎爲甚常飲笑自如舉朝以爲出諸意外驚爲大變請遷避之不暇此豪傑庸愚之別有備與無備殊也準請幸澶州則預計其地矣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則預計其日矣同列懼欲退準止令候駕

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請毋還而即行則預計其應之不可緩矣今夫富人之遠行也猶必擇（此真千古奇事）日治嚴裝餱糧戒僮僕低徊鄭重辭其家之人而後出乃以天子之尊百官六師之衆禦契丹之危聞變即行如箭之脫弩勢不得留豈非事之大不經而難測也哉準蓋經營于平日而游戲于一朝眎其同列與契丹皆若嬰兒之可狎吾奉天子以渡河皆惶恐悸惕而無所措已乃高坐北樓觀其成此則準之愛奇置之危地而甚

安也（庸人好奇不得）後人徒效準之愛奇無準素定之經營僥倖于一試則不惟無功必至取敗如近時土木之事其可鑒矣嘗怪秦苻堅之侵晉也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動謝玄問計于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桓冲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囘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安遂命駕出山墅與玄圍棋賭別墅及捷書至安又與客圍棋安看書竟置書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已破賊其整暇如是豈漫然

以處此哉蓋安自領揚刺史固月以秦寇爲憂練八千之强師用謝玄謝石劉牢之諸少年之英傑規模久定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敵至而我無懼勝敵而我亦無喜孔子曰凡事豫則立又曰我戰必克謝安之謂歟又何疑于寇準也

淝水澶淵皆用兵之絶奇宜並提而論○此足補前篇所未及

西夏論

終趙宋之世爲患者四曰遼曰金曰元曰夏夏患最久遼金元相遞屬爲寇夏則一患而終宋矣人知金亾北宋元亾南宋然疲宋之力使不能有爲實始遼夏而夏尤甚焉蓋遼自澶淵之後即不爲宋之大害矣惟夏比歲擾邊用兵遂無寧日宋帝之賢明莫過于仁宗人材之知勇（千載一時竟疲于夏）莫盛于慶曆皇祐間使其時北鄙既安西陲不警以四十餘年之生聚教訓完固其根本安内而攘外將邊隅永靖宋之爲宋不與漢唐全盛比烈哉而無如保吉德明之反覆曩霄之桀傲相繼爲惡靈州以西如人之有疽患在脅腋經寸而全體之血氣因之衰耗致令上聖焦勞而才德之臣如韓琦范仲淹之徒皆日夜謀之惟恐不及則夏之敝宋固已甚矣慶曆以後凡契丹之求割地增幣及爭國書之獻納皆因西夏用兵而乘其危也遼之蠹宋愈深宋之怨遼亦愈甚其後遂有助金亾遼之舉而金卒亾宋夫

宋者金而起禍者遼起遼之禍者又夏及宋（甘論如環）
南渡夏又稱藩于金金之勢益張而西鄙終不（此正可恨）
可問以年計之幽州之戰遼始侵宋爲宋寇者
百四十餘年金之寇宋亦百二十年蒙古未混
一之前寇宋者四十年耳夏自曩霄稱帝于仁
宗之寶元覬覦于理宗之紹定凡一百九十一
年幾與宋曆相等此豈特一方之小醜哉宋帝
惟昭陵穆陵歷年久長然不過四十年而夏之
乾順立五十四年仁孝立五十八年偽祚之久

享如此似亦有天祐焉切怪後人作史重遼金
元而輕夏三國有史而夏無史夫元之混一故
無論夏雖褊小其僭號之久豈讓遼金哉遼金
宜比句奴朝鮮等傳可無專史遼金而史亦宜
史夏余故備論之傷宋之不幸拓跋驕橫與契
丹女直共鬬蒙古之先史遼金者無識而其書
可廢也

王安石論

人臣謀事而欲大有爲者貴乎先度其時繼量
其勢又揆其人而所爲乃有益于國三者皆從
變而後不能執一也時有古有今以古者之所
行律于今不可也勢有近有遠以近者之所效
期于遠不可也人有賢有不肖以賢者之所能
責于不肖不可也」王安石之行新法則不然安
石所稱者堯舜而所法則商君也泰孝公以前
褊小不足道商君因其國勢之將與風俗之將

改爲之變法而富彊之泰卒以大振若宋豈泰
比哉太祖列宗相傳百有餘年吏習而民安此
太平無事之世也如人身未嘗有疾飲食無臧
起居晏然有賤醫于此撫拾成方欲急試其技
強投以金丹烏附之藥吾見其無益于身而疾（三患切中安石之病）
乃大作此不度時之患也」安石嘗調知鄞縣矣
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
即青苗市易之法也安石自以治鄞既效信之
至堅欲大行于天下夫天下之風土不同性氣

各別此以爲利彼以爲害利者未必感害者即以怨固然而肖怪使商君當時賞徒木刑棄灰之令欲整施于齊楚三晉諸國亦有格而不通者矣此不度勢之患也且夫治一邑者一人之力也治天下則必寄權于他人人未必如我之能亦未必知我之公安石槩以我之所行責人之行豈能保其無負如呂惠卿韓絳之徒雖謹守安石之法其人不逮遠矣況下此之紛紛者此不揆人之患也安石對神宗曰陛下不法堯

舜而法唐太宗嗚呼使堯舜處垂裳文物之時而强行草衣木食之制以平陽蒲阪一方之俗遍繩于海隅日出之鄉而奉行者非皐夔稷契又皆其工驩兜之人亦安望唐虞成治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生三代以下古先王治國宜民之制度既大備于前奉行成憲之不暇亦何必規規乎取法而變之後世之變法者亦止三人商君王莽與王安石耳商君變之而國治王莽王安石變之而天下亂王莽變法于初定之新故亂發十八年之速安石變法于久安之宋故亂成數十年之後財窮民怨本實既撥外患隨至宜同靖康之喪亾謂非安石召之吾不信也嗚呼安石非所稱有學術者耶夫學術之致治猶舟車之資以適遠也今也恃有其具矯妄行之不察其可否盪舟于山陸駕車于江湖尚曰吾將至千里此豈特千里之不至哉見其顛蹶沉溺而難救矣

皆王安石之良藥非滑稽弄筆文也

張浚論

張浚三用兵而三失事川陝爲恢復要地富平之役五將出師而大潰西北之事不可爲矣高宗未嘗無志恢復也浚與趙鼎同相其時君子用事朝野繫望浚奏罷劉光世宣撫淮西迫酈瓊使降劉豫兵未出門叛亾四萬乃引咎求去及孝宗受禪銳意用兵浚入見即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又遽衆輕舉欲有事于山東先潰兵于符離喪軍資器械殆盡致新主

沮氣不敢再議復讐浚之所爲大槩如是豈得爲中興之名佐哉雖然吾未以此爲浚罪也（寬一步）浚之志大而才疎本非用兵之人妄任用兵之事雖遭顛躓志猶可諒獨其爲御史劾去李綱陰助汪黃俾國事大壞則浚罪無可解耳（急出主意）蓋當靖康建炎之間先後賢相李綱趙鼎二人而已鼎才又不及綱當時可以有爲實圖恢復唯綱一人即其爲相七十五日朝綱已定兵備粗修振國命于危亾之餘復士氣于奔竄之頃何其整肅有序哉且高宗之恢復大機亦在綱相之日（所言皆定錄也）時僞金兵初去劉豫未降宗澤留守東京收降諸賊練集民兵疆土雖殘人心正憤使從綱計先幸南陽即圖還汴猶然北宋規模也以有爲之人乘有爲之勢張韓劉岳楊吳諸名將已俱在行間（諸將盛時但少李綱）漸執兵柄使綱在內駕馭而鼓舞之賈勇長驅豈止固守吾圉即返二帝而痛飲黃龍豈虛望哉浚獨何心劾綱私意擅殺侍從及買馬招軍之罪使之不得一日安其位自綱去而

汪黃專恣風鶴驚疑帝即南渡矣宋之不能復振由南渡也宋之勢不能存而南渡由綱去也綱之去由浚劾也（豈深文之論哉）然則汪黃苗劉諸姦未必能亾宋而浚實亾之非誤國之首罪哉渡江以後中原淪沒勢不得不出于和秦檜因而用事浚乃終身不主和議與檜相左是猶自撥其根本容扶其枝葉决河潰防而徒爭末流何其不知量也」大爲相莫急于知人跡浚之劾李綱殺曲端擠趙鼎[illegible]平生舉措顛倒已甚無怪乎

臨事輒敗屢躓而辱國論者猶以賢相許之虛名誤人浚之謂歟晦菴以其子栻之故爲浚誌二萬言公論之失實如是可慨也已

張魏公作事實令人憤恨不得不痛斥之

符離之役坍塗王十朋汪應辰諸名士皆魏公門人從臾用兵諸名士因秦檜主同抑鬱已久急欲一試雪憤而即致潰决平時大言又安用耶名士僨僨如此反令主同議者揶揄君子所以欲訥言敏行而謀國不可輕率也

胡銓論

銓抗疏闢和議曰王倫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夫倫爲旦後故名家子而詆之爲無賴也且金敵欲道降倫倫曰先臣以直道輔朝天下所知今將汙以僞職敢愛一身以辱君命遂縊死其忠節皎然與日月争光而銓之指斥顧如此無乃不知人乎然銓疏雖不能阻檜議而一時公論猶在士氣猶伸足以扶綱常名教而生强敵之懼故金人募其書千金天下故有托諸空言而有裨于實事者如魯仲連義不帝秦秦軍爲却五十里胡銓義不和金金人懼而募書其類一也誰謂名士無益于人國哉自檜和金終高宗之世不用兵而銓貶黜良苦及于孝宗嗣服張浚秉樞銓與王十朋等皆浚門人一時進用勸浚力圖恢復以伸二十年不見用之議庶幾一雪不共之耻然而計謀未周輕于開釁欲有事于山東先潰師于符離喪其軍資器械殆盡而國威用以大挫于是向之贊和議者又等

自是千古美談

之使檜斯時尚在銓將何辭自解得非并議事易
而任事難乎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正以人之
行事嘗不逮言也豈惟銓也胡安國亦然春秋
之義大復仇安國作傳凡事之近于復仇者非（文士習氣）
有明據亦反覆附會以甚其詞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及其在朝惑游酢之言以秦檜似荀文若
賢于張浚諸人力薦用事爰定和議處小朝廷
求活置國仇而罔問夫非通經術者耶何其與
作傳大旨背謬而不合也古人立德立功立言

爲三不朽由胡氏二子觀之似立言與功德不
必盡符二子如此況其下焉者乎余願後之人
持重審顧毋譊譊喋喋任意著書及脫口論事
也

可爲好議論者著戒

秦檜論

議乎金者檜而定高宗之心也高宗在金久魂
駭魄落習見彼虜暴所過無不摧挫謂可與爭
鋒不得之數也其心懼欲平又身在靖康時一
金擄耳今雖偏安乎貴爲天子始願不及此其
心足欲平懼且足命將出師圖恢復非其志也
苟偷旦夕安非平不可顧難爲之辭檜自北（亦是極會）
來知金人畏諸將狀又窺見上意奮然樹議爰
得柄政行其志當是時不顧乎者諸將也飛尤

矯然者檜之殺飛豈得巳哉不如是乎不成而（檜之不幸）
飛寃純忠無罪天下哀飛即怨檜矣檜欲辨人
口而業諸將之怨于飛適召天下萬世之口藥
飛之怨于巳故惡聲皆歸檜焉要之乎亦計之
得半也不平而戰必欲黃龍返二帝耶不爲不（吾亦嫌之）
可必之戰而爲聊自安之乎失在忘讐得在休
力終檜世一于平而南北不兵民得少息若檜
亦奸人之傑而功宋者哉以庥夫恃權嫉忠召
敵喪國者才不才何如也乃世之甚檜罪者或

曰檜先受金人旨縱歸以賣高宗甚高宗罪者
亦曰誠不欲返二帝也是二說者臣子不忍言
余未信之

丘瓊山舊有此言無如是篇簡潔透快

秦檜論二

檜平金亦有功焉殺飛以平則功隱而罪著矣
中原不必遂復也人甚惜中原之喪自檜平若
中原可復不復矣二帝不必遂還也人甚痛二
帝之擄自檜平若二帝可還不還矣飛功不必
遂成也人甚壯飛之忠自檜平若飛功可成不
成矣諸將之力不必遂協也人甚幸諸將之有
餘材自檜平若諸將力可用不用矣不殺飛則
平敗殺飛則平之功敗飛之所據義正而號美

檜之所爲義短而號醜檜殺飛舉飛未成之功
名若必成以全飛之美舉已已成之平議若斷
斷不宜成以甚已之罪是檜非能殺飛乃成飛
也非檜能殺飛乃飛殺檜也主心可結國柄可
竊尊官腆祿可榮然須處身於有可解之地不
當致難于無可罪之人忠孝美名也慕忠孝公
心也彼夫割土地棄二帝此何名哉殺人之忠
以成身之不忠且以成君之不孝故飛徒見殺
于檜而檜乃見殺于天下萬世之人心不貰也

原缺第二十七、二十八葉

古今奸惡豈遂無檜比而婦人孺子咸知恨檜檜眞愚而不得奸術者哉然靖康末金人欲立張邦昌而檜不署名乞存趙氏使檜蚤死亦志節之士矣殆不幸而執政歟飛之獄寔成于張俊諸人而檜獨蒙惡聲焉又誰與諒之雖然繇今日以觀檜功亦難沒也

文鋒極快者往往論不中正此獨能兼之眞所僅見

而諭侍臣曰太平之世宜尚文辭彼直無志于中國奚論江南豈在則檜慕豈亡則檜止逆亮勍敵也高宗亦中主問罪之師壓境而欲以死趙之吏民死檜亦知必不得之數也余故曰完顏亮有造于宋室也不然檜僅一主平者患櫻議獨岳飛耳牛皐何與亦先酖之則搖宋之漸也三大將束手歸第吳氏僻遠畀之蜀足矣秦城王氣之詩金根九錫之請江左獨有太師耳帝亦曰吾今日始免簒辱夫孰縶其手足而使無勁哉至是而益知逆亮之功宋大矣

翻空出論曲折得情使筆有英勁之氣

爲可堂初集卷之十

論

孟珙論

或謂宋助金滅遼，即被金禍而北宋亡；助元滅金，即被元禍而南宋亡。滅遼與金，適以自滅也。嗚呼！宋真失計矣哉。閻嘗論之，竊謂宋不宜助金滅遼，（不易之論）而決宜助元滅金。蓋遼之侮宋，辱焉而已，遼存則宋辱，遼亡則宋亦亡，辭辱而得亡，宣政諸臣之助金誤國莫甚焉。若金則非遼比矣。

靖康之禍，二帝蒙塵，六宮被擄，盡中原而淪陷之。宋以小朝廷僅存，猶受其蹂躪，此真不共之讎，忠臣義士泣血枕戈百有餘年而莫能爲策。幸而元有伐金之約，金有可圖之勢，此時尚煩再計哉？即使助元伐金，金亡而宋即爲續，亦必（忠孝血性語）助而伐之，以先快其亡金之志。譬人子之父被（切論）人殺，而子殺其殺父之人，即子伏國法受誅，而父讎亦以報矣，況宋之尚能自立，未即爲金哉？是故紹定六年孟珙會師蔡州，此春秋大復讎之義也。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太祖列宗實式憑之。孟珙遂能用命戮力，九砦連克，蔡州蹴登，殺元帥，降丞相，執參政，獻俘太廟，收亡主灰燼之骨，貯之乎獄庫。此一時也，幽明人鬼之寃憤，俱可釋然而無憾，珙之功不亦偉歟！（好贊）昔者伍胥入郢而鞭屍，唐莊告廟而反矢，忠壯所激，無屈不伸，古今一揆，珙誠無愧。況乎約偕蓋爲兄弟，世澶淵之後，又先元帥而入蔡，是不獨取雪于垂亡之金，亦威攝于新造之元，俾知宋尚有人，未

可畀脫跡也。然前此真德秀、趙范、陳韡輩，皆宋臣之良也，孜孜不勸伐金，以元爲慮者何哉？夫先事而防慮之誠是也，愚又謂此時竊鬬台之癰，不過于阿骨打、那顏、倴盞等之智勇；不過于倢懶、幹離不、兀术；宋紹定、端平國勢之弱，不過于建炎、紹興。前既可以禦金，後豈難于禦元？向使天假孟珙之壽，終三十年收拾中原之志，二趙不速釁于元，余玠不死陝蜀，孟景之屬久帥武昌，內固本根，外覘進取，尚可希功光復，豈

止收放圖存乎而無如政府空虛匪人竊據史彌遠既亡賈似道復進舉動乖方予奪倒置先壞其腹心遂及于股體蜀亡楚潰宋遂爲亡金之續矣此豈助元伐金之失哉夫君子小人何代無之獨宋之小人往往爲相秉政如檜侂胄彌遠似道皆一二十年之久雖慾壑饜食不助元伐金元師不逼宋亦必亡故讀史者每恨南宋有將而無相謂失計不在謀用兵而在謀用人也

泰州之役差快人意故當急表之爲宗汝霖李伯紀岳鵬舉諸公泉下吐眉也

余玠論

自古偏安之朝唯晉與宋晉宋之能保東南者以其有巴蜀也巴蜀之險退可以守進可以戰與江淮荆湖相爲首尾分敵人之力故東南之受攻也不甚困桓温晉臣之奸也然知天下之（亦是創解）大勢而先務平蜀固之根本以固自晉以後南北之勢得以久分者温之力也靖康之季宋至（形埶燎然）微弱矣兀朮所過無敵和尚原之敗大爲阻氣趙鼎亦云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

自蜀始蜀之攸繫顧不重哉故張浚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以勢之有必然也自建紹迄乎開禧吳氏世將保蜀八十年東南賴以無恙迨于吳曦反而蜀事大壞曹友聞死而元人長驅是時宣撫制置所授又非其人軍無統律民不聊生此蜀危急存亡之日也非余玠大更弊政而徙城屯田內外安攘其誰能獨當一面摯殘削之全蜀還本朝哉卒也欲革戎師之舉代姚世安抗之謝

方叔讒之朝廷召玠俾不自安仰藥以死自玠
死五年而劉整叛降于敵矣嗚呼治國之大要
在乎審勢與用人而已勢有輕有重或一方而
係舉國之命餘地不足守也人有能有不能或
一人而係一方之命餘人不足任也今也棄其
國所係命之地地所係命之人譬居室者逐其
（深為可嘆）
紀綱撤門啟戶與庸懦婢僕相保于堂閫之內
則盜賊鮮有不至是故失蜀以後元人得專力
于襄樊而莫之能禦夫蜀與襄樊左右手也去
蜀而存襄樊是以一手衛全體也勢必不能則
全體亦從而喪故人謂宋之亡在伯顏渡江之
後而吾謂宋之亡在余玠死蜀之年也豈獨賈
似道之罪哉蜀之為蜀與玠與璘百戰捍之而
僅存謝方叔一言讒之而即喪小人之誤國大
抵如此彼弟知私昵姚世安而沮玠而掣其肘
（引証愈醒）
豈知其害之至于是哉嗚呼天下而全盛則已
不幸而偏安則巴蜀與襄樊誠不可偏廢孔明
得蜀而失襄樊不遂進取之謀南宋棄蜀而保

襄樊并喪圖存之勢古今大效已然忠智之士
所以撫往事而深悲也

深明形勢

方正學論

或曰可以無死而必死死之過也予謂必至于（其言劍闢）過而死之道全忠之義盡而無憾何者死忠者臣之分也分死而死豈復有可以不死者使人（千古至理非天筆文字）臣遜死耶有可以不死者以遜死即嫌于可以不死者亦遜之矣即必不可以不死者亦托于嫌以遜之矣極其弊必至于無死臣而後已故志士仁人不特爲僅死也寧過于死而後忠之義盡而後不忠之路塞若方正學者或以爲可

以無死者也雖有鼎革不至易姓夫非　高皇帝之子歟以　高皇帝之臣君　高皇帝之子于義爲有托而正學曰非吾君也讐也必正名聲罪而死其身死其家極于十族之慘而不悔馬斯正學所爲自靖歟（以客伴主文家妙法）昔者周之革商斯易姓矣或者亦曰可以無死以至仁伐至暴也故賢如太公則臣之貴如箕子則賓之親如微子則恪之而首陽義士獨曰非仁也以臣弒君亦暴也必叩馬而諫餓死不食其粟當其時苟無伯夷天下幾不知弒君之爲暴猶夫遜國之時苟無正學天下幾不知易位之爲篡自正學死人臣始知同姓篡位宜死矣則異姓可知矣自伯夷死人臣知以仁易暴宜死矣則以暴易暴可知矣以暴易仁又可知矣不以寛其身并不以寛天下後世之人臣而天下後世之人臣即欲自寛焉其心怦怦然若爲伯夷正學之所制左顧右盼而無所托以解故曰伯夷正學死之道全而忠之義充類至盡也（復寬一步）雖然忠亦有不同道

說得懍懍方見方正學非止一代人物

辨

天地人之生辨

說者謂自天地開闢迄于混沌爲一元元以支分爲十二會會凡二千六百年而日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歷三會而盤古氏始出也洵若斯言當天上浮之時大塊固無形也此數千年間渺茫懸虛亦何所覆及地下沉之時群生全無兆也氣化秘結又何所載捺之理數有不然者何以明之夫天陽也一陽生于子故

日開宣昭之義也言陽之制陰而上清也地陰也重陰沍于丑故日闢廣大之義也言陰之讓陽而下寧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人陰陽合也寅爲三陽之候而三陰猶用事故日生發氣流形之時也蓋大衍之數變化在四十九而生死于一十三一十三寅也言凡死而生生而死其樞要皆在寅也夫不合則無開矣不闔則無闢矣不化則無生矣本相須對待以爲言謂形氣（解得明白）之生成如是非謂生成之先後如是也後人泥辭而不達意遂日物必凝結之久斯損壞不易兩儀始奠維萬斯年當必有之不知陰陽既判形氣從分非兩時也奚先後乎氣日上升郎形日下結泰交之象著焉人物于是出矣寧有數千年之隔乎觀于河圖四方中央陰陽莫不同位可以悟矣故自盤古以後五帝以前未有文字意其世代非甚遼邈帝堯在御甄曆之書雖錄不傳故老或道亦無紀載則亦存而勿論可矣而任昉之述異記載盤古之終形骸化爲三

光岳瀆衛宏之春秋元命苞載天皇地皇人皇兄弟各萬有千歲此皆妄意古初人物肇興必有奇幻造爲誕說以駭衆耳夫古之元氣厚故多生神聖嗜欲尠故壽越期頤其他則猶今也若湯之問棘是已亦何奇幻之有

羅泌路史可以無作

女媧非女主辨

伏羲之後有女媧氏世紀曰女皇風俗通曰伏羲女弟然則女媧其女而君天下者歟夫男女之分陰陽之義也陰不可加陽故女不可加男詩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女子而主家政即爲家之不祥況儼然爲君以主天下則于名爲不順于理爲反常綱紀何以正號令何以行百官萬民何以俛首承其下豈非亂世大不道之事乎故三代以後如漢呂后魏胡太后唐武后

皆以國篡弑之尊即下此而垂簾聽政如齊君王后宋高曹向以外亦不能無弊雖中主而稍有社稷子孫之慮者必以此爲戒則女主之不宜有明矣乃後世不宜有而謂上古有之中主以爲戒而謂伏羲之聖主開之是豈可信也哉然則曷爲有女媧也古人之論其君者每以其君所行之事記其功德而實之如有巢燧人神農之類皆是也或者女媧之治天下創制立法有益于女民不敢忘而以是稱之歟且上古文

（此解至當）

字大抵通用而不煩女之即爲汝也猶無之即爲毋也女者姓也左傳有女艾女父母者亦姓也後世有慈母氏巨母氏母將氏母終氏母丘氏毋車氏使女媧而爲女主則凡姓女與母者皆婦人歟豈唯姓也名亦有之韓姬弑其君悼公姬似女也戰國有馮婦徐夫人婦與夫人亦似女也三國有暨艷艷亦似女也未聞數人之爲女則亦何疑乎女媧之非女主哉世又傳女媧氏補天夫天豈其可補者夷考女媧氏都于

（襍引甚奇）

（以下辨補天）

晉晉之土俗每于元夕煉五色石于治其光上屬天爲不夜謂之補天亦曰通昏夜之變補天之所不及耳然則女媧之稱或亦補天之類其始誠有故而後遂傳訛也

一則異書

商周不改月辨

春秋元命包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其說然也言三統之改朔者皆引爲據愚以爲商承夏改朔在十二月周承商改朔在十一月亦其名焉爾其實月令皆與夏無異改其名者新天下之耳目也無改實者順天行之氣候也曷以徵之徵之于經商書于太甲之即位廟

見也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居桐宮而復辟也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夫即位復辟大事也當于正朔行之而必係以十有二月者（要言不煩）明乎正朔雖改而月數必隨乎天運也非商不改月之大驗哉周之言月則詩詳矣周公作豳風于蟋蟀微物歷敘隨月變化之名自五月始而終之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夫曰改歲則正朔在十有一月也言十月則月未嘗改也使其改焉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去正朔尚遠即何得云改歲乎小雅四月之詩首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如改月則四月乃仲春建卯也夏候未至六月乃孟夏建巳也暑何以徂若曰周曆雖頒爲文從夏當時臣民周之臣民也夫何敢倍上如是哉周頌臣工之篇作于周初而云維暮之春于皇來牟將受厥明夫月改則暮春適當建寅來牟二麥尚未秀也可云將熟受神明之賜乎凡此皆周不（千古疑端在此）改月之驗也彼執周寔改月之說者不過曰春

秋聖書首云春王正月孔子自云從周則此固奉正朔爲文矣然夫子以爲邦告顏子曰行夏之時曷嘗必從周朔哉蓋夫子作春秋以訓萬世也非止尊一王也春正之書當亦告顏之志彼嚴冬不可爲陽春庸愚猶知況聖人固後天而奉天時者乎周禮春官備載祭典其日冬至舞雲門以祭天[illegible]嚴事上帝故以歲首致敬曷嘗以冬爲春乎或云哀公十三年書冬十有二月螽而左傳載孔子曰司曆過也今火猶西流

于是再失閏矣遂信爲改夏之十月爲十有二月也不知火猶西流係杪秋之候日再失閏則螽之月固十有一月而非十有二月也其差在司曆非周制之常後儒附會改月陰增爲二耳或又以左傳正月日南至登臺書雲謂周改十有一月爲正不知月之名正古人未嘗專歲首也詩不云乎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因四月純陽見霜故憂傷也夫月當純陽名正月當王制之朔亦名正豈必改而始云哉況周之紀月固

以一起數者乎武成之篇首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泰誓上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則一月實建寅矣何嘗改乎後之編年爲周史者當于周之諸王即位也如伊訓太甲篇例書元年冬十有二月次書春一月毋歲如之則周制與商制同明矣

引經娓娓可斷諸儒之聚訟

周室卜年八百辨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滅商即天子位終赧王乙巳秦昭襄王取之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則曰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卒赧王二十六年當孟子作書之時遡周宜云八百餘歲矣而云七百餘歲何歟因孟子而雜考他書固嘗揆之以意知爲七百而斷非八百世人誤增周歷一週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稱己卯相去六

年余謂從乙酉者爲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凡六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歟宜歸商者也昭王之南征不反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三十三年出奔彘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靖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此十四年不幾虛懸而無統乎如此又誤十四年矣

史記云穆王年五十即位在位又五十五年跡穆王行事八駿巡游拒祭公之諫以征犬戎命伯槑申太僕冏之政又命甫侯作修刑辟皆稚武尚功而擅立制度近乎年少喜動者所爲此豈踰艾即位者有是哉疑其中亦有誤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云七百餘歲信乎其不誣也三代實去今未遠因秦火亾書而傳聞多謬如齊人伐燕宣王時事或疑爲湣王亦年誤也豈特紀年即共和一事史云周公召公二相共政而

汲書則云有臣名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且謂共和在幽王之後與司馬光稽古錄所載厲王之後相去五十七年更云幽王既死虢公立王子余爲王與平王並立後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携王而史記又不載携王也若此類甚多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文固不必求詳獨可據如孟子者正宜明辨以實之云爾

可補通鑑

封建井田辨

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自伯而子而男遞殺其一以及百里或疑公侯千八百盡天下不足以封按孟氏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或疑十里爲成五十里又不足以爲國且一成賦一乘成必十里極之公侯大國百里百成有百乘無千乘按田易世野無曠土安所得閒田以給餘夫之輩起者始而四之一終而百余竊心疑其事者幾十載恨未有以正也既而日

古百畝莫詳于勾股數試據此而復質之經史可乎因從步得畝從畝得里從里以得國之大小授田之通變縱橫推之無不悉合而後知周禮孟氏實異名而同實者也自漢武更制古以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古以千二百步爲里今以二千四百步爲里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計古畝百約畧當今畝五十通豊歉上下歲入可得百石此八口所以足也三十受田六十授之長子其餘子士則里[illegible]

之工則官直之府史胥徒則代耕祿之外此而
十六以上三十以下或子姓未成或室家不足
實異日受田之一夫而其口在八人之外其力
又不任百畝之田故量授四之一歲入可得二
十石或一人或二人足以食旣以恤世田之長
子而又作其勤力此餘夫所以授也開國之始
地苦曠民苦尠故一易家三百畝再易家二百
畝易世矣田則盡美而民則生聚漸富于是羸
則歸官而更以給餘夫之壯立者不足則取于

井中之死徙者又不足則取于名山大川之旁
不可阡而可陌者此餘夫所以不患于無田也
百步爲畝縱百步橫百步爲百畝縱橫皆三百
步則九百畝爲一井週一井適得千二百步爲
一里故曰方里而井縱橫皆千二百步其徑則
一里其數則十六井爲十六里所謂四邑爲丘
是也自是四丘爲甸縱橫皆二千四百步徑之
則得二里以其徑歷八井故云八里又加一里
爲成縱橫皆二千七百步以其徑歷九井故云

九里其實徑一成則得二里四分里之一此一
成之里數也一成爲井八十有一爲田七萬二
千有九百其公田六千四百八十畝其百姓廬
舍之地一千六百二十畝詩所稱中田有廬是
也計民田六萬四千八百畝計民家六百四十
有八家計兵賦出長轂一乘一乘三甲計二百
十六家出一甲此井田之賦法也約而論之公
中八家外九宮象也九九八十一極陽數也八
十乘爲一軍其圓陣則六十四乘爲外陣按八

方列八門十六乘爲內陣武侯八陣之祖也其
方陣則三十二乘居外二十四乘次之十六乘
又次之八乘居內孫武乘之之祖也方圓皆無
中乘將不敢當君也君在則親軍爲中乘四十
乘爲游殿備救援也卒伍非至戚則姻亞也匆
糧則私家貲也境外則公家給之矣勝不相競
敗不相棄故曰井田兵法相爲表裏也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小國縱五十里橫五十
里週四境則得二百里徑一面亦歷二百井故

周禮曰子三百孟子曰五十如滕其是也徑歷則得三百井縱横則皆七十五里爲伯國遡言之則三百畧言之則七十徑歷則得四百井縱横則各百里爲侯國徑言之則百里遡言之則四百此封建虚實之里数也凡子國田四萬井成四百九十有三餘井六十有七城郭廬墓之地三分去一有奇爲成三百二十有奇其公田則二百七萬三千六百畝其授夫則二十萬七千三百六十家其革車則出三百二十乘都有

守封有成從征討者止一百二十乘卿一人是爲小國一軍凡伯國其井倍小國而加四之一三分去一有奇爲成七百有奇車亦如之征討則二百四十乘卿二人是爲次國二軍凡侯國其井則四倍于小國三分去一有奇其成則千二百有奇車亦如之故云千乘地廣而備多征討亦僅三百六十乘卿三人是爲大國三軍此國小大之規度也職方氏掌封國千里之地公則四侯則六是爲甸服之制縱横各得二百五

十里徑歷則得千井故云千里田百萬井三分去一有奇爲成八千有奇車稱之故云萬乘征討則三千乘蒞六卿稱六軍然特内以供官者周之盛豊鎬是也天子有西都有東都有内畿有外畿外畿以處内臣之有功及王之庶子母弟須封者或視侯或視伯或視子男使近者樂從王事以宜民而遠者則蒞之公卿以察外變周之盛洛都是也先王强榦弱枝之道莫備于此平王東徙棄岐豊之險八百里東都廣狹曾

不能四公六侯而背河面洛又率内諸侯制其半故以敬獄如蘇公之後而桓王假手于鄭竟以失鄭惠入則鄭受虎牢襄復則南陽啟晉自是周遂夷于列國然孟子曰千里不實言二百五十里者以周初地固不止于一畿且尊王示殊異也此王畿多寡之里數也若夫公五百里其徑實百二十五里而孟子槩之于侯男百里其徑實二十五里而孟子槩之于子茲其所以稱畧歟然亦有自來矣周禮有五等之土而書

ZW 21101000822259

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何以故夷考武王之世貞未有封公者也傳曰王者之後稱公而陳杞不列于公天子之師傳稱公而太公不爵爲公至成王乃爵微子爲上公舉天下一人而已然則爵有公而分地者實僅止于侯至于男邦即附庸唐虞已然其地則小國四之一其兵車不過八十乘東遷以來存者獨許然迹其起齊桓盡戰國攘地且進埒于子豈孟子籍去之後無從辨子男之同異故遂據許以爲斷歟抑亦能無所疑也而又以不能五十里之附庸示傳疑于千古乎此亦情所或有者然則分土惟三上不及公示所無也下不及男邦微之也書禮傳曷嘗大指刺謬哉雖然古帝王制治之深心不可見而其軼乃時時見于一二典故去聖日遠況乃重以秦火雖起石渠天祿之學考論異同亦要在得其大者而止至于參差毫髮固百代所不能免也

（此辨更明）

漢人無此詳宋人無此覈可稱經術大儒矣